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一一一・子部・雜家類

續家訓八卷（存卷六至卷八）	〔宋〕董正功撰	……	一	
讒書五卷附校一卷	〔唐〕羅隱撰	……	四	
松窗百說一卷	〔宋〕李季可撰	……	六九	
捫蝨新話十五卷	〔宋〕陳善撰	……	九一	
經鉏堂雜誌八卷	〔宋〕倪思撰	……	一六九	
東洲几上語一卷	東洲枕上語一卷	〔宋〕施清臣撰	……	二五三
慮得集四卷附錄二卷	〔明〕華稼穡撰	……	二六五	
閑中今古二卷	〔明〕陳頎撰	……	二九七	
龍江夢餘錄四卷	〔明〕唐錦撰	……	三一九	
靜虛齋惜陰錄十二卷附錄一卷	〔明〕顧應祥撰	……	三五九	
祝子罪知錄十卷	〔明〕祝允明撰	……	五一五	

原缺



[Empty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upper section]

於學士大夫矣今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却聊城之眾所為貴談者若此也今先生不能息齊王之憂却強敵之兵而反非五帝罪三王離堅白合異同煩神辨舌無補於上豈事之急哉先生言有似梟鳴聲出而人惡之勿復言也巳曰謹聞教矣明日謂徐却曰先生之駒飛兔驟豈特千里哉自是杜門易業終身不復談 息夫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士所避眾畏其口見之仄目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蕃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董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駭不曉政事諸曹已下僕邀不足數卒有疆督圍城長戟指關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噪譟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小夫慊臣之徒慣眊不知所為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至哉且躬雖姦佞然不可以人而廢言而王嘉亦謂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少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前蘇令發見大夫無可使者宜豫畜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以此考之則躬之言不可謂無稽也 齊國書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

遲為右師入而齊軍遁 且有用戈故能入焉季孫謂
 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 子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
 曰從事孔子亞乎子曰 有曰則學之孔子也夫孔子
 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 用兼通求也通聞其戰法猶
 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 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
 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季孫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
 於衛將大用之孔子自 衛及魯魯終不能用 唐史
 載房琯計賊用春秋重 戰之法且春秋之時雖 吳楚
 山澤之國亦皆用車 所以用者不專用也 一則治力
 止則為營也一則前 拒見可而進也要持 重以取勝
 又有鹿角偏箱之不 同貴乎險易知變 琯既專用又
 不知變其敗宜哉古 者高城深池必外 設壘壁若不
 設則城池不可恃 按太公兵法有行 馬壘去城數里
 而為之要以扞敵 突戰其法百步一 突門門施行馬
 行馬控極也以木 為之取開闔之便 也且城可以守
 而不可以戰設壘 則可戰可守所以 能衛城今城下
 有牆俗訛為羊馬 牆太逼近而不 堅固殊為虛設也
 昔周亞夫堅壁不 戰以破吳楚曹公 堅壁不戰以敗
 袁紹楊行密背城 堅柵以擒孫儒王 師範背城堅柵
 以斬朱友寧謂之 背者取春秋傳背 城借一之說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背猶倚也今之將 兵者不講堅壁堅 柵之說故
 不知且守且戰之 法 且唐之節度 本置於邊方安
 史之亂內地皆置 節度而當時謀臣 不恤兵柄輕以
 旌節付人卒致 兆亂初僕固懷恩 定河北逐史朝義
 死幽州諸將皆 罷兵大放賊黨 賊黨田承嗣張志 忠
 李懷仙詣懷恩 叩頭願効力行 伍懷恩自見功高 恐
 賊平則不能固 寵乃請承嗣等分 帥河北賜鐵券承
 嗣鎮魏博有州 七不十年聚眾至 十萬擢趨勇者萬
 人為牙兵當時 語曰長安天子 魏府牙兵稱其勢 強
 也張志忠鎮成 德初有州六李懷 仙鎮盧龍有州九
 謂之河朔三鎮 遂擅置吏以賦 稅自私自脅百姓 加錫
 其頸利怵逆汗 使其人自視猶 羌狄然迄于唐亡 百
 有餘年卒不為 王土蓋當肅宗 時大難略平苟不 瓜
 分河北地付 授叛黨則內地 自合罷節度既 失河北
 兵不得休 僖宗時王重榮 節度河中與忠武 監軍
 楊復光共攻 賊黨朱温温敗 舉同州降復光 欲斬之
 而重榮乃表 温帥同華詔賜 名全忠此重榮 効懷恩
 之過也 李茂正韓建王 行瑜輩稍有軍 功便授刺
 史一再遷亦 建節茂正建行 瑜皆武卒近據 歧華妄
 一喜怒即稱 兵犯關建又陽 為扈從乃邀 駕來幸其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鎮遠固此虐害宗支陰附全忠唐之乱遂至於不可
 復支 權德輿曰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
 人謀能亢若然則但取警聳者而償之衣土木偶而
 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
 吁商周之或夢或卜然後為理由此言之唐季人謀
 不臧也 古有祖伊後世有李泌皆譏言命書曰惟
 辟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
 家凶于而國凶害之來皆係人事漢成帝任王鳳唐
 明皇寵祿山禍不旋踵是以人主據利勢操利器以
 成帝明皇為戒則制治于未亂厭難於無形 唐制
 親王拜節度者留京師 國初監唐末五季之亂欲
 收其兵柄一北親王留之京師至於公使滄錢亦復
 仍舊故節度及使相之俸多於三公與宰相從古以
 來即無此例蓋因二而安之不可去也自茲以降更無
 所掌遂同階官唯 貝與俸在因以叙賞邊功已而循
 習既久除拜濫廣戚里貴倖率多超遷耗盡帑庫實
 此之甚蓋亦講古制俟世襲之制以為賞典且旌節
 厚俸富在目前封以世襲利在子孫亦朝三暮四之
 說人宜樂從而公亦可以舒目前之急公私兩便

養生篇十五

顏氏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鍾值人生居
 世能途牽繫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
 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勞役而望遁跡山林超
 然塵滓千萬不過一尔加以金玉之費鐘器所須蓋
 非貧士所辦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
 芥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
 能出此不勸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
 息慎節起居適寒暄禁忌飲食將餌藥物遂其所
 稟不為夭折者吾無間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更
 居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日看細字疑疑猶冀中朝
 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木車前得益者甚多不能
 一一說尔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
 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叩齒三百下為良行之數
 日即平愈今相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脩也
 凡欲餌藥陶隱居大清方中惣錄甚備但須精密不
 可輕脫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塞
 而死為藥所誤者甚多夫養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
 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約養於內而
 喪外張穀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嵇康著養生
 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爵而以貪溺取

禍往世之所迷也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異
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護讓而致死此君子
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不義而得罪喪身以全
家況驅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
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
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吳
郡太守張嶷建義不捷為賊所害碎骨不撓及郟陽
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
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續曰秘叔夜言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

續修四庫全書

力致試粗論之夫神仙雖目不覩似特受異氣稟之
自然至於導養得理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而皆
不精故莫能得之陶洪景字通明止於句容之句曲
山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圍一
百五十里昔漢有成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
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善禮即
以隱居代名既鍊真仙之術又受佛家五大戒卒時
年八十五王遠知事洪景傳其術言未來事多驗壽
一百二十六歲臨終謂其弟子潘師正曰今當為少
室伯潘師正事遠知得其術高宗召見尊異之詔即

其虛譽奉天宮中卒年九十八有劉道合者與師正同
居嵩山帝即所隱立太一觀為帝作丹劑成而卒帝
後嘗思之遂合墓開其棺見骸若蠅蛭帝聞恨曰為
我作丹而自服去司馬承正字子微事潘師正傳碑
穀術師正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遠而四世矣交年
九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正一先生明呈親文其
碑序云師正曰養生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
當時傳者當就歷天官侍郎卒年九十三柳公度位
鄉少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去吾初無術但未
嘗以氣海燠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

續修四庫全書

朱倕嘗對賓客奴童相詬或仆諸前不之責曰若持
怒心是自撓也後魏高允仁厚篤行位中書令其使
令於前者未嘗見允愠色卒年九十八其友游雅論
允曰天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
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不信余與高允子游處四
十餘年未見是愠喜之色不亦信哉允之康寧壽
考豈非以是而致然乎余嘗聞名醫言神仙修真秘
訣五月避忌切勿動情淨室獨處而月令亦言是月
也君子亦戒處必掩身母躁止聲色母或進薄滋味
母致和節著欲定心氣蓋秘訣之說不妄也論者謂

冬許曉綿春許徐禴早飽夕歎行立坐偃皆不可久此亦甚易行 許仙君遜西晉武帝太康元年起家為蜀旌陽縣令惠帝時棄官東歸永嘉末斬蛇誅蜮至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仙君年已百餘歲矣是年八月十五日仙君與家屬四十二口登昇闕兩月至十月十五日吳仙君猛與弟子四十人白日昇天仙君曰吾昇天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有八百人得仙其師出豫章之地大揚吾教若豫章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東晉亂離唯吳君事迹略載於晉史餘皆闕書然其事

續修四庫全書 十一

寶雜見於宋雷次宗豫章古今誌道遥子十二真君傳及搜神記遺愛錄。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靈跡具存慕其真風高蹈於此嘗賦閑居遺興七言詩一百韻行於世昔王羲之所與共游者許邁永和二年邁入臨安西山茹芝遺羲之書云自山西而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丘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陶隱居著真誥稱元生者即邁也稱長史者即邁弟謚累官護軍長史。揚者邁子颯也舉上計揚又有楊羲者真誥稱揚石即羲也先生長史掾皆登昇

未登昇時皆與真仙接揚君亦豫焉君美姿容就魏夫人長子劉璞受靈寶五符時年二十一真降時年三十六 金陵者句曲之地肺也水至則浮古謂之金壇之虛臺仙人多遊焉 神仙事迹秦大夫阮倉所記數百人劉向所記七十餘人葛洪言神仙幽隱世之所聞千不能一洪又續著神仙傳十卷 真誥又言好道有淺深其淺者為地下主者乃進升仙宮好道深者徑補仙官從古以來聖賢英雄多為鬼官仙官豈非聰明正直用物精多遂不湮墜 真誥言羅鄴山洞中周萬五千里有六天鬼神之宮二天宮立一官是為三官北大帝君治第一天宮摠主諸官北斗君四明公各在其中主治而三官者主諸考誦真仙司命兼統御之共司生死之籍大斷制皆由仙官也鬼官北大帝者一曰閻羅炎帝為北大帝天下鬼神之主也周武王為鬼官北斗君夏啓為東明公文王為西明公邵公夔為南明公吳季札為北明公四明公主領四方之鬼北斗君仰隸玉晨與四明公次第並當升仙階也此外古來聖賢英雄為仙鬼之任者甚多不可具載至於三官者獨不言聖賢英雄充其任也至若釋氏之徒言鬼神之事與此實大同

續修四庫全書 十二

而名或異又專以諷頌齋董為務言可以蕩滌宿愆
尤為世所祈禱競傾財市福其徒緣是以自封殖此
皆不可得而究也至若仙階備于前聞 木公者東
華至真之氣萬神之先也生於蒼靈之墟木公亦云
東王父曰王者尊高貴尚之稱亦云東王公亦號玉
皇君故道家以為高尚玉皇居東極雲房之間以育
玉為室紫雲為蓋玉女數千仙官億萬各有所職皆
稟其命又云上在大清下在蓬萊又云扶桑在碧海
中有大帝宮太真東王之別治故亦曰扶桑大帝
金母者西華至妙之氣洞陰之極尊生於神州亦云

續家訓六

三

九

西王母亦云金母元君亦號丹皇君居崑崙閻風之
苑以玉為堂室又有玉樓十二瓊華之闕亦號龜山
金母龜山者金母所封也在天西北高與玉清連木
公金母共理二氣育養天地陶鈞萬物天地劫歷陰
陽代謝舉善黜惡莫不由之又云木公金母結氣成
形蓋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 按吳越春秋大夫
文種陳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越王曰善乃
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祠立西郊以祭陰名曰
西王母祠事神一年國不被災然今世俗事西王母
蓋亦簡矣山經云西王母蓬髮虎齒此乃西方白虎

之神金母之使也非金母之真形金母顯若十六七
許女子金母每一歲再遊東極雲房之宮共昇降男
女具山階品功行上奏元始中關玉晨以稟於老君
也 元如虛皇者太虛之域包羅三清亦曰大羅亦
云玉虛亦云玉京元始虛皇所居也 玉晨者宮名
道君所居也有紫珠闕故言萬神入拜眾真侍晨
老君者自然之君也亦號玉宸君玉晨王宸其實亦
與玉虛同又云元始虛皇以大洞真經授扶桑大帝扶
桑大帝授龜山元君元君授黃帝又授茅叔申名盈
張輔漢名道陵洎九聖七真凡得道受書皆朝元君

續家訓六

三

九

於崑陵之闕焉茅君為司命君主吳越生死之籍或
治潛山輔漢受正一法管攝鬼神誅滅邪偽茅君與
二弟亦受靈訣於上元夫人上元夫人者玉晨弟子
也總統真籍亞於金母蓋得道真仙各有主治大略
如此

歸心篇十六

顏氏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
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讀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
略重勸誘尔原四塵五塵剖指形有六舟三駕運載
群生乃行歸空千門入善辨才智惠豈徒七經百氏

之博哉 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為一體
漸極為 其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
禮智信 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
也禮者不 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
禁也至如 取行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
就為之節 以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
俗之謗者 八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
為迂誕也 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其
三以僧尼 行業多不精純為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
寶減耗 課役為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惡
安能辛苦 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為異人也今並
釋之于下 去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
所知莫若 天地天為積氣地為積塊日為陽精月為
陰精星為 万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為石
矣精若是 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
徑大者百 里一宿首尾相去數方百里之物數方相
連闊狹從 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尔但以
大小為其 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既牢密烏兔
焉容石在 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
輕浮當與 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且

一等何故 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
寧當氣 變為石地既 浮濁法應沉厚豈土得泉
乃浮水上 積水已下復 有
東流到海 何為不溢歸 塘
何氣所然 潮約去還誰 所
水性就下 何故上騰 天地初開
國未分 疆區野若 為 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
不增減 星無進退 災祥禍福 就中不差乾象之大列
星之駁 何為分野 止繫中 四 為 旄頭匈奴之次西
胡東越 彫題交趾 獨棄之 止 以此而求 迄無了者豈
得以人事 尋常抑必 宇宙外也 凡人之信 唯耳與目
耳目之外 咸致疑焉 儒家說天 自有數義 或渾或蓋
乍穹乍 蒼計極所 周管維所 屬若所親 見不容不同
若所測量 寧足依據 何故信凡 人之臆說 迷大聖之
妙旨而欲 必無怕沙 世界微塵 數劫也而 鄒衍亦有
九州之談 山中人 不信有魚 大如木 海上人 不信有
木大如魚 漢武不信 弦膠魏文 不信火布 胡人見錦
不信有虫 食樹吐絲 所成昔在 江南不信 有千人 糧
帳及來河 北不信有 二万斛 缸皆實驗 也世有祝 師
及諸幻術 猶能履火 蹈刃種瓜 移井倏忽 之間十變

五化人力所為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議
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 釋二
曰夫信謗之當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
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僅差關終當獲報耳善惡之
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為虛妄
乎項託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蹻之
福壽齊景相雕之富強若引之尤業莫以後生更為
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為惡而僅值福報便可
怨尤即為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
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續修四庫全書

十六

七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
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觀凡僧流
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為過俗僧
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
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
獨主其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
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
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始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
在心仁惠為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合整

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為僧尼也皆由為政不
能節之遂使非去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
豈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
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親孝
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
隱有讓工倅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為罪人
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法之國則
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蚕之利乎 釋五曰
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相屬
及其歿後則與前身似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鬼神示

續修四庫全書

十七

八

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
為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脩功業
以此而論安可不為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
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以乃愛護遺其基址况於已
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
與今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鑿其念念隨滅生不生斷
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
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妾臣
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為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周孔
虛失愉樂耳一人脩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

累幸熟思之人。一居世須顧俗計樹立門戶不得悉
棄妻子一皆出之。但當兼脩戒行留心誦讀以為來
世出津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尚離庖厨
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
內教皆能不煞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
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
殃禍其數甚多。不能悉錄耳。且示數條於末。梁世有
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
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雜聲。江陵劉氏以賣
鰓羹為業。後生一兒頭是鰓。自頸已下方為人耳。

續家訓六

六一

王克為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
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
請須臾。羊為炙。先行至客一嚮。入口便下皮內。周
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梁孝
元在江州時。江州有人為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
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柱。屏
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
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卧簷
下。稍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疥因尔成癩。十許年死。
思達為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

麥思達遺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數十
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齊國有一奉朝請
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
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江陵高偉。隨吾入
齊。凡數年。向幽州。途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
死。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止由天命。為子娶
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尊。地虺其性。毒口加誣。
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已身。不
顧他恨。但怜己之子女。不愛己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其
過。鬼奪其算。慎不可與為鄰。仍不可與為援。且遠之哉。

續家訓六

六一

續曰。初東漢楚王英好浮屠。屠道表宏記曰。浮屠者佛
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其教以修善慈
心為王。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
也。蓋息意去欲。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
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頂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
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一人。長大。頂有日月光。問羣
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
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佛其形像焉。自此楚王英
始齋戒。祭祀其教。大興於中國。
易曰。生生之謂易。佛曰。本來無一物。生老子曰。道法自然。

佛曰亦非自然蓋老易以有為妙故易言妙莫如者神也老子言衆妙之門佛氏以有為幻故言知夢幻泡影然佛又言非不自然無非不非無是非是又曰不能於中出是非是此之謂幻也易亦曰復則不妄矣老子亦曰復命曰常本來無生其歸一揆雖然非妙則不生非幻則不滅昔老聃之告尹文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其巧妙其功深其巧顯其功淺此之謂之神無方而易無體說者謂佛以太虛為體而內典言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起觀其立象包乎太虛矣唯無方無體可以究其說故老氏

言大方無隅大象無形苟奉情曰繫辭以盡言此非該乎繫表者也立象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一編而不出矣晉吏散作意賦蓋有暗合於佛理其略曰蠢動皆神之所為兮癡聖惟質所建真人都遣穢累兮縱驅於冥寂之庭世以為意賦乃鴟賦之流非也鴟賦言遠入大觀物無不可是出於機入於機之說也在釋氏以為輪轉意賦則其旨深遠矣 之推言世有幻術尚猶十變五化况神通感應不可思量蓋之推謂佛道在袖通昔雲門示眾言老胡生下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去天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上地下唯我獨尊我當時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了且圖天下太平深一死此語蓋有生之類本皆佛也及其成佛復其本性不恃神通無多端奇異其言打殺者滅奇異之說也太平者人人各得其所也故內典言神通本宿因不能成正覺比之幻術尤非之推至言殺生報應之事甚多意在戒殺至於言為子娶婦責婦家生資蛇虺毒口誣罵婦家如此之人鬼奪其筭此言不俟三世立即有報惡之之甚也因亦戒貪又引高柴折像事所謂高柴者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孔子曰啓蟄不殺則順人道也方長不折則

仁恕也成湯恭以恕是以日躋蓋湯去網三面故也折像者像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資產周施親疎 玉藻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子鈞而不網弋不射宿禮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殺胎不覆巢凡此皆不欲肆意殘物用不獲已貴乎有節亦戒殺之大端也 梁何嗣初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岷曰車螯蚶蠣皆目內關煎渾沌之奇鑽殼外絨非

全人之性曾草木之不若故宜長充口實景陵王子
良見坑議大怒蓋子良不知去甚之理也已而汝南
周顥與嗣書勸令食菜曰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
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丈人血氣之類雖不
身感生性之一啓鑿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
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故嗣末年
遂絕血味 昔邯鄲之民正月之日獻鳩於趙簡子
簡子放鳩而厚賞其民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
示有恩也簡子亦豈知有內典而為放生哉蓋出於
仁心之自然近世有一釋徒騁無稽之言辯乃曰吾
嗚衆生時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雖知內典反
作如此解也異哉豈非欲以學羅什似是而非者耶
齊人有獻魚鴈於田氏田氏視之乃嘆曰天之於民
厚矣殖五穀生魚鴈以為之用坐客和之如饗鮑氏
之子年十二進口不如君言萬物與我並生徒以小
大智力相制人取可食者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
蚊蚋嗜膏天豈為蚊蚋生人雖然人制禽獸以智禽
獸相制以力禽獸相制以力相食為命又不若人之
兼食五穀也而况一歲再蠶治絲豈可些計不可使
人無衣也救災捕蝗義當秉畀炎火不可不為人除

善也世之忍於殺者多引田氏之說云動植何用分
別有泥所聞者則言三世報應的然的然何造物者
主宰之勞乎謂之造物者自然之右耳則謂之自生
自化自智自力成出於自然釋氏以殺為一戒者修
鍊之道當如此亦所謂寧復慈心所忍也如陶隱居
受五大戒因戒生定乃息諸念修鍊之道其在此乎
王縉不如葷不食肉而性貪冒及與元載盛陳福
業報應人事置而不修五臺山祠至鑄銅為瓦以金
塗之費巨億萬計及敗同載論死上憫其老乃貶括
州辛替否諫營造佛寺云釋教以清淨為本不為榮
身以害教張庭珪引佛經七寶以用布施不如受持
四句偈等縉之罪奉佛修費以害佛教也 李翱言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自伏
義上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而使天下之人
盡修身善國之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
矣夫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育於其間者豈獸禽
鳥魚鼈龜蛇龍之類而止爾是其道不可舉而行也自
古論佛未有若縉之當朝又言天地之間萬物生焉
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
道德之性全乎試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

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雖享百年若風之飄而旋也故吾之終日志於道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觀翺言得為人甚難又言人道德之性全而年齡之邁速故終日孜孜常志於道不肆其心不特植德於當年必不墮墜於來世果全道德之性則常為人而不為物世傳樂天累世為人其證也且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且知所歸心尤在逸我以老之時安用施三綱廢五典自幼人人便修身毒之術乎 按釋典及真誥進修漸次若夫釋典則有禪那等三門始於宴坐靜室又有飛升沉墜想愛二境如真誥則有涉道淺深為主者仙官之異理當兼而修之所謂想愛二境愛留欲界想則超騰此始如口之嚼蠟淡乎無味內典以是為功力之重想者謂澄心滌慮悠然遠舉也愛墜想飛者以此然則憫殺止貪不留欲界涉道之深與真誥之說合逸老歸心皆

可以優為之耳 三世之說如楚英梁武不脫禍敗則云過去世中緣業所招見在世中善惡須至未來世中償報若是則齋黃祭祀止觀將來之福與夫應若影響所求如願聞音解脫抑又乘矣 神仙之事有葆光子者言世人學道資一丹一藥聊固其命藉以修鍊所忌尤多須當隱避三官不然則三官攝入鬼錄所以頻改名字或用尸解然後進取飛昇陶洪景以隱居代名仙釋兼修良有以也

續家訓卷第六

續家訓卷第六

三

和

詩云公三差於菜爾維云行莖余也字或為莖先經釋
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
花似葦江南俗亦呼為猪莖或呼為苧菜劉芳異有
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莖莖
菜呼人莖為人苧亦可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也
雅毛傳並以茶苦菜也又禮云苦菜秀采易統通書
驗玄菟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
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

續家訓十七

一

齊信

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
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
璞注爾雅此蕪蕪黃蔞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
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也
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白英苦菜當言英益
知非龍葵 詩云有扶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大傳
曰扶獨兒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扶樹兒也在
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為夷狄之狄讀
亦如字此大誤也 詩云駟駒牡馬江南書皆作牝
牡之牡河北本悉為放牧之牧下博士見難云駟

頌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驪駟乎余答曰案

毛詩云駟駒良馬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侯六閑四
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若作放牧之意通於牝牡
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駟駒之稱良馬天子以駕玉
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驪也周禮圉人職良馬
四一人駑馬麗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驪也頌人舉其
強駿者言之於義為得也易云良馬逐逐左傳云以
其良馬二亦精駑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
於驪駿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平月令云
荔挺出鄭玄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荔似蒲而小

續家訓十七

二

昌

根可為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馬蘭易統通
卦驗玄菟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
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
令注荔挺為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生之江東頗有
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為早蒲故不識馬薤講禮
者乃以為馬莧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
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年始數歲後晤
善體物見此僧面似馬莧其伯父劉縉因呼為荔
挺法師縉親講禮名儒尚誤如此 詩云將其來施
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兒也韓

詩亦重為施施河北毛詩皆去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俗遂是恐恐為少誤詩去有滄萋萋興雨祁祁毛傳去滄陰雲兒萋萋雲行兒祁祁徐兒也箋去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案滄已是陰雲何勞復去興雲祁祁耶雲祁為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去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禮記去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為猶說文去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

續修四庫全書

三

卷

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麋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為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無流水聲然後渡今俗去狐疑虎卜則其義矣左傳曰齊侯疾遂疢說文去彘二日一發之瘡疢有熱瘡也案齊侯之病本是因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為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瘡瘡音皆而世間傳本多以瘡為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為通去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瘡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瘡乎 尚書曰惟影響周禮去土圭測影影朝

影夕孟子曰圖影失形莊子去罔兩問影如此等字皆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謂為景淮南子呼為景柱廣雅去晷柱掛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音立於景反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彡為失矣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為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此於六書為假借也諸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玉義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

續修四庫全書

四

中

語左傳也詩云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為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為叢聚之聚而聚字似取字近世儒生因改為取解云木之叢高長者案眾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為祖會反劉昌宗詩注音為在公反又祖會反皆為穿鑿失爾雅訓也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其間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爰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詩傳云不戢戢也不難

難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前此文頗或發闕也詩
言青者子冷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工之服按古者
領下連衣衿故謂領為衿矣郭憲注爾雅曹大家
注列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鄭一詩本既無也字則儒
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衿之名皆以青為飾用
釋青者日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
字輒以吾心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 易有蜀才注
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檢四部目錄不言姓名
顯云王弼後人謝夏侯該並讀數二卷書皆疑是
誰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
才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為偽書不肯省
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羸股肱鄭注云謂於衣出
其臂脛今書皆作探甲之探國子博士蕭該云探當
作擗音宣探是李著之名非出臂之義蔡字林蕭讀
是徐爰音選非也 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賈
字沛國劉顯傳覽經籍備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
子孫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為田肯梁元帝嘗問之答
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賈字為肯元
帝無以解之吾至江北見本為肯漢書王莽贊云紫
色蛙聲餘分閏位蓋謂非玄黃之色不中律呂之音

也近有學士名閻甚高遂云王莽非直鳥髀虎視復
紫色蛙聲亦為誤矣 簡策字竹下施束七期末代
隸書似把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為夾者猶刺史之傍
應為束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筴為正字
以策為音殊為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為述作姪
字誤而為詬家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姪字音姪既
尔亦可以亥為豕字音以帝為虎字音乎 張揖云
宓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宓今伏而皇
甫謚云伏羲或謂之宓義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義之
號宓字從虎音宓字從宀音下俱為宓末世傳寫遂
誤以虛為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何以驗之
孔子弟子宓子賤為單父宰即虛義之後俗字亦為
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
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
宓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為宓較可知矣 太史公
記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此是刪戰國策耳安延篤
戰國策音義曰口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為口
後當為從俗寫誤也 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
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父之作苦聞
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養不能無出言案伎養者懷

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
養今史記並作俳佻或作逋徨不能無出言是為俗
傳寫誤也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
妬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
之誅此二媚並當作媚媚亦妬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
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媚王充論衡云妬夫媚
婦生則忿怒鬪訟益知媚是妬之別名原英布之誅
為意責赫耳不得言媚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
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
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秤權旁有銅塗

續三訓二 七 俊

鐫銘二所其一所曰二十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
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縮濇度量刪
不遺歉疑者皆盡明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
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量盡始皇帝為之皆刻辭焉
今襲號所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世如後嗣為
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左使母疑凡五十八字
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兼為古隸
余被勅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
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為狀兒之狀片旁施大則知俗
作隗林非也當為隗狀耳 漢書去中外提福字當

從是禪安也音匙匕之匙義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
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之者對耦並為
提挈之意恐為誤 或問曰漢書注為元后父名禁
改禁中為省中何故以省代禁答曰案周禮宮正掌
王宮之戒令糾禁鄭注云糾猶割察也李登云省察
也張揖云省今省警也然則小井所領二反並得訓
察其處既當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警古察字也
漢明帝紀為四姓小侯立學校相帝加元服又賜
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時外戚有
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年小

續三訓二 八

獲封故須立學耳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
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 後漢書云鸛雀銜三
鰾音善魚多假借為鱣鮪之鱣俗之學士因謂之為鱣
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奩長一丈郭璞
注爾雅鱣長二丈安有鸛雀能勝一者况三頭乎鱣
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鰾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
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地鰾卿大夫服之象也續
漢書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鰾字孫卿云魚鱣鱣
及韓非說苑皆曰鱣似蛇蚕似蠋並作鱣字假鱣為
鰾其來久矣 後漢書酷吏樊豐為天水郡守涼州

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畢城寺而江南書本穴
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
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
乎後漢書揚由傳云風吹削肺此是削扎牆之拂
耳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
謂扎為削王襄童約曰書曰削代饋蘇竟書古昔以摩
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許許毛傳云許許
拂兒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俗本悉作肺脂之肺或
為反哺之哺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既無證
據亦為妄矣此是風角占候耳風角書曰庶人風者

續家訓七

九

拂地揚塵轉前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 三輔史錄
云前隊大夫范仲公益政蒜果共一箭果當作塊顆
之顆北土通呼物一凶改為一顆蒜顆是俗間常語
耳故陳王雀鷄賦曰頭如蒜果目似擘椒又道經云
合口誦經聲瓊瓊眼中淚出珠子颗其字雖異其音
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為蒜符不謂為顆學士相承讀
為裹結之裹言益政與蒜共苞一裹內箭中耳正史
削繁音義又音蒜顆為苦戈反皆失也 有人訪吾
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劫之民何字也余應之曰意
為劫即是敝倦之敝耳

要用字苑云音九偽反張
字見廣雅及陳思王集也

揖呂忱並云支傍作刀劍之刀亦是削字不知蔣氏
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削字終當音九偽反晉
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頽縱宏任飲酒誕節兗州號為
豁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
唯張簡憲見教呼為嚙義之嚙自尔便傳承之亦不
知所出簡憲是相州刺史張纘謚也江南號為碩學
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間又有齧齧語
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願野王玉篇誤為黑
傍皆頽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
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

續家訓二

一

黑更無義自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
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
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
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為先亡丈人
又疑丈當為大北間風俗婦呼舅為大人公文之與
大易為誤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為匹嫡並耦
己之群妻之妾又加鄭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得謬手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
雌吹竽多今日富貴忘我為吹當作炊煮之炊案蔡
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

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聲類作炭又或作店 通俗文世祖以皆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足漢人其叙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意甚會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房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俗文為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為何也答

續文訓七

上

曰史之闕文為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皇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則竊黥韓覆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劉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于趙氏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嬀皆由後人所羈非本文也

或問曰東宮舊事何以呼鷓尾為祠尾答曰張敞者吳人不甚稽古隨句一記注遂鄉俗訛謬造作書字耳吳人呼祠祀為鷓尾為以祠代鷓呼紺為禁故以系旁作禁代紺字呼莖為竹筒反故以木傍作展以代蓋字呼鑊字為霍之故以金傍作霍代鑊字又金傍作患為鑲字木傍作鬼為槐字火傍作庶為炙字既下作毛為暨字金化則金傍作華窓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又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縷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說文云若牛藻也讀若威音隱鳩塊反即陸機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郭璞注

續文訓卷二

上

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圍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為若又寸斷五色然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若草用以飾物即名為若于時當紺六色罽作此若以飾緹帶張敞因造系旁異耳宜音隈 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闕駟十三州志以為舜納于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為宣務山或呼為虛無山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為學問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為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栢人城西門內碑碑是

漢相帝時相人縣民為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嶠
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嶠字也嶠字遂無所出務字
依諸字書即髦立之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
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為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
為趙州莊嚴寺碑銘曰權務之精即用此也或問一
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
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
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西都賦
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尔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
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

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遠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
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雅云
木山藟也郭璞注云今求似藟而生山中葉木葉其
體似藟近世文士遂讀藟為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
之恐失其義或問俗名愧儡子為郭禿有故實乎
答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禿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
病禿者滑稽戲調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禿猶文康
象庾亮耳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為長流乎答曰帝
王世紀云帝少昊祀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此事本出
山海經流
於祀主秋此說本
於月令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

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為參軍上屬司寇
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焉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
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皆言云是然則許慎勝孔
子乎主人撫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
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答曰許慎檢以六
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
論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
如左傳止戈為武反正為之血蟲為蠱亥有二首六
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
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為是也其後援引經傳與今

乖者未之敢從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
庖犧雙貉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
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又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為
證無妨自當有禾名道非相如所用也未一莖六穗
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古鄙拙強為此語則下
句當云麟雙貉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
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為
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而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為
證若不信其說則真真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
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

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為專輒耳考校是非時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立說文居下施凡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召為邵以間為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乱旁為舌揖下無耳龜鼉從龜奮奪從龍音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經旁阜分澤外獵化為獨音若獸名出山經寵變成寵龍音即動也故性也業左益土靈底著器率字

續家訓身七 十五

自有律音強改為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虫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及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案弭亘字從二間舟詩云亘之拒杯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為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為舟航字謬也春秋說文以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為酉漢書以貨泉為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為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為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為恭

宋書以召刀為劬參同契以人負告為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以戲笑耳如猶轉頁字為頃以上為七交可用此及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雜合詩賦賦卜破字經及鮑昭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之也 河間邢芳語吾去賈誼傳云日中必黃注黃暴也音見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止言日中不須更卒然便具耳此釋為當乎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耳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尔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方笑服而退

續家訓身二 二六

俊

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為酒也捶桐乃成二字并從手捶都統反桐達孔反此謂撞擣挺桐之今為醕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為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極孤陋之甚也

續論衡言禹之治水以益為佐益又主記物窮天之廣極地之長表三十五國通海內外其在外者若大人國君子國穿曾民不死民之類皆在絕域人迹所不至而禹益能至者故稱神禹而後人於山海經乃益以秦漢郡縣名者何也西京雜記或問劉歆爾雅有張仲孝友之文歆以昔史佚教子以爾雅孔

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所出遠矣周公所制也今爾雅乃有張仲孝友後人足之耳昔張衡上言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又言黃帝生青陽宜并實之按青陽是為少昊而遷不載故衡欲實之蓋伏羲神農黃帝謂之三皇少昊大顛帝高辛唐虞謂之五帝遷以黃帝為五帝首不記羲農仍遺脫少昊甚無謂也按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天有五行分時化育五行佐成上帝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取法五行終始相生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故配五行太昊

續家訓二

十二

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顛帝配水然五行之帝或以色稱獨黃帝稱黃帝者實以色稱從五行天帝之號也遷言黃帝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且黃帝以土德王天下不必言瑞世本言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元囂是為青陽青陽少昊也其二曰昌意昌意生顛帝高辛者少昊之孫堯少昊之曾孫商祖高周祖稷者亦皆少昊之曾孫舜昌意之七世孫禹昌意之曾孫故言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少昊配金承黃帝之土而遷不序者何也蓋遷泥於宰我之問不究季康子之問而致

然也何以言之昔夏商帝實任位百年世傳黃帝三百年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對以其實宰我因又問顛帝次及高辛唐虞蓋偶然之問孔子隨問答之即非孔子自為次序也弟子因記宰我之問名篇曰五帝德見家語遷乃以宰我之問五帝德述五帝本紀誤矣仍言元囂不得在位謬矣又言帝嚳生帝摯帝摯立不善而崩亦恐舛誤按春秋傳邾子來朝言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帝王世紀言少昊青陽者名摯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在位百年左丘明作史本載之於前皇甫謐撰世紀述

續家訓七

六

半

之於後其序甚明至若所生之行轉相承者帝出乎震故太昊以木德王神農以火承木黃帝以土承火謂之三皇至少昊實以金承土顛帝以水承金高辛以木承水唐堯以火承木虞舜以土承火謂之五帝然方其配天帝而從其號故月令雖三皇亦謂之帝及其從上古三皇九皇之號則少昊以前當謂之皇也孔安國者與遷同時安國序書言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顛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左使倚相能讀此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說者謂三墳五典遷亦嘗從安國質問古文尚書及

述三皇五帝亦異於安國天三代以來夏以金承虞
之土商以水承夏之金姬周以木承商之水秦自以
為水德即非所生之行次也夫以秦為閏越之上承於
周為火德曹魏代漢是時劉先主亦稱帝於蜀至後
主卒為魏所併故魏為土德司馬晉承魏為金德晉
之東遷十餘世乃禪宋宋高祖嘗佐晉征伐北方經
略以至於長安宋承晉為水德後魏本東胡鮮卑乘
晉衰季太元間乃入居代後十餘世分為東西魏東
魏為北齊所滅西魏為後周所滅後周尋亦併齊蓋
後魏本夷狄初無所承也後周越之上承於宋故後周

續家訓七

九一

為木德隋為火德唐為土德朱梁代唐後唐莊宗本
唐賜姓既滅梁乃繼唐後亦以梁為閏比之王莽故
後唐復為土德石晉金德漢水德周木德至
國家以火德王天下也 謂之閏者蓋本於班固
於王莽傳後書莽紫氣一蠅聲餘分閏位紫色者不正
之色也蠅聲者不正之聲也閏位者不正之位也故
嬴秦後魏朱梁皆為閏位而李延壽以宋及南齊梁
陳為南史後魏北齊以周隋為北史八代合為一書
削其夷虜交呼且南齊北為索虜大抵呼後魏指其
實也蓋北齊後周專國日淺北呼南為島夷以相報

復甚無謂也然八代各自有史延壽之書既行於世
學者不復讀八代正史雖前其夷虜交呼未可謂不
沒其實也 漢武時祠太一環五帝壇於太一壇之
下言五帝太一之佐蓋本於孔子佐成上帝之說也
按天官書紫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至
元鼎中立太一祠於甘泉立后土祠於汾陰建始中
徙甘泉汾陰祠於長安南北郊已而復舊緯書北辰
太一曰天皇大帝及太微五帝為六天康成主其說
至唐黜康成取王肅正周官禮祀昊天之名然漢祠
太一實祀天也而道家以太一為北極紫微張子平

續家訓七

二

九

深闢圖緯唯重律歷卦候九宮風角而緯書亦有九
宮鄭注九宮者謂八卦中央北辰太一下行九宮至
唐亦別祠太一豈亦漢祠甘泉之比歟 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後世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皆強名
也其書出於西漢至西漢之末增加益其言緯者對
經而為言也易詩書禮樂春秋孝經為七經故有七
緯云聖人慮不能稽同經意以遺來世然其文辭淺
俗不類聖人之旨東漢以來尤武重讖緯其書盛行
言經者皆憑以為說及王肅推明古學以難其義自
是古學稍立至宋齊以來始禁圖緯然以前文士或

引其辭語以為文既行於世遂為致寶

天如鉅殼地如平黃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

平蓋天家曰天如高蓋如蓋之倚於地南高北下

唐開元中詔測天下畧南距林邑畧五寸有奇極高

十七度北距鐵勒畧四尺一寸有奇極高五十度以

為蓋天耶則南方之度不應漸下以為渾天耶則比

方之極不應漸高此渾蓋家未有以通其說也昔吳

能信造新天論言體勢低入地北則偏高與開元

所測符合 或曰言博學者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

務進難便辭巧說此言不肯闕其疑者乃便辭巧說

以逃其難解之義此學者公患也唐文宗喜經術嘗

謂宰相李石曰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

旁求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且儒者之學於其疑者自

當闕而勿泥無可疑者因足以誠意正心為孝為忠

為仁為義齊家治國闕其疑者庸何傷乎 倉頡有

四目古聖人也觀鳥跡而為書形若科斗名曰古文

一變而為奇字奇字古文之捷也奇字又變而為篆

篆乃奇字之捷也以及於隸乃篆之捷也草乃隸之

捷也自奇字以來皆因欲捷擅以私意省添改革次

第變易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人頓能創作如史籀

程邈但摹定之而已不復得倉頡之本旨篆又有秦

象強名倉頡篇乃李斯等增改史籀而為之至許慎

作說文用篆為正昔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

各不同許慎自序亦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

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

也迄于五帝三王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

家靡有同焉慎之序如此乃用篆為正何也然雖改

易殊體所不可易者訓詁而已然慎之所說既舉其

所從之大端依於訓詁未全失也易之文言亦說文

也聖人說文與後世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複字

子雲作訓纂皆欲同文也相如子雲能辭賦本精小

學張敞不能富於文而多作偽字敞傳杜林唐曹憲

精小學自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正觀

初以洪文館學士召不至太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

使問憲具為音注卒年百餘歲憲始以梁昭明太子

文選授諸生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

自唐明皇以隸易古文尚書而古文遂絕洪範古文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比上文獨此韻不協明皇因改

作隸蓋取易所謂無平不陂之文妙矣 杜預不曾

見古文尚書蓋歐陽夏侯尚書行於世者二十九篇

而已孔安國注古文書成時會巫蠱事不立博士左傳引書之文杜注多古逸書司馬氏未嘗先黃老後六經故文中子曰司馬談善述九流談父子言六藝經傳以千萬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言道家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實止言繁簡之殊即無先後之論班固語非是雖然司馬氏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之六家班固益以農雜縱橫為九流言司馬談善述九流誤矣元稹言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也後

續家訓卷二

三三

目

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近代有賦古題全無古義惟詩人杜甫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余與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然國風雅頌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况後世篇章皆有宮商自不必擬古題按漢武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樂府之名始起於此是時舉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篇以合八音祠事使童男女歌之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詞集五經家乃能知其意後世慕古而賦之或不知古義若三婦詞是也三婦詞之推言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朝夕在側與兒女無

異言古者明之推時不如此也之推既居江南又寓河朔今江左風俗多與之推時同河南北聞亦大抵如古亦或家各有異按禮有命士庶人之禮各各不同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官味爽而朝日入而夕皆言慈以旨甘庶人之禮雞初鳴子婦適父母舅姑之所問衣寒煖抑搔苛癢問衣寒煖輕煖不足於體毀抑搔苛癢便屨不足使令於前殿亦近於瀆矣乃記禮者之駁文近世有一士大夫自言能謹於禮而不知有命士庶人禮之別乃令子婦雞鳴盥櫛伺其興居以為禮宜如是真腐儒也哉王充論衡有問

續家訓卷七

三四

孔篇輒竊議見南子及公山佛勝召欲往等事按察謨解夫子矢之者為子路陳天命也臯陶矢厥謨何必以矢為誓樂聲曰見南子猶文王之拘羑里以是言之否當為否卦之否鄭莊公曰天而既厭周德矣所謂天厭者如此蓋衛靈無道牝雞鳴晨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乃孔子處否之時也孔子所以處否者天厭衛德故也自周東遷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季氏逐昭公於乾侯齊侯欲納昭公季氏行貨於齊齊不果納是時晉為盟主使荀躒討季氏季氏又賂晉六卿荀躒等亦不果討季氏真亂臣賊子已而昭公

蕞於乾侯定公立季孫意如卒公山弗擾與陽虎謀
乃囚季孫斯欲盡逐季氏之黨此時公山若不私已
能遂張公室孔子何為而不往故曰如有用我者吾
其為東周乎言欲正君臣之分也然察公山之志未
必能張公室而亦終不往六卿也晉亦晉之罪人佛
胙之事欲逐簡子大抵與公山相類六卿不臣久矣
已而終至於分晉充之竊議以蠡測海也 唐高宗
太子洪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
弑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何書此耶所不忍聞
願讀它書瑜拜曰孔子稱不學禮無以立請改受禮

續家訓七

三五

卷

且商臣事迹誠使仁人義士閉目掩卷則春秋何為
而作也王通曰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
此春秋所以作也褒善貶惡善惡必書不沒其實萬
世不泯善人勸焉惡人懼焉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昔齊崔杼弑逆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
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
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且齊之
太史兄弟四人三人已死其弟又書南史氏亦不顧
死執簡以往期使崔杼之惡無所逃也春秋何為而
不作商臣輩人也肆為梟獍春秋書之明其罔宥之

物不若也啖助言左氏非丘明其鑿意多類此又言
春秋以夏忠為本不守周之文鑿而且迂可謂諫愆
宋宣獻謂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二子之上
無有文矣 班固彈射遷之臧否多矣亦不究三五
之世次何也然固以遷為小雅巷伯之倫遷雖昧於
知人高譽李陵不及大雅之明哲然所論著裴駟稱
遷雖時有紕繆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而固便比
之閻寺此固之短也而固倚權貴失兢慎平亦不免
蓋有甚於遷焉用智猶目信乎後世因固之論遂目
賢者為大雅孔文舉稱禰衡曰正平大雅是也

續家訓一

三六

信

遷之叙事其文直其事核後世述史者鮮能及之試
撫其一二如南史徐羨之傳言羨之位宰相起自布
衣又無術學直以高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迹其
高度即無事實既而羨之輔少主旬月之間再肆醜
毒卒被誅夫是文不直也如唐史常袞傳言袞無賢
不肖之辨世謂之韜伯且袞承元載紊政之後杜絕
姦倖啓擬至公朝 不之賢謂之韜伯是事不核也秉
史筆者豈可隨波逐流愛憎俗之所然而然俗之所可而
可古之人深以爲戒此類極多不可殫舉 唐史書
祝欽明曰諸儒六者之書宋之問曰天下醜其行如

此之類足見其惡謂之史筆者貴乎簡而直也王通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又言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

文籍之生其來尚矣由漢而來賦始於賈誼相如五言始於李陵蘇武七言始於柏梁樂府亦始於相如律詩始於沈佺期宋之問唐之士大夫名卿詞人又自為書數萬卷皆屋下架屋床上施床故李華言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且玉卮無當雖寶非用後言無驗雖麗非經妙蹟此旨始可言文 傳曰有治人無治法劉向曰

聖賢難合論諛常與有千歲之亂無百歲之治歷古以來治日少亂日多李華言太康啓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之遺民太康失邦仲康微弱后羿寒浞愚弄鬪爭滅夏后相因夏民以代夏政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是觀之有典有則何補哉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徐奄並興夷多難復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末年而後治唯康王垂拱圖圉空虛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為哉華獨不論商者蓋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

作故周公作無逸稷商三宗以戒成王商其最優乎雖然周歷年之久唯成康與宣之功而已實無百歲之治兩漢之世七制之主治日為多韓愈言老者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責飢之食者為飲之之易寒之裘者為葛之之易也且寒暑飢渴乃一定之理所譬甚非且古者事少當比之於織素之易素質而力省今之事多當比之織綺之難綺文而力勞古今不同在文質與繁簡耳傳言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漢文垂拱幾至刑措此省事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凡居位者務載其清靜簡文

案略細苛勿使微文煩撓為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百姓所賢省事則能省官省官則能省吏古者為官擇人後世為人擇官以至職任重復胥徒益多老莊之道力陳太古之時至德之世簡易無為去奢省寶儉惡文尚質漢初其効已著曰魏正始以求學者說空終日不論質實簡易之道談曉老莊也揚雄言老子提仁義絕滅禮學蓋雄未嘗以意逆志而求其說也且至德之世民淳且質仁義忠孝是其常也無有分別故不顯其名後世俗薄為善者少一有其善乃見推異因有仁人義士忠臣孝子之名故老子言大道

發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未嘗
搥提仁義也至於言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記曰忠
信之人可以學禮又曰忠信禮之本也言忠信之薄
者非禮之本也記又曰世亂則禮匿而樂淫又曰過
制則亂書曰禮頌則亂究禮之末豈非為亂首歟老
子既言絕學無憂又言為學日益亦未嘗絕滅禮學
也孔子稱老聃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遂往觀周
而問禮老子豈不知禮哉蓋禮樂之原者起於有天
地之時故易言有天地萬物然後有夫婦父子君臣
而禮義有所錯謂有三綱禮義於此興矣禮義既興

續家訓一

三九

民用和睦樂以導和亦由此而起故有汗樽而杯飲
蕡桴而土鼓之事魯兩生曰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
興彼腐儒安知禮樂之原傳曰男女之盛合之以禮
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為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
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三者亂則亂白
虎通曰君臣父子夫婦謂之三綱子夏曰聖人作為
君臣父子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正君臣則
有朝覲之禮所以嚴上下之分也正父子則有鄉飲
之禮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正夫婦則有婚姻之禮所
以有伉儷之別也通禮樂之原則三綱正三綱正而

天下治所謂道以導之德以得之者此也知此足以
明道德之歸矣 列子言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
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舌平張湛謂人形貌自有偶與
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名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
鱗臆行無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頰解頰
亦如相書龜背鵠步為有鷹喙耳皇甫謐不究相書
之說便以為實乃著之世紀以疑惑後世舊說古聖
體元居尊稟形受質豈異人倫又言夏后氏虎鼻猶
越王之鳥喙此理昭然 法冠御史服之謂之解旁
王義方擢侍御史具法冠對仗叱李義府謂之正衙

續家訓二

三九

彈奏而徐堅引論衡曰解旁者一角之羊也按論衡
解旁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罪疑者使
羊觸之有罪則觸無則不觸異物志云解旁一角性
別曲直見人闕則觸不直者聞人爭則咋不正者與
論衡不同 左氏所記隨武子又曰士會若楚屈瑕
又曰莫敖或著其謚或書其位仍或名之取遺辭之
便也班固曰淮陰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名蕭曹而
稱韓信之爵唐史序裴文此退之泰山北斗然前曰
王揚為之伯燕許擅其宗後曰韓愈倡之柳宗元和
之皆遺辭與左氏同 昔秦禁文學不得挾書挾書

者族漢興始除挾書律至景帝時以董仲舒為博士
 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發策漢庭抑黜百家推明
 孔氏以傳先王之教聖道遂明仲舒之力也至東漢
 時鍾離意於九廟得表書其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
 舒其事蓋與魯恭王聞鍾磬琴瑟之聲理同鐘磬之音軻
 之死不傳其傳焉此語非是又曰孟氏醇乎聖者也
 昔崔是有言孔子作春秋惡齊侯而懿晉文說者謂
 以其尊王故也孟子對齊宣之問乃言仲尼之徒無
 道齊晉之事是以後世無傳焉此語得無疵乎然孟
 子之意必以謂齊宣之時並爭於戰國折為十二合
 為六七與春秋時不同蓋周之盛時一千八百國有
 奇春秋初尚有一千二百至獲麟時見於經傳百有
 七十國焉七戰國之時朝從而楚王暮橫而秦帝孟
 子於是矯枉過直不談霸者會盟之事欲使天下之
 人牧由此不嗜殺人保民而王乃因時而救弊也愈
 原道則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仁與義為
 定名道與德為虛位然謂之定名者乃未既其實也
 謂之虛位者乃不用之地也若夫仲舒言道則曰道
 者所由適治夫仲舒言道則曰道者所由適治之路
 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所以修孔氏之書致時主表

六經者蓋有在也

續家訓卷第七

續家訓七

三十一

續家訓卷第八

音辭篇十八

顏氏

夫九州之人言不一，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而百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焯製釋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

續家訓

一

郵信

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為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錄出各有土風迥相非矣指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叅校方俗考數古今之折衷推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訛鈍得在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為涎以石為射以賤為羨以是為詆北人以庶為成

以如為儒以紫為婢以洽為狎如此之例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為切正李季節著音譜泛疑時有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為踈野吾家兒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為已罪矣云為器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輕言此曹所知也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押為述賈反廷為於乘戰國策音刑為免穆天子傳音諫為間說文音長為棘讀四為猛字林音看為口甘反音由為辛韻集以戒佩宥登合成兩韻為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

續家訓

二

車

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文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駮為在邊左傳音反撮為徒緣不可依信亦為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心應隨其訛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日搜反為凡舊然則凡當音所榮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瓊璠魯之寶玉當音餘傾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江南皆呼為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知前聞也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唯李季節去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

牙望相公口開而不開故知所言者苦也然則苦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夫物體自有精麗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謂之好惡上呼号下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去好号反生惡殺於各反是為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為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曾之号須依字讀耳号仲父范曾号匪父案諸子書焉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道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尔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也 邪者音未定之詞左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去天邪地邪漢書六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即呼為也字亦為誤矣難者曰繫辭去乾坤勿之門戶邪此又為未定辭乎答曰何為不尔上生標問下方列德以析之耳江南學士讀左傳曰相傳迷乱自為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餘仙民

續修四庫全書

三

昌

讀左傳唯一家有此音音又不言自效敗人之別此為穿鑿耳 古人云膏梁難正以其為驕奢自足不能剋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傳外無良師故耳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謔曰自陳疑鈍乃成颺段元帝答之云颺異涼風段非干木謂郢州為永州元帝啓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吳入遂成司隸如此之隸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為誠河北反攻字為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為僻也比世有人名暹自稱為織名琨自稱名袞洸自稱為汪名藹音藹自稱為鴉非唯音韻舛錯亦使其兒

續修四庫全書

四

盛

孫避諱紛紜矣

續曰昔齊永明中沈約撰四聲譜而周顒善識聲韻始以平上去入四聲制韻原其制韻本協比為文而音辭由此出焉然五方之人各各不同格以四聲灼然可見吳楚則多輕淺燕趙則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至於士君子之音辭自然多同也春秋傳曰楚武王授師子焉揚雄方言子者戟也言授衆以戟也又言闔閭於菟言闔氏為虎所乳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今江南董稚為虎戲呼於菟音烏圖又謂癡為穀莊子鴻蒙掉頭杜詩有巢

父掉頭之句見於史傳言領之者甚多皆以形語也
海外有形語之國者此也然南方俚俗言否者本指
頭但音鳴而已北方市井語過重資暇集所載若
謂鬪斗為醞謂剪刀為箭帽為慕保為補不可悉數
尤右佩刀亦彼此相笑昔京多好鍾律知音聲房本
姓李吹律自定為京氏律之妙一至此哉自周顛以
來制韻皆本於律不可差之毫忽如東冬清青之類
不相通也音辭之閑總其大較固難如此之拘矣論
者謂孫炎反切諸出於俚俗今俚俗常言尚數十百
種若團曰突樂就曰鯽溜盧全亦嘗用之至於而已
為耳如是為爾不可為巨其未遠矣廷中廷音定中
興中音眾奉朝請請音情今並為平與上聲此類甚
多俗儒讀曲逆侯曰去遇票姚校尉曰飄搖按票姚
諸儒有兩音最無謂者曲逆為去遇也然有引傳記
以文飾其言士庶轉相祖述如謂馬為死謂雞為德
謂羊為騅鬚主簿謂豕為公子彭生酒為青州從事
言在齊下飲美酒則然酒之惡者則曰平原督郵言
住鬲上平原有鬲縣謂錢為白水真人蓋古名錢曰
泉貨也又謂阿堵物蓋王衍口不言錢指為阿堵之
物單言阿堵者乃顧凱之所謂政在阿堵中猶彼處

續家訓卷八
三
卷八

也此處也近詩人有曰語言少味無阿堵蓋不以辭
害意謂真蹟為狼狙見西陽雜俎乃蛩蛩距虛之
類不可相夫謂事之相反者為矛盾見韓非子其說
有矛盾者於市者置其矛曰無所不入譽其盾曰物
莫能入市人謂之曰試借子之矛刺子之盾龍鍾亦
見資暇集近時有名筆為表章六龍鍾老矣鼓舞歸
歟雖用俗語不害為高文晉史三豕渡河子夏曰已
亥歲語曰事歷故以古以魚為魯故謂文字訛舛為亥
豕魚魯陸法言曰魯魚盈貫晉豕成群對則巧矣義
則假用此類甚多人之言動舉能中節便可以風流
自命乃知下急不若虛徐浮淺不若沉深汪汪若干
頃之陂世所以服其雅量古人造次真沛恐昧雍容
所以銘之几杖佩以韋絃良有以也王獻之嘗與兄
徽之操之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既
去座上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安曰小者佳吉人辭
寡以其少言故知之樂廣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
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
見廣便覺已之煩廣笑阮籍王澄等嗜酒荒放去衣
服露醜惡同禽獸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爾可謂
以約言析理也庾法暢造庾亮握麈尾甚佳庾曰此

續家訓
六

物何得在法暢曰廉者不_七貪者不與晉武帝餉山
濤常多餉羊祐常少謝安謂山從子元元曰當由欲者
不多而使與者忘少皆言間而理明荀卿曰夫談說
之術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晉獻公
之時東郭氏有祖朝者上書草茅臣祖朝願請聞國
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
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設使肉食一旦失計於廟堂
之上藿食者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臣與其
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
語乃立以為師也 陳子說梁王說而疑之陳子曰

續家訓八

十一

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築於批傳之城武
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
碩鼠小白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
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
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
坐而五立孔子之說不行時怠也然則說之行否繫
時之隆替 所謂譬言稱以諭之者客謂梁王曰惠子
之言事也善譬言無使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
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
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

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具 更應曰彈之狀如
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無譬則
不可矣王曰善孟嘗君屬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
客謂孟嘗君曰君之屬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
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縲因針而不因針而
急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客曰
不然臣聞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指屬則無
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菟狗非不能
屬之者罪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為相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

續家訓八

十一

識也簡子曰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子曰不
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
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
言也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曰賢乎
對曰賢公曰其賢奚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
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天之高無少長愚智皆知
高問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
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帶具以見人主七
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之思先生之道固
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

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
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廷
焉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廷撞鍾乎所
謂分別以明之者有所比方也昔甘羅事秦相文信
侯呂不韋秦使張唐往相燕而不肯行羅曰臣請行
之不韋叱之曰我自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羅曰昔
項橐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何遽叱乎於是
羅見張卿曰卿之功效孰與武安君卿曰臣之功不如
也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卿曰應侯
不如文信侯專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

續家訓八

九

俊

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
肯行臣不知卿所死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曹參為
相國惠帝怪不治事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
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
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
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
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此皆有所
比方故能分別以明之此類甚多

雜藝篇十九

顏氏

真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

也承晉來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吾幼承門
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
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
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役使又覺為累韋仲將遺戒
深有以也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
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類齊書勒成
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
王褒地甫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
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
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

續家訓八

十

九

雖然斯猥之人以能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為
謀也梁氏祕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
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
義之之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年
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迥相染尚
所有部帙指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
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
體邵陵王頗行偽字前上為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
朝野翕然以為指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為一字
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便轉移後墳籍略不可看

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憂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眾泊于齊末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問里間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不杜道士所為其人未甚識字輕為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為所誤也 畫繪之工亦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梁元帝手畫暉雀白圓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立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貴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閱古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為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相東國侍郎後為鎮南府刑獄叅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着彭城劉岳素之子也仕為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半年下牢之敗遂為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耻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生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為世之常射以為兵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射死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亦曉兵射策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元讌集常慶余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為之 卜筮者謂主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文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怏怏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為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一半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為鬼所嫉坎墮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綱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註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為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燮玉曆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曆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精之位至南康太守河

北多曉此術音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會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為勝事皇甫謐躬仲堪則其人也禮曰君子無故不微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泊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号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惜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動真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况尔曹乎家語曰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為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僅為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以為無益命韋昭論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也能尔為佳古為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莞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莞十二碁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碁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為雅戲但令人耽憤廢喪實多不可常也投壘之禮近世愈精口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驕益多夫喜乃有倚竿帶劍狼壘豹尾龍首之名其以妙者有蓮花驕汝南周墳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橋三十餘

驕賀又嘗為小障置壘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技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驕者彈碁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為之續曰王羲之書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游雲矯若驚龍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芝字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得崔瑗杜度法韋仲將謂之草聖繇字元常魏初繇書盛行於世謝安問王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時議者以為獻之草隸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右軍書法以為如錐畫沙謂鋒藏筆中欲深透紙背右軍嘗奉詔寫郊祀版偶誤而工人削之透入七分又云指法橫畫不得緩直牽不得急至於草行則任意也分布之法上下齊平體勢之法大者促小小者放太虞世南云太緩則無筋太急則無骨側管則肉多直鋒則勢露獻之用筆雖失之露晉贊所評貶亦太過梁蕭子雲善草隸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雅為武帝所重百濟國使人至建康求子雲書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雲乃書三十紙與之獲金並貨數百萬子雲學元

常而不至者然自成一家指法始於王次仲繼有師
宜官梁鵠唐太宗評有曰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
師宜垂帳之奇罕有遺迹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
擅美一時亦為迫絕布織濃分疎密雲舒雲卷無所
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
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以茲
播美非其濫名邪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
惟王逸少乎心恭手追此人而已 張昱嗜酒每大
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
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

續文訓八

十五

有異論至豈無非短者世傳張長史授顏魯公筆法
凡十有二意魯直去自二王後能臻書法之極者唯
張顏二人 湖南浮屠懷素草書亞於張顛懷素言
右軍真不如鍾草不及張張謂伯英 王平南廩書
右軍之前以為最右軍後出過之右軍弟頌軍洽右
軍稱弟書遂不減吾謂洽也張翼書與右軍幾欲亂
真 唐文宗詔以張昱草書李白歌詩裴旻劍舞為
三絕史叙旻事言旻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馬上矢
四集皆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曰劍舞者旻嘗獻捷
上御樓詔為劍舞旻技臻此始可比張李則

張李之妙可知矣元稹謂太白未能遊子美之藩籬
斯言過矣 戴安道博學善書西文能鼓琴工書畫少
師事高士范宣宣以畫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為
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以為有益始重畫 韓滉位
將相書得張顛筆法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與
宗人幹相埒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 魏舒累遷後
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
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
愕然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知卿才有如此射矣
豈一事哉王湛兄子濟輕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

續文訓八

十六

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
濟請言之湛因剖析至理精微皆濟所未聞濟才氣
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恭既聞其言心形俱肅乃歎
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
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
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
以過之世稱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蓋重其有能
而不自銜也湛嘗為汝南內史陽元舒字也 齊高
帝幸樂遊宴集謂王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
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

幸華林宴集使各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和
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欽見舞伶曰臣無所
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一矣曰此盛
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一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
居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之一事
上章上曰善於是王欽則脫朝服袒以絳糾結香
拍張叫動左右上一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
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為名答後漢宗室
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中平中黃巾賊
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陳獨
得全陳球為零陵太守桂陽賊數萬人轉攻零陵下
濕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球乃弦大木為弓
羽牙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此又兵
藝之巧也 樂託有之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
躬者也心中斯瀟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矣外貌
斯瀟不莊不欽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且君子不可斯
瀟而去禮是以居處必慎獨而常恭君子不可斯而
去樂是以琴瑟無故則不徹 阮瞻善彈琴人問其
能多往來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袖氣沖和而
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

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禁辱矣 支道林以園
基為手談王中郎以園基為坐隱接羣書樂續其
已至於論惑不舍是作無益害有益也韋昭之論其
大略云山崩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今世之人
好歌博奕然其所志不出一揮之上所務不過六博
之間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文籍
勳在盟府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回之
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陶侃常語人曰
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 王僧虔
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
彪子時僧虔累十二博基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達
採蠟燭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宏
歎曰僧達後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
虔必至公僧達當以名義見美已而僧達卒不免餘
如所鑿宏於戲適之間亦能觀人 吳諸葛融者瑾
之子融襲父爵攝兵鎮公安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
則延賓高會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
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擣蒲投壺弓彈部別類
分於是百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
亦可謂樂於業者也

終制篇二十 顏氏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為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去五十不為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為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為汝誠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塼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汙毀無復子遺還被下濕未為得計自咎自責

續家訓第八

九

昌

貫心刻體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蔭使汝等沉淪廝役以為先世之耻故覲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饑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塼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床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肫錫人之屬並須停省糧甕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旆弥在言外載以鷺甲車觀土而下平地無墳口懼拜掃不

知北城當築一堵低墻於左右前後隨為私記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禱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餽酌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刻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為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

續家訓第九

二

華

墳墓之時況於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為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續曰昔齊景公欲用孔子晏嬰毀之有曰儒者厚葬破產不可以為俗然孔子合葬母於防言古者墓而不墳封之崇四尺誌其處所而已謂之墓則若平地然至於墳則封土為高故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識與誌同蓋孔子未嘗厚葬也昔秦檜里子葬渭南劉向去無丘隴之處豈亦墓而不墳者歟故向以檜里為智且古稱力則任鄙智則檜里

蓋樗里子之智深遠矣流俗厚葬以破產愚哉雖然古不墓祭祭吉禮故也至秦出寢於陵始有祭禮今流俗又創為祭屋多至於侈美此亦不可之甚者也唐傳奕言佛在西域漢譯胡書恣其假托恐嚇愚夫詐欺庸品蓋言其推無驗不實之事得以自營

姚崇遺令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造浮圖於永貴里傾竭府庫而興命不得延國亦隨滅又齊跨山東廣置僧徒而齊氏滅梁武帝以萬乘為奴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亦亡國破家近太平公三武三思悖逆庶人等皆度人造寺咸不免刑戮

經云求長命得長命求富貴得富貴乃尋段段壞火坑變成池比來求得者為誰生前易知尚覺無應身後難究誰見有驗且佛者覺也只在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破業傾家可謂大惑也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効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僧齋布施宜以餘衣物充不得輒用貲財為無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虛談道士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法而為業失之弥遠汝等身後亦教子孫依吾此法又太子承乾問張士衡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士衡

對以事佛在清淨仁恕若傾財事佛無損於禍以此論之確其至善事佛在孝悌忠信於人倫之道盡善矣然後澄心息念以自修省是謂佛理世徒見有福應之說便謂佛之神通主張天地把握陰陽殊不知佛氏不論神通佛本來成佛既已返本名曰三昧三昧者言脫纏縛而自在也返本自在豈肯以物為事就使慈心惻隱亦一視而同仁何用傾財內典云應諸名山皆阿羅漢所住又云至菩薩地乃能度百千劫猶如彈指舊說菩薩羅漢皆住世未得三昧往往先影或與人接若不自修鍊望其福應便自邀然自佛法入中國楚王英始好其道齋薰祭祀已而英以驕縱抵罪自英之後愚俗罔知唯務傾財欲以市福終無善應姚崇所言其引證事節大可見矣可不戒哉

續家訓卷第八

題
此殘宋本續家訓六至八卷愛日精廬藏書也余因修郡志事訪友琴川過精廬從主人

月霄二兄借歸手為繕閱并錄其副書之源流其詳主人所著藏書志中此書自晁氏郡齋讀書志著於錄馬氏經籍考引晁氏六作八卷惟晁曰董正功撰馬引作政公焦氏經籍志八卷與晁馬同政公與馬同唯錢氏讀書敏求記則云七卷又引經籍志云左朝請大夫李正公撰取證余所藏經籍志抄本多結銜易董為李姓異矣正字同晁公字同馬名殊矣惜殘宋本無卷首見未知姓名之何者為準也錢氏云七卷宋本影抄本各有其半或尚缺其一故就存者記之茲目

驗為八晁馬魚三本著錄蓋可信古人涉筆類有舛誤即如此本今存卷六之八三卷而愛日精廬藏書志訛卷六為卷五想錢記之訛八卷為七卷無乃亦如是耶附誌之以博一粲道光紀元十月十日復見心齋書于百宋一廬

顏氏家訓以廉意至田家印本為最舊謂出于嘉興沈按本余向有之疑其元翻宋本今取此刻校之書誼篇十七顏氏正文多禮樂志云給太官相馬酒云一條計三行有奇以沈本所無而先列此文于前向來著錄家多不載此語月霄特為拈出

俾世之見此志亦見此書矣復見心齋之記



魚兔書

吳越備史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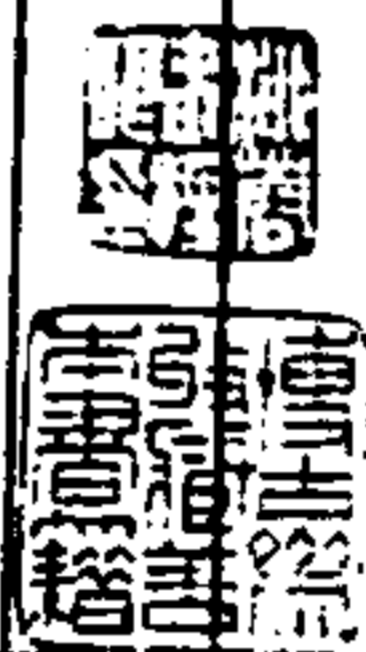
羅隱字昭諫新登縣人也祖知微福唐縣令父儵古應麟元禮隱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從事湖南歷淮潤皆不得意乃歸新登及來謁王懼不見納遂以所為夏口詩標于卷末云一個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之句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簡書辭之曰仲宣遠託婁荆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為魯司寇只為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王初授鎮海節度時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于賄賂

本傳

拜經樓正本

此表入執政豈無意於要求邪乃請更之其畧曰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詞也及為賀昭宗更名表曰左則虞舜之全文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為第一隱性不喜軍旅唯與丞相杜建徽善王初成西府命賓僚巡覽顧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以言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及徐許之亂人皆以為先見一日隱寢疾王親臨撫問因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隱由是以紅紗罩覆其上其後果無文

兩隱累官錢唐縣令尋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
監鐵發運副使授著作上郎司勳郎中歷諫議大夫
給事中賜金紫卒年七十七歲所著江南甲乙集淮
海寓言及讒書後集並行於世初新登鼉江常有二
氣亘於江上晝夜不絕及隱泊丞相杜建徽生二氣
不復見識者以為文武秀氣焉



本傳

二

拜經樓正本

羅昭諫讒書題辭

余少讀羅公昭諫嚴陵釣臺遺刻蓋所著讒書之一
者氣節凜然燁燁方冊間每以未睹全書為恨近客
微學會公之遠孫雲叔來為學正因得拜觀讒書及
所賦詩大抵忿勢嫉邪舒泄胷中不平之蘊焉耳公
晚唐節士 抱負卓犖遭時不偶受知吳越錢氏幟
辭歷仕給事中諫議大夫首勸調師勤王問罪朱溫
錢不見聽而依中國以自固遇真主納款歸疆終
其身及其子若孫無僭竊之志往往皆出公平日講
明之素也唐宋僭偽紛起立其朝者安食厚祿充然

讒書題辭

拜經樓正本

無服容如公沉淪下僚氣節弗渝者幾何人吁士以
氣節為重而文辭特其餘事在昔儉邪輩豈無絺章
績句取媚一時而泯泯莫聞公氣節可敬可慕凡片
言隻字皆足以傳世況其著書垂訓者乎新城楊令
看舊嘗梓行久而失其板雲叔不忍廢墜割俸重刊
亦可謂克承先志矣讀者當知公之氣節盡在左書
而不可徒以其文辭例視之也大德六年仲秋後五
日前進上東嘉黃真輔德弼父書

讒書

讒書者何江東羅生所著之書也生少時自道有言
語及來京師七年寒餓相接殆不似尋常人丁亥年
春正月取其所為書誅之曰他人用是以為榮而子
用是以辱他人用是以富貴而子用是以困窮苟如
是子之書乃自讒耳曰讒書卷軸無多少編次無
前後有可以讒者則讒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
後有謂子以譁自矜者則對曰不能學揚子雲寂寞
以誑人

讒書卷第一

讒書卷一

拜經樓正本

風雨對

蒙叟遺意

三帝所長

秋蟲賦

解武丁夢

救夏商二帝

題神羊圖

伊尹有言

後雪賦

敘二狂生

吳宮遺事

本農

風雨對

風雨雪霜天地之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
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
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為鬼神所有也

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
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
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而風雨雪霜
為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為復何人民為是以大道
不効出懼其弄也大政不聞下懼其偷也夫欲何言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為山岳以腸胃為江河一
且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
岳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
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則不起矣而人力殫

讒書卷一

拜經樓正本

焉

三帝所長

堯之時民樸不可語故堯捨其子而教之澤未周而
堯落舜嗣堯理跡堯以化之澤既周而南狩丹與均
果位於民間是化存於外者也夏后氏得帝位而百
姓已偷遂教其子是由內而及外者也然化於外者
以土階之卑茅茨之淺而聲響相接焉化於內者有
宮室焉溝洫焉而威則日嚴矣是以土階之際萬民
親宮室之後萬民畏

秋蟲賦 有序

秋蟲蜘蛛也致身網羅間實腹亦網羅間愚感其理有得喪因以言賦之曰

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而網也者繩其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知爾身之危兮腹之餒兮吁

解武丁夢

商之道削也武丁嗣之且懼祖宗所傳圯壞於我新於人則無以焉質禱於家則不知天之歷數厥有左右民心不歸然後念胥靡之可升且欲致於非常而出於不測也乃用假夢徵象以活商命嗚呼歷數將

讒書卷一

三

拜經樓正本

去也人心將解也說復安能維之者哉武丁以下民之畏天命也故設權以復之唯聖能神何夢之有

救夏商二帝

夏之癸商之辛雖童子婦人皆知其為理矣然不知皆當其時則受其弊居其後則賴其名夫能極善惡之名皆教化之一端也善者俾人慕之惡者俾人懼之慕之者必俟其力有餘懼之者雖寢食不忘之也癸與辛所謂死其身以穴過者也極其名以橫惡者也故千載之後百王有聞其名者必縮項掩耳聞堯舜者必氣躍心跳慕之名與懼之名顯然矣而慕之

者未必能及懼之者庶幾至焉是故堯舜以仁聖法天而桀紂以殘暴為助

題神羊圖

堯之庭有神羊以觸不正者後人圖形像必使頭角怪異以表神聖物噫堯之羊亦由今之羊也但以上世淳朴未去故雖人與獸皆得相指令及淳朴消壞則羊有貪狼性人有剗割心有貪狼性則崇軒大厦不能駐其足矣有剗割心則雖邪與佞不敢舉其角矣是以堯之羊亦由今之羊也貪狼搖其至性刀几制其初心故不能觸阿諛矣

讒書卷一

四

拜經樓正本

伊尹有言

唐虞氏以傳授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禹以醞釀風俗堯洪水服四罪然後垂衣裳而已百姓飲食而已亦時之未漓非天獨生唐虞之能理也及商湯氏以鳴條誓放桀於南巢揖遜既異渾朴亦壞伊尹放太甲立太甲則臣下有權始於是矣而曰恥君之不及堯舜嗚呼商湯氏之取非唐虞氏之取也商湯氏之時非唐虞氏之時也商湯氏之百姓非唐虞氏之百姓也商湯氏之臣非唐虞氏之臣和仲稷禹也伊尹不恥其身不及和仲稷禹而恥君之不見堯舜在致君

之誠則極矣而勵已之事何如耳惜哉

後雪賦

鄒生閱相如之詞呀然解頤曰善則善矣猶有所遺
梁王屬酒盈危惟生少思苟有獨見吾當考之生曰
若夫瑩淨之姿輕明之質風雅交證方圓間出臣萬
分之中無相如之言所見者藩溷槍吹腐敗掀空雪
不斂片飄飄在中污穢所宗馬牛所避下下高高雪
為之積至若漲鹽池之水屹銅山之巔觸類而生不
可殫言臣所以惡其不擇地而下然後浼潔白之性
焉梁王詠歎斯久撤去樽酒相如竦然再拜稽首若
臣所為適彰孤陋敬服斯文請事良友

讒書卷一

五 拜經樓正本

敘二狂生

彌正平阮嗣宗生於漢晉間其為當時禮法家惋者
多矣然二子豈天使為之哉夫漢之衰也君若客旅
臣若豹虎晉之弊也風流蘊藉雍容閒暇苟二子氣
下於物則謂之非才氣高於人則謂之陵我是人難
事也張口掉舌則謂之訕謗俛首避事則謂之詭隨
是時難事也夫如是則漢之祚殞於外晉之祚縮於
中故天必降變以應之二子應天變者也或號咷焉
或慟哭焉斯甚於風雨雪霜已故泣軍門者謂遑遑

而無主歎廣武者思沛上之英雄

吳宮遺事

越心未平而夫差有憂色一旦復築臺於姑蘇之左
俾參政事者以聽百姓之疾苦焉以察四方之兵革
焉一之日視之以伍員未三四級且奏曰王之民飢
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國危矣夫差不悅俾嚳以代焉
畢九層而不奏且倡曰四國畏王百姓歌王彼員者
欺王員曰彼徒欲其身之亟高固不暇為王之視也
亦不為百姓謀也豈臣之欺乎王賜員死而嚳用事
明年越入吳

讒書卷一

六 拜經樓正本

本農

有覆於下者如天載於上者如地而百姓不之知有
恩信及一物教化及一夫民則歸之其猶旱歲與豐
年也豐年之民不知甘雨柔風之力不知生育長養
之仁而曰我耕作以時倉廩以實旱歲之民則野枯
苗縮然後決川以灌之是一川之仁深於四時也明
矣所以鄭國哭子產三月而魯人不敬仲尼

讒書卷第一

讒書卷第二

丹商非不肖

英雄之言

聖人理亂

莊周氏弟子

雜說

龍之靈

子高之讓

蘇季子

惟嶽降神解

忠孝廉潔

疑鳳臺

說天雞

丹商非不肖

理天下者必曰陶唐氏必曰有虞氏嗣天下者必曰無若丹朱無若商均是唐虞為聖君丹商為不肖矣

讒書卷二

拜經樓正本

天下知丹商之不肖而不知丹商之為不肖不在於丹商也不知陶虞用丹商於不肖也夫陶唐之理大無不周幽無不照遠無不被苟不能肖其子而天下可以肖乎自家而國者又如是乎蓋陶唐欲推大器於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廢之然後俾家不自我而家而子不自我而子不在丹商之肖與不肖矣不欲丹商之蒙不肖之名於後也其肖也我既廢之矣其不肖也不凌逼於人是陶虞之心示後代以公共仲尼不泄其旨者將以正陶虞之教耳而猶湯放桀武王伐紂焉

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屨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遜之心正廉之節不常其性耳視玉帛而取之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之者則曰救彼塗炭率我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為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無退遜之心正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為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遊不為人所窺者鮮也

讒書卷二

拜經樓正本

聖人理亂

周公之生也天下理仲尼之生也天下亂周公聖人也仲尼亦聖人也豈聖人出天下有濟不濟者乎夫周公席文武之教居叔父之尊而天又以聖人之道屬之是位勝其道天下不得無理也仲尼之生也源流梗絕周室衰替而天以聖人之道屬於旅人是位不勝其道天下不得不亂也位勝其道者以之尊以之顯以之躋康莊以之致富壽位不勝其道者泣焉歎焉圍焉厄焉天所以達周公於理也故相之於前窮仲尼於亂也故廟之於後

莊周氏弟子

莊周氏以其術大於楚魯之間聞者皆樂以從之而未有以嘗之一日無將特舉其族以學焉及其門而周戒之曰視物如傷者謂之仁極時而行者謂之義尊上愛下者謂之禮識機之變者謂之智風雨不滌者謂之信苟去是五者則吾之堂可躋室可窺矣無將跪而受其教一年二年而仁義喪三年四年而禮智薄五年六年而五常盡七年其骨肉雖土木之不如也周曰吾術盡于是無將以化其族其族聚而謀曰吾族儒也魯人以儒為宗今周之教捨五常以成其名棄骨肉而崇其術苟吾復從之殆絕人倫之法矣於是去無將而歸魯魯人聞者亦得以寢其志故周之著書擯斥儒學而儒者亦不願為其弟子焉

雜說

珪璧之與瓦礫其為等差不俟言而知之矣然珪璧者雖絲粟玷類人必見之以其為有用之累也為瓦礫者雖阜積登盈人不疵其質者知其不能傷無用之性也是以有用者絲粟之過得以為跡無用者具體之惡不以為非亦猶鏡之於水水之於物也泓然而可以照鏡之於物亦照也二者以無情於外故委

讒書卷二

三

拜經樓正本

照者不疑其醜好焉不知水之性也柔而婉鏡之性也剛而健柔而婉者有時而動故委照者或搖蕩可移剛而健者非缺裂不能易其明故委照者亦得保其質

龍之靈

龍之所以能靈者水也涓然而取需然而神天之於萬物必職於下以成功而龍之職水也不取於下則無以健其用不神於上則無以靈其職苟或涸一川然後涸下涸一澤然後濟物不惟濡及首尾利未及施而魚鼈已敝矣故龍之取也寡

讒書卷二

四

拜經樓正本

子高之讓

原本闕聖鳳據唐文粹補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悻慄不敢以所得為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菲食之政

蘇季子

原闕

惟嶽降神解

原闕

忠孝廉潔 原闕

疑鳳臺 原闕

說天雞 原闕 狙氏子已下七十
三字 聖鳳據唐文粹補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泊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乃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背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峩冠俯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也有是夫

讒書卷二

五 拜經樓正本

讒書卷第二

維嶽降神解

幽乎理者神也顯乎用者人也苟易其所則為怪妖非仲尼之所言也三百篇亦刪於仲尼而嶽降申甫不刪者豈仲尼之前則其事信仲尼之後則其事妖苟如是則夔龍稷禹而下有相其君輔其主以致理者皆神降也人何有哉是必以國之興也聽於人亡也聽於神 審文義人當申甫時天下雖理詩人知周道已亡故婉其旨以垂文仲尼不刪者欲以顯詩人之旨不爾則子不語怪出於聖人也不出於聖人也未可知

讒書卷二

補遺

六

拜經樓正本

疑鳳臺

秦穆公女以吹簫降簫史於臺上後乘鳳皇而去名其地曰鳳臺吁神仙不可以伎致鳳鳥不可以意求伎可致也則黃帝不當有崆峒之學意可求也則仲尼不當有不至之歎吾知其得志於逋逸間而秦諱之不書遂強鳳以神強臺以名然後絕其願念之心今江漢間復有史之蹟是愚婦惡夫淫其所以得矣嗚呼上行而下效信而有證故秦之道竟施於妄矣子以嘉慶丁卯重刻羅昭諫讒書五卷第二卷中原闕蘇季子維嶽降神解忠孝廉潔疑鳳臺

四篇徧檢羣籍無從錄補今年春大興徐景伯
太史從永樂大典鈔得維嶽降神解疑鳳臺二
篇屬仁和陳扶雅孝廉趙寬夫茂才展轉寄至
爲之狂喜無異珠還而劍合也爰亟補刊卷末
用公同好并識嘉惠於勿諼云爾辛未長夏鶩
再跋

讒書卷二 補遺

七

拜經樓正本

卷第二

讒書 卷三

讒書卷第三

屏賦

秦始皇意

婦人之仁

道不在人

市儻

君子之位

荆巫

蟋蟀詩

三閭大夫意

畏名

三叔碑

天機

屏賦

惟屏者何俾蕃侯家作道墜阨爲庭齒牙爾質旣然
爾功奚取迫若蒙蔽屹非禪補主也物敵實也如譬

讒書卷三

拜經樓正本

賓主牆面職爾之由吳任太宰國始無人慈下靳尚
斥逐忠臣何反道而背德與枉理而全身爾之所憑
亦孔之醜列我門闔生我妍不旣內外俱喪須是非
相糺屏尚如此人兮何知在其門兮惡直道處其位
兮無所施阮何情而泣路墨何事而悲絲麟兮何歎
鳳兮何爲吾所以悽惋者在斯

秦始皇意

秦法之於典墳其酷也甚矣由天六術數者則不與
焉而易復從而免噫術數者未易知而秦是以全易
者其有旨哉夫易肇於羲皇演於姬昌申於素王其

為書則百家九流之先其造作者則百王之祖其理則上下天地出沒鬼神有春秋焉有詩書禮樂焉開闢以來舉一物而言皆貫之秦始皇通三聖之妙鍵故假術以言亦將欲 聖人之旨乎以是齷齪無道而至滅亾者豈天下欲秦見造化之心乎嗚呼言之於三代已前秦則可以理遺言之於戰國之後秦則為我罪人

婦人之仁

漢祖得天下而良平之功不少焉吾觀留侯破家以警韓曲逆東身以歸漢則有為之用先見之明又何

讒書卷三

二

拜經樓正本

以加焉史遷則曰張良若女子而陳平美好是皆婦人之仁也外柔而內狡氣陰而志忍非狡與忍則無以成大名無他柔弱之理然也嗚呼用其似婦人女子者猶若是況真用婦人之言哉不得不畏

道不在人

道所以達天下亦所以窮天下雖昆蟲草木皆被之矣故天知道不能自作然後授之以時時也者機也在天為四氣在地為五行在人為寵辱憂懼通厄之數故窮不可以去道文王拘也王於周道不可以無時仲尼戔也垂其教彼聖人者豈違道而戾物乎在

乎時與不與耳是以道為人因而時奪天功衛鶴得而乘軒魯麟失而傷足

市儼

儼之為名著於時令矣自宮禁至於下俚皆得以逐災邪而驅疫癘故都會惡少年則以是時鳥獸其形容皮革其面目可乞於市肆間乃有以金帛應之者吁是雖假鳥獸以為名其固為人矣復安有為人者則不得人之金帛為鳥獸者則可以得人之金帛乎豈以鳥獸無知而假之則不愧也以人則識廉恥而取之則愧焉嗚呼

讒書卷三

三

拜經樓正本

君子之位

祿於道任於位權也食於智爵於用職也祿不在道任不在位雖聖人不能闢至明智不得食用不及爵雖忠烈不能蹈湯火先生所以張軒冕之位者行其道耳不以為貴大舜不得位則歷山一耕夫耳不聞一耕夫能剪四凶而進八元呂望不得位則棘津一窮叟耳不聞一窮叟能取獨夫而王周業故勇可持虎虎不至則不如怯力能扛鼎鼎不見則不如羸噫栖栖而死者何人養浩然之氣者誰氏

荆巫

楚荆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為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所疾者健起所歲者豐穰其後為人祈也羊豬鮮肥清醑滿厄所疾者得死所歲者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為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為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其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蟋蟀詩原本有闕文聖鳳據唐音統籤補全

讒書卷三

四 拜經樓正本

頑颯斃芳吹愁夕長眉成有動歌離弔夢如訴如言緒引虛寬周樟伺隙繁咽蝨緣范睡蟬老冠綬綉好不冠不綉爾奚以悲蚊蚋有毒食人肌肉蒼蠅多端黑白偷安爾也出處物兮莫累壞舍啼衰虛堂泣曙勿狗喧譁鼠豈無牙勿學萋非垣亦有耳危條槁飛抽恨啣啣別帳紅冷柔魂不定美人在何夜影流波為子佇立徘徊思多

三閭大夫意

原出自楚而又仕懷王朝雖放逐江湖間未必有腹江湖意及發憔悴述離騷非所以願望遠而抑由禮

樂去楚不得不悲吟歎息夫禮樂不在朝廷則在山野苟有合乎道者則楚之政未亾楚之靈未去原在朝有秉忠履直之過是上無禮矣在野有揚波歆醜之歎是下無禮矣朝無禮樂則證諸野野無禮樂則楚之政不歸楚之靈不食原忠臣也楚存與存楚亾與亾於是乎死非所怨時也嗚呼

畏名

瞭者何暇者語於暗其闕是非正與替雖君臣父子之間未嘗以牆壁為慮一童子進燭則瞭者猶舊而瞭者瞭不得呻豈其人心有異同蓋牽乎視瞻故也是以退幽谷則思行道入朝市則未有不畏人吁

讒書卷三

五 拜經樓正本

三叔碑

肉以視物者猛獸也竊人之財者盜也一夫奮則獸佚一犬吠則盜奔非其力之不任惡夫機在後也當周公攝政時三叔流謗故辟之囚之黜之然後以相孺子伯召公不悅則引商之卿佐以告之在周書彼君爽焉彼三叔者固不知公之志矣而召公豈亦不知乎苟不知則三叔可殺而召公不可殺乎是周公之心可疑矣向非三叔則成王不得為天子周公不得為聖人愚美夫三叔之機在前也故碑

天機

善而福不善而災天之道也用則行不用則否人之道也天道之反有水旱殘賊之事人道之反有詭譎權詐之事是入者謂之機也機者蓋天道人道一變耳非所以悠久也苟天無機也則當善而福不善而災又安得飢夷齊而飽盜跖苟人無機也則當用則行不用則否又何必拜陽貨而劫衛使是聖人之變合於其天者不得已而有也故曰機

讒書卷二

六

拜經樓正本

讒書卷第三

讒書卷第四

辨害

槎客喻

木偶人

越婦言

善惡須人

梅先生碑

辨害

齊叟事

漢武山呼

市賦

悲二羽

秦之鹿

二工人語

讒書卷四

一

拜經樓正本

虎豹之為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為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釣網其所全者大而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苟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設施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釣網者也於戲

齊叟事

齊叟藉其業於沃衍之野更子弟以主之歲無水旱之害無螟螣之患而所入或有衆寡焉叟曰豈吾之不信也如是彼鄰姬者始衣食於吾家今雖外居猶吾之家隸也俾督孟以伺候叟子之長者及將穫農

戶輒揮田具擊孟以逐之嫗告孟以不直叟扶孟以仲代焉農戶不之罪 之爲也復然嫗亦以仲之不直告叟復扶仲而 季將行有言曰叟之農戶未嘗如是之悖 後孟與仲皆爲擊逐今苟存不 扯之不畱而叟之子弟逐未艾也叟醒然而怒逐嫗而復孟仲之職其秋如舊則前之媒悖者果嫗也而農戶何能

槎客喻

乘槎者既出君平之門有問者曰彼河之流彼天之高宛宛轉昏昏浩浩有怪有靈時顛時倒而子浮

讒書卷四

二

拜經樓正本

泛其間能不手足之駭神魂之掉者乎對曰是槎也吾三年熟其往來矣所慮者吾之壽命不知也不虞槎之不安而不反人間也及乘之波浪激射雲日氣候黯然而昏燿然而晝乍揚而傍乍蕩而驟或落如沈或觸如鬥茫洋乎不知槎之所從者不一也吾心未嘗爲之動心一動則手足之不能制矣不在洪流槁木之爲患也苟人能安其所據而不自亂者吾未見其有顛越不必槎

漢武山呼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

能壞之物能壞之雖貴賤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游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爲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游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民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後遠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呼猶若是況千口萬口者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爲祥而爲英主之不幸

木偶人

讒書卷四

三

拜經樓正本

漢祖之圍平城也陳平以木女解之其後徐之境以雕木爲戲丹雘之衣服之雖獐 勇態皆不易其身也是以後人其言木偶者必以徐爲宗嘗過畱畱卽張良所封也平與良皆位至丞相是宜俱以所習漬於風俗良以絕粒不反今畱無復絕粒者而平之木偶往往有之其劖厠移人也如是

市賦

齊侯幸晏子所止引目長視曰彼也何哉如蜂如蟻萬貨叢集百工填委紛紛汨汨胡可勝紀嬰曰臣以做廬在此聞於此見於此其名曰市若乃義軒已前

臣不得言義軒之後臣知其故先已後人惟賄與賂非信義之所約束非法令之所禁錮市之邊無近無遠市之聚無蚤無晚貨盈則盈貨散則散賢愚並善惡相混物或戾時雖是亦非工如善事雖賤必貴參雜胡越奔逐孩稚杖策而來挈提而至剖以形狀汚漫口鼻竟以而蹴躡肩而帔兼之以耆艾繼之以諸叢誰有帳幕假文字蜀桑萬畝吳蠶萬機及此而好繁何所之東海魚鹽南海寶貝及此而耗其誰主宰君勿謂乎市無伎歌咽舞腰賤則委地貴則凌霄君勿謂乎市無門可南可北陰陽迭用人消息

護書卷四

四

拜經樓正本

市之衆不可以言或有神仙市之雜不可以測或容寇賊拾之則君子不得已之玩好撓之則小人不得已之衣食公曰始先生以踊屨之譏革寡人之非今先生以交易進退祛寡人之蒙昧彼主之者魁師張之者馴僧吾知之矣謹以從政 無尤悔

越婦言

買臣之貴也不忍其去妻築室以居之分衣食以活之亦仁者之心也一旦去妻言於買臣之近侍曰吾乘箕箒於翁子左右者有年矣每念飢寒勤苦時節見翁子之志何嘗不言通達後以匡國致君為己任

以安民濟物為心期而吾不幸離翁子左右者亦有年矣翁子果通達矣天子疏爵以命之衣錦以晝之斯亦極矣而向所言者蔑然無聞豈四方無事使之然邪豈急於富貴未假度者邪以吾觀之矜於一婦人則可矣其他未之見也又安可食其食乃閉氣而死

悲二羽

舞鏡之禽墮洲之翠南方之所珍也而工簪珥者以爲容飾犀象之遠金玉之貴必以間之及舉宮而飾傾都而市金玉犀象之不暇給而二羽之用曾不銖兩焉蓋以羽之輕而金玉犀象之重苟發其顏色則可而較其進則不可也所悲者舞鏡之時墮洲之日

護書卷四

五

拜經樓正本

善惡須人

善不能自善人善之然後為善惡不能自惡人惡之然後為惡善惡之成蓋視其所適而已用其正也則君子用其不正也則小人君子小人寧有面貌哉比干之生也與人無異費無極之生也亦與人無異比干之言為諫諍無極之言為毀佞彼所出者皆言也比干之言非不善也以不用故善不能自善無極之

言非不惡也以可入故惡得而為惡譬剛勁之於朽蠹也剛勁者以不得地而屈折朽蠹者幸蟠縷而入焉其不可任也如是

秦之鹿

世言秦鹿去而天下遂是鹿為聖人器也信焉夫周德東耗秦以力取諸侯雖百姓欲從而秦未嘗有意故為秦者反天下之歸則五十年曠其數以逐人而秦不得與其下復焉謂遂其鹿鹿不在聖人器而逐之者逐秦耳秦實鹿焉六都傾潰睥睨無已奔勁足踐我黔庶脩利頽厥我詩書彼非鹿而何嗚呼去道

諛書卷四

六 拜經樓正本

與德也獸焉不獨秦

梅先生碑

漢成帝時網紐頽圮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失一作去而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突幸臣牙特殛一狂人噬一單放一作族而已彼公卿大臣生殺喜怒之任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撻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

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為道之多也遂碑之

二工人語

吳之建報恩寺也塑一神於門土工與木工互不相可木人欲虛其內窗其外開通七竅以應胃藏俾他日靈聖用神吾工土人以為不可神尚潔也通七竅應胃藏必有塵滓之物點入其中不若吾立塊而瞪不通開竅設無靈何減於吾木人不可遂偶建焉立

諛書卷四

七 拜經樓正本

塊者竟無所聞通竅者至今為人禍福

諛書卷第四

讒書卷第五

書馬嵬驛 投知書

與招討宋將軍書 迷樓賦

說石烈士 荅賀蘭友書

拾甲子年事 序陸生東游

請追癸巳日詔疏 刻嚴陵釣臺

弔崔縣令 代常徵君讓官疏常篇內作章

書馬嵬驛

天寶中逆胡用事變興凶幸貴妃死於馬嵬驛臣在草野間得本朝書讀未嘗不恨生不得批虜頰以快

讒書卷五

拜經樓正本

天子意今復百餘年後右軾邊隴裴平遠發人宿憤然明皇帝時天下太平矣率有寵僭之咎不足之恨者何邪夫水旱兵革天之數也必出聖人之代以其上瀆社稷下困黎民非聖人不足以當其數故堯之水湯之旱而元宗也革焉

投知書

某去年秋嘗以所為文兩通上獻其貴賤之相遠崖谷之相懸且不啻千里故罪戮之與憫嗟不可得而知也由是卑折慙慙若不自容者以至於今然竊念理世之具在乎文質質去則文必隨之苟未去則明

天子未有不愛才賢左右未有不汲善者故漢武因一鷹犬吏而子虛用孝元以洞簫賦使六官婢子諷之當時卿大夫雖死不敢輕吾輩是以霍光貴也蕭望之責其不下士公孫述叛也馬援陸載相見一為權臣一為狂虜猶且不能下一書生而千百年後風俗位斂居位者以先後禮絕競進者以毀譽相高故吐一氣出一詞必與人為行止况更責霍光怒公孫述者乎何昔人心與今人不相符也如是若某者正在此機密中不惟性靈不通轉抑亦進退間多不合時態故開卷則悒悒自負出門則不知所之斯亦天地間不可人也而執事者提健筆為國家朱綠朝夕論思外得相如者幾人得王褒者幾人得之而用之者又幾人夫昔之招賢養士不唯弔窮悴而傷凍餒亦將詢稼穡而問安危嗚呼良時不易得大道不行某所以遲遲者為執事惜苟燕臺如隗漢殿薦雄則斯人也不在諸生下

讒書卷五

拜經樓正本

與招討宋將軍書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虺肆螫而東南一臂為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西枚應校本作之筋力南多浙字息枚應校本作始矣自爾天子不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

爵諸葛爽校庵校本下有秩字安文祐皆自盜而升朝序也所

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緣淮飢汴滑以東螟故無賴

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

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燭劍我

梁宋天子以蟻蝨瘡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

將軍校庵校本有為字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

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年二校庵校本作三壽

擁旌節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雖

陽三校庵校本作二城大梁亦版築自固彼之望

將軍其猶沸之待沃校庵校本增壓之待起也而將軍

讒書卷五

九朝廷以校庵校本有十字二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

軍誅蕩草寇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翰

大帥優游東道不知朝廷以八十三州奉將軍侍

衛者乎加將軍且夕翦此草寇也本似皆誘昔

韓之醫良而性齷故為人理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

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校庵校本

且欲大其疽以沽其直因以藥稔之宜貴校庵校本

潰商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屍其族而籍其家且二

賊之嗜壽春嚼頰尾校庵校本刷毫社掠合肥經營於

梁宋其為老者殺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貨財

將軍固知之矣白將軍受命迄今三月嚼嚼刷掠之

不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之

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

戰斂不謹或伺候輕重當時憲司悉繩以法今將軍

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

摧士伍鞭撻饋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

芝之行也甚為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為

念復授某校庵校本秩俸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也

俱不後矣苟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

增也校庵校本無使歸韓之醫

述韓賦

讒書卷五

歲在甲申余不幸於春官兮憑羸車以東驅 魏闕

之三千兮得隨家之故都喬木拱立以不語兮繫今

昔之自離慨餘基之未平兮曰迷樓而在斯迷樓者

何煬帝所制煬襲文後天下無事謂春物繁好不足

以開吾視謂春風懶慢不足以吹吾志斯志既熾斯

樓乃峙榱桷沉檀棟梁杞梓將使乎旁不通於日月

外不見乎天地然後朝奏於此寢食於此君王欲左

右有粉黛君王欲左右鷲疑作有鄒衛君王欲問乎

百姓曰百姓有相君王欲問乎四方曰四方有將于

是相秉君恩將侮君權百官庶位萬戶千門且不知

隨煬帝迷於樓乎迷於人乎若迷於樓則樓本土木亦無親屬縱有所迷何爽君德吾意隨煬帝非迷於樓而人迷煬帝於此故曰迷樓然後見生靈意

說石烈士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為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儉雞殺狗始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為愬前驅其親信增與字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有以字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嗣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平驚疑平蔡平天子使之詔刑部有韓字侍郎撰平蔡碑將以文校庵本

議書卷五

五 拜經樓正本

作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侈校庵本者再三更不能短校庵本乃執請節度使使悉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訪校庵本諸將聞是事是事一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佞畏不勝案驗吏問之未知其為人也孝忠伺吏隙川枷尾抵二吏殺校庵本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及其至也亦校庵本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本無吏奈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固不足以及實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烈歲

久以賤故給事無聞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且吳季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一二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校庵本名也反與光顏重嗣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校庵本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功校庵本亦將為陛下明校庵本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為吏擒不殺人校庵本無以見陛下臣罪不容誅矣請就刑

議書卷五

六 拜經樓正本

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似校庵本義命赦之因校庵本曰烈士復詔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淺余策刺丞相有從事為余言校庵本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為人下

荅賀蘭友書

前者吾子不以僕之暗鈍猥垂教士校庵本大相開發若非許與深至誰肯如是甚善甚善然其所道者正中僕嘗所自病者也僕少而羈縻自出山二十年所尚推沮未嘗有一得幸於人故同進者忌僕之名

同志者忌僕之道無有不如吾子之所誨也然僕之所學者不徒以競科級於今之人蓋將以窺昔賢之行止望作者之堂與期以方寸廣聖人之道可則垂於後代不可則庶幾致身於無愧之地寧復虞時人之罪僕者歟夫禮貌之於人去就流俗不可以不時

其進於秉筆立言扶道教化當使前無所避後無所遜豈以吾道沉浮於流俗者乎仲尼之於春秋懼之者亂臣賊子耳未聞有不亂不賊者疑仲尼於筆削之間况僕求試京師隨波而上逐隊而下亦有年矣

讒書卷五

七

拜經樓正本

事力于入苟利其出處則俯從事亦人之常情也在不在其道而已矣道苟不在以之流離可乎冠衣不能移人之迹顧所履何如耳言不忠行不信謂之吾子可乎言忠而行信謂之小人可乎吾子視僕復苟合於不信不忠枚庵校本者乎非僕之不可苟合道義之人皆不合也而受性介僻不能方圓既不與人合而又視之如仇讎以是僕遂有狹而不容之說吾子果復發言及此是不以衆人見待也而今而後敢不安其所自然一科一級多難也有如是哉彼山也水也枚庵校本自介僻至水也七性之所適也

而眷眷不去者以聖明之代文物之盛又安可以前所忌者移僕初心苟不得已僕亦自有所處大凡內無所疾外無所媿則在乎命也天也焉在僕與時人乎唯吾子勿憚相規之數也

拾甲子年事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長傳故都聲有時涼曉枚庵校本哀鳴歷歷枚庵校本趙家遺臺老樹枚庵校本增難字驚離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為谷所愛因目為枚庵校本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游佐其事新聲亦從

讒書卷五

八

拜經樓正本

枚庵校本然性本便惠枚庵校本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鉤聚亡命以規枚庵校本脅朝廷大為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枚庵校本介意新聲曰妾於公道中履枚庵校本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枚庵校本理也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枚庵校本時非從諫有野戰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枚庵校本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剛耳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

縷一啼為夫枚庵校本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也且

章武朝數鎮頭覆皆以雄才傑氣一作器尚不能以固

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荷家業苟

不以法枚庵校本得亦宜不以法而終此倚伏之常

數也而又卒伍險言語不詳枚庵校本是不為齊鬼

所翻而死於帳下者幸也枚庵校本孰謂枚庵校本從

其車反不知其事者哉枚庵校本不能折其肘臂以

作天子計則宜脫俗枚庵校本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

恩以骨月腥健兒枚庵校本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

有能字枚庵校本決者三日枚庵校本新聲復枚庵校本進以其

業不用也縊死之會昌中從諫死其子謀邀節鉞族

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嬪人者必凶而新聲之言惜

其不用余前過大枚庵校本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

有者字枚庵校本因拾於編簡

序陸生東游

余窮弄長安中二三年時時於游騁間面人未嘗決

胸臆事直自謂是非顛倒不復得見其人一年遇生

於靖安里中相其吐氣出詞落然有正人風骨余既

急於近已而生亦以節槩見多自是出處游息不復

狎他人矣雖厄窮毀譽枚庵校本進退得喪未嘗不

讒書卷五 九 拜經樓正本

同之有時因事慷慨發涕相感以為讀書不逢寒枚庵校本

作韓吏部作人不識陽先生信吾徒之弊也宜矣後

一年俱以所為道請於有司既不能以偷妄相梯又

不能挾附相進果於數百人中不得禮部侍郎意由

是知余者弔余以色不知者啞余以聲媿負徬徨撲

浣無所既三月生以故東出鄒魯間雖下第之緒與

將別之緒相煎然鄒魯聖人之鄉亦足以暖生之懽

悴夫聖人羈旅七十國也以君臣父子道未昭塞天

地間猶惻惻枚庵校本耳是聖人患乎教不立而不

患乎名不彰設使其早率一城嘯一旅則周之一諸

侯材具復安有今日功業乎聖人徒也不當以聖人

道為利家榮後狹其所歸且為余整衣冠拜朝堂下

酌其車服禮樂之數升降揖遜之儀思量侯伯卿士

中復有夫子罪人否還日以言極之去矣青門曉開

無一器酒以澆恨明天子在上不敢哭以致懷勉之

哉行與不行也在生道耳第與不第也其如生何

請追癸巳日詔疏

歲貢賤臣羅隱既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於長

安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水器爐香

蒲箬絳繡枚庵校本蕭蕭絳幡枚庵校本輩致於坊市

讒書卷五 十 拜經樓正本

外門將以用舊法而召甘雨也臣踴起病榻間以為

明天子憂人雖舜禹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聞

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不齊按十國春秋無不字然不可以

倉卒除去今秦地早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已頻

矣天之高地之厚五岳之綿亘四瀆之宏遠陛下令

百執事啓祈外何嘗不以心祝之雖莖稿苗乾而百

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以蒲篠齊按十國春秋

信蕭下為請者豈陛下謂其能靈於岳瀆者乎夫岳

瀆視陛下之公輔裂陛下齊按十國春秋土田苟陛下

愛則岳瀆亦齊按十國春秋愛矣受封齊按十國春秋

諷書卷五

者尚未能為陛下出力彼蒲篠齊按十國春秋輩復何足

以動天臣謂齊按十國春秋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之有

雨澤猶陛下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干之則陛下

渥恩亦可以委曲干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以

記言然後付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牘今冒犯

齊按十國春秋請追癸巳日詔苟若陛下法十六聖之教訓

雖五種栖野而百姓不服撥豈蒲篠齊按十國春秋之所

及乎昔商湯之民不以旱為災蓋仁聖之在上也今

旱未及商代而陛下憂已過齊按十國春秋臣謹因旱以

質冀百姓知陛下心

刻嚴陵釣臺

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耶寥寥不歸者光武之故

人耶故人之道何如假蒼蒼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

賤莫賤於布衣龍飛蛇螯兮風雨相違干戈載靡兮

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

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

者其唯有始有卒乎今之世風俗偷薄祿位相尚朝

為一旅人莫為九品官而骨肉親戚已有差等矣况

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弔崔縣令

諷書卷五

丁亥年夏齊按十國春秋前晉陽崔縣令死於通政里客舍殫

也余雖不識其人且念其官不卑也死亦命也而竟

以餓者是必不為貪吏為貪吏則不然因作詞以弔

曰南風熱兮雲蒸乾緬飢魂兮愁鬱盤茲晉陽兮俸

薄魂之廉兮無剽削余辭以弔空魂來親兮無西東

魂無山兮山之鬼夷叔彼之生兮未嘗足魂無野兮

野之鬼陳仲彼非其得兮一介不之其魂邀雷兮京

師上慘偷兮下怡怡殘敗肉兮乞狗彘捨此兮何之

天地之廣大兮吾不得而知雞則走而驚

則飛齊按十國春秋蠅瘦而蜻蟻肥何濁也則是清也則非茫昧

既不可以問兮盤礴不可得而推况吾懷以四顧兮孰知夫天地之云為

代章徵君遜官疏

聖人纂極之二年相臣上言北省官徵四處士而濛梁章君居其一詔下之日章君去世故補其疏以榮之浦臣遵言去月某日本州官吏跪將恩制補臣左拾遺拜無枚庵校本渥澤驚動村社臣聞降玉帛所以崇德也舉遺逸所以敦枚庵校本風俗也二者非有良左右枚庵校本不能行之非有聖明之主不能成之仰望丹闕惟感唯賀然臣者履行會不若疑籍輩

讒書卷五

十三 拜經樓正本

而執政徒以臣遠世有勳業於周隨泊曾高枚庵校本以來於國家則未有絲髮用處臣少而屏病自念材具不可攀望多士退縮山野掀攪遺蠹無片言以裨教化無一字以紀休明行坐語默寢食而已豈知宸造過聽好爵下授所謂飾猱狄以冠帶饗爰居以酒食者也况自陛下膺天緒今內有良相外有良將家至戶到未有一處不似唐虞時設置臣於諫署中使臣說何道理徒令四夷八蠻疑陛下有玩人之事臣若謂闕之後不唯陛下有玩人之事臣一何百執事所玩展轉寤寐惟恐濛梁之不堅不知祿之可嗅

也夫四海至廣也九州至大也其間懷材負器在臣之右者必千萬於臣臣道不出人家無餘廕一旦以章布列於公卿門籍臣復何面以對循陞歷級之人何日以視不調久次之士在陛下簪珥間猶恐登用未盡又安可以遽及浦臣臣以是未敢奉詔惟陛下哀之死罪死罪

讒書重序

隱次讒書之明年以所試不如人有司用公道落去其夏調饒枚庵校本於江東不隨歲貢又一年朝廷以彭就辟刀机猶濕詔吾輩不宜求試然文章之興

讒書卷五

十四 拜經樓正本

不為舉場也明矣蓋君子有其位則執大柄以定是非無其位則著私書而疏枚庵校本惡斯所以警當世而誠將來也自揚孟以下句枚庵校本名為而又念文皇帝致理之初法制悠久必不以枚庵校本蝨癢痛遂偃斯文今年諫官有言果動天聽所以不廢讒書也不亦宜乎

讒書卷第五

跋

羅昭諫讒書五卷著錄於郡齋讀書志至直齋書錄
解題已云求之未獲永樂大典中有隨齋批注曰讒
言近刻於新城縣今方萬里跋所謂淳熙二年乙未
新城楊思濟集敘始即指此辛亥秋日從姚子英
一假其舊藏寫本第五卷及原跋讀之內惟與招討
宋將軍書說石烈士拾甲子年事請追癸巳日詔疏
四首載入姚叔祥所刊羅江東集餘皆近代所罕傳
雖殘編斷簡亦希世之珍也因亟錄之聞吳興書估
言吳門藏書家見有全帙尚願宛轉借鈔未知能逮

讒書跋

拜經樓正本

此心否至命名之故大約不離乎憂讒畏譏同時沈
顏有聲書意亦猶是也癸丑寒食日必陵楊復吉識

重刻讒書跋

讒書跋

拜經樓正本

歲丙寅秋黃堯圃主事以讒書五卷全本屬仲魚孝
廉見寄予喜踰意外亟手自校錄刊入愚谷叢書攷
直齋書錄解題但載羅江東甲乙集後集湘南集而
云隱又有淮海寓言讒書求之未獲隨齋批注讒書
刊于新城縣始即方回跋所謂知新城縣楊思濟淳
熙二年所刊而大德六年隱裔孫應龍重刊本亦不
可復見故近世儲藏家都罕著錄苟微堯圃之好古
敏求安得使人復覩其全耶堯圃跋云此本乃吳枚
菴從王西莊光祿傳鈔案枚菴名翌鳳本休寧商山
人與予同宗徙家于吳遂占籍為郡諸生家素貧博
學而嗜古吳故多藏書家聞有善本輒宛轉構借往
往手自校錄丹黃甲乙字必精楷與予交尤莫逆得
佳帙多互相傳鈔猶憶乾隆丁未暮春予與枚菴同
訪慧樓進士于松陵茗話之頃適西莊光祿亦至相
與留連款洽極一時文酒之樂夜漏數十刻始各散
去度爾時二君已皆有是書而彼此無談及之者未
幾枚菴即挈家入楚而光祿亦謝世二家書籍旋皆
放失不意時越二十餘載復有堯圃仲魚二君為之
展轉作合於星離雲散之餘一何奇也豈江東生故

為此變幻以自斲其讒乎抑書之顯晦固自有時乎
殺青既竟爰述顛末用復慧樓且以告後之讀讒書
者嘉慶丁卯上巳日海寧吳騫識

讒書跋

拜經樓正本

經昭諫讒書跋

宋子京唐書無羅隱姓名歐陽永叔五代史記吳越
世家始書錢鏐以沈松皮光業林鼎羅隱為賓客在
唐昭宗景福元年壬子之前去天祐四年丁未
十六年耳唐懿宗即位咸通元年庚辰隱在京師舉
進士而七載而不第咸通八年丁亥著讒書唐僖宗
光啓二年丙午錢鏐知杭州丁未拜杭州刺史今方
輿勝覽取杭州圖志書隱唐光啓間為錢唐令辟掌
書記為給事中遷發運使即皆錢氏之除擢也而歐
陽公稱為錢鏐賓客何耶自咸通改元至景福改元

讒書跋

拜經樓正本

歷懿僖昭三十二年隱之本末可攷者如此所為讒
書乃憤悶不平之言不過於當世而無所以泄其怒
之所作諷見淳熙二年乙未知新城縣楊思濟集敘
裔孫應龍見佐學徽州將割俸重刊是書俾識其本
末大德六年壬寅六月十九日辛巳紫陽山人方回

隆慶二年二月中旬借顧從化元板本鈔第二卷內
闕二葉鈔完因以吳越備史列傳書卷首錢穀記
隆慶四年七月初一日從錢叔寶借鈔

案枚庵鈔本錄此跋今仍之其所云從錢叔寶借
鈔未知誰氏

蕘翁

枚庵所鈔云鈔自王西莊光祿家光祿僑吳之龐
家荷今已下世其所藏亦稍稍散出可慨也

蕘翁又記

護書跋

拜經樓正本

護書附校 據宋姚鉉庶文粹明姚士舜
屠中孚校刊羅昭諫集合校

卷一

風雨對

地之文粹之下有之權文粹下有時為集無不聞文粹
聞作問 夫復何集作天欲其

卷二

英雄之言

冠履文粹履作退遜文粹遜正廉文粹正作不常文粹
常作恒 取之文粹無之取之文粹無之牽我文粹我
同意彼文粹意作未必文粹無未退遜文粹遜作正
廉文粹正作貞集同護書附校 拜經樓正本

說天雞

其畜集其下子焉集無乃反文粹乃作無復文粹復
字集俯步文粹俯作壞也文粹也作

卷三

荆巫

楚荆文粹作人祈文粹祈作於心文粹無者歲者文粹
無者字誠必集必集心其外其於心文粹心下及人

卷四

辨害

之鈞文粹鈞而所文粹無而文粹無苟君文粹苟設施文粹

漢武山呼

雖貴文粹雖貴賤文粹賤下文粹無三之呼文粹無

梅先生碑

顏圯文粹圯雖失文粹失尚能文粹尚大臣文粹臣

讒書

拜經樓正本

與招討宋將軍書

狼山集狼東西文粹西力怠文粹怠不忍文粹忍

說石烈士

芝之文粹無大帝文粹大繩以文粹繩橫摧文粹橫

親信

相計文粹計明平文粹平刑

部

傾侈文粹侈能短

止

使使文粹使事訪文粹訪是事文粹是

同

甚訝文粹甚低文粹低閉之文粹閉抵二文粹抵

吏

其至文粹其也亦文粹也奈何

為

固不文粹固無聞文粹無三

見

季琳文粹季一二文粹一第其文粹第也反與

集

無也文粹無更有一文粹更之文粹之功

同

臣罪文粹臣明賞文粹明吏擒文粹吏其似文粹其命赦

文

遂命文粹遂因曰文粹因復詔文粹復求刺文粹求

刺

余言文粹余道集文粹道為入文粹為下

集

拾甲子年事

長傳

能集文粹能都聲文粹都趙家文粹趙便惠文粹便

樹

雖字文粹雖因為文粹為從之文粹從屢履文粹屢

慧

規脅文粹規窺集文粹窺谷不文粹谷巾履文粹巾

集

同

直

文粹直

家

文粹家

無

文粹無

顯

文粹顯

歌文粹酒外字集酒下有之憂文粹憂下有常字在理字下節度文粹度下粹
 有使字野戰文粹野戰作以其先文粹其下有夫子文粹作天粹夫集
 同人也文粹無也傑氣氣作襲荷文粹荷作天粹夫集
 法文粹法下有不以文粹詳文粹詳集同作幸也文粹幸也文粹
 也作矣孰謂文粹公字謂下有姑不如集作姑始不能有集下
 集同脫俗族文粹俗作健兒文粹兒下有三日文粹日作
 聲復文粹後集同縊死文粹作殺謀邀節鉞文粹露父意大行
 太集同

請追吉日癸巳詔疏

水器爐文粹水集同蒲篠文粹蒲篠作絳繙文粹繙作將

讒書 附校

四 拜經樓正本

以文粹將下甘雨文粹無甘不然文粹無不倉卒文粹
 倉作下命文粹命同蒲篠文粹有輩字集同下陛下文粹下粹
 有之字瀆亦宜文粹亦下有受封文粹受祭臣謂集
 為將以文粹將下有記事二字集同史氏文粹史上有冒
 犯文粹犯作下法文粹法同蒲篠文粹蕭同商湯文粹
 高作殷之民文粹代文粹代臣同蓋仁文粹同無蓋聖之
 文粹之下有商代文粹代臣同蓋仁文粹同無蓋聖之
 君字集同商代文粹代臣同蓋仁文粹同無蓋聖之
 文粹謹作冀百姓文粹冀作萬無百姓文粹同
 請集同

刻嚴陵釣臺

臺耶文粹耶作寥寥文粹寥下有人耶文粹無耶假

讒書 附校

蒼集假龍飛文粹飛作相違文粹違作有卒文粹卒文粹
 字集今之下集同偷薄文粹薄作骨肉文粹親戚文粹親
 同戚骨肉文粹

讒書 附校

五 拜經樓正本

萬
山
冊
續
卷
三
十
三
第
一
回
後
之
日

松窗百說

東嘉 李季可 撰

鄭昭公

鄭忽不昏于齊曰齊大非吾耦也詩人以有女同車刺之君子以謂善自為謀而不及其國後魯威取之卒陷彭生之禍莊公獲不能防閑之名污辱兩世取大國之助乃如此耶昭公方見齊恃大無道受其制則無所不至矣其不昏何有不可哉雋不疑辭霍光之女似之其後失國不能與賢人圖事而已豈謂此哉

松窗百說

耳餘

張耳陳餘之事古今羞之然曲不在餘而在耳方其被圍於趙子敖在外而不能死乃復責餘及餘以兵印遜而耳不受此有復合之理或說以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耳遂見利忘義攬印度軍而去卒南面享國數世此亦倣幸之雄者而餘不保首領哀哉使後世之人處義利之間無所忌憚至君臣父子不相顧者豈非斷以天與時至之心邪耳小人明矣微時稱賢是能謹細行而善為大盜歟其賓客廝役俊豪亦可

恥矣

蕭曹

蕭曹為沛吏時相得及爭功有隙何且死薦參代已參亦知其心乃趣治裝由此觀之何豈庸人偶然操智術微幸以成名者凡人於已有小嫌則憎嫉之未嘗顧世之利害何如也何獨能釋其私而存至公遂相繼清淨以安天下豈淺丈夫者可跂望哉然嘗怪伊尹呂望方耕莘釣渭雖不過商周之君亦必見於世二人汨沒於下邑初安有龍驤虎視青雲之心邪際會高祖而乃奮

松窗百說

二

則自古英雄固非一軌可議也

李廣

漢文帝歎李廣不逢高祖時萬戶侯不足道及武帝征匈奴廣常在其中而卒不侯以死事固不可知然至今以為不幸當時亦言其數奇

東方朔

史記載東方朔以所得之賜歲易一婦嘗以酒肉污壞其衣一日諫武帝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帝曰顧東方朔乃多善言邪蓋謂其平日少正論以今世觀之甚似一

陽狂挾姦道人而班固書稱陸贄宣室殿下抑董偃之
淫使天下風俗少有所正又帝嘗垂涕不忍昭平君之
子乃復上壽陳王道無偏黨之言何其偉也彼一人耳
記錄如此之殊所以仲尼謹嚴於春秋退之鑒前代人
誅鬼責之禍不敢易作也

雋不疑

漢宣帝時有人詣闕自稱衛太子長安聚觀者數萬人
百官上下莫敢言其是非京兆尹雋不疑以公羊春秋
拒蒯瞶事叱吏收縛之帝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

松官百記

三

夫當用經術明於大誼後鞠問果詐伏誅蓋不疑審太
子已死知其必偽乃為詭詞以抗眾議耳然知其偽不
必引經誡太子則此義豈可據彼衛君之事夫子之所
不為而宣帝安得坐視係縲其祖而嘉之公羊既不足
法而史威稱贊其高識豈不誤後世哉

魏武

魏武習飲鴆啖野葛至一尺豈其然哉蓋欲使宣其言
於外以陰禦進毒於己者耳惟自知有負於物故也死
且千歲後人皆認以為實其詐誠足以欺人

祖述劉琨

桓溫自喜似劉越石其慕義可知然琨嘗以書推美石
勒勒以為非腐儒所知而謝絕之至勒修祖述先墓而
劉書求通則述之與琨相去高下不待見於功名間也
溫勒以此亦可卜其優劣焉

識輕重

漢高祖微時貪財好色方其為亭長所得亦幾何及入
秦宮天下財色之都會也而府庫無所取婦女無所幸
此所謂識輕重宜卒有天下也

松官百記

曰

言過

聖賢之言過於厚可論也小人之言過於薄不足論也
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而
又曰有投身以成仁又比干諫而死曰商有三仁焉古
之蹈仁而死者多矣孟子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
舜禹又有天子薦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孟子視三代
以前之言也後世不若舜禹而與不至桀紂而亡者可
勝數耶又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者未
之有也秦梁之不仁得天下矣如曰非心服而不可久

則得國亦由此矣故曰聖賢之言過於厚所以扶教也夫作善宜得福而反及禍謂之不幸作惡宜得禍而反獲福謂之幸幸不幸聖賢不言而言其常者唯義所在耳

豪傑

或問孟子言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又伯夷太公避紂居海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伯夷太公固豪傑之鉅者猶待文王何謂無文王而可興邪曰且謂孔子豪

松窗百說

五

傑非歟所謂興於德也當世仰之後世法之特立傑出唯道之在不羣於衆人是也孔子固興矣若所謂興於事業者得百里之地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然又有以人爲土者此非孟子所謂興也方是時伯夷太公四海視之以出處去就如父母故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雖使無文王不居位可也其德之不與當世之不仰後世之不法沒齒無聞老死於衆庶之間不可也豈與夫碌碌因人成事依日月之末光而後顯遭亂世爲姦雄值龍興爲才士與時明晦高下者可謂豪傑之士

哉

不已

伍子胥以忠死遺言挂目於東門而忠不已蘇秦以智死至車裂以求賊而智不已范滂以名死其母謂與李杜齊名無所恨而名不已項羽以雄死顧呂馬童以乞其頭而雄不已四子者如知其可已豈世網所可嬰乎

葵邱

五霸威公爲葵邱之會尤顯著而五命之辭畧無寅奉天子尊獎王室之意自夷齊扶去其後曹孟德司馬

松窗百說

六

仲達輩無所忌憚矣威公者介於其間歟宜乎孟子屢薄之

創業守成

唐太宗論創業守成孰難當時羣臣所執各偏或謂創業難或謂守成難獨太宗以爲俱難此有以見羣臣之識慮不逮文皇遠矣

無事

天下莫難得於無事而鮮知無事之可樂莫甚危於立奇功而多幸奇功之可成一身無事雖有藥石無所用

之之謂安天下無事雖有聖智無所施之之謂平及乎
萬金良劑之設智名勇功之著其去危亡亦幾何矣故
善治身治天下者常消息禍亂于未萌不求赫赫有所
建也然如漢文帝之末色垢藏患終釀七國之變則非
也若唐太宗之治至羣臣無可諫之事其庶幾乎

圖難

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張子房之所得也司馬子長識之
以著於傳序後世欲以強力解紛糾者可不知此所謂
終無難者得其理也故子房從容笑談而已如鼂錯者

太史公記

曷足以知之

治亂

君子在上小人在下而為治反是而為亂世莫不知而
治常少者以責君子之備待小人以恕也責以備則不
以為君子待以恕則不罪其小人二者交混而順已者
親故天子屢勝而處上而天下見治之稀濶也

兵難

漢高祖困於平城唐太宗屈於安市樂毅不能終燕康
頗短於用楚諸葛孔明亦有街亭違命之責則兵者雖

聰明智略有所不能盡知也誓師之日士卒坐者淚霑
襟偃寢者涕交頤無餘命無餘財背水焚舟陷之死地
其為凶器可知矣故光武閉玉關謝焉武欲三十年不
言此深知兵者也巡曰老將不言兵 僧多話佛最為
有理彼趙括陸機房瑄之徒曷足以知此其破亡亦不
旋踵誠有不得已則若范蠡之審慎馬服君之不敢易
言王忠嗣之安邊本不生事者然後可以赴斯任

名節

光武為天子畏慎如白衣時奉法之吏得行其職董令

太史公記

八

強項終不肯謝車駕至上東門屈於關吏自是名節始
立矣流至於李范之禍悲夫

漢武

漢武親狎賣珠兒以成其姑之醜而復勾奴嫚呂后之
言引齊襄以為喻豈愧於禮義廉恥間哉特其資雄武
好兵而已

唐太宗

漢高祖固英主治天下總正大綱罵詈不已儒者附合
於聖賢唐文皇規規求仁義而吹毛求疵不肯休此誠

不可曉觀文皇不得已者亦豈高祖所不爲哉

映山紅

白鶴寺前溪頭立有折映山紅花過者謂人曰山中見此甚佳若置之軒窗几硯間乃不然因言村人喜著深
色衣以其山頭林下田塍水際易爲標置且久苦於布
素故耳至於輕成淡染約略之色卽大不愛于味亦然
久厭飯糗茹草則思膏炙飴糖至於八珍則不能易皆
未嘗知天下之色味也若夫厭天下之色飲天下之味
乃能究天下之色味然目盲口爽亦自此矣

松窗百說

九

諸葛事

高臥南陽三顧乃出一也居草廬中已定天下三分之
策二也娶董阿丞面黑髮黃之醜女三也七擒七縱孟
獲四也參佐論事至有十相違覆者五也開國託孤出
將入相六也馬謖違節度軍敗自貶三等七也連弩流
馬木牛八陣圖之制八也宣王嘗與公書曰黃公衡起
坐談足下不容口孫權之盟曰諸葛丞相德威遠著信
動陰陽誠感天地敵國之譽九也提寡弱之衆深入屯
田成久駐之基百姓安堵十也爲身後營陣以退敵十

松窗百說

一也節制之師皆有寶宣王按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
才十二也計問至蜀士大夫爭欲赴哭敵庭百姓巷祭
戎夷野祀十三也李嚴廖立被罪廢黜聞公之喪歎泣
有至殞者十四也道德忠順明敵篤誠足爲百世師羽
扇綸巾風流醞藉又見天人之表十五也人有一焉足
以垂令名耀後世號爲間出而雍容兼之綽有餘裕是
欽之慕之獨高公於古人列其行事之顯著者以爲表
則時得遐慨一景仰焉嗚呼感哉

四象

松窗百說

十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學者往往不能定
蓋元亨利貞也太極爲形之始生兩儀卽天地也天尊
地卑則乾坤之德可見元亨利貞象在其中矣以用言
之德也以體言之象也四象復生八卦而乾坤在其中
猶有子而知其父也待四象而成德故亦言生元亨利
貞唯乾坤能備至他卦則異矣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
長由是而老由是而死在道爲仁義禮智在時爲春夏
秋冬在物爲金木水火其數則一二三四散於萬殊未
始離此四者合手全體則元亨利貞足以統而盡之

七三

仙家

世說有誤到仙家者時不頃刻及反鄉間人已死亡世
事改易至於觀碁局未云終斧柯已爛覓路還家海變
桑田人間所以貴慕神仙者以其快樂無惱長生久視
耳今斯須便過百年朝夕已經千載不知自天地開判
以來終得幾局碁凡過幾旦暮大較不至數歲事亦何
謂壽考邪俚俗相戲罵云願你活一百二十歲則教一
日過了正好相喻可為大笑

觀魚

松窗百說

十一

諸人臨池觀魚曰以人觀之有以生為快樂者若魚龍
鵬鷗之類有以生為殃者若蚯蚓溼生蠢動之屬是也
或曰不然各有所得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
之則悲曰人生五指甚快偶生六指斷之則悲矣然豈
如五指之便邪坐皆笑

似是

少正卯學醜而博順非而澤未必直為惡人孔子不旋
踵而誅之由其似是而非足以移奪人意其潛心其害
道有不可勝言者故孟子之於楊墨亦屢作色焉若夫

善惡如黑白則曰紂之惡不如是之甚復何假用力而
盡言

虛船

虛船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一人在其上三呼之不
聞則必惡聲隨之不怒以虛而怒以實也莊子欲人之
遊世虛已猶虛船此學者以為至論曰夫三呼不聞彼
必甘寢休息不謹不虞而任其船者也今山野之肆意
直行動觸忌諱而忤於物或責之則曰我本無心是猶
甘寢休息而任其船則不得惡聲者鮮矣故學無心者

松窗百說

十二

又必知其所以無心則與聖賢同若以為木石則未知
其可也

問死

或問死有知乎有罪福乎無罪福乎聽其所之乎將有
所使之乎抑亦不可度乎曰舉有之亦無之

積散

郝倍聚錢千萬積之之為樂也子超一日散親舊俱散
之之為樂也二者皆有自得處然欬時不無傷廉施時
豈免泛濫則二者皆有所失欲其無得失則亦無甚可

樂澹然處中未嘗斯而藏豪而與了無容心如二子居之
□□□□□□□□理之得也

死而不亡

處死生之際若高允詞義慷慨王景文終恭歛子徐有功以肩障面蜀李氏結髮安緩皆雍容閒暇而不迫切若韓信之自壯嚴顏之有守楊素之自直李靖之義激段秀實之忠烈皆情理分明毅然剛決而無所屈雖至於不幸亦必不冥滅矣所謂死而不亡者也

自負

松窗百說

一三

士之自負殆是不幸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吾執御矣太宰知其聖而多能則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皆為謙下避避之辭及康之暴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吾其為東周三年有成皆自大之意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又以承三聖者盡為不知者言也至鄒陽獄中書甚美而太史公謂之不遜夫陷于囹圄之中則不知又甚矣此救命之言顧何暇於揖避故曰士之自負殆是不幸

形比

慳酷之客至而奴婢惡之恐主人之視傲也寬慈者來則喜欲其知有此而似之也非臧獲所見淺大抵人情多無定體形之則鮮有不動其心者俗傳云□□□□人摧殘不如死却見擔柴人心頭較此子每愛其達蓋人心起于形比間冰結而火然者往往如是故學道之士欲得處寂寞之地而無所激搏其中也

天道

作善必獲福天下皆善人作惡必得禍天下無惡人禍

松窗百說

十四

福相參錯難可稽考然後賢不肖並出而衆寡不同天道恢宏豈淺識之士所可斟量買賣哉

兵法

唐文王所言取天下兵法蓋與孫臏勝上中下駟之法同此最古今之所秘也

笑庸

莊周自比鴝鵒而腐鼠梁相貸粟監河侯不得而怒復以喻轍中之鮒陶淵明不肯折腰為縣飢來扣人門而拙於言原憲辭粟而甘桑樞甕牖古之賢者若此甚多

辭其易而為其難大似不情幾何其不見笑于庸人也

負荷

聖人以降能負荷各有重輕而任人者亦不可不知也
責之盡則天下無復全人待以約則隨才各為用儻過
其量不勝其任中人上下必見傾覆終與不肖同科可
不知哉

待用

士之修飾儲以待用者文與行而已今孝悌敦樸才略
力田之類既不在舉苟自鬻之不得所謂行也其可通

松窗言記

十五

微意而示於人者唯文字耳然老生常談天下皆是豈
足以動搖當世至於瑰奇俊傑之論又疑其太高士苟
不由科程雖欲抱關擊柝為貧而仕亦未易得之及天
下多故四顧躊躇而難其人者初不以非常而致之也

孔明

因論諸葛孔明或曰與張子房何如曰子房青雲之士
如言欲為臣盡臣道則孔明也曰子房不盡臣道在甚
處曰昔吳起與田文論功曰主小國疑大臣未附百姓
不親當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曰屬之子矣若以

二人論之恐屬之孔明矣曰伊呂何如曰伊呂詩書所
載以為訓也非錯雜行事而言也且又經聖人之手不
宜有議曰孔明之過失尚多用兵不能奇何也曰自堯
舜皆有謬誤若孔明之失賢聖所有也兵法曰敵則能
戰之司馬仲達亦人傑也以七八倍之衆自守而不敢
出蜀軍于其胸懷間安堵自若而天下之勢已見矣則
魏延請兵之奇不可必者不足道也及其卒仲達按其
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彼其心降固可知矣

勢

松窗言記

十六

輕清而必上重濁而必下則天地不踰勢也寒極而反
溫熱極而反涼則陰陽不踰勢也方者止而圓者行則
形器不踰勢也萬物莫不然百鍊而不損其重從革而
不易其性者惟黃金為然故為天下貴孟子曰禹禪顏
回易地則皆然聖賢於是之以之

稱

人莫不有長亦莫不有短截長續短令其相宜斯為稱
也田開之養生亦欲鞭其後牧馬童子去害馬以喻治
天下老氏云去甚去奢去泰所長聞譽而日增所短固

拒而日蔽斯爲不稱也王沂公家居飲食或誤供具乃云適欲啖此耳過爲長厚而人不以爲餘事不稱公孫宏布被脫粟汲黯謂之詐斯可知矣今人但能戒其所甚短勉而不已則自然令善矣

文王

文王迎太公於渭上立爲師帝王之佐也史云退而與文王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夫周之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紂一旦改悔其惡復爲賢君天下受賜文王之心也而云傾商則幸禍天下以爲己利豈文王太

松窗百說

一七

公之謂乎夫既久明遠固莫如書至於書外意則在覽者所自得也

濟世

世之不濟其來久矣堯舜而下數千載其間有三王漢祖總大略草秦苛急民載清靜而已其政治尚多可議者蓋度所可行而行之焉高祖未嘗自強以求其不至也文帝仁而包垢宣帝知民疾苦深究得失斯可稱道光武中興亦復可紀諸葛孔明之於蜀其人也天不假年而大業不展王景略之於秦才智可相亞匹而道德

少愧焉然民於是時皆藉息唐文皇淳然而興以一世爲己任虛已聽納直跂唐虞遂與三代相繼非復區區偏長雜霸之可儼斯所謂大人造也而明皇亦善厥初周世宗之英預焉以易明之曰既濟亨小夫亨至於小則大固可知此所以言盡濟也雖聖人經綸盡心蓋有不可力致者猶且吉凶與民同患而奉天時况碌碌之士哉又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夫既濟所謂窮者以治極物理如登高不可以有加之窮也天之時聖人之力皆不可必則下民之愁歎屈枉寒飢無慘

松窗百說

一八

何時而可已今夫人聞樂則樂聽哭而悲羨榮而戒禍感發于目前者泛泛之常情耳至乃居寵祿享富貴日與其徒比隆角逐惟恐其後亦豈能知山野蒿萊稼穡之艱難風霜雨暘冒涉之辛苦窮閭陋巷上漏下溼晝不夜夜不曉與顛顛於錐刀負荷驅迫不得遂其生役役至死而不能自休者邪使彼親見則不爲之動心者亦鮮矣傳曰內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凡所謂聰明者見所不見聞所不聞之謂也有能不聽其哭而遙知其可悲者庶幾有以濟斯民

服近

美名騰遠通令人企慕者多矣日夕相親炙

故曰服遠易服近難

退之

白樂天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身不痊世遂以退之戒人服金石言最勤切而晚年躬蹈其害莫不怪歎之蓋亦默默疑念久無以辨及按退之集長慶三年作太學博士李千墓誌略不及他事唯說受方士柳貢藥服之下血死乃引當時目見親與游者歸登李虛中孟簡之

松行可記

二十九

徒七人俱以服食藥毒終痛楚之狀明年退之卒是豈有咫尺之間而肯身試其禍哉古人已沒遭誣毀以白為黑靡所不至者多矣今偶因前人文字之同或傳寫之謬使賢者蒙污故三復歎息而書之

伊川云

或言伊川云未有易時天地之間固自己易矣斯言最妙曰此亦淺論也猶小見見器物未知其名與作何用即不為用矣及聞其名知其用則為用矣不但形之者然至於無百工而用亦在不但書之者然至於無聖

人而易亦在神而明之在乎其人易固自若也

三寶

老氏言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豈冲虛恬澹而已哉絕聖棄智者亦復有此也

孫武

孫武之兵書不過數千言簡盡淵通可以為萬世法不復有所加損可謂極其能事矣不圖為兵之至於斯也

宿盡

齊王不可以風孟子不肯造朝卒至於去此疑其太易

松行可記

二十

也其言於崇見王退而已有去志及再不合當接浙而行矣乃復遲留于晝三宿怏怏然回望不已彼遣一介之士則固不能留而宣王亦安肯親往邀之哉此所不曉或曰孟子何處是好處曰皆是好處此其疑也

深戒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如此之類皆言庸人之常情以深戒君人者或以為孟子之意則然

柳下惠

或曰柳下惠嘗仕矣而孔子稱在逸民之數何也曰柳下惠雖為魯士師然不得行其道方遭黜之不暇故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賢而不與立也曰孔子可稱逸民乎曰孔子嘗為委吏則見於會計當為乘田見於牛羊茁壯為司寇攝相事見於誅少正卯政化既行而大國知畏亦略行其道矣故不必謂之逸民若柳下惠遺佚既窮無以自見袒裼裸裎於其側者油油然順受之而不敢正以禮宜乎孔子置之逸民之內而深悲之也

松窗百說

二十一

答犯

答犯數諫盡忠其身甚危重耳亦嘗有事不成食肉之言至河上而辭宜矣事君保身之道兩得之而曰要君殊不然也

范雎

秦虎狼之國其君皆雄武而臣亦才健商鞅魏冉白起呂不韋蒙恬李斯之徒既不保令終獨范雎知道聽網成之言卒辭相位而身名獲全睢其賢乎

范蠡馬援

范蠡馬援老不知休蠡雖去位浩然湖海未免千金之役援矍鑠求用卒有壺頭之困嘗云老當益壯豈知天道哉魏蔡澤之言矣

學而

學而時習之所學者道而道不可見散而為事業在學者時時習而行之知其為善有益而非難故悅時者不欲盡拘以漸進之之意而諸家解論語第一句便與人意不合

王沂公

松窗百說

二十二

古今之聖賢有見其書而可知者有因人而後知者諸葛孔明道義公忠出將入相開國託孤其治蜀之跡與當時四時之望巍然三代之賢臣不知於伊呂何如也此見其書可知而世之所與乃未盡本朝韓魏公富鄭公功德兼隆超越漢唐之士而受性不同韓公寬大通質於唐無所取於本朝獨曰吾所師仰者沂公一人而已富公明銳精嚴欽慕沂公至死不衰此因二公而後沂公可知矣及尋公之行事博大崇深莫能窺其涯涘蓋上下與天地同流焉然天下至今公之道德聲名不

暴白於諸公上搢紳間少能言之是以謹為之書

嚴延年

昌邑不君霍光廢之而立宣帝伊尹之任也天下莫不以為然而嚴延年劾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而朝廷欽憚此與夷齊扣武王馬首諫臣不可伐君之事何以異茲可謂特立傑出之士延年固酷吏然使其居漢魏之末肯與諸人碌碌事曹孟德司馬仲達以苟爵祿哉尚想其風凜然也

朱五經

松窗書說

二二三

朱溫既貴迎致其母封晉國太夫人因置酒上壽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先人也母測然曰汝能至此固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賢哉斯言昔我太祖皇帝嘗問忠獻趙普曰天下何者最大普曰道理最大上深以為然所以定天下垂後世者莫不由之而溫以區區詐力微幸之功欲驕其先君子婦人亦知其可羞也聞其風者簞瓢當有立

有若

子游子夏子張以有若似孔子欲以孔子之道事之此

謂其道似也論語檀弓有子之言皆與聖人合故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而諸家解孟子直以謂貌似此雖今世凡下之士亦不至是而謂游夏子張如此之陋

知人

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人固有如此可以知者然以此而不能知者亦甚多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斯為審矣雖不試以莊子之九證亦可得其大要

松窗書說

二三四

方喜

方喜其人或以惡言詆之則無所損方怒其人或以善言譽之則無所益然而喜罷則詆可中怒息則譽可與天下全德固不可得而見中人上下汨溺於是非口舌之間幸與不幸可勝太息哉

梁秦

梁武帝慈儉不以富有區宇以奉其身雖堯舜不能加也才藝亦復絕人惜乎不知治道而蔽於佛其亡與凶德同原其心所謂苟志於仁無惡者也嘗竊悲之秦始

皇強暴毒痛海內以極其欲雖桀紂無以過而威略足以馭羣材定霸業故亦足以興而隨以亡而人心至今不與

三教

或問儒老釋優劣曰孔子大矣明人倫存其妙而兼得之者故俯仰無所愧怍二者廢人倫而事其妙者也移之治世則敗矣中庸曰賢者過之釋老有焉

實德

三國至於江左其君臣以英傑之略或效忠勤各收一

松窗百說

二二五

時之功致顯榮則具載史冊而實德及斯民者何甚少唯諸葛孔明之於蜀王景略之於秦其詳可見而治道之光無所愧於天地間若曹孟德之徒鞭撻宇內寧負人以取天下列于尊位以垂世其已幸矣

私

人皆有公道通天下日夜相與言者是也亦莫不有私孰敢出以相示而可見恕於人情者不易得矣大哉私之爲害乎所以亂天下而勞古今之治理者也無私聖人也而可恕賢者之徒也有而不可恕小人哉

遂忘

儒生之未達也莫不以爲詩書可法象仁義在必行欽古人丁寧垂戒之明悼當世之往往易畔及一旦有位情不分者鮮矣尊官厚祿以醉其心日既遠而遂忘乃曰彼以彼而此以此方其彼又烏知其爲此也嗚呼天下所以每不濟而欲責斯民之從化難矣哉真儒則不然也

詩眼

凡詩言之有眼者蓋不滯於題詩外有所見大抵謂道

松窗百說

二二六

也豈特風花雪月區區以自蔽惑而已杜子美云甫也南北人早爲詩酒污則此老豈復爲聲韻華藻所累哉故爲自古詩人之冠

通鑒

魏武取天下於盜賊不取於漢通鑒之誤也譬田園之主幼弱爲強力者侵奪其家老能辨理而盡復之遂治爲己有可乎謂無功則不可也謂非主人之有又大不可也彼是時方挾天子而令諸侯動以朝廷爲辭是立主人之名而復天下也不以漢氏其誰從之酬其功既

已極人臣矣方孫權勸操稱尊號乃曰是子欲踞吾爐火上邪固自知之矣

恃衆

壬申歲樂清元日賀令至客次者二十一人爐火盛蕪爐木至一邊盡衆客環視莫令止之直舍吏至始撲滅僕常好犯衆然亦方觀其理徐笑謂隣坐曰一二客在豈至此乎今不救之罪分於衆而難責則皆莫之顧况橫身犯衆爲人有利害事邪諺所謂龍多乃旱是也因言京師役徒舁重物度其人已多不能舉則復減之乃

松窗百記

二十二

舉蓋衆則相恃寡則盡力也苻堅以衆敗光武以寡勝亦由此李光弼破史思明於河陽郝廷玉請騎五百與之三百論惟正請騎三百與之二百皆欲不滿其意而張其氣勢使不敢怠所以成功孫武曰用衆如用寡韓信曰多多益善此又其妙

燕雲

燕雲九州衣冠結束至今似唐時餘事不變者亦衆如博之檇蒲雙六皆是也中國凡幾易矣老氏所惡聖智蓋謂是耳然老氏所謂安其俗樂其業什伯之器不用

至老死不相往來者小國寡民而已若地大物廣而益辦者其唯周公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所謂聖智也

因革

可則因否則革權時之宜也秦政雖惡漢有因之者若叔孫通之制禮蕭何之法是也唐政固美而有虞革之者如用十六相去四凶是也凡所以損益皆務致於當道而已後世則不然因之乃不問其非革之則并遺其是前人失之東後必西前者尚白後必黑矯枉過正不

松窗百記

二十八

得中則一也烏在其能濟乎

識辨

十事可以辨二三者愚人也辨四五者庸人也得六七者可與議者也七八者可以任者也八九者稍卓異也十全者上智也然所過亦有難易惑於近似猶庶幾耳至以白爲黑以東爲西則難與言也

枉尺

陳代以枉尺直尋問孟子孟子言其不可至引王良與嬖奚乘甚辨然孔子欲赴公山佛肸之召至見南子曰

否者天厭又曰惶而不緇磨而不磷孟子亦以好色好
貨誘齊王皆小枉也特不敢以此訓人者謂其從權也
夫從權者道行乃見而初不免受污故難以語人自古
小枉而大直者豈勝計哉

以人望人

求君子而君子不可得遠小人而小人莫能去然則如
之何古人有言曰以道望人難以人望人易則二者常
可處矣至於治天下未難此道

主盟

松窗百說

二十九

世無伯樂天下無良馬世無孔子韓愈不得在弟子之
列此賢者騏驎之所不幸也賴韓子之文足以傳世所
以至今有韓子不然古今豪傑不見主盟紛紛名滅而
逝者何其多也方其隱邱園臥巖壑歌考槃而永矢當
天下多務之秋人主宵旰有才難之歎彼欲獻而無階
進此欲求而不可得則其間主斯道者安能不任其責
也

漢高祖

漢高祖天資明悟絕人而無學以自發明得三傑陳平

陸賈輩左右開導然後克濟大業每諸人獻替雖在倉
卒間莫不與己意相符合至論蕭何功未有能明之者
獨高祖以為在曹參上而無以難伏衆口鄂千秋大言
遂取封侯以能明己之心爾凡心知其然而詞不足以
自達者不學之過也高祖之謂歟

韓信

南昌亭長食韓信其後婦厭之而不終惠及信貴報漂
母之德乃召亭長以百錢辱之此非長者不待鍾離昧
之言也君子不竭人之歡蓋有報一飯之恩者苟不能

松窗百說

三十

即已又何為此隘曾不如蘇季子之待其從者之恕也

賈誦

魏志稱賈誦天下言智計者歸之誦初為董卓掾後依
卓婿牛輔皆非善計及卓受誅天地清明百姓相賀漢
室再安矣誦於此時不能轉以為福復說李傕郭汜入
長安迄至天下大亂弔祚遷移實誦之力一言之禍自
古未有後雖効能於曹公是亦賊主公而事他人焚其
屋而致瓶水之勤何足道哉傳曰智者行其所無事則
智亦大矣若誦者夷三族不足以謝天下後世至其為

太尉宜乎其見笑於孫權也

李林甫

李林甫狡獪智數足以禦天下亂亦足以成天下禍方安祿山擁精銳數十萬衆據燕薊形勝之地楊國忠挾貴妃諸姨之寵皆足以自逞然遂巡畏憚林甫而莫敢有誰何之心者唯自揣其才能不及故也然至於上下聳聳陰姦邪謀潛結而不覺禍垂發而身已死幸矣天下之事真不可專以力屈必有以懷服其心然後乃可長久邪

松窗雜記

三十一

柳宗元

柳宗元作河間傳足以諷一而勸百其言淫污之甚吁可怪也豈夫子自道乎黔驢永鼠輕薄子常藉以罵曰技止此爾則其言豈有益哉察其悍傑之資徒不碌碌爾固不稟中和矣嗚呼渾渾灑灑之書陵夷乃至於此邪

論命

士大夫喜論命亦是一蔽或有負其才質而未遇時有資本淺陋而忽致爵位皆非所期故歸之於命殊不知

天下自然之勢有不可必者故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此可與智者言或曰不求福欲慎其災是又大不情彼季咸知人禍福死生望之而走不願聞災可知矣况術之精者千無一求於千而遇一不亦惑哉豈天憫賢窮而惠以斯抑將解化奔競之徒耶不然何以哉

寶誌

梁武帝時僧寶誌妖異人也造作讖語以惑後人至亂者甚衆若長沙李納以十八子之言尊李決雅遂反及王僧辯破平所害生靈不可紀不知此老平生化愚頑

松窗雜記

三十二

作福利償得過否老氏曰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

妄

世既足妄矣死而為鬼其妄又可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習常不斷妄逸妄勞妄喜妄悲見聞臭味有觸即使而非妄反求所以受之者則寂然無可得自人而達之可以得道况恍惚幽昧罔罔之中顛倒沈迷豈復覺寤方其妄求而世亦妄與具酒殺列明器鑿楮象錢印繪車馬而焚之以妄塞妄也其出於誠亦無以復加是以誠塞妄也渴者妄指以梅林而渴乃止是以

妄塞誠也妄發於誠誠合於妄則誠也妄也於此可有得至夜半前席所以然之狀未嘗著明也

大江

魏文帝征吳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兮未可圖也後又見其波浪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及陳政荒怠隋文帝曰豈可限一衣帶水爲民父母而不拯之乎彼長江自若也所以異者繫乎人而已

服餌

富貴人求服餌導引法以逞嗜慾冀長生而服餌多反

松窗百說

三十三

誤導引見效遲乃不如羊肉白麩法酒善調之自能壯健補益人但恨養到處隨手破除了則與常人同正如錢多人多使了錢少人少使了縱得橫財也使了到底都則一般此可歎也

染著

凡物之性本體堅淨外物暫著一拂拭便去若性自植膩一有所染難遽滌蕩至其解除亦不免與本俱傷人既處世間名利是非聲色之中豈能都相忘唯涅而不緇磨而不磷者以其質之不同耳學而至者有之矣

文欲有補

孔子之文可謂有補矣猶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尚恐其文之無益至他人可知矣然自晉宋以來尤病而詩賦歌詠爲甚僕近代人作臨江太守生日詩末云道路盡歌賢太守所頌萬人同一口只應憫及黃衣兒亦使銜環致君壽諷守事雖多而此邦以黃雀遺權要殺害之衆所獨也中人以上聞之當少戒焉詩成送所代代云聞守有不嗜鮮者臨去此雀以萬數飛翔送之

松窗百說

三十四

史誤

作史之權至重而古今不免多誤寇萊公之父湘登第於晉之開運中爲狀元嘗得其小錄綾紙吏部印宰相桑維翰和凝及竇正固等與本部官書名押同第十二人李若愚在其中若愚三代與五代史較之官秩名諱殊差互小錄無緣傳也傳者史而已蓋遺其是而傳其非也今歲淮西之役方在山陽最爲聲跡相近每有軍中曾經戰陣通曉於事來者未嘗不詢之所言皆不同以至是非反復十餘說莫之能定後直以己意約而斷

之則貽厥將來者果如何所以高世之士修其在我而不以世之毀譽介懷云實辛酉歲也

拙速

法曰兵貴拙速未親巧之久也誠是矣然諸葛孔明與司馬仲達對於渭濱則皆不敢輕動彼正如兩人善弈皆嚴視局勢深自周防莫敢一著求微幸至其終亦無大勝大敗以其智慮不甚相遠不可以多方誤而欺也則拙速無所用之若較其衆寡客主之形則孔明饒仲達不下六七子

松窗言說

三十五

詒患

詒患於人談笑容易間不復以正色念其何以堪之也及已一當之則愁苦歎嗟如不可度少能平得此心多以不恤爲能孟子曰仁者人也以其有已有人之謂今乃有已而無人則不仁之心曷勝言哉

奇履

天下事有偶成于一時不足爲後世法者不可不知李勣以奇履福艾用將是也若崔浩之徒纖延懦弱豈不失之故以貌取人自古所戒

文必刪

詩書刪定之後始爲圓具今人欲下筆皆可傳世難矣孟子雜以外篇即其論甚駁韓文杜詩更少刪除乃尤奇至況餘士哉劉伶一頌莫測其人而唐末詩家盈車可載者多荒頽可厭也

鷲鳥

常見鷲鳥少而凡鳥多以鷲之害物天不使之蕃滋及來山居細觀之又不然鷲所獲一二便可飽終日乃至有暖足而放不襲其方之義而凡鳥欺鷲敗卵逐蛾啄

松窗言說

三十六

靈所殘不可紀而常有飢色則豈復有蒙其義者

立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立生爾戴天履地而處中應三才垂五臟所以靈於萬類能造神明以其稟受然也分於禽獸亦幾何而性識如是之相遠苟墮縱而不自提挈則豈不幾入于彼其可忽邪人之行必徇右斯又天道之自然智者因有所悟世皆由之而鮮知之者也

所蘊

心之精微唯温伯雪見而知之齊宣王使人問孟子謂何以異於人關中人爭看曹孟德孟德亦言無四目兩口自其外視之則烏足以知人自其中之所蘊則有同舍連席歷年相親而不能吐出一詞者故人之情不相類欲布其妙意而求合亦難乎有濟矣

迷著

物寢相著皆可迷人非但聲色安佚飲食之間也浮屠氏不三宿桑下纔境熟便生留戀故深以為戒世之人各蔽所愛交互相笑殆未可也亦各慎所愛而已

松窗百說

三十一

孔奴

魯褒著錢神論譏也後世遂多以為然鄙者至以兄稱之殊可令人羞若事錢如事兄其於父子兄弟君臣朋友間幾何其不相戕賊矣稽其為用直人役爾不問險艱污穢清濁是非轉化姦回善如人意蓋奴僕之超絕者也古人以不言為高太多為臭君子不敢喻而天下日夜羣趨之而不止若復彭以兄名其害將不勝言矣如曰孔奴於理為當雖未遽革貪夫之心庶幾先以正其名

細民

天下之細民豈皆不知道而甘心僥倖役於錙銖之間其驅迫於寒暑飢渴之害蓋有所不暇顧因循有至於惡不可勝言者哀哉縱使質雖殊而中人以上狃於見聞習氣安得不與之俱化由是累世不能易業者固無可怪常見閭里間有衣食粗給即焚香誦經知有所欽仰每嗟嘆其性善所同而搏激偶異爾上之人能富而教之其誰之不良邪處富貴優游乃或不知則重可惜也夫

松窗百說

三十二

累詰

人有累詰而不見者初不以為倦而有悔且曰彼未知將何為也天下紛紛者固多矣安知其中果不相契耶及其話言之款接文字之既通邈然而莫我知也則遂與胡越而不辭雖異夫古不可屈致者亦夫子區區歷國見所不見之微意也

知言

不得聖人之意欲求聖人之言不知其可也動容周旋中禮俯仰無所愧怍萬世師尊而莫敢企及如周公孔

子亦至矣或以四國流言召公不悅而疑之以公山佛
肸之召見南子而疑之自餘賢哲於書傳或一字之牴
牾一言之未明便有投杼之興豈可謂篤信好學聞流
言而不信其行者論語終之曰不知言無以知人蓋知
言之意雖百世之下猶相接也不得其意則終日對談
固有所未喻

松窗百說

松窗百說

三十九

余昔識李君於鄉里知其為博學有識君子也別數年
復過之於臨安出所撰松窗百說以見示事多而詞簡
議論一出於正如辨文王不傾商政諸葛孔明盡臣道
有若似孔子不以貌雋不疑詭辭以抗衆魏武帝宣言
以欺人韓退之不服疏黃釋寶誌妖妄仙家不壽考士
自負為不幸皆大有益于風教前輩議論所不及也宋
子京作唐史至贊杜牧曰牧論天下兵為上策莫如先
自治賢矣哉牧以一言之當見賢于宋今李君百說皆
善又賢于牧一等矣惜乎世未有知之者紹興丁丑五

松窗百說跋

月十九日東嘉王十朋書

文至於自得而直遂其意之所詣非自處甚固者不能
始余以職事造王府時見李公談古今論詩文意超然
甚樂直自視古人為無愧也余曰是殆自得而所處甚
固者及觀其松窗百說信然公之學不務進取故淡然
而自適文不追時好故悠然而自放其辭辯其論詳使
其更閱賢智則必度越諸子古人實云余於李公亦云
紹興丁丑杪冬拙齋葉謙亨父書

季可論王霸大略踔厲百家至於藝文乃餘事從游二

十年未嘗有過失茲予平生所欽服也百說之作□□
□□其仁義經綸淳涵之意自當有知者戊寅八日親
重書

士之處世懷卓絕之才王佐之器不幸無位其英略有
所不能施設恥沒世而無所聞故託言以見志李君季
可松窗百說是也大略以採摭經傳爲文據正闢邪爲
意去非釋疑一歸諸理余與李君相處談古今治亂人
物賢愚故事優劣迨兵家衆藝無不纖微至當又仰服
其行已無所戾歎息贊之而不愧云戊寅驚蟄前五日

松窗百說跋

二

環衛宗室居廣書

李季可來見入門下馬標字軒秀意必有所涵蓄者坐
定出松窗百說退而觀之知其積于中者多矣紹興戊
寅重午日賴川曾幾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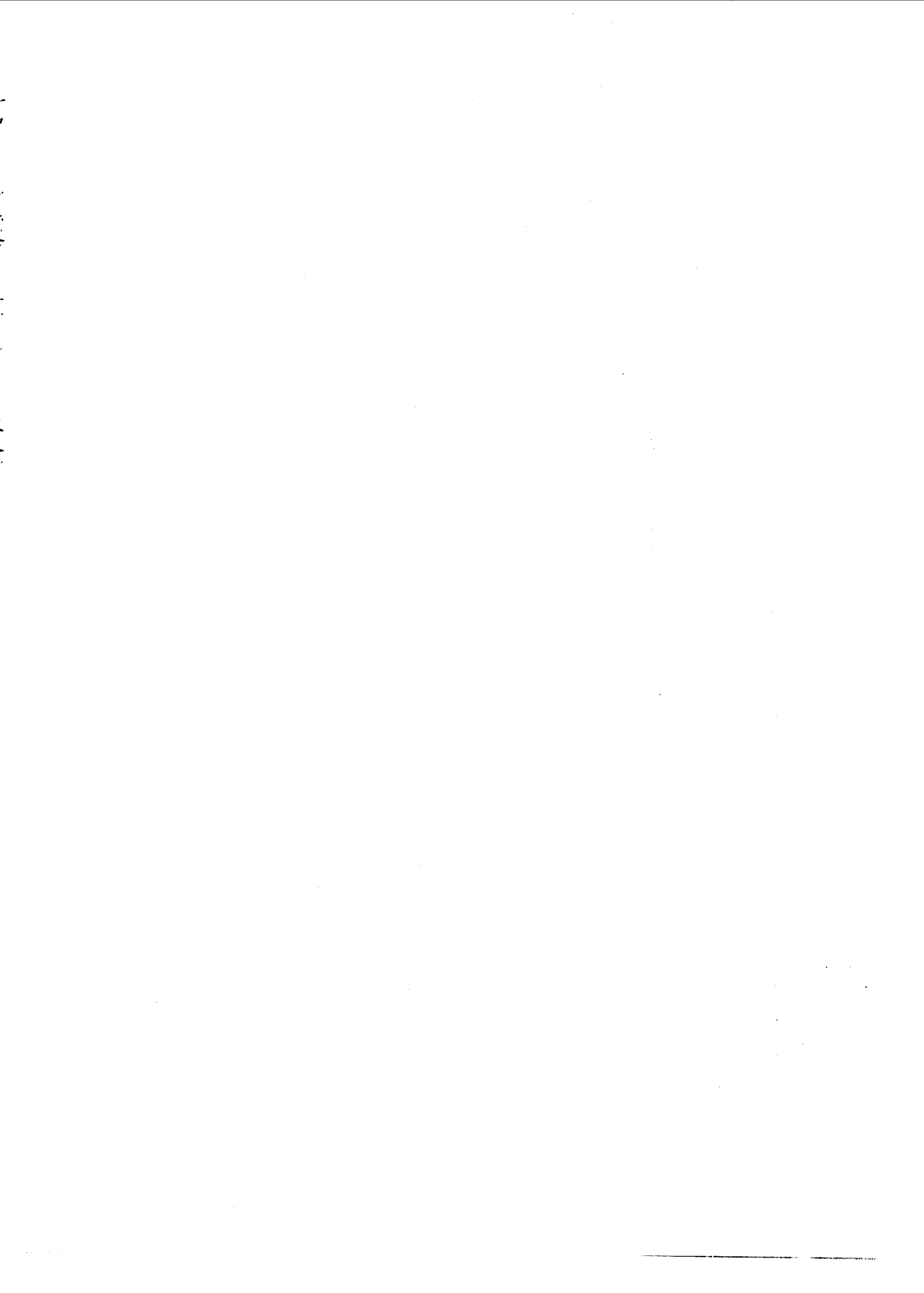
龍圖閣待制新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公劄子

剛中比承一再惠顧并垂示威文既而伏讀不能釋手
淵源辨博頡頏古人欽歎欽歎但僕方去國遠適萬里
豈能爲足下軒輊當收名定價于王公大人之門則可
矣區區尚竢面致茲得以略

鄉里士陶冶富鄭公馬溫公邵康節諸鉅人之餘風
大槩已與天下異松窗乃復傑出其說簡而盡曲而通
洞見事情有補于世前賢未之及也大任辱在後進喜
而欽之特授工以傳且少慰回首嵩洛之意云紹興戊
寅下元日尹大任書

松窗百說跋

三



潮溪先生小傳

陳善字子兼福州羅源縣人王温天資穎悟九齡能暗誦五經甫弱冠遊郡庠泮教得其所為文大驚異之曰崔蔡不足多也時閩文學甲他郡歲大比試者至十萬人子兼獨步稱雄場屋中名震一時老師鉅儒皆為之傾動紹興間為太學生所與遊者天下名士時秦檜當國子兼慷慨言論慕何蕃陳東之為人嘗力詆和議為非是不徇俗俯仰浮湛有司心雅惜子兼畏權臣卒不敢取以故不屑効一官子兼亦不以得喪喜戚動其心拂衣竟歸杜門讀書自孔孟氏至子史百家佛老陰陽卜筮農圃之說無不精詣或焚香默坐日不出戶無幾微見於顏面宦情世故澹如也所居有小溪與潮合流因自號曰潮溪所著書詩文甚多經殘燬散逸惟捫虱新話行于世子兼嘗墮園城中有談新話者子兼因與謂言而不知其為子兼也遂得脫然此特其小小者耳若子兼之所蘊彼惡知之彼惡知之

潮溪先生小傳

丙寅歲子由海道將行在所未至而遇颶風船壞盡失平日所業文字既而於知友間收拾遺述外得捫虱新話十卷可五六讀之恍然遂見舊物願傳寫謄錄而後正戊辰春以上不第第游於蘇無所用心固能加刊則得一百則謄錄於此以備遺忘紹興己巳正月二十一日羅源陳善子兼題於下

捫虱新話卷之一

宋 羅源陳善 著

明 海虞毛晉 訂

經類

道在六經不在浮屠

吾書中頗有贅訛處便是禪家公案但今人未嘗窺究耳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不知所隱者何

捫虱新話

卷之一

汲古閣

事顏回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道孟子曰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不知所喻者何物此豈區區口耳所能證也哉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而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子路問死又問事鬼神古之達者類有以知此至其得力處曾子病革而易箒子路臨死而結纓蓋於死生之際其

嚴如此顧但設教自有先後耳豈如今之俗學乃全不攷究以六經為治世語言至欲求道則以為盡在浮屠氏嗚呼此宜今世脫空謾語者云所以得肆其欺誕而不顧也耶

歐陽公信經廢傳

余愛歐陽公學術議論然常恨其信經太過反泥而不通公之論以洪範周易無河圖洛書中之事繫辭上下非聖人作其於春秋謂隱公非攝位而

捫發新話

卷之一

汲古閣

趙盾許止其真弑君者也若然則河陽之狩為真狩矣秦晉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公獨以為武王即位三十一年 武王八十三即位九十三而終安得三十一年始伐紂而經復云十三年乎大抵後世去古既遠言古事則當以古為正古人三傳雖時有疎脫然或當時師傅之說猶存或亦有簡牘之記可以為據未易盡廢也如書云祭河載與秦八神漢太一之類此豈可以私意附會穿

鑿而為之哉論語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司馬遷以為此孔子為出公哀公發也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鄭陽以為此孔子為哀公發也二人者去古未遠多見先秦古書而為是說則必有所本而今人遂以意度之夫豈勝億說哉歐陽公必以傳為不足信過矣又如詩之頌作於成王時公以昊天有成命言成王不敢康者當是康王時詩也執競言不顯成康者當是昭王時詩也此皆

捫發新話

卷之一

汲古閣

執文害理信經廢傳之過

王荆公說新經穿鑿

李長吉嘗語余答問羅疇老洪範金曰從革新義云能從能草而荆公洪範傳又云金性能從惟草者之所化二義不同未知孰是疇老云譬如釋迦十大弟子各說第一義二說皆通無可揀者予謂王氏之學率以一字一句較其同異而父子之論自不能一如此迨其末流之弊學者不勝異說末

論成湯帝堯且論管在在管諸所穿鑿類皆如此
予竊不取

王荆公新法新經

王荆公行新法同時諸公皆不以爲然二蘇頗有
論列荆公於三經新義託意規諷至大誥篇則幾
乎罵矣召公論真有爲而作也後東坡作書論解
又矯枉過直而奪之至于由晚年似知役法不可
盡廢故謂司馬公爲不曉吏事然亦自一出一入

捫蝨新話

卷之一

汲古閣

其作東坡墓誌載役法一事似是後來飾說荆公
嘗曰吾行新法終始以爲不可者司馬光也終始
以爲可者曾布也其餘皆出入之徒也然免役法
至今行之民以爲便何終不可之有予觀荆公要
是一世異人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
而意深嘗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然至今晚
生小子亦隨例譏評至厭讀其書蓋非獨不喜新
法也山谷嘗有和贈張文潛詩曰荆公六藝學妙

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戶牖譬如學捧心
初不悟已醜玉石恐俱焚公爲力別否元祐諸公
惟此一人議論稍自近厚可想見其遺風

王荆公新經字說多用佛語

荆公字說多用佛家語初作空字云工能穴土則
實者空矣故空從穴從工後用佛語解云土以爲
穴則空無相工以穴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
名不立此語比舊時爲勝維摩詰經曰空卽無相

捫蝨新話

卷之一

汲古閣

無相卽無作無相無作卽心意識法華經曰但念
空無作楞嚴經云但除器方空體無方荆公蓋用
此意又如云追所追者正能追者益而從之搔手
能搔搔所搔將何以能入爲柯所入爲柯之類此
能所之語亦出佛經中圓覺經曰其所證者無得
無失無取無舍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住無滅於
此證中無能所者佛經謂能所者彼此義也吾書
中本無此語予嘗與坐客謂此因舉古尊宿陳睦

州常與一士人對話其人盛稱字學睦州乃於空中點云還識這箇麼其人罔措睦州笑云永字八法也不知予語已遂於空中點一點問客云且如荆公一部字說多用佛經語還曾得這箇否客又罔措

楊龜山三經義

楊龜山立著三經義辨以譏正王氏當矣然不作可也

捫蝨新話

卷之一

汲古閣

孔子誅少正卯春秋不書于經

少正卯之誅不見于春秋或者以為非卿故不書非也孔子之作春秋正以道不行故用空言以寄褒貶耳若少正卯之誅則其志可以少伸賞罰之權可以復振空言何用哉使三百四十年事事如此春秋雖不作可也何少正卯之足書云

東坡尚書傳

予居永嘉嘗與陳元智共論蘇東坡書傳至願命

成王崩方殯康王釋服離次出車路門之外受于戈虎賁之迎以為失禮嘆訝久之予曰唐呂諲乾元二年同平章事以母喪解三月復召知同門下省上元初知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釋哀拜賜人譏其失禮此殆與周王無異也元智曰不然康王雖幼成王子也周公雖死猶有召公不容失禮如此以坡語為非是予固不然其語然未有以難之自爾遂歸其

捫蝨新話

卷之一

汲古閣

後因讀春秋及魯郊禘事且見先儒謂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成王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而孔子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因思成王在時已有此失況康王乎當賜周公天子禮樂時召公豈不在中夕臥念及此不覺拊髀曰恨元智不在當折其角矣聊記於此異日面會當理前話作第一問以發一笑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謂
鳴球非可以戛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
於戛且擊琴瑟亦非可以搏拊也和之至詠之不
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所謂手舞足蹈之而不知
其然者若然則鳴球琴瑟當不成聲何名為樂乎
觀詩新義云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鉦所以退而止
鼓所以動而進方其動而進也鉦人亦奮而伐鼓
則士勇於進可見矣夫鉦鼓各自有人今使鉦人
奮而伐鼓不幾於亂行乎此兩說自是一類予嘗
以其語戲作聯句云士勇而前致鼓鉦之亂擊樂
和之至令球瑟以無聲此亦可以一撫掌

捫蝨新話

卷之一

汲古閣

舒州教官言易

予先兄慶長嘗語予往守官舒州懷寧嘗與教官
同候太守坐間守問教官曰如何是一陰一陽之
謂道教官答云道在陰而陰得其一一道在陽而陽
得其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如何是陰陽

不測之謂神答曰神者在陰而陰不測在陽而陽
不測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守甚喜其語慶長對
予再三誦之予惜不記其人名字慶長亦自能易
予從問大衍之數虛一不用當其不用一歸何處
慶長舉起算子一把良久笑云甚處去耶此亦有
理

林元齡說易

林元齡謂予言龍門山人者以上易而善言易蓋

捫蝨新話

卷之一

汲古閣

嘗與論交易卦只有六爻而乾坤有用九用六似
有七爻何也山人曰易數也數奇則無窮三百八
千四爻外則用九用六此所以為奇也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亦奇數也揚雄作太玄遂
有畸贏二贊蓋亦用九用六之謂也不然則易之
數窮矣元齡甚喜其說太抵易之為書無所不有
或以歷數或以上筮蓋不但性命之說也大衍之
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而乾用九坤用六則非聖

人不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朱先生易圖

朱先生易圖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伏羲圖乾與坤對艮與兌對震與巽對離與坎對文王圖則乾位西北坤位西南巽東南而艮東北坎離震兌各居四方其說本易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說伏羲易也帝出乎

捫蝨新話

卷之一

汲古閣

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此說周易也予以為不然夫八卦自是有定位非聖人所與豈有伏羲文王之異如以說卦天地定位為乾與坤對山澤通氣為艮與兌對雷風相薄為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為離與坎

對遂別之為伏羲卦圖則雜卦所謂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亦是卦卦相對當又為孔子卦圖乎予不取其說

禮記蒲盧

鄭氏禮記以蒲盧為蜾蠃謂土蜂也沈存中曰不然蒲盧即蒲葦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而繼之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蓋蒲葦之為物不擇地而生藝葦者遂之而已人之為政亦在遂之所謂行

捫蝨新話

卷之一

汲古閣

其所無事也此說似好然爾雅云蜾蠃蒲盧郭璞云即細腰蜂也俗呼蠓螋今以蒲盧為蒲葦恐無是理當以爾雅鄭氏為正然予觀遜齋閒覽又以蜾蠃蠓螋蒲盧為三種銜泥營窠於室壁間者名蜾蠃穴地為窠者為蠓螋窠於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盧不知遜齋何所據而言此西陽雜俎又曰予書齋前多蠓螋蓋好窠于書卷筆管中祝聲可聽此即與遜齋所謂蒲盧無異又別一種云顛當

窠澁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則又似所謂
蠮螋者要之名狀雖不同然今流俗呼爲蠮螋云

蒲盧蒲葦

沈存中說蒲盧爲蒲葦予嘗辯其非是後讀陸氏
爾雅云細腰曰蒲盧匏類也故細腰土蜂亦謂之
蒲盧且引中庸政猶蒲盧之語謂蒲根著在土而
浮蔓常緣於木故謂之蜾蠃又引本草云匏類小
者名瓢瓢取諸藻芦取諸蒲蒲善浮詩所謂不流

捫蝨新話

卷之一
十三

汲古閣

束蒲者也其說以匏瓢壺盧蒲盧爲一類故在釋
草部中爾雅又云蜾蠃蒲盧細腰壺之有盧者也
楚辭曰玄蜂若壺取是焉予以此方悟爾雅中庸
之說而鄭氏所注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存中
擬於地道敏政之語遂以爲蒲葦其實未知蜾蠃
蒲盧之義

中庸非全書

予舊曾爲中庸說謂中庸者吾儒證道之書也然

至今疑自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以下一段恐
只是漢儒雜記或因上文論武王周公達孝遂附
于此當時雖爲之解然非誠說也又云郊社之禮
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尤不
可曉按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
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此孔子以當
時之禘有不如禮不欲斤言之因以掌而示門人

捫蝨新話

卷之一
十三

汲古閣

曰其甚易如此耳弟子因而記孔子所謂示諸斯
者是指其掌也今中庸乃言治國其如示諸掌無
乃非其義乎仲尼當有燕居又曰明乎郊社之禮
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其掌而已乎予以此知二
者皆漢儒誤讀論語之文因而立說非孔子意也
中庸本四十九篇今一篇獨存然以此觀之恐亦
非全書

毛詩三百篇皆被弦歌

詩三百篇孔子皆被絃歌古人賦詩見志蓋不獨
誦其章句必有聲韻之文但今不傳耳琴中有鵲
巢操騶虞操伐檀白駒等操皆今詩文則知當時
作詩皆以歌也又琴有古人之雅琴頌琴者蓋古
之為琴皆以歌乎詩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耳雅
頌之聲固自不同鄭康成乃曰豳風兼雅頌夫歌
風安得與雅頌兼乎舜南風歌楚白雪辭本合歌
舞漢高帝大風歌項羽垓下歌亦入琴曲今琴家
網發新話 卷之一 十四 汲古閣

逸詩不教讀不見取於孔子

逸詩見於論語如素以為絢兮唐棣之華偏其反
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皆聖人以其言不合理
而去之者即此可見當時刪詩之意于夏曰巧笑

信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孔子曰繪事
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以絢比禮夫君子不可斯
須去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為後乎此其害理
者惟子夏知之故曰起予者商也謂於聖人有所
發也今詩無素以為絢兮一句則是孔子因而刪
之矣唐棣之詩人以比兄弟唐棣之華萼上承下
覆今乃偏而相反以喻兄弟相失室以喻其所處
作詩者言兄弟豈不相思今乃相失如此以所處
網發新話 卷之一 十五 汲古閣

之遠故也夫兄弟之愛天性也豈以遠而不相好
乎此尤害理者故孔子從而止之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於是取而不取孔子於逸詩所不取之
意見於論語者如此則其他可以類見也今詩傳
所載逸詩抑又何限惟琴書載衛女之詩所謂思
歸引者獨見全篇云涓涓流水流于其淇兮有懷
于衛靡日不思執節不移兮行不能隨坎柯何辜
兮離厥茨予觀是詩始言淇水有似乎竹竿次言

離厥茨有似乎牆有茨則知逸詩之言有類於詩者多矣惟其不純故不見取於孔子耳或者嘗疑古詩三千餘篇今存者三百五篇而已孔子雖刪詩安能十去九乎以論語及衛女之詩考之則孔子不取之意蓋如此夫石鼓之文猶不見於後世況其他乎

詩之亡者六篇皆笙奏

詩之亡者六篇魚麗之後亡其三曰南陔白華華

捫蝨新話

卷之一
十六

汲古閣

黍也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後亡其三曰由庚崇丘由儀也皆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毛氏注謂遭戰國及秦世而亡之也故其詩不傳然六篇之亡皆是一處不應中間有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獨能存也按儀禮鄉飲酒燕禮笙入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乃問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者皆於笙奏之然當秦火之先何此六笙詩獨亡周舍商份曰

不然所謂亡其辭者亡讀爲無謂此六詩於笙奏

之雖有其聲本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

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耳此笙與歌之

異也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毛氏云新宮

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商份

曰此亦非也管與笙一類也皆有聲而已故新宮

詩亦亡然以予考之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

子賦新宮謂之賦則非無辭矣故後漢明帝養老

捫蝨新話

卷之一
十七

汲古閣

亦取歌焉明帝去孔子刪詩之世未遠必得其辭故得以播之詠歌蓋未有有詩而無辭者今逸詩見於經書者又有狸首驪駒二詩禮記射義諸侯以狸首爲節其下文云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其體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鄭氏以此爲狸首之詩辭也前漢江公謂鼓吹笙曰歌驪駒王或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注云其詩曰驪駒在門

僕夫其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則驪駒詩亦非無辭也以此知六笙詩必皆有辭而亡之當如舊說然獨六笙詩亡則謂份之言蓋得之鄭樵樵博聞士也姑著其語以俟參考

鄭康成以周禮學箋毛詩

詩人之語要是妙思逸興所寓固非繩墨度數所能束縛蓋自古如此予觀鄭康成注毛詩乃一一要合周禮定之方中云駮牝三千則云國馬之制

捫蝨新話

卷之一

汲古閣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制采芑云其車三千則云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十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乘亂羨卒盡起甫田云歲取十千則以為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樸棫云六師及之則以為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伍師為軍軍二千五百人如此之類皆是束縛太過不知詩人本二時之言不可以一一牽

合也康成蓋長於禮樂以禮而言詩過矣近世沈存中論詩亦有此癖遂揭老杜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為太細長而說者辨之曰只如杜詩有云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世間豈有萬丈城哉亦言其勢如此耳予謂周詩之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嶽峻豈能及天所謂不以辭害意者也文與可嘗有詩與東坡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稍萬丈長坡戲謂與可曰竹長萬丈當用絹二

捫蝨新話

卷之一

汲古閣

百五十四匹知公倦於筆研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丈竹哉坡從而賞之遂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室庭影許長與可因以所畫篔簹偃谷竹遺坡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丈之勢觀二公談笑之語如此可見詩人之意若使存中見之無乃又道太細長耶

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

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論語中固有因古語

而爲說者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兩句正是古語其曰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云者乃孔子因此語有所感發故爲是說也以類求之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凡此類皆因上句而立說則上句乃亦古語耳弟

捫蝨新話

卷之一

汲古閣

子因而併記之章次如此說者以其始語無孔子曰字遂或以上句附前段而爲說至以唐棣比可與權誤矣又如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下繼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此宜是一章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說者以爲四科蓋是孔門中當時有此科目弟子記之遂因而記孔子

所言顏閔於其後以見顏閔所以列於德行爲四科之首者如此此二子曰連四科而爲說亦可蓋文理或然爾以類求之如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此四句亦必當時有此品論其下云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屨中者亦與記顏閔同也此當是一章又如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繼以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至我則異於是無可

捫蝨新話

卷之一

汲古閣

無不可此又是一章文勢與前二章正是一類說者又以始語無子曰字多以四科連上文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爲一章若然則柴也愚參也魯當附冉求聚斂之下而逸民者又當與子路對荷篠丈人處併而爲一也可乎論語章句如此而說者亂之遂失其義茲不可以不正

論語有譬喻之言

論語有譬喻之言而後世以爲誠然者子曰賜不

受命而貨殖焉貨殖蓋譬喻也意謂子貢學道不能虛中如人之貨殖無所不有也故對顏淵屢空而言而史記子貢傳遂云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且復傳之貨殖乃云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窟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走幣以聘享諸侯此其語本莊子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榻以為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

擗錄新語

卷之一 二十二

汲古閣

道也所謂相者如此今學者皆指為輔相之相則誤矣

道人說論語

林邦翰為予言嘗見一道人說論語子釣而不綱弋不食宿頗有理予願聞之邦翰曰道人云此兩句是聖人心存教化聖人本無心於取物其釣而不綱者示其貪則取之也弋不食宿者示其動則取之也其意在於戒世之貪得與妄動者耳不然

擗錄新語

卷之一 二十三

汲古閣

聖人豈徒為是弋與釣也哉時一坐莫不稱嘆予曰此說本是道人家一邊所見而已聖人之言要非一端可盡

孟子難讀

孟子之書有言而可為萬世用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之書要自難讀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雖然孟子豈無操持者哉此固孟子開卷第一義也孟子之書類多

如此學者遂立說以非孟子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

孟子莊暴一章

孟子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此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如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則所言皆主於行樂而已豈暇論禮樂哉

捫蝨新話

卷之一
二十四

汲古閣

及孟子問王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則其心不能無愧于孟子也而孟子謂王苟能與民同樂則雖好樂無害也蓋孟子與王言所以因其勢而利導之每每如此王曰寡人好貨孟子曰咎者公劉好貨王曰寡人好色孟子曰咎者大王好色王曰寡人好勇孟子曰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王曰寡人好世俗之樂孟子又曰王之好樂甚則齊

其庶幾乎所謂其應如響其實陽開而陰塞之也鼓樂與田獵所以爲樂者也此一章惟鼓樂當爲禮樂其他獨樂樂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其類乎或曰若以爲悅樂之樂則云先王之樂世俗之樂何謂蓋齊王嘗曰吾何脩而可比於先王觀也柳子厚於非國語無射篇嘗引孟子今樂猶古樂之說曰吾以孟子爲知樂乃亦承襲之誤耶

捫蝨新話

卷之一
二十五

汲古閣

孟子文字最爲巧妙

文章鋪敘事理要須往復上下宛轉鉤貫令人一讀終篇不可間斷乃爲盡善蓋自六經論語之外惟孟子最爲巧妙今錄二章於此可見其法如是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

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管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何如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

捫蝨新話

卷之一
二十六

汲古閣

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吾謂此一章似長江巨浸瀰漫無際而渾浩四轉不可名狀又如萬章曰百里奚自鬻

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汚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知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

捫蝨新話

卷之六
二十七

汲古閣

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吾謂此一章似布泉懸水下注萬仞怒沫狂瀾乍起乍伏瀕洞洶湧而觀者竦然蓋此二章文字曲折萬變而首尾渾成理致詳盡如此此孟子之妙處而學者不論予故表而出之恐亦後學者之所宜聞也耶

捫蝨新話卷之一 終

捫蝨新話卷之二

史類

左氏載楚右尹子草語

子讀左氏右尹子草與王言如響析父語之子草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子草乃誦祈招之詩嘗戲謂子草固善諫矣然使劉暉聞之則子草不免為弒君劉暉正色詰郭彰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擅寵作威

捫蝨新話

卷之二

汲古閣

福天子法官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衆人解釋乃止今子草乃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子草不亦危哉每讀至此不覺失笑以吾觀之劉暉之言正似兒戲而史臣乃載之以為鯁直何耶

左氏傳會論語

左氏有傳會論語處甚多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左氏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左氏曰小邾

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此皆附會之言不足取子曰為命禪謀草創之左氏遂曰禪謀謀於野則獲蓋以草為草野之草且其所敘復與論語異當以論語為正

司馬遷淺陋

論語本無異義然前世頗有因其言而失之者司馬遷書伯夷傳載伯夷扣馬而諫父死不葬之語是因孔子餓于首陽之事而增益之也宰我傳載

捫蝨新話

卷之二

汲古閣

宰我與田常作亂事因孔子有子也無三年之愛於父母之說而妄意之也遷於著述勤矣然其為人淺陋不學疎畧而輕信多愛而不能擇故其失如此子獨善孟子於伊尹不信割烹於百里奚不信食牛於孔子不信侍人瘠環之事辯証甚明過遷遠甚然於論語亦不能無失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因之故曰管仲曾西所不為而不謂也子以仁許之也孔子曰子產惠人也孟子因之

曰惠而不知為政而不謂其有君子之道四也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意謂必立然諾以為信必犯患難以為果者乃所謂小人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則孔子去食去兵之意矣凡此皆因孔子之言而失之孟子猶然況太史公平論語曰為命禘謀草創之草當與天造草昧之草同而左氏因之遂謂禘謀於野則獲其後楊子雲作法言以擬論語孔子

捫蝨新話

卷之二

汲古閣

史記不載齊宣伐燕事

齊宣王伐燕見於孟子而史記無其事齊世家惟湣王時伐宋亦不言伐燕也燕世家乃云燕王噲立三年聽蘇代言以國讓相子之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不克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人恫

怨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此與沈同問答事同此伐燕乃湣王也燕王噲之立當湣王之四年噲亡而昭王立昭王二十八年燕與秦楚三晉五國共擊齊燕獨入至臨淄取其寶器湣王謀走莒此則孟子所謂諸侯多謀救燕伐寡人者也皆湣王時

捫蝨新話

卷之二

汲古閣

唐史稱房杜不言功

唐史稱房杜不言功予謂此乃庸人鄙夫持祿固位者得以藉口也為人臣而不言功將何言乎堯之於舜也曰底可績舜之於禹也曰時乃功舜禹未嘗不以功言也稷有播種之功契有敷教之功

皋陶之功在於明刑后夔之功在於典樂伊尹以
伐夏救民爲功周公以制禮作樂爲功此數君子
未嘗不以功言也下至蕭曹丙魏皆非無功豈房
杜獨無可言而得稱賢相乎爲相與用兵異故子
房無智名無勇功者兵以密爲機故也今史之稱
二人也旣曰玄齡善謀如晦能斷矣又曰求其所
以致之之蹟殆不可見豈謀斷非其所致之蹟乎
若夫世之庸人鄙夫阿意求合日復一日歲復一

捫蝨新話

卷之二

汲古閣

歲不聞施設將與草木共盡此孔子所謂斗筭之
徒何足算者也而猥以藉口輔相彌縫藏諸用不
知其誰欺乎

唐史贊有相反處

唐史贊自有相反處于志寧高宗之時及武后立
不敢出一言與魏元忠韋安石在昏主側臣間不
一引手堪奸邪亡謀一也而贊乃謂志寧知雖死
無益而以魏韋爲鄙至贊韋處厚則又謂穆敬文

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爲以堯事君此相反
也張巡守睢陽食愛妾與劉昌守寧陵斬孤甥一
也而贊乃謂昌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
大焉至以杜牧所稱巡遠陷睢其名傳昌全寧陵
而事不得暴於世爲牧未之息此相反也蓋鄙魏
韋取處厚則志寧不免爲佞臣以昌斬孤甥爲不
祥則巡食三萬口不得爲美事此是則彼非不知
史臣之意何在

捫蝨新話

卷之二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二

捫蝨新話卷之三

子類

莊子寓言無實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此莊子寓言也而後世信之東坡居士曰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為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值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

捫蝨新話

卷之三

汲古閣

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予以為不然雄之言蓋出於史記太史公曰堯將遜位于虞舜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于許由由不受耻之而逃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足以稱焉太史公好奇多愛而不取許由之說何哉予觀莊子言堯舜又以天下讓子州支伯善卷石戶之農又言堯

之師曰許由由之師曰齧缺缺之師曰王倪倪之師曰被衣此其名字與子虛無是烏有無異凡莊子所言若孔子見老子猶龍之語皆無其實不可信

揚雄不知性與心

揚雄不獨不知性亦不知心誰謂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却不似莊子之言曰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

捫蝨新話

卷之三

汲古閣

萬物之鏡也則是此心大於天地天地萬物固不逃於鑒照者又豈待潛天地而後測天地乎雄惟不知心故亦不知天地以心為二於天地此雄之陋也楞嚴經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殞當知虛空生汝心內觀諸世界在虛空耶周之言正與此語合

揚子法言太玄經

揚子雲法言多致意於真偽之際曰觀人者審其

作輟爲政者核其真偽象龍之難於致雨也尸鵠之不可傳翮也學仲尼者比之羊質虎皮行儀秦者比之鳳鳴鷲翰巫步多禹而醫多盧則以爲託也此其志在於譏王莽然吾恐雄亦未免於託雄作太玄以擬周易或者比之吳楚僭王顧非僞乎此目睫之論也

韓退之謂荀楊未純

韓退之謂荀楊爲未純以予觀之愈亦恐未純蓋

捫蝨新話

卷之三

汲古閣

有流入異端而不自知者愈之原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乎情而非性則流入於佛老矣原人曰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則流入於墨氏矣原道非莊周之剖斗折衡而著論排三器則與莊周何異此則愈之未純也可知愈闢佛老而事大顛不信方士而服硫黃未足多怪

蘇子由解老子與佛書合

蘇子由作老子解多與佛書合亦時用其語當是

先看佛書知其自趣故時時參用耳其與筠僧道全語自謂得之佛書予嘗恨歐陽公文章議論高出千古而猶未能免俗惜乎其不看佛書也子由又嘗與子瞻語子瞻以其所解老子比詩春秋傳古史差不及此亦是子由於佛書未能自得故雖用其意而時有牽強此三書言古今之迹自是不及故屢會刊定屢質之子瞻晚年多得子瞻一言方肯自信予觀黃魯直嘗讀列子便謂普通年中

捫蝨新話

卷之三

汲古閣

事不從蔥嶺傳來使魯直不先看佛書亦安知此書之妙

捫蝨新話卷之三 終



捫蝨新話卷之四

讀書類

前輩讀書類皆成誦

世傳蔡相當國日有二人求堂除適有美闕二人競欲得之且皆有薦拔也蔡莫適所與即謂曰能誦虛全月蝕詩乎內一耆年者應聲朗念如注瓶水音吐鴻暢一坐盡傾蔡喜遂與美除頃因夜話及此予因言前輩讀書類皆成誦如此不似今人

捫蝨新話

卷之四

汲古閣

滅裂艾慎幾云月蝕詩要是難誦遽讀之有不能句者予曰柳子厚天對更自難讀時時問人人皆不解其屈曲聲牙不獨三盤五誥也只此便可成侍讀侍講矣團坐大笑

讀書須知出入法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

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

讀書牢記則有進益

讀書惟在牢記則日見進益陳晉之一日只讀一百二十字後遂無書不讀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今人雖不讀書日將誦數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讀旋忘雖一歲未嘗得百二十字也況一日乎予少時實有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虛方知陳賢良為得法云

捫蝨新話

卷之四

汲古閣

古人讀書滅裂

古人讀書時有滅裂范武子士會也而今古人表置士會於中上列武子於上中名且未識能定其高下乎劉琨詩云西狩泣孔丘仲尼悲獲麟蓋一事而疊用之是又不知宣聖名字耶法言曰魯者顏回嘗晞夫子矣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此亦子雲之誤據正考父本非作頌之人而公子奚斯者又但作寢廟而已何所

晞之有其後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便云奚斯誦僖
歆其路寢此又可笑然其誤已自子雲始

解義類附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字義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人多不曉壺爲何物予謂壺
蓋瓠類也詩曰八月斷壺楚辭曰玄蜂若壺壺圓
而善浮故取以濟耳魯語叔孫子賦匏有苦葉叔
向曰苦匏不材供濟于人而已蓋謂腰瓠以渡水
也莊子亦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
而浮之江湖瓠與壺正是一類其善浮尚矣遯翁
說壺如環非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吳世英嘗語子治大國若烹小鮮是有二義蓋自
寬厚者言之則曰宜勿煩擾自刻薄者言之則曰
當加鹹酸予知其戲因語之曰太史公所謂申韓
刑名慘刻皆原道德之意無乃是乎

卷之四

捫蝨新話

卷之四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五

文章類

文章必有宗主

一代文章必有一代宗主然非一代英豪不足當
此責也韓退之抗顏爲師雖子厚尤有所忌況他
人乎予觀國初文章氣體卑弱猶有五代餘習自
穆脩等始作爲古文學者稍稍從之然未盛也及
歐陽公尹師魯輩出然後國朝之文始極於古然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歐陽公作師魯墓誌但言其簡而有法而已不以
古文斷自師魯始也世以此公平日與師魯厚善
亟稱其文字乃於此若有所惜何哉石守道作三
豪詩曰曼卿豪於詩杜默豪於歌永叔豪於文默
之歌豈可與歐公比而公有贈默詩云贈之三豪
篇而我濫一名不以爲諂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
諱也公既不爭名於杜默而復有惜於師魯乎雖
然予聞之孫權初欲與劉備共取蜀遣使報備備

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敵乘隙非長計也權復不聽遣周瑜率水軍往夏口備不聽遣軍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既詔瑜還備遂自襲蜀取之古人臨事切要處未嘗不自留一著也今歐陽公若以古文始自師魯則前有穆脩及有宗先達甚多此豈其本心哉無乃亦自留一著耳

作文貴首尾相應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桓温見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予謂此非特兵法亦文章法也文章亦要宛轉回復首尾相應乃為盡善山谷論詩文亦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此亦常山蛇勢也

文章貴錯綜

楚辭以日吉對良辰以蕙殺燕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為矯健故耳予謂此法

本自春秋春秋書隕石于宋五是日六鷁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為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既曰隕石于宋五又曰退飛鷁于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因以為健也楚辭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辭健耳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古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本為誤惟沈存中為始得古文意然不知其法自春秋出蓋自予始發之予乃今知古人文字始終開闢有宗有趣其不苟如此

文章奪胎換骨

文章雖不要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奪胎換骨等法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電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

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
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但
知誦公此文而不知實有本處公作黃夢升墓銘
稱夢升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
雨雹忽止閔照滅泯公嘗喜誦之祭文蓋用此耳
夢升所作雖不多見然觀其詞句多奇可喜正得
所謂千兵萬馬之意及公增以數語而變態如此
此固非蹈襲者其後東坡跋姜君弼課冊亦云雲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與天際歛若車蓋凝臚未瞬瀰漫震霹驚雷出火
震木糜碎殷地焚空萬夫皆廢雷鞭四墜日中見
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此三者語各不同然只是
一意前輩作者皆用此法吾謂此實不傳之妙學
者卽此便可反三隅矣

文章由人所見

文章似無定論殆是由人所見爲高下耳只如楊
大年歐陽永叔皆不喜杜詩二公豈爲不知文者

而好惡如此晏元獻公嘗喜誦梅聖俞寒魚猶著
底白鷺已飛前之句聖俞以爲此非我之極致者
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歐公亦云吾平生作文
惟尹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意
處然則於餘人當有所不曉者多矣所謂文章如
精金美玉自有定價不可以口舌增損者殆虛語
耶雖然陽春白雪而和者數人折楊黃華則啞然
而笑自古然矣吾觀昔人於小詩皆旬煅月煉至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者其意如此乃知老
杜曰更覺良工心獨苦不獨謂畫也

文章博遠貴於精工

世傳歐陽公平昔爲文章每就紙上淨訖卽粘掛
齋壁臥與看之屢思屢改至有終篇不留一字者
蓋其精如此大抵文以精故工以工故傳遠三折
肱始爲良醫百步穿楊始名善射真可傳者皆不
苟者也唐人多以小詩著名然率皆旬煅月煉以

故其人雖不甚顯而詩皆可傳豈非以其精故耶
然人說楊大年每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
壺奕棋語笑諠譁而不妨熟思以小方紙細書揮
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須臾
之際成數千言如此似爲難及然歐公大年要皆
是大手歐公豈不能與人鬪捷哉殆不欲苟作云
耳予每見同舍臨文言際試就借觀則曰此草率
課耳予把定戲曰恐君精思亦莫止此其人心雖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不悅然知其戲亦卒無以應予遂皆笑而罷

文字意同語有工拙

文字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沈存中記穆脩張景
二人同造朝方論文次適有奔馬踐死一犬遂相
與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脩曰馬逸有黃犬遇蹄
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今較此二語張當
爲優然存中但云適有奔馬踐死一犬則又渾成
矣予觀鳩摩羅什及竺法護所譯經護曰大衆圍

團坐矚目看世尊羅什卽云瞻仰尊顏目不暫捨
不惟語工亦自省力卽此可以見才之長短

爲文妙在掩仰頓挫

予自學琴而得爲文之法文章之妙處在能掩仰
頓挫令人讀之疊疊不倦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曰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
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濶達隨飛揚喧啾百鳥
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強此頓挫法也退之與李翱書並用其法云僕之
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
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托乎捨之入京
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
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所有
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
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又
云所貴乎京師者得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

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皇皇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損外無所繼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污而處其所可樂哉大略如此觀其筆力覆仰頓挫文理粲然與穎師琴詩何異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作文須題外立意

文章須用於題外立意不可以尋常格律自窘束東坡常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便是文字關紐也予亦常有和人詩云蛟綃巧織在深泉不與人間機杼聯安知妙在筆墨外第一莫爲醒者傳竊自謂得公意但不知古人多少

作文使事之難

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於立意使事多難於遣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語能遣辭者未必能免俗此又其最難者大抵爲文者多知難者少

古人多假借用字

古人多假借用字集古錄言漢人以歐陽爲羊眉壽爲麋之類皆由古文字少故假借用之耳今觀論語中如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觀過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蓋是假借用之而學者以其字之爲仁也多曲爲之解予求其說而不得故依漢人例敢以仁人爲通用之文不然則井有仁焉爲仁義之仁果何謂乎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觀人文章

文章雖工而觀人亦自難識知梵志翻著襪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晉唐國朝之文

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予亦謂國朝無文章惟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一篇而已

唐宋文章皆三變末流不免有弊

唐文章三變宋朝文章亦三變矣荆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戶不相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蹈襲然其末流皆不免有弊雖一時舉行之過其實亦事勢有激而然也至今學文之家又皆逐影吠聲未嘗有公論實不見古人用心處予每為之太息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奕言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

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施厥禁主庸臣佞政虐

祚短事佛致然愈特敷衍其辭耳愈以人主無不

欲壽者以此劫之冀從其諫耳不意憲宗之惑深

也愈至潮州上表哀謝憲宗曰合成我得謂事佛

則年代不永誠不可然憲宗自是不善聽諫賈誼

言於文帝曰生為明帝死為明神顧成之廟名為

太宗當天子春秋隆盛之時以死生言之然文帝

不忘也使愈當此時庶其說得行哉然愈所論與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周公無逸之戒大異

東坡作文用事

東坡省試論刑賞梅聖俞一見以為其文似孟子

置在高等坡後往謝梅梅問論中用堯臯陶事出

何書坡徐應曰想當然耳至今傳以為戲予讀坡

應制科試形勢不如德論坡時亦似不曉出處

捫蝨新話卷之五 終

捫蝨新話卷之六

文才類

王勃滕王閣序文有本祖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語當時無賢愚皆以為警絕然予觀庾信馬射賦已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則知王勃之語已有來處然其句調雄傑比舊為勝及觀歐公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亦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岩桂分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相去甚遠

捫蝨新話

卷之六

汲古閣

歐蘇之文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歐公畫錦堂第一句也其後東坡作韓文公廟碑其破題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語句之工便不減前作議者謂歐公語工於敘富貴坡語工於說道義蓋此二句皆即其人而記其事已道盡二人平

生事實如此自非筆端有力那能至是

歐文多擬韓作

韓文重於今世蓋自歐公始倡之公集中擬韓作多矣予能言其相似處公祭吳長文文似祭薛中丞文書梅聖俞詩稿似送孟東野序弔石曼卿文似祭田橫墓文蓋其步驟馳騁亦無不似非但效其句語而已孫樵嘗言自得為文真訣於來無擇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持正得之於韓吏部總其所言似有來處然樵之文實牽強僻澁氣象絕不類韓作而過自稱許嫫母捧心信有之矣吾嘗謂韓氏之墻數仞樵輩尚未能造其藩敢言文乎

捫蝨新話

卷之六

汲古閣

蘇明允辯奸論

辯奸論王司空贈官制皆蘇氏宿憾之言也予聞老蘇初來京師以所著權書衡論投歐陽公一時稱其文章王荆公時已知制誥獨不善之以其文縱橫有戰國氣習屢詆於眾故明允惡荆公甚於

仇讐會張安道亦為荆公所擬明允遂作辯奸論一篇以荆公比王衍盧杞密獻安道而不敢示歐公荆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然當時此論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于南京請為明允墓表遂全載之而蘇氏亦不敢上石諒有愧于其言哉贈官制當元祐初方盡廢新法蘇子由作神宗御集序尚以曹操比之何有于荆公然輕薄子猶擇制中語云使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

捫蝨新話

卷之六

汲古閣

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與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以為比之不足此又誣公矣可以發一笑

蘇黃文妙一世

蘇黃文妙一世殆是天才難學然尚有蹊徑可得而尋東坡常教學者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又或令讀檀弓上下篇魯直亦云文章好奇自是一病學議論文字須取明允文字觀之耳并熟看董賈諸文又云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

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警拔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可作錦觀其所論則知其不苟作不似今之學者但率意為之便以為工也世人好談蘇黃多矣未必盡知蘇黃好處今毛詩國風與楚詞檀弓俱在不知當何如讀曲折處當復何如蘇黃之作又復何如李白曰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也然雖知如是與其遠想頗牧不若暗合孫吳便是蘇黃猶

捫蝨新話

卷之六

汲古閣

在世傳彭乘為翰林學士因況知成都方兩蜀荒歉人民流離況纔度荆門即發倉賑濟上表待罪乘為批答云纔度巉巉之險便興惻惻之情邊帥有乞朝覲者許秋涼即塗乘復為批答曰當俟蕭蕭之後爰堪靡靡之行有王平為侍御史故事拜御史滿百日不言罷為外官平滿百日而未嘗一言眾以為有待而發也一日聞其入劄咸共傾耳意其必用大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辭曰是何穆

若之容忽覩髮如之狀又有楊安國者爲侍講講論語至一簞食一瓢飲乃操俚語曰官家顏回甚窮但有一籬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遽啓曰官家孔子教書也須要錢上大啞之山林之士望翰苑經筵與夫烏府栢臺言事之職不啻如在天上意其文章議論非復人間常語然傳於世者時有此曹乃適足以資林下之一噓而已方知伏獵侍郎杖杜宰相與華

捫蝨新話

卷之六

汲古閣

省名郎錯判坊洲杜若信之矣吾爲乘等援唐人之繆復誦淵明之詩曰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假令乘等尚在聞吾此語亦當一笑

東坡文字妙一世

山谷論東坡文魯直言東坡文字妙一世其短處在好罵耳予觀山谷渾厚坡似不及坡蓋多與物忤其遊戲翰墨有不可處輒見之詩然嘗有句云多生綺語摩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猿吟鶴唳本

無意不知 下有人行蓋其自序如此又嘗自言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肝膽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盡而已而世或記疏以爲怨谷此語蓋實錄也坡自晚年更涉世患痛自摩治盡黜圭角方更純熟故其詩曰我生本強鄙少以氣自擠扁舟到江海赤手攬像犀年來輒自悟留氣下煖臍觀此詩便可想其爲人矣大抵高人勝士類是不能拘俗俯仰其嫚罵玩侮亦其常事但後

捫蝨新話

卷之六

汲古閣

生慎勿襲其軌或當如魯直所言耳然予觀坡題李白畫像云西望太白橫峩崑眼高四海空無人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浣吾足乃敢瞋又嘗有詩曰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濶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且自言我所謂君者自王茂洪之流耳豈謂此等輩哉乃知坡雖好罵尚有事在

蘇子由文

蘇子由著歷代論以牛僧儒李德裕俱為一代之偉人以馮道事四姓九君為非其過庶幾以忠恕格物者至神宗皇帝御集序乃以曹操比而以挽辭曰量書廢典寢則又是秦始皇也不知當時下筆之際意果何在

東坡兄弟議論相反

東坡兄弟文章議論大率多同惟子由文字晚年屢皆加刊定故與子瞻有相反處蓋以矯王氏尚同之弊耳至子瞻易傳論天地之數五十五而太衍之數五十者土無成數無定位者專氣故不持見而子由遂曰此野人之說也則似矯枉太過

秦少游文自成一家

呂居休嘗言少游從東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學西漢以余觀之少游文字格似正此所進論策辭句頗若刻露不甚含蓄若比坡不覺望洋而歎也然亦自成一家

捫蝨新話

卷之六

汲古閣

蔡君謨萬安橋記

蔡君謨作泉州萬安渡石橋記文字極簡古然予謂刺却六字蓋既言其長二千六百尺翼以扶欄矣不當又言如其數而兩之此六字為贅吾叔可用云前稱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以字未穩凡言以者如左氏所謂能左右云也橋之訖功豈可以人意左右之哉予曰似此細看便無全功只如繫指于淵梁空以行是橋皆如此此亦可刪矣

捫蝨新話

卷之六

汲古閣

蘭亭序豈非佳作然天高氣朗不合時景絲竹管絃語又重複故不得入選乃知文章之病古人未免也予因語坐客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懸千金咸陽市門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義之君謨得無多廢金乎眾為一笑

陳表民葉嘉傳

東坡集有葉嘉傳此吾邑陳表民作也表民名元規不及見其人蓋名士也予在中江見朱漕說坡

集和賀方回青玉案卒章有曾溼西湖雨之句人
以爲坡詞此乃華亭姚晉道作也余嘗恨荆公文
字至今無全集蓋前世韓柳文亦必假李漢劉禹
錫編次然荆公嘗云李漢豈知退之者編其文不
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以此語門弟子意有
在焉其文迄無善本坡亦嘗言曾子固編李白集
而無贈懷素草書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格
調卑弱子固號有智識故深可怪此亦坡以自見

捫蝨新話

卷之六

汲古閣

也予觀坡集中如醉鄉睡鄉記之類鄙俚淺近決
非坡作或云坡只有江搖柱傳它皆非是今市書
肆往往增添改換以求速售而官不之禁也雖歐
公集已經東坡纂類至今猶有續添之文況未編
者乎然蜀中亦竟無全本不知其何故也豈一時
門生故無劉李之識抑其家子孫之過

蕭統徐鉉文選文粹之陋

柳子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自壽州刺史臣承恩

而下蓋序也以表爲序亦文之一體也而徐鉉所
編文粹乃錄銘于前而于題下註云并壽州刺史
表于銘後以附見焉此鉉之陋也高唐神女賦自
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蕭統謂之序東坡嘗笑
其陋若鉉者又何足笑之

捫蝨新話

卷之六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六 終

捫蝨新話卷之七

詩類

陶淵明杜子美韓退之詩

文章以氣為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乍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又有味東坡晚年酷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而已韓退之詩出謂押韻之文耳然自有一種風韻如庭楸詩朝日出其東我常常在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常在東偏當晝

捫蝨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日在上我坐中央焉不知者便謂無工夫蓋是未窺古人妙處耳且如老杜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亞枝低此又可嫌其太易乎論者謂子美無數蜻蜓飛上一雙灘鴻對浮沉便有關關雉鳩在河之洲氣象子亦謂淵明藹藹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當與幽詩七月相表裏此殆難與俗人言也子每見人愛誦影搖千丈龍蛇動身撼半天風雨寒之句以為工此與

見富家子弟非無福相但未免俗耳若霜皮濶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便覺氣韻不侔也達此理者始可論文

杜陶二公詩話天成

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際無意于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偃語落日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閒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二詩便覺當時清

捫蝨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景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為可貴

江文通擬古詩

擬古詩難于近似觀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便是淵明具體叔敖復生也自是以來作者衆矣然皆乘漢王之車據仲尼之坐者也或者曰前世有擬古詩未聞有擬古文者予謂退之為樊宗師作墓誌便似宗師與孟東野聯句便似東野而歐公集

中擬轉作者多矣但恨世人未能讀書眼如月隙
罅靡不照耳不然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
也

柳子厚白樂天學陶東坡和陶詩

山谷常謂曰白樂天柳子厚俱効陶淵明作詩而
唯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
樂天學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
得其一要于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
捫蝨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杜詩高妙

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后人詩乃諸
有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人
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
此句也心地初乃莊子不謂游心
詩人無
第一
合氣於漢

之義

杜詩句句可出題目

老杜詩如董仲舒策句句典雅堪出題目餘人詩
非不佳但可出題者終少耳好詩與好句正自不
同

杜子美贈花卿詩

世人讀子美贈花卿詩有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
那得幾回聞之句因誤認花卿爲歌妓者多矣按

捫蝨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花卿蓋西川牙將嘗與西川節度崔光遠平段子
璋遂大略東川故子美復有戲贈花卿歌其卒章
云人道我卿絕代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師當時
花卿跋扈不法有僭用禮樂之議子美所謂蓋微
而顯者也不然豈天上曲而人間不得聞乎

韓退之詩

退之送惠師靈師文暢澄觀等詩語皆排斥獨於
靈似於褒惜而意實微顯如圍碁六博醉花月羅

嬋娟之句此豈道人所宜為者其卒章云方欲斂之道且欲冠其顛於澄觀詩亦云我欲收斂加冠巾此便是勸令還俗也退之又嘗有詩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故作謝自然淮氏子等詩尤為切齒然于華山女詩乃獨假借末句云仙梯難拔俗緣重浪憑青鳥通叮嚀與記夢詩語便不同不知何以得此也

韓退之符讀書城南

捫竅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符讀書城南有少長語本匈奴傳云兒能引子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長猶稍長也

韓退之嘲富兒

韓退之嘲京師富兒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然予觀退之亦未是忘情者退之自有二侍妾名絳桃柳枝張籍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也又嘗有詩云銀燭未燒窻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此豈空飲文字者耶

周朴杜荀鶴詩

處士周朴有能詩名于唐末歐陽公嘗稱朴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之句然此杜荀鶴詩非朴句也見唐風集公言少時見其集今不復傳又言鄭谷詩號雲臺編者今亦不行于世然今市肆實有此集二人唐史皆不為立傳獨朴死巢丘不屈其節自見巢傳中余家有朴詩百餘篇嘗為之序異日當別加搜訪遺逸為全集以傳於世

捫竅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宋太祖皇帝詩語雄健

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國朝江南道徐鉉來朝欲以下勝至誦後主風月詩云云太祖皇帝但笑曰此寒士語耳吾不為也吾微時夜自華陰道逢月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鉉聞不覺駭然驚服太祖雖無意為文然出語雄健如此以予觀李氏據江南全盛時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鑪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

隨步皺家人舞滴金釵酒惡時拈花蕊嗅別院
時聞簫鼓奏議者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
帶葉燒者異矣然太祖一日與朝臣議論不合歎
曰安得桑維翰者與之謀事乎左右曰縱維翰愛
錢太祖曰措大家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
矣以此言之不知彼所謂金爐香獸紅錦地衣當
費幾萬貫此語得無是措大家眼孔乎

歐蘇梅比肩韓孟

捫蝨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韓退之之與孟東野爲詩友近歐陽公復得梅聖
俞謂此事比肩韓孟故公詩云猶喜共量天下事
亦勝東野亦勝韓也蓋嘗目聖俞爲詩老云公亦
最重蘇子美獨稱爲蘇梅子美喜爲健句而梅詩
乃務爲清切閒談公有水谷夜行詩備述其體然
子美嘗曰吾不幸寫字人以比周越作詩人以比
梅堯臣此又可笑

歐公詩訪韓作

韓文公嘗作赤藤杖歌云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
始攜自滇池共傳須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
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極垂所遺此歌雖窮極
物理然恐非退之極致者歐公遂每每效其體作
凌溪大石云山經地誌不可究遂令異說爭紛紜
皆云女媧初煅煉融結一氣凝精純仰觀蒼蒼補
其缺染此緝碧瑩且温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
火爲炮燔苟非聖人親手跡不爾孔穴誰雕刻又

捫蝨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云漢使把漢節西北萬里窮崑崙行經于闐得寶
玉流入中國隨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鑄鑿
無瑕痕觀其立意欲追倣韓作然頗覺煩冗不
及韓歌爲渾成爾公有又石篆詩云我疑此字非
筆墨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胚胎判元氣結
此高崔巍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跡于蒼崖山
祇不與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紫石硯屏歌云
月從海底來行向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萬丈

潭潭中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岩月光水潔
 石瑩淨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
 兩曜分爲三公又嘗作吳學士石屏歌云吾嗟人
 愚不見天地造物之初雖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
 鏘鏘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日
 夜不得閒此三篇亦前詩之意也其法蓋出于退
 之然石屏歌云又疑鬼神好勝憎吾儕欲極奇怪
 窮吾才而洛陽牡丹圖詩又云又疑人心愈巧僞

捫蝨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天欲闢巧窮精微二詩殆是一意自不宜兩用

歐公言古詩

歐公嘗言古詩中時作一兩聯屬對猶見工夫觀
 公內制集序云若天涼竹簟之暑風曝茆簷之冬
 日睡餘友枕念昔平生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乃知
 公不獨用之于詩也予三復此語併誦淵明歸去
 來辭云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
 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

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
 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
 傲審容藤之易安又云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
 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
 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因思乎
 文中時復作四言句相間錯成文又益奇也

山谷言詩

捫蝨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山谷嘗言作詩正如作雜劇初如布置臨了須打
 諢方是出場予謂雜劇出場誰不打諢只難得切
 題可笑也山谷蓋是讀秦少章詩惡其終篇無所
 歸故有此語然東坡嘗有對賜御書詩曰小臣願
 對紫微花試草尺書招贊□秦少章一見便曰如
 何一說到這裏少章之意蓋謂東坡不當合闌然
 亦是不會看雜劇也據坡自註云時熙河秋獲鬼
 是日涇源復秦夏賊數十萬人皆遁去故其詩
 云莫言美墨數行書須信時平由主聖犬羊散盡

沙漠空捷鋒夜到甘泉宮似閒指揮築上郡已覺
談笑無西戎乃知頗詩意自有在

山谷論淵明詩

山谷嘗言觀淵明責子詩想見其人愷悌慈祥戲
誰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也而淵明
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然老杜云
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用挂懷
抱如山谷所云則杜公猶自未能免俗何耶

捫蝨新話

卷之七
十一

汲古閣

東坡山谷詩可謂畫本

東坡畫梅有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此便是坡作
一竹梅圖但未下筆耳每詠其句便如行孤山籬
落間風光物采來照映人應接不暇也近讀山谷
文字云適有人以桃杏雜花擁一枝梅見惠谷爲
作詩不知惠者何人然能如此安排亦是不凡正
如市倡東塗西抹忽見謝家夫人蕭散自有林下
風采益復可喜竊謂此語便可與坡詩對畫作兩

幅圖子也戲錄于此將與好事者以爲畫本

東坡秦少游周美成詩

東坡藏春塢詩有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
屨中之句其後秦少游作俞待制挽詞遂云風生
使者旌麾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人已謂其依倣大
甚今人只見周美成蔡相生辰詩云化行禹貢山
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相傳競以爲佳不知前輩
已疊用之矣人之易欺如此

捫蝨新話

卷之七
十二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七

終



捫蝨新話卷之八

詩類

東坡贈劉丈文與可

東坡居吳中久頗熟其風土嘗作詩云荷盡已無
擎雨葢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
橙黃橘綠時論非吳人不知其為佳也坡又嘗作
文與可洋州園池詩云溶溶春巷漾晴暉蘆筍生
時柳絮飛不見江南三月裏詩集作還有江南風物否桃花流
水紫魚肥橙蓋鱸膾桃花肥紫似此景致亦豈北
人所有

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東坡西湖詩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
濃抹也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西湖好處公又
有詩曰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桃清似眼予謂
此詩又是為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
識西湖但看此詩

東坡詩用事多誤

東坡詩用事多有誤處魏國夫人夜遊園詩云當
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陳後主張貴妃
名麗華韓擒虎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
侯有潘淑妃初亦名麗華也東坡梅花絕句云月
地雲堦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
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
侯用之坡又有詩云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
池乃是扁鵲又詩云俄令司馬能饒石奈有中郎
解摸金而袁紹檄曹操蓋云發土中郎摸金校尉
又詩云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諸遂
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也此類非一益
惟大方可濶略餘人正不可學

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呂居仁秦少游詩

呂居仁嘗有一絕云胡虜那知鼎重輕摘胎元自
誤公卿襄陽耆舊推龐老受禪碑中無姓名復有

人題於館驛壁上仍注其下云此呂本中嘲厥祖之作見者無不大笑蓋呂之父嘗聯名立偽楚故也近王會出守吳興其甥秦伯陽以詩送之卒章云飽聞東老榴皮字試問溪頭鶴髮翁自註云事見東坡詩按坡集言呂洞賓嘗以石榴皮書字於湖州東老之壁故后山詩云至用榴皮緣底事中華君豈不中書其意不能無諷議也今秦公乃指坡此詩爲出處無乃亦嘲厥祖乎茲可以絕倒按此

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陳後山非東坡詩

梅聖俞河豚車螯詩

梅聖俞河豚詩云但言美無厭誰知死如麻歐公食車螯詩亦云但知美無厭誰謂來甚遐便覺牽強不似梅詩爲切題

王荆公晚年極精巧

荆公晚年詩精巧如云木落山林成自獻潮回洲渚得橫陳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

類皆琢句工夫然論者猶恨其雕刻太過公嘗讀杜荀鶴詩云江湖不見飛禽影岩谷惟聞折竹聲改云宜作禽飛影竹折聲又王仲至試館職詩云日斜奏罷長楊賦閒拂塵埃看畫墻公爲改云奏賦長揚罷云如此詩捷此是一癖

陳簡齋墨梅詩

客有誦陳去非墨梅詩于予者且云信古人未曾道此予誦其一曰潔白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

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春歸相逢京落渾依舊只是緇塵染素衣世以簡齋詩爲新體豈此類乎客曰然予曰此東坡句法也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堦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簡齋亦善奪胎耳簡齋蠟梅詩曰奕奕金仙面排行立晚晴殷勤夜來雪少住作珠纓亦此法也

畢狀元贈子山詩

畢狀元漸使福建日嘗按部過羅原時南華翁林

子山致仕居南華洞年已八十餘以詩逐之有當年春榜首傳名對御如君有幾人之句畢公和贈之多所獎借其詩曰兒童聞說子山名將謂先生是故人海上偶經仙洞府岩前猶見玉精神南華久徹逍遙夢兜率重來自在身攜得新詩天上去不教辜負到全閩人言畢狀元眉目如畫詩詞亦自清拔予兒時人多誦此詩至今父老猶能誦之真佳句也今青瑣集中多載當時諸公贈子山詩

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而獨無此篇故記於此以補青瑣之闕

林子山詩

林子山詩中亦多佳句其自敘過門人指朝郎宅入室渾如野老家人皆許其有隱者之致然輕薄子猶誦其出山詩云尺書中夜至清曉即揚鞭人謂子山三詔不起於是聞者莫不絕倒

王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

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

曰李白詩詞迅快無疎脫處然其識汗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予謂詩者妙息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氣當遊戲萬物之表其於詩寓意焉耳豈以婦人與酒敗其志乎不然則淵明篇篇有酒謝安石每遊山必攜妓亦可謂之其識不高耶歐陽公文字寓興高遠多喜為風月閒適之語蓋效太白為之故東坡作歐公集序亦云詩賦似李白此未可以優劣論也黃魯直初好作艷歌小詞道人

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法秀謂其以筆墨誨淫於我法中當墜泥犁之獄魯直自是不甚作以魯直之言能誨淫則可以為識汗下則不可

東坡論盧全馬異杜默詩

東坡嘗言作詩狂怪至盧全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之歌詩坡以為山東學究飲村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尚足言詩乎予聞慶曆中京師有民自號豁達李老者每好吟咏而詞

多鄙俚故予亦戲謂作詩平易至白樂天杜荀鶴
極矣若更淺近又是豁達李老

詩指物有優劣

詩中有俱指一物而下句不同者以類觀之方見
優劣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
少插茱萸子美云好把茱萸仔細看此三句皆言
茱萸而杜當爲優又如子美云魚吹細浪搖歌扇
李侗云魚搖清影上簾櫳韓偓云池面魚吹柳絮

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行此三句皆言魚戲而韓當爲優又白公云梨花
一枝春帶雨李賀云桃花亂落如紅雨王勃云朱
簾暮捲西山雨此三句皆言雨而王當爲優學詩
者以此求之思過半矣

詩有四兩句優劣

予與林邦翰論詩及四兩字句邦翰云梨花一枝
春帶雨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不似朱簾暮捲西
山雨多少豪傑予因謂樂天句似茉莉花王勃句

似含笑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蒼菊花而
王荆公以爲總不似院落深沉杏花雨乃似關提
花邦翰撫掌曰吾子此論不獨詩評乃花譜也

詩有格高韻勝之辨

予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見
林倅於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
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
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子聽之
矍然若有悟自此讀詩須進便覺兩眼如月盡見
古人旨趣然恐前輩或有所未聞

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冷齋夜話誕妄

予嘗疑山谷小詞中有和僧惠洪西江月一首云
日側金盤墮影雁回醉墨書空君詩秀絕雨匆匆
相見衲衣間擁蟻穴夢回人世楊花踪跡風中莫
將社燕等秋鴻處處春山翠重意其非山谷作後
人見洪載于冷齋夜話遂編入山谷集中據夜話

載洪與山谷往返諸話甚詳而集中不應不見此詞亦不類山谷辭真屬作也後讀魯公所編皇宋百家詩選乃云惠洪多誕夜話中數事皆洪嘗詐學山谷作贈洪詩云韻勝不減秦少觀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見其體制絕似山谷喜曰此真舅氏詩也遂增置豫章集中然予觀此詩全篇亦不似山谷體製以此益知其妄

僧病可瘦推詩太清

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子嘗與僧惠空論今之詩僧如病可瘦權皆能詩然嘗病其太清予因贈東坡陸道士墓誌坡嘗語陸云子神清而骨寒其清足以仙其寒足以死此語雖相法其實與文字同一關捩蓋文字固不可俗亦不可太清如人太清則近寒要非富貴氣象此固文字所忌也今觀二僧所謂其清足以仙其寒亦足以死者也空云吾往在豫章從李商老遊一月一論至可師處商老曰可詩句句是廬

山景物詩 廬山不知常道語等亦以為有太清之病予笑謂空商老此論毋乃暗合孫吳耶

謝庭詠雪詩

撒鹽空中此未雪也柳絮因風起此鷲毛雪也然當時但以道韞之語為工予謂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霰即今所謂未雪耳乃知謝氏二句當各有謂固未可優劣論也東坡遂有柳絮才高不道鹽之句此豈是且圖對偶親切耶

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八 終

捫蝨新話卷之九

詩文類

文中有詩詩中有文

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世傳以為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元暉曰好詩圓美流暢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

捫蝨新話

卷之九

汲古閣

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前代作者皆如法吾所謂無出韓杜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退之之書記觀其鋪張收放字字不虛但不肯入韻耳或者謂其始自甲乙非也以此知杜詩韓文闕一不可世之議者遂謂子美於韻語不堪讀而以退之之詩但為押韻文者是果足為韓杜病乎文中有詩詩中有文當有知者領于此語

韓文杜詩用字有來處

文人自是好相採取韓文杜詩號不蹈襲者然無一字無來處乃知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能者時復暗合孫吳耳大抵文字中自立語最難用古人語又難於不露筋骨此除是倒用大司農印手段始得

李杜韓柳有優劣

唐世詩稱李杜文章稱韓柳今杜詩語及太白處

捫蝨新話

卷之九

汲古閣

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類一篇意頗輕甚論者謂以此可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濶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然學者至今但雷同稱述其實李杜韓柳豈無優劣達者觀之自可默喻

孫樵文白樂天黃魯直詩

黃魯直詩本規模老杜至今遂別立宗派故謂當仁不讓也若乃學退之而不至者為孫樵學淵明而不至者為白樂天則不謂減師半青也

陳后山學文於南豐學詩於山谷

陳后山學文於曾子固學詩於黃魯直嘗有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然此香獨不為魯直何也

歐公變文格而不能變詩格

捫蝨新話 卷之九 汲古閣

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唐人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荆公蘇黃輩出然後詩格極於高古

詩詞類

唐末詩體卑陋小詞奇絕

唐末詩體卑陋而小詞最為奇絕今人盡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嘗以唐花間集當為長短句之宗

詩四六類

以文體為詩四六

始以文體為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為四六自歐陽公

詞曲類

蘇東坡木蘭花小詞

東坡集中有減字木蘭花詞云鄭莊子好客容我樽前時墮情落筆生風籍甚聲名 我公高山白

捫蝨新話 卷之九 汲古閣

早瑩雪肌膚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人多不曉其意或云坡昔寓京口官妓鄭容高瑩二人侍宴坡喜之二妓間請於坡欲為脫籍坡許之而終不為言及別二妓之船所懇之坡曰爾但持我此詞以往太守一見便知其意蓋見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也此老真爾狡獪耶 王元澤小詞 世傳王元澤一生不作小詞或者笑之元澤遂作

倦尋芳慢一首時服其工其辭曰露晞向曉簾幙
風輕小院閒畫翠逕鶯來驚下亂紅鋪繡倚危墻
望高榭海棠經雨胭脂透算韶華又因循過了清
明候倦遊宴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攜手恨被
榆錢買斷兩眉長皺憶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
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此詞甚佳今人多
能誦之然元澤自此亦不復作

書畫類

捫蝨新話

卷之九

汲古閣

畫工善體詩人之意

唐人詩有嫩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
句聞舊時嘗以此試畫工衆工競於花卉上粧點
春色皆不中選惟一人於危亭縹緲綠楊隱映之
處畫一美婦人凭欄而立衆工遂服此可謂善體
詩人之意矣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因指妃子謂
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而當時語云上宮春色
四時在目蓋此意也然彼世俗畫工者乃亦解此

耶

顧愷之張長史書畫

顧愷之善畫而人以為癡張長史工書而人以為
顛予謂此二人之所以精於書畫者也莊子曰用
志不分乃凝於神

王右軍蘇東坡字

王右軍書本學衛夫人其後遂妙天下所謂風斯
在下也東坡字本出顏魯公其後遂自名家所謂

捫蝨新話

卷之九

汲古閣

青出於藍也

歐陽永叔蔡君謨論硯書皆不同

歐陽公論硯以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以紫石為
上歛石出龍尾溪堅勁多發墨其石理微倉以手
摩之索索有鋒銛者尤好也而蔡君謨乃曰端石
瑩潤惟有鋒銛者尤佳極發墨歛石多銛惟膩理
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二公議論如此然
予觀二公論書亦自不同不獨論硯也歐公愛柳

公權書亭重碑謂傳模者能不失真而鋒銛皆在
至於陰符經序則君謨以為柳書之最精者尤善
藏筆鋒也二說正相反以此言之況夫文章豈有
定論耶

前代碑額先挂後書碑石先立後刻

前世碑額必先挂而後書碑石必先立而後刻魏
凌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即日皓首此先挂之驗也
今則先書而後挂唐吐突承瓘欲立石紀功德李
淵新話卷之九 汲古閣
絳上言請罷之帝悟命百牛倒石此先立之驗也
今則先刻而後立

識類

識緯害經

五經正文多引識緯反害正經皆可刪歐陽公昔
嘗有劄子論其事今三國志註多引神怪小說無
補正史處亦可刪

東坡詩識

東坡遊金山寺詩云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
江入海松醪賦亦云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雲
濤人以坡此語為晚年高遷之識坡又嘗贈潘谷
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潘後數
年果因醉赴于井中跌坐而死人皆異之坡固不
獨自識且又識殺潘谷耶

漢光武唐武宗信圖識受錄

光武却祥瑞不受而信圖識武宗除去浮屠而躬
受道家之錄此與招一放一何異

新話

卷之九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十

聖賢類

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

孟子所序三聖世多泥於文而不知其意王荆公曰伊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三人者皆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不免有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之弊極於天下矣故孔子

捫蝨新話

卷之十

汲古閣

出而後聖人之道大全而無一偏之患蘇子由獨以為不然曰孔子嘗言此三人矣或謂之仁人或謂之賢人未聞以聖人而許之者其敘逸民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尚足以為聖人乎且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春秋之世士方以功利為急孰謂其多退而寡進而有伯夷之弊此皆妄意聖人耳予謂此說足以正荆公之失而未盡孟子之意孟子曰伯夷聖之

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此

假義設辭也蓋孟子謂任與清與和此三者士君

子為行之大槩也士君子之行未至於聖人則必

有所偏偏則此三者必居其一矣夫以天下庸庸

之人多因乎流俗而不能自立也士君子於此三

者苟得其一則亦可以自見於世故假此三人者

以顯其義然而不免有所偏非全德也故復假孔

子以終其說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以為士君子必

捫蝨新話

卷之十

汲古閣

如孔子然後謂之全德否則獨行一介之士而已此孟子願學之意也又安有矯弊之說彼孟子又豈以三子為足與孔子並而稱聖乎予故曰此孟子假義設辭明矣

伯夷柳下惠孟子文中子

孟子嘗以伯夷柳下惠為聖人王荆公復以孟子為聖人雖要推尊孟子然不必如此立論也予觀文中子設教自比孔子而李翱至以其書比之太

公家教則又似貶抑太過要之皆非至論也

孔顏孟之辯

孔子所言說自己之事孟子所言說聖人之事此孔孟之辯顏子氣厚孟子氣雄此顏孟之辯

孔子曾子之說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孔子未死前自作行狀也曾子曰君子

捫籥新話

卷之十

汲古閣

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曾子臨終時說傳法偈也

孟子賈生之法不及孔子

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而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不如賈誼曰主上遇其臣

如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然誼猶有未盡者不如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然則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然則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何至以犬馬官徒自爲乎

異端類

楊墨許行西晉餘習

楊墨之道昉於師商許行之學兆於樊遲西晉之

捫籥新話

卷之十

汲古閣

餘習基於原壤

儒釋類

儒釋迭爲盛衰

世傳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公曰豈無又有過孔子上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

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其後說與張天覺天覺撫
几歎賞曰達人之論也遂記案間予謂馬大師等
在孔子上下今不必論然自馬大師之後釋門又
復淡薄收拾不住絕無一人何也豈其復生吾儒
中乎近世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范蜀公皆不喜
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行之所成就真儒法也
豈復在馬大師下乎吾以是知儒釋二者殆迭爲
盛衰不知歐公後數十年當復生釋氏中未可知

捫蝨新話

卷之十

汲古閣

也方當吾儒生聖賢之時要不可使邪說詭服者
得以自肆可也雖然吾豈與今世脫空謾語者較
其上下耶惜荆公不聞此語

老氏類

唐武宗李德裕深信道家之說

李德裕云嘗於便殿對武宗言及方士上曰宮中
無事以此遣悶耳予切疑非武宗之言按唐紀會
昌五年正月作仙臺於南郊六月作望仙樓於神

策軍至八月遂大毀僧寺復僧尼爲民顧其行事
如此豈但遣悶而已會昌之政德裕內之其深信
道家之說恐非但武宗之意予讀會昌投龍文見
武宗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炎上真
人而德裕茅山三像記則自號上清玄都大闕三
景弟子蓋其君臣相倣所爲如此於是知解悶之
語實一時飾說耳德裕誠恐天下後世議已故以
此歸咎於其君者不然則德裕於此不容無說德

捫蝨新話

卷之十

汲古閣

裕誠有意於諫何不以憲宗之事告之憲宗時李
絳等嘗盛夏廷對帝汗浹衣絳等欲退帝曰宮中
無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等講天下事乃其樂也
武宗解悶得無有講天下事以爲樂者乎吾故以
爲德裕實托此語以歸咎於其君者不然則德裕
亦可謂不善補闕者矣

唐武宗受錄見前卷

佛氏類

學佛者不知孔子

予讀僧寶傳見南昌潘延之嘗與英邵武同遊西山夜宿雙嶺因語英曰龍潭見天皇時節宜合孔子英曰子何以驗之曰聞龍潭在天皇座下日久未蒙發藥一日啓曰弟子服膺師問非不盡心卒未聞一言之賜願丐慈悲天皇曰十二時中何嘗不告汝汝擎茶來我爲汝接汝行食來並爲汝受汝問訊我舉手負汝何事潭於言下有契孔子曰

捫籛新話

卷之十

汲古閣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豈不然哉英曰楚人以山鷄爲鳳凰人以爲笑不意吾子此論似之潘遂休去予謂學佛者知佛而不知孔子其以孔子爲山鷄佛爲鳳凰固無足怪復讀萬善同歸論見壽禪師云孔子老子皆是菩薩化身孔子乃儒童菩薩老子乃迦葉菩薩忽念英師所言不覺失笑因戲語學佛者曰奈何反令爾鳳化爲山鷄乎其人無以

佛家悟入

學道之士未聞有自儒書入者或者以爲此治世語言非道蹟徑彼宗門建立要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乃能啓悟學者作將來耳目子以爲不然世尊在日有比丘鈍根無多聞性佛令誦苾芻二字旦夕誦之言苾芻則已忘苾芻則已忘苾芻每自尅責繫念不休忽一日能言曰苾芻於此大悟得無礙下中使學者用心能如誦苾芻則雖笑跳擊竹豬肉滿案猶可以悟而況治世語言乎

捫籛新話

卷之十

汲古閣

讀楞嚴經語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意甚妙惜夫當時弟子無能發問者故未盡夫子之意予讀楞嚴經波斯匿王問佛言我昔未承諸佛誨教見迦旃延毘羅胝子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爲涅槃我雖值佛今猶狐疑云何發揮証知此心不生滅

地佛告大王汝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不朽爲復變壞王言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我觀現前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消殞決知此身當從滅盡佛言汝今生齡已從衰老顏貌何如童子之時王言世尊我背孩孺膚腴潤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而今顏齡迫於衰耄形色枯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殆將不久如何見比克盛之時佛言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頓朽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

捫蝨新話

卷之十

汲古閣

知汝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大王汝年幾時見恆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攜我謁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卽知是恆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知六十日月歲時年年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恆河與昔同時觀河之見有童耄否王言不也世尊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嘗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以彼未伽梨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王聞此言信知身後捨生趣生得未曾有予以此語足盡夫子之意蓋孔子說前段佛說後段合是二說其意乃全

捫蝨新話

卷之十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十

終

捫蝨新話卷之十一

佛氏類

楊次公佛印語

楊次公道號無爲子一日見金山佛印禪師佛印問其說次公曰我生無爲軍故自稱無爲子佛印曰公若生廬州則自稱廬子乎佛印滑稽如此近佛某和尚有弟子自言因看庭前柏樹子話頭有省遂自號柏樹徑山杲聞之笑曰使其因乾屎撮捫蝨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話亦自號乾屎耶此尤可笑

李翱學佛

李翱親從韓退之遊而學佛自若也今之讀韓文者則皆闢佛老然公自言籍湜輩屢叛其教而獨不及翱此又何也

李翱問藥山語

李翱問藥山如何是道藥山以手指上下翱不會山云雲在天水在瓶子始讀此而悟中庸剪飛屐

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之文

韓文公參大顛

韓文公在潮州與僧大顛往還今集中有與大顛書三首世以爲非是予讀宗門統要初憲宗迎佛舍利入大內供養夜放光明早朝宣示羣臣皆賀陛下聖德所感惟文公不賀上問羣臣皆賀惟卿不賀何也文公奏微臣嘗看佛書見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神龍護衛之光上問公如何是佛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光文公無對因以罪謫出至潮州遇大顛公問和尚春秋多少顛乃提起數珠示之云會麼公云不會顛云晝夜一百八文公歸宅怏怏而已夫人問侍郎情思不懌復有何事遂舉前話夫人云何不進問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公明日凌晨遂去纔到門首乃遇首座云侍郎入寺何早公云特去堂頭通話座云堂頭有何言句開示侍郎公舉前話座云侍郎怎生會公云晝夜一百八意旨何如座

乃叩齒三聲公至堂頭復進前話晝夜一百八意
旨如何顛亦叩齒三聲公云信却佛法一同顛云
見甚道理乃云一般公云適來門首接見首座亦
復如此遂喚首座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否座云
是顛遂打首座趕出院文公一日復白大顛曰弟
子軍州事多佛法要省處乞師一句顛良久文公
未會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聲顛云作麼平
云先以定動然後智拔公乃領謝三平云和尚門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個入處觀與大顛往還
事迹如此今史傳但載公論佛骨而不知其始對
佛光已自不合上意其實未知佛法大義旣見顛
師遂有入處而世復以公答孟簡書爲疑以公與
大顛遊是與文暢意義等無異非信其道也予謂
顛古尊宿非二師比況聞文公論佛骨來使文公
不見則已見之必有以啓悟公者今觀大顛與首
座侍者三人互相引法皆迴絕言議之表所謂爲

上根者說大乘法因果報應文字語言固不論也
今世所傳韓退之別傳乃一切倚撫昌黎集中文
義長短以爲問答如市俚稽較然彼欲以伸大顛
之辨而抑文公不知公於大顛所以相與開示悟
入蓋如此予欲學者盡見文公始末故備錄于此
雖然答孟簡書公應不妄作必有能辨之者

黃山谷五觀

山谷嘗約釋氏法作士大夫食時五觀此古人一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飯不忘君終食不違仁之意近時士大夫乃多効
浮屠家以鉢盂而食之時謂之衣鉢無乃好奇之
過

天堂地獄

傅奕與蕭瑀論佛瑀曰地獄正爲是人設耳張唐
卿著唐史發潛遂曰蒼天之上何人見其有堂黃
泉之下何人見其有獄然予觀國史補李肇云天
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如此則又何必較其有無耶

佛老類

韓退之闢佛老

退之原道闢佛老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於是
儒者咸宗其語及歐陽公作本論謂莫若修其本
以勝之又何必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也哉此論
一出而原道之語幾廢予觀魯直所云毘盧遮那
宮殿樓閣克遍十方普入三世於諸境界無所分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別彼又安能廬吾居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
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無我無人無
佛無衆生彼又安能人吾人耶然儒者猶云我不
讀佛書安用如此語由是讀者笑之予聞釋氏之
論曰欲破彼宗先善彼宗故佛在世日西域有三
十六種外道每種各以其藝咸來難佛佛固晏然
不動聲色卽以彼藝還與之較皆出其上於是外
道藝窮乃始揚佛今之與佛老辨者皆未嘗涉其

流者也乃欲以一已之見破二世之宗譬如與人
訟初不置詞曲直所在而曰吾理勝其誰肯信之

神仙類

王烈遇石髓

晉人虛無類多欺誕予觀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以
餉嵇叔夜夜視之則已爲石矣然抱朴子云石中
黃子所在有之近水之山有多在大石中其石嘗
溼潤不燥打石見之赤黃溶溶如鷄子之在殼者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便飲之不爾便堅凝成石也據此與王烈所謂石
髓何異恐所得者只是此耳按仙經神山五百年
一開石髓出飲之者壽與天地齊故東坡因謂康
當時杵碎或楷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然
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也晉人固好奇無實而
坡復以仙經爲信無乃一徑庭耶

出沈存
中筆談

韓退之服硫黃

韓退之譏服食必死而自餌硫黃親見大顛而後

作答孟簡書似無持操者或者戲曰退之但立教而已可盡信之此又可笑

學校類

崇觀太學三舍之弊

崇寧大觀徽宗年號

崇觀三舍一用王氏之學及其弊也文字語言習尚浮虛千人一律嘗見人說當時京師優人有致語云伏惟體天法道皇帝趨時立本相公惟其所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太學生陳東歐陽澈黃作詹淵

予聞靖康初金人犯闕太學陳東伏闕上書乞斬四凶六賊乞用李綱頃刻間不期而會者數萬人其後汪伯彥為相惡之東與歐陽澈皆死論者謂陳東歐陽澈詐仙得仙可一笑也自秦太師死朝廷擢用楊鵬舉中丞沈該左相又起周舍人葵于冗散除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士子翕然歸重又

兼權給事中因有所封駁楊中丞不喜遂言罷之是歲紹興二十六年三月也於是太學生黃作等三百餘人叩都堂乞留周祭酒宰相又惡之黃作與詹淵並送五百里編管黃作台州詹淵池州論者又謂昔伊尹負鼎于湯得為商相而和逢堯負鼎于武后遂流莊州唐太學生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詣闕留司業陽城柳子厚貽書贊美令黃作詹淵乞留周祭酒而得編管則又求死不得死也於是聞者為之絕倒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用人類

堯試鯀為舜設

堯之試鯀為舜設也按堯典言鯀方命圯族而楚辭亦云鯀悻直以亡身則其為人必剛愎好勝者也堯將以天下而與之剛愎之人知鯀之剛愎好勝必有異議於是舉而試之俟其久而無功自當退聽此堯之意也夫鯀以九年之久績用弗成而

舜之試也三載乃底可績蓋不如是則不足以服其心或謂當時在廷之臣未有及鯀者堯方以洪水為急故不得已而試之使果堯以洪水為急豈得俟九年而不問乎

設官類

國朝始置通判

國朝始置通判謂之監州往往與知州爭權錢昆少卿家世餘杭之人嗜蟹嘗求外補或問欲何郡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昆曰但得有蟛蟹無通判處可矣聞者以為笑予按太唐傳載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飲酒因話平生愛尚及憎怕者工部員外周愿獨曰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虫此事始得一對

立法類

王荆公新法新經

見第一卷

王荆公免役法

荆公免役法是分兵民之意也至今利之元祐用

事之臣一旦盡廢新法而獨於役法數年而不能定彼欲盡改荆公所行非於此獨有惜也豈亦知其利而強為是紛紛耶大抵宣王之法如封建井田肉刑民兵非不善也但法一壞之後便不可復周禮至穆王時已自不行今呂刑之書可見已唐太宗府衛法至德宗時與李泌議復之亦不能也而況後世乎然迂儒泥古者至今猶持之論兵民法差役不亦謬乎予以為今之用事者倘以生民為念當併罷保正副而專用者壯方盡免役之利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十一 終



捫蝨新話卷之十二

人才類

人才有長短

后山居士言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子瞻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此論得今人之短宋尚書云老子道德經為至言之宗屈平離騷經為詞賦之宗司馬遷史記為紀傳之宗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地此論得古人之長雖然要不可偏廢論人者無以短而棄長亦無以長而護短自論則當於長處出奇短處致功或問霍王長於處事劉元平答曰無長聞者不解元平曰人有短而後見長若王無所不備何以稱之此誠是然此等人難得

西門豹宋均優劣

西門豹為鄴令投巫姬弟子三老於河而吏民不敢復為河伯娶婦宋均為九江太守下書令民為

唐后二山娶百姓男女為公姬者皆娶巫家於是遂絕此二事者皆一時詭以濟事雖若非優而實中其病故其事遂止然竊謂豹投巫姬三老不若均之下書不動聲色而自然禁止均之術當優於豹也然予觀陳氏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之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古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則吾故以二人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此事與均令娶巫家事同豈均暗合孫吳耶抑亦蹈其故智餘論乎予觀唐太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銳朱陽縣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事不切事情罷官度為道士而蕭瑀好奉佛亦令出家孔武仲曰如使佞佛者為僧諂道者為道士則士大夫為異論者息矣此亦投巫姬等之遺意

王沂公李順之優劣

艾慎幾嘗爲予言咸平中王沂公狀元及第日嘗於佛寺供僧一年人以爲難近逮建炎初李順之廷對第一以爲離亂之後亦於揚州僧寺特施錢二緡轉大輪藏欲爲陳亡戰士追福由是聞者笑之謂其所欲者奢也予謂李公平生滑稽玩侮無所不至乃欲以二千錢爲陳亡追福便可想見其爲人然王李優劣於是可見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人事類

寶灌田蚡罵坐

讀寶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鍾會鍛王徽之觀竹

吾嘗語吾兄子丞昔嵇康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下鍾會往造焉康不爲理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又王徽之聞吳中士大

夫家有竹欲往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笑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此兩人者便是會禪矣子丞喜談禪故以此戲之子丞徐曰原壤夷侯孔子以杖叩其脛此杖豈非是德山棒乎子遂把一界云是孔子杖是德山棒

東坡行脚僧

東坡嘗言見今行脚僧但喫些酒肉耳予謂坡不獨是行脚僧乃苦行僧也坡蓋自謫黃州後便見學道工夫晚年筆墨挾海上風濤之氣益窮益工則苦行僧又不是也

徐邈中聖人

魏武帝方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沉醉從事趙逢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逢白之武帝帝怒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酒客謂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慎偶飲言耳邈遂得免郭璋截君角徐邈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中聖人可并案也

山谷言士大夫不可俗

山谷嘗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曰難言也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予謂山谷言固佳要未盡俗人之狀曰平日無佳論而臨事好造作此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事機類

漢楚得失之機

漢高帝與諸將論漢所以得天下與項羽所以失天下自謂能用三傑而項羽不能用范增故得失異以予考之亦在得機失機耳漢之初王南鄭也思忠徇之士聽韓信計決策南向此一機也及割

鴻溝漢王欲西歸聽良平諫因楚兵罷食盡而取

之此二機也惟此二機不失所以得天下彼項王

不入關而北救趙初失一機故漢得以入秦及項

王聞漢已并關中大怒信張良遺書以故無西意

而北擊齊又失一機故漢得以入彭城自此與漢

相持成皋廣武間勝負雖足相當而漢終斃項羽

垓下蓋其得失之機已判久矣就使項王能用范

增亦不過勸羽殺漢王而已何益於勝負之計乎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功過類

柳子厚功過

予讀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未嘗不憐其志也伍叔文雖小人而子厚欲因以行道故以就桀自比然學者至今罪之按順宗實錄帝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天下事皆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為之內主韋執誼行之於外又云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

唱和採聽外事此其朋黨之跡也其專權竊柄誠為可罪然予觀順宗卽位未幾而首貶李實次罷宮市次禁毋令寺觀選買乳母次禁五方小兒張捕鳥雀橫暴閭里次停鹽鐵使進獻次出後宮三百人次用姜公輔蘇弁為判史進陸箕鄭餘慶韓皋陽城赴京師次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繼罷關中萬安監不數月間行此數事人情大悅雖王政何以加此豈非子厚等為之歟而世不知察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劉道原能自攻其過

予嘗愛劉道原能自攻其過云平生二十失佻易辦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況古非今不達時變凝滯少斷勞而無功妄自標致擬倫勝已疾惡太甚不恤怨怒事上易簡遇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恤舊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隨眾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推不避禍議論多譏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刺論事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眾毀譽事非憂慮而憂患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此二十失者予亦有之其最甚者佻易辦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凝滯少斷勞而無功疾惡太甚不恤怨怒直語自信不遠嫌疑求備於人不恤怨咎臧否品藻不掩人過交淺言深戲謔不知止臨事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眾毀譽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道原又云有十八蔽

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疎濶劇談而不辯慎密而漏
言尚風義而離礙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
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進儉嗇而
徒費欲速而遲鈍識暗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
放縱而拘小禮樂易而多憂好動而惡靜多思而
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爲人所欺此十八蔽者予亦
有之其中有可自怨者智小而言大言疎濶而實
無謀賓客滿座而不喜談辨與人寡合而未嘗異
擗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議遇喜而不自樂多難而不憂率爾動靜而未嘗
有意以無息故處事多忤以無疑故數爲人所欺
其最可自責者尚風義而離礙不畏強禦而無勇
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予每以此自攻其過亦
知道原遇事未嘗不悔旣悔復然亦不知其所以
然也

吳處厚論相法

予又嘗愛吳處厚能論相云心相有二十六善夫

人嘗言意氣求官自如此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
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分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
常行陰德事方便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
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逐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
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
三也夜臥不使睡著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十五
也不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作事周
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不毀

擗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善善惡二十一也濟急難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
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爲事衆人用之二
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
二十七也語有敘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
十九也常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
方圓隨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飢
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竭力救難
三十六也三十六善全者位極人臣壽考永終不

全則福禍相半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者
令佐之官具五者亦須大富此三十六善者予不
敢謂全有亦不敢謂全無有之固非難事無之實
為累德予故嘗以二十失十八蔽自攻其過以後
三十六善自飾其明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十二 終

捫蝨新話卷之十三

見識類

孔子登東山泰山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所登愈高
所見愈大天下之理固是如此雖然孔子豈但登
泰山而後知天下之小哉此孟子所以有感於是
也東坡嘗用其意作廬山詩曰橫看成嶺側成峯
遠近看山總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
山中知此則知孔子登泰山之意矣無為楊次公
嘗奉使登泰山絕頂雞一鳴見日出由是而言則
世之不見日者尚多也

周公晉惠帝語

周公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
此古今天下一人也晉惠帝問飢民曰何不食肉
糜此亦古今天下一人也

陶淵明不見督郵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陶淵明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
淵明曰安能爲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卽日解
印綬去近歐陽公方與客披襟酣飲次忽外白有
客公遽著帽見之坐客曰何不呼入來公曰此俗
人也不可以吾輩禮待之世多怪二公之賢而用
處相反如此予謂淵明不肯束帶見鄉里小兒所
謂眠不著砂歐公必著帽見俗人乃是泥亦有刺
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蓋梅至北方則變而成
杏今之江湖二浙四五月間梅欲黃而雨謂之梅
雨轉淮而北則否亦地氣然也語曰南人不識雪
向道似楊花然南方楊實無花以此知北人不但
不識梅而且無梅南人不但識雪則亦不識
楊花矣予聞閩中人不識蟳蟹人有得一乾蟳蟹
者或病則掛之門其病遂愈沈存中曰不但人不
識鬼亦不識也

天下無定境亦無定見

天下無定境亦無定見喜怒哀樂愛惡取捨山河
大地皆從此心生此心在焉則管蒯不可以代置
糟糠不可以下堂是未嘗有正色也心不在焉則
鼓吹不及池蛙絲竹不如山鳥是未嘗有正聲也
舌欲綦味也而世有飡痴之士鼻欲綦香也而海
上有逐臭之夫天下之事如此多矣杜子美曰感
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至於悶詩則曰出門唯白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水隱几亦青山山水花鳥此平時可喜之物而子
美於此恨悶中惟恐見之蓋此心未靜則平時可
喜者適足以與詩人才子作愁耳是則果有定見
乎論者多怪孟東野方嘆出門之礙而復誇馬蹄
之疾以爲唐詩人多不聞道此無他心尚不同耳
故釋氏之論曰心淨則佛土皆淨信矣

權變類

周公處人臣之變

伊尹周公處人臣之變是人臣之不幸者也而後世據功名之天地者必欲人以伊周處已是霍光

之罪也夫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非昏上幼主不為是也而武帝以昭帝幼故畫周公負成

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後欲廢昌邑王問古嘗有此否田延年舉伊尹廢太甲事曰公能行此亦漢之

伊尹也然光忠臣也當廢立之際可以無失節其後王莽因此竊伊尹之名以欺孤兒寡婦遂盜漢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室曹操司馬懿之徒欲奪人之國者亦皆以伊周自處此豈非霍光有以啓之歟然莽輩不足道而光竟以滅族又何伊周之不幸也唐劉洎欲輔少

主行伊霍事語未可知而褚遂良証之亦竟誅死伊周豈易為哉雖此數人者皆處昏上幼主之間

故得以藉口若當聖明之代上非昏主非幼而一時嘗糞舐痔之徒皆曰是伊周而居之不疑不知

其志將何所冀耶而得全首領以沒豈非幸哉然

岐下猪肉亦且敗矣故凡世之言伊周吾率更之曰周孔庶幾為萬世奸臣賊子之戒

段太尉倒用司農印追賊

段太尉倒用司農印以追賊將韓旻捉得符印遂還此太尉一時權以濟事也然予在鎮江嘗見林

倅云今在州縣獄中或走去罪人但倒用印印所追捕文書賊可必得不知古人還用此法或偶合

耶予又觀抱朴子曰古人入山皆佩黃神越章之印行見新虎跡以順印印之虎即去以逆印印之

虎即還此亦倒用印法也但未知其說

知已類

歐公收東坡東坡收秦黃

歐陽公不得不收東坡所謂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者其實掩抑渠不得也

東坡亦不得不收秦少游黃魯直輩少游歌詞當在坡上少游不遇東坡當絕自立必不在人下也

然提獎大成就坡力爲多

結交類

艾慎幾傾蓋交

予嘗造故人林邦翰于東坡酒庫因與儀真艾慎
幾邂逅遂爲傾蓋之交時乙丑三月也予以再不
利去官而二公者亦倒獲譴于簿書皆宜有不遇
之嘆然當此時都人士女方幸一時之無事日日
出遊湖上而予乃日陪二公坐酒局中清淡終日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語不及榮利視其貌皆不足之色其迂如此一日
邦翰自城中歸語予曰錢塘門外真如錦繡矣予
次日復爲艾丈言之坐間相與嘆息予因詠萊公
句曰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遂不覺相視而笑

朋黨類

牛僧孺李德裕之黨

唐人指牛僧孺李德裕之黨謂牛李之黨新唐書
乃嫁其名於李宗閔人指爲牛李非盜爲謂何雖

欲爲德裕諱然非其實矣德裕在海南作窮愁志
論周秦行記謂僧孺有不臣之志且以爲兩角犢
子自顛狂爲牛氏之譏不知兩角犢子自全忠姓
也德裕信賢要與僧孺立敵議論偏異多如此類
悻悻之氣至老不衰謂非黨得乎

忠義類

張巡許遠劉昌守城

張巡許遠之守睢陽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城破遺民只四百而已每
讀至此未嘗不壯其志憐其忠義而復爲睢陽之
民嘆其無辜也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
人故太王去邠梁惠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以
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孟子曰不仁哉
梁惠王也是二者孟子之意皆欲其輕土地而重
民命也巡遠雖忠義乃能以三萬口而博一城之
終不可守其得爲仁乎當時議者已謂巡遠守睢

陽衆六萬既糧盡不特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
食人寧若全人于是張澹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
冕李巨川李翰成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之
不亡其功也而韓愈亦云云信如此則雖失三萬
口而不亡天下蓋以利易害以功償過可也巡嘗
出愛妾曰諸公經年不食而志義不少衰吾恨不
割已肉以啗衆寧惜一妾而坐觀士飢乃殺以大
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僮僕口哺卒吏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得暴于世寧牧之未息耶予竊謂史臣誤矣食愛
妾與斬孤甥何異不聞當時士有離心何也何史
臣詳于劉昌而畧于巡遠乎然則爲巡遠計者將
全三萬口不陷睢陽則將奈何曰睢陽不可全也
睢陽不可全孰若焚積聚與士卒老弱俱奔而遺
以空城賊雖得之勢必不能守賊雖南去而哀合
遺卒可以復奮則是梗其歸路也賊不亡何待不
然則城終不可全而吾民先盡矣此吾所以重爲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三萬民命惜其無辜也

姦佞類

李林甫以計陷數人

李林甫只以一計前後陷數人人皆不悟李適之
與林甫不協林甫即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可
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它日從容
謂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原華
山本命王氣之會不可以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

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不親嚴挺之徙絳州刺史
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才可用林
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諄諄款曲且許美官因
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
用因給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即
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閒官得養帝恨叱久之乃
以爲員外詹事詔歸東郡挺之鬱鬱成疾帝嘗大
陳樂勤政樓旣罷兵部侍郎羅絢按繼絕道去帝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愛其蘊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
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俱從之因出
爲華州刺史絢由是廢此三人者皆在林甫掌股
中爲所玩弄而不知也信姦人之雄乎然以予觀
之使適之不貪富貴之謀挺之不起大用之念盧
絢不憚交廣之遠則林甫雖狡亦安用其計而三
人者在其術中竟以取敗悲夫

女子小人爲難養

孔子以女子小人爲難養也曰近之則不遜遠之
則怨此固中材之主之所不可奈何者然彼小人
女子亦自有固寵之術余讀漢唐書得二事可以
爲世鑒孝武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
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玉及
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弟一見我將
加賜千金與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
見上復欲必見之夫人遂轉而歔歔不復言於是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夫人曰所不欲見帝
者乃以淡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由微賤愛
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
上所以戀戀顧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
壞顏色非故必且惡吐棄我意尚復肯追思憫錄
其兄弟哉及卒帝竟思念不已仇士良之老衆人
舉送還第謝曰謝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
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閒暇閒暇必觀書見儒

臣則又納諫智慮深遠減玩好省游幸若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材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盡其心極侈靡使晚不知息則必斥經術聞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載拜即此觀之可謂賊雖小人智過君子然孔子但言其難養而不言所以處之之術何也

人趨炎附勢

熙寧間王荆公用事一時字多以甫押字多以圈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時語云表德皆連甫花書盡帶圈當其盛時誰不畏愛唐令狐綯當國日以姓氏公族人投名者不吝由是遠近皆趨至有姓狐冒令者溫庭筠戲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狐盡帶令趨炎附勢蓋自古而然耳自非盛德而居大位者其不擅權以敗主則必獲短以立威此亦小人常態於此何足怪云

戲謔類

人比犬僧似鼈

歐公言漢人碑云鷹擊盧搏是以人比犬也山谷言徐浩詩云法師多壞能能三足鼈也乃是僧似鼈耳人比犬僧似鼈正好一對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十四

人倫之變

阮籍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雍姬知有父而不知有夫

阮籍聞有子殺母者曰嘻殺父乃可也至殺母乎人怪其失言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母禽獸之不若也吾觀阮籍此言甚似安祿山祿山每拜必先妃後帝曰胡人先母後父由是而言殺母者

捫蝨新話

卷之十四

汲古閣

固不若禽獸而籍之言則亦夷狄也籍固賢士所以至此者好奇之過也士君子立言要可為訓耳豈在好奇辛有過伊川見有被髮而祭于野者知其後必為戎晉之後有五胡之亂則亦以籍輩先為夷狄之言故也夫籍中國也而與夷狄無異祿山夷狄也而與禽獸無異其亂一也孰謂籍之賢而與祿山並乎吾又觀鄭伯將使雍糾殺祭仲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

一而已胡可比也此語與阮籍無異阮籍先母而後父姬母知父而不知夫皆非理也婦人之義在家從父既嫁從夫而曰人盡夫也此何等語或曰當此時雍糾欲殺其父不可以莫之告也為姬計則將安出曰使姬而知義則力諫其夫使辭于君不可則涕泣而道之而陰諭祭仲使為備而勿泄也不亦父夫兩全乎為姬母計者姬曰父與夫孰親則曰無親疎如此則姬必且息而及於吾之所謂計矣姬母之言不可以訓雖然以籍之賢入於夷狄而不自知也姬母其何誅之

捫蝨新話

卷之十四

汲古閣

明皇一日殺三子

唐明皇一日殺三子雖大衾長枕情乎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乃出知洪州頗多恨悔棲心空寂冀有以洗滌之嘗請佛印元公升座元知其意炷香曰此香奉為殺人不曉眼上將軍立

地成佛大居士于時一眾莫不稱善韶聽之亦憇然意消後疑心未歇又問黃龍心老曰咎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老曰譬如有人貧時負債及富而遇債主其必償乎否也韶曰必償曰然則雖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耶韶自是快怏不悅未幾疽發背而卒古人有曰病不除根遇毒還作始韶謂耶

風鑒類

捫蝨新語

卷之十四

汲古閣

僧文曉相法

僧文曉者以相法自言予與之語詰其所得曉曰吾法不從人授吾少讀法華經至第六卷見吾佛言若復有人語予人言有法華經可共往聽是人功德轉身得與陀羅尼菩薩共生一處利根智慧百千萬世終不啞啞口氣不臭舌常無病口亦無病齒不垢黑不黃不疎亦不缺失不差曲唇不下垂亦不蹇縮不麓澀不瘡疹亦不缺壞亦不局

斜不厚不大亦不鰲黑無諸可惡鼻不遍匿亦不曲戾面色不黑亦不狹長亦不窳曲無有一切不可喜相唇舌牙齒悉皆嚴好鼻修高直面頰圓滿眉高而長額廣平正人相具足吾三復玩味于是得相法焉予初駭其言因戲語曉曰佛法無妄者聽法華經人得如是相好無疑矣然持此法以往必須見有如此人乃合此法耳且如吾書中言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衛靈公臣公孫呂身七尺面三尺廣三尺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叔敖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伯葉公子高短瘠微小行若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定楚國如反掌徐偃王之狀曰可瞻焉仲兄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皋陶之狀色如削瓜閱天之狀面無見膚傳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鬚眉堯舜參昴子桀紂長巨姣美筋力越勁然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僂如此等人與法華經

捫蝨新語

卷之十四

汲古閣

所說已是不合爾當以何法相曉無語固知其無術然能言因法華經而得相法亦可喜世必有悟此者但曉非其人耳因記于此幾一見耳

吳處厚相法見

功過門
誅殺類

鮑永誅彭豐等

予讀鮑永傳永爲魯郡太守時董憲別將彭豐等千餘人殘害百姓不肯下項之孔子闕里無故荆

捫蝨新話

卷之十四

汲古閣

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而開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乃會眾人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去觀因此擒之豐乃持牛酒勞饗永手格殺豐因擒破黨與至今以爲異事然予竊疑夫子方無恙之日伐木于宋削迹于衛寤于商周厄于陳蔡人以爲是東家丘也死去數百載乃時人自出奇怪魯共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室上堂聞金石絲竹之聲

乃不壞何生不靈而死靈乎或者曰此魯人歲時會孔子宅講禮習樂魯共適聞其聲知聖道之盛故不壞耳非有神異之事也然事在耳目之外豈可一一以義理有無伯有強死猶能爲鬼豈大聖之英而與草木俱盡乎不然則孔子魯亡之後猶能助誅無道豈請討陳恆習氣猶在耶予又觀鍾離意別傳意爲魯相身入廟拭拂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

捫蝨新話

卷之十四

汲古閣

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訢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訢曰孔子甕也皆有丹書人不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其所以遺甕欲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七枚伯藏其一此事猶涉神怪及見王子年拾遺記則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有五老列于庭

則五星之精也先是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夫子將終麟解紱而泣據此則釋迦生時九龍吐水帝釋捧盤何異無乃好事者欲以神孔子而反流于怪歟抱朴子則又曰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而摻神記亦云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既成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一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又何其神怪如

捫蝨新話

卷之十四

汲古閣

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于物物無得傷闕者遊金石蹈水火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不能不為也予謂夫子不但能之而能不為又能之而不語故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所以奇功異跡未嘗暫顯體中之奇妙處萬不一而示世之異端邪說之士方以經術自神而俗儒者恥夫子不若也

捫蝨新話

卷之十四

汲古閣

此至此好古之事蓋疑者半信者半然予聞之列子曰趙襄子率徒數十萬狩于中山藉苒燔林煽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上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聲音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向之所出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謂子夏曰彼何人哉子

夢寐類

記夢見孔子

予嘗夢至一處殿宇甚嚴有五入坐其中皆具王者衣冠予瞻仰甚久因問彼中之人此皆何人答云中坐者孔子左堯舜右湯武也坐皆並肩而孔子差高予因三嘆古之聖人皆如此堂堂耶時紹

興中十四年甲子六月二十四夜也夢中頗訝孔子坐中間既悟而息之遂得其說予嘗作孔子論二篇一篇爲此設也

孔子夢周公

高宗文武皆言夢孔子亦言夢然孔子特以時無聖人傷已之道不行也曰周公之不可見雖夢寐間亦不見之蓋嘆之云耳而或者謂孔子實欲夢見周公此是癡人前不得說夢耳伊尹謂孔子夢

捫蝨新話

卷之十四

汲古閣

周公之事與常人夢自別則又夢中說夢也

伊尹下更

有關文今無可攷

予讀東軒筆錄周師厚者爲荆湖北路

提舉常平人呼爲夢見公以其姓周也周宗孟爲湖北察訪使因奏師厚皆不曉事故吏民呼爲夢見周公師厚竟以此罷去此乃夢中又占其夢耶可以一笑

變化類

宋齊丘食化

陳文壽嘗語予人有于庭楹間鑿池以牧魚者每鼓琴于池上卽投以餅餌魚爭食之如是者屢矣其後魚但聞琴聲丁丁然雖不投餅餌亦莫不跳躍而出客不知其意餅餌也以爲瓠巴復生予曰此正宋齊丘所謂食化者齊丘曰庾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如此則庭下之魚可名丁丁文壽大笑

捫蝨新話

卷之十四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十四

捫蝨新話卷之十五

死生類

房瑄婁師德張文定蘇東坡知前身

舊說房瑄前身爲永禪師婁師德前身爲遠法師
豈世所謂聰明英偉之才者必自般若中來近世
張文定公爲滁州因遊琅琊山寺周行廊廡至藏
院俛仰久之忽命左右梯梁間得經一函開示卽
楞嚴經也味經首四句偈遂大悟流涕知前生事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五

汲古閣

東坡前身亦具戒和尚坡嘗言在杭州時嘗遊壽
星寺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石處故詩
中有前生已到之語此皆異事蓋由二公平生學
道性地純一神觀清淨于一念頃遂見前生子因
論此偶有所感誦白公手把楊枝臨水坐閒知往
事似前身之句以太息云

東坡死生夢幻不能障蔽

僧惠洪覺範嘗言東坡言語文字理通曉蓋從

般若中來然嘗恨窺幻夢如隔霧見月雖老而死
者聖達所不免譬之晝則有夜而東坡欲白日仙
去竟以病而歿蓋師徐川亦云予以爲不然坡公
胸次韜藏萬象洞視八表視天下萬物無足目易
其樂者顧常好寫字畫竹談笑之餘猶復留意養
生蓋游戲爲之與道不妨也公詩云平生萬事足
所欠唯一死此豈死生夢幻所能障蔽乎覺範之
言良亦未是然予笑覺範亦自是有癖常好作詩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五

汲古閣

陳瑩中以書痛戒之曰比丘以寂滅爲事五十三
善知識中惟法雲等五人可名比丘彼于行住坐
臥所爲所念永與世隔公旣不忘僧事直欲追侶
先覺則于世間文字不宜貪著太深書數千言然
覺範爲之不衰惟古之達者無物非真無不可以
寓其意者養生作詩比之古人結髻蠟屐聊當一
戲亦復何害哉

鬼神類

鵝鬼兔鬼

鵝有鬼兔亦有鬼抱朴子曰吳景帝有疾覲視之
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鵝而埋于苑中深小屋施牀
几以婦人屣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覲視之告曰若
能說此家中鬼婦人形狀者加賞而即信矣竟日
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
鵝立墓上所以不即白然則鵝死亦有鬼也稽神
錄云楊邁田獵放鷹于野見草中一兔搏之無有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五 汲古閣

花木類

南地花木北地所無

南中花木有北地所無者茉莉花含笑花闌提花
渠那異花之類以性皆畏寒故茉莉唯六月六日
種者尤盛含笑有大小小含笑香猶酷烈有四時
花惟夏中最盛又有紫含笑茉莉含笑皆以日西

入稍陰則花開初開香猶撲鼻予山居無事每晚
涼坐山亭中忽聞香風一陣滿室郁然知是含笑
開矣闌提花微似梔子香而色雪白渠那異花雖
不香然亦可愛花開黃而市中婦女喜簪茉莉東
坡所謂暗麝著人者也製龍涎香者無素馨花多
以茉莉代之鄭德素侍其父漕廣中能言廣中事
云素馨唯蕃巷種者尤香恐亦別有法耳龍涎以
得蕃巷花為正云近日浙中好事者亦時有茉莉
皆閩商轉移而至然非土地所宜終亦不盛

蟲魚類

王荆公通應子魚之誤

泉州有通應侯廟其下臨海出子魚甚美世呼通
應子魚者記所出也荆公詩遂誤用謂長魚俎上
通三印東坡又以通印子魚對披綿黃雀此皆是
傳聞之誤孟子譏緣木求魚者以其無有也而范
蜀公言按蜀中實有一種魚在樹上聲如女兒啼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五

汲古閣

其名鮒魚此則孟子亦有未聞者也荀子曰蟹六
跪而二螯然蟹實八跪方知蔡謨不識蟹螯未足
多笑

山川類

司馬遷班固言河出崑崙

司馬遷班固按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高二千五百
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也而張騫傳言漢使
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按河所出山名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五

汲古閣

崑崙子以佛書攷之河出崑崙者此即雪山而所
謂崑崙者自須彌山也佛書說有四天下東弗于
伐西瞿耶尼南閻浮提北鬱單越雪山在中天竺
國正當南閻浮提之中山最高頂有池名阿耨池
池中有水號八功德水分派而有青黃赤白之異
色今黃河蓋其一派也須彌山又在四天下之中
山頂名切利天四天王所居山如腰鼓當山腰日
月圍繞照四天下更為晝夜此禹本紀所謂日月

相隱避為光明者也此四天下之外乃有大鐵圍

山圍焉是謂一世界禹本紀蓋得其髣髴然方佛

書未來時古之達者已知此矣遷固且言自張騫

使大夏之後窮河源烏覩所謂崑崙者此是未知

崑崙山所在耳河所出與日月所相隱避處本是

在山腰焉以佛書為證

古跡類

姑蘇遺跡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五

汲古閣

姑蘇靈岩寺本吳王別館寺有西施洞採香徑響
屐廊遺跡甚多然但名存耳人云廊之移易屢矣
予遊靈岩寺有詩云山僧不好古改作任所欲洞
荒徑已迷廊空響誰續蓋謂此也凡所在古跡近
僧寺處必經改易意恐過客尋訪憚于陪接耳歐
陽嘗嘆庶子泉管為流溪今山僧填為平地起屋
其上問其泉則指一井曰此庶子泉也以此知山
僧不好古其來尚矣

蘇子美滄浪亭

蘇子美居姑蘇買水石作滄浪亭歐公以詩寄題有云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此兩句最著題予嘗訪其遺跡地經兵火已易數主矣今屬韓郡新王家亭非古創也然荒灣野水高林翠阜猶可想像當時景物予每至其上裴徊不能去因思古人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池塘生春草之句似專為此亭設也非意到目見不知其妙予

相論新話

卷之十五

汲古閣

拾遺類

真龍虎真豪傑

虎中自有真虎龍中自有真龍真虎不可射其見射于裴旻者非真虎也真龍不可參其見參于劉累者非真龍也惟士亦然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故士中

自有真豪傑不可困其困于文墨者非真豪傑也

東坡劉景文語

東坡嘗與劉景文語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當以何對景文答俗諺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首肯之予以為不如對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此亦俗諺也

東坡言靜

東坡嘗言靜似懶達似放予以為拙亦似懶俗亦似放

相論新話

卷之十五

汲古閣

孟嘉李白酒趣

孟嘉李白皆謂酒中有趣而世少有知之者予愛韓退之之詩云所以欲得酒為文俟其醺酒味既冷冽酒氣又氤氳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云此誠得酒趣此外徒續紛此八句便道盡酒中情狀然又嘗恨其漏泄天機此趣豈容世間得聞以此知杜子美之詠八仙猶是未得酒中之趣

酒樓主人敬慕石曼卿劉潛

石曼卿劉潛嘗會飲于京師酒樓主人知其賢特為供設美酒嘉敬終日不倦既暮主人具筆研請題名願與其別劉潛石曼卿不得已相顧曰捧研可也予往過永興造一人家團坐池亭上梁間有題名其末云主人乞書予顧謂同行者曰此乞書字便可對捧研也聞者亦笑

予聞之歎人曰佳硯石如側紋板榜留者佳石也其人因出一眉子研相示四邊若蜂窠然予遂問研之甚佳墨者以何為驗其人曰研之甚佳者謂石之精潤能滋墨之光華耳只如此研雖經年不滌舊墨塵積但磨新墨用之愈見輝豔如此方名其為墨若凡研不去舊墨則敗腐不堪用矣其言頗有理予見歐蘇諸公所論此類墨與此似異故遂記之以廣所聞

卷之十五 汲古閣

東坡醉白堂記謂是韓白優劣論高荆公慶州學記東坡亦謂之學校策策文正公岳陽樓或者又曰此傳奇體也文人相識蓋自古而然退之畫記或謂與甲乙帳無異樂天長恨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不見當時請自速救母辭耳近柳之田云楊柳岸晚風殘月最是得意句而議者鄙之曰此稍子野濶時節也尤為可笑

此二則刻本無之故記於此
章子厚嘗言飲時過不相識人亦頃索飯飽後見命亦不拜此最害理子厚遂以一飽而遂忘其父子不似范文正公善言亂亂公嘗監泰州西溪鹽場西溪素多蚊蚋作詩曰飽去櫪梳重飽來柳絮輕但知求早替不要問前程雖片言自有忠厚之氣

捫蝨新話卷之十五

此一則從張詠親校宋鈔本補入

甲申端五後三日再閱一過 濟來氏

此捫蝨新話三本余得諸書友靈取其尚是明代舊刻因收之隨取津連中本畧為對勘六覺此刻居前稍勝毛本而湖溪先生小傳惟此猶存洵善本也余考敏求記所載云有二本其一影是宋本標題云朝溪先生捫蝨新話鑿為十五卷今檢此標題獨多朝溪先生四字而毛猶無殆自宋本翻雕者乎

嘉慶二年歲在丁巳秋日書於讀未見書齋 黃丕烈

述古所藏向有二本一是宋鈔本不分卷帙未有羅源陳善子兼跋云丙寅歲余由海道將抵行在所云戊辰秋余觀書滙溪坊持天見所謂宋鈔者果與述古所藏合而子兼之跋較敏求記所載為詳此書余友秋塘張君為余借出因得見之遂屬其校於此冊上陳跋及所多二則用別紙錄之附考焉本書甚古雅宋鈔之說茲所校者皆秋塘筆余未及親校也秋塘近始檢還因記庚午五月十九坐雨書復翁

此宋鈔本蔣韻濤故後已經散失然乃為余友蔣懷堂所收一蔣失而一蔣得倘容借閱仍可手自攸校一過秋塘已于昨歲化去後韻濤歿一年而余年較兩君尚不幸而獨留藏書之家識古之友亦漸少矣丁丑夏張詠卷借校因其還書而書此復翁

此一則從張詠親校宋鈔本補入
丁丑秋口亦前四日記復翁

刻經鉏堂序

夫吾人立身寓內欲表表自見
者舍功業文章何居焉垂紳正
笏之士率譚功業而視筆墨為
敝筭笈冠長衣之士率譚文章

經鉏堂序

而薄薦紳為塵飯此皆見其偏
不覩其全者也吾竊以臧獲之
亡羊而例視之矣求之於古工
文章者如牛毛而以文章兼功
業者若兔角然寥寥乎其不多

見也他姑不暇具論即以吾湖
言之湖中多丹山洞府金砂銀
石故石屋祖師隱于霞霧葛稚
川隱于青山范蠡計然隱于大
滬以謀霸業遂號為計籌山至

經鉏堂序

三

今存焉若顏魯兩君俱願為此
州刺史歐陽公所謂江外饒佳
郡吳興天下稀者夫亦道其地
之靈也哉以故文章隸代來矣
人今世詩宗沈約益郊畫宗等

昂於明徐賁瀟灑推素學翁皆
 彬：文彩而胸中丘壑縱橫萬
 狀非若他郡章句之學人趨之
 而人步之者也而責諸人於鐘
 鼎之業太常之勳則或起之九
 原而無以應我矣乃於宋得一
 人焉倪文節公是已觀其經鉅
 堂一書論朝事則有忠臣愛若
 之心論家政則有君陳孝友之
 念論山川則有遺世獨立之志

經鉅堂序

三

論世味則有濼鑑人倫之明繁
 而不亂約而有規其辭爽以勁
 其氣簡而舒信文章之大家繡
 庸之長技也是書也蓋得之吾
 友陳仲醇云仲醇博雅有書癖
 上自經史下至稗官靡不旁搜
 遠採最愛是書余讀禮毘山中
 即柳惲讀書處也偶放舟訪神
 醇于嘉禾仲醇出是編授余曰
 是且未有梓公湖人宜為湖梓

經鉅堂序

四

之余持之歸反覆讀不忍釋手
 每讀一段則飲醇醪一盃咽之
 欣欣然自得也既喜文節之文
 章欲觀文節之行誼而稽之往
 譜則文節官宋之學士風操凜
 凜為一代偉人若傳記所載者
 讀之猶有生色當時忌文節甚
 衆而如石中流無所倚萎聲聞
 愈藉藉震人耳矣豈非文章功
 業並茂者耶遂以其書携至京

經鉅堂序

五

邱拜

命雍陽政事之暇取而卒業益
 沾沾自喜謂我非仲醇安得是
 書而字多差訛亥豕相接適張
 文學自揚文山中山凌潞水上謁
 余文學胸次富有墳典丘索乃
 以是書授之校焉凡三旬而羽
 化者全蠹食者完矣又三旬而
 剗刷告成殺青斯竟矣余覽其
 成喟然嘆曰士患無文章功業

經鉅堂序

六

耳何患不傳自有此書以來凡
 幾百年矣而流徙不亡則人必
 有仰其功業文章而不欲亡之
 者至于今則仲醇仰之而授之
 予予仰之而付之梓張文學仰
 之而校以成仲醇與予不佞之
 志安知後之仰之者不如今日
 乎而是書終千古不亡矣書既
 成冊移書兩兒子曰為我藏畏
 山中蓋山必有所托而名焉故

結鉏堂序

七

霞霧以石屋名菁山以稚川名
 計壽山以越中兩大夫名是山
 也安知不以藏書名乎然予之
 景仰于文節固不徒以文章也
 儻後之人止以文章觀之是魚
 鳥之觀毛嫫已失其真者已足
 為之序 昔
 萬曆庚子仲春花旦吳興居實
 子潘大復書于雍陽官署

結鉏堂序



公傳

但思字正父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辭科累遷秘書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辭精敏在廷誦敷權侍立備注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內外訪聞以知其才否遷將作

繼錙堂傳

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中書舍人升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備國史尋兼侍講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則於三省置封樁以待軍用至紹熙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內帑備犒軍思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樽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為額由是費用有節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相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久

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容時李皇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諫直如此吾黨不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即位改婺州未上提舉太平興國宮召除吏部侍郎兼直

繼錙堂傳

學士院御史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寧府皆以言者論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侂胄先以書致殷勤曰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已為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遽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窠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諭之以呈葉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

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
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賊以巨萬計胡不默殺以
謝三軍皇甫斌殺師棄漢李奕敗績淮甸秦世輔潰
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耻列拜於
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簾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
甚至於恩父者設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聞之
大怒思既退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
決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
與師旦並為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
經鉅堂傳

三

不下之勢此李林甫獨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聞
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是子祠侂胄極復召首對乞用
淳熙例令太子開講學堂開習撰政又言侂胄擅命
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為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
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伺
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侂胄既誅
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擬臣猶兼宮賓不特
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擬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擬
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

有傷國體徙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
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自宰執當同進比專聽侂
胄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而史彌遠上章自辨思求
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擬臣獨班恐蹈往轍宗
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並任宰輔
以鑒專擅之失彌遠懷恙思請去益力以實謨閣直
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
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
中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
經鉅堂傳

四

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
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
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潘臣僭論麻制錮職而
罷言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
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謚文節

宋曹州倪思正父

孝廟聖德

趙八觀察師禹嗣秀王伯圭第五子見訪語
次孝廟聖德數事微臣頃荷孝廟親擢所見
者外廷事耳若宮中之事不能盡知既有所
聞敢不登載以備史官之闕

一事

高宗初過德壽宮凡供奉人各撥一半謂如御服所
經鉏堂一卷

吳興叢書校刻

十人撥五人絲鞋所八人撥四人之類既撥任內侍
奏乞人補填孝廟云更不須得朕無所用此國家賦
財有限若諸處收補填闕須頓添數百人請受國用
何以支吾竟不復補

二事

高宗絲鞋兩日一易御服三日一易孝宗絲鞋兩月
一易御服弊則易之或時浣濯補紉

三事

孝廟既過重華宮甫一淨齋終日宴坐其間止有一

卓案上香書籍一部圓硯一隻筆兩管墨一錠紙兩
軸四旁無他物近瑞嘗奏高宗留下寶器圖書不可
數計陛下當時取觀玩略享之孝廟云不然高廟渡
江成中興之業功德盛大故合享此朕無功德豈可
享用瑞云留在庫藏久必朽蠹取而觀玩何損也孝
廟云此皆是直錢之物高廟所寶萬一將出或至損
壞便是不能守也至後皆鎖閉不啓

四事

慈福慶壽壽皇新作一袍刺繡甚華慈福見之云哥
哥尋常不曾着此衣服今何故如此壽皇對云政為
媽媽萬壽獻杯之故慈福云哥哥可謂孝順喜形天
顏壽皇親捧壽杯慈福不舉手就以口飲感動之極
至於涕下翌日取此御袍置藏之云此我兒子孝順
為我獻壽特為此服也

二

五事

元夕後三日宣嗣秀王及其諸子宴集坐間壽皇云
聞得外間鼓吹喧闐想是民間歡樂嗣秀王對云此
不可強壽皇云此如何強得嗣秀王云緣連菜羹

民間稍康所以致此壽皇云是是嗣秀王因問元夕壽皇聖帝對此良辰美景亦領略之否壽皇云十四日嗣帝過此排當十五日不飲嗣秀王云是夕如何度壽皇云是夜鼓琴兩曲人報月色甚佳遂出巡簷賞月已而飲湯一盃至二鼓就寢大允飲酒不可連日令人神思不清又云人主没人道得若不自制禁任意恣縱何所不可非獨酒一事也

六事

每宣秀邸及諸子宴食味極薄壽皇語之云莫不嫌經鉅堂一卷

太簡薄否人飲食盤菜雖極豐腴所食不過一兩箸其餘皆作踐了何如分作一兩次既不作踐又可頻相會也

七事

壽皇極簡嚴不甚發語雖宴集拱手終席對諸璫不呼其名止呼其官而已

八事

壽皇坐側有一牙籤筒牙籤凡二十半白半綠酒樽至出白籤斟止半盃出綠籤則滿泛一席之間用

籤止二三而已

九事

近璫奏當脩重華宮舊例須闕朝廷出錢下臨安轉運司應副壽皇云我在南內豈不知朝廷無錢臨安轉運司亦窘向來高宗緣德壽宮闕錢所以朝廷極力應副今我與嗣君是一家事此間並無用錢處所積甚多只用宮中錢脩不必闕聞南內遂以重華庫錢計料翻蓋更不官差一匠及一夫

此九事聞之趙觀察因記小臣淳熙末備數經鉅堂一卷

翰林權直宣至選德旁一小殿忘記名是時壽皇方持高廟之喪衣白縵布巾服白處布背子殿側一間有小櫃只是麤黑漆上設青緇坐褥三條虎皮兩片而已以趙觀察所言驗之則孝廟恭儉之德表裏如一過漢文帝遠矣

孔顏

學者自幼師慕孔顏孔子畏於匡尼於陳蔡伐木於宋削迹於衛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大以大聖大賢猶不免困厄如此而卒以大聖大賢者為其遭困厄而不屈也然則困厄果非學者之正唯當學其處困厄而不屈者耳

子思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欲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

經鉅堂一卷

五

言道矣

子思不仕不受國恩故以身為重若夫已出身而仕受國恩深雖在田野亦當憂國可也

孔子建

孔子建與崔義為友義仕新莽為大尹數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昔與子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為榮而吾以貧賤為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今人見朋友富貴趨附之唯恐不

寧復有比高見耶

原憲

原憲貧居子貢連騎結駟而過之謂憲曰夫子何病也憲對曰衣食不給者謂之貧德義不進者謂之病憲非病也貧也子貢慙而退子貢固陋矣若憲者宜付之一嘆可矣未免與之辨對亦未為高絕者也

顏觸

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觸也觸曰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

六

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趨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

比即晚食以當肉徐步以當車之類觸耶抑別一人耶

蘇秦

蘇秦貧時親族薄之及佩六國相印而歸前之薄者
損焉加禮曰吾見季子金多也季子金多於貧者何
與一旦見金多損為之加禮宜為秦所鄙笑而得以
金多自驕也

李斯

李斯入秦值秦厭諸侯客下逐客之令斯在逐中亟
上書引物連類言客有益於秦而無害秦遂用之自
此致位丞相官成名立矣其後為趙高所譖下獄父
子俱戮東市將刑語其子吾雖欲與若復牽黃天出
經鉅堂一卷 七

上蔡東門豈可得乎其言悲甚嗟乎使斯遭逐時不
上書乞留不過為布衣其牽黃天游獵於上蔡東門
可以終身無悔及其見留致身榮顯而父子俱戮
致坐一書之故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始斯
為書生見倉鼠而興感則其志專在利祿故其見逐
而上書恐不得利祿也後與趙高謀殺扶蘇立二世
恐失其利祿也一有患得患失之心終不免於大得
可以為貪利忘義者之戒

賈誼

賈誼陳治安之策乃在於鵬賦之後豈其涉歷世故
故於事理講明尤更深究耶故文帝前席自以為不
及也與其初欲改正朔易服色時所言時政必大異
矣

延篤

吾嘗昧爽擲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夏商之
書公旦之典禮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
軒百家眾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乎其
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吾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
經鉅堂一卷 八

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高漸
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我未
足况也且吾自束髮已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
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沒下見
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吾嘗讀延篤傳有契於心每三
復焉當是時達如陳蕃李固窮如范滂輩皆不能免
獨篤優游里閭以壽終蓋知幾早退逃若隱去之故
也

孔明

孔明輔後主先擇賢者在人主左右其出師表曰郭
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
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然後施行必深禪補闕漏有所廣益此孔明輔後主
第一法也 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
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
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
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
言握國柄者苟不廉儉何以率下苟通賂遺是非必
也

經鉅堂一卷

九

又

先主三顧草廬時孔明年甫二十七歲名望之重若
老成舊德其亡也止五十七大抵人才見用於時不
過三十年古人四十而仕七十告老其間亦止三十
年孔明自二十七遇主五十七而終適滿三十年豈
其早違故不享上壽耶今人無孔明才德若其早違

是夫可畏弟後世仕官不免待次若計在任實滿三
十年者亦自難得僕二十登第二十九方得祿中間
待次閑居又十餘年計實得祿未及二十年豈造物
者欲壽之耶若使登第便得祿又無齟齬三十年已
滿則夫可畏矣

三諸葛瑾為長弟亮族弟

諸葛孔明仕於蜀至子瞻死於忠義諸葛瑾仕於吳
至子恪死於諫職諸葛誕仕於魏及其身以兵死三
諸葛皆禮之後分存三國皆不免覆家僅孔明仕蜀
從劉氏合手正業子瞻死於忠義為得其死擇禍莫
若忠當以孔明父子為法也

經鉅堂一卷

十

孔融荀彧

孔融曹操不齒也孔融豈不知曹操險詐可畏而每
侮之者知其終不免也而每事輸忠於操助成氣
勢而後其終亦不免於死議者不知責融而責融以
不能全身遠害何哉

張季鷹

論謂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

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葦羹鱸魚鱸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有生前一杯酒身後名且不求況身後利耶

許敬宗

許敬宗與瀛洲學士十八人之選觀其對帝丘之問

經鉅堂一卷

十一

蓋博學多聞者位至宰相壽八十餘人許其才天假以壽而乃列姦臣傳不得與房杜為輩真可惜哉

杜牧之

杜牧之名聞一時累中科目意氣揚揚入一寺有僧靜坐者見之不顧旁人為言此先輩近日甚有名譽僧亦不答牧之茫然自失以是知外名利者之高如此彼方以趨名利者為可鄙宜其視之邈如也

白樂天

余天平生無一不可人意者詩來既高立朝議論忠

直而有用為郡守所至有遺愛處謫地不少挫屈於牛李二黨取其長棄其短雖與之從游而不為所汙亦不深為所害晚年優游分司有泉林勝景之樂而又深明佛理洞究性原而其所得者全名高壽祿位亦不為不貴是真可慕羨者也

又

樂天直節全名深識遠見真可師慕弟不免有聲色之好平生事事皆如意時以無子為苦以此知佛謂此土為閻貽世界真不妄也

經鉅堂一卷

十二

張志和

吳興人指南門二十餘里下菰菁山之間一帶遠山為西塞山也山水明秀真是絕境家有小舫時時載酒浮游其上當八九月秋氣澄爽尤可愛翫特恨無志和詩筆胸次耳

柳璨

讀唐書至柳璨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於是知為小人之果無益而其自知亦甚明也

林希

希在元祐已作大從官與東坡為密章惇敗元
祐公欲其行辭下除掖垣希意圖進用遂俯就之
既草東坡謫辭擲筆曰壞了平生名節也其後僅遷
丞輔大從官與執政相去無幾名節一壞遺臭後世
明知而明犯之甚矣官職之能壞人也

後山

後山與趙挺之俱為郭槩婿後山一生連蹇章惇欲
一見後山竟不詰高節如此挺之附麗至宰相然至
今日為小人以此知富貴不足道也後山在京師寒
至無衣趙挺之妻送衣與後山妻後山却而不受寧
忍寒其清又如此可師仰也

介甫

荆公字說以轉注假借皆為象形象意此其所以為
狗也若其間說象形象意處亦自有理其更新法若
願役至今用之東南為便不見其害海外四州自舊
不曾願役前十年守臣奏民間陳乞欲從中州願役
朝廷從之當時攻之者一切以為不可行力排之此
所以其心不服故曰憎而知其善可也

涑水金陵

温公退居於洛十七年荆公罷政歸金陵亦十餘年
温公不唯天下重望歸之其心樂道真得退居之適
荆公不唯得罪公議其心負愧良多身雖逸而心無
一日之樂觀二公出處可以為鑒

東坡楊畏

東坡在嘉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熙寧立論務在安靜
在熙寧力排募役在元祐乃免役蓋唯是之從而
不狗時之好惡此其所以為君子楊畏在熙寧則從
熙寧在元祐則從元祐在紹聖元符則從紹聖元符
時人目之曰楊三變不顧是非而唯時是徇此其所
以為小人也

邢恕張商英

邢恕初從温公伊川游號為善士後入紹聖黨為凶
人張商英初入紹聖黨至崇觀間反得時譽人之善
惡非有定也在人而已

汪彥章李漢老

二公皆名士特其初出蔡京之門一時于進以詩文

設者數矣其言無所不至後皆不敢編入文集而其子孫乃有拾遺者竟不免流傳於世欲人不知莫若勿為信然斯言

臧穀

臧與穀二人俱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其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其事則博塞以嬉其為亡羊一也余謂不然亡羊雖一而挾策讀書者終勝於博塞以嬉者今有二人焉一人為善一人為惡皆不免於死然為善者終勝於惡者也

續編堂一卷

炭小五達者

市達有炭市人大駟謂之炭小五家累巨萬京師未破時先十年炭小五竭資妄用十年之間蕩盡而京師遭虜寇家資多者括盡金銀殆不聊生反以為苦所謂炭小五者貧無所有反不招累豈其有先知智數耶抑其敗與時變會而適然耶

趙向地契

趙子固向伯升錢塘二隄其先夫原人靖康之劫携家南渡兩家各有中原田契兩籠其初南渡時日

至恢復還中原憑契書復故業至今七千餘年歲契待時竟成無用金銀珠玉既不可保置田產有契書可保矣而亦無用以是知佛說萬法歸空之理為長也

王昶戒子姪

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不處何也惡不由吾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戒敢察將來之吉凶未有

續編堂一卷

十六

于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觀昶所以戒其子者如此而世俗見子弟多取名利以為能榮其家而人又從而榮之者是殆未知此理也

盤谷序

儒者立論往往矯激多失之偏獨盤谷序論窮達二致其說曰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耳幸而致可謂平正不偏矣士大夫達則利澤施而名聲昭于時窮則退居無時唯適之安何往而不可獨不可

為趨趨齟齬之狀俟候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塗耳

又

蓋谷序叙窮達二致可謂曲盡第以粉白黛綠列屋
閒居妬寵負恃爭妍取憐為大丈夫得志何其小也
此乃李愿之見退之特述其言耳故首載愿之言曰
云云

秋聲賦

秋聲賦云奈何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
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黧然黑者為皁屋此士大夫
經鉅堂一卷

十七

通患也夫力所不及而思徒思耳智所不能而憂徒
憂耳吾嘗有多憂多思之患方壯而遽老未老而先
衰坐此故耳

羅漢頌

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
寶借汝閱看七十年九財積雖多而用不到即是看
也馬援謂之守錢虜貪而造業用又不到閱看七十
年而為守錢虜真愚也哉

歎詩

莫笑學仙人山中苦岑寂試看青松鶴何似朱門客
朱門炙手熱來者無時息何嘗問寒暑豈暇謀寢食
強顏悅憎怨擇語防讐敵眾欲苦無厭有求其必獲
敢辭一身勞豈塞天下責風波卒然起禍患藏不測
神仙雖否差富貴何意得歐公詩蓋身已後而不知之
者

一字至十字詩格

詠竹

竹竹森寒潔綠湘江濱渭水曲惟慢翠錦戈矛蒼玉

經鉅堂一卷

十六

心虛異眾草節勁踰凡木化龍杖入仙陂呼鳳律鳴
神谷月娥巾帔靜冉冉風生笙竽清簌簌林間飲酒
碎影搖尊石上圍棋清蔭霽局屈大夫逐去徒悅柳
蘭陶先生歸來但尋松菊若論檀欒之操無越於君
欲圖瀟酒之姿莫賢於僕

詠石

石石陰黑陽白岸胚胎山骨帶天地鎔鑄鬼神刻畫
鯨鯢張怒眼虎兕交鬪額敲如溫玉聲清洗似精鋼
色碧花邊瓦爾似奇品林下磷然無俗格冰霜慘冽

堅操不移塵土昏冥孤標自隔堯嶽獨立見劉侍中
家磊落群居在牛丞相宅昔時雲士常命汝白聽從
今日衰翁且對君為佳客

右見文與可丹淵集東坡云有奸其詩如好
其畫者乎近滁陽林守送此集來置之按問
試閱之果有佳處一字至十字格他集未見
姑錄之

鐘堂一卷

十九

鐘堂一卷

經錮堂雜誌卷二

食時五觀

宋曹川倪思正父

魯直作食時五觀其言深切可謂知慙愧者矣余嘗
六一佛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喫三口第一以知
飯之正味人食多以五味雜之未甯知正味者若淡
喫食則本自甘美初不假外味也第三思永食之從
來第三思農夫之愁苦若此則五觀中已備其義每
食用此法極為簡易且死喫三口白飯已過半矣後
經錮堂二卷 具與張務校刻
所食者雖無羨蔬亦自可憫處貧之道也

訓子弟

端謹謙和勉進學問可以為良家子弟矣本之不立
縱復俊敏墮於輕薄子之列則才為累識者不取也
後生戒之

書座右

學貴有常然後日新有常與日新若相背馳然非有
常不能日新也

易

有來問我如何學易自何而入何從詣極我告之言
深求反感日用常行坦然明白夏葛冬裘渴飲飢食

泰否

泰之初九曰志在外也否之初六曰志在君也君子
於泰之時身雖在朝廷之上而其志未嘗不在山林
惟其志在君故與同其休戚而無憤世之失

程朱易

易以理寓象數因象數以明理漢儒多明象數而於
理或泥而不通自王弼以玄理註易儒者於談理日
經鉅堂二卷

勝乃復盡畧象數二者皆得易之一偏至本朝言理
則程伊川為最兼象數則朱晦翁為詳今集二書為
一庶幾理與象數兼得之云

易通鑑

易以明天地萬物之理通鑑紀治亂興亡之跡推其
理而知其盈虛考其跡而究其得失是其學也有用
其於用也斯為有孟子昔之學貪多務得余今之學
指華摘實手此二書朝夕細繹追其本也怡然理會
渙然冰釋寂然不動退藏於密

近之不遜

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
則怨既不可近又不可遠然則柰何曰先勿近而已
矣惟先近之一旦遠之則怨深先勿近之怨亦淺矣
勿忘勿助長

上云而勿正心古說既不通伊川以而勿正為一句
心勿忘作一句亦不通意味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
寫失真以一字分為二字故爾蓋養浩然之氣必當
有事而勿忘既當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疊下勿忘
經鉅堂二卷

人生苦樂

人生斯世非樂即苦樂者人之所欲苦者人之所不
堪自非喪心之人未有所避就者然而識真苦
樂者少故列於後

有全樂而無苦者

逍遙無為一念不生

不能忘念向善惡遷

觀聖賢等日有所益

父母俱存闔門和樂

親近師友講貫義理

隨力所及濟人利物

有佳子弟向學奉親

良辰美景觀玩山水

身體康強老而不衰

國家安寧時和歲豐

父母俱慶身登高科

衣食粗足知足不貪

經祖堂二卷

四

有苦樂相半者

飲酒可樂而有中酒之苦

賦詩可樂而有覓句之苦

妻妾可樂而有戕賊之苦

珍味可樂而有造業之苦

為官可樂而有蒞責之苦

營生可樂而有多怨之苦

有頃臯之樂無窮之苦者

賭博

狎娼

弋獵

沉湎

喜諛佞近小人

寵養

戲關

好勝健訟

有苦樂相因者

久病獲痊

經祖堂二卷

五

失物復還

行人忽得

惡子改過

被禁得釋

苦樂

或曰何者最苦曰生不肖子最苦或問何者最樂曰有賢子最樂夫冤憎會他苦猶可逃獨子弟不肖教之不從怒之不改遣之無所日為不美事以惱尊長悻悻是謂至苦若得賢子其樂亦非他樂可比也

或問何者最苦多事最苦或問何者最樂靜坐最樂

又

成實論衆生得欲無厭如飲鹹水未足故善樂所求
欲乃名為樂 身為衆苦之聚身為衆苦因緣人受
虛妄樂便生貪著以貪著因緣生守護等過當觀樂
甚於苦也樂為苦門以貪樂故從三毒起不善業墮
地獄等受諸苦惱當知皆以樂為根本一切合會皆
離別相別所愛時深受諸苦故知樂者甚過於苦

經鉏堂二卷

六

樂受是煩惱生處所以者何以貪身故則欲所須欲
因緣故恚等煩惱次第而生樂受是生死根本所以
者何因樂生愛如經中說樂者本樂受難捨甚
於桎梏 又生死中貪欲所以者何以貪樂故
不脫生死又此樂受與能生苦求時欲苦失時念苦
得時無厭如海吞流是以為苦又樂受是悉疲倦因
所以者何衆生求樂因時雖經險難以為樂故心不
懈倦是故智者應當觀苦 又樂受名繫諸苦因所
以者何以貪樂故能起善業為現樂故起不善亦足

一切身受之因所以者何取樂生愛愛故受身未離
欲者愛此樂受愛因生苦故知樂受是衆苦本 又
樂受味是貪等因若無樂受則無所貪凡夫不知皆
以苦為樂 苦者多求樂者不求

苦樂

尊欲樂者如食糖初甜後淡受貧苦者如食橄欖初
澁後甘

苦樂不同

今人家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苦勞雖犯軍

經鉏堂二卷

七

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
食相惠以逸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
前之為道前苦而長利後之為道偷樂而後窮

先苦後苦

樂勞苦營本業其後衣食必有餘縱口腹事逸游其
後衣食必貧窘非天也非人也自取之也

三樂

世有三樂真樂也一曰春倫之樂安與心地之樂三
曰講習之樂孟子曰宋毋俱存是樂也

人倫之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此心
地之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此講習之
樂也人倫之樂自父母兄弟之外妻室欲其同甘苦
子孫欲其師教宗族欲其和睦女之適人者欲其得
所歸結自人倫而推之有一敗人意則非樂也心地
之樂豈止俯仰無愧怍而已其道德必與聖賢合與
天地並可也道德未同乎聖賢未同乎天地不可以
已也講習之樂何止於得英才而教育凡學問德行
之有勝乎吾者吾方且師之雖受人之教育亦樂矣
雜集堂二卷 八

憂樂

此三者天下之真樂不此之樂而以外物為樂樂未
一二而憂已八九世俗以為樂識者不貴也
世間遇如意事其樂不過三日至於不如意事未至
亦憂已至亦憂過去亦憂故憂樂雖曰相對要之樂
少憂多也

憂

成實論云憂是愚人所有智者則無是故愚者其憂
難除亦能深生熱惱又云憂要以智斷至哉斯言一

又云愚者常憂所以者何愚愛乖離怨憎合會所求
不得故常憂惱又此憂從二因身心不淨如糞塗毒
蛇龍螫能汙又此貪欲常癡中行譬如狗咬血塗枯
骨涎唾合故想謂美貪者亦爾於無味欲中邪倒力
故謂為受味衆生以貪欲因緣樂少苦多所以者何
如富貴處少散壞時多 愛欲者為樂因故備受諸
苦請求時苦守護時苦用時亦苦如稼穡商賈征伐
仕進等是求時苦守時恐怖畏失故苦現在無厭故
苦歡愛欲有五種患一味少過多二諸結熾盛三至
雜集堂二卷 九

死無厭四聖所呵棄五無惡不造 諸煩惱生皆因
於貪如貪身故起諸煩惱又愛使不拔則數數受苦
如毒樹不伐則常害人又貪能使衆生負荷重擔
衆生為無明所蓋覆愛結所繫往來生死無有本際
貪斷故色斷乃至識斷此貪以無常等現故斷斷此
貪欲則心得解脫色貪斷則無色無色則苦滅故知
貪欲為堅固縛又貪欲如賊而衆生不見其惡又貪
欲常於軟美門中行故名深惡其切世間所樂各異
貪故和合猶如乾沙得水相著若欲得諸樂當捨一

欲樂捨一切欲故得畢竟常樂若欲生一從喜生
二從憂生若失所愛物是從喜生從憂生者從所憎
事生亦從嫉妬等生未離欲者嫉妬等結常纏其心
又多衆生憂惱報

貪

成實論若不守護眼耳等門則貪欲生於飲食不知
節量則貪欲生親近女色則貪欲生受諸樂則貪欲
生以愚癡故貪欲生於不淨中生淨想故貪欲生與
多欲人共同事故貪欲生懈怠不動修善則貪欲得
經鉏堂二卷

便於非行處行則為貪所侵不淨等未能壞緣則
貪欲得勢從久遠來常習貪欲故成貪便則易生又
思量心弱隨逐所緣不能制伏則貪欲生又於貪欲
中得見利味不見其過則貪欲生

問曰貪欲有何等過故欲斷耶答曰貪欲實苦凡夫
顛倒妄生樂想智者見苦則斷 又受欲無厭如飲
鹹水隨增其渴何故得流樂不受欲故諸惡毒集如
刀仗等皆由欲故 佛說其存應當思惟所須諸苦
所以而有當知皆以身為因緣身因於欲 是貪

常於不淨中行如女人等是女人得大樂當捨離少
樂故能得無量樂智者更無別利如離貪愛心隨心
離貪愛則滅諸苦惱又此貪欲為害善法所以者何
深貪者則不顧戒不受教化不見衰患不觀罪福如
狂如醉不知好醜亦如盲人不見福利 又說貪欲
為大海無邊亦無底波浪漩澁深惡盡皆羅列如是
諸險難無人得渡者但住淨戒般得見正風利佛為
大般師能示諸正道如所說修行是者則能渡 貪
欲最為難斷一切貪欲究竟皆苦所以者何貪愛事

經鉏堂二卷

十一

必當離散因緣必有憂苦佛於處處經中說種種喻
呵此貪能害慧命故說為毒在心即苦故名為刺能
斷善根故名為刀能燒身心故名為火能生諸苦故
名為怨從心中生故名為向賊以難拔故名為根能
汙名聞故名淤泥障善道故名曰坊礙內疼惱故名
箭入心起諸惡故名不善根沒生死海故名為河劫
盜善財故名為賊問貪欲有如是過當云何斷答曰
以不淨觀等遮以無常觀等斷若人能知一切無常
則無貪欲若人能見世間皆苦因緣貪此貪則斷

頭

冥為兩惱先自燒惱然後燒人云何當斷曰常修慈
悲喜捨瞋患則斷見瞋過患是則能斷又得真知瞋
忘則斷以忍力故瞋忘則斷 為瞋恚者欲惱害今
而返自害所有身口加惡於人自所得惡過百千倍
故知瞋為大自減損故智者欲令自利得免大苦大
罪應當行忍云何能忍答曰若人善修無常了達諸
法念念生滅罵者受者皆念念滅是中何處應生瞋
耶又善修空心故能忍辱作如是念諸法實空誰是
經集堂二卷 三

罵者誰是受者又是苦實則心受我實有過何故瞋
邪若是不實被人自當得 罪我何故瞋又若聞
惡罵當作是念一切世 業受報我昔必嘗集
此惡業今當償之何故 又我於此聲取相分別
故生憂惱即是我外之忍辱者不答他人又念諸佛
又眾賢聖尚不免罵何況於我又作此念世間多惡
不奪我命已為大幸况打罵耶又作此念此惡罵等
於我無苦易可忍受如佛教比丘若鐵錮解身身尚
應忍受何況罵耶

慢

身為不淨九孔流惡何有智者恃此自高又觀無常
等相則滅憍慢

無明

一切煩惱名為無明世間眾生以無明力故貪求少
味不見多過如蛾投火如魚吞鉤眾生亦爾現貪少
味不顧多過 諸惡道皆因不善不善皆是無明如
真寶珠盲者棄諸煩惱中無明最強如經中說無明
罪重亦難除解故知無明是諸苦根本於無常中生
經集堂二卷 三

常想猶如空拳以誑小兒亦如幻師能現前誑人令
見土為金無明人於畏處不畏善處不善憎惡善人
愛樂惡人倒取人意常喜遠疾堅執邪事不知慙愧
樂處黑闇及不淨自大白貢喜輕蔑人 憂也貪也瞋也慢也無明也皆為善之太害
極其情狀與其對治之方未有如釋氏之說
故具載之

不善

成實論若行不善則自賊其身况他人耶行不善業

今雖不現果報則若是故雖少如毒雖少亦能害人如債雖少漸漸滋息又行不善明不樂以樂行不善故失人天樂不樂樂者愚之甚也

善樂

成實論云行惡見樂為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今之為善為惡而報未驗者皆於其未熟觀之也至其熟時決不可易矣

浮屠氏之說比聖人之言雖不免偏然真是

經鉅堂二卷

十四

濟世良藥藥之治病剛柔之劑必偏以其疾偏故以煖藥攻寒疾以涼藥攻熱疾隨病下藥故不免偏也

遜畔

古語云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晚唐有賢楊珍仕偽蜀久官于外所居地為隣所侵其子欲訟之於是作詩曰四隣侵我我從伊墨竟海恩未有時試上含先殿基望秋風黍黍正離離遂復訟隣里策地界者或為人所侵或恃強侵人亦過及守閭或以典訟或

以招怨者多矣若作此觀應事必端矣

意向則重

青紫品章朝廷所以別貴賤者固然矣比者國有大故官寮服象其不得服者亦深慕得服者以此知意向所在則重也

各有氣象

牡丹芍藥於春為宜芙蓉桂菊於秋為宜海棠開於秋終是蕭索近有四時木樨開於春終不及秋非時強開氣象故殊也

經鉅堂二卷

十五

無厭者自生煩惱

漢武帝通西域平南越破朝鮮伐匈奴斥地數千里猶不知止終至於下輪臺之詔唐太宗平高昌珍吐渾虜延陀誅突厥羈縻萬里之外猶不知止終至於不能勝高麗是之謂無厭自生煩惱者幸其晚而悔若不知悔則如秦始皇隋煬帝唐明皇覆亡繼之矣然而得利者必至無厭不肯遽止是以不可勸諫譬之盜賊不敗不已也

創家享成敗

有福有智能勤能儉創家者也有福有智不勤不儉成者也無福無智不勤不儉敗家者也

盜亦有道

盜未易為也莊子曰盜亦有道非有智數才力膽氣足以服人者人不服之其為魁固難矣雖其徒黨苦無一長盜魁亦不收之又為者亦湏命好然後不敗故曰盜未易為也

盜未嘗樂

盜恣為凶橫酒食衣服唯意所欲然而日虞見捕雖經鉅堂二卷

在樂中未嘗樂也

衣食粗足不肯為盜

粗有衣食者不肯為盜十金之賈不肯購稅此中中之智能之不待遠識也

族弟試見黜不憂

族弟試見黜不憂或問何以不憂對曰今年雖黜明年尚有試期留取其就明年試若今年憂而死明年無其試矣此言殊有理

惜別

家妹見訪骨肉相聚甚愜老懷童兒亦為之喜其歸也不能不作惡坡詩云我始來宛丘牽衣舞兒童便知有此恨留我過西風西風亦已過恨別終無窮人情一也來時之喜即為別時之戚親復此境尤見坡詩之工

聲

松聲澗聲山禽聲夜鐘聲鶴聲琴聲棋落子聲雨滴塔聲雪洒窓聲煎茶聲作茶聲皆聲之至清者而讀書伊吾聲為最聞他人讀書聲未極其喜唯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

是非顛倒

是非顛倒

韓文公淮西碑蘇文忠公上清宮碑文辭雄傑照映古今當時乃磨韓公文而使段文昌為文易之仆蘇公碑而使蔡京為文易之段蔡之文猥醜駁韓蘇妙作何啻天冠地履不唯一時是非顛倒若段蔡者豈不知雄辭在前遽敢下筆可謂大膽不自量也意謂天下可欺後世可欺小人之無忌憚者

段蔡之文不應流傳今猶流傳者豈天以印

證韓蘇二碑乎

顛倒

法藏碎金云世間人顛倒者十有八九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而無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後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隨雙眸昏朝露會名利夕陽憂子孫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妙之事

經鉏堂二卷

七

前詩為子弟者當以為戒後詩老者所當省也余老矣後詩為切

戀憾

啓手足之際有餘則戀不足則憾苟不知道二者必居一焉

晉人風俗之弊

自夏侯玄鄧颺何晏祖尚虛無暨阮籍劉伶輩遂至放恣縱傲而潘岳等二十四友又至於望塵雅拜略無廉耻二者俱失也

十不善業

論十不善業身三殺盜淫也意三貪嗔癡也而口業乃四妄言也綺語也兩舌也惡口也故人於口尤不可不謹入能謹守是戒不為十惡是謂實行雖不談禪設教吾必謂之真能學佛者也

四勿四母

孔子之告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者禁止之辭也而孔子之所絕者四母意也母必也母固也母我也母亦禁止之辭也人性本

經鉏堂二卷

七

善非有不善也然其有不善斯善矣孔子之初亦自禁止不善始也久之則自然安行併與其所禁之者絕之矣然人不能至孔子之大成則當先如孔子之教顏子自四勿始可也若曰併與四母絕之是自欺耳非為學之叙也

求

不足者求於人有餘者為人所求求於人為乞憐之狀固難為顏為人所求而無以應之亦難為顏求於人而顏得未免有怨為人所求而無以與之眾怨乎

焉何也辨辨數異若處中既不忘於求入又不為人
所求既免怨於人又免為人所怨非處事之難之所
謂處中道何也衣食粗給不當推位者足已至此地
者可謂世間幸人

物各從其類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夫者親上本乎地者
親下物各從其類也心身積濁又自然親上心身積濁
自然親下心身積濁又自然親下者為伍欲求與仙
佛同類無是理也

經組堂上卷

三

經組堂雜誌卷二

經組堂雜誌卷五

力量

宋曾川悅思正公

力有強弱量有大小不可過也今有人力能負百斤
者有止能負五十斤者以錢傭募能負百斤者其直
若干能負五十斤者則半之能負五十斤者不敢貪
百斤之直今有舟可以載百斛者有止可載五十斛
者以錢傭賃能載百斛者其直若干五十斛者則半
之可載五十斛者不敢貪百斛之直而唯五十斛之
直耳

經組堂上卷

一

載此小丈夫之智有知量如此今之士大夫不量其
才德之所任而唯高爵重祿之貪可乎

有無得失

有無得失循環之理自無生有有復歸無方其有時
無理具矣有而復無乃還其初是以識者深悟此理
得而不喜失而不戚昧者惟志於得得則大喜失則
大戚悲喜相尋為物所使不亦大惑乎試以小事喻
之今有舉子方其未應舉也初嘗嘗有為名忽焉登
薦喜不自勝泰就省闈而遭黜落則向來之喜轉為

大感殊不思向未發薦與今遭黜時一也半歲之間一喜一戚彼其儕類之未嘗發薦未嘗到省者初未嘗有喜戚也戚自喜生不喜何戚人能於得志之時知其必有失於其失之時思其元未嘗得則胸次了無喜戚豈不泰然矣乎

閑居

閑居勝於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暑月居官非我見人則人見我衣冠襪履未嘗敢去体正執坐轎殆如蒸焙客位偪窄臭氣薰蒸正使達

經鉏堂三卷

二

官免於請謁不能受人之謁也正使恬退簡於造詣亦不能不受謁與報謁也至於造朝蒞政其事尤重其禮尤謹則其服尤厚公裳必羅靴帶必皮乃與嚴冬無異扇不可揮傘不可張渴不可遽得水飲食或不能以時往往至於傷暑者多矣閑居則不然自早燒香見尊長之後食罷便可岸巾杖袒裙鞞從事藤床竹几展轉北窓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履逍遙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剖芙蓉雪藕白醪三盃取醉而適其為樂殆

未易可以一二數也故曰閑居之勝居官尤於暑月見之或曰居官亦豈無白醪可飲蓮菜瓜藕可食乎曰雖飲白醪而思明日有事飲之而不敢多也雖有蓮菜瓜藕亦非鮮新食之而無味也又安得醉而適乎

剛制

酒語言剛制于酒豈獨酒哉九嗜慾之好皆當剛制可也唯剛能制不剛者未嘗不為情欲所勝安能制之

經鉏堂三卷

三

不達未必不為福

介甫未用時天下以重名歸之一旦顯用壞盡名譽惡盡善類用盡心術新法一變馴致禍亂使其當時高卧不起安得有此故曰不達者未必不為福也

燮理

君子治心欲和治身欲和治家欲和治天下欲和心有喜怒哀樂愛惡欲少過則傷和非善燮理方亦不能和也身有陰陽寒暑飲食起居之變失節則傷和非善燮理血氣不能和也家有父子夫婦宗族長幼

之情不順則傷和。非善燮理。閭門不能和也。若夫燮理陰陽以和天下。亦自此推之耳。然非窮而在下者之責也。

簡易

君子之道甚簡且易。但循理而行。非理即止。去其害理者而已。豈不簡且易乎。

自脩

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被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過矣。當則無怨於

經鉅堂三卷

四

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怒。欲以惡聲報之。惡聲加人。人復報之。其毀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人若遭毀之時。能以此反去。聖人不遠矣。

動植

凡天下之動物不植。凡天下之植物不動。兼動與植者。其唯人乎。故曰：人為貴。而動植皆賴焉。

獲寶

深山有寶焉。無心于寶者得之。或有其得寶不知

其然。意謂此地皆寶。日操斧鑿。環山斷掘。用心非不動用力。非不勞而終不得寶矣。此無他。彼以偶然為可常也。若是者。世豈不謂之愚乎。

守令

州縣吏莫難於守令。而居官廉介公正者多不免。蓋獄訟親決。吏不得而干與。則絕其衣食之源一也。庭無留事。吏不得而屈滯。則絕其衣食之源二也。倉庫出入不容滲漏。則絕其衣食之源三也。二稅正推不容多取。則絕其衣食之源四也。故廉介公正者為守

經鉅堂三卷

五

令。吏或至困甚。日夜望其人之去。尤可以辨謗之者。無不為矣。又吏在官府。凡官府之事。易以撰飾。謗出其口。不易信之。其次則察吏也。察官之中。十八犯廉。廉彼若得長吏不廉。則與俱濁。故其疾廉者尤甚。其次則寄居大姓。寄居大姓。豪奪武斷。以此立門庭。與小民爭不問曲直。必欲取勝。廉介公正之人。豈畏強禦。據理斷決。所謂豪奪武斷者。不自退省。乃以為守令。見治其怨必深。又凡守令必與政定曲直。廉者小民不能延譽。曲者大家小則與謗。大則搖撼。其次

屬吏以一州計之一歲之間舉劾不過一兩紙而求者數人皆挾有力者宛轉廉介公正者舉人以公被舉者未必感恩而見遺者必據怨不獨其入怨其與之作書者皆是權貴求而不得怨怒若何其次游客游客經過不滿所欲便生詈誶游客猶可術士尤其允此數端交致其毀豈有全人乎此廉介公正之士所以常遭排斥而廉介公正之士亦自有以招之蓋自恃其無他徃往亦有不周旋委曲者殊不知世態多端直情徑行有所不可故曰亦自有以招之也

經鉏堂三卷

六

善惡

為善者未必福為惡者未必禍或曰前緣或曰定命或曰偶然今為之說曰善决不可不為惡决不可為但自為善何問禍福紛紛之說置之可也今有一鄉皆指為惡人其惡猶未為極也何者所害止於一鄉而已若夫士大夫為一縣而不留意則害及一縣矣為一州而不留意則害及一州矣為監司而不留意則害及一路矣至在朝廷其害尤大為侍從宜獻納者不獻納而所獻納者未務為臺諫宜論列者不論

列而所論列者善良為給舍宜駁繳者不駁繳而所駁繳者非公論為宰執宜開陳者不開陳而所開陳者私意則其害且及天下矣且及後世矣一鄉之惡其害易知禍及天下後世之惡其迹難見惟其難見是以居其位者弗思也頃有任給舍者因蜀郡乞賑濟而請覆實夜夢天帝譴怒有絕嗣之報而果然蓋人不可一日無食蜀郡至朝廷往返數月必俟報則餓死不知其幾此其害可以顛推矣於居官為善亦然今有人為善於一鄉竭其財力所濟能幾何苟為

經鉏堂三卷

七

一縣而留意則一縣受賜為一州而留意則一州受賜為監司而留意則一路受賜由是而推侍從臺諫給舍宰執居其職而盡心焉其為利又可勝數哉昔有死入陰府獄吏抱平日為惡之籍堆積與案齊已而府主索善狀不過一紙府主以善惡籍懸之衡石而善狀一紙反重問其故乃死者嘗入奏爭三山河橋事死者曰某向雖有此奏朝廷未嘗施行也府主曰不然朝廷雖未嘗行汝嘗嘗有此奏若當時朝廷行汝之言可以活數十萬人之命此其利亦可以類

推矣書此以為士大夫當官立朝之鑒

志辯

被謗而志遭誣而辯人之常情也然徒自志爾不以志而免謗徒自辯爾不以辯而息誣故釋氏貴於忍辱或問文中子止謗對曰不爭明此理也

利名

世之為善者非為利即為名為利卑矣為名差勝然其為有心一也為善而有心是賈販之道耳曷足貴哉

經鉅堂三卷

無益

墮甌不顧知其頽之無益也世事之顛墮甌者多矣人未有不顧者雖顧之卒無益唯明者知其無益是以不以芥蒂胸次也

報應

或謂善惡報應甚遠是不然可謂甚速入弗思耳對人以禮人亦以禮答之詈人以惡言人即以惡言反之為一善事心地即為泰然為一不善事愧報即頽言非報應甚速者乎然則人何苦而不為善反為

轉移

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唯日不足其為不足一也孟子曰孽孽為善者舜之徒孽孽為不善者跖之徒其為孽孽一也善又善舜跖相去其初無幾特在轉移之間耳

訪誣

謗之為言傍也其毀人也必有所緣或因小以為大或轉長而為非誣之為言無也其毀人也鑿空架虛

經鉅堂三卷

九

以無為有是故賢者遭謗猶可自反曰彼之能為此謗也非無因也至於遭誣真是橫逆無可追咎任之而已

順境逆境

凡人所為動輒如意謂之順境所為動輒齟齬謂之逆境順境快意易以壞人逆境難堪以而有益松栢不經霜雪不能堅固有識者遭值逆境則見理愈明學力愈進無識者遭值逆境小則自沮大則失節故觀人者當於其處逆境觀之

自古卿相達官必先困苦後乃貴何前後之不均也
方其困苦造物者豈不能以其後之所享豫以與之
稍以極之蓋居人上者甚難苟不諳知艱難遽授以
權妄意設施下有受其害者矣此造物之所以必先
使困苦諳知艱難然後授之以權則其他曰設施下
將有被其惠者矣故造物之先困苦其人非獨如孟
子增益其所不能之說凡以為他日在其人之下者
之利也

窮達

經鉅堂三卷

十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人孰不欲兼善天下
而達非我所能必致達之事業係乎人若夫獨善其
身在己而已故處窮為易而獨善其身者唯意所欲
不關諸人則亦可以自勉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
矣孟子曰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此之謂也

鶴龜蟬

人之所以為累者因飢寒而累於衣食因牝牡而累
於妻孥子孫因風雨而累於室廬若夫飛走之類有
毛羽以禦寒無所藉水雖有牝牡而各營其子能自

不復乳之矣非有妻孥子孫之累窟處巢居又
無所藉於室廬然而不免於累者食而已鶴為仙禽
風格高潔而乃為人共耳目之翫正坐豕羶腥耳至
於龜以息吐納蟬呼吸風露非有藉於食者然有不
免何哉龜以靈蟬以聲如使鶴不豕羶腥龜不堪卜
蟬啗不鳴然後庶幾免乎

浮屠

近世浮屠氏之徒日以縱肆其高者談空說禪言非
不可聽考其實行未有能蹈履者至為窟穴以藏婦

經鉅堂三卷

十一

人飲酒食肉於隱室者皆是也其下者借佛法以營
口食恣意為非略不知避忌反談高談者曰吾食肉
飲酒吾與婦人私人皆知之未嘗誠實不效汝等輩
口說禪而欺人以自高也嗟乎前之高談者信無實
行矣猶知有愧耻後之無所不為者信無欺偽矣然
公為惡而略無忌憚較之二者後有甚焉然則欲革
兩者之弊則如之何曰守戒律之僧乎若守戒律之
僧則前兩輩皆可治若無戒律之僧是以五十步笑
百步者其誰服之

回轉

以愛子之心愛父以愛妻之心愛母以營私之心營公是謂回轉古人風俗醇厚不過擴充其善心而已今人風俗薄惡直當回轉其私意可也

知非

遠瑗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淵明覺今是而昨非學問日進見識日高置其前非而今是也彼其遂非不知者蓋是未嘗省已不力於學問者也

昔非今是

經鑑堂三卷

十一

何謂昔非今是向者辯今者訥向者躁今者靜向者多事今者省事向者易怒今者忍辱向者貪今者廉向者多欲今者寡欲向者多怨今者多咎凡此皆昔非今是也以此驗之可以知學力也

佚我以老

造物勞我以生逸我以老少年不勤是知勞也年老奔競是知逸也天命我佚而我自勞豈取困辱豈非逆天乎

明日愁來明日愁

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達者之言也愁本無益愁來而愁在知道者觀之以為不達况未應愁而先愁乎然則事不預愁非隨孟浪乎曰不然聖賢於其所當憂者固已致力於其先已致力於其先而卒無可奈何者則付之天理不復憂矣憂雖在前憂其可憂及其臨事竟復何憂

人生享用

人之一身每日所食不過米一升終年所衣不過一兩疋若酒食雜費歲計不過百千此切身誠不可闕

經鑑堂三卷

十三

其餘盡為他人若時時以此擬為庶幾不為他人造業自己受報也

人為貴

人之性自浩劫與天地同人之形自有人類一氣流轉至今亦與天地同人之性與仙佛同不失其性可以及至於仙佛人之形亦與仙佛同無少異者故曰人為貴不可不自愛重也

重臺

婢之婢世謂之重臺評書者謂年餘書以婢學夫人

米穀學欣書者故高宗謂米字重臺今有人以非道
進身而人又求出其門是亦重臺也

干謁

里有善干謁者徒手而出滿載而歸里人無不羨之
識者笑曰是安足羨人生財物各有分量吾鄉安坐
不出享貲產者何限如彼人者天以其分所當得散
在千里之外必使奔走道路搖尾乞憐乃始得之與
夫安坐不出享貲產者相去遠矣此乃可憫何足羨
哉其言有理故誌之

經鉏堂三卷

十四

愛賢

昨日見莫燕堂壁間掛趙清獻碑云人皆愛珠玉我
愛子孫賢欲取愛賢為子孫讀書齋名

飢來喫飯

飢來喫飯困來眠此天理也飢不喫飯而以酒炙奪
之困不眠而以思慮奪之未有不喪生者

三教

釋存不昧之靈老存不老之形儒存不朽之名皆以
積功累行而成者也

儉

儉而能施仁也儉而寡求義也儉以為家法禮也儉
以訓子孫智也儉而慳吝不仁也儉復貪求不義也
儉於其親非禮也儉其積遺子孫不智也

枉了煩惱

世間不如意者動輒煩惱而煩惱徒增其病於事了
無所益達者看破但有料理更不添此一重纏縛
有益

凡人舉措先須畧思非有益於人則有益於己二者

經鉏堂三卷

十五

了無所益則勿為也

待時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或問久待而竟無可動之
時老之將至奈何曰時必不可不動可也古之聖賢
固有老死於窮閭者矣若曰枉過一生妄欲徇時此
所以多失之於晚節也

共業

釋嚴經有眾生共業如長平之戰四十萬人俱被坑
害焦湖之陷一邑之人皆為魚鼈豈非共業乎遭世

之變爭地以戰殺人盈城雖有才智權非出已為衆所累難以獨免是謂共業無可奈何也

鷓鴣

鷓鴣一對籠養甚馴閱其久閉縱之池間乍得清波游泳撲漉甚適野性自是遂不可得而復取無幾何為野狸所食向使只在籠間雖困拘係未必為物所傷然則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耶因又推世之無拘檢而縱意自適者雖快意一時未必不有禍也

勞苦

經鉏堂三卷 十六
祖義云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這一碗飯自勞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受此言有理也

老成

古謂老者為老成蓋老然後成也蓋不老不成絲髮不老不可割智者涉世故多至老而愈智仁者積功行日久至老而愈仁為家業者老而後可以多蓄積在仕塗者老而後可以干進今年猶未老甫在中年而歎淹滯可乎

天理人事

子小人皆言天理人事君子盡人事以為善至無可奈何則曰天也小人盡人力以為惡至或有諫止則曰我不有命在天君子之與小人其言天人則同而善惡頓殊君子樂天者也小人恃天者也

正理

天下有正理正理其常非正理者其變也勤儉以興家正理也世固有不勤不儉而家亦興者變也仁德而享年正理也世固有窮凶極惡而眉壽者變也寡欲而康強正理也世固有留意聲色而無疾變也博

經鉏堂三卷

十七

學能文而登科正理也世固有文學未成偶得名第者變也訓教子弟而成立正理也世固有不深訓教而子弟自成者變也君子循其常故無悔小人指其變者而信之此所以常行險以徼幸也要之常者十居八九變者特其一二以一二之變而不信其常者惑矣

經鉏堂雜誌卷三終

經鉅堂雜誌卷四

宋雲川倪思正父

仕學

古之仕者其素所學與今人大異古人為事業今人為利祿古人為天下今人為子孫其素志既已大異故其進退出處之間亦大異也

反以為害

餌金石以求長生反以喪生受賊賂以求富貴反以敗家可以言智乎

經鉅堂四卷

吳興張輅校刻

筵宴三感

今夫筵宴以酒十行為率酒先三行少憩俗謂之歇坐或奕棋或縱步或款語已乃復飲則有終日之歡若一

盃纔畢一盃繼進酒史之間宴告終矣賓主皆無意味人情不得款曲余於是乎有感一也三盃亦散五盃亦散十盃亦散極至於百盃亦散諺曰未有不散之筵余於是乎有感二也凡招客者必以其類赴集有必先問同招者誰儻皆善類賓主皆安忽有一非類者廁其間是為主不審之過客則終席不樂苟其

甚則托辭以避矣余於是乎有感三也

龍雲木火

龍嘘成雲雲興而龍益神木鑽出火火生而木以焚舉賢於朝教子以善後必為已益如龍之於雲也舉不肖於朝教子以不善後反以自害如木之鑽火也

知行

知之在先行之在後必先知而後行苟不先知行之雖力非為無益而又害之矣譬之適燕先知其在北北首而行則燕可至若南轅而欲適燕雖窮日之力

經鉅堂四卷

三

碣蹶而趨燕愈遠耳故曰知之在先且凡行之不力者為其知之不深也人雖渴甚而不飲鳩知其飲之必殺人故也惟先知而後行既行而益知益知而行如登高山既登其中見其高處尚多又復登矣故吾儒以聖人為先知先覺而佛為大覺皆以知為止也

寬作程

凡事寬作程極有意味且如讀書工夫計工取兩日看者作五日看則玩味有餘矣出入登途計程以十日行作半月行則不至勞苦冒險矣

預防追咎

凡事預防則益追咎果何益人不預防而多追咎是顛倒也非為自已為然若諫人者尤不可不知此理

節用廉取

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眾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

經鑑堂甲卷

三

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三哉斯言錄之時以自省且以示後

言一而喜怒之情異

言本一也和其聲而言之則聞者必喜厲其聲而言之則聞者必怒諷人者不待易人之言只就其言厲其聲而告之則聞者必為之動矣

閑

尋思百計不如閑未老得閑方是閑又得浮生半日

閑者昔實欲閑而不能羨閑而未遂者閑豈易得哉然古人制字閑適與防閑之字同蓋有深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君子居閑雖不至如小人之無所不為然亦多恣意於聲色盃酒者是以責於以禮防閑也

絕慾

吾鄉有前輩三人其一施大任參政享年九十有四其一李秀叔參政享年八十有一其一沈持要詹事今年已八十有二耳目聰明步履輕健夜書細字三

經鑑堂四卷

四

賢難老皆以絕慾早故効驗彰彰如此然則欲求長生者可不以為法乎

技成而無所用之

莊子言學屠龍者技成而無所用之世之學成而無所用者何止一事如學辭曲而為淫辭艷語雖工而反得輕薄之名好聲色而學房中之術雖精而反得傷生之病以至樂藝擊鞠諸譚之類皆技成而無所用之也

貧富先後

人生六七十年間終始富足者無幾終始貧賤者亦多其在中等之人或先富而後貧或先貧而後富或先後富而中貧或先後貧而中富大抵自貧而富漸入佳境自富而貧無非惡况與其晚年而流落不如早年之艱苦然則後生小子少居貧賤未必不為福先貧後富勝於終始享富之人蓋以先貧故知富之有味若其終始享富自以為當然雖處富而不知富之為樂也

深愛

絳鉏堂四卷

五

父母笞怒子弟子弟不以為怨他人亦不以為父母為少息知其深愛之也造物以逆境處君子其亦父母笞怒子弟之意歟乃是深愛非為少恩

竹

竹如君子自其為鞭為筍為竹伐而為器無一不可愛者至於霜竹風稍雨葉愈觀之不厭真類君子矣

簡出

虎人望而畏之者豈特以爪牙之利哉謂其深居簡出也若使日日在外人且狎而誑之矣

花無十日

一歲栽培花開不過十日又有風雨摧折之變譬之人生勞苦一世其如意時不過數年耳

常理

為善而福為惡而禍位高必顯滿盈必覆物理之常也其偶相反者特變耳不可以為常人不信其常而舉其變者以為說以自沮其為善之心可乎

止法

飲以醉為止食以飽為止一盃竟醉與百盃而醉者

絳鉏堂四卷

一六

一也半盃而飽與斗米而飽者一也而能飲百盃者笑一盃而醉者之無能能飯斗米者笑半盃而飽者之無能殊不知一盃而飽一盃而醉者居貧易辨彼其健啖能飲者不以饕餮為苦而反笑少飲食者之無能豈非倒置乎

事權情味則一

自僉書至樞使自權置至內相增臺察至中丞自運判至都運自前宰執與庶官知州所謂事權則一也宰執與庶官奉祠宰執與庶官致仕宰執與庶官罷

歸情味則一也

拙以自晦

鮑照為蕪辭累句人以為才退王僧虔晚年用拙筆作字皆善以拙自晦者也

四端

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君子必具此四端小人皆無有一焉何者小人每懷不卹是謂無惻隱不知廉耻是謂無羞惡奔趨權利是謂無辭讓

經鉅堂四卷

七

酌中

邴曼容仕不過六百石諸葛孔明遺子孫有薄田十五頃桑八百株皆酌中之道蓋位高有危殆之咎多財反為財所累而貧賤甚者又不堪其憂故曰莫若酌中

有一物添一累

兩年畜兩鶴既乏專人看顧朝放暮收不免關心又恐擾隣園鷲童兒羽翮再完一旦飛去自是遂省一事以此知有一物添一累也

書

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觀書乎不問貴賤不問貧富不問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以之治天下以之齊家以之脩身大而為名小而為利無不得所欲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

經鉅堂四卷

八

閑冷

閑居冷落門無賓饋乃可省緣或者嘆閑居之冷落至於無聊人之所見何相去之遠哉受人之饋必當報之受人之謁必當復之居官有人役使猶且不覺其在居閑決不能辦故不若彼此相忘不相往來之為省緣也

訓諸生

凡人之性行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惟善養者則能因其所長而使之不蔽於所短且如實而東至極而

教德無以濟其偏則亦為德之棄聖賢教人有方故
九德之行雖同而皆歸器使豈特有虞之朝如
此洙泗教人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入但
見夫子之門其徒皆可從政而不知有教無類悉歸
于陶成古人之才多有成就豈無所自哉

閑居事業

閑居事業與達官無異觀聖賢書如對客交觀史如
觀公案觀小說如觀優伶觀詩如聽歌曲此其樂與
達者何異

經鉏堂四卷

九

書能達人

書能達人不必利祿愚而為智不肖而為賢昏而為
明賤而為人所尊貧而有以自樂故曰能達人也

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寬與仁不同書曰克寬克在則寬與仁為二矣寬者
寬大之謂君子於己則儉於人則寬謂如賑濟合用
十萬斛則寬與十五萬斛謂如放租稅釜放十萬則
寬與放十五萬此之謂寬也愛民常於己則用則寬
於與人則儉至於性極儉者在己固儉在人亦儉本

非也且物理不兩全雖已之儉是以能之餘而寬於
與人若已奢侈用物無餘雖欲寬以與人何可得哉
賢者之出全非為已

賢者於聲色貨利未嘗動心其出而負荷重任反有
莫大之責其所以任責者為欲致君澤民故耳可則
進不可則退其進退自係時之利害在其一身則初
無利害

自十歲至七十

自十歲以上至七十人各有業無能免勞者唯十歲

經鉏堂四卷

十

以下則以少七十以上則以老苟非二者未有不勞
惟智者能擇術勞智而不勞力若不勞智又不勞力
斯饒幸也

省力

謂如栽花在家貧宜取省力者如牡丹瑞香葦皆要
人培植無園丁培植不時終不能榮茂徒費力耳此
類甚多可以推之

事同而氣象異

均之禽養鶴及鸚鵡氣象與養鴉及黃頭異矣均

之作樂彈琴及執氣象與彈二絃變韻異矣均之射
弓與穿弩射弓氣象異矣

讀書

凡營利者皆藉本惟讀書不藉本凡營利者皆折本
唯讀書不折本

好人非一身獨能

要做好人非唯藉師友之助在家須有賢母賢妻賢
子乃能成劉器之初除臺諫告母曰某若為臺諫必
擊巨姦如此必遇言及吟辭之可以免禍母曰不然

繼鑑堂四卷

十一

我見汝父欲為志士不得謂可以行志如有意外我
能隨汝器之遂不果以論事貶母隨以往絕無憂
色此賢母之助也王霸與令狐子伯為友王霸隱子
伯為楚相令其子奉書訪之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
霸子自田所歸蓬髮歷齒沮作不能仰視霸目之有
愧容容去而父卧不起其妻解之曰子伯之達孰與
君之高此賢妻之助也陳了翁欲擊蔡京是歲郊當
奏薦了翁命其子正彙書彈京章語之曰若不上此
章今郊汝可得官若上此章汝必不得其子正彙欣

然未得罪而澤不及子此則賢子之助也今人為
不善未必其心敢決為之往往妻子推托於其後又
母子之間尤更難處故曰好人非一人能為必其家
有上下之助可也

泣涕

孔子高曰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吾鄉有小姦每以泣自信嘗怪其安得一副急淚讀
孔叢子於是知賢者之言不誣

富貴壽

繼鑑堂四卷

十二

貴而誦佞求人非貴也富而貪求吝吝非富也壽而
無德無識非壽也然則孰為貴不求為貴孰為富知
足為富孰為壽有德有識則壽

福智力

人生所食者福智力生承世業即享富足是之謂福
至於身自營創高者智下者力智者心勞而身逸力
者身勞而心逸然藉智力者雖勤苦而無後患若無
智無力而專藉福福盡則一敗塗地故世家子弟貴
財既盡無能免餓草者矣

父兄

子弟佛法必視父兄蓋有父兄節儉而子弟淫侈父兄謙勤而子弟傲慢者矣今父兄日為傲慢而責子弟以謙勤無是理也雖痛責之彼將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其肯率服乎故為父兄者不可不先自脩飭

子弟

子弟生於膏粱之家日為侈麗宴游所奪乃有能勤習儒業以自成立者此可貴也又有生於農畝閭閻

經鉏堂四卷

五

日為飢寒所逼初無父兄師友之教而能傑然出乎其類以儒自奮者尤可貴重吾家子弟初無侈麗宴游之溺衣食不至空匱耳濡目染又日親賢父兄師友而反怠惰自棄其可罪也

又

十賢子孫未必能興家一不肖子孫破家為有餘他事皆可區處唯子孫不肖無策可治人不知教子孫而徒為之營生不為子孫積善而為子孫積財多積不義之財以付不肖子孫其害為甚也故尤宜慎之

智不可也。

妻兒

妻兒不論賢不肖比當作冤家想使其不肖耶其為吾害甚於冤矣何者冤可避而此不可避也使其賢耶或遇逆境見其淪亡何痛如之是豈非冤乎凡人為一身計亦有限量唯其為妻兒計則無窮已或因之而造業則又不論賢愚生死以彼之故造業不已彼享其利我受其報亦謂之冤可也

子孫計

經鉏堂四卷

五

或曰既有子孫當為子孫計人之情也予曰君子豈不為子孫計然其子孫計則有道矣種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授以資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經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下和睦五也為擇良師友六也為娶淑婦七也常存儉風八也如此八者豈非為子孫計乎循理而圖之以有餘而遺之則君子之為子孫計豈不父利而父子兩得哉如孔子教伯魚以詩禮漢儒教子以經楊震之使人謂其後為清白吏子

至郵馬十子人各授之一業龐德公云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皆善為子孫計者又何憚焉

伶官

司馬遷傳滑稽歐陽公傳伶官皆有深意政以直言諫救未必能行而滑稽伶官巧發中機或能迴人此滑稽伶官之言所以不可廢也宣政間用當十大錢人皆患苦一伶官粧賣凉水樽有樽當十錢買之者凉水一錢一盃賣者既得當十錢一連飲買者至三四盃買者曰吾不能飲矣賣者曰汝以當十錢來吾經鍾堂四卷 十五

當飲汝十盃必強之而後已語聞當十錢遂減為當三乾道間有獻併酒庫之說者人不以為便伶官粧三人獻利便於政路三人共謀曰方今欲干堂須獻利便若其說可行即得好差遣矣既而曰各言所獻如何一人曰人累頭巾足矣頭鬚似無用可省也一人省一頭鬚積而計之所省不可勝數也又一入曰汝所省猶少頭巾只一隻帶長用一短帶亦可果也若人省一隻帶積而計之又不可勝數勝於省頭鬚也後一人曰汝二人所省殊未多如何得好差遣若

吾所省百倍汝矣問曰何也對曰人之衣袴止欲遮股却寒若兩股併一縵袴豈不大省乎對曰所省信多其如兩股共一縵袴行不得何聞者莫不啓齒近有移用官錢大為姦盜庫藏皆空伶官有取以為諷者粧盜魁欲收火下問火下來投者曰凡入吾火須計術高妙我乃容之汝之技如何其人曰吾無所不能也盜魁曰私藏易竊官藏難入汝必入官藏乃可期以十日越十日再見賊魁賊魁問汝做得着否所得幾何對曰吾羞見翁問其何也曰吾入軍資庫庫

經鍾堂四卷

十六

無一物吾入諸庫亦了無一物入公使庫止有一千八百蓋先為大盜所竊故吾無所得也又一伶官粧押到公事府尹坐廳欲收禁押下直司直司云見囚已滿無所容也尹云押往右院右院曰繫囚亦滿押往左院左院對亦然尹無計問胥魁若之何胥魁云只有押往公使庫軍資庫乃可問曰公使庫軍資庫豈禁人所耶對曰向者藏錢多固不可禁今空無一有諸獄既滿非此兩處不可也可謂意深矣

見戲優人

年老名利之心漸消思中年時馳逐殆類大人之獲
見戲生客之觀優人况於中有所得以道眼觀俗態
乎

鄙夫大丈夫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孟子曰居天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
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均是人也或謂鄙夫或謂
經鉅堂四卷

大丈夫在人而已

君子贏得做

國朝典憲比漢唐極寬不殺士大夫蓋祖宗家法所
以享國長久用此道也嘗謂今世贏得做君子何者
古之為君子者臨事立節大者赤族小者殺身而勇
於為義者猶不懼今世初無此刑甚不過越嶺海耳
至於近世越嶺海之事又無有甚不過閑廢不用耳
而猶月有本身料錢然則何而不為君子也故曰
贏得做也

君子退閑亦是濟時

出則濟時人皆知之退亦濟時人未之知也夫君子
既脩其身將為時用志在濟時而已非為求利祿而
享富貴及其退而窮處但於己之利祿有損而於濟
時之用自若也何者世方汨於聲利廉耻之風日喪
而有一君子焉道不苟合於以厲天下廉耻之風是
豈不亦謂之濟時乎故曰退亦濟時也

君子濟時不必自己

君子與君子為朋朋類之中有一人焉推行所學足
經鉅堂四卷

矣何必自我為之也元祐初司馬既相起范蜀公蜀
公不赴或問之對曰凡吾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
之故可以不也

君子長樂小人長憂

君子以道義存心待外物以天命雖在窮困患難未
嘗不泰然小人以名利存心患得患失貪欲無厭雖
日處富貴未嘗自安故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論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莫不欲趨利而避害君子者智識固也

小人若使君子不知利害是不智也又非病風喪心何苦捨利趨害哉小人者亦非不知趨利而避害君子所謂利小人以為害君子所謂害小人以為利昔馳如此何哉君子計遠不計近計大不計小小人計近小志遠大自謂得而反失自謂巧而反愚嗚呼此其所以為君子小人歟試條言之

其一曰君子以正而得小人以邪亦得是賢否混淆之時得一也邪不如正君子固勝矣

其二曰君子以正而失小人以邪而得中人之計
經鉅堂四卷 九

曰正固難行不如隨時屈縮嘗云笑任人笑我好官須還我做君子之言曰吾所見如此利害聽之當得而失過不在我雖失之以為獲遂素志也

其三曰得失雖係平時而又有命君子直道未必不得小人在道未必不失

其四曰君子遭時而失固其所也小人患失無所不至而秉權之人喜怒難測縱委曲苟合終不能無纖芥行違生意外其禍必重

其五曰君子自有濟時之才傳世行後之學雖不得志於今安知不得志於後雖不見知於一時安知不垂名於千載小人曰吾捨斯時無奮身階矣非不明知冒昧可羞汗屈可耻奈目前何是以君子隱之於心未嘗不自得雖是小人良心未泯靜而思之亦必知愧

其六曰君子恐累其親曰與其無道而得縱封及庭闈澤及泉壤識者嗤點未足為榮小人只知朱紫可貴不知汗門玷戶親若有識必有所不

樂又何樂哉
經鉅堂四卷 十

其七曰君子豈無愛念子孫之心欲傳及於無窮甚於小人也其訓教子孫曰賞延不足道金不可恃必使後世謂汝為賢者子孫可也小人只計奏得恩澤幾人四宅可及幾世殊不知貪冒得罪後世見其子孫目之曰是姦邪裔嗣雖其子孫亦不敢自認其先世者有矣

其八曰枉道干進若執權者止是欲其屈意相下在寒士猶可勉強若乃非賄不行徒手無益矣

士方且仰祿代耕寶王何所從得故當官不統
移易簿書以竊官錢實舉勸微以取私賂萬一
敗露身生重累而受吾苟直者未必援拯當是
之時悔嗟何及

其九曰或者曰吾非竊官錢非受賂賄幸自有家
贊以此市進未為甚害小錢不往大錢不來不
思既自有家贊儘可足用何苦先輸見有以觀
未來不可必之利乎人情不遠今雖出私財後
必酬償於官矣或有已輸贊於前久而未効欲

經鉏堂四卷

不復輸則前功俱費勉強又輸則無厭難塞命
或不偶終然失望陰自悔恨難與人言其不愜
快為病者幾希

其十曰佛氏因果之說理不可移君子直道而行
死必無累小人生前縱得利既是在道利多罪
亦多果有陰府吁可懼哉

其十一曰爵祿得失之榮辱未及清議是非之榮
辱君子雖失榮名歸之小人雖得惡名歸之君
子愈失愈榮小人愈得愈辱

其十二曰物理循環否泰不常今日之得安知不
旋踵而失小人一跌不振何可勝數君子磨之
良農力耕而遇水旱信不幸矣明年有年不終
窮也小人磨之博徒但計其勝不計其敗又磨
之盜賊如不敗露利莫厚焉如敗獲何如憲網
何

或曰君子為善豈計利害今子專以利害言何其小
哉應之曰君子固不計利害今余以利害言為欲警
小人故借君子以立論耳柳子厚變商之說是也覽
經鉏堂四卷

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更相是非考其行實然後可知信君子者
循矩蹈規譬諸良玉豈無小疵瑕不掩瑜為璋為珪
彼小人者言蠟貌梔不唯欺世又以自欺作為心勞
終必敗隳二者之辨較然不疑自古皆然可以類推
小人殊未易做

觀許敬宗等傳皆是才能智數過人者又有大福皆
早高官長年君子所不及可惜者不為君子耳彼才

法智數無一有賦分又薄縱作小人亦未必達枉為
小人耳

經組堂雜誌卷五

經組堂雜誌卷五

宋書川倪惠正

衣食

衣以歲計食以日計一日開食必至飢饉一年開衣
尚可蓄舊食在家者也食盡而無入知衣難蓄者也
衣弊而人必笑故善處貧者節食以完衣不善處貧
者典衣而市食

又

終日端坐略無勞事未飢而飯至未寒而得衣飲酒
經組堂五卷 吳興張翥撰
食肉呼奴使婢居有室廬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
不於此為善更且使性氣縱喜怒甚者造罪業豈不
大可罪乎常與此念久久自然寡過

飲食

飲食以滋血氣世之多飲食者惟軍伍為然蓋欲稅
強踴勁也惟世家子弟為然蓋欲恣意色慾也苟無
此二事多飲食何為佛只許人齊粥足支是身足矣
又何以多飲食誇人為

寢食

人之相祝頌必曰精調茵鼎蓋人生不遇寢食二事
日不甘食夜不安寢則病矣今富貴之家以酒奪食
以色妨寢則是二者皆失之且夫中酒之後繼之戩
賊夜坐連旦日申而起宿醒未解又復飲酒其情思
無聊不如強飯安眠者多素况如是之久未肯能中
壽者此乃可憐何足羨乎

節酒

七日不食令則死矣七晝節酒徹食愈進飯與計之
酒自當止止未能遽節之可也

維鉅堂五卷

節飲

晉元帝中主耳然一節不可及帝初渡江以酒廢務
王導諫之遂覆盃終身不飲晉人日以飲酒為事習
俗既然矧尊居萬乘而能聽一言之諫抑絕好嗜終
身不飲非有絕人之識剴斷之資孰能之今為寒士
而反不能斷酒縱不能遽斷又不能稍節尚可謂之
賢乎

連飲

所謂富貴之家日事宴飲夜以連旦日高來能起病

醒未醒又復飲矣以是為樂人皆羨之余嘗連三日
飲膈滿口乾情味殊惡吐酒之後尤難支吾食至不
過飲其汁下筋舉一兩嚮而已見酒來殊畏之不知
富貴人亦如此否當是福有厚薄不同若只如此亦
何可樂也

寶勝遊船

溫陵東湖有湖山之勝劉公君寶開濟水面頗濶其
北則思波亭南則寶勝院余繼劉之後為創絲艦為
游湖用既成命寶勝掌之自州郡船司左翼軍官欲

維鉅堂五卷

用一日與願船錢兩千其下寄居借用亦然寺願舊
人之餘以助常住本利之也余既去官乘舟者不復
與錢日為寄居佔用先後相攬寺不勝其擾遂拆去
既拆州中又監寺再造寺復重困不唯出造船之費
而攬借擾寺遂為無窮之害余亟移書太守令拆之
不知果相從否天下事未有不因利而致害者余初
設心本為寺利今反為寺害况天下事有太於此者
乎思之沮人為善之心亦可為興利者之戒

長物

有一規則終身受用矣雖別有規用所不及歲之篋
笥與無規同凡物皆然何獨規也

不見不聞

目所不見彼自華靡於我何干耳所不聞彼自喧轟
於我何與是以脩道者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
密也

三等

人之等級不同姑以三等計之上等之人自與上等
相較中等之人自與中等相較下等之人自與下等
相較

雜錄堂五卷

四

之人決不敢上等相較於是絕念矣使貧者常若下
等之望上等絕相較之心自不起慕羨上等勿論中
等之人却常視下等則無往而不足矣

諺教

人方居權勢時請謁必恭書問必謹皆諺教其所居
之官非敬其人也一旦退閑又移其所謂諺教者他
之矣苟識此理則凡施諺教於當權之時不足為勞
而世多以請謁之恭書問之謹為歸休於我是墮諺
教術中而不悟者也

好事

好事難做為每事有利害存焉受利者未必言小受
害者必形於言又有忌嫉其成功者有疑其營利者
有惡其奪已利者又有小害在初而大利在後無識
者止見其初又從而交謗之所以好事難做也若欲
做好事先須知之不郵謗議然後可為若畏首畏尾
必欲無纖毫議無一事可為矣

富貴至緊要處亦與貧賤者一

富貴之勝於貧賤皆無緊要事耳至緊利害亦與貧
賤者一也老也病也死也皆最緊事未可以富貴
移易者故曰與貧賤者一也

雜錄堂五卷

五

常作病想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
而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
心自然掃去真妙法也

常作僥倖想

人生天地間衣食豐足已大僥倖更望其餘常作此
想又良法也

不婚不宦情欲者半

諺云不婚不宦情欲者半僕三十年前未婚止一身耳今內外近四十口若更數年諸子皆娶累益重矣設若三十年前不要豈有此哉業緣所招枝老為累所役以是知浮屠氏之法為妙

貨漿

吾鄉有貨漿三家其一以成其一以敗問其成者曰吾豈不知貨漿之有罪第以貧無業姑藉此窺利爾始吾貨漿自誓以三年為斷方其貨也獲利厚矣然

經鉏堂五卷

六

吾儉約如故衣食之外不妄用以其餘納積中視之若無然三年之後發積而觀已及千緡遂不復貨以此千緡展轉營生是以致富其敗者曰吾既貨漿日有厚利吾以為自此可常得日之所入者一千吾費亦一千所入者二千吾費亦二千一日不貨則窘矣終至於捕獲塗地而後止此類於世之知退貪進者故誌之

蛇虺屠僧

物類之惡者莫若蛇虺人類之惡者莫若屠僧蛇虺

之肆毒為人犯之人不犯之未嘗無故啣人屠僧之為惡為謀利故苟不為利必將改業今有人無故而謀陷害人於己又未嘗有利何苦為此是曾蛇虺屠僧之不若也

不利不為惡

中人以下皆以利害計者也故利仁聖人之所取人若為惡儻亦知計利害不利害於己則不為亦寡過之道也蓋世間癡必有初無利害而為惡者甚多既於己無利何苦為惡也

經鉏堂五卷

七

耕而食

耕而食蚕而衣此理之常而世之耕者多不得食而不耕者享其食蚕者不得衣而不蚕者享其衣故幸苦以立家謂之智亦謂之無福

金蚕

金蚕之法聚百毒於一器使更相啖其最後一物曰金蚕貴人亦然二十年前同時輩行或死亡或罷斥或外補其留中而為貴今者一兵而也
犬固吠非其主

犬見人必吠不問人之賢否彼固不知人亦不責今
有小人加無禮於君子彼為人而不別善惡是犬爾
何足深責耶

見小人當起三心

見小人誣陷君子時當起憐憫心憐其用心之謬也
當起得師心曰其為人如此可鑒也當起定心不憤
不怒不為惡境所動也

不出

無事不出門無謂不出言是寡過法彼誇者曰簡傲
經集堂五卷

曰深中任彼自誇吾則知而故犯也

登高

嘗登高山下視城市殆如蟻垤不知其間幾許人我
從高望之真可一嘆山之高於城市能幾何已自如
此况真仙在太空下視塵世何啻蟻垤乎

觀門中出入

於城門旁少坐則出入者則爭入暮則爭出肩摩
袂接皆是為利界不肯少遲何哉途中之人亦然東
來西去南來北去憧憧不休問之莫不有幹能息

坐於其旁盡見此態故曰唯靜可以觀

夢

夜作好夢既覺恍然若失夜作惡夢既覺以得免為
幸人生如夢享富貴者好夢也受貧賤者惡夢也啓
手足之際猶如夢覺富貴者未可知貧賤者安知不
以得免為幸歟

記夢

庚申十一月初四夜夢入朝造班而抱笏者忽不見
倉卒就引班者猶笏乃是木笏意殊恐湏臾傳閉宮
門若有大處分者尤更驚懼已而夢入深宮中有三
層高樓其樓榜用木匣蔽護不見其題中三間垂錦
班綠簾入而視之並無一入行到西廊則有土偶像

若寺中水陸堂者夢中曰此必是寺也已而由西廊
出登大殿則見五佛像像粧飾亦非精遂設拜拜起
見佛像中間有一大珠若大圓琉璃球光彩高數尺
余遂生信心再拜起則有五珠珠其光相射奪目頃
史滿殿神光紅黃燁煜不可名狀余遂連拜連聲念
阿彌陀佛拈香則香是印香余又悔不帶雙深來上

先東後西香爐是瓦土又見有一行脚亦來燒香
旁一小兒年可八九歲着黑綠道服額有八十字人
指曰是宅中小官人余益念彌陀至覺念聲猶未絕
心地清涼開豁頓解纏縛余方於池上築小居意欲
名以蓮社此其感應歟或者宿有善根故為諸佛所
接引也前之恐懼是欲余散薄榮利所謂小兒者余
既絕欲無復有子當是得孫之兆額書八十者豈余
壽考之祥耶聊書記之

雪川

經鉏堂五卷

頃年奉使到北方大率平野絕無山水晴則塵漲空
雨則潭沒滕然後知江南之為絕境而雪川者尤為
清勝蓋平波漫流有水之利而無水之害群山環列
秀氣可掬卜居於此殆復何加里諺曰放爾生放爾
命放爾湖州做百姓此乃唐末五代之語是時天下
皆被兵獨湖州獲免至於本朝太平又二百年靖康
建炎復免兵厄今尚有唐末五代時屋宇夫為湖之
百姓猶為至幸况為士大夫乎

法華

自西門出十八里有法華寺寺側則趙氏小隱園廢
宇潔雅其漱玉森翠臨巨澗蔭喬松水清見底游魚
數十行空坐石上片時真所謂坐茂樹濯清泉者
獨恨城關之阻亟反歸棹不得終日耳

東林山水

東林祖居山水清秀然氣象規模不甚深犬七十年
前有善相者云官不過正郎錢不過十萬歷數前輩
信然今僕官中大夫或謂遷居城中之故然沈甥家
貲已過十萬豈山川與時變遷耶在僕亦合知足

經鉏堂五卷

十一

地獄天堂

地獄天堂不必遠求只一家便有一身便有在察之
耳

天堂地獄

釋氏說天堂地獄吾始疑其特以是設教以天堂誘
為善以地獄怖為惡耳非真有所謂天堂地獄者近
觀許敬宗傳見其處心積危誣陷君子位至宰相壽
八十餘若是人者苟無地獄以治之何小人之得計
也故凡陽為惡而不受報其報必於地獄必矣釋氏

言乃真實事非為設教言也

養花

養花於瓶比在樹者開落遲數日蓋在樹為日色所
催風雨摧折而在瓶者無此患也以是推之脩養之
人苟能攝生有可延年之道不為妄也

又

瓶養芙蓉一宿而萎或教之煨其根如法經霜如新
此小事也莫不有法不問則不知况其大者乎

鷄竿

續集卷五

十三

頃見建教相鷄竿置盤竿者旁垂四絲四人爭上其
兩人至半而止自知其決不得也其一人先登一人
與爭者不達餘丈亦止蓋亦自知其不得也磨之競
進於朝其相競自以其地步相近者至稍懸絕則不
復起競心矣

魚餌

江湖浩渺魚樂無涯一貪香餌逐墮鉤網回視江湖
欲反不可悔何及耶

仁怒

推己以及人之謂仁體己以及人之謂恕孔子曰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己以及人也孔子曰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記曰施諸已而弗顧亦勿施於
人此體己以及人也

怒

早達如意者責人必不怒齟齬多奇者必怒蓋早達
如意者但見每事可以力取其責人曰我如是而成
汝如是而敗者必有不至也殊不知其成者偶然耳

續集卷五

十三

非其果能也至夫齟齬多奇之人信天命之不可以
人事奪故其見人之有遭非意者必能以己體之曰
彼之不偶命也非其力之不能也

儉

君子所以貴乎儉者為其寡求耳諺曰省使勝求人
蓋不儉者必至貪求是以貴乎儉若乃身自苦嗇又
不免於妄求曰吾以為子孫計已不自享而使他人
享此則愚夫貪吝之心鄙淺之見耳非儉德也

儉有三

三上焉者儉以為人聖賢也中焉者儉以為己善人也下焉者儉以為子孫愚人也何謂為人施人救急是也儉者必吝乃能畜已施人又惟儉者勤有餘以施人故謂之聖賢何謂為己寡求也寡求則有廉耻是謂善人若乃儉者多積以遺子孫資其不肖於已既自苦又壞子孫故曰愚也

心

成實論諸畜生隨種種心得種種形

心口

經鉅堂五卷

十四

或曰人之善惡萌於心耳目口鼻皆從心使故心為重是固然矣然善萌於心無口以發之善亦不彰善之不彰未害也萌不善於心口未有言猶可以改萌不善於心而口遽發之雖駟馬莫及矣故心之惡見於口而尤重是口之利害尤不可不謹也

眼口

耳鼻皆不能動眼口皆可開闔惟夫人目不瞬而至八口無所食聖賢言不妄發蓋眼口雖動尤貴於無功善備身者尤當留意於眼口

看經

余居閑日看經課自到建安日理民事無暇看經或問何不持課對曰吾理民事自有看經耳奚必翻閱梵筴然後謂之看經耶

可貴

賤而謙卑未可貴貴而謙卑斯可貴矣貧而儉約未可貴富而儉約斯可貴矣衣食有餘而能知足未可貴衣食粗給而能知足斯可貴矣血氣已衰而能絕欲未足貴血氣未衰而能絕欲斯可貴矣

經鉅堂五卷

十五

諤用其心

取不義之財以供不肖妻兒妄費取不義之財以充權貴苞苴取不義之財以齋設徽福皆諤用其心者也

欲益反損

蓄聲妓以自娛愈多而愈以伐身服金石以延壽久服而反以喪生作淫豔之曲以求趨曲于而號為樂薄此欲益而反損也

文人才子

文人才子類多不達譬猶女有美色類多漂薄豈與
 角去齒物不兩大故邪非唯天理如斯而其八例不
 自愛重其達者或失之諛佞甚至於喪節其窮者或
 失之怨憾甚至於狂放所謂失之諛佞者如班固馬
 融之附竇梁是也甚至於喪節如阮籍范雲之為勸
 進表是也所謂失之怨憾者若屈原之離騷楊惲之
 種豆詩是也甚至於狂放若范曄謝靈運輩是也是
 故女有美色必持之以德士有文才亦必持之以德
 彼無其德而徒有文才得免世禍幸矣况復望其達
 乎

經筵堂五卷

十一

樂天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
 也夫以大而反事小與夫賢而反事不肖能而反事
 不能而不以動吾心是之謂樂天也

仙境

嘗謂萬元亭公家便是仙境渠愕然余曰余嘗呼名
 畫畫仙境不過畫亭館山林竹石花木鶴鹿而已公
 家具之非仙境而何但人在仙境中自不知之猶

有他羨耳萬大為然歸以語其家人無不為然者豈
 獨萬氏雖吾小園人望之亦當以為仙境也

士大夫有不如小人者

小人衣食不給至於朝不謀夕然而猶自笑歌不輟
 士大夫小有不如意便至於憂愁無聊若不活如
 使處小人衣食不足境界又當如何也故曰不如小
 人也

富歲子弟多賴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義衣
 食足而知榮辱以吾所見觀之貧賤而為惡者反少
 富足而為惡者不可勝數也此又益子所謂飽食煖
 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者耶要當參觀之

經筵堂五卷

十一

一切唯心造

佛謂一切唯心造試以夢中觀之凡世間之物無一
 不具可以驗世間境界無非心造也

誌卷五終

宋魯川倪思正父

賭博

賭博若一向得采不過三二十擲而所贏不貲矣若一向失采不過三二十擲而所輸亦不貲矣唯其迭輸迭贏故可以遷延為戲善惡亦然若小人一向為惡其為非類父矣若君子一向為善其為聖賢亦父矣唯其善惡相雜小人雖終日為不善亦有起善念時君子雖終日為善亦不免有起惡念時為國亦然

經鉅堂六卷 一 兵典張警校刻

若一向用小人行乖政或亡可指日待也唯就其間時能用一賢人時能行一善政故未至於遽亡若一向用君子行仁政堯舜之治可立致也唯其間不免或信小人或間以謬政所以不能立致太平也

貪吏子孫必敗

世之貪吏或不至嬰憲網者蓋其人實有才具可以駕御官吏可以箴匿蹤跡又善承迎上官結託權貴應副過客故不至敗露子孫無才具而徒學其貪此所以必敗也

天不虛生賢者

天生賢者必為世用當明時為臯稷遇否時為孔顏雖窮達不同為世用則一若以久遠計之孔顏立教為萬世利又更過於臯稷天之生賢也夫豈苟然哉

報應

報應之說非獨釋氏言之儒家之說未嘗不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死亦殺其死皆報應昭昭

經鉅堂六卷 二

之說此乃常理雖有遠近遲速未有少差者若夫顯壽顯夭乃其變耳不信其常而信其變此所謂無忌憚所謂行險以僥倖也

月暈

月暈而風古語也兩日前月暈意必風大作而連日作兩日月暈不風則兩日非專為風古語未可盡信也

軍民

古之論存亡者在得民心與失民心後世兵民既分民心固不可失軍心尤不可失失民心者害尚遠失

軍心者禱尤近蓋民有妄作軍可以制之若軍心一失誰與制之也

七十

古者七十而致事謝國事也七十曰老而傳傳家事也國事既謝家事既傳則無事可也唯脩身治性一事老當愈篤既無家事國事以分其心則當一意於脩身治性古之好學者死而後已未嘗以老而怠老而縱也

反害

樂鍾堂去卷

凡樂事多端飲酒過多來日病酒無聊矣色欲過度來日精神蕭索矣飲食過度須臾脾胃受傷矣雅讀書有利而無害唯溪山有利而無害唯翫風月花竹有利而無害唯端坐靜思有利而無害是謂至樂

三省吾身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君子之自省何計於三而已自為人謀而下三者特其大者焉耳凡一事之微未嘗不自省也

信及豚魚

見久於金山者說每齋時鼓聲鳴魚鼈皆駢頭水面待食蓋寺僧每齋輒以食投之魚鼈以久而信之故及其時聞鼓聲無不來趨食也魚鱗豚數於畜產中惟最昏者猶可以信及此中孚之信所以為至也

近遠小大

小人計利害君子則又甚焉第小人計近不計遠計小不計大耳君子欲為子孫百年之計小人止計目前君子計天下生靈小人止計一身君子計死後小人計生前而小人所謂目前一身生前亦不可保此之謂愚也

樂鍾堂去卷

乞丐救火

都城有開尺帛舖馬將仕家日以一千施貧纔來即與謂之順錢三年前都城大火乞丐之魁率百人為之般挈凡麗重細碎無所失亡火息又為運木石磚瓦丐中各有手藝又各竭為為之與造此火獨馬氏不至狼狽馬自後每日更增一千至今不較若馬氏者可以為富者之法而丐者之能報蓋小人亦有義者皆可書也

本朝字書

本朝字書推東坡魯直米元章然東坡多師筆魯直多縱筆米元章多曳筆若行草尚可使作小楷如黃庭經樂毅論洛神賦則不能矣其儗如燕于美周越近世如吳說輩皆不免於俗獨蔡君謨行書既好小楷如茶譜集古錄序頗有二王楷法若大字楷法則亦不免俗而氣骨不蕭洒若有羨堂記畫錦堂記及荔枝譜諺所謂厚皮饅頭是也大抵楷法貴於端重又要飄逸難乎兩全不可以瞞人故善書者尤以為難

經鉏堂六卷

五

夏小正

大戴夏小正文體全與公穀相類豈公穀效之耶古人為文無有無源流者

曾子制言

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牆陰可謂矣明日則或揚其言此亦致開室之言也

榮辱

富以苟不如貧以... 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

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

壁間詩

丹徒丁角鎮壁間有無名子詩云積錢養子望身安子大錢多轉不開又錢塘店中有貼詩云富饒須念貧窮日安樂當思病苦時不知誰作皆有理也

魚鳥

六畜畜於人蓋為食故其遭屠割有不可得而逃者唯魚之遊水鳥之棲林初無藉於人宜其可以逍遙自適而魚以餌之故鳥以媒之故貪其微味誘於朋

經鉏堂六卷

六

類捨江湖林木之樂坐為人制鱠之烹之受無窮之苦哀哉

出世

佛法為出世間法試舉一端人之所以為人所制以利害榮辱得喪也於是患得患失唯恐少拂逆人意若吾無所慕羨無所畏忌彼如吾何豈非出世間乎士大夫墮於世網難於跳出彼為浮屠者乃反欲打

習上

俗語教人必曰習上自兒童以至於成人自初學以至於賢人君子皆當以習上為念蓋所謂上者等級甚多不至於聖人不止其未至也豈可廢習乎

望山

望山者以山為佳及入山中未必佳也望花者以花為美及在花中不覺美也羨富貴者以富貴為樂及享富貴未必樂也

三事

靜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與良朋講論

經鉅堂方卷

第四教子弟第五

甘露之禍

甘露之禍王涯賈諫舒元與等皆遭屠戮樂天是時優游洛中故吟詩作賦龍為醢詩或謂樂天快之樂天豈快人者哉憐其無知不早退而踐禍機也

報狀

昔人云一日觀朝報三年看報西華身以為誇士大夫窮居退處點步不知回善變觀報者要便損道心余謂觀其升沉進退以究物理自可以長道心耳

甘旨

市非無果家園之果常甘公非無醞私室之醞多旨家非無飲饌子弟所供尤覺有味也

守風

江行遇逆風雖十日五日必當寧耐守待苟不寧耐守待強舟人以直前未有不覆舟者唯航海雖逆風亦行蓋其業已入海泊岸不可是以唯風之聽乃出於不得已耳海中無所蔽障帆以竹蓬可四面用之亦恃此以不恐然使遇巨風其危尤甚苟未至於不得已又無四面使風之具何苦冒險而進也

時新

貴富者多誇時新之食其價數倍其先他人得食亦不過一月半月之間然而氣味不全皆人力催趨而生者貧者待其感出而食之不過遲一月半月其價損廉氣味反全方初食時亦與嘗新無異耳

不減價以求售

臨安有世賣剪子者曰青州劉家他剪子鋪隨時逐利每柄不過一二百錢可得唯青州劉執價必五百

不減然其打製精利用之可過常剪數柄彼其價高
非妄增也蓋其鐵既精好工價數倍若稍減價則不
復能如此人用其剪者信之買以五百未嘗少吝執
價守業可嘉一也久而使人信之可嘉二也好物價
高賤者不堪久用其理可驗三也事有可以顛推者
故誌之

危行

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言則因
時有危遜之異行則不問時之如何皆當危也

經鉅堂六卷

九

聲色之樂不與焉

心地之樂一也詩書之樂二也師友之樂三也閨門
和睦之樂四也風雨小園圃之樂五也子弟脩學
之樂六也而聲色之樂不與焉聲色之樂自惑者觀
之則為樂不知其乃苦根耳得之既未易就使得之
反有悔焉人方沉迷其中以為樂識者觀之真可憐
憫何足羨也

清風明月

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東坡赤壁賦云天

下之物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唯
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
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東坡之意蓋自太白詩句中來夫不用一錢買取之
無禁太白東坡之言信矣然而能知清風明月之可
樂者世無幾人清風明月之間亦無幾日就使人知
此樂就使良景頻過或為俗務牽奪或為病苦妨障
雖欲享之有不能者然則居閒無事遇此清風明月
誠未易得既不用一錢買又取之無禁而不知以為
樂是自生障礙耳

經鉅堂六卷

十

樂是自生障礙耳

偏黨

偏黨反側皆非中道君子則失之偏小人則溺於黨
偏者用意過當耳黨則全是私意也至於側則偏之
甚反則黨之甚側猶可言反則顛倒是非使賢否易
位以亂為治不可為矣既曰無偏無黨矣又曰無黨
無偏何也君子先無偏小人乃無黨小人之無黨由
君子之無偏故凡小人之為害君子必當自反蓋君
子先有不是有以致之也

惟人求我匪我求人

古之為學者雖有濟時及物之心而未嘗有求用於人之心蓋其平昔所享用者甚儉出而仕也非為利祿計也人求之則應人不求之則已後世學者專為利祿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悲如此等人為人所窺為人所厭薄既已為人所窺所厭薄矣不知自反徇且寡廉鮮耻乞憐於人而不已若是人者用之何所益雖廢之何足傷哉

對影成三人

杜門却掃或疑其索居無侶讀李太白詩云舉盃屬明月對影成三人則是未嘗乏嘉賓友也况黃卷中自有聖賢日與之對豈必待求之今人哉

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少血氣味定故戒之以色壯血氣方剛故戒之以聞此理之無疑者至於老血氣衰矣名利之心至此宜以乃戒以得何哉蓋世方其血氣有餘之時或能抗志高遠至於血氣既衰無復高遠之志往往貪欲甚此孔子所以深戒也夫飲食日以減少聲色不可

親近老態具見來自無多貪何為哉豈其為子孫之計甚於其身是以投老而愈貪歟忘已以徇子孫逐利而不知反謂之智可不可耶

三非

誰謂庾郎貧乃有二十七種鮭菜此雖戲語實食貧之法以韭一味而為三品凡蔬筍之類每色為三味既不傷廉便為多品與食前方丈何異也

中秋

中秋月色多為風雨虧缺幸而有之或以疾病或以喪制或以意外事妨奪計一生能賞此月者殆無幾年計天下能賞此月者殆無幾人可歎哉東坡詩云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達哉斯言

苟不知道不知足世無快樂之人

由乞丐而望吾輩彼以為夫並及也而吾輩不自知其樂自此推之由吾輩以上之人亦猶吾也何樂之云惟知道知足者無所往而不樂士人未發舉意謂發舉必有樂也發舉反望及第未嘗樂也味及第意謂謂及第則大樂也及第未望身性政官亦未嘗樂也

指而上之雖為宰執亦未嘗樂耳

光陰迅速

日視漏刻夜聽更點然後知光陰果迅速也是以君子競辰佛經云念念遷改亦欲人警懼而知競辰之意歟

俗語

俗語多合理其曰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大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似郭郎言雖蘇俗語謹實有至理可發一笑

經鉏堂六卷

一三

無事

東坡云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第恨無好湯使嚙不下享所謂好湯使者無他知足安分妄念不起是已若不知足安分妄念紛然無事靜坐其病反甚焉耳

相形

貧富生於相形不見富之有餘則貧自安故不足惟其見富之有餘方起慕羨是以有不足之歎故富人反門不可須登富人之會不必數赴故曰不見可欲

心不亂也

富之驕貧貧之諛富政緣日與交涉耳使貧無求於富貧者何所諛富不能役貧富者何足驕哉

相笑

世之恣意奉養者笑清脩者曰枉過一世何自苦為清脩者亦笑恣意奉養者曰枉過一世何自苦為彼此相笑未知孰是當問識者

自幸

人生斯世特有幸耳非有能否也得幸多者為福人

經鉏堂六卷

十四

人皆幸之而已不知自幸又欲無厭可乎僕雖拙疎細數僥倖凡數十條書以自警生於中華一幸也生為男子二幸也粗有識知三幸也生於士大夫之家四幸也自幼業儒五幸也過明主六幸也弱冠登第無場屋之苦七幸也免於就館八幸也龍飛乙科免求闈陞文字九幸也便為職官免簿尉塵勞十幸也濫中科目十一幸也一任職官即入朝十二幸也改官不用舉至十三幸也免作邑十四幸也不外補而終禁從十五幸也十年館學兼掌兩制入侍經筵十

八幸之安享祠祿十九幸也粗有田宅免飢寒之逼
 家事付之妻與子無所踰預二十幸也粗有園館二
 十一幸也年過父兄二十二幸也骨肉團圓二十三
 幸也夫妻偕老二十四幸也退居田野親識滿前無
 羈縻之慮二十五幸也閨門和睦子弟可教二十六
 幸也出有舟車役有奴僕二十七幸也圖史左右無
 缺隨意二十八幸也身名不辱二十九幸也強健無
 疾三十幸也是三十端有一不如意則敗人意僥倖
 如此又復何末乎

白警

人之生世苦樂二境而已莫不欲避苦而趨樂而有
 不能遂其意者制於命也苟制於命則無奈何而有
 可以自樂享之而不自知與夫初無所苦而妄自生
 苦又有作顛倒見反以苦為樂妄生羨慕之心而以
 不得為苦者是自取之非命所制也非愚而何世間
 最苦者飢寒切身一也身抱疾苦二也骨肉死喪三
 也子弟不肖四也今皆無一有焉其可樂者衣食粗

給一也身健無疾二也骨肉團圓三也子弟循理
 也今皆盡兼之矣而又一日有適意之樂觀釋氏書
 於朝觀儒書於午其精理玩味而無窮一也明窓淨
 几精筆妙墨模學法書二也徐步小園賞翫花竹三
 也登城觀山延賞風月四也教子弟讀書稍有長進
 則為之喜五也與並友談理六也與親故情話七也
 不任憂者早眠晏起八也觀放生九也觀稼十也
 舟十一也奕棋十二也聽琴十三也觀鶴十四也靜
 坐焚香十五也是十有五樂者日日享之而不自知

經集卷六

十六

者也至於為未來事預憂為子孫計預憂為不可善
 力事開憂此三憂者是顛倒見非所當憂而自取之
 者也若乃慕官職之高而不知有復危機之憂慕聲
 色之樂而不知有伐性命之憂慕妄求之為樂而不
 知造罪業之憂此三憂者亦顛倒見以苦為樂而徒
 羨之也書之坐隅以自警且以自警

追思

昨日往荆生朝追思甲寅年至今整二十載是時余
 以春官貳卿出使回左司諫章類挾私謂事首丞相

降出其章予以誼當引退亟出關待命餘兩月未至
予决因寓新橋寄居馮封樁家書院會拙荆生日大
姊母子甥姪楊之邁夫婦來為壽并請馮室今大姊
楊親及馮室墓木皆拱矣馮室改姓于時官朝散大
夫今中大其弟封令人今碩人祖仁方奉補今為
通直郎祖義祖禮祖智祖信未有官今皆受命屋止
有數間竹椽低小今添蓋前後五倍於昔又頗華潔
時方欲營小園未有端緒今園有亭館數處蒼竹茂

經鉏堂卷六

十七

密至於住業亦三倍於前器血餐錯不必外假諸子
初皆未娶今祖仁祖義祖禮祖智皆授室第二女未
嫁今已有甥大小數歲無一不勝前者則是十年之
間謂之命好可也然余自章論之後雖再入為小宰
六郡授命除每與樞安和待察南皆不赴得當奎
今得而復三遭煩言人謂予多齟齬者此也然利害
當計其實今實則無損何言齟齬乎以此自省不覺
有僥倖之喜抑予脚踏實地造物相之雖有傾擗豈

法深宮與嘉泰四年五月八日

成感相生

人之所欣生於戚戚却生乎欣試以一二事明之
子發舉則欣矣春闈見黜則大戚女子得男則欣矣
一旦失之則大戚是戚生於欣也抱病則戚病愈則
欣失物則戚已失復得則欣是欣生於戚也無所欣
戚初則人自生之達者知其然故於得喪無所欣戚
也

憂喜相生

喜生憂憂生喜若循環然假如元未有得忽得之斯
喜矣既得之復失之斯憂矣已失之復得之又喜矣
達者得之知後必失之失之如本來之無有此所以
無憂無喜也

經鉏堂卷六

十八

經鉏堂雜誌卷六終

烈祖堂雜誌卷七

宋雪川倪思正父

雪川城守已見

雪川自唐末五代以來不經兵火此非天幸蓋其地險可守者二十不當孔道非必爭之地一也陂澤彌望塗泥沮洳舟車皆阻二也環城無駐足之地難下寨難施砲架難用綽路馬難推鴉車洞子雲梯之屬三也城外居民屋宇不過數十家臨時毀拆容易四也地薄數尺即水不可穿穴地道五也塘路多有水

續集卷七卷一

港間斷六也陸行不可並馬七也城上非沙難頽八也舟楫輕捷人人能沒水九也油泥可用洗潑塘路及近城去處去一二尺乾土以油泥實之油泥厚尺許非一兩月不乾實與人踐踏無不蹶陷十也釘椿犬牙相錯多下陷稍重則為暗椿所礙舟稍大則不能入椿進退不可十一也菱葑堆積以覆陷穿誘之陷沒放水浸田使不可行十二也城中多尖家有資力可召募不逞群不逞為官收拾既可免竊發又多趨勇可用十三也去山遠無以高臨下

勢十四也水流不湍峻不可引以灌城十五也虜

騎正兵不敢來不過偏師到此已是冬末春初不能

久留十六也西溪灌注無渴乏之患十七也家家近

水火攻易救十八也西南北水面濶雖閉門久氣不

鬱壅不至生病十九也有魚鰕螺蜆菱芡芡芡藕根

可以助食二十也大凡守城須先遠守城外險處南

路陸路當守何山嶺水路當守衡山東門當守舊館

昇山水路當守河口昆山青塘門西門當守法華仁

王山路水路當守永壽北門水路當守大全等處險

續集卷七卷二

不能拒然後退而守城盡拆橋梁輦去石若不輦去彼作砲用

環城港汊皆施椿陸路當掘坑用油泥菱葑暗施鐵

蒺藜苦竹槍使之川陸無路舟馬皆不可近城先之

以守遠險次之以守近險然後守城是三重城也又

守處在遠城中少驚恐人心自安敵至則又當撓之

或劫其火頭輜重或夜劫其寨虜睡重易劫或放水

或決水或出奇兵於其後及其左右近城村落隔水

抄掠亦難不過一月之食道矣然後尾而襲之常遠

而勿迫自然陷溺如此非惟可保性命亦可立戰功

然必人心一部分定以四關分四部各若干令明斥堠遠賞罰信權出於一勿有二三禁虛驚蓋妄言禁喧笑主謀者不怯畏處之恬然雖城破猶可巷戰死闘也若其積糧積薪及守城器具自有常法不必詳述至於臨時機變隨機而應又難預言

或曰雪川久有富庶之名虜盜所垂涎決不可守是在我因而用之耳吾能以富盛之資厚募強壯醜賞以待功能則富盛反為吾利耳同舟而遇風濤胡越可使為左右手况各有性命利害使智者出謀富者

經鉏堂七卷

三

出財勇者出力何事不濟曩時京城破金銀財物為虜括刷無遺銖兩皆不可藏為私有使城未破時有能糾率金銀募士力戰虜詎能破城哉覆轍在前可為永鑒此在識事勢較重者觀之利害曉然若乃只為一身計或入太湖或藏山間或往村落則一強有力者能劫縱竄伏草莽亦餓死是虜未至先為賊困矣往他州遠處路多盜賊決不能達若近處復有險如雪川者乎一身幸脫其如老稚婦女何家破身存何以生為此大謬也

獨有築土一事難禦敵若以布袋萬個盛土往來城下堆積立可與城齊湏常深察敵必以船載來湏多方以覆其船使不得近城更講究近城堆積時何術毀之當問智者

偶書

人之所好各有所偏苟遂所好則足矣其所不好者亦何必有焉余之所好者溪山也今若溪群山率吾目前余之所好者花竹也今三徑粗成紅綠芳妍余之所好者圖史也今棟架卷軸隨意可觀是凡余所

經鉏堂七卷

四

甚欲者莫不兼全孟子曰堂高數仞椽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般樂飲酒馳騁田獵後車千乘此三者孟子得志之所不為余之所無有者此而又奚歎而奚慙將以彼而易此吾不願也姑樂吾素好保其性天然則不幾於愚信有之而頑不可鑄與其強營而身勞不若遂性而心安彼世俗固所哂笑或有識者未必不以我為然也窮當益堅願加勉旃昨日端午世之為端午者其等差不可勝計也姑以三等計之上焉者極其豪侈誇新而闔靡也中焉者泛泛

綠隨宜而取醉也下焉者雖角黍之微亦不可得
自憐而歎謂也至於今晨皆墮渺茫恍若夢寐語曰
端六絳絳此與東坡云明日黃花蝶也愁同意也非
惟陰陰可惜人情節物舉無意味矣人能以端六處
端午則貧富一致何喜何戚何誇何愧也世事無不
類此夫唯觸類而思之則亦可以言智矣

學者自勿讀書師尊者孔顏與孔門弟子孟子荀子
楊子文中于此數聖賢窮困不遇其後世言詩則杜
子美李太白晚唐詩人以名聞者非一在本朝若黃

經鉅堂七卷

五

魯直陳無己其前則梅聖俞蘇子美皆困於時經術
若孫明復胡安定程伊川謝顯道其困愈甚今人曰
吾抱才藝時不我用是為大屈不知學問文章有如
前脩者否其困阨流落未至已甚是不自量者也且
天以窮阨困人乃所以欲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
能不知自反而乃怨天是全無知識可憫不須憐可
罪不須惜

或問君子有憂乎無憂乎曰有憂亦無憂有憂者為
天下國家無憂者為一己利害任天下國家者固不

能無憂不任事責者亦有憂乎曰不任事責亦當憂
也憂不忠也不仁也一己利害豈無可憂者乎曰亦
有憂也亦不足憂也人力可為不勉而自取顛沛可
憂也力之所不可奈何而預憂是妄憂也故曰亦憂
亦不憂

時有否泰命有通塞才有用舍是故聖人教人不律
人以一準不拘人以一塗而其自處亦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而語聖人之得中道則曰可以仕則仕可
以止則止今之人不然仕進者曰吾知仕進而已苟
經鉅堂七卷

六

可以媒身者無不為也俗眼又從而評之曰吾不知
賢愚但進用者則賢退黜者則不肖是為定論乎
而聞其說者中無所主謂外論為榮辱是果真榮辱
乎

觀物有感

均之為花也其植於人同其託於天地同其受陰陽
之氣同其被雨露之澤風日之益又同然而開有先
後落有先後則未嘗同藉曰花之品不齊然有同者
者而開落頓殊雖造化有不能使之同者美吾於是

乎有感

方春之時牡丹芍藥開桃李開下至薺亦開至于夏則俱謝矣而薺曰吾未也待我為桃李桃李曰吾未也待我為牡丹芍藥殊不知其分止此其時已過徒望其阿非望而卒不能有分毫之益也吾於是有感

老傳

記曰七十曰老而傳古人年多壽考或至期願既傳之後餘年尚多是以獲享晚景安樂後世七十者稀縱有高壽或自放心不下或無佳子弟可託以此汨

經鉏堂七卷

七

沒至死余家世年七十者甚少又自稟性怯弱且以六十為期今五十四矣餘年無幾矣余素好恬淡視勢利頗輕故不以禮經為準先期而傳亦幸祖仁輩謹飭識義禮可以傳也既傳之後若復關省是余之過書付祖仁且以自警

善為家者必有積倉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此常人所知之不待智者計慮之詳今夫死生亦夫矣生而精爽如此死決不與草木俱腐如瞿曇之說必將輪迴於六趣然則於其生也豈可不預為死計慮哉羊在牀

時血氣方剛茫乎弗思今既衰矣不知覺悟是謂昏迷吾方儲來世之積倉聚死路之齋糧汲汲遑遑又何暇為今世計而經營較量乎禮有老傳傳諸祖仁女其勉之以慰親心慶元庚申端午齊齋老人書後漢向子平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子平猶待婚嫁之畢若余則又不待其畢矣又易其言曰我如已死苟我如已死則雖欲顧省家事子弟知相關之徒然必不以家事相擾矣

家訓

經鉏堂七卷

八

持身立家不過二說剛彊者曰非此則不可主張柔弱者曰非此則不可免禍要其終而計剛彊極則至於殺身破家而柔弱者不過眼前不如意久有餘味故老子曰柔弱勝剛強者死之徒幹僕從史主人必曰大弱無以立綱紀主人聽之結怨與訟在幹僕計得矣所損主人不知其幾子弟宜戒之利十分人誰不趨害十分人誰不避利害參半則避就在所擇然非素有學識不能擇也

令還山藥

他年身後一切從儉子孫不許隨順世俗以侈為尚
津送止合痛省墳域還山足矣若石羊石馬石虎之
類乃是標揭要人發掘切不可為至於棺斂只涼衫
道服若金帶及銀器並不許入棺其他徇俗虛費一
切勿講能從此者是謂孝子若俗人以此見責者以
此呈之

示兒

學者當有日新之功所謂日新之功唯有常程不貪
多而務博不一暴而十寒積以悠久自然日新若乃
驟勤而遽怠方得而旋失雖欲日新豈可得哉

經鉅堂七卷

九

騏驎一日千里駕馬十駕則亦及之騏驎雖能一日
千里苟止而不行反不若駕馬之十駕也古語有之
太山之雷穿石諺曰將勤補拙祖 資格比兄弟差
鈍然資質純謹儻能勉勵夜以繼日勤於講究不耻
問人安知其不能十駕也人之才質各有所長亦各
有所短儻能去其短則能全其所長矣持重者長患
於遲鈍銳敏者常失之輕脫祖信之才質吾懼其
失之輕脫也今去歲止兩月餘便是十三退之云年

三十一 三頭角稍相踈便當日親君子勿為兒能勤
於學問色莊身端務為持重勿失之於輕脫終必有
成矣

子弟之職孝弟第一謹畏第二儉約第三學問第四
才名第五幹蠱第六不墜門風第七粗守家業第八
能訓子孫第九不伐松楸第十

遺女十戒

第一持身端正

婦人之過失行第一或云醜婦米必有此過是不
經鉅堂七卷

十

然若無教訓不問妍醜

第二恭順孝敬

恭順翁姑固不待說妯娌姑叔之間亦宜

第三不得應對

大人嗔責雖我理直尚當忍受况已理短當面應
對則為無理退有後言亦不可也

第四不得鬪合

鬪合上下致不和睦眾人知之罪不可外

第五不得索賄

索賄

夫雖柔和不可倚託

第六不得盜竊

竊食雖是小過為人所獲有何面目况於竊財

第七不得賭博

節序些少戲耍則不可無度

第八不得醉酒

大人藉勸或至於醉便請歸房

第九勤謹清潔

勤謹謂夙興夜寐清潔謂整齊衣服頭脚之屬

第十不得凌虐婢使

婢使小過則嗔罵所不能免不許高聲如有大過

說與良人治之不許用手扯打摑之類

吾人家女與他輩不同若能持十戒則謂之有家法若不能持此十戒則謂之無教訓常宜遵守無累二親

買妾家訓

素富貴之家蓄教聲伎蓋其事力有餘規模素定聞見習熟無甚大害若乃寒士驟至顯榮而欲買聲伎

以恣已欲其害二十

一寒士自小官以致顯位必在中年之後筋力既

衰思慮又過心腎不相交濟而使少艾者迭進

攻之傷其趣死莫此為甚雖服金石本虛無益

多生腦癰背疽殊可憐也

一寒士糟糠之妻少同辛苦今以進妾之故糟糠

之妻反成冷落怨詈恚怒遂為仇敵妬忌之情

人所不免妻弱則日事諍爭家政墮壞妻疆則

日事箕楚逼令墮胎甚則自戕至於妾恃主愛

經鉅堂七卷

十一

犯分僭上讒諸主母離間父子至於合鬪親房

內外不足又不論也

一晚年妾有子不惟嫡妻不容嫡子恐分家業深

所忌惡幸而庶子不為正嫡所害必不肯推心

教之任其自然父死之後必是不肖

一其父日事聲伎欲令其子以從學必有後言其

子縱好資質見父督責面從而心不服若其癡

騷年少其從師友讀書乎其歸家竊聽聲伎乎

人情揆度必從易入者矣淫聲褻語日接於耳

以謔笑為歡以優諧為能雖有好資質亦喪其
良心是父導之也不惟子弟而已僕妾混雜中
外無別教聲器客亦得亂之翁媪出入不可禁
止矣

一其父既有聲伎必防子弟侵盜若隔絕異居父
子之情次不通若其共居妾方慕少子弟不
知禮法必為誘陷以致亂倫又有父在其子不
能堪特以父故隱忍至父歿子必痛治其妾妾
知其家隱匿枝牒論訟者多矣

經鉅堂七卷 十三

一聲伎粗備必欲其事事相稱且彼不甘喫枯淡
而在我方欲徇其所欲家費無餘必妄營求陷
於不義勉彊置買未能周備見他人周備者復
懷慕羨貪欲之心何有窮已

一家力有餘計較請門客之費却不招延佳士以
教其子而月以錢米招募教聲器客不肯用錢
買書與子讀至買樂器則不惜費真倒置也

一貧親戚甚多無力振贍每以懷愧至於群婢之
家或論月或論年各有供贍則不較也

一當官惟清心寡欲則可專意外事既為聲伎輩
惑身雖在外而心實在內惟恐外事之多賓客
之衆及其既入雖有公事及公屬取覆不復肯
出不得已而出心懷忿忿安能從容平心應酬
乎

一當官帶私僕已難關防若群婢父兄母嫂未必
招攬公事關節交通必所不免豈惟當官在私
家須要與諸婢家影滯門戶亦為見任者所厭
如私酒私益放債欺欺平人之類

經鉅堂七卷 十四

一既有婢妾招賓飲燕或疑賓客挑之或實為賓
客所挑又賓客或見其顏色伎藝多方以懷之
决不能堪

一婢妾必是年少而主人者决是衰老婢欲求脫
相與結謀其害多端

一婢妾爭寵誼競主人者不能斷决逃避他處買
婢妾本以奉已而反觀其顏色喜怒惟恐奉己
不至噫可笑已

一人之所主寢食而已夜飲通宵醉後從事房室

日高乃能起寢與食晝與夜失其常度豈不謂賊乎

一有不積陰德者初買童女既犯之而厭誣以盜竊轉賣復責元錢又有年限已滿多方艱阻不得脫身又有其初給覓以為女及其長遂以為妾尤無狀也

一又有別宅置寵者在家猶不可防關而在外或外情相涉所生之子不知主名

一妻嚴素無容德特迫於事勢與置一兩輩粧景

經鉏堂七卷

十五

實不可犯主妾徒有慕悅之情多成悒悒

一身死而妾有子妾少既為母其家別無尊長

或有外情子不可制尤難區處妾本賤種一旦

驟為人母尤好作體其子有不到處尚能寬假

至於子婦多造事端凌虐重臺尤為甚酷

一妾既為主人所犯必恃此而與他人通妾既孽

又急欲有子多是求種妾作又有疆主人以覓

子多是異姓閭閻之子大為不便

一既多子不能割欲反恐妾之有子繞懷姪逼令

墮胎已生逼令不育實為陰謀

然則妾不可買乎惟無子者不得已而置之須擇資性十分循謹者不可專求色藝又頒制以禮法仍莫討出契人斯無大害

歲計

儉者君子之德世俗以儉為鄙非遠識也儉則足用儉則寡求儉則可以成家儉則可以立身儉則可以傳子孫奢則用不給奢則貪求奢則揜身奢則破家奢則不可以訓子孫利害相反如此可不念哉富家

經鉏堂七卷

十六

有富家計貧家有貧家計量入為出則不至乏用矣用常有餘則可以為意外橫用之惜矣今以家之用分而為二令兩子弟分掌之其日用收支為一其歲計收支為一日用以借錢俸錢當之每月終白尊長有餘則儲在後月不足則取歲計錢足之歲計以家之薄產所入當之歲終以白尊長有餘則來歲可以舉事謂如添造屋宇之類不足則無所與舉可以履向後者一切勿為以待可為而為之或有意外橫用亦告於尊長隨宜處之

人家至於破產先自借用官物錢始既先借用官物錢至於官物催贖不免舉債與質久而利重雖欲存產業不可得矣故當先椿留官物錢則無此患僕奮空拳粗成家業毫分積累甚難諸子宜體念各存公心管幹且為二十年計日後則事難料又在諸子從長區處僕之智力有不及矣月河莫侍郎家甚富兄弟同居亦三十餘年此可法也蓋聚居則百費皆省析居則人各有費也然須上下和睦若自能奮飛不藉父業則聽其挈出不可將帶之業留以與不能奮

經鉅堂七卷

十七

飛者可也

人家用度皆可預計惟橫用不可預計若婚嫁之事是閑暇時子弟自能主張若乃喪葬倉卒之際往往為浮言所動多至妄用以此為孝世俗之見切不可狗只當隨家豐儉也慶元六年九月十五日

月計

士大夫家子弟若無家業經營衣食不過三端上焉者仕而仰祿中焉者就館聚徒下焉者干求假貸今貧多關少待次之日常多官小俸薄既難贍給遠宦

有從來道塗之費縱餘無幾意外有丁憂論罷之虞不可不備又還家無以為策則居官凡事掣肘若有退步進退在我易以行志矣就館聚徒所得不過數千有一虛館爭者甚衆未娶就館猶可既娶之後難遠離家在己為羈旅在家則有事不可照囑或自有子欲教不可若稍有家業則可免此患縱不免就館聚徒亦不至若不可一日無館者之窘也至於干謁假貸滋味尤惡不唯趨趨需此狀可惡奔走於道塗見拒於閹人情況之惡抑又可知縱有所得無幾

經鉅堂七卷

十八

久而化為唇吻潔持之士化為無廉耻可厭之人若乃假貸親故至一至再亦難言矣諺曰做箇求人面不成此言有理若自有薄產無此惡况矣吾家業雖不多若自知節省且為二十年計可以使汝輩待闕不至狼狽既免聚徒就館又免于求假貸諺曰求人不如求己此之謂也已作歲計簿復作月計簿蓋先有月計然後歲計可知若月之所用多於其所入積而至歲為大闕用矣世間事固終歸空人固各有命然可施智力處亦不當不理會其所求者在己與夫

不知義命妄求者大異也非是空言乃真達理

經鉅堂雜誌卷七終

經鉅堂上卷

下

經鉅堂雜誌卷八

宋雲川倪思正父

書日閣

齊齋十樂

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
澆花種竹聽琴翫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奕棋
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齊齋三戒

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此吾深病切宜戒之
經鉅堂上卷

齊齋居士書

記雲川遊賞去處

城內

顏魯公堂

莫氏蓮莊

莫郎中園

曾氏極目

林氏溪堂

楊氏水雲鄉

萬氏南園

鄒氏園

慈感寺

沈尚書園

晦巖園

葉氏園

趙氏北園

俞氏園

向氏園

城外

貴人高大之塚無不發者惟建勳塚不知其處

葬也者箴也自古聖賢皆以儉葬為久計見諸簡策多矣卒不能移世俗之說開世俗之蔽蓋世俗求以眩一時之目不為死者遠慮謂之孝乃至不孝故書此以遺諸子開禧丁卯五月聖齋齋老人

十不如

畫扇不如紙扇錦綺不如布帛巨艦不如輕舟高堂不如低屋金寶器物不如麤瓦麗妻豔妾不如醜妻

經鉏堂八卷

四

惡妻食肉末如素餐厚葬不如薄葬俊爽不如樸厚富貴不如貧賤

十或問

或問生死曰晝夜或問今生來生曰今日來日或問佛土曰清淨慈悲或問地獄曰貪濁忿怒或問快樂曰知足或問尊榮曰無求或問報應曰形影或問久長曰如常或問享福曰無禍或問壽考曰不朽

庵內外絕景

碧潭龍泉一也薛石崔鬼二也野香古梅三也雲泉

翠巖四也長林高松五也慶懸跳珠六也精嚴翠坑七也書堂脩篁八也小界山峨眉九也翠微清越十也此庵中之絕也寶明杉徑一也潭頭泉石二也常照軒三也常照脩徑四也西巖幽景五也張氏梅園六也常照翠峯七也此庵外近在咫尺七絕也凡此七絕他人得其一已為奇勝今予兼而有之至於小舟溪行之景山禽百變之聲雲烟出沒之態又不論也日享清樂可謂屬厭自非造物付與何以得之此予所以深自慶幸而樂於居山者也

經鉏堂八卷

五

居山約

余營蕪山本以歲拙已就粗安可以忘歸諸兒之意眷戀挽留又難遽絕今與汝曹約每月二十日在山十日在家獨甚暑甚寒兩月則全在家恐山中不便也山中不可獨煩子弟一人侍置屠輪流四子每人一旬周而復始其當旬者凡飲膳之類專掌之其餘在家有効時新各隨其意多少不拘無亦不責其或有商議事合要來此不必當旬自宜前稟自六月為始各於旬下書名如當旬有私幹兄弟那容

貴人十反

貴人十反夜當卧而飲宴早當起而醉卧心當逸而勞身當勞而逸客來脩不請師教子弟而以大錢積教聲妓藥餌無病而服有病不肯服果蔬尚新不待熟食物取細失正味山水不喜真境而喜園畫器用不貴金銀而貴銅甃

書坐忘論

斷緣

余既墮世網念欲斷緣終未能斷若不為倡則久已

經集卷八卷

七

行之至於彼倡而我不和慮邪怒怨所以未能如子微之言若乃事有不可廢者不得已而行之勿遂生愛繫心為業此則在我可勉者也

收心

世之欲收心學道者徃徃專於習靜使其心若槁木死灰然然心豈可使若槁木死灰哉是以習靜而心愈動去道愈遠今司馬子微曰息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著空又曰要有疑子且任思量悟已則止此真學道之妙

簡事

斷緣者斷與人交際之緣簡事者簡自己奉養之事也外斷緣內簡事其於學道也易矣

泰定

至人以忘名為貴而吾徒惟恐名之不彰是以喜譽惡毀宜其去道愈遠也

梘翼

此即釋氏所謂戒慧也乃知道釋一貫初無二理坐忘論七篇梘翼一篇明白有據今節取精要書之坐

經集卷八卷

七

右

好官好人

蔡京有言既要做好官又要做好人可乎此言兩者不可得全也以理推之夫不然世之治也做好官者必人之至賢如使為好官不復得為好人是何等時乎而小人言之不慙蓋可以見其好矣夫君子脩其天爵而已不計世之治亂豈誘惑於姦言乎甘心得好官不願為好人風俗至此是以小人得以軒輊焉殊可憐也書之座隅用自警勵

意林

精養兵

古之兵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故無養兵之源
後世尊督農以耕督兵以戰兵民既分於
有養兵之費今日財用所入施於兵者十居
其九夫農不裕資耗於養兵欲兵得其養而
財不告匱如之何則可

談者類曰天下未嘗有兩全之利愚謂不然利之不
能兩全者蓋慶之未得其道耳如得其道曷為而不
難兩全乎利害之相關理勢之相函察其本源而治之

則一舉而兼得夫不求其本源而惟束流之是務此
世俗所以嘗怪乎兩全之難也民者所以養兵者也
兵者所以衛民者也欲兵之彊則民必困欲民之裕
則兵必弱議者於是蓋未得所以為兩全之策也曷
不於其本源者而究之乎廣今民力之困甚矣中產
無終歲之儲田野多失業之歎幸遇豐歲猶可支吾
稍稍歉荒必至流莩民力之不可不裕固也然而科
歛之甚日以嚴急州縣督迫不容少緩天子躬儉

德於上省浮費節濫予戒括免知羨餘寬郵之詔月
月相繼求所以輕賦而裕民者其講明非不詳且至
矣而吾民未受實利蓋養兵之費未省則賦不可得
而輕賦不可得而輕則民不可得而裕是所謂利害
之相關理勢之相因者然而連營列伍開口待哺恒
期不可缺望奈何議者固常思所以省之而不可得
竊嘗究其本源而得之以為莫若先自治其始古之
所謂強兵者非必衆其部伍多其卒衆之謂蓋有以
百萬而敗者有以數千勝者老弱數倍極難小歛

疾病歟如使數者而得以混雜於其中雖百萬之多
而何益勇者一可以當百銳者百可以當千如使人
人皆勇者銳者則雖數千之少而足用昔我太祖
宗之定天下軍旅四出所向無敵而兵不過二十萬
以天下之全力養兵之數不過如此蓋一兵之費月
廩幾何取賜幾何三歲郊費幾何其始之招募其終
之養老其費又不知其幾何一兵在籍一家仰給不
知費幾農夫之力也今以天下之兵籍略計之行都
之宿衛沿流之駐劄州郡之分屯無慮七八十萬東

商民力安得而不因哉昔孫權赤壁之戰周瑜請五萬人權以為五萬人卒難得於三萬人足以破曹公而有餘符堅以百萬之師臨晉謝玄破之其兵亦止於八千而已此二者皆東南大變或以三萬或以八千非唯足以拒敵而且能以取勝議者復曰今日之兵非止為守計也如將為他日恢復之用則兵固不可少矣愚謂不然古之取天下者非特恃己兵之衆蓋亦因敵之兵而用之如使虜有可乘之隙吾以弔伐為名則豪傑必有響應義舉必有景從者敵之兵

經筵堂八卷

十一

吾之兵也漢高帝縣蜀漢定三秦不過從思東歸之士至其合五諸侯兵至彭城則反為項羽所敗則兵不在衆也又况東南戰士自古號為輕銳項羽以八千而成霸業季陵以五千而深入虜廷公此則兵患不精耳苟精矣雖進取可也然而今固未可以遽首必得三術而後可一曰擇將帥二曰精招募三曰示激勸何謂擇將帥將帥者兵之司命也兵無衆寡惟將所用將得其人則臨機應變智策無窮號令信明士皆盡死能以少為衆矣自餘兵以秦竊將老死幾

新將未甚知名行伍之間豈無可用特患未知所以擇之擇之之道莫若使大將歲舉所知然後命樞庭延問訪以軍事如得其人則以次擢用可也何謂精招募國家竭民力以養兵豈欲為是虛聲而已固將有以用之必強悍必勇銳必輕捷然後為不徒養苟為不然既藉於兵則他日不可以汰去彼其難法雖前雖短小而資廩不可以少減是故莫若嚴擇於招募之始厥今諸將大抵徒務多兵以充數誘陷愚民非其願欲怯弱短小莫不煩刺十人之中可用者

經筵堂八卷

十一

不過三四愚以為莫若申戒將帥使所募者必中伏式則人人精勇得其用矣何謂示激勸夫兵之所習者技也所慕者賞也技精者有賞則能者勸不能者奮矣昔時名將往往各出私財於較閱之際明示激勸今者雖金鼓相聞名為日習戎事而勸激未至能者無別故莫若朝廷少予金帛命諸將時時擇其精勇者而加旌別焉則士氣必倍矣三說既行新兵既皆可用舊兵有關勿補至於虛籍之弊私役占破之禁法禁具在皆可申嚴則向之七八十萬兵今雖四

五十萬而足矣如此則常賦可以漸減民力可以漸裕而士氣自壯兵氣日強一舉而兩利其在茲乎

救荒政

水旱之變或謂出於天數或謂出於人事其說如何今日荒政之弊如常平義倉所積既少而其弊又多勸諭民間莫肯出力以助公上穀價踊貴田野流移將何以濟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一日無食則民飢苦而豐凶之相乘水旱之或時有是以聖人厚蓄積

經鉏堂八卷

十一

備先具執歛散之權以為救歲糶糶之道故雖遇歉歲而民無捐瘠之憂昔三代之歲使民三年耕則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則有三三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則當有十年之蓄矣夫以積蓄之富如此雖有水旱之變宜無足慮考之周官所以為救荒之政何其詳且悉也遺人以施其委積均人以蠲其政賦頌其歲則有倉人馬均其食則有司稼焉移民以就穀則廩人職之移民以通財則掌邦賦之而

大宗備所掌荒政其目尤多所謂散利薄征緩刑弛力之類凡十有二焉蓋以凶荒之變利害甚大雖有蓄藏之備而無區畫之方則民有不得其食者矣又况蓄藏之備非必如三代哉

恭惟主上留意內治勤郵民隱比以亢旱為災深切軫慮先事預備條舉荒政唯恐不及甚感德也執事發為問目下詢末學碩何足以仰裨萬一雖然請試言之今日救荒之政大要有三六曰戒壅隔夫民有

經鉏堂八卷

十一

災而告于有司為守令者所宜以實聞于朝可也而今守令往往抑之使不得言蓋其意預欲迎承求悅於上以為災異者上所諱聞也是故旱而稍得雨則曰雨已霑足田實無所收則曰不至甚害至於聚歛之吏惟恐蠲減之多其欲隱蔽尤甚如此則民隱曷得而上聞德意何緣而下究乎故莫若申戒守令使自一畝一頃以上有傷者悉與閱實然後朝廷可以知天下災傷之輕重而為之賑救矣二曰擇監司夫朝廷雖有賑濟之備為不得人而為之經畫則其

皆出利之所入者及胥吏而不及細民及豪強而不
及軍務及城郭而不及鄉保貨賂通行於是其有冒名
之弊旋後壅併於是其有蹂踐之虞聚而為疫癘散而
為盜賊不可不慮也天下守令不能人人皆賢故莫
若遴選監司之公明者而督察之授以方畧勸以賞
格其措置有方者則籍姓名以薦於朝其庸謬無能
者則分事移易必當才而後可則所在人無有弗被
其澤者矣三曰通商賈夫以天下之廣不能皆荒亦
必有豐稔之所苟非商賈轉運則遠方之米不能多

經解卷八

書

致欲商賈之輻輳莫若戒關市之稽留聽米價之自
然荆襄湖廣之米多自長江而下竊聞沿流關市往
往巧作名色所至皆滯今若申嚴條禁使商賈轉米
之舟有司不得誰何夫商賈逐利者也苟米價稍高
無不為集故莫若聽其自然米既全集則價當自平
矣至於常平義倉本以為凶歲之備雖有捐免豈無
見歲惟盡發而無新可也勸誘富民既立賞格猶有
未應宜優與官資可也夫抵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商
荒政尤不可以少緩及今為之則官無次費民受實

亦如必待其流徙而後為之經畫則無及矣昔文帝
之初賈誼以為公私之積猶可哀痛未幾而貫朽粟
腐號稱富庶唐太宗一年蝗二年旱三年大水四年
而斗米三錢夫以聖天子威德之至愛民之深小有
旱荒豈足為慮惟當盡其所賑救之方則上天降鑒
當復有豐稔之應執事又何慮焉

抑奔競

銓選一闕而待次者或十餘年何以抑其奔
競一官而請俸者或十餘年何以責其廉潔

經解卷八

書

聖人執操縱予奪之權以臨制天下天下之人莫不
俯伏聽命無有歎然不滿之意焉者惟其均而已大
致均乎均則人皆悅而服之雖有所奪而人不怨苟
其不均也雖予人而人反怨之陳平社下宰分肉甚
均分肉細事也均而可以得一里之歡心項羽宰割
天下以王諸侯以土地爵人大恩也不均而反以致
亂今夫一家之中小大百指歲豐則均用其不歲餘
則均節其用則或第或用長幼皆樂從之人主之於
天下爵祿我有名器我擅可以為予而予之可以為

奪而奪之無不可者然而有所予而人且歛望有所
奪而惴惴然恐人之有辭則不均之患歟官冗之弊
甚矣選人之在於若幾萬人京官以上亦不減三四
千人一官待次近者五六年遠者七八年赴調者狼
狽於逆旅至無關之可入執造化之柄者束手於廟
堂至無關之可予於是奔競之弊所由以起貪墨之
風日以滋甚議者於是省官之說有嚴改官之說
省官之說朝廷雖明知之而難於決然以行嚴改官
之說朝廷雖改法令而士論猶以為未便誠以未得
經筵堂八卷
所為均之道焉耳上舍釋褐之恩數則錫減之特奏
五等之納勅則裁抑之所謂進士之路既已如此而
任子雜流之濫冗其數自若也州郡百司之薦削既
有定數矣捕盜京官之賞格既有定負矣所謂孤寒
之改秩既已如此而侍從宰執之子弟初奏而得京
官者其數自若也嚴於孤寒而畧於貴近斬於一門
而濫於他途則無怪衆論之不平朝廷欲有所更革
而未能也是故莫若均進士之所減者幾人任子雜
流之所減者幾人孤寒之改秩其負幾人貴近子焉

之初補京官者其負幾人明告於天下曰吾非有所
新而塞天下仕進之路勢不得不然也官可省而人
無怨自斯以往銓選庶乎其無壅而仕進者不至於
失職至於賦祿之無以養廉其亦於不均而已矣夫
官大者祿厚官卑者祿薄此其勢固有不可均者然
而厚者太厚薄者太薄則亦已甚矣今仕之州縣者
自職幕以下食口稍衆皆不能以自給而其赴調之
費待闕之費往來般挈之費無所不從出利害迫於
中中人以下能守節而不變蓋亦難矣內之姻戚也
經筵堂八卷
隨能也歸正也授節試廉車者皆食真俸未嘗滿替
外之監司郡守也時節互送十倍於所得之俸雖數
禁嚴公然受之如使節廉車不妄除互送者必以職
論以此等錢少均以益下吏可乎因職而賦祿祿雖
多而人以為怨今添差之官不厘務之官皆無職
掌而坐糜俸廩若是者少錫以益在職者可乎如此
則大農之費不增小吏得以養廉而無有不平之歎
故曰均於均也
公薦舉

今日以改官為重故薦舉之法甚嚴薦舉之法行之未免無弊也故有實跡之說以實跡之反為虛文也故有減負之制又恐其輻輳之多也於是又立為每歲限負之數其可久行乎

厥今天下之事患在於待治其末而不究其本徒詳於法而畧於人是以法令數變卒未有久行之利孤寒受弊而賢愚有同滯之嘆也夫所貴於薦舉者何耶豈非欲得夫賢者才者而用之歟賢者混於不賢

經鉅堂八卷

十六

之中才者雜於不才之列於是而加別白焉使賢者用不賢者退才者進不才者退此薦舉之所為甚重也唐虞三代之盛聞擇人而任之薦舉之事矣不聞其立某法定某式而防薦舉之為姦也夫君子小人各以其類惟賢知賢則所舉者必賢不肖者知不肖則所舉者必不肖矣苟其薦者非其人雖嚴立之法而何益何者不肖者之舉不肖非待務為姦欺其上蓋其識見之卑不足以知賢者而樂其氣類之相似是以從而薦之或謂後世日以澆偽非立法之強

可今之法不可謂之不嚴而法益嚴弊益甚則以非真人之故歟昔者患薦舉之為虛文也於是有實跡之說曰某人賢也必明著其賢之之實某人才也必明具其才之之狀否則弗聽也以為是庶幾可以得人矣然而行之未幾實跡之効未見而虛偽誕謾之風日熾朝廷於是一切罷去復用舊法又恐其未者之輻輳而無以禱節之於是又從而減薦劑立負限嗟夫請託之風不戢權勢之書日馳法雖屢更孤寒者受其弊耳於薦舉手何益今之士大夫以薦賢舉

經鉅堂八卷

十九

國為已任者蓋絕無而僅有耳怵於權勢移於請託每每皆是也彼唯視權勢者之輕重而為之等差雖有賢者能者且不暇問縱或知其為果賢果能而無以及之亦不過歎息而已又况其見識之卑不足以知賢者能者而唯樂其氣類之同而以不肖為賢其能也是故法日嚴孤寒日以壅隔賢者能者日以難進夫立法以防姦非法之所能盡則擇其人而任之以薦舉可也如使得賢者而任之彼將孜孜汲汲以為國求賢為先務權勢不能移請託不得行而所舉

者必其類矣今為天下之得薦舉者在內則百司長
貳也在外則監司郡守也百司長貳往往皆朝廷近
臣其選宜精唯郡守之衆不能人人皆擇則擇監司
可也監司又不能皆擇則擇職司可也蓋舉負雖足
而無職司之薦則不能以陞改是故其利害尤重而
天下所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者蓋無幾人也如使
皆得公明剛方者而用之雖以今之法得人而有餘
不然愚恐法數變而徒為是紛紛耳

寬州縣

經鉅堂八卷

三

今日寬恤之政如州縣苗稅並輸奉邑不得
重價科折州縣稅務元非省額者一切廢罷
輦轂之征既罷於今年而身丁之錢又復蠲
免至於州縣合解之錢亦行倚閣却羨餘之
獻戒無名之歛波茶鹽綱運之禁又寬酒禁
亞托之害民若此之類皆欲寬民力也上恩
如此州縣奉行不度徒為文具而已

人皆曰欲裕民者當自蠲州縣始愚則曰欲裕民者
當自官州縣始入之言曰千里一守百里一令主德

待之而宣上意待之而乎守得其人則千里之民得
其養縣得其人則百里之民受其賜奈何懇惻之誠
形於宵旰寬卹之詔見於丁寧而斯民猶有歎息愁
恨之聲者是非守令之責而誰責歟斥之可也懲一
以警百可也此數州縣之說議者所以為裕民之策
歟嗚呼州縣之不可不覈固也其毋乃猶有可言者
乎上意所向而下之所趨也天子有仁民愛物之意而
為州縣者敢為是殘民削下之舉入非病風喪心亦
何敢格上命以自投於典憲州縣而敢格上命則監

經鉅堂八卷

三

司可劾也御史可按也而今監司御史雖明知州縣
之不奉行詔令而未盡按劾者乃亦知州縣之不可
為而察其情猶可恕乎蓋亦反其本而愚之乃朝廷
之所謂減放寬卹者徒知以寬民為名而未知所謂
寬州縣乎州縣之與民嘗相關通未有州縣足而民
貧亦未有州縣貧而民富者今日蠲其租而州縣之
上供自若也明且減其賦而州縣之應辦自若也蠲
差之官日以增而揀汰之兵日以益至朝廷之取於
州縣者其額不除則州縣之取於吾民者安得少也

東就西名曰奉行陽城陰培其實非意也谷之與川
與處也川竭則谷虛子之與母無體也母齊則子歸
民之與州縣相為開通理蓋如此愚故曰裕民之策
當自寬州縣始也

三且堂八卷

三

尚憶家大人刻稌志于雍陽署中尔時髮
未燥也迨束髮而卒讀之偶拈一則未竟
輒舍去以是為平、無甚奇論今忽届安
仁二毛之年攬鏡孤憐中宵永歎初春放
舟玄墓看梅遂謁陳先生於山居目及吾
鄉文節清風千古表章自不可少歸航無

餘年後

五十三

事重展舊編語：會心正不在遠請自今
以往得一歲讀一過以密印吾胸中消長
眉公又云見已見書如逢故人始悔向來
草：着眼了不甚理會又寧獨茲利為然
辛酉改元菊月潘振藻生識於聽鶯山房



東洲几上語

赤城 散吏施清臣述

僕癖嗜書昔貪今懶中年幽憂之疾沉沉兀兀殊欠排遣胸中追憶舊多碎語在藥冊間收拾刪改恰若干則合老釋以非三融精粗而爲一聊自警也時淳祐甲辰十月且題之曰几上語

天運無一息之停而萬化與之俱生人心無一息之停而萬緒與之俱役故物歸其根心反其源由動復靜所以最難

几

一

過去見在未來爲三際豈容把玩于流光少長壯大衰老爲百齡誰解度量于歲數人生宇宙間亦一瞬爾要當進德業以及時窮理盡性以至命無負此身之託

精神昭徹之極可以造微理義涵育之久可以知化心廣則與天地以同量體胖則與萬物以同體非自致也由力廣充之也

道在一箇積字真積力久所造資深逢原之功學在一箇習字慣習自然可入欲不踰矩之奧辨信心則不疑貳辨肯心則不因循惟信爲肯爲學入

道之基地

窗明窗暗虛閱一世之光陰誰弱誰強枉費千年之調度自古有死無忝爾生

倚杖沒中洲起于細微流注之初回頭錯應人因于對境轉移之後

燈炷之與膏油並消刀刃之與砥礪俱 精神之與事物偕亡

事寡心泰情忘累薄此遺于外者之言也事來必能名其事而我爲萬事之主情接必能性其情而我非七情之役

几

二

涉歷既久閱理既深回視一世無一事可樂回視一身無一事可樂但澄念反照而遺諸妄隨緣自適而處見存

人不蓄懷利之心隨時酬酢多則寬使少則窄使絕無僅有則 使擇故多藏則厚亡

道家浮黎之珠佛家須彌之芥仙家 之粟亦如儒家勺水之蛟龍拳石之寶藏斂之則微而無外充之則大而無間皆吾心之全體妙用也

至人之心靜則常寂寂則常存動則常應應則常周人生斯世倚伏皆有氣數不可逆天而躡進賦予皆有

分劑不可逆地以俸求

境有逆順處之以理則逆順不吾移事有是非決之以

理則是非不吾撓蓋理者此心之宗主所以酬酢萬

變與物推移而無窮也

性理之學儒家等級而有持循老釋掀窠白而有超

詣大率在究竟踐履而積工夫爾

富貴是人之所欲各有分量各有時節其來也不可禦

其去也不可追其多也不可損其少也不可益所以

君子在知時以安分

東坡論修養寄子由書尾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

几

三

凡心別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

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余

謂此段亦甚簡明

語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莊子云不義之所適

猖狂妄行而蹈大方

圓覺云君一切時不起妄念于諸妄心亦不熄滅住妄

想境不加了知不辯真實三者所說盡參看

惟天地裕于萬物雖 必容待人者以天地萬物為心

惟陰陽行于四時少差必戾律已者以陰陽四序為

則

柳子厚書悠悠人世越不過三十客日前過三十年與

瞬息無異後所得者不足把玩亦足審矣讀此良有

動于余懷

柔情易綰而難斷疑慮難泮而易凝機巧先事以爭功

工一揣摩隨派以求售人有是心也皆不足以進道

不得起妄想心不得起計着心不得起慕樂心不得起

厭離心當常在一真平實境界

靜之則無包羅大有動之則無森羅萬象此所以不無

而無不有而有

心兼所有用既千變萬化之不齊故心知所見亦千差

几

四

萬變而不正信乎信為甚

不食豆羹推而上之祿之天下而不憚不顧墮甑推而

上之臨之威武而不屈辯義利在毫釐審死生如平

昔但積謹于細微豈勇為于朝夕

隱則求志以自養如霽月光風之涵遠達則得志以祿

養如春風夏雨之及時

富貴功名是皮膚外事智巧才藝是意根下事奉養聲

色是革囊邊事古今典籍是故蹟中事兒女家珍是

火宅中事在世種種是輪迴裏事惟一大事是切已

極事

燭理徹則中無所動御物輕則中有所主能燭理斯可以御物

人生于世均夢境也日間夢眼爲夢若實而亦虛夜間閉眼爲夢尤虛而非實彼汨沒真念追逐世紛日夜忘反溘然不省豈不大可哀乎

一暴十寒則物不生一事二志則物靡就况希聖超賢之學要當皮裏渾化如麴蘖之爲酒冰漸之爲水此身甚小此心甚大能識心大則天地事物非大味者心爲形役遂失其所以大

傀儡下棚線索俱停雜劇散場倡優皆寂人生之形骸

几

五

亦然

花裏蝶花裏休夢中蟲夢中死人生甜苦皆是緣法只可隨順應之

莊子曰其生也若浮故浮萍視身世浮雲視富貴浮家視生緣何者不浮虛耶此乃外得于內則惟有真實在

四時代謝無一息之停留萬彙變遷無一形之堅固不知是間却有個長留獨固者在

儒家之氣習偏處克令全所以善其生釋氏之結習生處令熟所以善其死

塵去則鑑明煙去則火明波去則水明鏡去則金明氛霧去則三光明虛幻去則一性明

爲形器拘則矜睦之私隔爲利欲熾則溪壑之貪開爲恩愛纏則枕席之疊深爲業境移則塵根之蔽固如是則宜乎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

天地運行有數者能測鬼神杳冥有識者能測吾心猶太虛雖天地鬼神亦不能測

賢者之樂其樂也內性適天全味者之樂其樂也外境移地變故學顏子之學樂顏子之樂

交必以正交無雜交則悔悵消好必以正好無雜好則

几

六

流蕩室

衆人之心如輕舟入巨浪掀舞不停如弱水被暴風傾側俱靡至人之身有時或動至人之心無時可動心非絕于物也其動也天

念去則不萌念來則不助念過則不追所謂不怕念起惟恐覺遲

人之一性本精微本廣大以幻逐幻則蔽于紛華以身認身則逐于形氣六根內盲則失其精微一形外藩則失其廣大

過去莫思量未來休計較見在付隨緣所謂昨日今日

後日即吾身之三世也故前修有言未至不迎已過不續當機即應如響答谷

外惑幻境則萬塵超滅皆隨業緣內超實際則萬物森羅皆歸真諦只在一覺之頃

存心養性既得之儒釋均也以仁義禮智養于內以應

于外吾儒之學則發乎用以視動言聽主于內而忘

于外釋氏之學則混乎用初若同後乃異

老氏之言超形數而禁物先莊子之言翻窠臼而破愚見

天地交而生萬物由天一地二之水火心腎交而成內

几

七

丹由心一腎二之坎離

知命者不行險而立巖牆知足者不懷金而溺海賈

豪傑英明之士雖精神聚而不散猶滯于物則為仙為

神通達玄素之士皆不滯于物故精神無聚亦無散

則博大真人涅槃妙心歷萬古以常存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非一時亦非一事終日終身與

善同流如天之運如日之升積既無形善非責報

去就輕則患得患失不戰于中進退正則不詭不隨可

應于外

精神早齋出不貽身之狀財貨戒悖入不貽家之戚

累減則緣輕念消則事化人生脆弱而不久人世變遷而不常人事汨沒而巳也須回首

天之稟賦者才也天之付度者命也才可以充于賦命

只當安于壽才不充于所賦是自棄命不安于所受

是自暴自棄自暴皆逆天也

力反初心忌隨俗眼如梵志翻着之襪勿循外觀如少

室密傳之衣當思內續

有心避數數豈能逃心常戚戚無心任理理從所之心

常休休亦曰盡其在我者以聽在彼者滕王閣記云

天高地迴覺宇宙之無窮樂極悲來識盈虛之有數

几

八

赤壁賦云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合二者而

觀之人間世不滿一嘆

讀書貴義味之淡洽而後貫一理以同歸讀史貴智局

之超詣而後合羣策以折衷

殺身奉權要者溺于聲利視恬澹為戲論我少即多難

者稔于憂患悟空寂為良方

撒手捨萬仞崖之身跨足進百尺竿之步昔人禪學勇

進有如此者然助長振苗易失太過要在寬着程緊

着步

經傳之學義理無終窮探賸有深旨知之為知之當知

者精思之則所言者通不知以不知者臆度之則所
言者鑿

君子于功名遇事而行之無安心小人于功名生事而
行之有欺心此所 關 理亂

口聖賢而心盜跖家儒者而行市人似剛強而政羅刹
術聰明而術鉤距或者安而爲之良亦可懼

兩虹光燭斷滅倏空紙鳶飛揚偏側易墮此可省悟聲
榮之非久

浮漚闖水瞥眼非堅浪箭別弦脫手不反此可警戒幻
境之非實

凡

九

逃儒墨起殺之場究黃老全生之福此遜居者事也尙

口奚爲

觀志遊神三奇靈行間無事心太平黃庭外景語也修

真者所佩

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爲死作令人泣黃庭內景語也好

內者所當戒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由損而益則至理有歸宿多聞守

約多見守卓由約而卓則羣言無混淆

南山之豹豹變成虎變則元質改革蔚然以成其文北

海之鯤鯢化爲鵬化則元質超脫豁然以全其道

管子云思之思之又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
神之力量也精神之極也蓋思以作聖審思乃通語之
門

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厭而沃之使自趨之渙然
冰釋怡然理順蓋爲之在熟成熟乃蘊奧之闢

感律以律則蕤賓之鐵躍召氣以氣則緹室之葭噓大
而一國理亂係才品小而一家善惡由好尙皆因感

召而來

人生五十以前爲進數用世之學當一日章如一日五
十以後爲退數垂世之學當一日積如一日

凡

十

人之血氣精神受于生者有虧無增

東洲凡上語終

東洲枕上語

赤城 散吏施清臣述

僕向丙戌歲臥疴六閱月幾失其生病枕光陰無可排遣攝之以善念厥後追錄于册凡若干則近獲前藁又略刪摸留爲家庭之警訓時淳祐乙巳人日

枕

浮僞則須臾皆亡

踐履正雖挽之以萬牛而不回首識見明雖驟之以萬馬而可駐足

剛毅勇敢之氣養之以居仁由義則不爲精悍整辨之才養之以正心誠意則不俗

至人之心定于一而必如于一不如于一則窒礙而無靈涉于萬而不流于萬流于萬則跌宕而無制蓋一

卽萬萬卽一

心反于先天之先則超于形數之外出入生死不爲形氣所拘心原于後天之後則囿于形數之內出入生

死爲形數所拘

鶩榮途而老不知止如蝸牛粘高壁而槁死投食壑而滿不知足如飛蛾慕明燈而喪生

性則天付之無不該心則人用之無不具心者七情之所自出偏于人心則情蕩而性滅故乾道之剛粹方能性其情

閻虧日月之食也利欲人心之食也日月之食有時而更則人皆仰之人心之食無時而更其更耶其不更耶

愚公移山生固不休精衛填海死而未已使立志如此

枕

何事不辦

成者挽強敗者墮飯已過者逝水未來者抹漆世事往往皆然亦可以悟矣

通徹有工夫純熟無間斷浹洽有超詣透脫無粘此進道之要

不汲汲富貴不戚戚貧賤不炎炎羨慕不逐逐苟求此宅身之要

學問在一箇新字新則不自畫于中道進退在一箇時字時則不自昧于知幾

漂搖世故之風兩棲遲羈路之冰霜也須要經歷視象

養者有間故蒹葭蒼蒼必在白露爲霜之後鷄鳴不已必在風雨如晦之時

汪彥章謫居零陵爲玩鷗亭記云我與物同見于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爲虎使吾心爲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爲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故使之若出于有情如此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鷗莫得而窺矣何爲而不可玩哉余讀之愛其事理俱到以此處世何往而不可豈止所用于鷗哉

枕

三

南史顧凱之云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暗者不達妄意僥倖使傷雅道無關得喪達哉斯言必不乍賢乍佞患得患失于中反靈源在退藏之密聚夜氣在未交物之餘自己求之所立卓爾

天與水違行訟訟六爻皆凶地中有山謙謙六爻皆吉君子可以決擇矣

將心比心此雖俗語極有理世間視己不視人者皆是也推而上之卽顏子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樂天知命則不憂窮理盡心則不昧

讀華嚴經萬理由一性而出讀楞嚴經羣疑究一性而空

人之一生役于塵勞汨于貪嗔沉于聲利戰于血氣過眼光陰迅逾抹電急急符到噬臍不可及矣聖人之心虛而應靈而存大包無外細入無間無在無不在也

讀觀音靈感集書此兼山艮止也止中有動焉兼山之中有坎有震坎水在下震雷也在上水之動動于地也雷之動動于天也水動不止則爲滂雷動不止則爲災動之時者也艮止爲靜坎震爲動故云時止則

枕

四

止時行則行然後動靜不失于正豈止虛寂無所用耶

夫士生斯世當先植立毋負所學倘或苟以從時殆恐浮沉無定始爲風裏之楊花湮沒無聞終作霜餘之菅草

子思言性孟子只言心蓋性無所致力惟求之心心治則性得心出于性故也孟子爲盡其心所以知其性如云求放心曰養心曰存心曰操心曰盡心之類治心甚嚴乃率性之謂道也子思孟子相表裏

蓮花不著水透頂絲髮皆玲瓏修竹上干天貫身枝幹

皆虛徹故瞿曇氏之跏趺 普陀岩之旃檀林取其似道也可不如一草一木乎

分從一定始終有事要十全今古無此古語也明白理到

作文不可有矜心則追逐時好失自得邁往之氣不可有欺心則泛應時用失精神行遠之功

人之心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內不主于敬直則縱肆而邪曲外不主于義方則流蕩而昏迷天理滅矣烏得不入禽犢

釋氏云不離文字不即文字此二語用文字之活法不

枕

五

離文字如杜牧之喻珠橫斜曲直不出走盤之間不即文字如九方臯之相馬驥黃牝牡獨出天機之外天無停運學無止法故天無停運四時之景光新學無止法羣聖之蘊奧傳是以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夫子發明于乾之初九

人物九等表氏名入鬼錄以皆空丙丁四庫書篇目載陳言而何在時俯仰于今古所慨嘆于乾坤逝者如斯老之將至此余題書目也

近世說易者大抵能說易之理以推人事不能究之數以推造化僅有康節一家而已所傳者亦糟粕也易

有神仙修煉之旨皆出于卦數以大易六十四卦除乾坤為鼎器坎離為藥物餘六十卦布為火候每一日兩卦自初一日屯蒙至三十既未濟一卦六爻兩卦十二爻以應一日十二辰一月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以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月三百六十時亦象一年除息符沐浴實計十箇月六百卦故曰火記六百篇于一時內奪得一百二十年正氣滋生藥物十月三百日奪得一百萬八千年神陽正氣以成神晶如參同契等書至今有傳但祕而不輕出爾孰謂易數不可傳哉

枕

六

繼之者善乃天命之正惟善惡相混乃氣質之偏性先儒謂性兼氣質而論自伊洛發明余讀禮運故人者具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也鄭氏注云言人兼此氣性純也又云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鄭氏注云此言兼氣性之効也氣性二字本此然則漢書傳注未易輕視
持財以愚持酒以禮持財不以愚則蕩持酒不以禮則亂
命有分劑安得人人相似時有早晚安得物物相同

古今澆灌胸次則鄙恡潛消講貫喚醒聰明則塵凡俱屏

曉色四達宿禽先鳴陽升也春風一動凍木先透陽回也人生陽氣盛則少疾道家陽氣純則爲

一日方冊是究則此心正一夕善念是存則此心活境空則禍福之繩兩解心空則光明之境四周所圍者空則所超者大

念慮正則清宵魂魄亦安念慮邪則白日魑魅同處陽之晝奇陰之晝耦一與二不相敵宜乎小而人身逆境多于順境大而家國亂日多于治日

枕

七

日月天地之光明理義人心之光明天心無日月則如漆如墨人心無理義則如鬼如蜮一可以根萬善寧早無晚故易取其不遠而戒其迷復也

斷固事之利需乃事之賊勇于斷而不反顧則敗安于需而不用明則亦敗一疾一徐見高于是者能之

花果之遲速受天地之一氣氣盡則落人生之壽夭受父母之一氣氣盡則殂氣稟乎初雖不可益能保養之不夭其天賦

鷄知晨昏鵲知太歲巢元知風雨爲君子豈可不識時之進退存亡哉易三百八十四爻蔽之一言時而已

能知時則知易

立志自強弱猶乘之要當以聖賢爲標的取上駟僅得中駟取中駟僅得下駟

朝三暮四暮四朝三何特狙公之賦預天公低昂斯世政用此理鼓舞闡開行之無迹人自不覺爾

人世光陰不堪把玩稚川喻牽牛之步迫庖丁瞿曇氏喻養魚之日減水澤合二喻而觀之生不滿百憂懷千歲果何爲者耶

以晦養明以嗇養精以退養安以備養齡此達者事酒隱可以玩世要非攝生之具文陣可以娛世要非養

枕

八

心之原不若退觀坐進此道

聖人以易洗心自與天理同流君子以心體易當知天理同本

棲神澹泊必不埋沒于酒盃歌舞傳家簡素必不習尙于侈費驕矜

有不自止之心力填貪壑而無已有好求勝之心冥行險轍而不顧終亦盆成括而已

養以道義則氣不餒于晚年習以正大則身不屈于他日

腹內吞王弘數百輩胸次推員榮期五千人此以大丈

夫緒餘土苴爾

釋氏謂衆生貪而不滿則生嘆嘆而不已則生癡所以

對證拯治之者戒則能定定則能慧慧性照了萬法

不虛一眞長在則前日貪者嘆者癡者掃蕩無餘矣

名利若羽毛之輕衆人視猶太山之重名義若太山之

重衆人視猶羽毛之輕

丈夫得志逢辰豈爲恩讐地一飯之惠必酬則可睚眦

之怨必償則不可

居無常居居之安則蓬華猶千門萬戶不過一席之寧

味無正味味之適則藜藿猶八珍九鼎不過一飽之

枕

九

甘

天地大德生字盡之聖人至德好生盡之君子處世豈

可萌一不仁之心甚而暴殄天物乎

儒者禮經五百威儀三千違禮必入于刑釋氏大戒三

百細行三千犯戒必抵于罪是知人心管攝在是猶

御馬之嚼勒捍水之隄防不可頃刻廢也

陰陽之氣潛移于晷刻之微老壯之氣暗鑠于事爲之

末要當反本原于精微不可弊精神于蹇淺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召公有是言矣古之好古也聚道

今之好古也聚財文中子亦有是言矣棲沙沉陸之

珍瘞墟窖墓之器前賢遺玩斷則留蹤陳之几案則

愛惜關心藏之篋笥與無相若正自徒擾天真不必

爾也

前輩當官處大事如小事做小事如大事然常思之視

大如小則無懼心視小如大則無忽心

康節云迅雷過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可以識喜

怒之變

紙帳地爐夜窗聞雪松坡屋午枕聽風脫聲利之樊籠

都忘所著超清虛之境界惟適所安亦居山一樂也

吾何求于外哉

枕

十

東嘉鄭龍圖景望銘枕屏云卽鹿從禽太山橫前而弗

見愛親者不輕其身愛身者臨深戰兢每讀之惻然

于中眞仁人之言也

靈筠之蘭子猷之竹淵明之菊和靖之梅濂溪之蓮非

意于物也感其物之適相似也

莆田葉丞相云好官易做好人難做因是說考之前代

好人未必到好官好官未必皆好人雖然要不可以

彼易此也

排難解紛必須順理而行之如披敗絮行于荆棘中亟

步則多觸如抽亂絲在無頭緒內併內則愈堅牢

樂天詩眼前際斷處一念不生時又未悟病時須去病

已知空後莫依空

一蓑一笠一孤舟萬里江山獨自遊有人問我紅塵事
笑入蘆花不點頭

枕

十一

東洲枕上語終

跋

右几上語一卷枕上語一卷宋施清臣撰清臣事蹟
不可考自署赤城散吏書名上均有東洲二字自序
謂作於淳祐甲辰乙巳間蓋宋理宗時人號東洲也
既云赤城散吏則是台州人歟俞樾茶香室叢抄
謂其取名與岳珂程史同四庫以施氏此書宗釋道
之旨而以儒家傳會之明季小品濫觴於此故不予
著錄然清辭名理引人入勝亦晁文元公法藏碎金
之流亞四庫取彼而舍此何歟宋人遺編傳世日少
今據寫本付刊闕誤處苦無別本可校茲仍其舊已

几跋

未春日無錫孫毓修跋



慮得集引

珣嘗讀史以觀古今之人矣夫所謂
世家者其必賢宗祖肇積厥德而貽
後以德斯衣冠蕃衍傳之不窮所謂
不善之家者屢乎是匪直家也雖國
亦然匪直數十百年前也雖數十百
年後亦然匪直吾邦之人也雖九州
四海之人亦然此古今以德不僭如



此矧德之言得也理得於心也欲
之得於心必由乎慮苟能慮焉何德
之不可得也慮得之所以名集也無
錫華胄出於南齊孝子寶盛于宗
元及于我

朝文獻綿不衰蓋肇積貽後以德者
與觀其處已勸家冠婚喪祭無慮
萬言無一言而非至言無一事而非

常事事皆可常行而非高遠信乎
有德者有言也惜其傳世已久板刻
磨滅而賢子孫重壽諸梓以昭先德
傳之無窮之微不誣矣夫貞固處士
公愷作斯集處士曾孫守方重刻
斯集於戲今世之世族大家其必
鑒于斯集於是乎引
成化辛丑臘月之吉資政大夫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官兼脩

國史 玉牒青齋劉羽書



慮得集序

貞固華先生慮得集序

曩余在鄉里嘗識隆亭大族華彥清氏彥清師
永嘉陳子貞先生學詩文有稿曰黃楊集刊行于
昔余時幼未及知也余實華出先母於彥清為從
祖姑則余於彥清為從中表兄弟也余稍長既出
宦遊湖海間不得相從游晚得歸鄉里而彥清已
歿一日因造鴻山前屯部貞外楊德彝家數於其
座上見一士服都布單衣頭戴華陽巾視其動作
則雍容而詳雅聆其詞旨則博辯而簡要與之論
議政事商確古今則甚合禮度而中肯察心竊異
之私問其誰何於德彝則曰此華彥清仲子公愷

慮得集序

也余因憮然曰鄧林之木必大江海之魚必巨理信然也然以余家去公愷所居逾六十里雖加敬慕而不得時相會遇既而公愷以病歿又不得與執紼心常慙焉後數聞人談公愷當病革昔召諸兄弟子姪從容就別乃索紙筆作詩自述以辭世其詞曰身居浮世上心似浮雲閒悟徹從前事道遠天地間余聞而益異之公愷歿已二載洪武戊寅三月之望其冢子伯諄從軍於茶陵回造余於學齋持其父所遺稿凡若干卷曰慮得集拜而請曰先父存日以先生相去遠不得日親炙然常語某輩必稱道先生名今先父已化去幸有遺稿存

慮得集序 二

于家願請一言以叙其端庶乎死者不憾於來者之不闕也余得而讀之觀其所撰家勸者始則歷叙其祖宗創業之艱難以則自述其平生立志之勤勵終則戒其子孫之守成皆簡而得其當其治家亦有法矣其所編冠婚喪祭之禮一皆法於朱子家禮而取其不悖於古而可行於今者為之若夫世俗鄙陋之習釋老齋醮之教一皆斥去不用非其平生學問之力識理之明者不能也至於治田園守禮法不儉不奢不約不恭莫不悉有條理故能開關亂離中不犯怨嫉不觸刑辟卒保家徒者良有由也至其所著詩則清新冲淡得詩人性

慮得集 序

情其所為文則雅健簡古無沓拖氣習展誦數四因自咎曰華彥清氏余中表之賢兄也余既以幼稚而不得與相後其子公愷又母族之賢子弟也余又以老退而不得與相處生雖識其為人而不得面悉其詞理歿而覩其遺稿而不得重見其顏面余有負於公愷矣公愷生於大族彥清既能流芳於其前而公愷又能繼志於其後華氏父子何多賢邪若其所著家勸祭禮習目冠婚儀略治喪記要等篇皆有宜於今者固當表而出之以為鄉閭法式又非華氏一家所當秘也伯諄崎嶇戎馬間寶藏先稿拳拳不忘而必請叙於余公愷可

慮得集 三

謂有子矣願余筆札荒陋不足以發揚幽光不能無愧於伯諄然伯諄請堅故不敢峻却乃為叙其端以成其志云

洪武三十一年三月望日前奉議大夫

王府右長史邑人錢仲益序

註靡不畢覽以求其指歸元季兵亂奉其親往來蘇松間雖艱難困頓而甘旨之養承顏順志無毫髮不得其歡心也

聖朝洪武初仍還無錫以父命構新居于延祥里耕田鑿井益務勤儉嘗曰使吾而以身祿爵儲貲財紹繼先業如往時之盛非吾之所敢知使吾周旋詩書以禮義之習維持宗族俾子孫躬耕食力毋玷志辱先此則吾所當勉勉不忘者也於是斟酌古禮以冠婚喪祭之儀可通行于士庶者纂若干條附以古人嘉言善行總為一帙名曰慮得集傳示其子孫復手編族譜自孝子而下若干世遠者

慮得集 四

慮得集 五

貞固處士傳

處士諱宗韓字公愷姓華氏貞固其自號也系出南齊孝子寶之後世家無錫隆亭里高祖友聞元時嘗仕有祿始遷居堆陽曾祖璞素不樂仕進執政嘗以官起之辭不受祖銜為都功德使司都事年二十六以病謝事尋卒于家祖母陳氏守志不渝有司上其事朝廷為旌其門曰華婦陳氏貞節之門里曰旌節里鄉人榮之自幼武字彥清號栖碧先生事母以孝行稱經理家業日庶蕃盛母鄧氏顧氏俱有婦道處士自幼警敏為父母所鍾愛刻志讀書雖祁寒盛暑不輟尤嗜易學於諸家傳

舉其槩近者書其履歷卒葬之詳支分派別各有統緒大要遵蘇氏譜法而又加精密焉生平好自檢束雖燕居衣冠必整遇意有不平亦從容以理自遣不肯有疾言暴色雅樂施予周人急難朋友有相契者延致于家款遇盡誠始終未嘗稍異嘗自以處庠賤不得施惠及人乃習岐黃氏書多蓄善藥鄉里有告病者輒濟之雖非以此為業而人多賴以全活故義聲洋溢于東南士大夫爭欲識其面凡論故家舊族子孫之善於保守先業者必以處士為首稱洪武丁丑年以病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七子三人興仁興對興定皆彬彬好學孫男

十有二人贊曰我先子遊吳中時處士以師禮相待晚年過無錫必館寓其家嘗語友同曰華處士以患難之餘操守自若况子孫女婦皆務積善以相承厥志未必賢者之偏華一門也殆亦士之美行刑于家者其効有不可誣耳小子識之嗚呼詎意先子之言在耳而處士已不可見邪悲夫永樂十一年春三月初吉前脩書官修職郎太醫院御醫浦江趙友同撰

慮得集 六

慮得集卷之一

家勸一

伏念祖宗性皆慈善觀其所行一本格也厚是以傳世長久今以三一承事為第一代四二承事為第二代五八承事為第三代十三承事為第四代十一將仕為第五代慶五監稅為第六代通四總管為第七代淳二都事為第八代栖碧處士為第九代一氣而生相傳孝弟忠信務農濟物並無不良者歷代賢德炳炳著聞迨今可考族中或有不肖者由善道者遂遭咎患其驗甚明不可不鑒也先公以此訓我矣至我為第十代不幸蚤罹兵火產業

荒廢然而自度感衰之理豈有積而不散者乎固宜順之於數而已是以甘於貧賤不復希望於富侈設使贍足尤用儉約必弗過為幸遇時康復居故里勉強成之其賢厚濟物之德愧未能企及祖宗而慈善之念儉素之行起敬起慕未嘗敢違忘猶慮不善之萌或生恐傷根本况在培養之時每用戰兢惕若惟恐負祖宗之所傳授是以居常切切勸告於汝等汝與仁兄弟為第十一代源長兄弟為第十二代竊異此後尚或多而且久也我願汝等繼承上世一氣所生慈善之性純良之德務農濟物之道脩之於躬復用勸告於子子孫孫俾人人相守世世相傳焉信而

慮得集 七

力行之則根本堅固枝葉自然長茂而可守其嗣祀矣勉之勉之愚見祖宗為子孫慮者極深遠也既積德又積財田廬產殖亦不為少矣自兵火之後骨業所存者幾何而宗族之子孫賢者愚者尚有雖各分散則均是子孫也是知財不足為後世計德則可致後世綿遠也子孫誠能慎守而培固之吾宗之嗣有未易量此吾所以不憂子孫之乏財惟憂子孫之不德爾噫設或不賢雖貳佰克積之第能自適足為累身之具使其果賢則能景行前哲以義為利衣食自當裕然豈可不以積德為重哉

我華氏自宋南渡方著姓於鄉中世以農田為業自隆亭至堆陽丘隴相連雖更荒廢遺址尚存傳來久矣惜乎上世譜牒未得其詳今特以三一承事為第一代而始耳其間有仕宋者不顯高祖於元初為微官即休歸曾祖尤退讓不仕祖為都功德使司都事不滿秩而病卒祖母守節殊不喜言仕也考故布衣終身不慕榮達也自念上世出處既如此敢不自量乎惟願子孫勤耕納賦守分養親力行德義以盡庶人之道耳如果有才德能忠君愛民而忝祿命顯祖流芳者亦何不可哉
吾平生之志亦不在乎溫飽也成童時讀小學大

應得集 八

學日知其味有契於心弱冠侍膝下周旋仰成常志多過雖弗憚改深愧不貳之戒近乎立年則志乎誠正脩齊之學見賢則思齊見善則企及故蒙先公特垂愛焉憶昔少時習學偶有一善之可稱先公則喜見于色賞我文房之具雖珍藏者弗惜循循然惟欲誘我進於善也烏乎物雖不存而誨諄之意終身不敢忘也故力學冀於成人竊揆如是達則忠君濟物窮則以附其身奈何才疎識卑時命蹇剝加之痼疾乃無一遂亦由稟質羸弱過手畏慎而然深省所救凡臨事之所當為者即奮厲自強期以必克及乎進也輒得其咎退也惟悔

而無尤比比若是屢試屢驗至今亦然尚不敢自棄自暴罔敢忘乎先訓也抑自知己之不逮於人不偶於事也如此蓋得夫節之初九之象也審矣碌碌而無聞也尚何言哉

家勸二

我自丙午丁未間戶役之擾房貲罄盡飄泊異鄉貧困殆甚幸遇時平遂謀築居之所先公語我曰無錫故鄉墳墓所在宗祀屬汝宜還延祥而居以圖活計幸能有成吾歿公瞑目但慮舊莊毀久僅存荒墓旁無已田可耕生理為之若向我拱手即對曰敬依尊命無

應得集 九

慮艱難倘藉祖宗餘蔭終當遂願也於是徑造無錫適例報籍遂定居於此焉回覆先公為之大喜執手撫我曰吾願畢矣仰事俯育之計嗣祀保家之道汝其勉之洪武三年三月也是秋始克搆茅屋兩間墾田數畝明年免糧生計尚疎又明年墾田頗加鄉親見念者許售別田互易為業七年冬收頗豐生計粗立時先公有疾未甚竊欲預備送終之具儲米而未行來春則先公遂棄世矣烏乎力不及養抱恨終天也所儲之貲適完棺殯之用夫豈偶然哉自是以來治田為生或歉或給迫乎爾輩稍長尔躬勤細積數年之間漸成家業雖

無贏餘而衣食則未嘗缺乏十五年始營祠堂及
脩葺所居之茅屋兢兢自守養生淡泊罔敢過為
惟恐有忘先訓甘心下民之分所當然也是後豈
期厄病相尋無有寧歲所最恨者奉母未能豐贍
祀先未能遂意每不安耳爾輩常宜體此而加勝
之是吾志也我弗足慕自當尋向上去下學而上
達可也凡斯之言誠知淺近蓋為之自我者不過
如此而亦書之于冊者無得而為美觀也欲使尔
曹知之念之而有興感于心焉耳今雖異爨而心
不可異也其各愈勤所務為兄為弟為子為孫宜
思孝弟忠信力行禮義以和順之則福祉備膺矣

故曰孝弟通神明積善素百祥此之謂也
茲令汝曹異爨者因家用頗繁我老且病不能顧
瞻聽各力為營計且使知成立之所以難稼穡之
所以艱念吾之所以不易得賴祖宗之所以裕庇
也自茲以往共生和氣共隆恩愛共習禮讓毋懷
私背公毋聽讒尚詐苟焉於義何嫌乎爨之不同
也常隸斯干等詩別善以示之將切已事情詳條
于後用為規勸其審聽之其切記之其勿怠而勉
勵之吾公因斯而自省焉

稅糧公家正賦民人所當効力者宜擇上等精
粹子粒至誠加敬依期供納不得計利較力

拖延規避倘有留難倍徵亦須順受完辦慎
勿形於詞色設若遲欠或致破家危身比見
多矣尤宜慎之及舟車脚力工食鈔米即須
隨例而與之勿得靠損於人該當差役聽受
趨赴毋吝毋忽
田地戶管該科稅糧須是從實如有推收及時
明白過割給憑存照要在時常檢理之及交
易價物即當彼此完成倘有稽誤非陰隲也
立契却須明白
凡遇事務須要明白參問具陳情實精思詳慮
熟議可否擇善而行勿執己見勿恃己能勿

遂已欲
凡聞間言是非先究何所從來即時明白面問
不得藏疑恐成積怨太抵間言不入於耳便
無彼我之私而親誼自厚即是共爨要在常
加省察苟能責已恕人不介胸中尤為盛德
也
兩種田地雖云分受其間如有彼此得便者力
者能相交讓而不較則和氣自然日厚其或
貪利而傷義者則不可
增拓田產置買諸物宜使兄弟通知轉合收售
無力願讓方可獨為切勿彼此瞞昧而務

營私惟恐兄弟知而見分殊不思失其親親之懿繼多潛有無乃太慚手衷是此等之際操心極要端正明白專以骨肉為重勿被旁言所移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此謂也念茲在茲式相于好毋相學為不善也設若私欲一萌後必有害試畧言之夫得失往復物理之常今日兄能瞞弟它日弟亦瞞兄雖欲禁之末由也已在賢者所當深思而自省也及眼妬彼有心憤已無因思所以陰損之天道昭昭其害尤甚我少時嘗聞有故家兄弟不睦初則競收奪買後則爭

賞致訟財產不為已用而為它人之利終弗覺悟可悲也夫此頃克已改之為貴一切家務互相照管察其不備毋得坐視取與之際常存陰隲以齊物為心種德於子孫處事接物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慈善之心忠孝之道吾家歷代循守傷人之財害人之事吾家積祖不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吾徒之所當然者乃日用常行之道也
冠婚喪祭禮有成式蓋是遵今效古量事度力

而為之簡易者惟取寒家之所宜耳如更時之則古禮將不能復矣守之可也
凡婦懷孕必加保護胎教有訓然亦不宜過於安逸可令習勞以活其氣血為是太用力又不可量其稟受強弱而節之至于產育尤宜慎養切不可以生多而損棄也至戒至囑凡屋舍床帳器用首飾衾衾等物苟完而已勿為多製必尚朴素以圖堅久其侈靡違禁者並不許製留永以為鑑
祠堂神主世次初為欽遵祭禮庶民祭三代故自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及弟妹之無後者

附焉近年
欽頌教民榜內祀先祝文云告于高曾祖考之靈則是庶民亦許祭四代矣後俟世次滿乃遞遷之親盡之至遞遷則祭告而歲于墓
凡祀先節式祝文具載祭禮習目惟遷主歲墓則更效古禮
省墓一節世俗多以年代深遠者親盡而不祭於是置之度外可謂忘本夫親盡而不祭者乃祠堂之制限以世代不得不遞而遷之仍用歲祭于墓也墓則無親盡不祭之說蓋皆吾祖宗禮魄之所藏也當念我身後何而有

父也祖也曾高也推而上之皆是一氣而下
及我誠為親切豈可以年深而遂忘諸且祠
堂既遷之矣至於墓祭焉可略也是故吾家
歷代祖宗之有墓者必用周遍祭之先從隆
亭之報親及大墳次及隄陽之厚本冷村之
善慶羅村之壽山是皆以各墓次第而祭
之春秋二祭四分輪當間歲一度吾心以為
久曠而弗安凡遇春祭我宜季年自備預為
辦完一一詣墓而祭之勿望於它必須力行
毋吝毋後
祭物有饌稱家有無心用均壹物器俱要潔淨

不可苟且勿被人先食及蟲畜所汚葷則俱
葷素則俱素多則俱多少則俱少毋使遠者
薄而近者厚務要一體是乃盡誠之道也俗
又有甚非者祭其父則豐祭其祖則簡或祭
妻與子則尤加豐厚此何心而何顏哉設祭
我以盛饌祭我父祖則菲薄我如何安享其
祭乎以是推之理極明白子孫其永體之祭
墓須用素服蓋非吉祭古者拜墓則每泣耳
古有祭后土氏之禮今皆不講我欲行而未遂
汝曹辦祭墳時可無諱米食麩食各一櫟有
果尤佳酒行一獻以祭告之每墳皆然其祝

文載于祭禮習目苟能行之亦為慰我之心
本宗祖墳自報親之上先代之墓不知在何處
深可歎也戴豎之南尚有華墓一所旁居有
姓華者在其勢彷彿似我家所為昔者未能
明為何代故弗之認吾常以此為悵快而不
能忘耳

家勸三

人家成敗必有其由為善則成為惡則敗理之必
然而無疑者凡合理者謂之善悖理者謂之惡又
何難見也固不可以廢興歸之於數而怠為善之
心知命者則不立於巖墻之下勿囿於數斯可矣

吾所以再三喋喋者誠以成之甚難覆墜甚易故
也果能聞善必從知過速改見義勇為則何善之
不能行也何惡之不能去哉斯其成敗之所由也
在人之所學習而已書傳所載甚多而今目見者
亦不為少勉之勉之勿以吾言為迂
子孫宜力田治生不得充管吏卒及為僧道屠
僧幹僕之類
凡當軍者必用讀書習藝忠勤所事不得虜掠
妄殺及一切不善之為須以仁恕忠勤為本
賭博飲酌荒佚之類吾見汝等不作宜始終一
致也

今之田產粗可以為衣食歲儲之資苟能勤儉守而弗失亦可以遺之子孫更不宜多求或貪而致悔也且富者眾怨之所歸也家計苟完則足矣踰分則甚非也慕虛名而取實禍切以為戒如遇歉歲而吾稍贏則克已而推以濟人斯吾之素願也汝曹其念之

凡此乃家居之常事至於孝弟忠信禮義道德賢人君子之所體用者在乎經書之中不可不讀不可不習若能習與性成則賢人君子之所同歸使後世稱為良善之家子孫不亦美乎不亦美乎

慮得集 二六

慮得集卷一

慮得集卷之二

祭禮習目

時祭奠獻禮節

拂拭

先期滌器洗釜排列椅卓者蒞躬視具饌完備以待酒簋皆令極熱設盥盆帨巾盥手

設位

依位列坐次匙筋酒盞鹽楪醋楪蔬果肴脯置茅沙於香卓前 卓上置盥盞 燃燭焚香

請主

主人躬詣祠堂告曰其孫某以其節有事于祖

考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子弟以笱載
主主人前導至於祭處依次就位序立揖
參神

主人進詣香卓前跪三上香退與眾再拜若尊
長老疾者休於他所

降神

主人進前跪斟香卓上盞盞內酒酌于茅沙俛
伏興退與眾再拜

進饌

上魚肉米食麪食炙肝炙肉左羹右飯乃行三
獻

慮得集 十八

初獻

斟列位酒從尊至卑主人進前跪斟香卓上盞
酒酌于茅俛伏興退子弟讀祝跪于主人之左
讀畢主人與眾再拜徹列位酒反盞故處

亞獻

斟列位酒主人進跪酌酒如前俛伏興退與眾
再拜徹酒反盞故處

終獻

斟列位酒主人進跪酌酒同前俛伏興退與眾
再拜不徹酒

備食

慮得集 卷二

添酒滿扱匙飯中柄西正筋主人斟酒主婦扱
匙正筋主人主婦立于香卓之左右稍前同再
拜復位或但揖退與眾再拜遂出闔門或降簾
拱俟于外食頃復入序立

進茶

主人主婦分進各位之茶附位則子弟婦女分
進祝嘏主人跪受福祝跪其辭曰祀事既成祖
考嘉享伏願備承多福保族宜家敢告

辭神

焚祝板及楮幣主人與眾再拜遂徹
奉主歸祠堂

慮得集 十九

如來儀焚香致敬而退遂餽

祀先之禮世俗疑古制難行而未講茲者遵
今攷古舉其要而易習試之真能漸復于古
焉謂如初獻主人斟酒亞終獻則主婦子弟
或親賓行之竊恐不便但令親供執事以佐
主人可一誠敬之心爾未敢是否

欽遵祝文

洪武六年祭禮祝板式

維洪武六年歲次癸丑 月 朔 日

孝曾孫某敢昭告于

曾祖考

二七五

曾祖妣 三代並司

節序流易時惟仲春夏 四時改用

追感歲時不勝永慕謹以 庶品案盛醴齊恭脩

常事以

某親某人某氏耐食 如無耐位則不用此尚

享

洪武二十七年教民榜內祝文式

維洪武某年歲次某甲子某月某朔某日

孝孫某同闔門眷屬告于

高曾祖考妣之靈曰昔者

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携躬勞萬狀每逢四

慮得集 二十一

吳極謹以案盛醴齊祇薦歲事尚 享

辭神祝嘏曰祀事既成祖考嘉享伏願備承多福

保族宜家敢告

忌日祝文請神主告以某位遠諱之辰敢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某孫某敢告于其親

特位歲序遷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不勝永慕時

吳極謹以案盛醴齊用伸祇薦尚 享不用祝嘏

墓祭祝文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某孫某敢告于

其位 依墓中所葬者稱

氣序流易春日兩露既降瞻掃封塋不勝感慕時

慮得集 二十二

時交代隨其寒燠增減衣服擗節飲食或憂近於

水火或恐傷於蚊虫或懼罹於疾病百計調護惟

恐不安此心懸 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

日皆

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為報茲者

節屆 孟椿夏天氣將熾熱追感昔時不勝永慕

謹脩酒肴羹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尚 享

家禮時祭祝文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某孫某敢昭告于

某祖考妣 依祠堂神主稱

氣序流易時惟春夏追感歲時不勝永慕時

吳極謹以案盛醴齊用伸祇薦尚 享不用祝嘏

古禮祭畢遂祭后土氏祝文曰維年歲月朔越

日某敢告于

后土氏之神某恭脩歲事于某親某位之墓惟

時保佑實賴

神休謹以某物祇獻尚 享

冠筭告辭

維年歲月日伏為某之好孫名某今日躬恭伸

謁敢告

納采告云 納幣則改采為幣

維年歲月日伏為某之某議娶某人之女某今

日納采敢告

女許人則云其之姁女某議許某人之子某今日納采敢告

成婚預告祝文 告于祠堂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曾孫某敢告于

列位 依神主所稱次序書于一祝

伏以翌日吉辰為長男其娶某氏之女其禮行親

迎謹以漆醴齊預伸告薦尚 享如婿不克親

迎不用禮行親迎四字

祝嘏同時祭云

三朝致祭祝文 成婚之日婿婦詣祠堂祝讚

者唱云婿婦謹參再拜設具如正旦

慮得集 廿二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某男某敢告于

列位 每卓一祝板如時祭儀設于正寢

伏為某之姁其娶婦某氏謹以潔牲漆醴齊恭

伸祇薦尚 享

祝嘏云吉禮既成祖考嘉享伏願宜家宜室永諧

伉儷之懽有子有孫茂衍本枝之慶尚祈餘澤垂

裕後昆敢告

生子滿月祝文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曾孫某敢告于

列位 設于祠堂依神主稱共用一祝板

伏為某男之婦某氏生名某今日彌月謹以漆

慮得集 卷二

盛醴齊恭伸告薦尚 享
祝嘏同時祭云

俗節告辭

維年月日某男某姁遇其節謹以某物祇薦敢告

清明端午七夕重陽
薦以時俗兩尚之物如粽子糕糰飯餅

正旦朔望象謁

正旦每月朔日設茶果酒肴隨時新物行八拜之

禮望日但設茶如有果冬至日如先期已祭則如

正旦儀告辭云 維年月日茲遇正旦朔望恭

伸參謁敢告

晨謁

慮得集 廿三

每日早晨焚香瞻禮致敬

出入必告

近出則瞻禮而行歸亦如之

遠出則焚香再拜告云某將適某所敢告又再拜

而行歸亦焚香再拜告云某今日歸自某所敢告

又再拜

經月而出歸則八拜告辭同前

薦新

時新有物則薦如春薦新茶夏薦時果秋冬瓜橘之

時祭用物

家禮四時祭篇首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大夫牲

二七七

用羔士牲特豚庶人無常牲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卯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鷹取其新物相宜凡庶羞不踰牲若祭以羊則不以牛為羞也今人鮮用牲唯設庶羞而已其蔬果肴饌祭禮有式然六稱家有無而行

茅沙

古以柳木為池如今之種花方盆相似上用蓋中實淨黃沙束茅首一束於沙上愚只用新索瓦盆方者亦可也祭畢束茅則與祀楮俱焚之

玄酒

家禮云祭之日取井花水一瓶並置酒架上

慮得集 十四

今貯水于椀藉之以紙置於香卓之上祭畢以水沃於沙盆中浸滌其沙後須仍用也

慮得集卷之二

慮得集卷之三

冠婚儀略

冠笄男曰冠女曰笄

男女年十五之上才貌長成皆可冠笄命之以名

先製巾服一襲

男子中橫條固領衫襪鞋
女子花冠緞領子襖裙

擇日或前後夙興沐浴束髮以幘加巾衫條履

主人引見于祠堂設茶酒果香燭如正旦儀辭

謝辭於遂見尊長行四拜禮父母尊長為之起

乃受少者之禮使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

人少者之行最以成人之道也

司馬溫公曰冠禮之廢久矣古者雖云二十而

慮得集 十五

冠世俗之弊不可遽革好古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亦美矣

議婚

男子年稍長則當議婚擇相知之家男女年貌相若才性良善者先問婦家俟其見許乃遣媒氏或誠實親友以男之草帖往請女之草帖以歸詳議協吉則費此儀略詣婦家稟白茶聘禮物必依家式類勿增改需索須得婦家誠心准信遂擇吉書正帖而行納采之禮
納采謂納采擇之禮物即俗云茶定也

慮得集 廿六

茶一合 紅綃藉

幣一合 紅綃藉

線紬錦袖花綃之類雁紅帶依式指書圖樣以紅綃為衣裏之置於帶上帶結之類俱不許鋪金只用素紅重

果二合

麪豕雞雞各一合

酒十瓶

計八合 物須精實毋尚虛飾

媒氏 紅綃纏身乃備禮物

夙興主人告于祠堂 乃禮媒而送遣之

慮得集 卷三

問訊 俗云追節

或遇端午重陽或冬至元宵之節則具四合遣禮有無量力毋得過侈如力能用幣或繒或布則六合亦可蓋多不踰六合少不減四合也
暑熱不須用也

請期 俗云道日

具物如問訊而不用幣 乃書納聘與成婚之日以達

納聘 言納聘幣俗云送禮

圓餅二合 或六寸或八寸 每斤徑二尺宜

炊饅二合 數與餅同 每個重一斤之下

慮得集 廿七

幣物二合 衣服分於二合各物置于段上

衣段二副 用厚實絲縵不得借佳

花冠 花朵

銀首飾 隨家所有慎勿假借

綿 綉

聘財寶鈔 以四寸貫為則或米十石價

果二合 以上八合並用采綃為藉

麪豕雞雞四合

羊 酒

計十二合 力乏則預達而整減之

媒氏 帶鈔纏身禮物

二七九

催粧 俗云七日五日催今併為壹

簇果一合

豕肉雞魚各一合

飯米一合

已上之物係是新婦在途之食或用席亦新婦在途之藉耳俗以米席為婦踏脚乃斜術也斷不當用也而席用可卧者或有烟藉之尤佳

花簪一合 俗有簪銀刺而線針之類

衣服一合 汗衫襖褂主腰袴襪鞋蓋頭大已上之物係新婦所着者

計六合

此一節愚意謂之催粧者乃促婦出閣

而歸夫家則辭其父母而用夫家之衣食云耳亦合於義也非為厭勝也故不

合理者勿用

迎接 親迎其好恐婿家不欲行或婿家不能行

婿躬至婦家迎婦曰親迎用鷹一對可備以酒無

鷹則果合酒尊不及則酒肴亦可或以道遠則

候於途次 親迎非迎婿家不欲行或婿家不能行

婦家待婿以常禮 婿未敢拜妻之父母 俟婿出

門婿則先出以待婿至 古用燈籠導婿

親戚往迎曰遠接近接所用酒饌之物則稱家而行不可競誇仍攜後者酒肴 此乃按來親尊遠中之飲食耳却勿

成婚

先期一日主人以婿見於祠堂具物預祭告之

禮習 婦至婿家具茶湯以俟來賓預備燈燭

新火以照之

贊禮者引婿即詣婿前迎婿入門 世俗是婿

必用 止用花燭相迎 婿扶婿者亦用婿人為

是藉地用席亦重新人之故無亦不妨 俗云九

不用撒料鏡熨攔門問龍飯馥及一切厭術切

須禁止亦不用坐堂 近聞俗有用銀米置椅上

婿迎婦入門同拜天地遂詣祠堂參謁 用

茶酒贊禮唱云婿婦謹參四拜遂入中堂婿立

於東婦立於西對面行交拜之禮 四拜此對行

初見當行之禮 其乃同入房並坐床上 婿左婦

扶侍者皆在後 蓋幾不用撒帳文 婿坐

俾小姑或從者 入房 婿坐

兩少頃婿先出婦却花簪改粧冠飾禮服偕婿

同詣中堂參見公婆尊長叙親會禮乃見妻之

父母及來賓者 坐床之後婿婦宜少休次日

禮賓 禮待來賓設席宜整仍視家力切勿踰分虛費誇

誕踞傲酒以成禮勿致於醉恐失體貌此所節
享也享

送女往婿家尤宜謙慎

擣從者初到先以饅頭大肉酒飯飽之後無喧
鬧然後設席待之俾老成者主其事恐大醉有失

蒼賓其物稱家有無勿誇勿吝

會親設席則稍次於待賓者此所謂宴也宴則相
與共會之會親之禮亦在此日為待客也

三朝婦來第三日俗云三朝也

古者三日婦家設饌俾婦饋於舅姑舅姑享之今

不能然但令婦供湯行禮今俗公姑設席待

婦之好

具祀先之祭於中堂主人主婦以婿婦行禮其儀

慮得集

如時祭具物可豐而不可槩也祝文具于
祭禮習目

教以婦儀

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教婦初來誠為急務教之

之要先教以柔順恭勤事長事夫處家庭之道

次及飲食衣服日用常行之事為夫者尤宜教

之蓋以先入之言為主也合語之曰吾家自祖

宗以來夫婦並以恩義相守皆無妬忌不良者

爾今初來便當學為善事奉親必孝事夫必柔

妯娌必謙和宗族必雍睦待下必慈惠處身必

端謹毋多言妄語毋聽讒挾詐毋懶惰毋貪婪

至於衣服飲食之事必代長之勞蠶麻績績

之工必為少者之首保我繼嗣成我家業成在

於尔矣如此則為吾家賢指之婦也必使曉之

聽之從而行之母但虛設而已果能如是乃為

夫者終身之福也亦一家之福也不能者反此

故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可不謹乎

按禮謹於大昏乃人倫之重事家禮備詳所宜鑒

之前條所言則吾家所行者至於議婚具禮之際

尤當以衷情為姻家詳陳之自今凡有男女婚姻

必煩媒氏或誠信親友詢親家曰賞裝豐富吾家

不尚不必婦有財勢便行畏重婦無財勢便行輕

欺毋勞多費也但要婦能執守婦道聽從教訓繼

慮得集

三十一

嗣克家而已然為公婆與夫者切不可問閱裝奩

有無多宜因啓愛憎之譽此最小章也如或儉薄

宜稍調之如或誇飾必使抑之雖是新人盛飾亦

要歸之純厚可也尤不可數易也凡我姻家望能

相體相恕而毋多求責備以親親為念庶幾兩無

嫌疑而有交愛之誼也至於成婚之際尤宜容恕

相歡以全兩家之好可也吾為此式誠愧簡略乃

量事度力而為者惟稱寒家之所宜耳不可為通

訓也願為姻者幸勿深誚焉蓋云由儉入奢易由

奢入儉難也子孫富毋改益貧則稱事而刑之求

乎中理而已莫無習俗之弊而有禮義之方可以

及時嫁娶也凡我子孫其永守而藏之

草帖式

某府某縣某鄉某里

某宅長男某甲子年 月 日生

右見議親

今日吉日草帖

正帖式

某府某縣某鄉某里

某宅長男某甲子年 月 日生或某姓某

三代彼各相知三代勿用不妨

曾祖諱某 故則云諱在則云名

慮得集 三十二

右定議與

某宅第幾姓某字某人宅亦可其聯姻者姓某字某人宅亦可

洪武 年 月 日帖子

祖諱某

父名某

母某氏

慮得集卷之三

慮得集卷之四

治喪記要

凡喪事家禮喪制最善切不可惑於世俗之邪說而有所拘忌豈有父母之喪而子孫及婦不親臨不哭泣者哉唐呂才序陰陽書之言誠為確論也夫古人制喪極為詳盡乃人子送死無憾者可以當大事也奈何貧家力弱不能悉備姑酌其可行而已遂致於率略也且如初終易簣沐浴巾衣鞋襪一如生時穿着等事俱是人子可為之易者何可率略也古用飯含今俗用珠鄙見皆不必用但以淨帛蘸水拭掠口齒潔之可也必用絞衾裹而結

慮得集 三十三

東逾入于棺漆粘棺口而蓋之更布漆縫隙防虫
水之入也着裹衣衾肢體務要安頓俟當件件手
到使吾心無所遺憾方可仍看家禮與酌而行之
及葬埋之事尤不可拘忌宜深慮之舉柩登途及
下壙之際最宜防慎安詳其杠索之類須親過目
輟泣以扶視之可也壙內若多用磚石本乎慶重
恐後不免被盜取發蓋吾目見多矣不若不用之
為無累也只是多製三沙先鋪厚數寸在底下平
實築之下棺之後細築四旁與蓋相平則以杉木
去皮為段長過棺底之濶密密橫排一二層於蓋
上更以輕煤細灰稠調泥木縫隙及其兩頭近土

慮得集 三十四

則易朽頃三沙更包之橫木之上厚下三沙一二
尺細細輕築以實為度期於堅固便如一塊三沙
相似若無水滄三沙自然膠硬如石矣如此庶幾
可勝在上之重土不致便頽壓於棺內待乎年深
世久骨肉既銷木亦當腐俱化為土矣豈不遂夫
天地自然之道而永免發掘之虞也力不能辦三
沙則以細黃土如法堅築而固之亦可略用揆成
磚砌之亦可
棺用松杉木隨力管辦約厚三寸之下慎勿寬大蓋
宜加厚不須全板但得匠手製縫緊密為上切不可
可用價高之木只以松杉二木足矣至棺至屬却

須預漆內外之縫為佳
棺內必用屍床以杉版為上可厚一寸之下兩頭用
杉木橫枕止高寸許中間勿用板下用糯糠燒灰
細篩厚鋪襯而平實之切勿用紙錢之類引水故
也
床上用一布褥或攀枝花或木綿花厚裝在內不須
用席有絞衾包襯之耳
枕用圓頂布似以細末香裝實在內其外以細布裹
之更用帛裝薄綿而夾之如枕衣以藉首切勿用
灰枕久埋則灰濕而滲漬於首矣
衣服自裏至表一如生時着之務令端正平妥勿得

慮得集 三十五

苟且須是人子親視而詳檢之必要十分定當
男子禮服冠幘幅巾鶴髦或深衣綿襪綿履
婦女首飾只用薄銀鍍木者佳禮服恰用紗冠大衣
霞帔或只用褶子長襖隨家所有者襖裙鞋襪裏
衣俱用生時着者或新製又佳 握手俱用絹帛
必要潔淨勿用珍異裝飾並須儉素又遠無害
絞衾只用其一以白綿布或好絹如被夾之裝綿在
內或彈木綿花亦可約濶六尺長丈三四尺四角
勿得裁剪須是寬製則可包裹也古者小斂大斂
之衾各有制度今恐不能只用其一如被樣者乃
從省且便耳

巾衣條紳襪履禮服既俱着完躬視周正安貼上下內外並無一件之不了別衆手輕移於絞衾之中間又再周遍詳視不須促迫緩緩看停當乃先掩足次掩首使衾筒上下參搭於中次掩左次掩右着邊着際俱要手到又再三看得端正使無罅隙及皺摺不齊預製緞帶十條濶寸半長二尺許作五道對綴於兩旁針線極要牢固而活結於身中間以次垂下綴帶宜勻停在項之更下勿參差不整項要端正切莫造次斯可矣此謂之小歛移屍入棺復以衾裹之謂之大歛茲詳而用其一亦可也切不可不盡心盡力恐遺後日之悔

慮得集 三十六

一入棺殮再不可動矣至慎至詳之其多用綿裹者虫蟻不能入也肩足兩旁以舊衣絮者塞之以防動搖永無欹偏之患若綿衾裹厚則亦自無空處矣
凡移屍及殮入之時須預備長手中或淨布三五條絡於身下衆手輕舉而平穩移之其合用甃板之類亦必預為措辦安置毋得臨時自誤
明器據卸見男子可用筆硯紙墨婦女可用針線剪尺其筓篋什物及梳鏡圖書之類做古遺意略用不妨無亦不妨今俗用飯團竹棒過河紙生炭紙錢及一應邪說之物俱不常用切宜禁絕至囑

銘旌依式用
喪服一依禮制力不及者量而減省之所謂與其易也寧戚頃以哀為主力如可及却不當吝 惟婦人頭帶止許垂下尺五足矣斷不可依婦人太長而招戲侮蓋非美飾也
製三沙之法黃沙石灰乾黃泥細節各五石為率和勻預造五斗糯米下一石水之酒俟熟可飲則瀘和三沙乾濕得所堆聚而奮之俟熱過則用入壙內堅築如力不能辦三沙則細黃土堅築之亦可常見術者言三沙在土中歲久堅於石但怕水淋非難發也
已上送終之物皆當預先辦完不可諱惡而自誤臨

慮得集 三十一

時倉卒惡况者有之為人者為子孫者可不隨力而為哉
朝夕臨哭奠獻依禮制而行勿用七七之說成服之後三五日擇晴明便葬百日卒哭祥禫並依禮制貧富可行奠獻羹飯並如家常葷素隨力但莫依惡俗而褻瀆於土者祭之以禮可不慎乎期及祀之有文家禮
居喪茹素非為亡者作福乃是人子痛哀其親不忍飲酒食肉衣綵行樂耳俗造素食之奢於葷尤不可也素者淡薄之云爾大槩不問葷素但是美味皆不當入口痛念之至情目不安也惟衰老之人

須得滋味適養者少用以資之不純於枯淡亦不可恣食盛饌及宴樂也

親友賻贈只受香燭粉麩之類其盛祭競侈者徒虛費耳必預告却絕之不可誇耀越禮尤不可暴殄物命也

子孫堂祭或羊或豕一物足矣或勿羊勿豕亦可世俗用三牲五牲者殊無所謂攷之禮法亦不當然及不當用諸音樂技戲之類

俗作醮事佛事賢哲者自宜斷然不作勿泥於俗習可也人子欲為父母資福在乎脩德行仁力為善事耳苟能移其所費於棺衾殯葬禮祭之用而盡

慮得集

三

其愛親之心豈不合於天理哉在明識者之所擇焉

慮得集卷之四終

慮得集 附錄卷上

慮得集附錄上

題温公解禪偈後

温公解禪偈非徒開悟迷途乃引學者以當道脩八德之門也且置是名之下六語但循上文為學則自有序進其初言人之非心可畏而可格也其次則不惑不動心也又其次從根本上行則得安宅正路也如是能誠且久而言可為師而行可為法也終則以致道義隆盛於身功德光被於物天下後世咸曰賢人也聖人也豈不可乎且佛亦何嘗不勸人以孝弟忠信者邪

題陰德記後

慮得集

三九

范文正公撰竇公陰德記所謂樂道人之善蓋欲使天下後世士君子興起濟人利物之心而擴充之也我先處士亦嘗有志惜乎值亂而不傳後二十年門人呂懶翁獨能倣而力行之其庶幾竇公之所為矣而其實後必有繼書者懶翁又欲此記廣傳於世也伴書以刻石僕荒陋不堪竊撰斯記之傳在乎先賢之文與夫懶翁之志不繫乎字書之妍拙也敬慕其事勉而書之懶翁姓呂字彥經時年近七十矣
洪武壬申六月壬子痼菴題
敬題宗支圖譜後

處得集 四十一

古者上自王公下及士民家有宗法其詳有圖有譜誠以為人生之重事也去古逾遠唯帝王世系著于史傳士民則莫之見聞也幸近世有二三君子倣古立法尚可攷而學之奈何世俗以為迂濶無益棄而不行噫可謂不知其本也夫宗族世代既多必明圖譜圖譜一立則其系有源族屬有序矣且圖譜不患不立世代不患不多所患子孫無賢者耳或曰使子孫賢邪無圖譜無害使不肖邪有圖譜何救是大不然蓋圖譜者乃自賢子孫出子孫務學為賢脩而傳之雖歷千百世而不紊皆可知其所自來孝弟由之以生倫敘由之以明源

流由之以悠久相率而為禮義之俗是亦有關於風教也可不重歟蓋非沽名求譽之云也余早歲侍先公左右命藁本族宗支圖譜予時愚劣未知其為重事也中遭世故歲無寧居幸而舊稿具存戊辰之春卧病于衡茅之下既編類黃楊詩集及傳芳集痛念先公之不得見謹遵遺意尋緝舊稿類為三本一為華氏宗支圖使開卷即見世次支派之源流一為宗系圖使各知本系雖世次愈多而枝葉不繁易於傳寫一為支序譜則長幼尊卑生死歲月嫁娶子女及年若干葬某原與夫平生德業之實感著于下庶有所勸俾習於善也子孫

處得集 四十一

能世守脩而傳之豈不深慰祖宗之心哉凡吾子孫者宜鑑而勉之

代題丹溪藥要序

丹溪藥要者金華朱先生之門人錄其所見聞之法也先生字彥脩號丹溪許文懿公之高弟道學君子也兼精醫術遂以名世先生之學深造乎天人之理而為醫也祖述軒岐貫通張劉諸子而折衷之凡立法著書處方制治仁心仁聞備載乎浦江戴叔能氏所撰丹溪翁傳中由是觀之此藥要蓋其粗耳未盡先生教人之全旨也雖然後之學醫者倘能沿流討源觸類以求之而處方治病則庶乎其不差矣

辛酉白省詩錄

勿貪可無悔

每起貪得之念未嘗遂意動輒得咎而夫利故勿貪則少悔而遠在矣

守分可無憂

子積先業雖有日戶之守分亦未嘗敢使功

堅制可無怨

性不能執方又不極量每欲為人分憂解障作相助始差甚易終則天累而招怨比有之益不于以堅忍自判

克勵可無求

則可以自強而志不鮮矣

余性不記每有過為初不詳思終必受侮而憂怨隨之今年四十餘矣志業未成家計未立仰事俯育之道未備言不能見信於人行不能敏於事衰病是增日月逝矣過誤豈可數哉辛酉之冬一陽復始端居自念正是惕省之時乃以平昔不能操執而切身之用者四要刊書於几

讀之偶成規誡之詞於是錄於座隅日自省為持心脩身改過遷善之始也

錄壁上舊題

吾家零替已久區區僅能守貧居此惟務力田治生別無營計歲收除供賦稅及農工器用之外所餘無幾雖克已儉素而春秋烝嘗甘旨奉養與家衣食咸未克瞻每憊於心故宜節之又節匪圖蓄積贏餘而冀饒粥之不缺耳誠非飾辭而客乃不得已也其於饋送親友接待賓客時節慶賞會合宴飲之事一切且未敢攀講唯知己者幸容恕之洪武七年十二月二日書後十六年庚午仲春十

三日擢而觀之歎初間之窘乏不易至於今日思所以克終故留以為鑒

紀夢

戊辰季春十有六日子後夢東坡晦菴偕二老先生對坐書齋窓下舉目平湖遠際于山春明景物可變定然見一道人白衣綈巾乘舟中流自西徂東忽值片雲飛雨道人儼坐舟上悠悠然旁山玩景迤邐而去殊不以雨輟興既而晴光映目晦菴目予云要在自家意思寬緩自好東坡皆笑予喜承教深契斯言就席而拜頓首而覺則風雨作聲晨雞亦鳴天將曙矣於是盟漱焚香書于屏間紀

其事焉

貽書常念一親友欲書不果姑存之以自警焉戊辰仲夏也

曲突徙薪易為力而所益必多焦頭爛額難為功而所損不少嗟乎然而人常忽其易而顧行其難也可謂智乎故夫智者之行事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為智矣雖或倖倖寧無悔吝乎是故治其微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救其著則有所不及也士君子臨事之際必當平氣聽受人言更能不耻下問不念舊惡不以人廢言詳察是非審度輕重勿放於利勿墮前轍不逞其詐不億不信能行吾所明母行吾所昧如是則樂聞

兩益而無損不亦智乎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又擬寄慎獨公

- 一曰忠盡已不欺之謂事君之道也
- 二曰恕推已及物之謂待入之道也
- 三曰謙位高身卑不矜不侮處己之道也
- 四曰和言溫貌恭不訐不黨處同僚之道也
- 五曰戒怒心氣寬平不暴不遷於人可得其情於事可得其理治人居官之道也
- 六曰忘怨不念舊惡不嗔直言憎而知其善公而無所私正心崇德之道也

慮得集 四四

七曰廣學問博學不厭下問不耻孜孜奉國憂公如家鄉大夫之道也

八曰存陰隲增延福壽慶流子孫光顯祖宗名書史冊全德令終之道也

慎獨公與吾交義兼親友初焉甚厚知吾誠直所與言議無不以為是間不相見則彼此心動既見而喜每曰弟與兄可謂神交也助吾之力周吾之貧故特感之嘗以忠告善道以報之末年聽讒忌直不克有終吾亦以數斯疏之戒自省中心則無所負也而此書誠或恐見嫌是以弗達姑存斯稿以俟知者

訓蒙習書

西掃應對安詳恭敬言溫氣和意誠心正篤學脩身孝弟忠信格物致知窮理盡性仁熟義精為賢希聖書此訓辭子孫是聽

遣懷自釋

收薄田 住陋屋 着舊衣 喫淡粥

低頭行 蹇足宿 勿貪財 休縱慾

善固窮 能忍辱 屈如伸 是為福

自撰祭文

維年月日甲子

惟靈孝弟不能通於神明忠信不能措之事業雖

慮得集 四十五

存於世何益於時然而生也淡泊無所遂於身死也優游無可得而名尚 享

故巡檢錢公墳誌

公姓錢氏諱汝霖字景思常之無錫人高祖諱某妣某氏葬膠山之龍腿山曾祖諱珪字 元封承直郎妣馬氏祖諱嵩字春山元封常州路府判妣華氏封恭人並居梅里鄉塔山之西葬塔山之東原考諱世忠字士諤元鎮南王府鷹坊總管遷居延祥鄉甘露鎮之西市妣華氏隆亨通八提舉之長女適生二子長諱 字景方蚤卒次即公也其次則庶弟三人俱不克終公之後父俱仕元世

為崑山知州言貌悉似蒙古故太師帖木真見愛
遂以女妻之世良累官至廣東宣慰司副元帥有
威名褒封祖父時人榮之世昌宣徽院宣使是以
總管命公從行省平章八丹公征漳州以平賊功
授慶元路昌國州北界鎮巡檢在官以廉能稱後
假便省親適緣海郡縣陷沒遂不能往省府乃檄
公權本鎮司丙申張氏陷吳城遣其徒擄鎮市總
管輒率鎮人舉兵克復其下反為賊用遂殺庶弟
以求賞而總管亦遇害丁酉四月也公偶以他適
而獲免欲復讐不果後張氏降元政益衰亂竟無
錄其事者公於是退耕於村墅鬱鬱獨居終身不

慮得集 四十六

復至鎮市迨乎

大明平定天下前官例名擢用公以老還鄉里杜門
屏迹布衣茅屋自適而已生於延祐丙辰三月二
十八日忽選疾以洪武丁卯三月八日卒於所居
年七十二娶李氏鎮人芝瑞處士之女有操行生
於辛亥十月九日後公五年正月十九日病卒年
八十二合葬於所居之左其地名曰嚴莊在鵝湖
之西胡橋之東北也子男二人長曰名復字性初
娶鄒氏次曰名善字本初娶華氏女四人長曰淋
婿華啓原次曰淋清婿華觀曰淋女婿華棕驪
曰淋德婿楊詭孫男四人曰宗仁字伯信曰宗義

字仲信曰宗禮字叔信曰宗智字季信伯與叔長
所出也仲與季次所出也孫女四人皆適良家曾
孫男女七人皆幼嗚呼錢氏於前朝世以豪右名
于鄉人多方傑仕亦顯達代異時遷氣象頹衰至
公之季年諸子諸孫先後從軍名復宗禮戍雲南
名善戍隴西宗仁戍山東宗義戍遼東於是乎分
適矣惟季叔名世其字士弘在雖然有盛必有衰
有散則有聚理之常也余為之婿竊悲其家族繁
而無譜支多而派分故直述其詳俾其子孫有攷
於後焉爾姑以為續誌
洪武癸酉仲春婿華棕驪公愷誌

慮得集 四十七

壽酒夜瞻南極老人星吾門積善上膺餘慶六容同
歡共百齡正值昇平風景好軒前春草日青

挽先弟三秀才

憶昔塔庭戲綵衣鴈行齊列景相宜春風花下同
騎馬秋雨軒前並賦詩肯肉豈忘生死別音容長
夢笑談時已解去後無消息徒向空房哭總帷

示子

父子真天性弟兄情亦同願存相好念莫學外家
風

題滄浪軒

僻地幽樓野水滄浪一派遠雲林光浮曉日含

應得集四十八

應得集四十九

應得集附錄下

夢視先公

一絕送庭二十年年春到倍悽然光陰有限恩
何極報蒼無由歲屢遷夢裡音容渾似昔人間故
舊不如前覺來猶記承歡處涕淚交流落枕邊

夢先公自外而歸

燈燭熒煌接父歸宛然昔日好容儀解衣盥薄携
班杖放帽寬開襟白鬚謁廟不忘循禮節趨庭便
欲問書詩最難唱斷承懽處不覺滑涕淚垂

壽慈闈八十

慈闈八十喜康寧綵服曾孫又滿庭曉捧北堂長

羣動風起寒窓聽小音扁豹縱橫塵不到魚龍偃
卧勢還深濯纓濯足非真趣倚檻觀瀾洗我心

送張師浩還梁溪憶四弟

故人歸興促行程頻末風生動客情今夜梁溪逢
舍弟相思相望月同明

歸故里

頻年惜別恨縈懷今夕還家笑語諧共喜軒前仍
有鶴獨憐塢內已無豺西風髮白人將老東閣花
紅景又佳願爾自求多福祉長留春色慰吾儕

送錢丈還涼州

十載從軍兩鬢霜歸來仍整舊行裝關山迢遞人

千里故舊殷勤酒一觴投老不堪頻作客思親擬
合便還鄉班超功業須年少付與諸郎奕世芳

題梁巡檢水竹居

仗鉞來江滸重尋水竹居微巡有餘暇長日靜觀
書

題畫次管玄伯韻

戴勝來時花正飛鯁魚出水荇初肥五湖風月渾
如舊雨笠烟蓑竟不歸

戲題呂仙翁桃源圖

桃源隱跡幾千年曾被漁人識洞天此日題詩空
看畫他年騎鶴會真仙

慮得集 五十

次劉文璧上韻

臘盡梅疑雪同雲凍不開新春風景好還共看花
來

癸酉初夏病中栽蓮

閒居久病悶無涯鑿地栽蓮意頗佳今歲先開數
朵葉明年還看滿池花

寄大兒興仁

默坐閒窓悶滿懷春來依舊事多乖年年將六事無
佳趣空對兒孫志未諧

四月韶光頗稱懷眼前人事未全乖北窓卧看諸
孫戲摘果穿花劇笑諧

慮得集 附錄卷下

次韻荅韓安陽惠松花糕

菊蕊芳猶食松花甘可食遠承詩共寄雅稱玉為
團色重疑初濕香輕喜故乾調揀須用熟和蜜豈
嫌寒療病欺蘇橘充飢勝楚蘭安陽能製粉勾漏
枉求丹重德慚何報衰年藉此安仙翁存古義分
薦赤瑛盤

述懷

堪嗟老景病纏身况復家居嬾見人石鼎煎茶濃
當酒茅簷曝背煖如春樂天知命無榮辱體道隨
時有屈伸莫問浮生塵世事相看又喜歲華新
得大兒書作詩寄之

慮得集 三十一

候見隴頭人詩書寓意真汝憂多病久我念遠遊
頻終日惟看火諸孫競拾薪愁懷應解遣歲曆又
頒新

再寄大兒興仁

花落深林晚淒涼又一春杖藜徐散步卮酒不沾
唇無復繁華夢空餘老病身裁詩強排悶寄汝遠
遊人

四月情況殊不佳勉強入市暴熱

往事渾如夢浮生良可歎鶯花愁裏過風月病中
看坐久腰如痛行遲腿亦酸時光頓炎熱未敢說
求安

二九一

九月廿五夜枕上聞雨寄示興仁蕪簡允莊弟

風雨瀟瀟夜無眠憶遠行自慚衰老日猶抱別離情吉水舟初上雲陽月正明來年春色好准擬望歸程

歲暮獨坐書懷四首非可為詩聊以寓意

歲盡愁難盡情深慮轉深生涯貧且賤憂道古猶今豈為求名論空慚濟物心斯文如未墜千載有知音

斯道從先覺新民亦古人生逢湯武世跡近許巢隣俗務渾如舊年華忽又新一心能此念萬物即

慮得集 五十二

皆春

曝背倚茅簷垂垂白髮添酒同詩捲廢憂與病相兼物理非難料蒼龜未易占自知真懶拙不是樂幽潛

古來憂道者往往不憂貧已欲循天理心惟濟物仁冰霜初入臘梅柳已知春人事難為力林泉獨善身

學賦人月圓春季即事二首

年過半百無多病晨起強披衣小窓孤坐派鶯巧轉乳燕交飛 寂憐光景攬梭過了綠暗紅稀連朝無柰狂風驟雨斷送春歸

年年花落鶯方到猶解送殘春想應風雨樓邊何地送我良辰 幸然知止尋幽托跡穩處燕身終朝窓外間關對語似伴閒人

辭世

身居浮世上心似浮雲閒悟徹從前事逍遙天地間

慮得集 五十三

慮得集後序

易艮卦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何所處之分也大學經曰慮而後能得得者何事理之當然也世之踰不備處肆欲妄行取快意於所事而陷身於非彝者皆坐於不思不慮之過爾能思而慮則理達分定尚奚僭妄之失哉無錫華伯諄以其先尊公愷翁所撰家訓一帙曰慮得集來謁余序披簡閱之乃知華氏自宋南渡時著姓今已十二世矣雖家故贏于貲其崇儒好禮樂德行義歷世皆然迨伯諄先大夫彥清父公愷皆屬志問學所著詩文有黃楊集雜述等篇藏于家伯諄

若干人又能續其先緒刻意儒業信故家世德之傳為有自也其家勸三篇首則序祖宗相傳世次積善起家之由次則公愷自述其幹蠱事親繼承之緒訓示後人則以繩祖武趾前徽敦孝悌興禮讓為事是乃飭子孫備身謹行者所當然也其於勤稼穡供貢賦務忠厚慎取予是又飭子孫力農報本存心節物者所當然也以至冠婚有儀畧治喪有記要祭禮有習目又皆責成人正夫婦謹終追遠者所當然也無一言而有過分之求無一事而非當然之則其體驗之深思慮之熟示訓之諄貽謀之遠於此可見非有得於大易兼山艮止之象

慮得集 五十四

深於聖賢大學之教其能然乎噫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雖然作之者有其父述之者無其子則亦徒焉耳矣何則昔趙簡子書訓戒之辭以遺伯魯三年而問之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其於人賢不肖何如也今伯諄之昆季乃能寶其先訓守其家法惓惓不忘如此其賢於人也遠矣為伯諄子若孫者尚聰聽祖考之彛訓永保而世守之哉
永樂乙酉秋八月朔旦鄱陽劉據直方序

慮得集 後序 書後

書慮得集後

昌黎韓子曰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書余讀昆陵貞固華處士慮得集而重感焉華氏為堽陽鉅族世以尊德樂義相承故處士之立言制行皆切於致知力行之事也曰家勸尊祖以示訓忠厚而惻怛曰祭禮習目酌古以準今有條而不紊曰冠婚儀略尚質而右文豐約而適中曰婦儀之教辭簡而意切曰治喪記要量事以制宜固可以垂世而立教噫若貞固處士者蓋亦得夫知行兼該之要矣豈與世之浮華務外者之所可同日語哉抑韓子之以文自傳者歟其子仲諄伯訓咸敦本而尚

慮得集

五十五

一一九三

質為能守其家法者間以是集錄梓以廣其傳矣其孫思濟復來京師徵言於余竊嘉其體道不惑有明切可傳之實而其子若孫繼繼繩繩之不懈也故不辭而書于卷末以為敦本力行之勸云
正統元年龍集丙辰秋九月初吉中憲大夫大理寺右少卿雲間沈祭書

應得集 五十六

題慮得集卷後

慮得集者貞固處士華公愷所述也華出南齊孝子寶之後世為無錫隆亭右族繼遷瑛陽衣冠詩禮之蟬聯孝友節義之昭著奕世相承務積陰德邦之文獻莫或先焉至處士元季兵起間關亂離卒能敬承父志克復舊業可謂賢也矣慮後之子孫或狂於宴安流於侈靡習於浮薄故述是集以示訓蓋有取於大學慮而後能得之旨夫慮之為言思也孟軻氏亦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處士之所以克勵勤苦於擾攘之餘復振厥家於平定之日非慮而後能得能若是乎觀

其集中所著曰家勸曰祭禮皆目曰冠婚儀略曰治喪記要與凡詩文等篇千言萬語無非欲子孫之讀書好禮務本安分敦朴實去浮華推惠愛斟酌古今自成一家之軌範其愛之深慮之遠而善於貽謀者何如哉為後人者能誠於是而觀前人之行事究前人之用心思其所以成三者如是之難所以振復者如是其不易克儉克勤尚志尚德庶無負於乃翁惓惓之命則華氏之盛蓋未可量也目其子伯訓求言書以勗之
正統十三年歲在戊辰春三月初吉文林郎知無錫縣致仕永嘉項伍題

應得集 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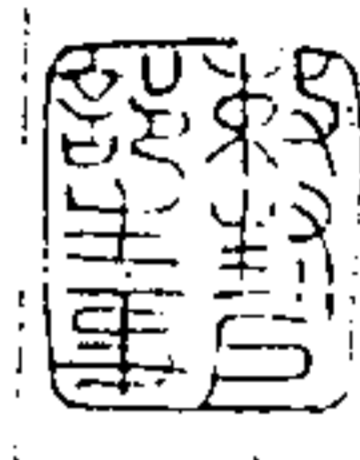
題華處士慮得集後

大江以南浙以西數郡間多富家太抵耻儉而喜奢崇末而忘本以是不旋踵衰落者亦不少獨聞無錫有華氏者敦本尚儉不過為浮靡事故久而孫盛鄉間莫之或先焉余竊怪其能違俗而未知其由也此其華之彥守正甫來京師間以其曾大父貞固先生所為慮得集示余余觀之既乃知其家訓有自來矣貽謀之良繼承之善皆可重哉於戲使其子若孫繼述守而勿失雖百世其昌宜也
成化七年辛卯歲春二月戊申

賜進士翰林侍

讀安成彭年識

嘉靖壬辰裔孫從智重刊



慮得集

五十一

慮得集 題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閑中今古序

陽武為開封屬邑地非衝要驛使所弗通商賈所罕至藩臬
兩司大臣巡歷歲不過數次境無山川名勝可以登臨眺覽
以舒暢心目士惟務舉子業不樂吟咏嘯談予性不善飲酒
賓客之又寡合且職在分教有掌學者以摠其要故日與童
冠之生廿有餘人點檢課業之外率多閒暇而無所事焉因
錄古今之事迹且凡平昔之觀聞有可以勸懲有可以憂喜
者萃為一編名之曰閑中今古聊以藏諸篋笥行將歸休以
質夫鄉之父兄朋友庶使竊祿於外畧無少補於時者非敢
苟安偷惰優游以卒歲月而已也恐出位而思強求非分亦
非君子之所與故特假此以塞責耳知我者尚有以諒其情
焉

成化三年歲在丁亥臘月既望味芝叟陳頌永之書

閑中今古序

閑中今古序

吾師陳味芝先生世以鑿儒著名幼失所恃鞠于外氏王侍
講汝嘉家遠長即其母舅福州教授王應良家學習春秋經
故先生之學得於外氏者居多然其造詣嚴密殆非他人所
及景泰改元以邑庠生遂領

京闈鄉薦明年會試禮部中乙榜授湖州府學訓導未幾改
荊州府學任終于開封府陽武縣學嘗與江西文衡所歷郡
牧憲司皆以先生學優行充文章剡薦竟為忌者所沮在陽
武三年秋滿遂乞致仕家居先生為人博學攻古文而清介
絕俗人莫敢犯雖位止一校官而譽望特重其文典贍有法
好議論而必據於理雅與先生公樂會府君交善故詔得游

門下先生遂於著述間以所著閑中今古一編授詔曰此吾
平日紀事之書而吾志之所欲行者具載是矣願予他日刻
梓以行庶畢吾志幸也詔惟校冊以返既筮仕於外不覺在
苒歲月而是書之藏於行囊與之遷轉宦途者久矣竊惟先
生之命不敢忘也往歲詔因從子壁以引禮舍人丁內艱還
鄉復取是編囑之曰此吾師所著書也歸將刻之壁頃以書
來乞序詔乃慨然嘆曰嗚呼士君子之蓄德負材者必欲見
諸行事而後已苟或位不稱德用不盡材則又發為文辭以
垂于世將使後之人體此以行之也豈但泯泯而已哉嗚呼
此固先生之志也其志既不得行之於己而又欲望之於人
然則是書之刻蓋必發先生所蓄之德所負之材與夫所欲

行之志於今日也顧惟庸愚將棄所托且有忝先生所望之
後人豈不惧哉豈不惧哉於是錄以為序復使壁刻之以弁
其端先生諱頌字永之號味芝學者稱味芝先生其詳具
宮保吳文定公所製墓表茲不贅

正德四年春正月既望

興國史官

勅授迪功郎紀善前

京闈鄉貢進士門人周詔拜手謹書

間中今古卷上

陳頌永之著

傳奕善於關佛觀其挫呪僧破佛齒可謂確然有見及其將死
遺命諸子可師名教勿信妖胡之法非篤道則正者不能
國初吾鄉光福山有邵弘道先生守道儒者也亦深燭異端
之弊居傍有一寺僧坐禪數年一日見於先生先生為言佛
之說學其坐禪之要畢竟如此末復曉以經常之理猶日用
飲食之不可缺者其僧頓悟還俗卒為善士予少聞之王夢
熊前輩而失記其僧姓名夢熊親嘗聞先生說佛家之妄甚
得其肯綮始終不惑蓋奕之流輩云

異端之惑人其未久矣不能悉數姑舉其一二言之晉史載佛

圖澄之學道鳩摩羅什之神爰以致石姚之崇奉然澄徒知
石氏之將滅而不知其身之不可從未足以言道羅什生於
龜茲未足以言神石勒姚興奉之不能怪也後之英君詎辟
傾身以奉浮屠而所事又澄什之不若也何哉

朝廷厚奉刺麻糜發不貲正統末

英皇被留虜庭言者欲使其徒施之以法術未聞有一人用法
術於間卒賴

天地宗社之靈

英廟德化之及使臣應對之勞

大駕以復則浮屠之法不足恃也明矣而說者猶資其力以陰
翊豈不謬哉史氏之夸不足深信非止此也予特於澄什之

事而深有感焉覽者其察之

慕容氏起自鮮卑時以庸材僭居帝位恪等以至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時境內多水旱恪等歸政送上章綬請執不容恪等乃止景泰間易

太子天下之人皆以為不可而執政大臣畧無一人明言其事倪首容嘿以遂其非向使有能如恪等頓首歸政送納章綬縱不能挽回其事亦得肆志長往矣有後日駢首受戮之慘哉以堂堂

天朝曾不若夷狄僭竊之主而得夫賢明之佐也書之以發千載一慨

五代時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宋朝遣王方贊均兩浙雜

稅方贊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改稅額方贊請畝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主氏豈當復循偽國之法今兩浙之民田畝歲稅五升與加耗不過一斗官田則畝稅不一有及一石者倍之以耗民終歲不得食矣蓋官民之田其稅額有一千餘則里胥因之以作弊小民無知任其愚弄兼以豪右兼弄膏腴額輕者盡屬富家而瘠薄額重者皆在小戶諺謂官糧辦便無飯正謂此也天下之田未能通究其稅額之多少以吾蘇一郡之所知者如此使天下皆然將不勝其弊如或不然則兩浙之小民獨何辜哉嗚呼安得如方贊者為均其稅縱不能如宋之減其額合以將千餘則併作數等一可以杜里胥之弊一可以制豪右之強則小民得以息有而邦

本厚矣

江南之田多有瀕江並海坍塌無遺而稅糧尚存亦有洲淤漲漸成美田而未經開科其糧稅尚存者小民多受其害未開科者大戶獨享其利竊嘗料之此等非特江南為然天下亦必有之近觀兩河之間高阜之地有被飛砂蓋沒不能種藝者低窪之處有受濁流淤漲而反成膏腴者其砂沒之地寸草不生糧稅曷從而出郡邑苦之亦嘗奏聞于

朝戶部以

國家賦稅舊額不可輕動此固然矣然是等利害恐難膠柱而鼓瑟當思所以變通之將使

國家之賦額不虧而下民之利害無偏斯為美也記之以俟

經濟者辨之

人有恒言賑濟無良法恐不然也顧任其人何如耳任得其人斯能相時行權則所行之法無不良也景泰間顧任吳興屬歲大荐米一石銀一兩餓莩載塗當時巡撫藩臬之臣止行空文督責郡邑而已莫能解其一二之倒懸竊嘗私計官倉見儲糧未十有三萬餘石請少留三萬以備不虞將六萬賑贖貧乏之甚者將四萬石以減價糶賣以次之戶先於各里訪巨室有行義者主其事嚴其禁約糶與富商大戶者罰收歲其價於府庫俟歲豐捨糶以償官庶幾公私兩得而少可活數萬之人當時守郡者執不可其後勢日益甚不得已將所儲之米俱分給六邑賑濟中間多被在官之人侵欺小民

止得虛名而已乙酉歲荒歉無異景泰時兩浙之民飢饉尤甚

朝廷命吳都巡撫事從便宜後又出內帑白金四萬兩賫送淮上賑濟願時自江右還任道抵宿遷解后南京後府經歷魏銘克新相與論此事設若月銀糴米不無米價益湧若就將銀分散小民豈得實惠已而各出一策互相推善其時王事有程且都憲遠在淮西不得獻計循憲言之亦未必用相與悵快而別行至徐州已聞分散其銀事成盡併所謂賑濟無良法謂此類也

宋都大梁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閤門祇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後三歲一浚始如京畿官民皆兼溝洫河道以為常朕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汴渠二十年不浚歲堙淤其後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堤下瞰民屋如在深谷我

國朝建都北方而轉輸糧稅全仰江南北河猶宋之汴渠也永樂間命臣開河置閘水道通利其後平江伯陳瑄主漕運提督有方軍民便之歲久河道淤塞運始難提督大臣僅提大綱而已巡河御史等官因循歲滿交代而去有司庸吏止於各淺鋪堆積薪草過行運水淺之時以薪卷土作堤積水行舟取辦目前一遇大水此堤遂圯月積歲累土漸增堤河道愈淺試於各淺鋪旁觀之皆有大坑可以驗其取土之多

矣此土縱有流動亦豈能一流入于海乎每經由嘗西其事或問子何以處之予應曰必須時濬壅滯大修堤岸以障走水底幾漕運之夫可免其財力或又謂此河下是沙土去必復壅浚之何益予謂以汴渠較之其泥沙多寡用力難易亦畧可知汴渠每年一浚此河三年或五年一浚可也或又言堤岸歲修補隨即崩壞予曰古人有言成大事不計小費今欲以區區之蘆葦板木而禦夫洪波衝激能無圯乎姑記此使有意於斯民者再問之予請畢其說

唐戴至德為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僕射人有所訴仁軌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為奏終不顯私恩時號仁軌為解事僕射嘗更日聽獄有姬詣省至德已收謀姬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咲而還之人服其長者正統間工部尚書廬陵周公忱巡撫江南至杭州時三司官屬皆見惟有一老卒投詞訴其上忱為辨其是非老卒詞雖屈然懷憤之氣迨自趨出甫及門而復旋輒於案上自取所投之詞而出忱徐言恰又依了我的說畧不為怒眾服其有容忱凡所巡歷處官吏師生未嘗究責其在否其見在者亦不使之出一面省諭守令某事當何處置某事當何處置吏員立文有潛走出亦不問今之為大臣者孜孜以送迎為事而於忱之所為畧不念及忱立徵收法以加六為率而夏稅馬草俱在其內每班運量路近遠與其耗米軍民以為便所餘積出之未以吾蘇一郡較之奚啻百萬推其贏

餘以修飾創造學校公廡橋梁道路者在在有之自是以至
於今亦以加六徵收夏稅馬草或自有另徵而倉庾未聞有
積出之米軍未聞有加贏於曩時其故何哉蓋法久則弊生
主之者不能為之防也但忱以前代主錢穀者多不克保終
未免行賄以為身謀士論以是少之然維忱者雖立心廉污
不同而謀畫措置多不及焉特人擬之劉晏殆或然歟

晉陸玩拜侍中司空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柱梁之間祝曰當
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耶玩笑曰哉卿良箴既而
嘆息謂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唐
以鄭祭為相祭自言曰歇後鄭五作相時事可知自古以來
不若玩祭冒居鼎鉉以致覆餗者何可勝數能如玩祭之自

知者幾何人哉故用表而出之以為居廟堂者之一鑒

沈存中筆談載李士衡為館職高麗一武人為副使高麗禮幣
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開心一切委於副使時舡底疎漏副使
以士衡所得者藉舡底以己所得者在至上至海中遇大風船
欲傾覆舟人大恐請棄所載之物不爾船重難免副使倉皇
投物于海不暇揀擇約及投半風息船定點檢所投皆副使
之物士衡所得一無所失頃有陳給事中奉使琉球私挾高
旅同往貿易奇貨回其船遇風海漂泊山島間者數日僅以
身免餘船所私人之與物覆溺盡又有隣居一監生父喪在
家匿而不發比在監至歷事聽選除授四川重慶府通判三
載考滿復任又歲餘凡十餘載所得之物不貲造以柏木大

船載還至峽中撞島舌灘去其船底物皆無存大凡不順理
者豈可得乎錄之以為居官之大戒

何文源蘇之吳江人也初任德州學正有一訓導不循禮法在
於明倫堂不肯旁坐令設公座南向與學正並列文源任其
並坐者數年始終不言後訓導可以憂制去比文源以考滿赴
京時訓導起復亦在京師已而寤向之所為繆妄具白其
父其父特任給事中歎賞不已遂薦同給舍後文源官至江
西左布政使致仕終于家近有樺庠教諭者有一訓導初未
不容堂上到任乃於齋前設香按拜

闕人之度量相去如此

楊公仲舉天性淳厚寡言謹行蚤從伯兄成武昌人化其德有
相爭毆者聞公之來自相解散曰侍楊師父過去我再打爾
其為人所畏服如此後受楊文貞公薦居翰林隣家蓋房簷
溜滴在公家家人欲以為言公曰天晴之日多下雨之日少
不必言又有隣人年始壯得一子公有一駒善鳴恐驚其子
鬻之每旦徒步入

朝京師人多能道其事正統間省祭還蘇其猶子懷白金數
兩入閭門被人攘去公聞之畧不動聲氣時在坐者或勸歸
咎其姊或勸究問地方之人公但徐言曰他將此物何幹與
客叙寒溫眾不敢復言公竟不之問景泰間以禮部尚書終
于家公之德何忝於古人而言古今人不相及者誠非確論
也

古今居官守廉者雖不可枚舉然究其自然廉介如楊震却金羊續懸魚之類則豈可多得乎自歷官仕途往來南北二十年間耳目所見聞者不過數人初在湖廣時識杭州張通判某大理人也其廉無與為比觀其衣服飲食僅免飢寒而已他無所好焉及來河南見叅議黃廷儀閩人也其廉出於天性蓋非一時之矯揉者嘗聞一馬夫餽以家園十大柿廷儀連取以擲其面窘辱不已自此人不敢更以私謁此猶謂其在任之日或是勉強逮其致仕而歸有一尹審以白金二十兩為贖亦固却不受此乃盛世之罕見者若都憲軒輓司寇耿公九疇之廉天下之人無不知之至於張黃二公之廉天下或有未盡知者故特表而出之以待後之韻陽秋者采焉

子友顧文之進士為人廉介養病於家者數年未嘗受人饋遺雖求文者酬以禮幣亦不納焉有歐御史巡按蘇松時崑山縣有羨餘銀歐分贈京官在鄉者四人各四百兩文之獨不受其廉如此甚為鄉人所推重崑山葉都憲與中與文之交最厚其廉介亦然巡撫兩廣過郡城蘇衛何指揮欲贈以金相玳瑁帶携至閭門語其所親者皆曰此必不受請勿與言遂不果送而還見其持一弊笥亟令人送一扇至與中不肯受所親者因言送帶之意若不受此是重絕之也勉強受之行乞至白蓮善慧菴轉與一僧卒不受而去文之制行之高惜乎不及施之有為而歿士論惜之與中今為禮部侍郎其文章政事卓冠一時將必有著述其大節者予特書其一二

是亦闡幽之意歟

季文子所居雖一日必葺其與近世仕宦者不同頃見官員將滿者往壞居舍毀牆壁市賣其木植磚瓦或以供薪爨間存一二止餘梁棟而已窓戶門槌悉皆拆去不念斯民之財力易竭有司之措辦難成亦獨何心哉頗在湖庠時回家日有竹一林甚蒼翠其間後諸湖入此竹無恙否答曰豈止此竹不存到今雖舊時所居之屋不旋踵皆折毀無子遺矣因悔當時不留一交單在郡以致如此後任荊州亦栽數竹願有生意別時却寫房屋門戶窓闥并在內什物單二紙一送荊郡一留在學以此竹不可寫在上因詩一絕刻於竹節之間往歲在京聞荊人言舊居為張巖知府改造過而能留什物具在此竹以有詩不忍伐尚存故記之於此使吾人後倘有仕進而交代之際當以此為法

前輩嘗言文章亦有遇不遇焉其遇也如張繼楓橋夜泊之作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雖三尺童子皆能誦誦其不遇也雖蔡希珠璣鏗如金玉舉世莫能知焉豈特文章哉言語亦然其遇知言然若趙武聞絳縣老人之一辭則舉以為復陶叔向聞駿菴一言之善則遂如故知其不遇雖長言喋喋不能其心終日啓其聽言語文章有遇不遇如此矧富貴利達而可以強求乎

五代扈載文名一時王朴薦其才於宰相李穀久而朴問曰扈載不為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

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耶已而拜召知制誥及為學士居歲中病卒議者以毅為知人朴能薦士永樂中王紘字孟端無錫人也從成雲中知者薦之召居內閣久未得官諸閣老咸以為言

文廟雖俞允而未有成命其後閣老又言遂拜為中書舍人未幾而卒

文廟顧謂諸閣老曰我看其人無福故不欲官耳以卿等屢言故授此職乃是卿等害了他他時謂

文廟明於知人諸閣老善於薦人古人云君相不言命豈其然乎

宋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

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近時臨川聶大年詩詞俊麗

書翰尤美亦一時之僅有者也為教官幾三十年景泰間以仁和教諭應

召與修宋元綱目甫至

京師尋以病卒不得登一館閣士論惜之古今文人命數之薄相類如此者蓋不止於斯也

昔人以虞世基虞世南兄弟比晉二陸前輩謂其為過我

朝沈度沈紱皆以善書際遇

文廟謂其為我

朝義獻公論必久而後定故記之以伺後之君子折衷焉

予幼時聞鄉先輩王夢熊言古人之文後人鮮能及古人之詩

後人或有過之者杜子美題武侯廟詩云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近代有人作一詩忘其姓名其詩曰劍江春水綠云深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能歸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祠宇空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始終皆武侯事實殆或過於子美之作故用錄出以俟知者辯之

開封趙宋建都之處予每追訪古迹故老僅能道其一二之形似而已暨及署郡庠事見諸碑刻多宋時大學中石經皆磨滅破碎罕有完者間有微廟時詩文然亦首尾弗全周視齋廡見石礎俱斷碑隱然文字在上學子因言不特此也為在位之人取為他用者甚眾後於延慶觀東偏道士房一石刻乃蘇子美所作詩曰嘉果浮沉酒半醺滿床書史亂紛紛北窓軒涼吹開疎竹閒看青天行白雲因錄於此以見當時士大夫其所著述何可勝數如此詩者不過一特之口占尚為刻之於石則其他大述作而為世珍重者不為後人柱下之石能幾何哉

少時觀黃翰壯遊錄愛其題甘露寺多景樓詩一聯有云江長不見水窮處山遠只疑天盡頭後嘗登樓遍觀古今諸名公所作皆不能及一日偶閱古今詩學錦囊有此一聯始知翰之蹈齋耳近於方輿勝覽中見沈存中詩其一聯曰地從日

月生時見天到江山盡處回亦警句也因併錄之

予友吳興立吉大祐以詩名著于時予每愛其才雋而敏捷吾

椰陳士英有白紙聚扇中夾紙剪梅花一枝照之儼然可見

嘗求士林逢振數人題其上皆極構思者終不能詠得其意

一日予與大祐偶過士英入門坐定士英以此扇求題童子

擊揚梅盤出啖客各啖數顆大祐遽呼筆硯題曰露下銀河

月上遲梨花雲裡夢醒時水晶簾在瓊樓上惆悵何由會玉

肌時稱為絕倡古人七步成章觀此蓋非虛語也

宋楊文公億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笑語喧

譁而不妨構思揮翰如飛文不加點頃刻之際成數千言門

人傳錄疲於應命當時以為人豪吾鄉張學士益才亦敏捷

求文者日相接踵然性亦好圍棋每與人對奕終日不勸過

求文逼迫則命書童預界卷軸舉筆一揮詞翰俱美莫不稱

羨亦一代之文豪也惜乎年甫及艾而終於土木之難

天下名勝惟巴陵之岳陽樓武昌之黃鶴樓南昌之滕王閣為

最曩予赴任荊州道經巴陵以日晚不及一登岳陽為恨黃

鶴樓廢已久則常追尋其故址誦崔顥之詩擬賦一律以屬

意頃赴聘江西考試官暇日問所謂滕王閣則已為吾鄉韓

都憲用熙改創江西第一樓矣登臨之際宛然王勃記中之

風景歷：尚在因作一律云平生想像滕王閣未識江西第

一樓歌舞當時人去遠登臨今日我來遊西山爽氣分吟榻

南浦涼風在釣舟塵世奔波空自老夕陽依舊水東流既而

覽古今名賢之作適於四壁其間僧晦機一絕尤為絕唱詩

云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惟有西山在曾

見滕王歌舞來其有餘不足之意溢于言外讀者宜味

曹參相齊聞蓋公善談黃老延慶正堂而已居次室訪以治道

齊國大治洪武末蘇州知府姚善聞郡有處士王仲賓光賢

招致不可得嘗詣賓家賓見其騎從在門因語之曰吾有老

母在不宜虛張聲勢以驚恐之也後善造賓必預下馬徒步

候其門劇談今古商確政事而退庶幾參之儔歟善以文章

政事擅名一時卒著忠義之節殆亦得賢之助也予歷踐仕

途見在位之人折節下士者少矜己傲物者多此其所以善

政罕聞也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又曰滿招損謙受益凡

有位者可不念哉

吳有三高祠祀范蠡張翰陸龜蒙之所蓋三人皆恬退高尚其

風故曰三高

國初有王半軒止仲韓蒙菴公望王光菴仲俱有幽貞之德

時蘇州姚知府聞其名使使候之半軒少讀易史問王止仲

先生安在荅曰此間無有蒙菴以目責不踰中間於布簾內

荅言不在皆不屑見光菴雖見而不屈已以往見知府乃親

往謁焉時亦謂之三高或又謂諸三人之行為真三高其視

昔之三高殆為過之姑記于此以俟識者辯焉

古人謂作史不當卹天刑人禍觀司馬而下鮮有能逃之者其

故何哉豈其筆削予奪之未當歟抑亦偶然而致之歟近代

陳子樞作通鑑續編觀其答姜羽儀書言宋祖之篡位與郭威無異反覆辯難因其事以誅其心深合春秋之旨羽儀時亦有意於斯及得子樞之書遂焚其稿其立法之公槩亦可見矣然頗嘗聞舅氏王先生言舊編書匡胤奉周主為鄭王子樞方易奉字為廢字隱几以卧雷忽震其几厥後竟遭我高祖之戮後弟姪相繼淪沒世緒以絕其遺戮絕嗣也或罹於氣數其東筆之際而上天彰怒以震其几豈亦偶然哉是皆不可曉者也景泰間學士劉儼輩疑其書法未當請釐正之會

朝廷有變而止記此以待後之朱子折衷焉

宋京湖制置大使趙方有言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

差是刑罰中教化時以為名言予來陽武見各色催徵無法稅糧軍需悉委大戶官員責成而已催科焉得不擾撫字之心安在為法司者比：然以姑息為恩鞭笞為威刑罰豈能無差教化之心何有嗟夫趙方所言誰肯念哉言不見信耶書于此以發一笑

唐盧坦嘗言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特善其言予觀古今貪冒者其幸而不顛覆子孫鮮有能保守之以予耳目之所聞見不可枚舉即其貪酷者無異雲間黃翰嘗聞其罷廣東按察使而歸貲產甚厚身死而骨肉未寒諸子標竊費用殆盡而無遺當其在任之日以聲勢法術恐嚇籠絡予人所得不

貲將以為子孫無窮之業孰知身歿之後而不得以為己有乎其貪固足以為世之戒矣且其酷虐尤甚不惟徇法以殺人者多其於骨肉妻子之間亦肆其殘忍是以身且不得死殯葬而墳土未乾又被諸子發棺詳檢原其告訐死有餘辜為世唾罵嗚呼天之不祐惡人蓋亦可見矣可不慎哉故特著之以戒貪濫小人聰明才智之過人者適足以為其身之累也歟

昔人論時苗留犢為矯激之廉元世祖嘗觀其圖言曰不知其在任生子亦肯留下否則其廉未為中道不足以為訓也明矣今中年知縣王敬亦守廉之吏但前以約問詞訟至陽武留宿郵亭不飲忍飢渴而返比再至縣界內檢屍值歲暮寒不挈衾具寢不解衣時稱其清潔或又言其前後之未騎導三十對人執刀劍又仗聲勢張甚譏其失內重外輕之道且未免以勞民予觀之循吏其所以著名當時垂裕來世者未聞忍受飢寒而致之也卓茂行己在於清濁之間古人不以此少之士君子立心固不可以是而自恕然俸祿乃職分所當有何至於忍受飢寒哉為民父母者使其政平訟舉惠利足以及於百姓雖箠食壺漿之餽猶子女之奉父母受之或可也若其無益乎民徒忍飢寒以沽名弔譽其可哉乎又有言數昔為學官不受生徒束修此亦今之所難者因憶吾蘇郡庠往年李謨訓導亦然斯時庠生李勳求改課業送禮幣不受自此學徒不肯行禮亦不敢以課求改風俗所尚如

此不能因時制宜是反為絕物嗚呼世之鄙夫小人較末修之厚薄以為親疎甚有專務於利而於詩書道德之訓置於於度外其視王李之行相去豈直倍蓰哉彼固不足道也王李之風雖可勵薄俗而未為中道必揆諸孔子所言自行束修之說不推其自來不責其不至斯為可也苟使學者禮意不通則無以為受教之地在己忽然不能師資於人則亦何以進乎尸素之誦乎取人者當求其志不可徇其名也併志於此俟中庸君子取正焉

宋丞相陳秀公治第於潤州極為閎壯宅成公已甚疾惟有與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住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吾鄉李繼孟承為吉安知府以內報回買第閭門西起造樓房甚

高敞華麗宅甫完而歿吳人亦謂之三不得言其住不得賣不得諸子分不得也古今事有偶合如此

景泰間予進志書赴京從張家灣顧駟入城中途與五六騎同行其間二三人言及江洲學士治私第工匠造作之盛每日飲食餼稍之用約費銀十兩餘予目其人皆里閭之夫雖極稱羨而亦有微諷之意予因點念宋文靖李公治第封丘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時服其儉德今江公尚侈而道路稱說豈好消息乎意其必敗果不久遭貶逐其屋遂為他人所有於乎李文饒以持相勲伐冠於當世識者尚以其致意於平泉草木為之譏貶矧功業無聞而欲務於第宅之奢侈可乎

予觀古之人臣謹始而不克令終以貽末世之譏者未嘗不為其嘆息我

朝何文淵石亨亦然文淵為温州知府有美政臨去任不受餽贐温人為立却金亭以旌其廉亨為裨將於大同以驍勇著聲所得賞賜輒分予士卒皆為之用胡人呼為石爺而不敢犯塞一特名振朔方文淵入為大總兵封侯拜上公之爵心竟臺諫所劾罷任歸鄉亨入為大總兵封侯拜上公之爵招權納賄勢傾中外卒階刑獄使文淵終於知府庶幾古之循吏亨死邊陲無媿於古之名將文淵病終於家復遭掘棺之檢亨死因圖竟連擊戮之誅嗚呼天之禍淫豈僭也夫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併志之以戒夫保名節者

何曾日食萬錢猶嫌無下筋履其侈如此唐書陝亦務侈靡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我

朝文臣中富貴無踰於工部尚書吳中其衣服器用騎從之盛時莫與抗每筵宴犒賞優人之費亦不計其筭其他過侈者難以悉數當時朝野間皆能道之古今之人奢儉異尚而禍福乃有殊有應者其不幸而得乃無望之禍僥倖而免者無望之福也君子豈可以無望之福而幸其所僥倖者乎要當務其所當務可也

古人謂大夫蓋棺事始定使其一日未死所行不善亦不得為善人蘇老泉識王介甫之姦著為辯姦論使介甫當此之時其身早死或流落終身不至相位世徒見其廉介未見其姦

老泉之論未必為世珍重也若是陳汝言為戶部郎中時奉命勘視江南田畝災傷按部所至秋毫無犯拳愛民之心溢於言外時未識其人者咸以為今之所罕見異時必致重望使其竟終於此必竊一時之譽為兵部尚書進倖於君招權納賄世莫與比卒遭籍沒身斃縲紲當其在江南也友人顧文之獨與予言其貪冒險邪此行是其矯激蓋欲以小廉而售大姦也後果如其言嗚呼知人固不易哲人能察之於微亦豈難知也哉

宋陳文忠公堯叟為樞密時一日日欲沒有中人宣召既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簾幃燈燭莫知何處已而到一小殿已有數人先至皆立庭中殿上垂簾蠟燭十餘炬相繼而至皆下謂杜鎬等七人良久乘輿自宮中出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外殿就坐御座設於東設文忠之座於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惶恐不敢就坐上宣諭不已堯叟懇陳自古未有君臣齊列之禮至於再三上作色曰本為天下太平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笑談不須多辭堯叟乃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堯叟慄慄危坐上語笑極飲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群臣之中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得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宴集之費群臣欲起謝上

曰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謂客宣德間一日忽召文臣楊士奇楊榮楊溥及尚書胡濙等七人特天已晚士奇等皆出惟榮猶在入見

宣廟於文華殿前賜一食羅內皆金銀器皿上謂榮曰此物朕用意非一日卿等宜領朕意且傳語群臣明日免謝予得之友人張節之節之嘗處胡尚書館故聞其事古今君臣相遇如此嗚呼感哉

東漢不置丞相事歸其閣我

朝亦然永樂間胡文穆公廣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文定公溥及解學士縉等七人處內閣偕顧問時

文皇親攬乾綱眷遇雖隆未專機務

仁廟臨御日雖淺而文貞文敏文定三人恩寵漸盛

宣宗雖厚老臣然參用內宦三老未得專行所志逮

英宗以幼冲即位委任諸老始得遂其匡輔之志當時稱三老

為三楊學士薄海內外人人皆能道其姓名三楊相繼捐館

高毅曹鼎苗袁馬瑜四人在內特稱為高苗曹馬未幾老病

死亡相繼獨高毅無恙乃與陳循江淵商輅同掌機密時稱

循毅淵輅高壽以老病去三人皆遭貶逐時以

英廟復辟故也於是扶用徐有貞五人入閣有貞獨任機務極

蒙眷厚旬月之間拜為武功伯前此未嘗有也

有貞文學該博志存經濟然度量不為能優容竟為左右所擠安置遠方

時論其為翰林學士則有餘居首相則不足以其不能容天下之賢也厥後李賢等四人在內賢獨任事他皆仰成而已然自三楊輔導正統之治號為致理繼此則漸不逮焉時有議之者曰一蟹不如一記之以資東筆者之論斷

宣德間朝廷遣人江南取促織往獲其大者以進其後停止不用竟亦不見如前時之大者豈

朝廷所好而天遂生之耶嗚呼豈止物類如此漢武帝好方士文成五利之徒出而應之好征伐衛青霍去病之流應之好策士則董仲舒公孫弘相繼而出使其能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豈天不生唐虞三代之佐以應之手然則人君尚亦謹其所好也夫

永樂間朝廷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蘇松治水利其在蘇郡時有一詩僧進謁公延坐與語時公初服大紅羅袍吏兵捧茶誤覆以濕其衣公談話自若畧不介意僧出隸兵恐見責預候於門求僧解救僧令其進見俟其責入為救之公卒無一言僧嘆息而去

國朝大臣度量寬宏者推原吉為首或問比韓魏公何如曰寬厚殆或似之若其立廟大節則吾所未聞不敢強辯

國朝文臣在位日久者無如禮部尚書毗陵胡公濙公匡輔五朝垂五六十年為禮部者幾四十載卒以三公致政令終于家時人比之文潞公其寬厚有容似焉而其清儉之德殆有優劣知者必能別之

宋董五經前知程子之來明日先生果至先儒謂其心靜故能前知予昔在荊州聞遼府長史郭汝立嘗言提督學校御史孫公昂致仕家居一日忽沐浴更衣拜其父母而告曰昂不孝不能終養某日某時昂當死父母謂其痴不之信及期又沐浴具衣冠拜別父母跪陳前詞莊坐而逝公巡學時頗見其端坐竟日身不歇側手足亦不妄動教學者必以致知力行為本性至孝言行不苟蓋由勉強而至於自然已造於誠之地惟其誠故能前知其死也劉元城先生學本於誠亦能前知豈斯人之徒歟

開中今古卷上

開中今古卷下

陳頌永之著

宋時舊制三班奉職月奉錢七百驛券肉半斤祥符中有人為詩題所在驛舍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職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增其俸又有一名人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未戲為一詩答之曰五貫九百五十俸者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童僕豈免遭飢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夢為報江南痴秀才更來謁索覓甚冤熙寧中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

國朝文武官月支俸米不過一二石餘折以銀鈔宣德以來鈔不甚通行其價漸減俸多者尚可小官病之近來聞江南一省中其鈔有定數而官員歲增不常俸鈔不勻支給往往俟其闕支過期則不復與焉嘗疑前代每增官吏俸祿而我朝未有增之之令及讀二詩始悟其增也有因故用錄之縱使在下位者不敢有所譏諷而為大臣者不能為之申請而欲責其下之守廉不亦難乎

前代度僧命官試誦經以為去取

國初亦然近來一開剝不下數萬人往影射姓名輒與度牒考試竟為虛文矣嘗聞先外祖王侍講在永樂間試童行畢有一老僧腰白金一袋以為謝却之僧固請留先外祖呵出於外而閉其門僧呼曰願少留以見意卒不聽其見而

去當時傳為美事往年度僧十萬大宗伯所受賂遺不可勝數其時河南劉千斤反京師誣為之語曰反賊劉千斤

賍胚姚萬兩嗚呼於此亦可以觀世變矣
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曰答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許魯齋先生教學者必先治生理亦此意也予嘗念之顏子雖貧窶尚有田五十畝蓋當其時井田之法未廢故也後世則不然士無恒產使祿不足以供衣食鮮有以廉耻為重者近時大臣惟以治窮賍吏為能於其衣食用度則畧不念及焉嗚呼袁邵公尹河南未嘗以賍罪鞠人豈寬縱玩法者乎蓋亦審於是矣世之大臣盍亦念之哉

杜正獻公行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眾不必繩之以法也陳文惠公堯佐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於過失則多保佑之未嘗按點一下吏農最者周尚書忱巡撫江南府縣官緣事曲為救護或問其故公曰此人能辦事後來者未必能勝當時士論不以為然爭相非之頃見都御史巡撫者與公所處不同官員有犯一切繩之以法下民之心雖快於一時迎新送故徒費財物而無補於事情由是知人才貴乎駕馭而後得其凡公之存心庶幾正獻文惠之遺意未必盡以為私也

冗官之弊自昔有之前代亦嘗有併省之令我

朝有添設而無省員官員既衆公私俱耗然文職之冗尚猶可言武職則自

國初至今功臣世襲有增無減何者歷代軍士戰伐得功歲有陞遷適年以來大臣子弟攘竊軍功濫受武職天下衛所官屬既備無處可置往與在京衛所官銜謂之帶俸不管事其員之冗不可勝言嘗謂戶部之錢糧自國初以來其數之增者無幾而官員廩祿日加兼以工匠軍士浮冗為費不貲以有限之財而給無用窮之用倉庾焉得陳而相因乎是以凡遇水旱百姓飢饉雖蒙恩宥其稅糧而官府不免於催徵蓋非故為壅塞而取怨於下也亦以國用不足不得

不然每與所知私論及此意料當今之弊宜先革冗員罷工役以節財用之流而後選廉幹之臣如漢之趙過者分理天下田土開闢其荒蕪搜索其隱陋以清其財用之源庶幾公私不匱矣惜乎當路者慮未及此而越職冒言法所不許相與扼腕而已

革除間蘇守姚善以俸米一石饋鄉先生俞立菴後姚守見而言之先生不之知也守呼送米者問焉荅云送於某處學館中守因問先生此為何人先生云此必錢繼忠也守問其人何如先生言其人有學識者守遂遣人召之不至守使問之曰何前日之受饋而今不肯來耶荅曰大夫有賜於士禮所當受召之而往見非禮也守又使人問欲見當於何處繼忠

言當於府庠相見守如期見於府庠明倫堂接以賓禮繼忠袖出一冊曰心欲所言者在於是矣守異之薦於朝甫見用而卒近有巡撫按河南者語於所私曰昔諸葛武侯隱於南陽予今往來其間不聞有其人願聞而嘆曰天下奇才豈常有者以繼忠之才方之孔明殆非伯仲守之致好賢聞於當時尚不屑於一見况肯輕於求售乎使世無孔明則已有則非若先主之屈身三顧必不輕出茅廬也巡撫者廼欲得奇才於輿隸之人其可致乎

唐乾元元年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與開元通寶或謂開元通寶其錢高祖武德間鑄最得輕重大小之中參用以一當十及為相復鑄重輪乾元與開元並行以一當五十代宗即位乾元重輪錢以一當三重寶錢以一當二凡三日而小大錢皆以一當一自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輪二錢鑄以為器不復行矣國朝自宣德以來通行歷代銅錢而開元為上等錢景泰中忽不用乾元久之及開元亦不用童謠謂因為乾元帶累開元數百年間事之偶合如此豈亦數之自然耶記之且以為作法為弊者之一警云

余家藏前人所臨鍾王諸名人法帖一冊多是吊喪問疾書簡嘗問諸前輩長老多不知其所以近閱筆談云唐貞觀中數前世墨跡甚嚴非吊喪問疾書跡皆入內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乃如此帖是近代所臨然此真跡今

時亦不可得矣

舊傳王羲之書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于石其他皆紙素所傳

唐太宗以石本隨入昭陵為溫韜後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

宋朝入高紳學士家沈存中言紳之子安世在蘇州石已破

為數片以鉄束之安世死為富家得之後亦不復見其所傳

者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矣予家舊存一本乃後人

所摹無疑然世亦罕見惜缺其數行屢訪求之為壽於木庶

永其存然不可得每展既輒為扼腕

國初趙元善長號丹林善畫師董源頗臻其妙

高廟召天下能畫者至京師將圖畫征代功臣及本朝將帥後

上征代次第于十廟乃預

命各寫一幅以觀精否原極構思繪成以獻

上以其筆法麓率殺之時甚惜焉今其畫流傳人間者爭以重

價購之以為珍玩其蓋一也為世憎愛不同如此

中書舍人王孟端綬無錫人善寫竹筆意瀟灑動有書法論者

謂其當代獨步太常卿王峯夏景仲昭亦能寫雖極其形似

而識者不甚予之孟端與先祖友善每至蘇必主吾家暇日

極意揮洒不厭其多非其人則不屑予也南濠有沈姓者以

宋箋一幅介朱永年求寫孟端揭其紙於壁卧其旁視之將

經營意匠而為之沈適遣魏禮臣孟端是大怒擲其物於地

以足蹂之顧謂永年曰將謂其為清士乃俗子也返其紙不

與寫又聞其在京時隣家寓一武臣孟端聞其吹簫之善

寫贈一竹後武臣魏紅繩一條求再寫一枝以為配孟端令

其取前所贈者視之而後寫武臣不解其意果持朱孟端裂

碎之還其繩不答而去仲昭寫竹遍四方不問其類之善否

無不與所受饋遺不可勝紀二人寫竹著名一代雖同而其

制行各異書之以為游藝者之鑒

王維嘗畫袁安卧雪圖雪中寫芭蕉極其清致為世所稱宋時

尚存嘗出諸內府以錢相國公丁謂之守江南留於賞心亭

後不知流落何處而滅元趙文敏公亦嘗寫其圖以贈靜春

袁先生公三為題跋當時及

國初名人多所題詠以為寶先祖嘗購諸袁氏先祖歿為吳

邑表宰所得後歸於劉院判家往時問諸草窓先生言遭回

祿之喪喪去弗存其題詠詩文皆一時傑作先考無恙時嘗

醉誦命頌書之歲于家每欲求善繪者圖之而錄諸作于上

久而未能得其人與念及此為之快然

英廟留虜庭日李實奉使回有出使錄一冊辭語粗陋時已疑

其言之謬妄

英廟復即寶位以實出使無狀失君臣之禮即命黜之此錄遂

隱不敢復出于家藏使韃日錄一本乃宋理宗時鄂仲之

所編紹定間蒙古遣玉檄來議伐金詔史嵩之遣使報謝故

仲之等六臣同往有是錄也其間載彼之風俗人民山川夷

險行人艱難夷情安危生死歷歷可見且言使回留汴京四

日備覽舊都宮闕制度之詳且荐經戎馬蹂踐之餘不勝離黍之悲惋其言次第有微蓋非實之比也于每展玩輒欲傳廣其傳將使為人君者見之當念夫使臣之勞苦為士大夫而享爵祿於太平無事之世者見之亦當有以警其心也

宋特太學屢進諫言有禪闕失如陳東之徒已載史冊者不道高宗南渡駐蹕錢塘愛放鴉鵲特太學生題詩四句貼於朝內門曰鴉鵲銜鈴繞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爭如養取南飛雁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見之後不復放馬宣德間內臣在江南取鴉鵲其上等者曰金眼白每對價銀五兩比納中及送上

京道路之費奚止加倍若量其直平時一對不過直十數文銅錢耳捶楚之下物價騰湧過於百倍矣惜時無諷者如太學生也故錄此詩以廣處言路者之一鑒

王荆公性偏而執拗揚文貞公性亦偏第不執拗耳正統間御史成規章珪輩糾劾大臣

朝廷罪之罷其官歸於鄉特規薦鄉人周綱應求賢之詔在京規還綱以宋人送唐介詩句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高千古重如山分韻求士大夫作詩送之文貞疑其譏諷欲鞠治其黨楊公仲舉而聞之特見言曰此乃吾鄉人之常且其亦與其間豈有他志文貞意解綱後得縣佐竟除遠方當時謂此事若無仲舉在列則朋黨興矣又以使文貞若如荆公之執拗又何惜一正人而不為之乎

予幼時見滇南一士姓陳名謙未訪先考其人能詩善棋論及圍棋之妙因曰此雖小藝然在人蓋亦賦子有定何以知之有人終身好之而不能造其妙或不甚好而往莫能敵子嘗因其言以驗於人信其言有理近閱歐陽公歸田錄載胡公且常語人曰以碁為易解則如且聰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往造於精絕以此見陳公之言蓋有所據也

倪雲林元鎮極好清致嘗聞其家有清閣閣歲以白鹿紙糊其四壁每易其舊者燒灰實香鼎中取其極細故也出入未嘗不聞妙香雖在一葉舟中亦然又聞其園林中有苔蘚蒼翠可愛每遇風墜葉輒令童子以針綴杖頭挑出之不使點壞

其清雅如此故其平生所作詩畫皆雅淡如其為人其視流輩一心混於物欲迷不知省尚何暇點檢其身之外者乎

句曲外史張伯雨慕倪雲林之高尚道經無錫往見之舟泊河下人預報焉雲林即命二童子候於舟所比及中途又遣二童至及門又遣二童出候入門良久雲林甫出禮意甚謹伯雨察其故知其沐浴更衣是以出接之晚伯雨初有難色至是解焉及去雲林使人送之道路之費無不周備前輩敬賢禮士如此其至今之學者矜己而傲物未嘗聞有此風也

中竺長老湧西源退老蘇城西之蘭舍甫里趙宗文先生寓宿菴中吳中詩人數輩陪榻夜話西源出玉杯行酒東源杜用嘉失手誤碎其杯杜心不自安西源笑曰萬物有無常何必

介懷略無難色此與韓魏公吏碎玉蓋事頗相類記之以見
西源乃方外淡然無欲不以外物經心者未敢以其壹事偶
合於古人遂擬之以為倫也

宋時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占得失獲厚利嘗聞曾狀元蔡
出行見舉子當三場畢占課者嘆曰此秀才必不濟願在江
西試場中觀諸卷子文辭者少駁雜者多且名數衆而取額
有限難以去取因思舉子在外如何不去占卜同事者聞手
言相顧一笑

古今文人應對之妙者不一晉史載雲間陸士龍日下荀鳴鶴
彌天釋道安四海習鑿齒皆為佳對元有松大謁趙文敏公
公在內未出門是何人答曰我是雲間人公隨應曰君非日

裡鬼許 叩虞文靖公不過題曰日日出遊知虞公之不
可諫公還視之即對曰朝：來賂何許子之不憚煩皆非常
談也併錄以發閒中一嘆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過問
其習幾年曰十年矣二公笑且問之因各取一部誦之宋公
十日夏公七日不遺一字當時稱二公之善記子友海虞葉
誥嘉言性亦善記幼時遊一佛寺回其父孟德問其曾看寺
中碑記否對曰曾看遂朗誦之父又命其記曆嘉言讀數
遍背誦不落一字聞者難之又嘗聞前輩言解學士縉紳在
家時戲偷鄰居屠宰一簿乃是日逐賣肉帳其屠將謂失此
何以取索於人甚以為憂解公過其家伴問其故屠以實告

公言我曾見未能記之取紙筆一一與寫：畢出其原簿對
之畧無少差切謂曆日帳簿皆難記者二人記之非出於有
心乃在於一時之偶戲則其他記誦過人遠矣故用併錄以
見古今聰敏者之異於衆也如此

李方叔與其僚輩看舉人文章見其鄙野謬甚可嘆不覺撫掌
絕倒適范忠宣公至問其故且以實告公取其文讀之竟不
言其短時稱公為厚德景泰初予至 京師聞陳緝熙編修
言吏部送考過訓導文章於翰林院詳定高下往：有鄙甚
者遂為談時陳學士循主院事嘗坐堂上聞有喧笑聲語
其同寅曰此必是有看訓導文章使人說之果然嗚呼古之鄙
夫冒竊儒名為世所笑者何可勝數豈特文章而已哉殆有
甚於此者焉若謂世無忠宣公不能優容則不可蓋有之矣
但世不能知耳

漢元和元年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天順二年徵廢士
吳興弼至 京辭所授官不允與弼上疏請以布衣備顧問
觀中秘書不從竟還鄉里予嘗以此幸香而惜與弼之不幸
然而世之人若與弼之所欲不幸而不得者有矣其幸得如
香而又不若與弼之所欲者未必無也是豈不皆可惜哉
蘇東坡記李公擇山房藏書九千餘卷且言其嘗聞老儒先生
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近世市人轉
相摹刻多而易致以嘆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
書而不讀為可惜也東坡又嘗語人曰近借得漢書若抄成

便是貧兒暴富也其好之之切如此近時士務舉業此外皆為無用之物至如史漢等書罕有曾經過目者也間有能讀之亦皆涉獵而已觀東坡文章引用經史所謂左右逢源豈若今之剽竊一二以為博鑿者哉

歐陽嘗主考試自出科場被人喧議累日不敢出門予友張節之曩在江西主考亦被下第者謗毀滿街行入鈇柱觀不敢出乙酉歲予為同考江西既撤棘有一下第者乃陳文學士之姪每於日藩臬貶議考官徇私而輕於進退兩司莫敢誰何予時與俞憲副言此人若不與明白是失觀瞻且何以息群輩俞公於是弔其所作觀之已被詩經本房一一標出其謬遂召其人共觀：及三四篇即時語塞不敢喘其息群謗

自此亦息蓋科名乃出身之階士之不得第者怨尤於上固其宜也近來歲貢補廩往：亦然能自反已而不責怨於上者幾何人哉因求宋人有一詩云得了欣：失了悲挑紅李白各當時榮枯盡在東君手試問東君知不知故用錄之以為安命反己者之鑒云

東坡守錢塘毛滂澤民為法曹掾公以眾人遇之秋滿辭去是夕宴客有歌贈別小詞卒章云今夜山城暮斷魂付分潮回去 公問誰所作或以毛法曹對公語坐客曰邵察有詞人而不及知賦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留連數月每預文酒之會澤民因此得名焉常之韻語陽秋云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

拂者亦踊躍自勉樂於進修而終於令器近時公卿大夫則不然以文章詞賦為餘事間有一二好者又多徇名遺實其在高位者則卑禮厚幣求之以觀美且為先容之地有滂之在下者則號召而命之稍合其意則稱美於一時意有不愜則倖：然形於色辭欲望如裴晉公之厚饋皇甫湜幾何而不被其箠辱也哉若有片善而望於薦拔為尤難也蓋黜陟之柄專於吏部亦不肯以匹彼之公而分彼己之權往：從而沮厄之是以賄成者載而金守正者退處也往時大司徒年公富建言進賢退不肖進退方面二三大臣眾論以為至公者也王天官特奏其專權選法欲加重辟賴

英皇素重年公故不加罪然亦不從其言後吏部進退卒如年公以司徒公之忠直所進退者又皆在顯位善惡非難知吏部尚不容而欲加之以罪則其他散官卑職欲望如古者薦賢為國者憐：言之必欲成就而後已其可得乎

張南軒論記岳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山而祭今立廟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婦其褻瀆甚矣陳北溪謂泰山封帝儼然人形且立後殿不知又是何山配之為煩近代無錫謝子蘭與常學教諭盛昭書論土地夫人其亦南軒北溪之遺意也今之學者鮮有知淫祀之非間有知者亦不能痛革其弊頗常過曹州：之同知張浩滄州人也深惡異端之說於境內菴院折毀殆盡他處僧尼俱發遣出諸境外土人私自落髮者悉令還俗及毀淫祠不留一所州有城隍廟載

於祀典不可廢也以舊有夫人像浩謂於衆曰是詭頭詭臉者何有於夫人哉命掘一大坑埋之又嘗立三大碑於州前一載 國朝

太祖祭四瀆五岳止用山川之名革去封禪以明

聖斷高出於前代一載傳奕以來闢異端之說一自為文以示禁戒斯亦今之鮮有者也故為著之

宋孔道輔為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拜奠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之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嘆服成化間黃河邊有龍生一卵在葦箔中大如升許漁人得焉一高人以數疋布易之送於官置諸延慶觀居民異之觀者如堵時虛龍周斌國用知開

封府以其惑亂人心擊碎之中有包含碧水餘無所有數日後俄有大風揚沙結成黑塊自觀中起勢甚猛拔戾前兩木從東北去拔都司前一大木旋繞布政司左布政章繪衙門有樓拽去樓之後半間樓上有一大銅盆亦從空飛去久而後墜其後繪被末傑侍郎考黜斌擢陝西參政去禍福有定不可惑也故併記之以俟識者辯焉

宋閒樂先生陳伯循在太學與了翁善一日同集宗室溜王府中有雁陣過相戲曰明年魁天下者中一箭當首雁伯循引弓射之一矢中其三伯循咲曰公其後榜耶了翁曰然當為公代明年徐鐸榜果以第三人登科三年了翁登第亦第三人皆為昭慶軍節度使掌書記因題便廳為射雁堂玉峯葉

與中興張敬之輩未第時於葉門外閑行有曾張水濱相與戲曰人各三舉得大魚者當躋顯位葉連得大魚馬後果仕至吏部侍郎賜謚文莊

宋盛文肅公度豐肌大腹丁晉公謂踈瘦如削梅學士詢性喜焚香竇元賓漢宰相正固之孫為館職不喜脩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謂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國朝羅汝敬馬鐸同在館閣嚴冬返寒之時羅不帶煖耳馬鐸不穿擅靴時人戲之曰騾耳馬足古今學士大夫事有可笑者如此

于司馬謙俞司寇士悅偕其寮佐一日偶會坐司寇侍郎戲司馬侍郎曰于公為大司馬公非少司駟乎司馬侍郎即應之

曰俞公為大司寇公則少司賊也舉座為之絕倒此與安元獻幕下士王琪張元戲詭相類元休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元目為猴二人以此相譏請琪嘗朝元曰張元觸人成八字元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更士大夫善於戲詭可謂閨中之一噱故用錄之

晉阮籍史稱其孝其母終時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頰曾祖母之弟嚴文昌先生亦喜圍棋一日過施孟霖家對奕間家童來報其母亡言阿媽死矣先生下一子即云阿媽死矣竟局僅又言之乃慟哭而還時議者以為阮籍之流然籍之對之未止而籍留決賭豈得為至孝先生蓋用志在棋雖聽而不聞為有異也志

此以見凡百玩好皆能害德不可不慎焉

晉人謂酒有別腸斯言如戲然亦有可疑焉觀古今之人其善飲者過數斗而不醉不善飲者消滴不能容雖其性使之然然其腸胃之間何相去之若是哉豈特酒為然於茶亦同晉王濛嗜茶過其家者人謂其遭水厄予友朱明仲嗜茶一飲輒數椀於酒則畧不沾唇人至其家亦被其勸茶每為滿腹馬又晉王忱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子性不喜酒頗亦愛茶然亦不如明仲愛之之極頃來河南居人以酒為禮而罕得佳茗每日飲三兩椀則覺神氣清爽或時不得則手足頭目皆重是以知王忱之言為信而酒有別腸之說或有可取也姑記以俟識者辨之

宋仁宗嘗中夜思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物以備不時之需時皆替其有愛物之仁俞司寇平生好食太牢為浙藩叅政時行部至吳興天日已晚問左右有牛肉賣否皆答曰有及出買之不可得有司曲於奉承旋宰一牛以進其肉至今以為口實是雖有司者之諂媚而俞公不之知然凡為人上者要當以仁宗為法而以俞公為戒不可以徇口腹之欲而戕殺物類也

予鄉人王伯讓嘗與予言吳中名門如某某家製造飲食調和滋味各臻其妙是非為某賓客者素嘗飲食之人亦只嚙嚼而已鮮有能別其味之美而知其用心者也若子輩之為文章使讀之者不知其妙處則亦口誦過訖而已伯讓本非知

言者因論飲食而有及於此則其言豈可以廢之哉故予每稱之以曉夫學者嗚呼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飲食豈特可喻文章而已哉

南北風俗不同而食性亦異南人尋常客至則以茶相款北人客來便飲以酒予抵河南見土人飲酒不喜小盞連進數碗始以為快初甚駭之後較其酒味則甚薄不瀾則不能多飲若此也予性不樂飲若被人勸勉強數杯便覺腹滿以為不多飲好茶土人笑予言以為吃此苦水何益又不若薄酒多酌幾盞為覺熱鬧此皆食性之偏也不特此耳其於烹飪調和之節亦多有異宜者古人謂天下之口皆相似也豈其然哉

宋時龍團小餅茶君謨所製最為絕品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當時以為金可有而茶不可得也今江南重茶上品茶牙每斤價銀不過二三錢北方之人聞其價尚以為多疑而不信使其聞龍團之價能不吐舌而走乎此而記之以見時俗之異尚

筆工之良者莫如吳興在元有陸穎

國朝則有王古用趙子昂精於書法其所用筆皆出自穎然每日攻書自小楷至於行草輒用一枝其後見召將行有父老贈數筆每一筆用數年不禿後詢其故乃於舊筆中選其兔毫之勁者所製蓋老將之練卒大戰而不敗也予先考海樵先生嘗命家人收藏舊筆兔毫筆幾成大束矣有王用

良者傾維母之從兄也過而見之投於河先考聞而嘆息者
久之其時尚不知其為何用以今始知其欲選用舊筆毫也
記之以示製筆者

閑中今古卷下終

味芝先生吳中稱德與文學必先生為首先先生多歷練達當
集事有可勸可戒者仍以今而契古則援証之非況：道聽
塗說聞之益浪也歸閑中今古先生歿其門人
國史周希正先生弟希善已刊行矣使人讀之可見先生存
心教人言必不忘斯集也乃其心德之一端若詩與文冲雅
可法後學尚引頌以望刊也
正德四年四月一日沈周題

右閑中今古一書成化初味芝陳先生分教陽武時所著其
字精覈其辭詳當先生原釐為上下兩卷摛計八十一條參
弱完即得觀於里中朱逸民家惜其未有刊本嘗手錄以歸
無幾何併遺民本逸去於是不復再觀頃歲友人周引禮德
瑞持其世父紀善公所藏本刊梓恐其繕寫之謬乃謀於參
相與三復離校然後刊而行焉於乎是書之刊不特見紀善
公篤於師弟子之誼且以徵吾德瑞嗜乎文學之勤覽之者
尚當以是而興起焉耳

正德己巳四月晦日後學邢參謹書

夢餘錄序

錄以夢餘名者得之心
而末之夢也真記夢中事
也凡書之所思夜必有夢
皆慮慮心字精神所
極也偶然而得者故夢養
良弼而道後興夢協
朕卜而周鼎肇建夢見
周公而冊述垂憲皆得於
心而宗於夢者世道之行

隆文章之顯晦係焉後世
若高唐有夢天門有夢
黃梁有夢則皆淫邪幻
妄恠誕不經害義傷教莫
此為甚予友唐龍江以青
年第進士厭際紛靡乃
乞疾南還養高松吳松江
上擁膝長嘯冥然有溪石
之趣於是欲以得於心者托
諸簡編將淑諸人傳諸後

也遂構室種竹為韜晦計
 心醉狂史倦則思睡凡夢之
 所寓皆心之所得筆之於策
 蓋其月矣間出不予所得
 之善獲於肆然於之不忍
 釋手事皆鑿之有據且欲
 華就實化腐成新凡天
 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
 以意顯古今人物之所以
 矣草木昆虫之所以變又

糶而錢穀甲兵激而道德
 性為樂於畢具以手垂
 世立教技止闕邪之意又
 活於言表噫是錄以奇矣
 以之淋人傳後將恆亦有錄
 謂此得於心者盡出於心
 知龍以者哉龍江名錦字
 士綱有風節治名不凡
 以文章鳴世尤邃於理學
 條在東南人皆將來遠到

未可量也予愛慕之思如
上壽諸祥以臻同志者
更有所發揮云

盧龍郭經序

丙辰
謹本

袁龍江夢餘錄

予自移疾家居杜門絕過
從無所事日令經史為侶性
復嗜睡每晨盥畢即挾策
輒枕讀數十行已勦一作
聲危輒復讀久又睡法
馬蓋不知天壤間何
系所以易此也壬戌夏六月宿
病新瘥厭城市器雜去
聲乃遊署于龍江別業

其中歟得花石水竹之勝踈
曠自適真若与世相忘者矣
或目与心會意緣境生輒引
筆伸紙哀所憶而志之月餘
積成卷帙不忍遂棄乃題
其首曰龍江夢餘錄而藏之
敞笥聊以志有得亦無忘云
龍江居士唐錦題

書

丙辰
謹

龍江夢餘錄卷之一

雲間唐錦士綱

王充論衡漢儒之所爭觀蔡邕王朗相與秘
玩以為異書予借評之訂百氏之增虛詰九
流之拘誕其論固宏博矣然亦有不須辨難
而費詞殫力徒為嘵者矯枉過正卒貽千
古非夫其問孔篇詆孔子為貪官好仕刺孟
篇指孟子為禦人口給不亦尤繆妄乎及叙
述家世乃自稱鯀惡禹聖則又名教之罪人

矣

世謂韓退之性倔強頗任氣傲物予謂退之
乃婉慎人也特傲其所當傲耳如李杜二公
退之肯相傲哉觀其醉留東野詩云昔年因
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子不相從酬司門盧
院長詩云高揖群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
誠石鼓歌云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
鼓何調張籍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又云我願生兩翅

捕逐出八荒夫退之文章唐以來一人而已其詩豈盡出二公下哉乃推獎退避如此休休之量可想矣其餘諸子不能免其嘲侮固亦宜也何謂之傲乎

法書名畫特可資目前之玩耳於身心何補哉好奇僻古之人類皆蔽精殫神於其間欲以區區智力擅為已有患得患失唯日擾甚可矣也夫唐太宗之玉匣桓玄之輕舸王廣津之複壁豈其秘惜有不至哉然竭天下

之力而不能守卒歸於狼籍散逸而已耳坡公有云譬之煙雲過眼百鳥感耳豈不欣然接之而去亦不復念也又如此乃可以言達彼辨才者以死捍之亦愚矣哉

資格之法始於魏崔亮而復行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當時固已罪之不待後世之譏也庸流皆樂其寬謂之聖書殊不知豪傑之士受抑多矣况復苛為之文迂為之格束縛之爬擲之略不使少舒其志豈古人忠信重

祿所以勸士之意也耶漫爛蟠結卒不易更使有賢相者出矯而正之則千載治道之疵其有瘳乎

詩話云歐公一日被酒語子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不能為唯太白能之明妃曲前篇太白不能為唯子美能之至於後篇子美亦不能為唯吾能之也予以為非歐公之言也好事者為之也夫三詩固佳使遇李杜尚當北面听號令况能過之哉如或言出於棐殆非所以愛其父也

月令雉入大水為蜃夏小正以為蜃者蒲盧也史芳卿又從而附會之以雉為丹鳥又引爾雅果蠃蒲盧即細腰蜂之說愚不敢以為然蓋雉與蛇自有相化之理埤雅云雉與蛇交則成蜃晉武庫有雉雉張華曰必蛇所化開視雉側果有蛇蛻夫海旁蜃氣成樓臺文也雉亦有文采故化而為蜃何足異乎先儒論管仲魏徵以為桓公兄也子糾弟也

故管仲之罪小予蓋甚惑焉夫桓公子糾固
有兄弟之分自管仲視之既委質為臣唯盡
忠所事而已一失其身即為不義豈宜去第
就尤而忘其殺君之讎耶且魏徵殊非仲比
初徵之為洗馬也高祖命之則徵固高祖之
臣非東宮私臣也太子既死則復歸高祖以
俟後命理也乃責以不死建成之難不亦誤

俞文豹論子美醉時語云儒術於我何有哉

孔丘盜跖俱塵埃以百世帝王之師而儕之
盜跖何止得罪於名教夫善與惡對故古人
於聖狂薰猶是非黑白之類恒對言之以此
為罪恐子美得有詞矣

主父偃為齊相以受諸侯金赤其族宋時渭
南縣有田夫得宿藏於土中金銀皆刻主父
字嗚呼貪墨之徒雖千載之下穢跡尚存柰
何後之人又從而蹈其轍也

支干之義漢宋諸儒各立異論予因參酌其

善者而定為一家之說云甲萬物孚甲也乙
陰氣尚強陽出乙也丙陰內陽外萬物炳
明也丁陽強不為主其勢適與陰丁也戊茂
也已巳抑屈起也庚更也以陰干陽更而續
之也辛更故而新萬物成也壬陰始任也癸
揆也水土平可揆度也子滋也陽動物滋也
丑紐也萬物動有事也寅演也卯冒也萬物
冒地而出也辰震也陽氣震動也已巳也物
已起也午忤也陰忤陽也未味也滋味成也

申身也陰成體也酉就也老物收斂而成就
也戌滅也陽氣滅也亥仰也陰氣已極故仰
陽也

俗言東方朔乃太白之精黃帝時為風后堯
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
為鴟夷子皮嗚呼豈有是哉朔辨傳詎乃
滑稽之雄耳特以覆射多奇中後世遂以為
神相與創為悠繆之談而不自知其流於矯
誣矣後漢光祿大夫郭憲著洞冥記亦云朔

母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顏如童子生朔二日而死然世豈有二百歲生子者乎尤可笑也唐新記云右補闕綦毋昉著代茶飲序其畧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在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而劉孟熙霏雪錄乃云東坡作茶論曰除煩去膩一時之利暨佳削氣侵精終身之患不小畧不原其所自豈孟熙止見蘇論而未讀新記歟

晉武庫災先聖履斬蛇劍王莽頭並焚馬楊廉夫云聖人之履與逆臣之首並室同珎司馬氏失芳臭之辨矣耳火之焚馘而有以累吾履也其論甚偉吾夫子在天之靈有聞亦將為之撫掌矣然元中統初徐世隆王惲劉郁張著又嘗拜觀孔履于劉公學舍是豈晉庫所藏之外別有流落人間者乎且春秋至中統已千有八百餘歲縱兵燹不及亦當朽腐盡矣豈得宛然獨存恐亦出於好奇者之

附會未可以為真也

張良博浪沙之事良非獨免并免其客可謂能矣先儒云天下苦秦無道莫不欲擊之故有為良隱者真確論也後世乃疑良有隱形之術若坊所謂遁者豈所以論良哉及其圮橋之遇太史公班孟堅皆謂學者多言無鬼神如良所見父老亦異矣是又真以黃石公為鬼神也後世遂以山下孔穴為公之所自出不經尤甚東坡曰黃石公古之隱君子此論可以破千載之惑矣

歐陽詹乃韓公同年進士文詞雖不甚工而字法不倍其為人考之韓公哀詞可知矣而唐小說載詹惑於大原一妓為賊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之詩卒為之死若然則所謂於慈孝最隆者安在哉又當時忌其才名者相誣耳今但以韓文為信可也

宋蘇才翁以書法獨步一時其草聖多得之懷素而黃山谷陳懶散又出於才翁也與蘇

子美齊名宋裕陵尤重之然深服文正范公楷法之妙嘗求寫軋卦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以小楷寫伯夷頌歸之近見石刻於吳中范家園極端勁秀麗無毫芒縱逸之態其視浮佻之徒貴輕揚而賤持重者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蜚蝗糞丸比哉宋諸老皆題誌之謂此書實為天下萬世綱常計非諛語也火葬之說起於西域之夷俗慘毒不仁莫此為甚故昔人比於炮烙之刑然施之僕隸且不可況於親乎曾不若嘜之蠅蚋之為愈也禮於先廟焚尚須三日哭豈有燎灼其親之屍而仁人孝子乃能安於心乎東南於今日為仁義禮樂之區文物之盛甲天下而此風流行莫以為怪不能用夏變夷是亦士大夫之耻矣然又在上之人所當峻防而嚴遏之也姑蘇之俗至擲其殘骨於水謂之水葬此又有人心者所不忍聞矣前郡守曹公鳴岐置義冢於六門之外皆方百餘畝而民之

於故習者猶自若也吁可恨哉

謝安履齒折事先輩多譏其量之不洪獨楊龜山甚恕之云若破賊而喜在謝安固不足怪然履齒必不為一時遑遽而致折也安知其非偶然乎予以為新亭之迎如坦之亦一時名流且喘汗不暇手板倒執公獨從容談笑以折逆溫驕僭之氣及符堅舉百萬之師壓境公方命駕出游夷然無懼違衆舉親卒成肥水之功其識與量當時豈有出其右者

蓋未可以輕加俗喙也

蔭補之流狃於富貴多不知學里巷之事或不能諳一旦授之以政將何所措其手乎宋制必由試藝乃得蒞官其言曰不惟為國造士是乃為臣立家 國朝於大臣子孫文則養之冑監武則養之武學可謂盡官人之妙訣矣

李商隱善屬文喜鋪陳檢閱時謂獺祭魚揚大年每作文必先令諸子搜摘故事填補之

時謂衲被故二公之文雖險語層出而乏渾
雄之氣

昔王龜齡夢觀八陣圖後改刺夔州至時適
已冬暮水落沙露而所謂八陣圖者遺跡宛
然在焉可見人生遭歷皆有分定彼擇官而
仕擇地而處者豈非大惑也歟

文章好作禪語自是一病令狐楚作沙門碑
云泥洹茶毗前輩極詞詆之黃陳詩句妙一
世惜亦不能去此累黃詩中有云拽得鼻頭

迴形模彌勒一布袋鳥喚花驚只麼回更着

脚跟叅一節但得螺螄吞大象贈行百衲樂

羅襪陳詩中有云究親併一空真成菩薩魔
猶復得聞思淨居衆天人復作空生瘦潭

光明殿慙慙三請久住世是何等語言也

荆門有伍子胥廟張南軒曰子胥吳視之為
忠楚視之為讎尚安得血食於衆惡之地耶

遂平之今吳中三高祠范蠡正此類也宋人
有彈范文云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

之首况當無邊勝地之上着此不共戴天之
仇極為切當劉清軒詩云可咲吳痴忘越憾
却誇范蠡作三高黃東浦詩云千年家國無
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惜未有人正其義而
去之

公孫以布被脫粟取詭譎不情之譏自古迄
今無肯赦之者然漢廷大臣以奢僭敗者十
教公唯私以節儉自全不謂之猶賢矣乎况
能躬行質素非中樂侈縱而外事矯飾以盜

名者比也何可深罪之耶

昔韓退之作皇后挽詞云鳳飛終不返劍化

會相從王介甫以為此非人臣所宜言近於
黷也然蔡京求見安妃詩云玉真軒檻煖如

春只見丹青不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鑑中

姑射未應真其褻慢無禮將孰甚焉徽宗不
以為罪而以為樂甚哉其庸下也

國初高侍郎啓吳下詩宗也五言尤古淡可
喜其停君白玉卮一篇則全效常蘇州贈楊

開府詩模仿太逼識者譏之常云昔事武皇
帝無賴恃恩私高云少年貧無行鄉里不見
推常云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高云家本
吳門市英風慕要離常云武皇昇仙去憔悴
被人欺高云布衣走路傍但為衆所嗤常云
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非才果不容出守
撫嫖發高云稍通鄒魯儒盡謝燕趙兒焉知
事益謬空言竟無施然既祖其意兼襲其詞
祇為人奴耳

予少時不解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之說遂
疑不借二字為誤後讀古今注始知不借山
履也以其輕賤易得人皆自有不相假借是
以名耳顏之推曰不讀天下書不得妄下雌
黃真後生之藥石也欵
五代劉隱女曰素馨死其墓生花甚香因以
女名目之元人詩所謂漢宮有女號素君歿
而墓花香若熏是也
宋時女婦之有文者李易安為首稱易安名

清照元祐名士李格非之女詩文典贍無媿
於古之作者詞尤婉麗繼之出人意料終宋
之世未見其比所著有文集十二卷漱玉集
一卷然不終晚節流落以死天獨厚其才而
嗇其遇惜哉

祠山張大帝疏淫瀆化而為豨與禹治水時
化熊事絕相類恐皆好事者為之也

龍門子曰四皓陳番南其振世之人豪哉蓋
其心以救民為急初何心於天子之貴乎予

謂四皓非番南比也魯呂后之餌奔走旬日
願為太子死不翅惠帝之與隸然翼成亂階
劉氏幾不血食何人豪哉

丙吉不問鬪傷而問牛喘時以為知大体夫
殘人之生者上千天和下奈國紀尚可謂細
事乎且一婦寃而有三年之旱未為無繫於
陰陽也神爵五鳳之間幸無事耳借使殺傷
不止災變四起而相君曰我能燮理將何補
於危敗哉華言誤事此白面之所以取嘲也

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為宰相愚則曰周禮春秋不可不讀也文中子論周禮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程子曰春秋者五經之斷案侍周禮以為經持春秋以為權相業必可觀矣否則何以異於世之庸俗吏哉抗言高論不避砧斧固非豪傑不能也其視沈默謹畏緘口成風者誠懸異矣若遽以為得計而悻然誇張傲睨亦未為得也歐公之貶夷陵坐貽書責若訥其舉亦奇矣又遺書師魯安道拳以傲逸狂醉為戒豈非幾進於道者乎然其中有云今日始覺有遷謫意又云昨因叅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蓋亦未能忘情於其間是猶落第二義也梁元帝詩曰白鳥翻帷暗丹螢入帳明白帖云丹鳥夜照的、熠、劉禹錫蚊詩云羞尔微形飼丹鳥崔豹古今注云螢火一名丹鳥金樓子云齊桓公卧於栢寢曰今白鳥營、是必飢耳是皆以白鳥為蚊丹鳥為螢也其

說雖無經傳可據而古人則多用之

楊子雲作太玄以擬易先儒已有屋上架屋之謂予嘗得而讀之皆拘拘於句法之蹈襲字訓之模倣信乎其不作可也易以八為數推之而為六十四玄以九為數轉之而為八十一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酋冥易有彖玄有首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說卦序卦雜卦玄有數有衝有錯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玄則曰風識虎雲知龍易曰闢戶之謂乾闔戶之謂坤玄則曰闔天之謂宇闢宇之謂宙其他率多類比亦何取於玄哉及讀桓譚新論又知一三九之數亦老子之緒餘也而張衡謂其與五經相擬陸績宋衷范望王涯之徒尤酷嗜之温公至謂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是皆溺於所好未得為公論也

裴晉公臨薨上平准時所賜玉帶口占奏狀

云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敢留人間王魏公疾革時真宗臨視賜白金五千兩公召楊大年作讓表又自書四句曰已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災殃二公垂絕而精爽不亂如此真異人也謚之為言引也引烈行之跡也士君子身死而論定故謚法加焉其善與惡皆不容掩劉敞曰賢者取賢稱焉愚者取愚稱焉據其終始所以存勸戒也後世則不復明別淑慝唯大臣則例賜之又多崇飾美稱畧不据其平生宋時維陳執中有崇靈之謚蓋亦百一耳聖人褒貶大義果若是耶宜肆惡者之自得也

作文寧為巧遲毋取拙速此古今不易之論故疾行無善迹故乘所以見誚於揚子而才豪氣猛易語言往々蛟螭雜蚯蚓斯立所以取譏於韓公也若使敏而能精如顏延之受詔取成呂思禮食頃一就既瑀據案書制祔

衡當食草奏于建之七步公權之三步王勃之文不加點王粲之文如宿構袁宏之倚馬荀濟之當楯竟陵王之刻燭蕭文琰之擊鉢蘇廷碩占授腕脫齊元康運筆颯々范雲之立就元齡之口藁裴子野之心成度子礼之不甯薛收駐馬千言劉放立馬九制亦何嫌於速哉荀淹々歲月之久如劉勰所謂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得無傷於鈍乎噫騏驥以千里稱駿干將以立斷稱神否則亦駑馬鉛刀而已矣

龍江夢餘錄卷之一

龍江夢餘錄卷之二

雲間唐錦士綱

宋曹瀚破江南日獲樂妓中一人乃南唐韓侍即熙載之女翰以禮遣嫁印應雷知永嘉時開宴得一妓乃趙清獻之後印憫之為具資裝以適士族元姚丞旨燧於玉堂設宴見樂妓有操南音者詢知為西山真公之後亦與落籍嫁之夫熙載方貴盛時已坐帷箔不修之罪責授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其女有

此固不足異但清獻西山之後何乃至於此乎然終遇數公以歸於正亦天也

周秦以下兵制唯唐初與三代畧同天下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在閔內者殆半閔內府幾三百而在京兆者又居其半此為得居重馭輕之道又以無事而耕有事而戰宛然三代遺法也其後一變而為曠騎再變而為方鎮始與先王之制大相背馳卒之與唐俱亡而後已耳

昔王子充云鷄好噬蜈蚣雞死蜈蚣輒入腹啗之不置驚被蚊嘍無不立斃而人欲辟蚊者粉驚甲骨焚之蚊皆避去即不去無能生存者予讀之深有感焉夫鷄之死豈意見食於蜈蚣而驚亦豈知能以死骨殺蚊哉蓋物理之相報自有不期而然者矣

石介作怪說二篇其一專斥老釋其一專斥揚文公夫以中國之人去其父母棄其常業襲其冠裳以從事於夷鬼信為恠之大矣若

楊公者文藻敏贍搖翰雲飛與王文正寇忠愍為知己以道相許范公謂其有命世之才歐公稱之為一代文章之豪雖其綴風月弄花草之弊或不能免如力通青海求龍種元請文成食馬肝等作亦自奇偉不凡擬之韓柳歐蘇稍有媿色至如魯南豐宋景文輩固將與之並驅而爭馳也乃斥之為恠人豈理也哉 國初王宗常遂踵其說作文妖以斥揚維禎噫文法有正有奇各展所長柰何欲

強人使必同於我也

常山有蛇名率然觸其首則尾至觸尾則首至觸腰則首尾俱至揚州有獸名果然人獲一果然而數十果然皆可得蓋果然重其類雖殺之不去也世乃有骨肉之親而忽然忘情者曾蛇獸之不若矣
王允不欲蔡邕成漢書云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然今之漢書雖非邕筆而王允傳竟何如也人亦何苦用是心哉

漢書卷之

三

古之酒禁甚嚴周禮有萍氏之禁司既之令酒誥一篇至謂盡拘執以歸于周予其殺蓋沿其沉湎浸漬敗德傷性也聖人所以曲為斯氏之防者至矣漢法三人無故群飲則罰金文帝賜民脯以適一時之歡景帝亦有沽酒之禁其意雖微異于古然亦無他止恐耗米穀敗有用為無用耳武帝之世桑弘羊輩以販易賤夫不知國體所在乃建榷酒之利置官自賣導民淫泆始與古制大相背戾而

崇本抑末之意蕩然盡矣揚子雲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不亦匡乎至趙宋之季朝廷設法賣酒所在官吏張樂集妓女以誘小民其害教傷理為益甚矣

歐陽公極喜梅聖俞詩恒自以為不及每體中不康取聖俞河豚詩誦之輒佳又屢書以示人為奇贈然河豚詩前輩頗譏之且宛陵集中勝此篇者甚多而歐公所甚稱賞者顧在於此何耶

東坡志林

四

昔梅溪王公江行遇風舟不能進魚肉蔬菓之味俱絕無以為情日暮有小舟破浪而來賣紅鹽魚及鮓舟人爭買之公亦買以薦酒乃作買魚行其末云但願年豐魚米賤欣然醉飽同天下蓋與老杜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樂天與君都蓋洛陽城之句雖工拙不侔同一博施濟衆之心也
徽宗即位之初深屬意於范堯夫遣中使賜

銀合茶藥至賤所從其入覲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不幸而天不假年尋以老疾不起於是始有曾布蔡京之命向使范公無恙必且大拜靖康之禍豈至若是烈耶忠良死而奸雄柄用蓋亦數之不可逃者耳

張詭公與鄭祥遠爭磯之事予嘗疑其恠妄以為九史傳所述神異事大率附會耳不知歐公何獨深信之云嘗以事過其祠下見林樹陰蔚池水窅然誠異物之所托歲時禱雨

屢獲其應夫歐公天下大儒學者所宗罔不敢議然於此論竊有感焉

孔雀以聞雷而孕兔以感月而孕騰蛇以聽而孕鸚鵡以足交而孕鳩鵲以目交而孕雉交頸而孕烏傳涎而孕鶴履跡而孕鷓擊目而孕鷺相逐而孕鵲傳枝而孕此鳥獸孕育之異者也天地之氣不能常者有如此夫

陳全父云光武降銅馬單騎按行示以赤心不必封雍齒而降者自安也人有言馮異者

以其章示異信任愈篤不必獄蕭何而其誣自明也愚謂二事真出高帝之上而世或未之信焉可為嘆息也

勢在而附勢去而散自古患焉不特今也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至翟公遂不能堪之乃大書其門然君子處小人正自不必爾也善乎譚子之告孟嘗君曰願君勿怨請以市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變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故去耳柰何怨之哉

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之時植一大木所用以統紼麗牲耳不可為文章之名也後世易之以石已失古制孫何嘗著論辨之然有名公鉅儒為人作碑文而往、直書其首曰某公神道碑是皆考索不精恐不免見笑於孫公矣

吳中呼道士之有室家者謂之火居然亦有所本也唐鄭熊番禹雜記載廣中僧之有妻

者名火宅僧

唐武宗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
炎上真人宋徽宗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
元一六陽三五瓊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
教主嗚呼大君者為天宗子舉一世民物而
主之顧不尊且大乎乃自棄之而甘心於邪
鄙荒恠之稱蓋下愚之所不為也

小說之家乃各書所見如梅聖俞碧雲騷錄
中論范文正公云仲淹收籠群小鼓扇聲勢

知鄧青杭三州其政大可笑結吏人范仲尹
為族弟而利其資論文潞公云彥博陰受教
於張貴妃明日希旨上殿乞獨身破賊以是
有平章事之拜夫二公盛德可以師表百世
雖販夫牧豎皆能道之而聖俞又素號謹厚
與六一公為友乃所見若此豈其知果販夫
牧豎之不若哉繼與二公或有私隙亦不直
為是叛道之言以自取罪於名教也

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一云乘興踏月西入

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其二云夜來
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入襟袖疑如濯魄於
冰壺也其三云樓虛月白秋宇物化于斯憑
闌身勢飛動非把酒自忘此與何極予亦見
其一帖云吾頭惜試書此不能自辨賀生
為我讀之雖其字跡真贗有不可必者然詞
語豪爽趣韻自別信非太白不能道也
錢之為言泉也所貴乎流通不滯也苟聚而
不散禍之因耳於是乎有冰火之災於是乎
有盜賊之患於是乎有訟獄之擾於是乎有
不肖子之累卒歸於烟消漸盡而已矣予嘗
見富家翁朝營夕謀凡可以專寵斷之巧規
刀錐之利者必強擅之以是富聞於人一旦
群盜席卷而去則凡所以焦思而苦心者適
為他人之地耳是乃盜賊之奴矣不亦可哀
也哉何若散其所餘以廣惠於親舊之窘迫
者德施於我而責報於天子孫必將食其報
矣何不可之有

口之於味雖所嗜不同亦唯其佳者好之然
劉雍嗜瘡痂以為味似鰻魚權長孺嗜人爪
得之如獲百金鮮于叔明嗜臭虫云此味甚
佳其去人之性遠矣

予嘗與同年王見齋節推論史見齋云秦始
皇以驚悍聞君天下者恒耻言之然有百世
不能改而留議吾道者二事稱皇帝與立郡
縣是也竊謂此論前軍所未及因記之

世徒知髡首緇衣為吾道之賊而不知章甫

其冠褒博其服者有大盜焉張商英其魁也

商英為學士宰相顧乃自叛其教而唯佛之

佞自號無盡居士及作護法論凡韓退之歐

陽永叔程伊川王逢原排斥異端者則極詞

詆之反謂儒者勞心而佛者安心儒者誼譁

而佛者純靜儒者求名而佛者求道儒者爭

權而佛者隨緣儒者有為而佛者無為儒者

治外而佛者治內儒者該博而佛者簡易是

欲率天下之人棄儒而盡歸於釋也使其說

行則百年之後化機已息併其所謂佛者而
止之矣尚安有人類耶赤眉云盜不過殘一
時民命耳商英之說實盡萬世之人心不謂
之大盜吾弗信也

儒者多執古不墓祭之說雖朱子亦謂神主

在廟而墓所歲形體耳故不冝祭然周禮已

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則以為尸蓋此禮始

於周公豈得謂之非古也耶且孝子於故衾

遺履尚當起敬形體所在拜而祀之禮不為

過縱使上古所無當以義起矧周公之文明

甚而可棄之以自陷於薄哉

唐人撰白猿傳以為歐陽訖妻為猿所竊生

子詢是蓋起於無忌盡此一彌猴之白而惡

詢者遂造此以辱之其不足信明矣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嘗夢孔子語之曰汝集

好為之前軍薛公瑄夢朱子告之曰少嗜欲

多明理江西吳興弼亦嘗夢孔子訪之予初

嘗致疑其間以為夢生於思平居既無半面

之雅豈得感諸夢耶倘一日夢至大殿見髯而冠者南面危坐其色如赭時與予同行者教人相告曰請拜東坡以此知三公所夢亦非虛矣蓋或平居傾慕既深故精神流通不覺形諸夢寐耳

臬逢鳩、曰子將安之臬曰鄉人皆惡我鳴將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世有惡人焉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方且揚眉吐氣侈然自得

以為人莫予敢侮也既不能更鳴又不知東徙則又臬之耻矣

雲間陸尚訥國初詩人也其題二喬面詩有云無非無儀婦人職君臣玩色非良謨平生嬾題婦人畫何處別有曹娥面高季迪明妃詞去妾語還憑歸使傳妾身沒虜不須憐願君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巖夢裡賢二詩造意甚新蓋題咏婦人須不為脂粉所污乃可名家耳

潤筆之說昉於晉宋而極盛於唐元和長慶間墓碑廟記爭以得韓文為榮故禹錫祭愈文云一字之價輦金如山蓋實錄也李邕文長碑頌受饋遺亦至鉅萬皇甫湜在裴公幕下為作福先寺碑度贈車馬繒綵甚厚猶大怒索縑九千乃止樂天與微之情好如昆弟及作元墓銘尚酬以臧獲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類價當六七萬則他可知矣宋太宗時又立潤筆錢教降詔刻石于舍人院每朝謝

日移文督之是為導之以利不可為法也赦也者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三代以上無聞焉故王符曰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救赦救赦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李泰伯曰苟以不忍而赦之則殺人者無以懲其惡被殺者無以伸其冤不近於帥賊而攻人者乎劉伯溫曰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夫前輩立言垂訓夫豈苟哉其必有所見矣而沾沾之徒直謂此出於惻隱不可

廢也於乎均惻隱也何獨不推之於被殺者乎其所利者小而所害者大矣是固

今日聖君賢相所當究心者也

古之童謠乃能先事而知如高山崩石自破如鳥啄桓玄目黃頭小人欲作賊之類毫髮不爽傳稱熒惑之精下散而為童謠理或然也

菜公性本豪侈平居未嘗點油雖溷軒馬廐必用蠟炬所過驛舍燭淚成堆而溫公訓儉

文亦謂奢侈冠一時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頽以為戒然魏野所謂無地起樓臺者或

惜其不足於儉而因以諷之也近時場屋中遂指為成跡往々發為問目以之策士此諺

所謂痴人前不可說夢也噫果能平其政行關人可也豈必作此寒乞相始為佳士乎

唐張燕公患多讀少記後得紺碧大珠一顆握以自照而平生所讀所記了々不忘予謂

此亦理之所無而前輩所載不敢深詆安得

起張公於九原以質其所謂紺珠者哉

寶祐四年策進士召王應麟覆考理宗欲易

第七卷置於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

誼若龜鏡忠肝若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寘

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以言取人孔子難

之而應麟獨有得於天祥可以為難矣得非

有陰相而默啓之者耶

唐宰相李公垂少時讀書佛寺一日熟寐舍

前丹柰方實有蛇據其上會僧至驅之蛇入

李懷中忽不見及覺問之荅曰適夢在樹間

食柰甚美僧大奇之昔杜預魯用詢蔡君謨

皆有化蛇之異說者以為異人之生多物精

所感不偶然也予竊疑之立天地而異萬物

者莫靈於人而蛇又物之毒穢可惡者也人

同中和之秀豈不足一兆機緘於接與乃必

假穢惡之物以為神乎

陸放翁天資慷慨喜任俠以詩文自許晚年

為韓侂胄所起大節已不足稱及為韓作南

臣記自謂無諛詞無侈言而記中乃云勤勞王家勲在社稷後如忠獻之盛而又謙恭抑畏拳、志忠獻之志不忘是果非諛詞侈言也耶

王維在當時以詩畫得盛名豪貴皆虛左而迎而維方以前身畫師自居不復知世有大忠大節卒之背主事賊恬不知耻蓋其平生志趣固在彼而不在此也善乎程子之言曰綠野堂宜為後人所存若輞川庄雖據而有之可也

曹孟德自言噉野葛至尺許飲鴆酒一盞噉屎亦人耳其腸胃豈得獨異於人噉葛飲鴆未有不裂肝潰腦者也操將誰欺乎蓋負人已多恐人報已故揚先聲以誰之使知其毒所常試不從以此相害耳豈可謂信然哉今醫家以文蛤為五倍晉書云智昏文蛤似非五倍也沈存中云文蛤即吳人所食花蛤恐亦未是

茅山龍池中其龍如蜴蜥而五色自昔嚴奉宋大中祥符中勅取龍子以觀御製歌送歸黃冠之徒競詫其神明道先生恐其惑世嘗捕而脯之龍亦竟不能神也

唐李藩在瑣闥凡詔勅有不便於事者以筆塗而進之謂之塗歸頗涉於不敬不可為法也宋時繳奏之制但書紙尾曰未敢書讀謹具封還乃為宛曲得體

子建髑髏說一篇其步驟節奏全祖莊子至

樂篇無一詞一意自已出也甚為高才之累鄉村貧戶生子多者以食不能周往、棄擲之絕父子之恩傷天地之和非細故也因思宋時設慈幼局許抱至付乳媪育之他人有無子者許取之於局此亦先王仁政之一端也惜其止設於京師而不能徧於四方為惠狹而不廣耳

樊崇董卓發漢陵溫溫發唐陵楊璉發南宋會稽諸陵噫人之不仁一至是哉

古者此卜之法不獨著龜見於書傳者尚有
錢卜紫姑卜鳥卜牛蹄卜粟卜羊卜灼骨卜
瓦卜雖不出於聖人要之亦有可稱者焉

昔之學江西詩者謂蘇不如黃又謂韓歐二
公詩乃押韻文耳王龜齡大不平作詩辨之
於韓云碑淮頌聖十琴操生民清廟離騷詞
春容大篇騁豪怪韻到窘束尤瑰奇於歐云
渾然天成無斧鑿二百年來無此作於蘇云
曾中萬卷古今有筆下一點塵埃無真萬世

之公言也誰敢有異議哉然於蘇又云和陶
之詩又過陶少陵相逢亦應避夫詩至陶桂
豈有能過之者耶此則詞浮於實恐議者有
以藉口矣

人言好名與好利均為此心之累然亦自有
不同未得為定論也此說蓋起於莊子駢拇
篇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
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
也嗚呼一夷跖齊名利正老莊欺世之術耳

豈吾儒所宜道耶前輩有言曰好名則有所
不為好利則無所不為矣真名言也使莊生
聞之亦當心醉

唐鄭尚書權以媚中人得節度嶺南韓公贈
序有為仁不富之語大為洪邁所譏噫韓公
豈獻諛者哉蓋廉則可以威遠故借是語以
藥之也此文作於公之晚年而氣不少衰高
簡頓挫如後視號風有百獸辟易之氣王仲
謀云送鄭權序纔五百餘字令人讀之抵一

部嶺南方志覺海氣拂々來逼人矣信哉
虎畫地以下食狼倒立以下所向鳩巫步以
禁蛇鵠禹步以解難鷓鴣勅水啄木畫符此
則鳥獸之靈智也

龍江夢餘錄卷之二

龍江夢餘錄卷之三

雲間唐錦士綱

張獻武王弘範以武弁奮身而喜文事詩雖不甚工而鞍馬間不廢哦咏可謂篤好者矣然亦間有瀏澆可誦者如初夏詩云香盈脾蜜蜂衙歇泥足梁巢燕寢便等閒歲月過難再牢落功名拙自傷述懷云歌終牛角兩行淚舞徹鷄聲一劍雄浮雲暖日陰晴裏殘夢春風富貴時笑倩釵金挑燭影醉嫌杯玉劈

蘇林三

橙香柳塘云掛冠疑過鳥濯足碍行魚夏日道中云汗額揮晴雨飢腸轉殷雷遠烟云日落山腰暮雨晴天際秋婉麗明潔頗有文人騷客之風焉

蔡君謨書法絕倫衆體皆備極為坡公所推重平生不與人書石唯歐公文則樂書之若陳文惠神道碑薛將軍碣東園記牡丹記有美堂記畫錦堂記集古錄序皆君謨所書近見畫錦堂記墨本方整古雅真奇筆也劉克

莊所謂比類倍秀麗賦柳更敷腴非虛語矣宋初善書者四家曰蘇黃米蔡愚竊以為蔡當居三公之上

金季元遺山以詩文倡河汾間一時文士如二段二陳麻貽溪張彥誠輩皆宗之不啻李翱張籍之於韓陳黃秦晁之於蘇也楊仲德云不觀遺山之詩無以知河汾之學不觀河汾之詩無以知遺山之大迄得其全集讀之詩篇光潔豪整蓋將傲視韓蘇所謂吾無間

蘇林三

然矣但古文不免有晚宋氣格是可恨耳后稷鳥覆翼之說予嘗疑之史家又稱昆莫生而棄於野鳥啣肉往食之東明被棄於圈欄馬豕皆以口氣嘔之與后稷之事若出一律又云禹濟巨海元龜為梁黃帝以虎豹為前驅鷓鴣為旗幟極為怪誕不經史可盡信也哉

東漢劉愷舉國而讓其弟東坡先生深罪之以為壞先王防亂之法且謂太伯伯夷非所

以為法而又直以湯武為非聖人以孟軻誅
獨夫紂之語為得罪孔門以荀彧佐曹操為
王者之事聖人之徒夫湯武之濟世太伯伯
夷之廉讓荀彧之失身當時知之天下後世
知之而坡公獨赦彼而罪此豈得為公天下
之論乎或謂公所以薄湯武者蓋欲假之以
甚曹操之惡恐亦未必然也

黃文獻公潛為國子官時夢新進士六謝恩
表有名拜木者衰然居班首未幾科舉法廢

夢錄卷三 三

以為夢無足徵矣後復兩夢又數年復科
舉之制而拜木果為進士第一其兆見於科
舉將廢之初而其應乃在於科舉復興之後
則天之素定者久矣奈何世之人欲以人力
勝之哉

陸龜蒙嘗謂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擗刻削
露其情狀乎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
朝籍而死正坐是哉予謂此激者之言也非
通論也韓退之權德輿張說蘇頲李德裕歐

陽脩王介甫蘇子瞻皆至顯官不聞天之致
罰抑又何欤

老杜北征詩云惟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
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乃諱却六軍不發之
事使若明皇畏天悔過而自行誅絕者然樂
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
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亦
深沒壽邸一節此皆春秋為尊者諱之意也
釋文謂磷火者人馬之血積而有光嘗有人

夢錄卷三 四

見之初則什之伍之已而弥千亘萬脫草屨
招之則冉之而來麾之使去則漸遠漸稀遂
以為有鬼物憑其間噫磷豈果如是其神哉
蓋遠近之者人也

東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飲惟飯後濃茶滌
齒而已然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百三十歲
宣宗問服何藥云性惟好茶飲至百碗少猶
四五十碗以坡言律之必且損壽反得長年
則又何也

國初詩人丁鶴年者本西域人嘗卜日將葬而淋雨十日不休鶴年仰天悲泣翌日雨止及終事雨傾瀉如故時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慕幾不能生夜夢母告以葬所鄰老有韓重者亦夢焉即其地物色果得之見正中一齒如漆復啣指血以試良驗遂改附父旁嗚呼天人之際相距亦遼邈矣而鶴年以一誠感之殆如響之應聲不亦異乎觀其自詠詩有云生慚黃歇三千客死慕田橫五百人蓋亦豪邁不羈者矣

見恠不可驚怖但宜鎮之以靜如桓公見紫衣之神周南見恠鼠之語李叔堅不殺戴冠之犬馬公亮大書入窓之手是皆能以氣勝之也夫恠豈能傷人所患者人不能持守乃自傷耳

山海經恠妄無稽而古人徃々用之如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悉本於此蓋

與變相對難於盡信難於盡棄也

經稱松檜最壽抱朴子曰松三千歲皮中有聚芝如龍形吾邑靜安寺有陳朝檜二宋政禰間媚臣朱勳啗以進徽宗遣使求之暴風雷雨振拔其一茅山今有許旌陽手植檜餘悉左紐皆千歲物也然他木亦有能耐久者黃忠宣水程日記云臨桂驛有榕樹一本九枝根盤甚遠其陰頃餘植於宋初蓋已五百年餘范石湖在成都是見卧梅蹇偃十餘丈相傳唐物則亦不下數百年矣

草木之花皆五出而雪蒼獨六出先儒謂地六為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為花故六出然至春則雪皆五出豈春雪獨非水所結耶恐未為定論也

予於宋詩獨喜晏相國其梨花院落溶々月等作紆徐婉麗有盛唐之風蓋宋之拔萃者其見諸編集者乃至萬篇則又唐人所無也祖君彥為李密作檄文云擊劍則截蛟斷鱗

弯弓則號猿落鴈呼吸則江河絕流叱咤則
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擊陣何
陣不摧駱賓王為敬業作檄文云班聲動而
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岳崩頽
叱咤則風雲变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
圖功何功不克二文絕有同者夫二公皆一
時之傑固無相剽竊之理但遺詞命意亦當
有所避就庶不留議於後耳

王金陵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

在相知心此老心術不正於此可見充類至
義之盡則與賊檜之所以不忘金虜者何以
異哉

唐人以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予謂除字
止可施於歲前一日若又有冬除之說則夏
至前又可謂之夏除乎殆非通論也

百粵人以蝦蟇為上味韓公答柳子厚食蝦
蟇詩亦云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嘗懼染
蠻夷失平生好樂以此知韓柳二公亦嘗

之美每以語人爭恠美之然吳俗好食蛙
與蝦蟇亦何有優劣乎

志書云蝥蟬大者長尺餘八月能與虎鬪虎
不如今海邊蝥蟬甚多大者不止一尺不聞
其能與虎鬪也

近時大家多鑄活字銅印頗便於用其法蓋
起於慶曆間時布衣畢昇為活板法用膠泥
刻字火燒令堅作鐵板二密布字印一板印
刷一板布字更互用之瞬息可得百本其費

比銅字則又廉矣

趙普自謂以半部論語定天下真所謂嫚詞
以自誇也普特五代之豪傑耳豈知論語執
陳橋之變普實啓之金匱之渝普實贊之願
察奸變覲復相位如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
者固如是耶

宋制宰相班在親王之上早朝上殿命坐有
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蓋天子之
下一人而已元祐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

以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上而蔡王秦賈之徒遂尤而效之皆以太師總知三省事蓋將卑宰相而不屑為矣小人之無忌憚如此哉聞廣人呼婁婦為菩薩婁今樂府有菩薩婁其義或取於此

宋仁宗不肯以鞠獄與人恩澤蓋恐輕薄之徒將必羅織成風鍛鍊無辜非先王罪疑唯輕之意矣後世小人類欲摘抉幽隱以倖功希賞皆昭陵之罪人耳豈期於無刑不亦難乎故予嘗以宋之仁宗比周之成康漢唐而下未見其比也

蘇子美王勝之輩結會爛飲作為傲歌有云歌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吁是何言欵詩人之狂乃至此哉其被斥逐雖王拱辰輩小人中傷之亦自取也

趙舉夫權平江府有一民家稍殷實再從兄弟貧而無行凡所需求必期滿欲怨詈不逞輒妄訴之未幾迫於寒餓投水死預書族人

遺法教事東之腰間然皆駕造虛詞趙判云生前窮窘無賴妄訴族人死後陳述有司亦難堪斷噫水木本源之思人誰無之乃忍操戈入室彎弓自戕卒之腐尸水火殆天譴也孰謂蒼蒼而茫茫者果可欺哉

李杜有四李固杜喬一也李雲杜叢二也李膺杜密三也李白杜甫四也蘇李有三蘇武李陵一也蘇味道李嶠二也蘇頲李乂三也河東薛先生曰劉靖脩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為之興起誠足以廉頑立懦又曰靖脩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愚亦酷好靖脩者每誦斯言為之三歎然先生所立卓尔良亦不減靖脩所謂唯賢知賢也

宋自藝祖賞諫納忠人知自奮其規制又極近古宰執臺諫則有奏疏卿監以下不得日奉朝請則有論對朝臣上殿又有奏劄皆與天子酬酢於殿陛之間不啻家人父子者也監司郡守雖在外亦得以疏聞天子則御筭

報之下至太學京學諸生與凡常布之士亦各許伏闕上書是以數世之後雖貶竄者相望而士氣不衰祖宗培植之功深矣

樊噲秦宮之諫漢業成敗之大幾也微噲高祖亦一羽耳然項羽燒秦宮室收寶貨婦女而增默無一言世謂噲乃販牛屠狗之人曾謂范增之智顧乃出其下哉

昔漢武作扶荔宮自交趾移植荔枝日本無一生者今吳中楊梅多生山間移之卑壤即

不能實可見土性各有所宜不可強也

造唐者太宗也龍姿日表天意已屬豈臣事於人者哉高祖且當退為天子之父計不出此乃挈而付之昏愚之建成高祖於是不得辭其責矣

忠安胡公澗生而髮白如絲彌月方黑生之夕毋夢一僧持花遺之居數日有吳僧索觀比見公有笑容問之則曰先師嘗示夢令生某家後當顯爾來求我以一笑為記今果然

時聞者咸以為異夫輪迴之說吾儒所不道而鮑觀記并羊祜識環古人類皆信之抑又何也然小說家又以帝皐為諸葛武侯後身趙昂為李德裕後身歐陽脩為韓愈後身蘇軾為戒禪師後身王十朋為伯威後身張安道為智威僧後身巧詞曲說真若有可據者於手世豈有是理哉蓋自佛老之說散漫既久庸流從而附會之耳

牧野之役前徒倒戈初未嘗交鋒接戰也儒效篇所謂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是已汲冢周書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九人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若然則長平四十萬之坑猶為仁義之師而周武王之殘虐殆又數倍於秦政矣荒唐繆妄如此將誰信之哉

蘇章源懷之事前史以為美談而東萊嘗非之二子蓋忍人也若事可周旋須覆護以全故舊之情若事不可為亦當哀矜懲創使之

去職廢乎公不敗事私不傷義顧乃今日飲酒明日發摘何其殘刻也哉忍於友獨不能忍於君乎

五代時士大夫初出身官誥不惟著歲數兼說形貌短長及髭髯有無以防偽冒今之踞引必備載之蓋其遺法也

宋初有江景房者開化人富錢王納土景房實奉版圖歸宋時吳越地陜賦重田以米三斗景房感然曰使此籍歸朝廷東南之民瘁

矣乃沈其籍于河諸官自劾坐是落職迄宋世子孫由科第至顯官者七十餘人仁人之澤遠矣

古之君子大者既立而後風致之高言語之妙乃可得而言耳否則如李太白王摩詰文章非不足以聳動百世一為永王璘安祿山所污則凡可以為後世之甘棠者人皆得而芻狗之矣士君子可不慎其身哉

漢蜀郡太守劉勝去官家居閉門却掃歲時

致敬郡縣問答而已無所褒貶呂希哲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亦一切不問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此最得居閑之道每見士大夫家居好談官府短長人各有志吾不能也

洪武初異人李從吉為上海簿有活民之功卒時妻劉氏終二十有二女長歸我高祖諱文祥次適沈源仲二壻亦蚤世三婦以二十餘守節女毋更相為命抗志不渝壽皆八十

十一時文士如黃懷東輩作三節傳及歌詩以紀之惜有司不以聞而朝典未及耳古稱忠節之後必大吾唐氏自先伯中丞公以來累沾國恩而沈則落矣同其始不同其終此天意之不可知也

元人畫蘭獨推雪窓而不知李夫人之蘭亦有可稱李乃宋狀元黃朴之女能文章自叙其所作蘭後云予家雙井公以蘭比君也

東野翁甚愛之予亦愛之每女紅之暇嘗寫其真聊以備閨房之玩初非以此而求聞於人也

王介甫嘗有詩譏昌黎曰紛々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夫昌黎豈易言哉介甫立朝大節有媿多矣唯文墨為時所推然較之韓公則又平生竭神勞思以相追逐而卒未能窺其堂奧者也奈何已方慕之而又以議人也哉

晉蔡道明過江見螻蛄以為蟹而食之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傳子翼亦云此螻蛄差大而毛好穴田畝中謂之螻蛄毒不可食今江南處處有之鄉村間取為常食松人尤珍尚名其螯為鶯哥鶯絕不聞有毒不知道明何為而幾死子翼何據而稱其毒也

東坡云張湯宜無後以達賢有後楊雄宜有後以盜名無後吁名且不可盜彼有虛其中而盜天之祿盜君之位盜聖人之言者其後

將何如哉

唐制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我朝公服之制蓋損益於此

宋高宗庸懦可鄙志雖貪安唯賊檜是用稍梗和議者輒遭竄貶不少寬假及檜死乃告楊郡王曰朕今日始免膝褲中帶匕首蓋平時常防其為逆也則所以信用而尊寵之者劫於虜耳太祖太宗易置將相不啻發蒙振落而子孫乃至於此識者有以占宋德之不長也

城隍之說起於三國時至唐初始有公侯之封後唐清泰間遂有冒王封者錢氏據吳越時境內城隍盡錫王爵宋時或王或公侯亦未有一定之制也我

高祖正名定分聿新祀典凡名山大川古有封號者悉釐正之以為英靈之氣聚而為神豈國家封號之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故

五岳四海皆直稱為某山某海之神前代祝冊皆有皇帝名其文曰嗣天子某今但曰皇帝敬造某官而城隍亦止稱為府州縣城隍之神而已千載相因之陋為之一洗乃有以見

大聖人之所作為真有出於尋常方者矣世皆嗤漢武之矜侈誇誕而不知明皇之好諛尤甚也開元天寶之間朝臣六上尊號至加以天地道德聖神文武之稱而偃然居之不少慚慙上愈驕而下愈諂骨鯁之士寂乎無聞夫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明皇安得而不亡哉流離播越而國祚未歸於他姓亦其幸也

龍江夢餘錄卷之三

龍江夢餘錄卷之四

雲間唐錦士綱

東坡先生不喜荀卿子乃其素心至以青出於藍冰生於水二句為醉夢顛倒之語則過矣夫論人之法須惡而知其美乃不傷於殘刻耳

唐文有三變唐兵有三變而唐之戶部亦有三變焉初則宰相係以使名而下行其事是一變也既而以諸司郎官分掌或為權判或

為專判此又一變也又其後則以度支鹽鐵戶部分為三司而分置使焉此又一變也班固視馬遷固有差等亦伯仲耳鄭懋乃謂遷之於固猶龍之於猪又謂固既不能讀父之書又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掠人之文竊鍾掩耳噫固豈竊文者哉有文如固而膚淺之徒猶欲加謗焉甚矣其不知量也

正統時中官王振招權納賄勢焰熏天公侯

將相奔走其門服舍器用尚方不逮及籍其家玉盤逕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夫郿塢燃齊金谷棄市財之厚怨之積也神憤人怒持此而求不敗難矣

古人爆竹必於元旦鷄鳴之時令人易以除夜似失古意

宋孝宗時有鬻犀帶者中有老人持狀形稱為壽星犀張侍郎九成蓄一犀帶中有月影

過望則見是皆感天地精氣而成不易得也其貴重當在通天之上矣

元初丘長生醉卧不起世祖候之三日方醒云臣侍西王母燕食臣桃一枚因出手中核裂為二杯江南野史紀蜀道士王回嘗進桃核杯於其主云得之陳希夷予疑此桃深山中或有之但世所罕得故道家者流假之以張大其術耳不可信也

近見邸報云應山女子忽出髭三寸餘是固

災變之大具載前史不可誣也在五行志則為人病然亦有不能為災而反以得福者唐李光弼母鬚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光弼封臨淮郡王光進封武威郡王生貴死榮時罕其比豈大貴者固自有異相耶

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日月薄食地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菹李深音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虫災變至此亦

云極矣而文帝不失為漢之令主何哉德足以勝之也若夫劉禪楊廣之徒雖鳳凰日至甘露時降亦何益於治乎

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有災昔有人攷之自昭襄迄五代凡二十一次其年皆不靖或又云淳熙丁未高宗上仙淳祐丁未大旱予以近事驗之洪熙丙午

仁宗昇遐成化丁未

憲宗晏駕是果偶同於往事乎殆有數乎抑

亦二年千支在五行中為火最旺之鄉失其中乎蓋未敢以臆決也

詩評云歐陽脩克循韓愈軌轍兼欲追其步驟王安石僅得韓之形似莫能及其神采蘇軾欲效韓之馳騁而無其法度予謂皆非也韓詩雄奇歐詩純潔軌轍不同介甫詩最二麗亦非韓門機軸子瞻出語造意酷肖於韓特於音響未達一間耳而謂無其制豈所以論蘇公哉

世傳張僧繇畫龍經年不點睛後

去又云僧繇貌天竺二僧經亂裂而為二唐常侍陸堅得其一後見夢於堅以愈其疾大僧繇畫品固入神妙若此二事則理之所無君子但賞其工不惑其怪可也

礬石性大熱洛河以有此石當冬不凍藥性論曰礬石之力比鍾乳十倍昔洪文安公為庸醫所誤服礬石丸竟至精液皆竭而死是可鑒也

開元中明皇夢小鬼竊玉笛見一大鬼曰臣終南進士鍾馗也蒙陛下賜袍笏誓除虛耗取小鬼擘而啖之筆談乃云歲首盡鍾馗于門鍾馗者宋宗慤之妹此不知其何據也

文帝怒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煬帝欲斬出入顯仁宮者大理源師曰陛下初使殺之自可不閱文墨德宗怒玉工易帶鏐者宰相柳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世皆喜三公能不曲法以阿君然為詞不審適以啓人主擅殺之端也

蕭穎士之僕苦於笞楚有欲誘其去者僕曰吾誠知去之甚易吾惜吾主才耳嗟乎世乃有儒其衣冠而噬噬名士者其秉彝好德之心反出僕隸之下歟

惟辟作福惟辟玉食戒其分之不可踰也茂陵富民袁廣漢築園北山下引流水注其中構石為山連延數里奇獸珍禽委積其間積

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濤奇樹異草靡不培植而重閣脩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後廣漢以罪誅悉沒入上林夫福謙忌滿天之道也以匹夫而享萬乘之奉其及也宜哉世有知之而不能鑒之覆輒相尋吾恐後人將復哀後人矣

今人多呼隸卒為茄鼓而莫究其始予嘗考之國初已有此號臨江多虎狼卒百姓畏之目為茄鼓以其部黨衆而心力齊也

墓碑冢刻前古唯直書名氏而已後漢以來始有文字務載世德爵里諛文佞筆至近代而益甚乃知古人今人相去遠矣

楊龜山晚歲一出士大夫爭詬病之然一出而追敘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之禮且力欲毀三經板其有功於名教不小矣而議者曾不少恕何哉

山谷詩有云要讀田郎萬卷書昔田弘正蓄書萬卷建樓貯之名為萬卷樓山谷所引用

正此率也而任淵乃引田鳳為尚書郎事以註之誤矣

曾子緼袍無表原憲鶉衣百結是孔門之貧者無在二子上矣若顏子則有郭外之田五十畝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給飭粥足以供糲麻未為甚貧也

包孝肅公拯以剛明嚴毅有聲于宋嘗有詩云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其志可見已然好名太甚所為過中者往々有之知廬州日

捷其毋舅公則公矣滑陽之情將安在耶及劾張方平宋庠遂代其三司之位昔人論其蹊田奪牛不已甚乎真足以服其心矣

虹天之淫氣也故詩有蜺蜺在東以止奔也文中子曰至治之世虹霓不見然又有曲虹占者曰陰陽之氣交錯而成建炎三十年十月二月曲虹見於日之西淳熙元年十月曲虹

見於日之東曲虹冬見史家書之以表其異予嘗訪之父老皆云氣所常有不足異也使

以此為灾变則史將不勝其書矣

桂堂錄云六一公為一代文章冠冕以其事
合休東坡之文固不可及却未嘗作史噫
以此定歐蘇優劣殆與兒童之見何異夫一
代運祚既訖則繼而興者必脩其史宋興惟
五代未有史歐公既已秉筆則東坡史才雖
具將安所展其長乎不論其理而泥其跡徒
自取無識之譏耳亦何損於坡哉

宣廟在御日好親儒碩燕聚尤數常召內閣
及臺部大臣同遊萬歲山及東苑每遊必賜
以金幣盡醉而歸又御製詩篇賜之諸臣屬
和焉昔宋仁宗亦嘗召執政為賞花釣魚之
樂君臣倡和藹然虞廷賡歌之風真清平盛
事也

神仙記云秦始皇二年武夷君設宴幔亭峰
召鄉人男女二千餘人中座為太極虛皇酒
罷讚拜以別夫積氣而為天安有所謂皇所
謂君是固朱暇論縱使神仙可據豈有天帝

之尊安然下雜糲穢而與之群飲也哉

夷緬間有木曰金剛纂狀如棕間枝幹屈曲
無葉判以漬水暴牛羊渴甚而飲之人食其
肉必死又多畜淫婦以誘人犯之亦死名曰
人瘴

唐世文章韓柳之外稱李習之宋世文章歐
蘇之外稱曾子固宋季陳全甫亦大有聲自
稱為文中之虎然三子詩皆不能工頗貽後
世之恨豈人之智巧稟於天者各有所限殆

難以推耶

宋真宗御資政殿錢種放侍臣當直者四人
預坐命放北面對坐特示客之噫真宗之所
以待放者至矣秦漢以來所未聞也而放行
術儉鄙恃寵凌物自取王嗣宗批頰之辱又
與交章訐辯帝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頗
衰處士之名掃地盡矣有君無臣不能不貽
百世之憾也悲夫

小說家載橋中有四老人對奕曰恨不深根

其書中又稱鄒延大竹凌雲剖之中有三
翁云平生深根勁節惜為主人所伐二事始
終無毫髮爽得非好奇之士率意撰造故不
免有雷同者乎

殷芸載張良與四皓書云皇極頌日月以揚
光后土待岳瀆以導滯而當聖世鸞鳳林栖
不翔乎太清麒麟嶽遁不步於郊草四皓答
書云野食於豐草之中避暑於林木之下青
蠅盜聲於晨鷄魚目竊價於隋珠滑泥以濁

白水颺塵以亂清風謹因飛龍之使以寫鳴
蟬之音予謂二書皆非漢文必唐初人所
擬作耳自殷氏載之後人襲之遂以為真張
良四皓之文大可笑也

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蔡邕曰此項羽之刀
也然卓之為人大有類於羽者而羽之刀卒
歸於卓豈可諉之偶然乎夫羽刀史傳初不
誌其模款又無文字可辨不知邕何從知之
且書法又特高古易大小篆為八分昔人謂

之氣凌百代筆陣堂其博識多能信亦奇
矣或謂邕非班馬之才縱使續成漢史不過
范曄陳壽之流耳不亦誣邕也哉

近世風俗多畜於父母之養雖飲食衣服亦
銖較而寸量之及亡則盛作佛事以資冥福
至於塗則陳列游戲之具以侈觀瞻夫生既
不能養亦何有於死哉蓋欲以此詫美於鄉
人耳非誠愛其親也

道家者流雖以老子為祖本非老子之教也

蓋自漢之張道陵以巫術剗為此教然恐不
足以動人故採摭老莊虛無之談以文之取
方士延年度世之術以實之引釋氏六道輪
迴之說以廣之而其君臣上下之儀則竊取
之於吾儒者也

史傳於聖賢之生必述神怪之事以見其異
於尋常者如此如云華胥神母遇青龍繞身
而生伏羲皇娥遇窮桑神童而生少昊女媧
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

唐堯握登見大蜩而生虞舜脩紀見流星而生夏禹簡狄懷貳卵而生契夫都見白虹貫日而生殷湯姜源履帝膚敏而生后稷太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感蒼龍而生孔子劉媪感赤龍而生漢高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李白感長庚星夫聖賢之所以為異者豈在此哉要之皆不可信也故表而出之使後之觀者無惑焉

予仲子儼六歲而夭予憐其風骨之奇而推折之遽也為之銘而塋之或疑其過蓋不達於古者耳王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且韓公有女挈壙銘柳子有下殤女子墓記小姪女墓記梅聖俞有小女稱墓磚記曹思王女金瓠生十九旬而夭行女生於季秋終於首夏而植皆作哀詞哭之顧予文雖不敢望於古人而情則均也何為不可哉

王安石日錄一書乃晚年自覺其非故曲為杜撰以圖蓋已愆耳謗君之罪不可追矣至於理財一節尤其素負經濟之首策蓋自少至老未能一日忘焉者也而日錄乃云安石奏帝之言曰孟子耻言利若宣著為利之說則恐壞風俗又曰以理財為先則人將機巧趨利又曰若以理財為先務恐天下視听不足是果將誰欺耶然曾子固乃稱其能任聖人之道又云必有補於天下不識其何所見也

唐制六品以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庶人房舍不得過三間四架不得輒施粧飾宋制庶人屋舍許五架一間兩厦而已其朱漆梁柱窓牖者亦在所禁我朝庶人亦許三間五架已當唐之六品官矣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輒大為營建五間七間九架十架猶為常耳曾不以越分為媿澆

風日滋良可慨也

唐時歲舉進士所放不過三四十人宋時間
四歲乃一舉所取或五六百人二代之制簡
煩不齊均之為失中也 國家三歲一策進
士其額數則出於

宸斷量時而多寡之既不使才者困抑又不
至冗濫無紀過前代遠矣

辛稼軒豪爽尚氣節尤好談兵觀其與陳同
甫議論之際信天下奇男子也後以佗胄之

十四

薦得召而壽南澗翁之作又多佞詞白璧之
玷君子惜焉

遜齋間覽云梁灝八十二歲登科有天福三
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之詩喜事者又

造為謝啓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
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世多惑於其說凡稱

美老生之不第者輒以擬之然前輩已辯其
非予近考之歷代甲子品蓋灝以雍熙二年

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暴卒年四十二則其登科時纔二十有二耳
遜齋輕信而妄傳之遂啓百世之惑迄今有
未解者立言之不可不慎如此

游定夫薦秦檜于康侯云其人類荀文若後
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廷臣莫敢異議惟秦
抗論為不可康侯益義之力言於張德遠諸
公之前及自虜中歸康侯屬望尤切至賊檜
恣惡之時惜康侯已謝世不及見之知人其
難哉

十五

火山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
作布古所謂火浣是也海山有冰蠶長十寸
有鱗角緝其繭絲織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燒
予謂冰蠶火鼠天生對也

宋有盧仙姑者指猫而問蔡京曰識之否此
章惇也語雖妄誕其意蓋以諷京也果以此
見逐然當時號稱名士大夫我冠鳴玉立人
之朝而傾望風旨詆毀元祐諸賢忍於欺君
誤國者有媿於女巫多矣

古人有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故樂因循者恒以是為口實然使法久而弊則掾弊之術君子其容已乎竊於郡守王樊二公之事而有感焉初江南之民苦於過江允運稷山王公衡為松守奏免之令漕軍各就有司交允自是無以肆其凌噬之毒又徭法有所謂解運水夫者歲取不下數十戶一與其後百金之產莫不蕩覆甚有鬻子女猶不克竟所逋三衢樊公瑩蒞郡日建法更之自是小民有保資產安妻子之樂夫二事流毒於吾民甚大然積數十年之久而守土者或心知其害而憚於更張坐守歲華以倖代去目視其入於陷穽而莫一引手焉得非狃於因循之罪耶使二公者亦以紛更為病而故轍是循江南民力日瘁矣 國家取給於東南者將何望耶予故曰天下事唯因其所可因而革其所宜革是之謂大中之道

金石之文千古不磨非若嘲弄風景之可

率尔為也必得大手筆者委之庶可騰芳琬琰而傳信將來耳夫何世之購文者不能知人而妄索之操穎者又不能自知而妄以應之其不加災於石者鮮矣予近以縣大夫之命纂邑乘境內石刻得縱觀焉其可稱大手筆如前所云者僅得葉清臣祭龍王文楊維禎祝大夫碑馬弓活民碑顧孔文圖籍記錢與謙捍患隄記四五家而已餘悉村李窵文耳甚或鄙俚滑稽如蚓鳴蛙鬧如醉人妄語者亦時有之噫何石之不幸而遭此辱也昔人有吊劍藤吊石氏者皆哀其不幸而為惡文所污竊又重悲茲石之不遇而未能見哀於名家以吐洩其不平也有能取而磨其辭滿其垢用為砥石則猶石之榮矣

高稚川云漢宣帝繫邸獄時常帶史良娣身毒國寶鏡一枚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獲濟迄登大位然既稱鏡得自史良娣必戾太子所遺也太子

兵敗出走之時何不挾以自隨冀獲其佑而卒死於泉鳩里野人之手乎且天子者承天道而君萬邦則天之屬意久矣豈藉於一鏡

批
晉亂有盜發子房冢得素書於玉枕中即黃石公所授也予嘗考其所論與子房平生履歷之跡昭合者甚多其為圯橋之書決矣世以六韜三畧為進履時所授書者非也然要其大旨則亦不能出於老氏之術固僅可為伯者之師耳而老人者乃自謂讀此可為帝者師近乎誇矣

龍江夢餘錄卷之四

書夢餘錄後

古人見有所不同事者所未平者多寓辭藉指以發瀉所向雖或夸浮不徑而意致自足也唐龍江夢餘錄豈果所謂誌有得亦無忘哉蓋有所感觸而寄緒往事耳間或不然亦為泥事類者發之但其學博記羨

隨應而出故雖鑿、辯論
若不為諸其人其視翻編
索古矻、牽合而又與
語不相值者何如也是
不直見其蘊蓄之富而
趣向之高知識之真亦
於是乎得焉展玩之餘
不覺起敬遂識諸簡尾
使知是書之作非真漫
無所為也且以著龍江

了、於胸中者顧豈心
於是哉將未必大有製
作欲盡得其長者尚於
他書中求之邑人朱曜
識



龍江

龍江夢餘錄終

惜陰錄序

應祥為童子時即有求為聖賢之志然天降質訥不能諧俗弱冠叨舉進士服官中外殆三十年以至雲南巡撫奔走南北數千里閱遍山川險阻人情物態所至見忤於人而初心未嘗少變外物一無所好公暇惟檢閱經史求明此心而已在滇者二年以奔喪落職家食一十五年起廢再撫雲南歷陞刑部尚書蒞任甫及三月又以不合於時改南部者三載奉旨致仕年已七十有一矣尋思棄榆之景無多恐溘先朝露不惟有負少年之志抑且有孤天之所與我者故不敢以老耄自荒兢兢業業點檢身心時刻不敢放過間以平日所見及謬論古今人物之賢否政治之得失筆之於冊名曰惜陰錄中間多有前人所不道及與當世名儒議論不合者匪敢創為異說惟求其理之當於吾心以求正於後之有道者云爾

嘉靖甲子秋八月望吳興簪溪八十二老人顧應祥自序

附錄

今上入繼大統奉

武宗皇帝遺詔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本與漢哀

帝宋英宗之故事不同當國者見理不明而禮官失於詳考定議以上考

孝宗稱

與獻王為叔父

聖母曰叔母而以益王次子崇仁王繼興國之後

主上不從時大學士張惣初舉進士上言極論其非

兵部主事霍韜亦繼言之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具

疏錄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之

言以進

上乃取各官赴京會議於是滿朝士夫群起而攻之

以為邪說蓋諸公本無定見不過為名雷同隨聲

而已以致上干

天怒謫戍者數人有斃於杖下者方纔論定張桂二

人與霍韜可謂特立不懼者矣席與方雖賴桂而

得進所議然皆無所為而為者也其餘在後建言

者探知

上心必欲改議未免有希進之意而張桂諸君亦幸

其助已而勢不孤既而咸至大位則

上之所以報之者亦隆矣然予又有說焉諸君之議禮固是但引禮運大人世及以為禮一言以為天子無立後之禮無乃非情乎天子雖至尊無對然其情亦與人同也千金之子尚欲為身後宗祀之計天子為天地民物之主富有四海使其無嗣而擇一賢者育于宮中以為付托之寄是亦情也亦為天下計也堯之薦舜舜之薦禹皆在位之時若必待崩後而繼之不惟人情不堪萬一應繼之人不肖如昌邑王者將若之何若更擇其次則定策

禮記卷之四

國老之弊又起矣不特此也又將有育無名之子於宮中者矣况禮運所謂大人世及以為禮者其上文曰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大人世及以為禮本謂後世私天下而言非謂天子諸侯之禮當如是也蓋上古之時人心朴古不以天下為已物至三代而方有世及之禮萬章所謂至於禹而德衰不傳賢而傳子正此謂也席書補議曰孔光達道知禮宋儒范馬呂歐亦多不及予未敢以為然漢成帝欲立定陶王之

嗣夫盤庚陽甲之弟也陽甲崩而盤庚及之禮也中山王成帝之弟也成帝立嗣欲立以為子也弟為子可乎天下之事因時以制宜惟合乎人情當乎天理而已豈可預為一定之說乎書作大禮考議云使有獻諛言

與獻可以入 太廟者不徒諸臣欲誅之臣先攘臂以誅之今以何淵之言入 太廟矣書豈能攘臂而誅之乎且明倫大典方成而進士王直行人蔣侃已有請育王子之疏矣安得而禁之乎

禮記卷之四

應祥私論曰禮也者本乎天理而合乎人情者是理也以其得于天而言則謂之理以其存諸心而言則謂之性以其發於外而應事接物則謂之情情之發而各當乎理則謂之禮謂之禮者以其有儀文節序而言也是故情也者禮之本也三百禮之文也聖人緣情以制禮本乎天理而合乎人情者也

今上以

孝宗皇帝之姪

與獻王之子

宋皇帝是為國之尊也 祖訓光緒

入繼大統禮官援引漢哀帝宋英宗故事擬上考
孝宗稱

興獻為叔父

聖母為叔母而以 益府次子 崇仁王為 興獻
後揆之天理人情竊恐有未安也夫漢哀帝定陶
共王之子也成帝立以為子定陶王薨成帝乃立
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後非成帝崩而臣下立之
也宋英宗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宋仁宗自幼育
于宮中正所謂為人後者而歐陽脩猶謂為人後
者為其父母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泯又謂漢

禮陰錄

四

之宣帝不考史皇孫而上考昭帝此又不考之故
宣帝於元康元年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夫昭
帝宣帝之叔祖也若考昭帝則史皇孫當為兄矣
既考史皇孫則不考昭帝可知矣又謂光武崛起
民間不考南頓君而上考元帝夫光武建武二年
立宗廟郊社祀高祖世宗建武三年立四親廟於
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建武十九年
因五官中郎張純太僕朱浮言徙四親於章陵而
立元成哀平四廟自以為昭穆當為元帝後始祠
昭帝元帝於太廟夫始立四親廟於洛陽者發於

天性之真也既而遷于章陵者迂儒執禮以誤之
然亦未嘗不考南頓君也

今上生於

孝廟賓天之後寔未嘗立為嗣亦未嘗育于宮中也
安得比為人後之禮乎

上在藩邸稱

興獻曰父也 聖母曰母也一旦貴為天子則曰非
吾父也叔也非吾母也叔母也於人心安乎天理
順乎孝子之於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
興獻生前止有一子今復以崇仁王為後 興獻有

禮陰錄

五

靈必曰吾子已為帝安得復有此子乎必不享其
祭也且既以 崇仁王為後則
聖母乃一國之母不宜迎入宮中矣身為天子而不
得以天下養其母豈得為孝乎議禮諸臣何其不
思之甚也然則追尊之禮何如曰追尊非古也古
者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
服以士服可見其無追尊之禮也武王追王太王
王季以其肇基王跡非泛焉而尊之也追尊之典
起於後世今品官一品封及曾祖三品以上封及
祖七品以上封及父母豈有天子而不得尊其父

毋乎尊之以天子之號可也既尊以天子之號則
主歲于何所乎曰別立一廟如 奉先殿故事則
既得盡其誠孝之心而於正統無干矣如是則人
心安而天理得矣故曰禮也者本乎天理而合乎
人情者也

此論乃嘉靖二年考滿赴京途中所作因畏避人
譏干進不曾敢出止被江西士子抄錄傳至王陽
明先生處故陽明有書云近見禮論足知日來德
業之進秦漢以來禮家之說往往如仇皆為不聞
致良知之學耳今歲久論定故附錄於此

待陰錄附

六

靜虛齋惜陰錄卷之一

吳興顧應祥

論理

心也者人身之主宰也人之生也得天地之理以為
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性也者仁義禮智是也形
也者耳目口鼻四肢之類是也形以載氣氣以運
形皆心為之主也耳之聽氣也而所以聽者心也
目之視氣也而所以視者心也口之於味氣也而
所以知味者心也鼻之於臭氣也而所以能知臭
者心也手持而足行亦氣也而所以能持能行者
心也不特是也凡百骸皮膚毛骨知痛知痒皆心
也人於耳目口鼻四肢之視聽言動皆合乎天理
而不為欲所役方謂之踐形踐形者不失夫天所
付之理而耳目口鼻四肢各得其職也是惟聖人
能之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若夫常人之心
鮮有不為物欲所蔽者一為物欲所蔽則心反為
形役而終日擾擾於方寸之間者不為名則為利
以快足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已人欲日肆
則天理日滅惟利是圖而不知有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朋友之道矣人而不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朋友之道與禽獸何殊故不可以不學學者所以學爲人之道也學爲人之道必使其心純乎天理不爲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所役然後能率吾之性而盡人之道矣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心不放則常靜而日進於道所謂靜者非槁木死灰之謂也念念存乎天理廓然太公物來順應而已堯舜之精一執中大學之正心誠意中庸之戒慎恐懼謹獨其名雖異而用功則同也

右論心

心之本體至虛至靈至廣至大本與天地萬物同體

借陰錄卷二

惟蔽於物欲則虛靈者昏昧矣隔於私意則廣大者狹小矣孟子所謂盡其心者不過去其物欲私意以復其虛明廣大之本體初非有所增益譬諸太虛爲雲所蔽雲去而本體自見也性者心之本體也不知性則心有未盡故盡心必由於知性天者性之原也知其性則知性之所自出而吾之性與天爲一矣中庸謂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與天地參矣楊慈湖云人心自明人心自靈又云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

之此心虛明無體精神四達至靈至明是非非二云爲變化能事親能從兄能友弟能與朋友交能泛應曲當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愚謂此可以言聖人之心若常人之心恐不能如是也蓋慈湖之意本謂人心至虛至明不可加之意若加之意則有意必固我之心而非其本體矣然其立言太玄未免起人頓悟之疑傳習錄亦謂與愚夫愚婦同者爲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爲異端亦類此

右論心體

借陰錄卷一

惡欲七情之中惟欲爲甚口欲味耳欲聲目欲色鼻欲臭四肢欲安逸皆欲也故以人欲對天理而言欲一也而足以該是六者故董仲舒曰人欲謂之情白虎通曰人有六情是也心之所發謂之意意之初起曰念心之所之謂之志志者意之所向往也心之靈明處謂之覺心之存主處謂之思有所希冀謂之想有所籌度謂之慮有所注意亦謂之念情也者對性而言也性未見其善惡也發於情而後有善惡合乎天理者善也從乎人欲者惡也意與志皆對心而言者也心無善惡動於意而

後有善惡一念發乎天理則善也一念發乎人欲則惡也志於道德者善也志於利欲者惡也惟夫思則專主乎理而已君子有九思見賢思齊見不賢思自省以至事君則思忠事親則思孝事長則思敬交朋友則思信皆有善而無惡者也或曰凶人為不善豈不起于思乎曰為惡者不思故也使其思焉則有反躬自責之心矣今夫人之欲最甚者莫如利使臨財之時能思其當得歟不當得歟則自不敢妄取矣程子定性書曰人之情感物而易動者莫如怒但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徐觀其

不情陰錄卷一

四

理之是非則於道思過半矣作善而能思益進於善矣作惡而能思則悔心之萌也人患不思耳思則未嘗不善也不思而得聖人也思誠者賢人也故曰思曰睿睿作聖思者聖功之本右論心之用心一也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何以有二心也曰非二也以其動處而言也人心之動皆起於欲口之欲味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逸皆欲也皆人心也發之而各當乎理而不過焉則合乎道矣故謂之道心故程子曰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其實道心寓乎人心之中初

無分別然人心易放而難制故曰惟危道心易泯而難克故曰惟微天理人欲之幾正在於此惟精所以察其幾也惟一專一也惟精惟一聖學功夫之密也傳習錄謂惟精是惟一功夫愚謂惟精惟一皆是克執厥中功夫也又道心惟微之微中庸序及傳習錄俱解為微妙之微愚以為當作細微之微為是韻書亦謂微者隱於物而行也又細也少也惟微者言道心之難察也傳習錄又謂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着此人的意思便是人心此即人心即道及何思何慮之語論心之本體固是然

不情陰錄卷一

五

但可以言聖人學者恐不能皆如此也况舜禹授受之際亦有戒勉之意正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可不加精一之功若謂吾心即道則精一之功不必加矣右論心性也者人所得於天之理也以其出於天而言則謂之命以其受於人而言則謂之性存諸心謂之德感物而動謂之情性之為德有四而實未嘗有四也以其慈愛惻怛而言則謂之仁以其裁處斷制而言則謂之義以其條理節文而言則謂之禮以其明察辯別而言則謂之智百行萬善隨感而異

其名也然性無形體即氣中之理也人之氣質有清濁純駁之不同故其性亦有剛柔善惡之不一惟聖人稟其至清至純之氣物欲不得以蔽之故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所謂性之也自大賢以下或清多而濁少或濁多而清少或純多而駁少或駁多而純少清純多者復其性也易濁駁多者復其性也難於是乎有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殊若夫性之本原則未嘗有不善初未嘗以聖愚而有別也性不可見也何由而知其善也以其情而知之也情者性之發也且夫極殘忍之人見孺子入井

不情陰錄卷一

六

未有不惻然動心者極無耻之人陰為不善而陽必掩之卒然觸之而天機自動不假思慮不由勉強可見人性之本善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有仁於中而發為惻隱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有義於中而發為羞惡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有禮於中而發為辭讓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有智於中而發為是非所謂有者非實有一物也因其所感而名之性中本無一物也端緒也猶有物在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朱註已自明白近有訓為始者非也性猶月也而利欲昏之猶月之食也雖食之既而

微露一光可見其體之本明也若以為始則中無本明之體矣此不通之論也或曰孟子言性善固矣孔子不言何也曰時不同也上古之時人尚躬行不尚辯論堯之授舜止曰允執厥中舜之授禹增以三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孔子雖生春秋之時以霸術功利為學然未有紛紛辯論者至孟子時邪說橫流又有告子諸人各執一見故孟子不得不辯先儒謂孟子擴前聖所未發即性善一語真足以為萬世論性者之準則性古今論性者不同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

不情陰錄卷一

七

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楊子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韓子作原性則曰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斯言也賈誼已先言之矣賈子論臣之傳君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中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以引而上中主者可以引而上可以引而下亦此意也惟荀子則曰人性惡與孟子相反朱子謂荀子只見得不好人之性便說性惡楊子見半善半惡的人便

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為三品之說近觀傳習錄載王陽明之言曰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又云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只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以愚觀之凡論性者皆以氣質為性傳習錄所云亦未當也且人之生也有形有色皆氣也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性不能離乎氣性者氣中之理也人之初生未有知覺之時純乎

人情錄卷一

八

純者也稍有知覺即知有耳目口鼻之欲矣父母又從而誘之稱之曰乖覺則喜由是養成放僻邪侈之性俗語所謂縱性使性是也其有教之而即善者亦其本性之良故也荀子謂人之性惡蓋認其發源處本來惡耳非謂流弊也况其下文又云塗之人皆可以為禹亦非謂一定惡也孟子道性善乃是直指性之本體而言見孺子入井之說可謂深切而著明矣豈止說其大槩而已乎論性者當以孟子之言為是不必惑於後世紛紛之論可也今市井之人彼此相詬必曰人心天理有欺心

者必曰昧了天理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未嘗一日亡也天理豈有不善者哉或曰韓子謂叔向之毋知楊食我之必滅其宗子文知越椒之必滅若敖氏豈非性有一定惡者乎曰此以其聲而知之亦氣質也如呂公知漢高祖必貴之類使二子聞道而變其氣質未必滅其宗也右論性善人之氣質有清濁純駁之不同有明於外而暗於內者有明於內而暗於外者聰明伶俐機警識事之人教之以讀書則不能博聞廣記能詩能文之士語之義理則不入又有高談性命之學自謂聞道

人情錄卷一

九

而制行多乖心術不正者皆氣質之偏而不知實用其力於身心者也歷觀古今聰明才辯之士往往至於蠹國病民而所謂名臣良將皆悃悞無華質訥者多何也蓋才美外見者能巧於趨避其心多不實朴茂之士心地近實天機深而嗜慾淺故也故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右論氣質性之德雖有五而仁足以該之孔門弟子所問但曰仁而已矣孟子曰仁人心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人能盡仁之道則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參天地贊化育皆不外

是義也者仁之斷制也禮也者仁之條理也智也者仁之明覺處也信也者仁之篤實處也有兼言義者孟子言仁義是也有兼言禮者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也有兼言智者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是也有單言義者君子喻於義對利而言也理義之悅我心兼天理而言也有單言禮者克己復禮是也禮即天理也有單言智者上智與下愚不移有單言信者論語曰主忠信大學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是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跡雖不同而一念愛君

信禮錄卷一

之心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故同謂之仁伯夷叔齊讓國而逃皆出于真情實意而無一毫分外之私故曰求仁而得仁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其心術之微未可知也故不許其仁殺身以成仁仁者也子路之死傷於勇雖無私心而不當於理亦不得謂之仁仁也者純乎天理而無過不及者也

右論仁義禮智信

道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其原出於天謂之性感物而動謂之情以其應事接物而言則謂之道父子之親處父子之道也君臣之義處君臣之道也夫

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處夫婦長幼朋友之道也匪特是也凡日用常行一言一動一語一默無非道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名之曰道者道猶路也人之所共由者也行之而各當其理斯合乎道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者聖人也率性而行之者也誠者天之道也若夫常人必加學問之功以求合於道思誠者人之道也所謂學問之功者不過盡吾之誠心以應物而已故曰忠恕違道不遠

右論道

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王陽明傳習

信禮錄卷一

錄云善惡只是一物至善是心之本體纔過此子便是惡了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但於本體過與不及之間耳許函谷性學編歷引經傳之言以爲性兼氣質惟聖人之言無弊孟子道性善因矯當時之弊有所激而云爾愚謂性即理也理寓於氣質之中性不可見者其發而可見者皆氣質之發也氣質之發皆起於欲也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皆欲也人有是身必有是欲故孟子曰性也發之而當乎理則爲善發之而悖乎理則爲惡氣質

之清而純者性必善氣質之濁而駁者性必惡或清多而濁少或濁多而清少則可為善可為惡故荀子以為性惡韓子以為性有三品因是故也孟子之道性善者直指夫性之本體而言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天機自動不由欲心而發可以見性之本體無有不善者也孟子之言正所謂擴先聖之所未發豈有所激而矯時之弊乎然善與惡雖皆發於心而其實相反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皆天理惡乎可哉今夫人之好名好利好勝皆不過欲滿其耳目口鼻四肢之奉而已一有不得遂

稽陰錄卷一

三

其所欲則欺天罔人在家則損人利已在官則蠹國害民無所不至矣故凡為惡者皆情之發而過當者也不謂之不及也

右論善惡

過也者情之發而不得其中者也情發於天理則發而皆中節然而不能皆發乎天理也是何也情也者有感而動者也故不能不雜乎欲雜於欲則不得其中矣不曰不及而曰過者人之欲有過而無不及者也人有是形則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聖人亦不能免故亦不能無過朱子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人心即欲也然聖人之心切於為已但

見已之過而不見人之過故日遷於善常人則但見人之過而不見已之過故日入於惡所貴乎學者惟抑其過以就夫中而已大禹聖人也不過曰改過不吝而已孔門弟子獨稱顏子好學亦只是不貳過今之人孰不曰吾能服善也改過也告之以衣冠不整則欣然納之告之以言語差錯亦欣然納之若從而告之曰爾某事利已妨人非仁也某事不當取而取非義也則怫然怒矣不怒者則飾詞以辯之矣其或認以為已過及退而義利交戰於胸中則復為之矣其始也為無心之失而終

稽陰錄卷一

三

也遂為有心之惡其流之弊遂至於放僻邪侈敢於為惡而與禽獸無異矣夫人心念頭起處豈不自知所以不知已之過者為已之心不切故也若真有為已之心則有不善未嘗不知矣

右論過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本謂萬物各有當然之則故曰在物為理而人處之各適其宜故曰處物為義理雖在於吾心而一物各具一理故謂之在物猶曰物理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也如孝者所以事親也此在親之理也忠者所以事君也此在君之理也行孝處親之義也行忠處君之

義也陽明傳習錄恐人認理為外欲於理字上添
一心字曰心在事親則為孝心在事君則為忠愚
謂言理在物則曰外理言心在物獨不外心乎湛
元明又改曰在心為理處物為義元明嘗謂心事
合一矣物即事也在物在事即在心也而又改之
曰在心何耶愚以為先賢之言與理可通不必改
之可也右論程子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李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傳習錄則曰心即
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析心與
理言之恐亦未善愚謂心與理一固是正論然學

待陰錄卷一 十四

未至於聖人者見理未真未免有過中失正而原
其心則無私雖不當理豈可謂之私心乎又有一
種事雖合理而原其心則有所為豈可謂之不當
理乎無私心而不當理失之過與不及不害其為
賢若夫事雖合理而心出於私則霸術耳論當理而無私心

傳習錄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仁是造化生生
不息之理雖彌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
亦只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
一陽生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

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
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
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
後生枝葉生枝葉然後生生不息父子兄弟之愛
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
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
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有發端處
不抽芽便知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
仁孝弟為仁之本却是仁從裏面發出來愚謂此
論墨氏之愛無差等為非仁是矣然其言反有類

待陰錄卷一 十五

乎墨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
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特施之
有緩急而發源處自有差等假如己之親則服勞
奉養他人之親豈皆服勞奉養乎己之親歿則擗
踊哭泣他人之親豈可擗踊哭泣乎皆天理之當
分別者也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當親
則親當仁則仁當愛則愛各盡其當然之則而已
今日由一陽以至六陽由抽芽以至枝葉與墨氏
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何以異乎

宋儒之論曰心之靜體也心之動用也傳習錄云心

不可以動靜為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則用在體即用而言則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愚謂以靜為心之體動為心之用亦無妨也蓋心體本靜也感物而後動所謂動者非特見諸聲色也念頭起處即是動也動即意也以心對意而言則心為體而意為用心靜而意動也豈非靜為體而動為用乎用不能離乎體體不能離乎用故曰體用一源非謂體即用用即體也又曰動靜時也愚則曰動靜不可以時言也所謂靜者非槁木死灰之謂也念念

待陰錄卷一

六

存乎天理而不昧其虛靈之體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豈有靜時哉所謂靜者因動以見其靜也動以天也動以天者動皆合乎理也動皆合乎天理則喜怒哀樂皆得其當酬酢萬變而天君自如禍福變于前而心不變也死生變于前而心不變也若動以人欲則心為形役而終日擾擾於聲色貨利之中此之謂失其心之體矣是以君子之學加省察克治之功正所以慎其用之動以養體之靜也曰李延平謂靜坐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則心豈無靜之時乎曰未

發之前謂未起念也觀亦起念若通不起念則是昏昧放逸而已未有昏昧放逸而雜念不起者也安得謂之靜乎

右論心體動靜

予嘗歷觀古今豪傑之士任大事而從容自如亦有臨戰陣而對敵安閒亦有遇患難而不驚不懼者皆由於心靜所致雖未能如聖人全體之學然有一分之體則有一分之用有一分之靜則有一分之力處諸葛武侯曰非靜無以成學非寧靜無以致遠誠有見於此若躁妄之人易喜易怒輕舉妄動未有能任大事者心不能靜故也雖閭閻小人

待陰錄卷一

七

田野愚夫亦有處事公當不疾不徐者亦其心之能靜也但百姓日用而不知耳不特是也如奕秋之奕宜僚之丸由基之射匠石之運斧若心不能靜豈能隨手應之而不亂乎可見心體之靜者於動處見之也

論常人之心亦有能靜者

程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

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斷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愚謂程子此言氣質之性耳夫氣質之性不特禽獸為然雖微而至螻蟻蟻虱之類皆能之天生萬物有口者必能食有血氣者必能運動以為棲身之計氣化使然物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人之智巧大過於禽獸但禽獸生下即能飲食運動人必三四歲而能言能行故必待父母誘之而後能蓋人貴於物而亦壽於物故必年十六已上方能生育非若禽獸之易也然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

情錄卷一

六

仁義禮智之性聖人教人正欲其變化氣質而不與禽獸同歸耳若任其氣質之性於禽獸奚異焉愚以為萬物皆備於我但可以言人而不可言物也

右論萬物皆備於我

靜虛齋惜陰錄卷之二

理學

吳興顧應祥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何以為大人之學也修己治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咸具焉故曰大人之學也云大學者對小學而言也文公先生大學章句序文詳矣近者王陽明先生曰大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若隔形骸而分爾我則為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雖禽獸草木瓦石之類皆吾一體故謂之大人之學愚謂此說廣矣大矣君

情錄卷二

一

子之為學故當以是為極致但恐聖人教人不如是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人道也學也者所以學盡夫為人之道也父子有親父子之道也君臣有義君臣之道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婦長幼朋友之道也使一家之人皆盡此道則家齊矣一國之人皆盡此道則國治矣天下之人皆盡此道則天下平矣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正所以教盡此道也今謂宋儒以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俱在知識上用功徒弊精力而無益故欲從心上說其說是矣但欲使人人皆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恐非先聖立教之本意

右論大學

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是論為學功夫次第一串說來漸入於精密處非謂物盡格而后知至知已至而后意誠意已誠而后心正心已正而后身脩也假如天子治天下即是天子格物

待陰錄卷二

二

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也諸侯大夫之治國家即是諸侯大夫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也大要只以脩身為本格致誠正脩身之功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脩身以見諸行事者也謂之大學者正所以脩身也身脩則盡人之道矣脩身之外無學也後儒錯認欲格盡天下之物而后知至以致紛紛之論不一耳

右論明明德於天下一章

大學言在親民程子以為親當作新王陽明用古本以為親字不必改親字有教養意新字偏了其言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

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德必存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

待陰錄卷二

三

天地萬物為一體矣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愚竊有說焉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固也然已之父人之父天下人之父已之兄人之兄天下人之兄施之自有差等若視為一體不幾於墨氏之兼愛乎况大學後章釋治國必先齊其家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釋平天下在治其國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皆謂躬行於上而化行於下也至於山川鬼神禽獸草木莫不實有以親之恐堯舜亦不能矣

右論在親民

大學古本在親民程子以爲當作新朱子以爲程子
存疑之辭今專用古本以親字兼教養愚謂大學
一書恐專主教而言故不言修德而曰明明德明
明德者明己之明德也新民者明民之明德也後
章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
家而成教於國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皆專
言教也或以爲末章言理財用人似兼言養曰非
也理財用人亦本乎德故曰君子先慎乎德又曰
必忠信以得之皆自明德而言能明己之明德則
好惡當乎理而不拂乎人情皆本於教而言也大

存陰錄卷二

四

抵古人論治皆以教爲先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
者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先覺即己之明德也覺
斯民即明民之明德也亦同此意

右論大學
主於教

大學言在止於至善者謂明德親民皆當止於至善
也至善也者當乎天理而無過不及者也下章止
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止於信之類是也又
引詩言恂慄威儀形容明德之止於至善君子賢
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言新民之
止於至善也今之講致良知者曰至善乃明德之
本體即所謂良知也又曰至善乃明德親民之極

則也又曰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者也愚謂明德之本體本至善者也謂明明德之
止於至善爲復其本體可也親民乃明德之用也
謂親民之止至善爲全明德之用之體亦可也良
知固是心之本體若遂以爲明德親民之極則謂
明德親民在止於良知無乃不可乎孟子曰人之
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
者謂孩提之童皆有良知則可謂皆有明德親民
之極則恐未然此說一行將使初學之士皆謂吾
心中自有明德親民之極則而學問之功不必加

存陰錄卷三

五

右論止
至善

大學功夫全在脩身上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
是皆以脩身爲本中庸論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亦以脩身爲首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所以立脩身
之體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推脩身之用也脩
身即中庸之誠身也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明善也
心也者身之主也故脩身必先正其心意者心之
所發也心無可見必自其動處致力焉一有私意
萌動則心不得其正矣故正心必先誠意意之所
發有善有惡善者天理惡者人欲也苟知之不明

則認欲作理者有之矣故誠意必先致其知致者極至也知至則見理明白善者知其為善惡者知其為惡而意自誠矣然意乃感物而動者也故致知在乎格物有天下者天下皆物也有國家者國家皆物也以一人之身言之大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小而應事接物皆物也格物者求其當乎理而無過不及也格物致知本是一事故無先後即誠意之功夫也程子曰格至也物者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窮至物理無他惟思而已矣朱子曰即事觀理窮之而至其極也今之講學

不備陰錄卷二

六

者曰致者至也如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知也至之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物者專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也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又曰若以至字為義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始通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可乎其說專主於致良知故也予初以致良知為真得千古不傳之秘既而細

思之亦有未當於心焉夫以致知為良知是矣但良知發自孟子曾子未嘗言良知也恐非大學本意格于上下格于文祖皆訓格為至字惟格其非心之格為正其不正二義恐不可兼也正不正以歸于正以之言正心可也今本文於正心則曰正於格物則不曰正物而曰格物是必有分別矣况朱子或問亦云致如喪致乎哀之致格如格于文祖之格獨其所謂窮理有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似乎博而寡要耳愚又有說焉意者感物而動非

不備陰錄卷二

二

先發意而後有事也以其發動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所向而言則謂之事必求其至當而行之則謂之格物格者至其理也即至善也程子所謂思曰睿蓋得之矣若謂添一理字為贅則正不正以歸于正亦必添數字而後始通也湛元明謂格物為造道又云只是隨處體認天理夫謂隨事體認天理與窮理何異以為造道則遠矣近觀黃宗賢明道編曰致知乃格物之工夫格物乃致知之功效此又好奇之論愚不敢以為然右論格物致知曾子雖未嘗言良知然謂致知為致良知亦無害也

知也者人心本然之靈覺也自聖人以至於愚人
有此心即有此覺未嘗不同也然而不能盡覺者
氣稟有不齊而物欲又從而蔽之也物欲者何即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也人惟縱其耳目口鼻四肢
之欲則但知有利而不知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朋友之道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矣君子
之學所以學盡夫人道而已矣聖人人倫之至也
故學以聖人為準則欲盡夫人道必須去人欲而
存天理欲去人欲而存天理必自其心之明者通
之是即所謂良知也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

人情錄卷二

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雖至愚至惡之人其
良心未嘗泯也且夫人於日用之間念慮初起或
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知其不當為而又
為之者利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也苟能於念
慮初起之時察其為惡則猛省而去之去一惡念
則生一善念矣非別有善念也去其惡即善矣念
念皆去惡而為善則意之所發皆當乎理而不為
物欲所役如此日進不已豈不可以入聖乎今之
講良知者非不明白及考其行事則有大不然者
甚至義利之間多不能辯是何也徒講而未嘗致

也孔門弟子各因其材而篤之故曰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非不可以語
上也恐起其躐等陵節之病也孟子曰人皆可以
為堯舜告曹交則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
之行是堯而已矣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
是桀而已蓋一念之善則可以為堯一念之惡則
又為桀矣今日聖人之學致良知而已耳人人皆
聖人也於是人皆謂吾心中自有聖人率意妄為
咸自以為能致良知而學問思辯之功俱廢矣論
知致良

人情錄卷二

朱子大學章句作格致傳補之後矩堂黃氏槐謂格
致傳不亡乃雜于經傳中玉峯車氏若水慈湖黃
氏震魯齋王氏栢山陰景氏星崇仁王氏巽卿及
浦江鄭氏濂夫天台方氏希古皆有論說不一新
安程氏克勤又有大學重定本近時王陽明則尊
用古本愚謂古本原無釋格物致知之說則不必
補亦可也蓋大學重在脩身正心誠意所以脩身
也致知格物即誠意之功夫也故大學提出誠意
為首而釋之格物致知不須釋也韓退之作原道
篇止於誠意蓋亦有見於此朱子譏其語焉不詳

無乃過乎

右論大學釋格致不須補

朱子大學或問謂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則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王陽明曰大學功夫只是箇誠意誠意功夫只是格物致知以誠意為主去格物致知功夫始有下落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都無着落須用添箇敬字方扯得向身心上來終是没根源若須添一敬字緣何孔門將一箇緊要字落了直

徐陰錄卷二

待千餘年後要人補出正謂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此是學問大頭腦於此不察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愚謂大學本文原無敬字朱子以已意添之固似乎綴然聖賢之學實不外乎一敬而已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心翼翼武王受丹書之訓曰敬勝怠者吉孔子告樊遲問仁曰居處恭執事敬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子路問君子則曰修己以敬中庸謂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而以修身為首曰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至於平天下

則曰篤恭而天下平何莫而不以敬乎大學亦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而又引詩言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則亦未嘗不言敬也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都無着落固矣若以格物從心上說恐亦不可無敬也假如意在於事親則事親為物苟不致敬安能盡其孝意在於事君則事君為物苟不致敬安能盡其忠不言敬者方論功夫次第不及言之耳今日不須添一敬字於文義明白亦無滲陋但云心之良知是為聖堯舜亦只是致良知致良知之外別無功夫遂使今之

徐陰錄卷二

十一

講學者自以為能得致良知之宗旨而凡先儒所謂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者一切以為支離而廢之放肆不檢而意亦不誠矣夫格物致知乃誠意之功夫也若曰以誠意去格物致知亦將曰以正心去誠意乎

人之為學所以盡為入之道而已天之生人莫不各有仁義禮智之性惟汨於利欲而失之於是有學焉以復其本然之性方能盡夫為入之道所謂學者不過去人欲存天理而已初無有大小之分也但幼小之時未可告之以修己治入之道於是先

設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無非涵養其德性使心不外馳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及其既長然後教之以格致誠正之學謂之大者其學足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即中庸所謂成已成物而參天地贊化育者也今大學問以天地萬物以至鳥獸草木瓦石之類皆吾一體謂之大學言則廣矣大矣恐非曾子本意也朱子或問又謂若其年之既長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又恐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故揭出一敬字

精陰錄卷二

十一

而曰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其或摧頽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於前也愚謂小學之教無非豫養其良知良能而已若其年已長矣雖不曾豫養而其良知良能尚在苟能從事於身心之學去人欲而存天理亦不謂之躐等又何必屑屑於灑掃應對之末節而欲補之乎若夫禮樂射御書數則成人之列可以餘力及之孔子所謂游

於藝也習之而有未能亦不害其為學也鄙見如此高明者以為何如

宋儒解格物致知以為即物窮理欲格盡天下之物而后知至恐終身不能也似乎有礙然其學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皆從實處用功今之講學以格物從心上說以意之所在謂之物更覺親切真可謂發宋儒之所未發但溺於致良知一語以為吾心中自有聖人以多聞多見為知之次而不加討論之功其所謂致良知者又不曾實用其力反宋儒之不如矣况朱子所謂即物窮理亦指事言非專言物也而譏譏焉非之過矣古人之學專務躬行今之學者專論古人之是非此今日講學之病也

精陰錄卷二

十一

大學釋誠意章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鄭氏註云謙讀為慊孔穎達疏云慊然安静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静也朱子章句曰慊快也足也蓋謂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也今之講學者用大學古本以謙字解作謙恭之意近見黃宗賢明道編以為

曾子明謙之學又引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為證曰非顏子不能以此學孔子非曾子不能以此知顏子愚謂若如此解似與誠意本旨不合朱子以謙為慊本於古註疏韻書恆字下註曰快也慊字下註曰足也又曰禮記大學此之謂自謙讀為慊慊之言厭也誠意自足也今乃不考朱子之言本有所據且與本文相合而一槩非之不有類於管中之窺豹乎且古書文字多有通用者如妻孥之孥今從子字而毛詩本文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左傳秦誘晉士會執其孥於

不情陰錄卷二

一百一

晉前漢景帝詔曰罪人不孥今人但知寶藏之為帑而不知妻子之帑一字而通用也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朱傳兼人物而言程明道曰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似專指人而言伊川則謂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曾分別出是人是物愚謂人物稟受天地之性固無分別此乃氣質之性告子所謂生之謂性是也孟子蓋嘗闢之矣况中庸一書

專為學者而言下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繼之曰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豈有馬牛而能使之戒慎恐懼乎於此觀之則率性之謂道專指人也右論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朱傳以為修品節之也謂聖人立法以教人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程明道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則指人自修道而言伊川雖以道兼人物至論修道之謂教則云此專在人事上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其何修之有亦指人自修道竊謂教字之義

不情陰錄卷二

五

本謂設法教人而言古者人君之號令亦謂之教上之所以教下者固教也下之所以自修者亦教也故有傳教幡之制作上之修道亦通但謂人自修道則與下章自明誠謂之教修道以仁相合於文義為順右論修道

道之不可離者道乃人生日用常行之理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是則所謂道也是道也即人心所具之天理也我固有之者也但蔽於物欲而失之耳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由是道也若不由是道則非人矣故曰不可須

史離也若其可離者非吾性也不合天理者也故
又曰可離非道也戒慎恐懼惟恐其不合道也修
道說曰道也者性也不可須史離也而過不及焉
離矣夫道也者中而已矣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
謂之離固矣然未至於聖人者其資稟不同安能
免過不及之病乎下音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
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本旨不
過勉人不可離道耳右論道不可離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諸家之說咸謂
即下文謹獨之意朱子分為兩事愚嘗反覆思之

存陰錄卷二

二六

夫不睹不聞雖是思慮未起然吾心有覺故能戒
慎能恐懼若不覺則昏昧放逸而邪念紛然而起
所謂戒慎恐懼者常覺也常覺則天理常存私欲
不得以間之而不離乎道矣謹獨云者人情能勉
強於衆人屬目之際而於暗室屋漏之中則輕易
放過諉之曰人不我知耳殊不知天理人欲之幾
正在於此於此不察則所學者皆致飾於外適所
以滋偽長欲而已是以君子於此尤加謹焉所謂
謹者亦不能舍戒慎恐懼而別有一段功夫也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即曾子所云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甚言其不可不謹也衛武公抑戒之詩曰視爾
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不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正是此意微者即不顯也俗語云暗室虧
心神目如電豈不可畏也哉是以聖人教人只是
以謹獨爲主能謹獨則內外一致成已成物以至
於參天地贊化育皆由於此故曰君子之所不可
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或問又曰既有是心藏
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
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愚則曰小人之爲惡

存陰錄卷二

二七

自以爲人不知而人未嘗不知不俟久而暴著若
夫君子之學專於爲己又不在乎人之知不知也
然是獨也不但獨處之時雖在稠人廣衆之中而
念頭一起即是獨也必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然
後爲爲己之學也傳習錄云心之本體原是不睹
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
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
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此即慈湖所謂人心
自正不必正心之說愚未敢以爲然右論戒慎恐
懼及謹獨
中庸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泛言之也陽明修道說謂道修性復矣夫道修性復惟聖人有是中和常人不能也及觀傳習錄又云良知是未發之中人人之所同具者也其言彼此不同愚謂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對已發而言也良知是心之明覺處非指心之全體也謂即良知可以見未發之中則可謂良知即未發之中似乎欠明常人之心雖未能純乎天理然其未發之時亦不可不謂之中也或曰雖亦有未發之時不可以為天下之大本曰非也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有是中也豈不可以為天

存陰錄卷二

一

下之大本乎今閭閻小人未嘗學問亦有處事公平喜怒哀樂發得其當者但不能致其中和耳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極言其功化以致中為位天地致和為育萬物恐非子思立言本旨右論中和論語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朱註謂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楊慈湖曰孔子知群弟子以為有知也故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所知也有鄙夫問於我宜易於答而我空空無

以告之不過叩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矣蓋詳言習中實無所有無所知而群弟子往往多謂有高識遠見而不明告疑其為隱使孔子而有知無以為聖人矣有知則有意有意何以為孔子傳習錄載王陽明之言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他一毫他只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

存陰錄卷二

十九

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近見王汝中良知議辯云鄙夫之空空與聖人之空空無異故叩其兩端而竭兩端者是與非而已空空者道之體也口惟空故能辯甘苦目惟空故能辯黑白耳惟空故能辯清濁心惟空故能辯是非世儒不能自信其心謂空空不足以盡道必假多學而識以助發之是疑口之不足以辨味目之不足以察色耳之不足以審音必假外物以淆其本質不至於爽而眩瞶者幾希矣愚嘗細玩此章之旨蓋聖人自言無所知而告人不敢不盡正見其誨不

倦之意慈湖之論專主乎聖人無意陽明因發明致良知之旨故謂人人皆具此良知聖人教人因其良知而導之耳汝中之議則又本諸陽明者也夫聖人之心無意必固我以其應事而言廓然太公物來順應非謂不起意也慈湖乃謂有意何以爲孔子斯言過矣謂人皆有是良知可也謂空空爲道之體則庸人皆具道體而不必加學問之功矣耳目口鼻人之氣體必虛而後能應物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豈有空竅而自能視聽知味乎又謂空空即虛寂吾恐聖

存陰錄卷二

二

人不自以爲虛寂也

聖人之學雖不在見聞上然考求往迹以資進修似亦無害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論語蓋有不知而作者一章朱註以爲孔子謙辭王陽明因世儒不知學問之道本之於心而求諸聞見之末乃解之曰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正所以明德性之知非由於聞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聞見之末已落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愚未敢以爲然細玩此

章文義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謂事必遵乎古訓不敢妄作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當乎理者行之也多見而識之以備參考也知之次者不敢當知者謙言以爲知之次也若孔子以聞見爲知之次則當直曰多聞多見者知之次也何故又云擇善而從之識之乎他日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張學干祿則告之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亦未嘗以聞見爲非也夫致良知一語前賢未之言也而陽明發之謂千古聖賢之學只是明此心則可謂今之致良知與孔

存陰錄卷二

三

孟之學相同則可謂千古聖賢之學俱是致良知則反起人之疑矣又謂學聖人而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夫學聖人而日繁日難謂之不知學可也而遂以爲禽獸夷狄不亦過乎况今之學者不過欲取科第以圖富貴而講致良知者實未嘗致其良知也若有學聖人而日繁日難者亦可謂特出者矣

靜虛齋借陰錄卷之三

吳興顧應祥

論學

學問之道知之貴乎能行若知而不行猶不知也故
聖人教人以躬行實踐為本躬行實踐然後謂之
真知也近者倡知行合一之說謂知孝已自行了
方謂之知孝知弟已自行了方謂之知弟以愚觀
之知自知也行自行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
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
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亦是

借陰錄卷三

分而言之至於學問之功生知者安行學知者利
行困知者勉行自不能偏廢然必先知而後行如
行孝方謂之知孝固矣然必本心之靈知孝之當
行而後行之行弟方謂之知弟固矣然必本心之
靈知弟之當行而後行之故曰知者行之始行者
知之終文言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但知易而行
難不患不能知患不能行耳今之講良知者孰不
曰知行合一也及臨事之際義利且不辯反不如
不講者何也自以為知行合一而不實用其力故
也愚故曰當以躬行實踐為本朱子曰知行常相

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
輕重行為重此言極是 右論知行合一

湛元明新泉問辯錄載其門人問曰先生嘗云知通
乎行又曰通乎行而知聖學之始終也聖人復起
當不易斯言矣近見二公論學一人曰先知後行
如知食乃食一人曰行後乃知如食然後知味二
說如何元明答曰始終只是一知而行在其中故
吾有天包乎地知通乎行之說其所謂知亦有先
後淺深二公所論皆見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必兼
之乃盡即知即行知之淺者如知物可食乃食也

借陰錄卷三

行至知至知之深者如食物乃知味也愚謂元明
此言亦未見其親切明白也天下之理凡涉於事
為有形器者必親歷而後知之真豈特飲食為然
如登山必親登而後知山之高大涉海必親涉而
後知海之廣濶適國都者必親至而後知城闕宮
室之富麗此皆自然之勢也然必先知山路何處
可登海道何處可涉國都從何道可入非泛然而
行之也如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苟不知己之怒
知己之過安能不遷不貳耶是故君子之學專務
力行行一步則知一步而知益真矣然亦先知而

後行也謂知在行中則可謂知通乎行則不可意見之知未為真知也踐履之知乃真知也豈有深淺哉

右論湛元明論知行

曰夫知行合一之說一出而湛元明遂謂心事合一感應合一敬義合一以愚觀之事自外來者也所以應之者心也故曰物來順應物即事也若以事為心內之物則或有以橫逆之事加於我亦將曰吾心中本有此橫逆乎或曰若以事為外類乎告子之義外矣曰非也告子之義外以處事之義在外也今日事從外來而吾心應之猶所謂行吾敬

存錄卷三

三

也若夫感也者物來而感動於心也應也者有所感而應之也皆在我者也然感自感而應自應也敬以直內而言也義以方外而言也亦敬自敬而義自義也何必皆謂之合一乎假如仁義皆性也發而為慈愛則曰仁發而為斷制則曰義豈可謂仁義合一乎

聖人教人各因其材而篤之顏淵問仁則曰克己復禮為仁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問仁則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孟子雖專言

仁義然亦就事論事未嘗拘執一說以為教也宋儒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皆主於躬行實踐而已今之講致良知者則以致良知為宗旨講隨處體認天理者則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旨然考其實真能致良知者有幾人乎真能隨處體認天理有幾人乎近有一儒官開口必曰致良知及見利如蠅見血嘗曰學自講錢自要也於此觀之可見為學貴乎躬行而不在口說也

右論致良知當以躬行為主

近觀李明德說理會編云陽明之學專主於致良知

存錄卷三

四

甘泉則主於隨處體認天理議者或謂致良知近於虛隨處體認天理近於助殊不知良知即是本心之明自然而動者致則復其本體之明有多少工夫節次其言簡易直截而徹上徹下一貫無遺但恐學者從自然上說知不本其發端之善則虛而無主將不以生為性而混是非之本心乎天理即良知也天之明命其本體有何倚着身體力行而省察之以認其是處所謂體認也惡得謂之助但云隨處則未免物物刻離此下學未見頭腦之事也若致良知則如論語之言一貫直超上達隨

處體認天理則如忠恕乃隨事精察之功也但着於聲色則未免于助耳以愚觀之則未然夫良知乃人心之靈覺處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謂之自然之知亦無害也果能致察於幾微之際是則行之非則不行是即謹獨功夫豈不可以入聖乎今日心之良知是謂聖人人皆是聖人遂使今之講良知者皆肆為大言而不加克治之功此講良知之病也若夫隨處體認天理即古人之所謂省察而加以隨處二字恐求理於外而不求之於心未免失之支離若果能隨處體認則亦愈

存陰錄卷三

五

於不體認者如臨財之際體認其當得歟不當得歟當得則取不當得則不取不亦善乎不可謂之助也今之講隨處體認者義利尚不能辨則亦徒為講說而實未嘗體認也聖人與賢人雖有安勉之殊然盡已之心而推以及物則同曾子以門人未達夫子一貫之旨故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即一貫也今以致良知為一貫隨處體認天理為忠恕亦非矣愚以為陽明之說雖有定見而言之太易甘泉則因古人之說而小變之耳君子之學在於躬行實踐不必各立一門戶可也

右論王湛
二子之學

湛元明隨處體認天理本乎宋儒李延平之說延平之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元明加以隨處二字又與陸象山所謂人情物理上用功相似及觀元明新泉問辯錄與諸門人問答或謂戒慎恐懼是功夫不睹不聞是天理又謂不睹不聞即道家真種子又引唐人詩云竟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又曰見其參前倚衡卓爾躍如此是自然真見

存陰錄卷三

六

都於勿忘勿助之間見得或不善體認多着於想像即是逐物釋氏嘗之為理障愚謂不然夫天理乃人所固有但為氣稟物欲所蔽耳然其本心之靈未有不自知者誠能於念頭起處察其合於天理者則行之不合天理者即去之念念皆去人欲而存天理即是體認工夫即是致良知工夫久久成熟不患不為聖賢矣今日不睹不聞是天理即道家真種子又曰有時還自來將恐學者以天理為或得或失之物而非吾之所固有矣顏子之所謂卓爾者乃學既有得嘆夫子之道淵微如在目

前而不能即非真有一物卓立於前也上文博文約禮正是體驗功夫今日於勿忘勿助之間見得不有類於釋氏之見性乎又云釋氏訾之為理障夫釋氏以眼耳鼻舌身意為六根色香聲味觸法為六塵有法則有意故以法為理障而直往見性全不用體認工夫者也豈可以相擬乎愚又按延平之說止言靜而存養不及動而應事功夫似亦偏於靜矣必也動靜交養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然後無病右論體認天理

借陰錄卷三

七

勿助工夫甚難纔着意便是助不着意便是忘了我此間講學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上用勿忘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懸空去做箇勿忘懸空去做箇勿助漭漭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只做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騃漢子些子事幹不得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

之故湛元明闢之以為惟求必有事焉而以勿忘勿助為虛不知勿正勿忘勿助乃所有事之功夫也求方圓者必於規矩舍規矩則無方圓舍勿忘勿助則無所有事而天理滅矣下文無若宋人然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可見也不意此公聰明未知此要妙未見此光景不能無遺憾可惜可惜勿忘勿助之間與物同體之理見矣至虛至實須自見得蓋陽明之學專主於致良知而元明則以隨處體認天理為主故其所見不同如此愚又一說焉夫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

借陰錄卷三

八

此言其集義養氣之功夫也時時必有事焉即勿忘矣勿欲速期效即勿助長矣勿者禁止之辭正是工夫用力處也謂之必有事焉即是時時集義矣又曰時時用必有事的工夫無乃重複乎若不說必有事而止曰勿忘勿助固似乎虛若果體認天理而時時勿忘勿助即是功夫也元明既以勿忘勿助為工夫而又不言體認一則曰要妙二則曰光景則又從效驗上言又謂勿忘勿助之間與物同體之理似乎玄虛右論勿忘勿助予細思之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者謂心中常有此一

事時時刻刻不肯放過若一時放失即是忘若有一毫欲速之心即是正正即助長助長即忘矣惟此心常存則事至物來自然合理而氣足以配道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矣此是孟子平日得力處故特揭以示人他章所謂求放心亦是此意但求放心為學者而言若知必有事的工夫則不必下求之功矣孔子一以貫之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常自在之亦是必有事也陳白沙云在勿忘勿助之間雖本程子之言愚謂勿忘勿助即是必

不待陰錄卷三

九

有事又欲求勿忘勿助之間反使學者無下手處矣朱子集註曰必有事焉而勿正趙子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愚謂止宜以七字為句若曰勿正心反有病楊慈湖謂人心自正若說正心便是起意正坐此病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也者勝也己也者我也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皆我也人有是身則有是欲發之而合乎當然之則則為天理一有過焉則為人欲矣克己者以理勝欲如戰而克也子夏曰戰勝而肥亦是此意理勝欲則純乎天理而本

心之德全矣是理也乃人所固有蔽於欲而失之復者反也反吾之所固有者也謂之禮者以其條理而言即所謂當然之則乃人心固有之天理也楊慈湖則曰顏子純粹之質加以屢空之學雖未能至於無過過亦微矣何俟於克而勝之詩書所載多以克為能孔子又繼之曰為人由己殊無克勝其己之意又曰己本無過本與天地為一亦能範圍天地亦能發育萬物不獨聖人有此夫人皆然堯舜與人同耳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道在我矣何假他求我即道矣何必

不待陰錄卷三

十

復求顏子勞於鑽仰欲從末由尚疑道之在彼孔子於是教之以至簡至易之道曰能己復禮則為仁矣愚謂聖人之心雖是純乎天理亦不能無欲但理常勝之不待勉強亦不可不謂之勝也豈可謂顏子不俟克而勝之乎又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慈湖謂範圍天地王陽明亦謂八荒我闔愚以為為仁者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然其告顏子之時未必如此下文答克己復禮之目止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而已人之欲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誠能於視聽言動事

事各當其則而無過焉則純乎天理而本心之德全矣聖人之言平實淺近何必求之於玄虛乎道學之名古未有也有之自宋儒始夫道也者民生日用常行之道不外乎五倫而已學也者所以學盡夫爲人之道也亦不外乎五倫而已聖人人倫之至也故學以聖人爲的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此道此學也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此道此學也孔孟之垂教萬世亦此道此學也君子之學脩之於己者此道此學也達而行之者亦此道此學也漢唐以來諸儒雖其學有純駁之不同然未嘗有

存陰錄卷三

道學之名也至宋而後有道學之名謂孟子沒而千載無真儒於是乎道學之名始專矣然宋儒之道學亦以躬行實踐爲實未嘗徒事乎講論也今之士夫講良知及體認天理者多矣宜致吾之良知體吾之天理以盡其職業可也而惟以講學爲名同其好者謂之善類有不同者雖謹厚之士亦謂之鄉愿吾不知其何說也又有休官林下者宜致吾之良知躬行孝弟以表率于鄉如許魯齋之居懷孟可也而乃僕僕焉奔走於外以干預時事豈非楊用脩所謂隨駕隱士時務道學耶右論道學

王汝中曰顏子不遠復正是德性之知孔門致知之學所謂復以自知不學不慮之良知也子貢務于多學以億而中與顏子正相反顏子沒而道學亡子貢學術易於湊泊積習漸染至千百年而未已先師憂憫後人將此兩字信手拈出以承于聖絕學誠不得已之苦心也世之儒者反闕然指以爲異而非之夜光之珠視者按劍無惟其然也愚謂此言非也謂顏子沒而聖學亡則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孟子七篇仁義非聖學乎漢唐諸儒雖純駁不同然皆各有師傳非得之于子貢至宋濂洛

存陰錄卷三

關闈諸子者出方闡明心學上繼千載不傳之緒惟講致知格物不同今陽明揭出致良知以示人謂之發前賢所未發則可謂其遠接顏子愚未敢以爲然子貢在聖門雖未得一貫之旨至於億則屢中夫子亦無貶詞他日因論學知詩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蓋亦用心於內者人或謂其賢於仲尼豈可以湊泊而少之乎且致良知之說人亦未嘗非之所以非之者正謂講良知者實未嘗致其良知也又况良知一言發自孟子格物致知出自曾子不知在顏子未沒之前

耶抑在顏子已歿之後耶

傳習錄云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有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愚謂花之顏色初不係人之不看而寂也亦不係於人之看而明白也孟子辯告子義外之說曰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蓋謂長在外而長之者在內也花在外者也看在我者也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謂萬物之理

傳習錄卷三

十三

皆具於吾心也若天地萬物皆在吾一腔之內反使學者茫然無下手處矣

傳習錄謂草木瓦石俱有人之良知若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又云天地無人的良知不可爲天地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山川土石與人原是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愚謂天生萬物氣之清者純者爲人於是乎有仁義禮智之性氣之濁者駁者爲禽獸爲昆虫雖

有知覺運動而無人之性若夫草木止有生意而無知覺運動瓦石則出乎人力所爲併生意而俱無者也謂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心則可謂草木瓦石皆有人之良知不有類於釋氏所謂青青翠竹盡是真如之說乎至於五穀禽獸之能養人藥石之療病乃人自取而用之非以其氣之相通也且如鑄鐵以爲刃而殺人亦曰氣之相通乎夫既曰良知即性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尚且闢之豈有草木瓦石而同人之性乎

傳習錄卷三

十四

此樂還在否答曰湏是大哭一番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愚竊以爲不然夫人能不戚戚於利害得失則此心常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者此也若遇父母之喪則方寸已亂擗踊哭泣發於由衷豈暇復顧此樂然其不戚戚於利害得失之心固自若也今日大哭一番方樂則是求樂而哭也豈人情哉愚又有說焉心之本體雖是常樂然亦不可留滯於樂只是和平寬裕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常在天理上行即是樂也若耽於樂即是有我之私其流之弊遂

至於晉人之曠達矣

近來講學者往往溺於佛教如傳習錄所載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見否衆曰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說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精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騫不在不覩不聞上着實用功不覩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觀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着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見聞爲

傳習錄卷三

二五

足累執以愚觀之心體本自虛明故有形必見有聲必聞感物而動此心也未感物之時亦此心也雖不覩不聞之時見聞之理常在但爲物欲所蔽則所見所聞或有過中失正之弊故君子之學必時時戒慎恐懼以提醒此心使見聞之體常明而不昧也若夫手指在外則見在袖中則不見此是常理佛氏以不立文字爲教故作此詭異之狀使其弟子自悟吾聖人之教明白正大何必引此以爲證乎今之講學者以佛氏養心之說偶與吾儒相同故借其言以明道獨不思彼乃夷狄之人無

父無君之教天之賦性不以華夷而異故中國之人知養心彼夷狄亦知養心但中國之所謂養心者將以脩身以明倫也故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彼之所謂養心者棄其君臣父子而入山脩道以成就其私而已元英宗時有言佛法可治天下者英宗以問拜住對曰清靜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拜住胡人也尚知佛法不可治天下吾儒乃陰崇其教何耶傳習錄云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看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

傳習錄卷三

二六

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着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成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可到便自有擔帶了這等意思却要說與諸友知道愚謂此非陽明公之言也門人附會之言也若果有此言則誣朱子甚矣朱

子大學註謂格盡天下之物固似難行然其所謂格物者即事觀理窮之而至其極也又曰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亦是身心上說何嘗在物上推究今竹子有何是非可格至七日之久而成疾乎乃自愚也非朱子之本意也

傳習錄云先生斷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問曰近何見對曰滿街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見一異事曰何異對曰滿街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一常

傳習錄卷三

十七

事耳何足為異蓋汝止圭角未泮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而答異反其言而進之愚謂王董二子所謂滿街都是聖人不知觀其儀容而知之乎聽其言論而知之乎不過形容人人皆有良知皆可以為聖人耳而言之過高使學者聞之必曰聖人可一蹴而至而學問思辯戒謹恐懼之功夫俱可置而弗講率天下之人而為大言不慚者必二子之言夫

傳習錄云問人心與萬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

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對曰人又甚麼教作心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為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

傳習錄卷三

十八

却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愚竊有疑焉夫天生萬物物固物也人亦物中之一物也物之蠢然而無知覺運動者草木也有知覺運動而得其氣之純粹者人也人之生也於是指其覆於上者曰天指其載於下者曰地指其飛者走者名之曰禽獸指其植者種者名之曰草木而自名

曰人天地萬物皆因人而名之也天地之氣有常有變風雲雨露寒暑變異不可得而測者自然之勢也人遂以爲鬼神而吉凶災祥以此占之天地未嘗有鬼神也禽獸草木與人俱生非爲人而生也禽獸有食草木者矣有食禽獸者有穴居者有巢居者有潛居者人則并禽獸草木而食之又伐木石以爲居室舟楫驅禽獸以爲役使灌溉禾黍移接花木雖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運行皆能推步而知之蓋其靈明之性足以範圍天地而反有以輔助天地所不及者故記曰人者天地之

不備陰錄卷三

十九

心也天地未嘗以人爲心也人自以爲天地之心也人之所以異萬物者以其有是靈明之性也謂我之靈明通乎天地之靈明則可若謂天無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無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吾恐天地之高深不係乎人之仰俯也人生而有知則知有天地知有萬物死則靈氣散而不知矣若夫天地之生生化化則未盡也豈可謂無我的靈明則天地萬物俱無乎

予讀丙辰會試策第三問論班固藝文志以儒家列於九流而不得與六藝同科深斥班固不知儒者

之非斥之誠是矣以愚觀之固之所謂儒乃漢世之儒非三代之真儒也固之言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是三代之真儒也既而曰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者是五經乖折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是乃指當世之所謂儒者而言非謂儒者俱若是之

不備陰錄卷三

三

惑且辟也固之作藝文志專主於記載故以易書詩春秋禮樂及小學之書皆謂之六藝而以儒以下十家之言則謂之九流又謂儒者游文於六經之中則固未嘗以儒不與六藝同科也但其所載儒家者流多駁而不醇此則漢儒之通病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儒次於師亦有差等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則儒之在當時已有分別及孔子沒而七十子之徒散於列國其流之弊至於各逞所見而反道敗德者容或有之莊子謂魯衰

公曰魯國少儒哀公曰舉國儒服何謂少莊子曰何不號於國中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無敢儒服獨一丈夫儒服立於公門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莊子之書類多寓言然亦可見當時有儒之名而無儒之實者衆矣又安知所謂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者非縱橫策士之流乎司馬遷所謂博而寡要者殆此類耳許慎說文訓儒者柔也術士之稱夫以術士爲儒此漢儒之通病也然漢之儒者雖駁而未純其學則實學也故治一經

徐陰錄卷三

二十一

通一藝者皆足以濟用若晉之清談唐之詞章則又去漢儒遠矣至宋濂洛關閩諸子者出然後孔子之道大明而世始知有真儒矣我朝用人非儒不取而士之所以應上之求者非儒不習自國初以迄于今名公鉅儒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以功業著者何限而近年以來文風益振性命道德之說人人能言之而究其實或有似是而非真者無乃莊子所謂無此道而爲此服者乎

論異端

世人以儒釋道並列爲三教以爲三教同出一源此

皆惑於邪說而不究其立教之始也夫道乃人生日用常行之理有此天地即有此道道家豈得而專之自夫人文漸開始有書史於是乎有儒之名而以專養生者謂之道道家之術雖多而大要有二曰脩真曰祠禱是皆吾儒所不可廢者人生天地間孰不欲壽中庸稱大德必得其壽洪範五福以壽爲先古今稱善養生者莫如黃帝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何害於道乎人之生也不能無疾痛患難不能不禱於神明必藉夫能事神者以達其意今之道士古之巫祝也亦何害於道乎旣而脩

徐陰錄卷三

二十二

真變而爲服食流而爲詭秘之術祠禱變而爲符籙又變而爲咒詛一切左道惑人者皆其末流之弊也然此皆中國之所固有者若釋氏之教古所未有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而中國之人亦未有爲僧者及五胡亂華以夷狄之人僭據中土始令中國之人出家爲僧而吾中國之爲人君者反從而效之於是其教始盛乃吾中國之所本無者豈得與儒道並列乎比而觀之道教乃中國之一術也其爲教有真偽邪正之不同亦猶吾儒之教有真偽邪正之不同也彼佛教乃西方夷狄之教其

中亦自有真偽邪正之不同然皆非吾中國之教也蓋夷狄無我聖人之書所習者惟佛經而已我中國聖人慮人之淪入於禽獸也故立綱常倫理之教以扶持世道若夫釋氏之教其最上乘者棄君臣父子而入山修道其大本已與吾儒相反矣而謂之同出一源可乎今世之高明之士但見其直捷頓悟之說反有超出於吾儒之上者故從而尊信之殊不知吾聖人之教不越乎綱常倫理之間不為詭異過高之行彼外夷之人得天地之偏氣故變幻詭異之行多譬諸布帛菽粟產于中土

釋氏之教

三

而珍奇寶玩皆出邊方今乃厭吾之布帛菽粟而惟珍奇寶玩是好不亦謬乎

右論儒釋道三教

釋氏之教妄誕者極多姑舉其一二言之如神僧傳載一行幼時家貧鄉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嘗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君上執法難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云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於中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

布囊謂曰某方其角有廢園汝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果有群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置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星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壑枯出繫乎釋門以嗔心壞一切至善慈心降一切

僧陰錄卷三

二四

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予謂此妄誕之言也星之化豕一行設法而使之化乎抑星自化豕而遊於人間乎星而化豕決無此理一行能使之化亦無此理况唐史五行傳不載其妄誕可知都穆聽雨紀談云世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非也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以為周時有佛久矣予謂穆未嘗細讀列子也按列子周穆王篇其畧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

墜觸實不破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
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化人以王之宮室卑陋
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蝼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膾
惡而不可親穆王乃改築中天之臺其高千仞粉
白黛黑玉環芷若充滿其中奏承雲六笙九韶晨
露以樂之日獻玉衣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
而臨之居無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
者中天迺止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
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
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所有王實以為清都

徐靈寶卷三

三十五

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俯視其宮榭若累塊積
蘇焉自以為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
同游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目眩不
能視音響所來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悖而不
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若碩虛焉既
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
酒未清肴未拂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大
有類於後世唐明皇遊月宮之事蓋幻術也穆未
之考而遂以為佛豈不謬哉

聽雨紀談又謂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

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者山得
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此考之周秦西漢知有佛久
矣是亦未深考也夫佛之源流載於其書者有過
去莊嚴劫固莫知其所始然以理度之有天地必
生萬物人亦萬物中之一物也中國有人則四夷
亦有人中國有聖人則四夷必有一等至人但中
國得其氣之純正者故聖人皆稟中和之德夷狄
得其氣之偏駁者故多變幻詭異佛法之流入中
國自漢明帝時始非謂漢以前無佛也至於霍去
病所獲之金人乃祭天之主非佛也西戎之俗立

徐靈寶卷三

三十六

君立后皆鑄金人以上如元魏欲納秦姚興女西
平公主為后鑄金人不成乃以為夫人漢武帝因
休屠王以金人祭天故賜休屠王子金日磾姓金
氏又以渾邪休屠地為五屬國休屠所居即今之
甘肅左衛豈佛所產之地乎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
尤甚愚謂不然夫楊子為我墨子兼愛其言未嘗
不本于仁義非不尚賢尊德然一於為我必至於
無君一於兼愛必至於無父故孟子力拒之恐其
流弊之害道也若夫佛氏之教則棄其親父而入

山脩道又不拜君正所謂無父無君之教也况其
言恠誕殊甚如天龍神鬼皆來聽法及阿育王以
神力分佛舍利於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
界等語不經孰甚焉今楊墨之說天下不聞久矣
惟佛教則固結於人心而不可解是何也以其專
以禍福利害惑人之心也人情莫不欲求福而免
禍彼則曰吾能爲人造福也脫禍也人情莫不欲
趨利而避害彼則曰誦吾法者必獲利又能救患
難也人情莫不貪快樂而畏死亡也彼又倡爲天
堂地獄之說曰誦吾法者生天堂生極樂國不入
地獄不受苦楚也人之爲惡者吾能懺悔而不墮
惡道也墮惡道而爲毒龍爲畜類者吾能說法而
使之超脫也以故人皆深信之如梁武帝信之尤
者不過惑於禍福報應之說耳又聽其邪說以郗
后墮龍類中製懺文祈禱以圖冥報今人凡遇親
喪無不請僧每七做功德拜懺雖知禮之家亦不
能免而高明之士顧乃略其妄誕而竊其明心見
性之說以資講學惑之甚矣

靜虛齋惜陰錄卷之三

靜虛齋惜陰錄卷之四

讀易

吳興顧應祥

易也者中而已矣中也者人之性也汨於利欲而失
之於是乎有過不及焉過不及焉則非中矣不得
其中則失其所以爲人之道矣是以聖人作易無
非欲人隨時變易以合乎道而已合乎道則得其
中天理常存而人欲不得以雜之大而君臣父子
小而動靜語默凡出處進退之間皆得其宜而人
道盡矣非徒爲吉凶趨避而已也應祥幼年失於
讀易乃今罷官林下朝夕游心經史乃取周易讀
之愈讀而愈覺有益追思往時粗心浮氣行事過
差皆不明易理之故而今已無及矣聖人有云朝
聞道夕死可矣祥也垂盡之年住世之日無多苟
不聞道則虛負此生矣所以兢兢業業時刻不敢
怠荒也玩索之餘偶有一二與前賢不合者筆之
簡冊匪敢自以爲是惟欲求正於後人云爾
易本爲卜筮而作然經數聖人之手故其爲書廣大
悉備天地之高深陰陽之消長治道之理亂人事
之得失無不出盡人能體而行之則修己治人無

施而不當其則矣故君子不可不知易謂易專主
卜筮則淺之乎其知易矣謂天下之理莫大乎卜
筮則又非也

世咸謂伏羲因河出圖而始畫八卦蓋起於孔安國
劉歆之言孔安國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龍馬出
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劉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
受河圖而畫八卦愚竊以為未然夫開闢以來人
之始生必有吉凶禍福既有吉凶禍福必有占驗
雖無河圖聖人亦必畫卦今窮鄉下邑間閭小人
若南蠻僂僂之類皆有占卜之術可見矣然聖人

不情陰錄卷四

作易以明陰陽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使人知
所趨向勉為善而不陷於惡而已若夫君父之難
雖死亦吉違心苟免雖全亦凶聖人豈肯以是而
教人乎

河圖乃龍馬背所負之文不必以文字求之觀其圖
則造化之妙自見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六
居北北方水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七居南
南方火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八居東東方
木也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九居西西方金也
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十居中中央土也生數

居內而成數在外由中以達外由微以至著也一
三五七九奇也奇者陽也故為天數二四六八十
偶也偶者陰也故為地數天地之數各五布列於
五位而奇偶相合繫辭傳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
合所以能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是也易學啟蒙論
之詳矣而欠切實明快又謂一與六共宗二與七
為朋三與八同道四與九為友五與十相守其義
何居

不情陰錄卷四

洛書乃龜背所見之文縱而觀之東一行四三八中
一行九五一西一行二七六橫而觀之南一行四
九二中一行三五七北一行八一六斜而觀之東
南對西北四五六西南對東北二五八皆合十五
之數乃天地自然妙處乾六居西北坎一居正北
艮八居東北震三居正東巽四居東南離九居正
南坤二居西南兌七居正西正合八卦之方位後
世八門遁法及堪輿家羅經今曆日前年神方位
俱祖此但以子午卯酉易坎離震兌耳

應祥為童子時常以小紙九片寫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羅列成圖縱橫皆成十五及長始見洛書
圖與之暗合可見天地
之數與人心相通也

先儒論河圖洛書其說不一或謂河圖以生數統成

數而同處一方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
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主於陽以
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或謂河圖數偶偶者靜以
動為用故易之吉凶生乎動洛書數奇奇者動以
靜為用故範之吉凶見乎靜或謂河圖體圓而用
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
而叙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
偶不立數非奇不行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以愚
觀之河圖以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分置五位
非以生數統成數洛書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分為九宮亦非以陽統陰若以動靜言之則河圖
寓天地生成之數不着方向其體類乎動洛書數
有定位其體似乎靜易主卜筮故言吉凶範陳治
道故不言吉凶天地之數雖千變萬化而同一理
聖人之言雖各有所指而同一道不必以點畫象
數求之也

先儒又謂河圖一得五而為六二得五而為七三得
五而為八四得五而為九至於所謂十者乃五得
五而為十其實未嘗有十也八卦全不用十洛書
雖曰缺十而皆有合十之義一對九而合十二對

八而合十三對七而合十四對六而合十十常夾
居五之兩端未嘗無十也愚謂此皆穿鑿之說也
河圖以五位相合故至於十洛書數止於九故無
十卦既謂之八安得復有十乎若以數言數惟九
耳十即一也一百一千一萬皆一也

蔡九峯以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
乃作洪範皇極數八十一章真西山謂範數與四
聖之易同功愚以為未然夫易本為卜筮故有象
占吉凶洪範為陳治道五曰皇極專論王者建極
以治天下豈有數乎其七曰明用稽疑論卜筮之

理已備矣卜筮莫大乎蓍龜况洪範自有占驗之
法夏侯勝所云是也又何必別立一法以準之手
及觀其所著八十一卦每卦八十一爻止以吉咎
祥吝平悔災休凶九字為占有卦辭而無爻辭亦
無變動之意豈可上擬聖人之經乎西山稱之過
矣

伏羲因河圖而畫卦止取則其陰陽消長之理而河
圖之中未嘗藏八卦也大禹雖因洛書而叙疇但
法其九五之目而洛書之中未嘗載九疇也繫辭
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則不專主於河圖可知矣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蓋泛言以贊易之神耳後儒必欲牽合以為拆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豈聖人畫卦之本旨乎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為恠妄又疑繫辭非孔子所作過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則河圖信有之矣河圖既有洛書豈得無耶魏青龍間張掖柳谷口水湧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

情陰錄卷四

六

有石馬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之象載諸司馬溫公資治通鑑溫公平生無妄語必有其事蓋天地之氣化何所不有如雨魚雨血之類豈可謂其恠妄乎歐公所以疑繫辭者謂孔子既專指爻辭為繫辭矣豈復自名所作為繫辭愚謂爻辭固繫辭也後人又以孔子贊易之言復名為繫辭耳中間或有駁而未純或先後不倫者乃後人竄入容或有之豈可槩謂非孔子所作乎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畫卦之次序也一者太極也不可得名之曰太極兩儀

陰陽也一者陽儀也一者陰儀也儀者容也陰陽本無形狀故以一一狀之也後人遂以兩儀為天地非矣兩儀生四象者陰陽復生陰陽也二太陽之象也陽上生陽也二者少陰之象也陽上生陰也二者少陽之象也陰上生陽也二者太陰之象也陰上生陰也四象之上復生一陽一陰太陽之上為乾為兌少陰之上為離為震少陽之上為巽為坎太陰之上為艮為坤此生卦之次序也八卦之上復三重之則為六十四卦而千變萬化不窮故曰生生之謂易

情陰錄卷四

七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朱子本義引邵子之言曰此伏羲八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又謂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故皆逆數也愚竊有疑焉夫震至乾由四以數至於一逆也而反謂之順巽至坤由五以數至八順也而反謂之逆

卦之生也由太極而兩儀由兩儀而四象以生八卦
卦乾兌離震陽儀所生也巽坎艮坤陰儀所生也
初非先有乾而後生兌先有兌而後生離也今以
陽儀所生四卦謂之已生之卦陰儀所生四卦為
未生之卦愚亦未解其義焉及考易學啟蒙引邵
子之言則又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
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
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吳草廬
纂言則以天地定位四句以圓圖言八卦相錯以
下皆以方圖言自左而右從坤數至乾為已往所

不情陰錄卷四

八

生之卦故曰順自右而左從乾數至坤皆推未來
所生之卦故曰逆其說不同愚謂天地定位者乾
以三陽居上坤以三陰居下天尊而地卑也山澤
通氣者乾坤之上一畫相易而為艮為兌也雷風
相薄者乾坤之下一畫相易而為震為巽也水火
不相射者乾坤之中一畫相易而為坎為離也八
卦相錯而變化無窮矣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蓋言
數其已往之事皆順而去將來之事則逆而知之
非謂卦之已生未生也易以知來者故曰易逆數
也且夫伏羲八卦之圖非伏羲作也伏羲畫卦觀

其爻象以知吉凶而已以卦分方位自日皆漢以
後陰陽家占驗之術伏羲時未嘗有也若有此圖
則易不經秦火何不與經並傳直待希夷而後傳
耶後生淺學豈敢背先賢之說求之於心而未得
也故備一說以俟有道之士求正焉

後天八卦方位先儒以為文王改易伏羲卦圖愚以
為未必文王所作也然其八卦方位正與洛書相
合坎水居北離火居南震木居東兌金居西乾居
西北坤居西南巽居東南艮居東北乾與兌俱金
也以兌當正西者兌為陰金有肅殺之氣秋令也

不情陰錄卷四

九

故居西方乾乃純陽故居西北西北者尊位也震
巽皆木也以震當東方者震一陽初動春令也故
居東方坤土也土旺於季夏故居西南夏秋之交
陰陽家謂坤寄位於西南方是也艮雖屬土亦一
陽也故居震坎之間金木土皆分陰陽獨水火無
陰陽者水陽內而陰外火陰內而陽外天地之化
生萬物惟陰陽而已水火所以運乎陰陽者也乾
坤天地之體也坎離天地之用也先儒乃謂乾以
長子代行事而避居西北坤以長女代行事而避
居西南謬矣

漢以來傳易者有田何之易焦延壽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專主章句延壽之易以六十四卦變為四千九十六卦序卦雖本於文王而又各有詩通不用文王周公之辭今之焦氏易林是也費直之易則又分卦直日以占吉凶延壽之易傳於京房而房之易又與焦氏不同今之術士所用以占驗者咸祖其術立父母兄弟妻子官鬼等爻世應飛伏之法雖用有不同而皆出於房也愚以為京房之術雖明於占驗而不能體之於身漢元之時石顯專權固結於君心久矣房以新進暫承顧問相

俞樾錄

十一

信未深乃欲以其弟子為郡行考課法而自已通籍殿中奏事以防雍塞豈易所謂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者乎若房者可謂不知易者也故延壽常言得吾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延壽蓋已先知之矣

郭璞作洞林史傳稱其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愚以為郭璞亦非知易者也璞灼知未來之事豈不知王敦必反當時召為記室不起可也顧迺耽其養而不

傳不云乎璞與桓彝友善每造璞雖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彝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醜見彝撫心大驚曰吾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又逆知必斬於雙栢樹下及行刑之人數之不可逃也愚謂不然夫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向使璞不應敦之召豈能尋而殺之乎若以為數不能免是時温嶠庾亮欲圖敦使璞筮之大吉何不去邪反正與嶠等戮力王室雖死亦為晉室之

俞樾錄

二

忠臣今乃依阿隱忍泯泯焉死於反賊之手安得為智乎初璞愛廬江太守胡孟康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觀此則璞之所為殆妖術耳豈君子之所為乎故曰不知易者也太極者至極之稱伏羲畫卦取法陰陽變化之理以

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以至於六十四卦觀其變動以定吉凶未嘗有太極之名太極也者孔子贊易之辭蓋原卦之所由生也周子作太極圖則又指天地化生萬物理氣而言其曰無極而太極謂其無形之可求也以愚觀之天地之所以化生萬物者陰陽二氣而已所謂太極者陰陽之主宰也以其動處而言則謂之陽以其靜處而言則謂之陰初非先有太極而後生陰陽也靜極而動動極而靜以其時而言也其實動時未嘗不靜靜時未嘗不動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一陽生于下則一陰

不情陰錄卷四

三

消于上消甫盡則陰復生于下矣一陰生于下則一陽消于上消甫盡則陽復生于下矣無頃刻之停機也五行之氣即陰陽錯綜而成者亦非陰陽之外別有所謂五行也太極渾然者也在陰陽則陰陽即太極也在五行則五行即太極也在萬物則萬物各具一太極也初非分太極之體以與之也譬如日月容光必照豈分日月之光乎自然而然者也

周子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者其原蓋出於老子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

以無為道所謂道者即無也老子之意蓋謂天地萬物皆本於無以覺夫世之貪溺而不悟者故道經曰大道無為又曰無無亦無以愚觀天地之道雖至於人消物盡之時其陰陽二氣常在但未分清濁耳安得謂之無乎陸象山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獨言無夫易有太極乃聖人贊易之辭推本畫卦之始非謂真有一箇太極生出兩儀也天地之化一陰一陽而已而其所以為陰陽者不可得而名也故謂之太極以為無歟則實有此理以為有歟則不可得而名故名之曰太極朱子謂不

不情陰錄卷四

三

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蓋發明周子立言之意也而言似未瑩故不能止象山之辯老子所謂無者蓋有見於萬物皆自無而生有也二生三三生萬物者陰陽中復生陰陽也觀諸果核之仁皆兩瓣中復生一芽二生三也芽復生兩瓣則一復生二二復生三生生無窮矣此造化之有形者而無形者亦可知矣老子之言豈無所見哉

周子太極圖說以陰靜為太極之體陽動為太極之

用以愚觀之在人心而言則以靜為體可也故曰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若以天地之氣化
而言則太極之體陰陽具備者也生陽生陰太極
之用也且如一陽生則一陰消生固動矣消亦不
可不謂之動也一陰生則一陽消豈有陽專動而
陰專靜者乎一陰一陽互相交錯故能化生萬物
豈可謂靜為體而動為用陰為體而陽為用乎愚
嘗靜觀天之生物凡形質皆陰也能知覺運動者
皆陽也陽入於陰則物生陽去則物死故養生家
之術無非欲固元陽以求長生也又如毛褐之類

不情陰筆卷四

四

封固則不蛙陽氣不得入故也一見風日則蛙蓋
陽氣入故也此雖粗跡可以觀天地之化矣

易之曰卦者掛也上古無簡冊畫成卦而懸之故謂
之卦說文云卦字從卜以挂省為聲用以占卜故
也彖者斷也脩毫獸豕之類也其牙能斷物卦以
斷吉凶故取義於此文與喙同象者象形也形容
其吉凶之象也爻者交也陰陽交則變動斷吉凶
必於動處占之故曰爻近見楊用脩內翰周易象
旨序云卦字從圭圭有六十四撮卦亦六十有四
故從圭從卜而曰卦爻者取諸函文函有六一函

六十四孔六函則三百八十四孔故曰爻效函跡
也其說穿鑿殊甚

易之陽爻曰九陰爻曰六者何也九者老陽之數六
者老陰之數陰陽至極則變易者變易也變者動
也易主卜筮吉凶悔吝生乎動故取其變動處而
占之因以名爻也老陽何以曰九老陰何以曰六
也陽數極於九陰數極於六卦以三而成九者三
其三也六者兩其三也少陽何以七也陰極則陽
生陰上生陽故進一而為七少陰何以八也陽極
則陰生陽下生陰故退一而為八爻何以不取七

不情陰筆卷四

三

八而取九六也七八二少之數未變也易取其變
而占之故以名爻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京房謂十日十二辰
二十八宿共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
虛來實故用四十九馬季長云易有太極謂北辰
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
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
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荀爽云卦有六
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乾初九潛龍
勿用故用四十九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
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
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王弼曰演天地之數
所賴者五十萬物之數策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
演天地之數惟用五十其中所用揲著者惟用四
十九其一不用以其虛無非所用也程子曰數起
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為十大衍之而為五十呂
氏曰參天兩地而為五故十者兩其五也五十者
十其五也吳草廬纂言則曰天地之數共十位然
數起於一其對為二一參之而為三二兩之而為

待陰錄卷四

六

四有一二三四而十數具矣四者正位十者積數
也故以正位之四衍積數之十每一加羨以四謂
之衍如筭數之因法即天地數本一支四之推也
一而衍四者一并一則五矣邵子所謂小衍之而
為五也二而衍四者二則八也并二則為十矣三
而衍四者三則十二也并三則為十五矣四而衍
四者則十六也并四則為二十矣合五數十數十
五二十則為五十邵子所謂大衍之而為五十也
衍母之一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數虛其一而
不用所用者四十有九其數七七蓋以二為體七

為用也朱子本義則曰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
而得之諸說之中惟朱子之言簡易明白愚則以
為不必以五乘十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
之五則為五十故揲著用五十策虛其一故止用
四十有九蓋造化之理無零則不變也衍字從水
從行即敷演之義大衍者敷演其數也著以四揲
者先儒之說不一愚以為太陽少陰少陽太陰併
為四數之以其零者為卦爻之奇偶耳非別有深
意也

待陰錄卷四

三

乾之策二百一十六者陽爻九以四揲之每爻四九
三十六爻皆陽共二百一十六也坤之策一百
四十四者陰爻六以四揲之每爻四六二十四六
爻皆陰共一百四十四也乾坤二策相并共三百
六十適與一期之成數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者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內陽爻一百九十
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得四千
六百〇八二策相并共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所謂
萬物之數乃聖人贊易之辭豈真萬物之數乎
乾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彖辭本謂筮得此卦其事
大通而利在貞正耳文言乃曰元者善之長也亨

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此孔子贊易之辭也非孔子之言也在春秋魯穆姜已有此言矣孔子引之以贊易也蓋易道廣大聖人之言句句合乎道理豈可以文義拘之然以愚觀之孔子謂君子行此四德亦謂占者宜有四德然後可以當此卦亦猶穆姜之言也故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未嘗以為乾之四德也後儒遂以為乾之四德不特以為乾之四德

借陰錄卷四

六

而又以為天之四德以配春夏秋冬又曰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夫天者理而已豈有所謂元亨利貞乎孔孟無此言也至宋儒而後有此言也學者不可不知

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先儒謂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以立之名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物之已立者也誠之立也吳草廬纂言曰繼之

謂陰陽之運而為造化者繼續而無息也成之謂陰陽之凝而為人物者成完而無虧也繼續流行而無息者其理則謂之善成完備具而無虧者其理則謂之性繼之成之陰陽之氣善者性者道也以愚觀之天地之所以化生萬物者惟一陰一陽而已既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即道矣又何必原其所以為陰陽者而始謂之道乎道之為言路也人所共由者也一陰一陽交互變易而萬物皆由以出故謂之道未曾着於形象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着於一物則有形象之可指故曰形而下

借陰錄卷四

九

者之謂器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謂天地之理始出而未着於物無一毫人欲之私有善而無惡既成物則謂之性而有善惡矣此性字兼氣質而言也夫理與氣不可得分者也陰與陽雖云二氣然陽未嘗離乎陰陰未嘗離乎陽也今日繼之者屬陽成之者屬陰無乃太分別乎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先儒以仁知分陰陽各得一偏愚以為不必分陰陽也蓋謂易道廣大隨人之所見而各盡其分耳伏羲之畫卦伏羲之易也文王之彖辭文王之易也周公之爻辭

周公之易也孔子之贊孔子之易也京房費直及後世占卜之術雖深淺不同然皆各有所見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凡人之日用動靜皆此道也由之而不自知耳然人之所見各就其資稟之近者而得之求其脗合乎陰陽變化之道而當其則者惟數聖人能之故又曰君子之道鮮矣

易軋用九見群龍无首吉本義曰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陽爻之通例以軋卦純陽居首故於此發之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春秋傳曰軋之坤曰見群龍无首吉蓋即純

不情陰錄卷四

三

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孔穎達正義曰此一句說軋元能用天德也九天德也若體軋元聖人能用天德則見群龍之義以无首則吉也又曰九天之德者言六爻俱九乃共成天德非爲一爻之九則爲天德也程傳曰用九處軋剛之道以陽居軋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爲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群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爲首則吉也以剛爲先凶之道也歐陽公童子問云軋曰用九坤曰用六釋所以不用七八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群龍无首吉

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愚按本義旣以爲諸卦陽爻之通例而又謂六爻俱變者以此占之即純坤卦辭爲斷夫如是則坤之六爻俱變者亦當以軋之元亨利貞斷之矣其他六十一卦之六爻俱變者又不明言反覆思之而皆未得於心也詳其文義宜爲諸卦陽爻之通例爲是陽不可過於亢當少遜避而不可爲首也蓋易道雖扶陽抑陰而又必得其中而已矣

不情陰錄卷四

三

予觀易之占雖生于變而猶以本體爲主如軋之初九變而爲陰則爲姤矣然不以姤爲斷而曰潛龍勿用猶用陽爻爲斷也坤之初六變而爲陽則爲復矣然不以復爲斷而曰履霜堅冰至猶以陰爻爲斷也是何也蓋取其發動之機而占之也若變已成則爲姤爲復而非本卦矣是以君子之學必自其幾而用力焉天理人欲之辨正在於是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正所以察其幾也

軋之初爻陽氣方升若可以有爲而曰潛龍勿用者何也陽在下而未得其位故宜韜晦以待時所以慎動也坤之初爻陰氣始至若不足慮而曰履霜

堅冰至慮其漸長以干乎陽而豫為之防也乾之上九陽氣已極於上太剛則折故曰亢龍有悔剛不可過也坤之上六陰氣已極陽欲升而為陰所阻必至於爭爭則必傷故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若君子處世遇陽剛而在高位能謙抑而不為過當遇陰盛之時能善處而不為急迫則無二者之患矣蓋聖人作易無非欲扶陽抑陰而已所謂扶陽抑陰者非絕無陰也陽能制乎陰而陰順乎陽則陰陽各安其位而世道治矣其或陰反制乎陽而陽不能勝乎陰則夷狄侵中國小人陵君子臣

不情陰錄卷四

三

子背君父妻婦陵其夫而世道亂矣此易之所以扶陽抑陰然又不可過在合乎中而已矣以此例之則六十四卦之吉凶可以類推而知之矣師之六三爻辭曰師或輿尸凶古註疏與朱子本義咸謂師敗輿尸而歸惟程傳解輿為衆尸為主意謂師旅之事當專一乃有成功若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以愚觀之程傳雖似獨見然與卦之象辭及六五爻辭相合卦辭曰師貞丈人吉无咎所謂丈人者老成謀國之人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故吉而無咎六五爻辭曰長子帥師第

子輿尸貞凶長子即丈人也而以弟子參乎其間謀夫孔多而事不歸一取敗之道也故雖貞而亦凶若以為載尸而歸則直謂之凶矣而何必又曰貞乎楊誠齋易傳亦同但不知聖人立言之意何如也

睽之六三爻辭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孔穎達正義曰劓額為天截鼻為劓既處二四之間皆不相得其為人也四從上刑之故劓其額二從下刑之又截其鼻故曰其人天且劓而應在上九執志不回初雖受困終獲剛助故曰無初

不情陰錄卷四

三

有終程傳以天為髡首朱子因之謂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當睽之時上九猜忌方深故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相合故其象占如此楊誠齋易傳則以為其人天且劓謂六三以柔居剛惟柔故下不能制九二惟剛故上進而犯九四彼在我上其傷我必矣天言上劓言傷也又云以柔順之德和說之極而居二陽之間處重險之位位不安而德足以調伏於二剛又遇上九之應力主之於上故睽於初而合於終也吳草廬纂言云其人謂三即乘輿服

牛之人也三當人位故曰其人而去鬚之刑剝割鼻之刑上體離有頤之象三於其下鬚也三變爲剛是去其鬚矣故曰而良爲鼻九四在六三之上以剛畫易艮之下畫良之下體不具如鼻之下體遭傷故爲剝蓋以天字篆文與而字相類故也愚按以天字爲而字猶之可也未聞古有剝鬚之刑說文曳从申从ノ曳曳也掣作鬻牛一角仰也从角勑聲天字雖無考然孔穎達必有所據睽之六三以陰居二陽之上位既不當陽剛在上又爲所隔故其象爲其車曳其牛鬻其人刺而且剝皆形容其阻隔難行之狀若能堅持不貳終至離明之地故其占爲無初有終也

卷四

三

夬之九五爻辭曰苒陸夬夬中行无咎程傳曰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爲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苒陸然則於中行之德爲無咎也朱子本義曰九五當決之時爲決之主而切近於上六之陰如苒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爲過暴合於中行則無咎矣以愚觀之夬卦五爻皆陽止有上六一陰尚存陽德方剛豈有比於陰

卷四

三

之理但恐其過於剛耳故曰中行無咎因其可決而決之不爲已甚也天地之間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但御之得其道使不能肆其惡耳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若有一毫喜怒於其間則非光明正大之體矣但苒陸二字程朱皆以爲馬齒苒正義引子夏傳曰苒木根草莖剛下柔上馬融鄭玄王肅皆云苒陸一名商陸董遇云苒人苒陸商陸爾雅釋草篇賁赤苒遂蕘馬尾博雅云馬尾商陸也本草商陸一名蕘愚按本草圖經云商陸俗呼章柳根即子夏傳所謂木根草莖柔上剛下者有類於小人之盤據故以爲比也又考吳草廬纂言苒音九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苒字上从艸羊角也中從目羊之目也下從几羊之足也誤以爲从艸也羊群之行山羊居前謂之引路殺九五變爲柔成大壯爲復體之兌象羊之群行五在其前猶苒之引路故曰苒陸夬夬者行而不息也近日蜀中所刻周易象旨又云苒虞翻本作莞陸作陸調和陸也九五陽剛得位而決附之權在焉徒以體兌而莞陸以決雖中行而未光明矣二說雖各有據不如從草之明白簡易也併識之

靜虛齋借陰錄卷之五

吳興顧應祥

尚書

吳草廬著尚書纂言以伏生所授二十八篇所謂今文尚書者為孔壁之舊其餘孔安國所傳古文尚書皆後人偽作又曰漢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所傳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偽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今考前漢藝文志首載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顏師古云

齊陰錄卷五

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則孔書業已載於藝文志矣論者咸謂孔書至東晉時始出然前漢書迺班固所著固漢人也安得謂晉時始出乎

周公東征鄭玄以為避居東都孔安國以為東征管蔡二說不同按鴟鴞之詩鄭氏箋云周公避居東都周公屬黨知周公之將攝政者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為成王所得所謂罪人斯得者罪人周公之屬黨也孔氏之說本於金縢舊文則罪人指武庚與管蔡也蔡氏書傳乃謂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

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朱子亦曰弗辟之說只從鄭說為是又曰三叔讒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與師與征之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誅之子竊有說焉夫周公之攝政必武王有遺命也成王尚幼故政令俱從周公出以是管蔡有不利於孺子之言若周公自欲攝政而屬黨知之豈有此理乎蔡氏所謂二年之後方知流言之為管蔡恐亦不通當時管蔡以武庚叛反形已露誰不知之謂流言不知為誰亦將謂叛者

齊陰錄卷五

不知為誰乎周公既避居東都在朝諸臣何故並無一人與師問罪直待二年之後成王感風雷之變然後迎周公而討之不應養亂之久如此也向無風雷之變則武庚任其叛而不討乎且周公之誅管蔡討叛逆也匪為流言也成王雖幼周公亦豈肯不請命而行之故太史公作周本紀曰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叛周周公奉成王命伐之與孔傳相同况金縢一篇伏生口授與孔壁古文皆同安得而盡非之吳草廬著尚書纂言一遵古說蓋亦有見也

詩

周南召南詩首篇名詩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容齋洪氏曰周南召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據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為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先王之所以教於召公亦無涉也及考呂氏讀詩記引朱子云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為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愚謂周南召南以其地而言耳周召二公分境而治陝以西周公治之故謂之周南陝以東召公治之故謂之召南今河南陝州召伯甘棠祠見在謂之南者以其皆在成周之南也然周公所治在王畿之內故其所歌詠者皆言王者之事此周南國之風也召公所治遠於王畿故其所歌詠者皆諸侯之事此召南國之風也况周南內亦有兔置汝墳漢廣皆化行南國之事而二詩恐非周公之所分也

不情陰錄卷五

三

不情陰錄卷五

四

足矣又有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蔬司稽肆長又有司門司關以稽其貨之出入則凡所以治商賈者亦太密矣又如掌皮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卯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茶掌蜃圃人之類則又竭山林川澤之利而取之孟子謂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周公戒成王亦曰惟正之供恐不如是也至如泉府之設是以天子與民交易取息也王安石作青苗之法以害民豈不由是乎其他每事必設數官卜筮一事而有太卜卜師龜人筮人占人筮人巫祝一事而有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王畿之內地方千里而設官之多如此大夫士皆世其祿恐不足以給之也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之制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則周禮在孟子之時已亡可見周之子孫亦不能守其法也朱子尊信周禮者亦曰周公立下此法亦不曾行得盡先儒或謂王莽時偽書愚以為未必全偽也意者殘編斷簡流傳人間而後人附會之未必皆出於周公也今之好奇者建議欲以周禮取士以愚觀之縱使熟讀周禮一部亦何益於治哉右論周禮二

儀禮者古人行禮之節文也古禮之亡者多矣今所
存者惟高堂生所傳之十七篇耳元吳草廬三禮
考註以大戴禮所載公符明堂諸侯釁廟諸侯遷
廟小戴記奔喪投壺共六篇為逸經及纂儀禮逸
經則不錄明堂而取註疏中所引之語為中雷禮
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共八篇名曰儀禮逸經
近時湛元明二禮經傳補逸經篇目又增天子昏
禮諸侯昏禮大夫昏禮天子喪禮諸侯喪禮大夫
喪禮郊特牲共十有五而以草廬所纂逸經諸篇
及戴記郊特牲明堂位月令三篇俱為逸經傳愚

儀禮錄卷五

五

謂古禮之亡者多矣草廬所謂逸經蓋取其逸於
二戴記中者又以月令鄭氏註引王居明堂禮孔
氏疏云凡祭五祀於廟皆中雷禮文其禘于太廟
亦因註疏中有日用丁亥一句皆古有此禮而亡
之故謂之逸經若其禮文尚在即當時行禮之節
文也又如奔喪投壺二篇其節文已備今皆以為
傳安得復有所謂經乎月令出於呂氏春秋或以
為周公所作蓋以王者順天地四時陰陽之氣以
布令而言及四時王居明堂之處亦非解明堂之
義也郊特牲雖論天子郊社之祭而廟祭蜡祭獻

享之義咸備及之天子之祭必有禮文若以郊特
牲為傳而別求郊特牲之經文則鑿矣 右論儀禮

禮記四十九篇乃漢九江太守戴聖所傳所謂小戴
記者是也元儒吳草廬祖朱子之說以儀禮為經
禮記為傳作三禮考註以奔喪投壺二篇為逸經
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聘義分射義為大射
義鄉射義二篇又清江劉原父所補士相見義公
食大夫義二篇以大戴禮朝事一篇為覲義以服
問大傳問喪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增損更易為
服義喪義二篇并祭法祭統喪大記共十五篇為

儀禮錄卷五

六

儀禮傳以曲禮以下諸篇混而為一分為盛德三
篇入官一篇立孝一篇并內則少儀表記學記樂
記共十篇摠名之曰曲禮及為禮記纂言則又以
曲禮內則少儀玉藻四篇通論大小儀文謂之通
禮而以深衣附之月令王制專紀國家制度而以
文王世子明堂位附之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
問檀弓曾子問六篇專言喪禮而以大傳問傳問
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言喪之義祭法一篇專
言祭禮而以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言祭之義其
通論禮者以禮運禮器經解為一類哀公問仲尼

不由於屠岸賈而全孤之說妄矣若如史記所云屠岸賈滅趙氏之族乃晉景公之三年也左傳成三年晉作六軍以趙括爲卿乃晉景公之十二年晉殺同括乃景公之十七年也趙同趙括已死於屠岸賈之手矣安得復有所謂趙括以爲卿而又殺之手若以左傳失實則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乃春秋之經文也非傳也况史記晉世家所載亦與左傳相合兩世家俱出於司馬公一人而自相矛盾如此故子由古史以爲好事者立爲異說而太史公信之仁山金氏以爲各自一事而史記得

借陰錄卷五

之傳聞誤以爲一如各自一事則朔死而同括尚在趙氏之宗未滅安得謂之全孤乎此亦有不通者及考一統志山西忻州程嬰墓公孫杵臼墓見在是必有其人矣意者屠岸賈治弑君之罪止殺穿朔而不及同括嬰與杵臼保存者朔之子也後人重其義而表揚之過至於趙之得國亦皆一子存孤之力也故其墓至今存焉

春秋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左氏傳曰平侯飲趙盾酒伏甲攻盾以提彌明靈輒得免遂自亡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弑之盾未出山而

復太史書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歐陽公春秋論極論三傳之非謂孔子書盾弑即是盾矣若穿弑而書盾是舍首惡而加罪於疑似不明之人也此論固是但左傳必有據而云且盾爲晉之正卿穿乃盾昆季之子也其弑君也爲盾而弑也盾反而不正穿之罪又使穿迎黑臀而立之故董狐以弑責盾亦誅心之法耳後世如魏主鬻討司馬昭而被弑

借陰錄卷五

昭問於尚書僕射陳泰曰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斬賢充少可以謝天下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昭乃不復言朱子綱目書司馬昭弑其主於南闕下盾之賢固非昭比然其迹適相類也又按孔子生非其時左傳蓋謂孔子追論之言史記直云孔子聞之亦非矣或者傳聞之言耳如晉靈公遣人弑趙盾一事左傳曰公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而假寐麇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義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公羊傳則曰靈公

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入其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
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
方食魚殮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
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
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
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
可復見君矣遂刎頸而死一事而所載不同如此
豈非傳聞之言乎故予以左傳載孔子之言出境
乃免恐非孔子之言也

孔子修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

禮記卷五

九

而止公羊穀梁傳俱同惟左傳於十五年十六年
俱有經有傳又於十六年書孔子卒註疏謂弟子
欲記聖師之卒採魯史以續夫子之經左丘明隨
而作傳或者是也十七年至二十七年無經而有
傳蓋左丘明因魯史而作也杜預春秋左傳序謂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故人皆以左丘明為孔子弟
子及考家語并史記仲尼弟子傳俱不載唐開元
二十七年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為其傳經
亦非為弟子也又按論語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
耻之朱子註引程子曰古之聞人也又曰先友鄧

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
傳春秋乃左氏耳鄭夾際氏族略左氏姜姓齊公
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為氏又云著春秋傳者即倚
相之後世為楚左史官非左丘明明居左丘為左
丘氏非左氏也愚謂左史楚之官名也倚相其姓
名也左氏受姓既始於齊公族矣何以知其非左
氏耶且氏族略又有倚氏倚相氏皆云倚相之後
丘明若果為倚相之後當以倚相為姓矣又云論
語所載左丘明居左丘為左丘氏及查以地為氏
條又無左丘氏可考漢書藝文志云左丘明魯之

晉書卷五

十

太史也必有所據若非魯之太史何以知魯事之
詳耶公羊高穀梁赤俱子夏弟子皆魯人則丘明
亦魯人可知矣孔子於諸弟子皆稱其名如回也
參也之類於丘明乃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玩
其文義不似稱弟子者或者孔子之前別有一人
同姓名者或雖傳春秋而未嘗及門亦未可知千
載以前之事不可以已意臆度之也

吳興顧應祥

論三禮

周禮一書在漢武帝時始出缺冬官一篇河間獻王購以千金不得以考工記補之王莽時劉歆校理祕書始置博士其書始行於世後人咸謂冬官不亡雜於五官之中耳元儒吳草廬作三禮考註取五官中有關於邦土者補冬官之屬近時又有更定以為全書者以愚觀之謂冬官雜於五官之中似矣然以已意取而補之亦未為當按周官六卿

情陰錄卷之五

分職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萬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未嘗有天地春夏秋冬之分也至周禮出而始有天地春夏秋冬之名竊恐周公設官之時亦未嘗以此名官也考之周禮本文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正與周官所云擾萬民相同今改為司空而入以孟子父子有親數句非周禮之本文矣小司徒之職掌建邦國之教灋而

亦改為小司空可乎古者治民以教化為先司徒治民之官也故掌邦教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莖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鄉使之相賓繼之以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以登萬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以鄉八刑糾萬民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而教之和其上下文義亦相聯屬豈可拆而分之乎古今之事體不同其設官分職安知其不有意義存焉如御

情陰錄卷之五

史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皆掌王之命令者也故以屬之宗伯非後世執灋之御史也又如庖人亨人之類皆供王之飲食燕饗者也而屬之冢宰環人大行人小行人本謂迎送賓客而屬之司寇蓋環人有環守防範之責而行人亦云般頰以除邦國之慝故屬之司寇其取義或在於此又安知宗伯雖掌祭祀賓客而迎送非其事乎况六官所職多有互相為治者如司徒掌教而亦以八刑糾萬民冢宰則兼六卿之事而治之矣為治者不法周官則已如法周官師其意而不泥其跡可也何必

移此就彼而補完其書乎 右論周禮一

劉歆謂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愚讀其書綜理周密巨細畢舉無以加矣但恐不能如此均齊方正天下之事簡則易從繁則難守不惟在下者難以遵行而上之人亦不能自守其法矣况其中間多有窒礙難行者如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內司服縫人女酒女漿女醢女醯女鹽女冪皆統于冢宰雖曰宮中府中同為一體然男服事於外女服事於內恐非所以別內外也冢宰之職統百官均四海所掌六典八灋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

禮記卷之五

三

式九兩已蕪六卿而治之矣而王之飲食酒漿寺人女奚絲枲衣履寶玩之類皆總理之不亦太煩瑣乎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周禮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鄭玄註曰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則是三公之官常備與周官異矣既有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以主教又有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鄙長里宰鄰長以治之五家為鄰既有比長又有鄰長安保其不病民乎市廛之中設有司市

禮記曰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

風漢藝文志云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今考十五國風自周南召南之外餘皆東周以後之詩居多盛世列國所陳之詩反不見載竟不可曉又如棗中東門之蟬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揚月出諸篇序皆以為刺淫之詩而朱傳則以為淫者所作靜女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檇兮狡童褻

禮記卷之五

四

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諸篇序各有所指而朱傳亦以為淫者所作夫詩也者將以播諸樂章以正風俗者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告顏淵為邦之問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刺淫之詩存之以示戒可也若以淫亂之辭播之管絃之間豈詩之為教乎史記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

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豈有淫婦之詞而能合韶武乎愚所以不得不致疑也又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朱註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然宣王以後未嘗無雅古註云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呂氏讀詩記云詩止於陳靈非天下無詩也有而不可以訓焉耳愚謂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則采詩之官不設而詩亡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孟子之言或在於是

清陰錄卷五

五

古人誦詩讀書皆體驗於身心而可以致用故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可見古人之於詩皆體之於身心而不徒以誦說為也漢儒雖駁而不純然其習詩皆有傳授可以施之於事觀韓詩外傳凡論一事必引詩為斷蓋可見矣宋儒講解雖明而躬行或不逮漢至於今日之學詩者不過敷衍詞語以取科第而已詢其文義尚且茫然况望其體於身心施諸政事耶

春秋

春秋成二年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傳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噐與名不可以假人按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庚戌新築人救孫桓子之事在孔子未生之前三十有九年安得仲尼聞之乎左氏所云予竊有疑焉

清陰錄卷五

六

程嬰公孫杵臼存趙孤之事史記趙世家與劉向新序載之甚詳考之春秋左傳則不同焉左傳成四年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乃趙盾之弟莊姬乃趙朔之妻晉景公之姊也成五年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欒氏不作我亡二昆其憂哉註原同屏季嬰之兄也放趙嬰也嬰謂我在能令莊姬護趙氏我亡則趙氏危矣二昆原屏也成八年莊姬為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原屏將作亂欒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育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武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觀此則同括之死

燕居孔子閒居為一類坊記表記緇衣為一類儒
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非諸篇可比以為
終湛元明二禮經傳以少儀一篇改為曲禮中列
於儀禮之前以冠義昏義缺士相見義鄉飲酒義
射義燕義聘義缺公食大夫義缺覲義喪服小記
喪大記服問三年問間傳問喪喪服四制祭法祭
統祭義共一十九為儀禮正傳以王制文王世子
內則緇衣玉藻深衣坊記表記八篇為曲禮雜傳
以檀弓上下雜記上下禮運禮器大傳曾子問八
篇為儀禮雜傳以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經

行陰錄卷五

七

解學記樂記儒行七篇為二禮通傳以大戴公符
諸侯釁廟遷廟儀禮逸經內王居明堂小戴郊特
牲明堂位月令奔喪投壺共九篇為儀禮逸經傳
愚謂禮記一書乃古人議論禮之書中間多有泛
論者蓋子書之類也如冠義昏義等篇以之為傳
可也其餘泛論者豈可一一分裂而屬之乎况劉
原父所補二義不過摘取曲禮玉藻中數語而朝
事一篇亦不可移而為覲義也草廬深病前人以
十翼亂易經以詩書序分置每篇之首而又自踵
其非割裂補帙成書何耶又按考註與纂言同出

於草廬而彼此分類不同楊文貞序謂其晚年欲
復加考訂不及而歿理或然也元明既病草廬雜
采諸篇之文補竄成書不當以曲禮竄入他篇不
當以學記樂記精微之論為曲禮而却以已意分
儀禮正傳曲禮雜傳儀禮雜傳二禮通傳而學記
樂記亦在通傳之中夫既不可為曲禮又可以為
通傳乎况草廬纂言亦未嘗以樂記為曲禮也愚
所謂二書分類不同者正謂此也意者元明但看
考註而不曾看纂言故耶 右論禮記

行陰錄卷五

八

湛元明二禮通議曰三禮者何曰非也何非也禮二
故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曰其周禮者何曰
由曲禮中出者也治天下之法也其綱具於曲禮
六官矣周禮其目也愚謂此言非也夫世之所謂
三禮者周禮也儀禮也禮記也以其書而言也非
謂禮有三也禮一而已以其宏綱大紀而言則謂
之經禮以其條理曲折而言則謂之曲禮元明既
以經禮曲禮為二及其為書則以曲禮儀禮為二
又以曲禮置儀禮之前而又以周禮由曲禮中出
曲禮為綱周禮為目是以曲禮為經禮矣豈聖人
所謂曲禮三千之意乎夫所謂曲禮者以其委曲

詳細而言也君臣父子上下相接之道咸具焉學者所當體之於身者也儀禮也者古人行禮之節文也周禮也者治天下之制度也豈可謂由曲禮中出手曲禮有上下篇者不過以其簡帙重大而分之耳故檀弓有上下雜記有上下亦猶易之上下經也豈可妄意其有上中下三篇而以少儀補之乎少儀之少古註以為詩照切蓋少小之義謂其與曲禮一類則可改為曲禮中則不可也右論湛元明儀禮議曰儀禮譬則其易也禮記譬則其十傳也儀禮譬則其春秋也禮記譬則其三傳也愚

禮除錄卷五

九

謂此言非也夫十翼為解易而作三傳為解春秋而作禮記也者集古人之議論也豈為解儀禮而作乎古人之論禮或有論者或有不曾論者或有泛論者冠昏喪祭人所常行者故論者多而士相見公食大夫之類或未嘗有論也豈可盡謂儀禮有此一篇即有此一篇義而強補之乎元明既以禮記為解儀禮而作然曲禮本禮記之文也又取而列儀禮之前復取禮記中諸篇以為曲禮雜傳二禮通傳是又自背其說矣假如中庸大學亦禮記中之篇也向非程朱表而出之亦將曰此儀禮

之傳乎吳草廬三禮考註作曲禮八篇元明病其分竄至作禮記纂言止以冠義等六篇為儀禮傳而其餘三十六篇各以其類相從此論亦是但不當增損更易其文耳元明蓋未嘗看纂言也右論

經傳

司馬遷史記樂書全載禮記中樂記一篇於子貢問樂之後又多一段及衛靈公與師曠論學之事竊意史記作於小戴之前豈得援引禮記之文及考前漢藝文云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

禮除錄卷五

一

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又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篇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顏師古云竇公年一百八十歲自幼失明善鼓琴導引無所服餌觀此則武帝時已有樂記矣惜乎所傳者乃毛生等所作而竇公所獻之樂章無傳也又按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在別錄者十二篇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

第二十招本第二十一招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二入禮記止十一篇曰樂本曰樂論曰樂施曰樂言曰樂禮曰樂情曰樂化曰樂象曰賈牟賈曰師乙曰魏文侯然則今之所謂樂記者乃十一篇合而為一耳故其篇次與史記所載間有錯亂故也以愚觀之樂記當自為一書吳草廬纂言與學記自為一類似為得之湛元明以為二禮通傳謬之甚矣 右論樂記

諸子

老子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徐陰錄卷之五

二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是言造化盈虛消息禍福倚伏之理即賀者在門吊者在閭同意微明者幾微之先也蓋天地之化盛極必衰張者歛之漸也強者弱之漸也興者廢之漸也與者奪之漸也君子能炳於幾先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庶幾免於傾覆之患矣程子以老子雜權詐恐非老子之本心也老子之所謂與奪者天與奪之也非謂欲取人之物而故與之也觀其文勢自見矣

宋儒謂申韓之學出於老子蓋本於遷史之言按史

記列傳曰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於刑名論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源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後儒遂以老子之學專尚權術故流而為申韓愚謂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為為本豈好刑名者哉申韓之主刑名者乃其自好之也非老子之流弊也何以知之老子道德經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又曰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

徐陰錄卷之五

十二

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兵與刑皆老子所不道者也曹參為齊相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厚幣請之蓋公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及召入代蕭何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有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吾是以先之觀此則蓋公曹參俱不尚刑名者豈老子之流弊獨傳於申韓而不傳於蓋公曹參耶

韓子送浮屠文暢序云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有墨名而儒行者蓋指浮屠氏爲墨也以予觀之墨子戰國時人佛法漢明帝時始入中國當時未有佛也况墨之教與佛本不相同斑固西漢藝文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觀此則墨之道雖尚儉約而未嘗棄人倫忘斯世也故孟子

徐陰錄卷之三

三

曰磨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若夫浮屠氏之教棄其父母妻子而入山脩道是無人倫而與世道絕矣豈可與墨氏同日語哉及觀韓子原道篇又曰火于秦黃老子漢佛於晉宋齊梁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則又以墨與佛爲二矣觀此則韓子亦無定見矣

氏非

韓子論墨篇曰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賈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不兼愛哉孔子

賢賢以四科進衰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孔墨不相爲用不足爲孔墨愚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乃墨子書篇目藝文志以爲此其所長非儒者以是譏墨也况孔子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有差等博施濟衆則曰堯舜其猶病諸非若墨子之愛無

徐陰錄卷之三

四

差等墨子之道雖與吾儒爲異至於堯舜桀紂之善惡豈有不同是非之理孟子闢之正謂其毫厘之差謬以千里習其學者必至於無父故耳且韓子旣以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下而又謂孔墨必相爲用如是則孟子不必闢矣吾不知韓子是何見而云也

論儒墨不同

列子黃帝篇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

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所不能游向
 吾見子道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使弟子並流將承
 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
 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
 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
 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
 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陸而安於陸故也長於水而
 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說符篇又
 曰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
 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鼃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

續陰錄卷五

一五

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
 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鼃弗能游鼃鼃弗能居也意
 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
 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
 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
 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不敢用私所以能入
 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
 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一事而前後
 問答之詞不同又莊子達生篇亦載其事蓋寓言
 忠信之可以感人也豈真有此事哉楊慈湖引之

以論學蓋慈湖之學專主於心之精神是為聖一
 語人心自正自靈明自能應物只一忠信則入水
 不濡入火不焦耳湛元明作楊子折衷闢之而欲
 請試之則又認為真矣

靜虛齋惜陰錄卷之五

續陰錄卷五

一六

字學

吳興顧應祥

沈約作韻譜人咸謂四聲起於沈約予以為不然漢許慎說文已有平上去入之分矣意者四聲自古有之約始發明之耳又謂韻起於江左多吳音亦未然且如田梅灰等字與臺同韻此江右之音非吳音也毛詩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朱傳以懷字為胡隈切以協上三句之音安知作詩者不以嵬隤疊協懷字乎况韻書

續陰錄卷六

亦以嵬隤疊與臺來同韻則亦可協懷字矣蓋古人作詩隨其音之相協而無所謂韻也至韻譜出而始拘於韻唐以詩賦取士故分韻益嚴所謂禮部韻者是也落韻者遂不取厥後劉辰翁韻會陰復春韻府則少併之矣今人作詞曲亦止取其音之協而不拘于韻惟作詩則依韻而不敢失是亦因襲之故也韻書中多有不可曉者如東冬清青有何分別而分為兩韻元字言字與門根坤有何相協而共為一韻及見宋鮑照東武吟以喧言恩源垣奔温存輪門狝猿軒魂同押則沈約之前已

有此押矣又如兄字本當與東字同韻而入庚字內人亦以為吳音之訛殊不知說文兄字下作呼榮切與榮字同入庚韻亦非約之訛也予以為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之用韻者宜遵時王之制以洪武正韻為準可也

六書之名鄭玄註周禮曰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斑固前漢藝文志則曰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許氏說文一曰指事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書成其物隨體屈詰日月是也三曰形聲以事為名取譬相成

續陰錄卷六

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搗武信是也五曰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孔穎達周禮疏顏師古漢書注雖少變其文而大畧皆主許氏之說鄭漁仲六書略則又發明正生側生變生兼生續生託生反生之義殆盡後儒以老字從匕考字從丂各自成文非反此作彼而謂許氏說文轉注之非趙古則六書本義轉注論則曰展轉其聲而註釋為他字之用者也近時揚用修作轉注古音畧則又專以秦漢以前協音為轉注比吳才老

韻補加詳耳予嘗思之上古之時結繩為治未有字也及人文漸開於是乎有聖人者出造字以識之凡天地萬物有形可見者則畫其形以成字謂之象形人生日用之間凡事之當行者則肖其事之狀以為字謂之指事無形可象無事可指則取其意而造成一字謂之會意因其物形與事之相近而以一字為形一字為聲則謂之諧聲形與事創字之始也會意諧聲則先有字而後造者也本無其字而可借用者或因其形或因其事或因其意或因其聲皆可借而用之故謂之假借惟轉注

續修四庫全書

三

之說古今所論不同予尚不能釋然若依古則之說豈不明白簡易但說文云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與漁仲所謂建類主義建類主聲互體別聲互體別義恐亦有據而云若止是展轉其聲恐非造字一體矣用修又謂周禮注云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人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為轉注予考周禮鄭玄註孔穎達疏並無此一言不知用修何自而云况許氏說文亦止謂建類一首而未嘗謂反此作彼也予又有說焉昔者聖人造字本不多也後世逐漸加增之非盡皆聖人所制武后

女主尚作一十六字今民間雜字不入韻者尚多若四五百年之後字益繁矣不特是也今山東兗州府費縣有毛陽鎮巡檢司毛字乃毛字出頭讀若沙亦韻書所不載者欲一一以六書求之不亦鑿乎

楊用修轉注古音略云鄭康成未有音切止稱呼如其字王輔嗣注易始言音某者二遯卦音咸否井卦音舉止之止是也杜預注左傳亦止二音僖七年泥音甯成二年般音近烟又謂中國元無音切元魏胡僧神珙入中國始有四聲反切許叔重元

續修四庫全書

四

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為定自音切行人以為便於檢閱而不知字之偏旁予謂音切起於梵僧固矣然亦不可無者假如難字不識則以易字音之無字可音必反切而知之有字可音而亦用反切者反切以上一字為音下一字為聲一反而得其聲之正矣故反切乃讀書之不可廢者若不用反切而止認偏旁則杖杜之杖人將以大字呼之矣烏乎可乎王守谿震澤長語云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

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采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從見入故以識字為賢智釋氏以參禪為大悟通音為小悟此本諸鄭夾漈之論也夾漈之論曰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只是數个屈曲耳差別不多亦不成文理而有無窮之音華人苦不別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西域流入中土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起例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

待陰錄卷六

五

之字又曰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有目根功惠少耳根功惠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為賢智不識字人為庸愚予謂二公之論恐未然也夫字何為而作也為治天下而作也中國之人有君臣上下之相接有禮樂刑政之相維其字不得不多彼外夷之人簡節疎目雖各有夷字而亦不多不但梵人也回回字與西南化外諸夷之字皆然無聲名文物故也况釋氏元以不立文字為教乎然其所作韻圖亦為

字而設也彼所謂大藏經者有五千四百六十卷鳩摩羅什輩譯出其間奇字極多故作此反切以釋之其字亦吾中國所無者亦西域僧所撰者也楊用修最好奇字每作文作詩必作佛經中數字人皆不識又梵字雖少而橫斜曲直微異則另成一字耳

夾漈鄭漁仲謂七音韻略出自西域應琴七絃縱橫正倒展轉成圖無非自然之文極其精微不比韻一書但平上去入而已又曰華有二合之音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書惟

待陰錄卷六

六

琴譜有之蓋琴尚音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體以取數音之文予謂不然蓋四夷之字盤曲如蛇蚓之狀故欲二合則取一字之上一字之下而合之欲三合則取一字之上二字之中一字之下而合之皆可成字若吾中國之字本之六書一字自有一體取其半而合之則不成字矣又以琴譜為合字則又非也夫彈琴以手取音右手四指一有擎托抹挑勾剔打摘八法左手按徽有大指食指中指無名指吟猱綽注之殊若施之於字則不勝其繁矣故省其字畫而描寫其狀如以左大指

按九徽而勾四絃則曰芎以左無名指按十徽而
挑六絃則曰筵凡以記其指法耳非以此為字亦
非取數音之文然亦但可以施之於琴而不可以
施之於瑟者也又謂華人不善音梵僧呪雨則雨
應呪龍則龍見頃刻之間隨聲變化華僧雖學其
聲而無驗者音聲之道未至也予謂此幻術也中
國之人亦有以符呪召雷雨者但中國幻少而西
僧幻多中國陽明之地故幻少外夷陰幽之地故
幻多

魏子才六書精蘊考究古人作字之義可謂精矣然

符陰錄卷六

古今異宜大篆變而為小篆小篆變而為隸隸又
變而為楷亦時勢使然蓋有不得不變者非李斯
程邈諸人之罪也古人之事簡後世之事日繁若
一一模倣古字則不勝其繁矣止可以今之楷字
正其書法耳今天下詐偽日多如一字則以寧壹
之壹代之二字則以副貳之貳代之若以一二三
三二二等字一槩復古則官府之行移何以防奸
又如封字說文作對古作坐籀文作封六書本義
亦同蓋古作坐從半省加土籀文作封者半為聲
而加土皆諧聲也小篆加寸於旁寸字有法度之

意六書精蘊乃曰籀文從土半聲古義已失小篆
作對復加以寸失彌甚矣又曰从丩从坐乃聚土
而隆之以正疆域夫丩者又也既不可加寸亦不
可加又矣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今
之作字者如用小篆則當倣古如用楷則當從洪
武正韻可也何必是古而非今乎

佛字從人弗聲見不審也較勿切與拂同音曲禮曰
獻鳥者佛其首佛其首恐其喙害人故屈其首也
又借為輔佛之佛詩曰佛時仔肩佛與弼同孟子
曰入則無法家拂士亦以拂為弼蓋輔弼之臣必

符陰錄卷六

不能順其欲故也厥後釋氏之所謂佛蓋譯其梵
音而借用之耳後人不察反以佛字為符勿切以
為正音非也豈有佛未入中國而豫制一字以待
之乎劉辰翁韻會又引列子曰西方有聖人焉其
名曰佛以證之殊不考列子無是言也按列子仲
尼篇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
丘何敢然則丘博學而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
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
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
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

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
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
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
聖弗知其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嘿然心計
曰孔丘欺我哉列子此言蓋寓言也所謂西方之
人者亦化人之類當是時西域未通中國豈指今
之所謂佛乎况列子謂孔子之言並未嘗云佛也
不知劉辰翁因何於韻會佛字下引此一句而慈
湖王幼學綱目集覽亦因之竟不可曉故特考而
正之

數學

九數之術其大要不過一開闔而已開者除也闔者
乘也乘以併之除以分之或先乘而後除或先除
而後乘雖千變萬化之不同其實皆乘除也古之
為數者九九者數之用也用之以貿易則為粟米
用之以分別差等及較量遠近之費則為衰分為
均輸因末以知其本因零以知其摠則為盈朒隱
見彼此互考而知之則為方程以形求積則為方
田為商功方田平積也商功立積也以積求形則
為少廣為勾股以形求積雖有長短廣狹偏正之

九

九

不同然截長補短不過以乘除得之惟以積求形
則先得其積以求其長短廣狹之形狀故乘除不
能盡其術而以商除之商除云者商度其或多或
寡以為法而除之也而其形之長短廣狹橫斜曲
直又不能以皆方也故又立帶從減從廉法從廉
正隅負隅等法以求之故其為術也益玄非心細
而靜者不能造其極也若造其極則天地之高深
日月之運行如指諸掌矣儒者罕通此術遂以九
九小伎目之謬矣右通論九章算法

九

九

近尤儒者所當知者其法以橫曰勾直曰股斜曰
弦勾股相減其差曰較又謂之勾股較相併曰和
又謂之勾股和勾弦相減曰勾弦較相併曰勾弦
和股弦相減曰股弦較相併曰股弦和弦與勾股
之差相減曰弦較較相併曰弦較和弦與勾股併
相減曰弦和較相併曰弦和和勾股各自乘相併
為弦實平方開之得弦勾弦各自乘相減餘為股
實平方開之得股股弦各自乘相減餘為勾實平
方開之得勾倍弦為減勾股和自乘開其餘得勾
股較減勾股較自乘開其餘即勾股和以勾弦和

除股實得勾弦較勾弦較除股實即勾弦和以股
 弦和除勾實得股弦較股弦較除勾實即股弦和
 勾股和自乘減弦實弦較較除之得弦較和弦較
 和除之得弦較較勾股較自乘以減弦實弦和和
 除之得弦和較弦和較除之得弦和和勾股相乘
 為實併勾股為法實如法而一勾股之容方也勾
 乘股倍之為實勾股求弦併之為法實如法而一
 勾股容圓之徑也容圓之徑即弦和較也若夫變
 化之術則在乎人焉耳右論勾股法

續修四庫全書

十一

整方者譬如勾五股五則方積二十有五斜分為
 二以求其斜中所容之方則以勾股和十為法除
 之其容方之徑恰得方徑之半容方之積恰得方
 積四分之一若勾股求容方則勾短而股長以勾
 乘股乃一長方積以勾除之是以廣而求縱也以
 股除之是以縱而求廣也以勾股和為法以求容
 方徑是廣斜相併為股以求勾也長方積內原無
 一勾之數於是截其橫一邊以補之而所得容方
 之徑大率在半勾已上而容方之積則隨其勾股
 之長短以為多寡不可以四分之一例之矣然長

方積乃兩勾股相並一正一倒以一勾股求容方
 積與虛勾股所容直方積則隨其長短濶狹而未
 嘗不同也若勾股容圓則又與勾股容方不同圓
 之形體依弦而為大小而其徑與弦和較同數故
 立法以勾股相乘倍之為實以弦和和為法除之
 勾股較自乘以減弦實弦和和除之亦通夫勾股
 求容方容圖乃測望之所用者故特著之右論勾股求容

圓方

續修四庫全書

十一

弧矢者割圓之法也割平圓之旁狀若弧矢故云其
 背曲曰弧背其弦直曰弧弦其中衡曰矢而皆取
 法乎徑徑也者平圓中心之徑也背有曲直弦有
 脩短係于圓之大小圓大則徑長圓小則徑短非
 徑無以定之故曰取則乎徑而其法不出乎勾股
 開方之術以矢求弦則以半徑為弦半徑減矢為
 股股弦各自乘相減餘為實平方開之得勾勾即
 半截弦也○以弦求矢亦以半徑為弦半截弦為
 勾勾弦各自乘相減餘為實平方開之得股股乃
 半徑減矢之餘也以減半徑即矢或以矢減全徑
 為勾股和以矢為勾股較乘之亦得勾昇即半截
 弦昇也○矢自乘圓徑除之得半背弦差倍以加

弦即弧背以半背弦差除矢并亦得圓徑○半截弦自乘為實以矢除之得矢徑差加矢即圓徑○以矢加弦以矢乘而半之即所截之積也倍截積以矢除之減矢即弦倍截積以弦為從方開之即矢○惟弧背與徑求矢截積與徑求矢開方不能盡用三乘方法開之弧背求矢以半弧背并與徑并相乘為實徑乘徑并為從方徑并為上庶全背與徑相乘為下庶約出矢乘上庶以減從方以矢自乘以減下庶又以約出矢乘減餘下庶併減餘從方為法除實得矢曷為以矢乘上庶減從方也

入背陰錄卷六

三

蓋從方徑與徑并相乘其中多一矢乘徑并之數故減之曷為又以矢自乘以減下庶也下庶徑背相乘其中多一矢自乘之數故亦減之減之則法與實相合矣○以截積求矢則倍積自乘為正實四因積為從上庶四因圓徑為從下庶五為負隅約矢以隅因之以減從下庶又以矢一度乘上庶兩度乘下庶併而為法以除正實得矢矢減下庶者何也矢本減徑而得故減徑以求之五為負隅者何也凡以方為圓每一寸得虛隅二分五厘四其虛隅與四其矢合而為五也四其庶者何也倍

積則乘出之數為積者四故亦四其庶以就之升法以就實也○若以截弦與截餘外周求矢則以弦并半弦并相乘四而三之為實併弦及餘周為益方半弦乘弦加弦并為從上庶併庶及餘周為下庶以約出矢乘上庶又以矢自乘再乘為隅法併上庶以減益方矢自乘以乘下庶併減餘從方為法除實得矢

右論弧矢

按弧矢算乃曆家求黃赤道纏度所必用者古今算法所載絕少錢唐吳信民九章算法止載一條四元王鑑雖有數條而不言其法沈存中夢溪筆

入背陰錄卷六

一四

談有割圓之法自謂造微然止於徑矢求弦而於弧背求矢截積求矢諸法俱未備予故特詳著一書而復序其大槩如此此數學中之極玄者也世之習算者咸以方五斜七圓三徑一為準殊不知方五則斜七有奇徑一則圓三有奇古人立法有勾三股四弦五之論而不能使方斜為一定之法有割圓矢弦之論而不能使方圓為一定之法試以勾股法求之勾股各自乘併為弦實平方開之此施於長直方則可若一整方勾五股五各自乘併得五十平方開之得七而又多一算矣又如割

圓之法求矢求弦是矣至求弧背則恐未盡也何以知之試以平圓徑十寸例之中心剖開矢濶五寸自乘得二十五寸以徑除之得二寸五分爲半弧弦差倍之得五寸以加弦得一十五寸與圓三徑一之論正合然徑一則圓三有奇奇數不能盡矣以是知弧背之說猶未盡也不特是也凡平圓一十二立圓三十六皆不過取其大較耳或曰窅率徑七則圍二十二徽率徑五十則圍一百五十七何不取二術酌之以立一定之法曰二術以圓爲方以方爲圓非不可以之還原則與原數不合

借陰錄卷六

十五

數多則散漫難收故曆家止用徑一圍三亦勢之不得已也曰曆家以徑一圍三立法則其數亦未精然郭守敬授時曆法至今行之無弊何也曰曆家以萬分爲一度秒以下皆不錄縱有小差不出於一度之中况黃赤道弧背度乃測驗而得止以徑一圍三定其平差立差耳雖然安保其久而不差也竊常思之天地之道陰陽而已方圓天地也方象法地故靜而有質可以象數求之圓象法天動而無質故不可以象數求之方體本靜而中斜者乃動而生陽者也圓體本動而中心之徑乃靜

而根陰者也天外陽而內陰地外陰而內陽陰陽交錯而萬物化生其機正在於奇零不齊之處上智不能測巧曆不能盡者也向使天地之道俱可以限量求之則化機有盡而不能生萬物矣

右論方圓

曆筭

天未嘗有度也以日之行爲度天本無體也以星辰之附麗處爲體天不見其旋轉也以星辰之東升西沒而知天之左旋也日在天體之內其行常不及天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而始與天合治曆者遂以爲周天之度也天體斜倚於北而二十

借陰錄卷六

十六

八宿諸星旋轉無停機惟紫微垣中一星旋轉尤密以管窺之不出乎一度之內是謂北極曆家謂之紐星論語所謂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也北極正對隱於地下而不可見者爲南極南北二極爲天體之管轄如車軸然而諸星旋轉於外二極適中之半分爲一道如腰帶然以分二十八宿廣狹之度是謂赤道日之行則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於赤道之外半入於赤道之內月又在日之內而橫斜不同其行有九道曰外朱道內朱道外黑道內黑道外青道內青道外白道內白道而皆

穿於黃道故謂之九道其八道因四時之行在日
 躔之南北東西內外而名總而名之則曰白道而
 已白道者月行之道也天之所以分晝夜寒暑者
 皆係乎日也日出則明而為晝日入則暗而為夜
 冬至日行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遠辰出申
 入故晝短夜長而時為寒夏至日行入赤道內二
 十四度去北極近寅出戌入故晝長夜短而時為
 暑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相交上至天頂下至地
 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有奇卯出酉入故晝夜均
 而時寒熱適中夫日在南而反寒日在北而反暑
 何也在南則去人遠日平照而陽不能勝陰在北
 則日在人上陽氣盛而陰氣衰故也春夏秋冬與
 萬物之榮悴開落皆係乎日故以日與天會為一
 歲歲之有月者以月而得名也故以月定之月與
 日會則謂之朔月與日對則謂之望月借日之光
 以為光日月相並則光在上而人不可見日月相
 離則光漸出故三日而光始出望則日月相對而
 光滿矣月以二十七日有奇而行一周天二十九
 日有奇而與日會一歲有二十四氣每月有節氣
 中氣該三十日○四千三百六十八分七十五秒

而月與日會之度不及九千○六十二分八十二
 秒以十二月計之得一十日八千七百五十三分
 八十四秒積滿一月之數則加一閏月以補之月
 雖閏而春夏秋冬二十四氣則一定而不可移也
 右論天與日月相度
 古之言天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
 夜之術無傳周髀蓋天之術也髀者股也用勾股
 之法以測天之高遠日之行度故謂之周髀其法
 謂天似蓋笠地如覆槃中高而外下日之行道有
 七衡六間內衡徑二十三萬八千里每一間相去
 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次二衡徑
 二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六里二百步三衡徑三
 十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三里一百步四衡徑三十
 五萬七千里五衡徑三十九萬六千六百六十六
 里二百步六衡徑四十三萬六千二百三十三里
 一百步七衡徑四十七萬六千里北辰居天之正
 中二十八宿環列於外如磨之轉內一衡去極一
 十一萬九千里周七十一萬四千里以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除之每度該一千九百五十四
 里二百四十步一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九百三

十三外七衡去極二十三萬八千里周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里以周天度除之每度該三千九百〇九里一百九十五步一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四百五內衡之外外衡之內四衡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一百〇七萬一千里是為黃道二十八宿日月躔度俱係于此日夏至從內衡以至外衡冬至從外衡以至內衡出入黃道或表或裏以與月交日不入地惟旋轉乎四極亦無出沒其行漸遠人不見其光遂以為沒人所謂東南西北原無定向各以日出為東日中為南日入為西日沒為北北

術餘錄卷六

十九

辰之下自春分至秋分六箇月常見日秋分至春分六箇月常不見日見日為晝不見日為夜所謂一歲者即北辰下之一晝夜也大率有類乎佛經四天下之說又云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夫外衡之周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里衡之外又不知其若干里則又不止於四天下而已且日高十萬里而外衡之徑四十七萬六千里是天之高不如廣之多予切有未解也故蔡邕謂其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或者以此右論周髀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西極億三萬三千五

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此言妄也豈有人而能超越四海以步之乎

周髀以月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謂之經月經月者乃月與日會之數也以二百三十五為章月章月者十九年為一章每年十二月加七閏月之數又以十九年除之得每日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加日行一度為月後天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以予觀之不必加也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母通之加分子又以

術餘錄卷六

二十

九百四十分互乘之得一百三十七萬三千三百四十為實以經月二十九分母通之加分子又以四互乘之得一十一萬一千〇三十六為法除之得十二度餘實四萬〇九百〇八法實皆五千八百四十四約之得十九分度之七若欲以月一日行度求月與日會之數則以周天分母乘其全加分子又以十九互乘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為實月行分母乘其全加分子又以四互乘之得九百四十為法除之得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正相合古無歲差一歲之度即天

度也何必加一度乎渾天以月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則日行十三度有奇為月之平行度平行度者其大較也其遲疾細行則日不同矣右論月行度古曆有閏而無歲差周髀以十九年為一章四章為一節二十節為一遂三遂為一首七首為一極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生數皆終萬物復始日月星辰弦望晦朔寒暑推移萬物生育皆復始故謂之極亦無歲差至漢末劉洪造乾象曆始謂歲周有差晉虞喜以為五十年差一度宋何承天以百年差一度隋劉焯以七十五年差一度唐一行以八

會稽錄卷六

二十一

十三年差一度自後諸曆增損不同元王恂郭守敬作授時曆參校古今疎密徵諸測驗以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日歲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每歲差一分五十五秒上考往古每歲加一分五十五秒無不脗合較之前代諸曆最為精密國朝因之行之年久未見差失而新安鮑泰著天心復要乃謂其徒知測影驗氣而不知曆之本元不知天之度數何其謬哉夫造曆無一定之法惟順天以求合而已欲順天以求合必假於測驗而後

得其真况授時曆上考春秋以來日食相合者多比之前曆較密至今行之不爽恐未可輕議其失也予嘗謂天下之事惟曆筭今人精於古人非古人之智不及今人也蓋後人因前人之法而心思益巧耳泰乃謂古之曆書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豈其然哉况天心復要止立章序三乘之法而日月交食五星遲留伏逆皆未之及又以河圖洛書為曆之所由始亦迂甚矣右論歲差

會稽錄卷六

二十二

者以三百六十五日為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一百二十八日年閏三十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三十年閏一十一日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宮月閏日再會宮月起戊名白羊宮終亥名雙魚宮所謂不動的月者是也共三百六十五日乃歲周之日若遇宮分有閏之年於雙魚宮又添一日作三百六十六日周月第一月名法而幹而丁第十二月名亦思番吞而麻的所謂動的月者是也一至六皆大月三十日七至十二皆小月二十九日共三百五十四日乃

十二月之日若遇月分有閏之年於十二月內又添一日為大月得三百五十五日其七曜之名日一曰也閃別月二曰都閃別火三曰寫閃別水四曰察貌閃別木五曰盤閃別金六曰阿的那土七曰閃別與宮分月分俱有立成定式其筭用沙盤以筋撥之比乘除之法更甚簡捷洪武十八年遠夷向化西域人詣闕獻土盤曆法預推六曜于犯名經緯度曆官元統去土盤譯為漢筭今欽天監筭五星陵犯尚用之予嘗閱元史見耶律楚材所造庚午元曆亦詳細楚材亦胡人也蓋外夷之

行曆錄卷六

二二三

人不為文義牽統故其用心精密如此我中國之儒錯用心於無益之虛文而於數學知之者鮮寧不可惜哉右論四回曆

授時曆周天徑一百二十一度七十五分二十五秒蓋用圖三徑一之術也若以祖冲之密率求之得一百一十六度二十一分八十二秒二十二分秒之二十一以微率求之得一百一十六度二十二分四十秒一百五十七分秒之七近看趙子恭革象新書以為徑一尺而圖三尺一寸四分猶徑多而圖少徑七尺而圖二十三尺則徑少而圖多徑

一百一十三尺而周三百五十五始為精密予謂祖冲之密率徑七圍二十二未聞有徑七圍二十三之說也徑七圍二十二則每徑一尺圍三尺一寸四分二厘八毫五絲七忽似乎圍多微率徑五十圍一百五十七則徑一尺圍三尺一寸四分如徑一百一十三尺圍三百五十五則徑一尺當得圍三尺一寸四分一厘五毫九絲二忽有零與微術差毫厘之間耳曆法去秒不用曷若用微術則零數少而易為筭也况革象新書先以方中求又以圓中求方割其四旁為勾股以補之初以小

行曆錄卷六

二三四

方變成八角次成十六又次成三十二割補十二次共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角使方變為圓其為術亦太勞矣曷若以規畫成徑尺圓圖一箇以鐵線為邊圍務使相合然後伸而直之以尺量之亦便而且真乎右論周天徑圍三徑一

長春真人丘處機論日不入地其言曰輕清者上騰於天重濁者下凝為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于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既上於天如何却沉於地下乎且星隕于地而化為石古今有之星墜於地猶化為石况地下乎夫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

日會合逐日遷移一歲之終經歷周徧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耶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耶若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若入地時與箕斗拆破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上空虛而行疾地中結實行遲天地懸隔如何向曉東方出時却得恰好與箕斗相會而同行於天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未萬里之外猶

徐陰錄卷六

三五

昏北斗直西半夜北斗之北初浹子丑寅卯周天輪次迤邐而去未嘗暫止北斗斡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此與周髀蓋天之說相似蓋天之說則日不入地周四極而轉渾儀之說則地包天中以南北二極為管轄如車軸然南極常隱而不見北極常見而不隱二極之半為赤道二十八宿附于赤道東升西沒晝夜旋轉則日月皆從地下轉今之曆法皆用渾儀而日月之盈縮交蝕俱相脗合可見日從地下轉明矣但有一節可疑夫月借日之光以為光者也今人在房屋之下則

日光不能照矣隔一厚地乃能以返光射月此理殆不可曉

近見欽天監所刻天文圖云十二月建乃十二月斗網所指之辰正月指辰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惟閏月斗杓斜指兩辰之間異於他月也予謂此說謬矣夫天本無體以經星為體以星之運轉而知天之運轉天無晝夜以日之出沒為晝夜故一晝一夜謂之一日就名為一度凡三百六十五度有奇

徐陰錄卷六

二六

而日之度適與天之度相會故以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謂之一歲又以一歲按十二支分為十二月每月有節氣有中氣謂之二十四氣節氣者始交之候也中氣者月中之候也然而月之行度與日之行度不齊故以每月不齊之數積而滿一月之數者添一月以補之謂之閏月天未嘗有閏月也二十四氣固自若也假如正月建寅其年有閏正月則正月之初未交正月節即十二月也閏月之後已交二月節即二月也他月亦有建兩辰者矣豈有閏月獨建兩辰與他月不同之理乎又按月

建雖以斗柄初昏所指之辰為準然亦以日漸次而更非謂正月建寅而交二月遽移而建卯也右論

律呂

作樂有五聲有十二律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者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天地之化凡不涉於形器者取法乎天故聲有五而各分清濁猶天之有十干也涉於形器者取法乎地故律有六而各有陰陽猶地之有十二支也律以三分為損益而以

律呂錄卷六

二二

黃鍾為元故十一度三之以為黃鍾之實所云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乃黃鍾生十一律之數即算法之積數也以此為實而以法除之律以九為度故以九度三因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以法除之得寸又九歸其法除之得分又九歸其法除之得厘以次九歸則得毫絲忽十二律皆然也律呂新書謂仲呂之實一十三萬一千〇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十二也此言非也夫十二律乃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因數而得豈以數不行而止乎律之為

變者六故又六度三因為七百二十九以乘仲呂之實得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而四之得一億二千七百四十〇萬一千九百八十四又以七百二十九約之得變黃鍾之實一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不盡四百六十六謂之小分以次損益而生變林鍾太簇南呂沽洗應鍾五律俱有小分各以寸法分法厘法毫法除之得變律之管以予觀之不必重以七百二十九約之止以六度三因升寸法為一千四百三十四萬八千九百〇七除之得寸九歸其法除之得分又以次

律呂錄卷六

二二

九歸其法除之得變黃鍾之實八寸七分八厘一毫六絲二忽豈不簡便又無小分而管數益密矣然此皆據後儒之算法也古之筭則不然漢律志云凡下生者三分之而倍其實上生者三分之而四其實假如大呂之管長八寸三分七厘六毫欲下生夷則三分之得二寸七分二厘五毫倍之得四寸一十四分四厘十毫乃以九約十四分得一寸五分九約十毫得一厘一毫相併共五寸五分五厘一毫欲上生夾鍾又三分之得一寸七分七厘六毫二絲四其實得四寸二十八分二十八厘

二十四毫一十二絲以九約之分得三寸一分是爲七寸一分也厘得三分一厘加入是爲七寸四分一厘也毫得二厘六毫加入是爲七寸四分三厘六毫也絲得一毫三絲又加入爲七寸四分三厘七毫三絲乃夾鍾之管也又如仲呂之管六寸五分八厘三毫四絲六忽欲上生變黃鍾三分之得二寸一分八厘七毫一絲五忽如前法四之即得變黃鍾之管長八寸七分八厘一毫六絲二忽欲下生變林鍾又三分之得二寸八分五厘六毫四絲〇六微如法倍之即得變林鍾之管長五寸

不齊律卷六

三九

八分二厘四毫一絲一忽三微如此則正律通不用十一度三因變律通不用七百二十九因不惟徑捷而且絲忽微塵纖悉不至遺漏矣世儒不知筭者多而知筭者但知以十爲乘除而不知九爲乘除之法予故舉古法以明之 右論律呂筭法

黃鍾之鍾當作鍾字非樂器鐘鼓之鐘也黃者中央之正色也鍾者言陽氣鍾聚于下也前漢律志曰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孽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

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辜潔之也位於辰孟康曰辜必也必使之潔也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者於其中族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主種物使長養林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法也

不齊律卷六

三九

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助而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射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滅萬物而雜陽闕種也孟康曰該滅塞也陰雜陽氣滅塞萬物作種也在十月可見鍾字不當作鐘字也太族字周禮不從竹亦當依周禮爲是

黃鍾九寸大呂八寸三分七厘八毫大族八寸夾鍾七寸四分三厘七毫二絲姑洗七寸一分中呂六

寸五分八厘三毫四絲六忽蕤賓六寸二分八厘
林鍾六寸夷則五寸五分五厘一毫南呂五寸三
分亡射四寸八分八厘四毫八絲應鍾四寸六分
六厘自子至亥按十二月之氣以漸而減其管此
天然之序也近見太常丞李文察所進樂書謂隔
八相生乃天地進退之分限節度有位與氣之殊
蓋天氣一進居子一退居未二進居寅二退居酉
三進居辰三退居亥四進居午四退居丑五進居
申五退居卯六進居戌六退居巳六陽辰位與氣
相隨六陰辰位與氣互居其衝以大呂次黃鍾進

音陰錄卷六

三十一

退之位也以林鍾次黃鍾進退之氣也予以爲不
然而猶疑其別有所據及考周禮太師掌六律六
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
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
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八音金石土革絲木
匏竹鄭氏註云黃鍾子之氣辰在星紀大呂丑之
氣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氣辰在陔訾夾鍾卯之氣
辰在降婁姑洗辰之氣辰在大梁中呂巳之氣辰
在實沈蕤賓午之氣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辰在
鶉火夷則申之氣辰在鶉尾南呂酉之氣辰在壽

星無射戌之氣辰在大火應鍾亥之氣辰在析木
分別十二律按十二月之氣已自明白夫所謂隔
八相生者謂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之類
俱隔八律故謂之隔八相生是乃生律管之次序
也非生氣也李文察反以十二月之律謂之位而
以截律管之次序謂之氣以此候氣不亦大謬矣
乎又按後漢律曆志候氣之法惟二至乃候非每
月候也文察謂候氣始於蔡邕則又非矣竊意昔
者聖人作樂但以黃鍾之管爲準以定十一律取
其冲澹和平而已非若後世之繁而巧也

音陰錄卷六

三十一

月之氣

右論十
二律按

靜虛齋惜陰錄卷之六

論古一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趙氏註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史記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廼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為帝中

壬即位四年崩伊尹廼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嫡長孫也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子由古史因之蔡氏書傳又引吳氏之言謂太甲即位於仲壬之柩前居憂於仲壬之殯側吳草廬尚書纂言亦謂湯四世太丁之子太甲立邵子皇極經世則直書湯崩元子太甲踐位仁山金氏通鑑前編與近時金癡諸史會編皆云嫡孫太甲踐位蓋主程邵之論而會編又云邵子以曆數推之而知外丙仲壬之無位愚謂書序明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訓若外丙嗣湯而立伊尹何故獨無一言直

待四世而後方作訓乎以評玩孟子本文專言伊尹不有天下而於外丙仲壬未嘗言其立與否也司馬遷採入史記而後人遂以為據蔡氏以書序淺陋簡畧非孔子所作遂一槩非之而所引吳氏之言謂太甲即位仲壬柩前之說亦不過以已見臆度之耳程子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未嘗明言或孫或子邵子則以為元子前編祖邵子而又曰嫡孫皆無一定之論邵子之學固能通天地造化之妙若謂以曆數而知上古之有位無位亦無是理大抵千載以前之事無簡冊可見者存疑可

也故史記正義曰尚書孔子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朱子雖疑書序不類西漢文字然集註亦曰二說未知孰是今乃欲以已見懸度千載以前之是非不亦鑿乎

齊人伐燕據孟子在齊宣王時史記在湣王時其說不同史記齊宣王立在周顯王二十六年戊寅卒於顯王四十五年丁酉在位十九年齊破燕在齊湣王十年子由古史邵子皇極經世俱同司馬溫

公資治通鑑移齊宣王立在周顯王三十六年戊子卒在周赧王元年丁未與史記差十年及考呂東萊大事記於顯王二十六年載齊威王薨子宣王辟疆立註云以世家修於赧王元年載齊宣王薨子湣王地立註云以通鑑修蓋通鑑欲符合孟子故於齊宣之立與卒俱移下十年以合史記在位十九年之說大事記止增宣王十年於宣王之立既不改史記舊文而伐燕事又與孟子相合及考黃氏日抄則又云史記齊伐燕有二事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因燕喪而伐之取十城即梁惠王

不備錄卷七

三

篇所載與宣王問答者此一事也燕王噲讓國子之齊因其亂而伐之下七十城此又湣王時事即公孫丑章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存未有謚之可稱趙岐註亦止稱燕王噲遜國在齊宣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又謂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者止皆稱王而不稱謚依此說則孟子與史記俱通但孟子七篇未必皆孟子所作恐亦門人所記假如滕文公為世子孟子見梁襄王豈文公襄王俱先孟子卒而稱謚耶千載以前之

事豈可臆料司馬遷生於漢世尚不足信而可妄為之說乎

魯之郊禘自漢以來咸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賜以天子之禮樂朱子論語註亦同羅泌路史因呂氏春秋有魯惠公使宰讓請郊社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其有墨翟之學遂以魯用天子禮樂寔自惠公始非成王賜也又以明堂位乃戰國僭君妄士分謗所為近日湛元明二禮經傳測楊用修丹鉛錄張懋恭禮記章句咸是之而直謂魯為僭愚竊以為未然祭統

不備錄卷七

四

曰昔者周公旦有大勳勞于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記固多漢儒附會然必有所據况詩有魯頌亦可證也意者成王欲報周公之功使得行郊社之禮禘嘗之祭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故得用天子禮樂後世子孫因而僭用於繼世之廟耳不然魯惠公豈敢無上事而請郊社之禮乎又按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寔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惠公為隱公之父桓王乃平王之子桓王之時安得

有惠公乎呂氏春秋之言亦未可全信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蓋明堂乃周公所建攝行天子之事以朝諸侯而記者遂以為踐耳當是時雖有成王在上而政教號令一出於周公故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中庸亦曰周公承文武之德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追王太王王季皆止言周公而不及成王可見周公攝行天子之事而記者遂以為踐耳又如伊尹放太甲於桐本孟子之言而羅泌亦謂伊尹無廢

立之事此皆好奇之過也

又按春秋左傳隱四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故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初獻六羽杜預註云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循僭而用之夫左傳所載及杜預所註皆可信者何必舍此而別為異說乎

史記趙襄子殺智伯豫讓遁於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已者容智伯知我我必報讐而死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挾匕首欲刺襄子襄

八情陰錄卷二

五

八情陰錄卷二

六

子如廁心動執問之讓也左右欲誅之襄子曰義人也吾謹避之耳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讐天下之賢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襄子必得近幸乃為所欲顧不易耶何乃殘身苦行以求報不亦難乎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頃之襄子當出讓伏於所過橋下襄子至馬驚索之讓也乃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不為報讐及臣事之今智伯亦已死矣子何報之深也讓曰范中行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君之義前君已寬赦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襄子大義之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劉向說苑則曰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

主將出偽為死人處於梁下馬驚不進視梁下得讓重其義不殺又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子動心曰必豫讓也執而問之曰子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反事之吾殺智伯子乃漆身吞炭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之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與史記所載不同方正學論豫讓責其不能規諫智伯又不能察韓魏之情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

存陰錄卷七

七

人之肥瘠袖手旁觀坐待成敗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予謂斯言責之過矣讓捐生以報知己雖未合於中道然其忠義之氣發於誠心實意真所謂無所為而為者豈易得哉君子取其一節可也說苑謂讓先事中行君淮南子曰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為趙襄子所戮豫讓欲報襄子漆身為癩吞炭變音摘齒易貌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或去欲身徇之豈其趨舍厚薄之勢易哉恩澤使之然也則

豫讓不會事范可知矣

漢高祖被項羽圍於滎陽賴將軍紀信乘王車詐降高祖乃得與數十騎出西門而遁論者謂信以死脫君於虎口功莫大矣厥後論功行賞止及三傑諸將雍齒且侯而信無一爵之贈似乎少恩偶檢陰氏韻府群玉註云紀信弟成生通封襄平侯及查史記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擊破秦入漢定三秦功封平定侯戰好時死事子通襲侯非為信之功而封也史記呂后本紀后崩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廼令持節矯

不情陰錄卷七

八

納太尉北軍張宴註曰紀信子也索隱曰晉灼云信被焚死不見有後意者當初因信無子遂不得封漢初禮制踈畧高祖不事詩書故立後贈卹之典俱缺云

叔孫通說漢高祖徵魯諸生與其弟子共起朝儀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揚子雲曰魯有大臣史失其名謂兩生也愚謂兩生薄叔孫之為人而不肯就徵固見其高矣謂禮樂積德百

年而後可興無乃太迂乎夫治天下不可一日無禮周衰禮廢至於春秋戰國專務爭戰不復知有禮久矣漢承秦後以馬上得天下猛夫悍將殿上妄呼拔劔擊柱不有禮以制之可乎叔孫通薛人也初爲秦博士秦二世惡聞盜以諛言脫禍歸薛薛已降楚遂事楚漢王入彭城始降漢漢王憎其儒服迺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從儒生弟子百餘人通所言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罵之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諸生且待之及天下已定方進制禮

不備錄卷七

九

樂之說迹其所爲蓋亦縱橫之士非純儒也然當是時舍通無能言禮者豈可盡非之乎楊子既高兩生而自已失身於莽抑又何也

貫高謀逆事覺併逮趙王張敖及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與王同詣長安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榜笞數千刺剝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高祖令中大夫泄公持節往問具道王不知狀乃赦趙王賢貫高爲人使泄公赦高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

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上不殺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仰絕亢遂死荀悅論曰貫高首爲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主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愚謂高雖不知大義然其爲主之心至死不貳高祖赦之又絕亢而死亦可謂之烈士矣

不備錄卷七

十

漢高祖豁達大度真一代之英主也如貫高之謀反可怒之甚者也因其能忍死以明趙王之不反遂嘉其爲人而使泄公赦之初詔趙群臣賓客敢有從趙王皆族郎中田叔孟舒皆自髡鉗爲奴以從及張敖既免高祖知之召見與語漢廷諸臣無能出其右者乃盡拜爲郡守諸侯相蓋高祖之心惟知爲天下得賢初不以已之喜怒滯於胷中也又如蒯徹教韓信背漢始欲烹之及聞其人各爲主之言即釋之彭越既誅梟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使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欲烹之布曰願一言而死及聞其功臣人人自危之言遂釋之又拜都尉此皆後世人君所不能及者也

漢高祖之得天下韓信之功居多竟遭殺身夷族之慘讀史者咸謂高祖之負信甚矣司馬溫公謂信亦有以取之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而不至當是時高祖已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以市井之心利其身而

以利天下為心豈暇顧道義哉信之才能高祖素所畏者封之於楚亦勢之不得已耳而信乃不能韜晦免患以致人告變是時陳平亦不能保信之心矣故獻偽遊雲夢之計以擒之及赦為淮陰侯又自言將兵多多益善高祖之心於是乎益忌之矣至於陰構陳豨欲為內應又可見其不智也是時漢之天下已定謀臣尚多無故而起誰其與之徒足以召亂而已雖然高祖宜錄其後可也况帝不在而后專殺漢之法亦酷矣

呂后欲王諸呂問王陵陵曰不可問陳平周勃平勃

不情陰錄卷七

十一

曰無所不可王陵退而讓平勃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程子曰漢祖之與群臣以力相勝而臣之非心悅誠服而願為之臣也當此之時無一人肯死節者其後成功亦幸而已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致堂胡氏曰自己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如此言何哉向使太后有議將相大臣皆以為不可太后安得獨行其意乎愚謂先儒此論皆未知陳平之心也陳平智人也初高祖病甚樊噲方率兵討盧縮有短噲者帝用平謀召周勃受詔床下以代噲命平即軍中斬噲首平以噲功多又呂頌夫也囚歸使帝自誅之及聞帝崩疾馳至宮中哭甚哀呂后曰君勞出林矣平畏讒固請宿衛讒不得行及為相呂頌以謀執噲故數讒之曰陳平為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之故益甚呂后聞之喜面質呂頌於平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頌之讒也其巧於避禍如此既而患諸呂不能制燕居深念用陸賈計與周勃深相結得以成功使當時一如王陵之對則呂頌之讒得行必遭太后之戮矣安能

不情陰錄卷七

十一

濟其事乎故史謂太后欲以諸呂爲王平僞許之
蓋智謀之士不可以道義責之也然則周勃何以
亦曰可勃木訥人也平曰可勃亦曰可無他謀也
先儒論周勃咸謂其入北軍不當問左右袒迎文帝
至灞橋不當請問以愚觀之亦不當以是責勃也
勃素不知學問微時以織曲薄爲生常吹簫給喪
事漢高祖起沛以中涓從征伐屢立戰功况其天
資淳朴爲右丞相文帝問一歲災獄幾何錢穀出
入幾何不能對汗出洽背及聞陳平理陰陽順四
時等語文帝稱善自愧能不如平又聞人言位高

晉書卷之三

三

寵過恐禍及已即解相印讓平獨任亦異乎貪戀
不知止者矣惜乎重厚有餘而智巧不足免相就
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畏懼常被甲持兵以見
有類乎愚下廷尉獄恐不知置辭以千金與獄吏
書牘背示之始知以公主爲證得薄太后言之而
免故史謂其每召書生說事東嚮坐責之其稚少
文如此夫惟其稚少文故能任事有斷斷兮無他
技之風故高祖云安劉氏者必勃也君子當取其
功而略其末節可也

表姦事漢文帝如諫馳下峻板卻慎夫人坐俱得忠

諫之體然其立心往往過刻初文帝以周勃有安
劉之功每朝禮之甚恭常日送之姦進曰丞相何
如人也帝曰社稷臣姦曰功臣非社稷臣也夫社
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
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
適會其成功今丞相殊有驕色陛下謙讓臣主失
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帝益莊勃益畏夫姦是
言固以正君臣之分然下獄之釁未必不自此言
起之也淮南王長反召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
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奏長罪當棄市制赦其

晉書卷之三

十四

罪廢勿王徙處蜀郡載以輜車以次傳送姦諫曰
上素驕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致此今暴折之恐
卒逢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帝曰吾特苦之耳
後淮南王果憤恚不食而死帝哭甚悲姦乃曰獨
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帝即令丞相御史逮
考諸縣傳送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夫淮南王稚
殺審食其不加罪又逐天子置吏請自置相悖慢
不恭反形已具赦死徙蜀輜車傳送出於帝意姦
乃請斬丞相御史是又起人君殺大臣之心也不
亦過乎至景帝時七國反以誅讎錯爲名耳錯爲

人隋直深刻以廉謹得幸更改灋令行事過當然其削地之謀本為漢也蓋乃以私忿用計殺之父毋妻子無少長皆棄市雖曰景帝殺之其實蓋之私心也又史記蓋本傳謂蓋言周勃於文帝之前已而勃望蓋曰吾與而兄善乃廷毀我蓋遂不謝及絳侯徵繫清室宗室諸公莫敢為言惟蓋明其無罪得釋絳侯乃大與蓋交絳侯世家則曰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言於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於

備錄卷七

五

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其爵邑所紀不同或者袁蓋自悔其言之過而不得為之辨釋也

漢文帝遺詔短喪先儒皆非之愚嘗觀文帝詔曰天地萬物之萌靡不有死死於天地之理萬物之自然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真曠達之言又曰朕獲保宗廟以耿耿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餘年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懼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

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言詞深自謙抑發於真誠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蓋以父母之恩雖天子之貴亦不可殺至于臣民似乎有間詳玩文帝原詔本為吏民而行蓋天子崩而使天下皆不得嫁娶祠祭不惟人情不堪而其勢亦難行至於嗣君之喪其親當自盡其心而景帝不能漢廷諸臣亦失於講究後世人君樂其簡便遂相因襲而為以日易月之制是乃後世之失而非漢文之失也愚又有說焉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有賢相則可然而人不皆傳

備錄卷七

六

說周公也使天子三年不言則權柄下移而禍亂作矣雖在諒闇之中而軍國重事恐不可不理也漢高祖雖去秦苛法然其待臣下猶襲秦之舊蕭何以長安地陘上林苑中多空地請民得入佃毋收藁為禽獸食高祖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下廷尉械繫之賴王衛尉言始免夫蕭何開國肱股之臣官居相位縱有過亦當優容况請地本以為民也遽下之獄豈敬大臣之禮乎厥後子孫相因文帝下周勃於獄景帝下周亞夫於獄至於武帝時趙綰李蔡莊青程趙周皆下獄自

殺竇嬰以救灌夫棄市公孫賀拜相涕泣而辭知
相位之不可居也既而其子敬聲擅用北軍錢事
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請捕獲
贖敬聲罪及獲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於獄
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祝詛上有惡言
遂下賀獄父子俱死又族其家既而劉屈氂為相
又以李廣利謀立昌邑王為太子腰斬于市屈氂
之罪乃其自取若竇嬰止因救灌夫罪不應死公
孫賀被誣而族不亦已甚乎

霍光史稱其小心謹慎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未嘗有

情陰錄卷七

七

過以愚觀之其輔昭之功固不可泯及其專政日
久威權太盛行事過當者多如秉弘羊子遷與燕
蓋謀匿侯史吳家已捕獲伏法矣吳會赦自出繫
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欲以赦令除吳罪
亦無大過光因怒承相田千秋擅召二千石徐仁
承相壻也遂下二人於吏徐仁自殺王平腰斬遷
怒作威豈不大甚千秋雖為承相謹厚自守而已
政權一決於光也其所以能成廢立之功者權重
而得專行其志耳宣帝在民間已娶許廣漢女生
元帝且二歲矣既為天子則許氏即后也公卿乃

議更立意在光女帝微微時故劔大臣知指始立
許后光又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
昌成君豈非光之威使人畏而欲附之耶許后既
立光夫人霍顯欲貴其少女成君適許后當娠召
女醫淳于衍侍疾顯遂用計使衍毒死許后白光
立其女為后被人告發收繫詔獄顯恐事覺以實
告光光始大驚及奏上遂署衍勿論其敢於蒙蔽
如此且宣帝生長民間頗諳世務非幼君比光虛
稱還政而諸事先白光而後奏御愛幸監奴馮子
都或令其代決政事謹厚者固如是耶以致其妻

情陰錄卷七

八

霍顯諸子禹山雲習見光之專光死而尤欲擅權
如故又繕治宮室苑囿遊戲眇視天子使蒼頭奴
上朝謁莫敢譴者霍顯又與馮子都私通與諸女
出入長信宮殿中無期度及聞元帝立為太子怒
不食曰此民間時所生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
耶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輒先嘗之計不
得行凡此皆光擅權專政不能教于家之所致也
厥後魏相白去奏事副封群情得以上達而霍氏
之惡始彰宣帝漸加踈斥遂不勝其忿謀令太后
為博平君置酒召

許

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廢帝而立禹此大逆不道王法之所必誅者赤族之禍乃其自取豈宣帝之少恩哉至成帝時又為光置守塚百家吏卒奉祠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則漢亦未嘗負光也

金日磾與霍光俱以謹厚稱然其行事大有不同初日磾子為武帝弄兒常在帝側或自後擁帝項目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帝謂日磾曰何怒我兒為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之帝聞之大怒日

不借陰錄卷七

十九

磾頓首言其故帝甚哀為之泣而心敬日磾日磾素著忠孝在帝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帝欲納其女後宮亦不肯及帝疾篤屬霍光輔少帝光讓日磾日磾對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遂為光副武帝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秬侯日磾以帝少不受歲餘病因光卧授印綬而卒日磾之子賞霍光壻也霍氏有事萌芽遂上書去妻獨得不坐以此觀之則日磾之謹慎不過於光乎况諸壻皆與逆謀而日磾之子獨不與則其家教亦可知矣若其自謂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

一語尤為有見

論者咸謂漢宣帝時趙蓋韓楊之死皆非其罪予謂蓋寬饒尤為無辜止因其上書有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之語執金吾希旨遂指以為求禪大逆不道豈不可哀哉然寬饒亦自有以取之也如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

不借陰錄卷七

二十

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闕多矣惟謹慎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正則正矣然其制行太高言辭太峻人豈能堪之乎况平日好言事刺譏干犯上意帝以儒者優容之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之節嘗予書有云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疆禦命以司察之位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猶未足以稱職報恩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非所以揚令名全壽

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遽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未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寬饒不聽而又直指君上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以激宣帝之怒况已不能聽人之言而欲人君聽已之言豈不謬哉

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按之延壽亦案檢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百餘萬望之奏職在總領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帝不直延壽令窮

不借陰錄卷七

三

究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按延壽得其試士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數事坐不道棄市百姓莫不流涕按趙廣漢與韓延壽皆許丞相之過然廣漢之許咎在廣漢延壽之事則望之開其端也顏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已爲馮翊而有能名出其上故忌害陷以危法容或有之雖然使延壽制節謹度不衣黃紕方領駕駟馬車植羽葆望之雖欲害之亦無由而害之也夷考二子治行則廣漢專務明察而延壽專尚德化似爲過之若夫廣漢自以察察爲明而行事過刻疑邑子榮畜教令蘇賢父

上書遂以他法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廣漢使親信人爲丞相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丞相婢有過自絞死廣漢遂以是脅丞相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即上書告丞相罪下京兆尹治廣漢乃自將吏卒突入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蕭望之爲司直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又賊殺不辜竟坐要斬且廣漢初事霍光及光薨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至博陸侯霍禹第直入搜索私屠酤椎

不借陰錄卷七

三

破墟壘斬其門關而去光女時爲皇后對帝涕泣帝心善之廣漢遂得召問操心如則又不及延壽多矣

靜虛齋借陰錄卷之八

吳興顧應祥

論古二

漢元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曰匈奴郅支單于昔
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
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番無兵革
之事其改元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關氏
匈奴傳則曰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
單于司馬溫公通鑑因之而後人俱以昭君為王
嬙之字予嘗檢許氏說文及各韻書皆云嬙婦官

借陰錄卷八

名阿房官賦曰妃嬪媵嬙則嬙為宮中女官媵妾
之類無疑而昭君其名也漢時女子多以君為名
霍光少女名成君立為宣帝后宣帝在民間娶許
廣漢女名平君漢元帝后王氏王莽之姑也初名
政君廣陵厲王所幸有郭昭君趙左君皆名也世
傳元帝後宮人多不得常見命畫工圖其形按圖
召幸女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不與及匈奴入
朝昭君以圖當行入辭光彩射人竦動左右帝悔
之而名籍已定不可易乃窮按其事畫工毛延壽
樊青等同日棄市此出於西京雜記容或有之但

又謂昭君嫁胡怨恨毒死堊之胡中胡地草白而
昭君塚上之草獨青遂為千古美談唐李商隱詩
云青塚路邊南鴈盡考匈奴傳呼韓邪單于得昭
君而回號寧胡關氏生一男伊屠智牙為右日逐
王始呼韓邪單于嬖呼衍王二女長女顯渠關氏
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囊智牙斯少女號大關氏
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呼韓邪單于死欲立且莫
車其母顯渠關氏以且莫車年少乃立大關氏子
雕陶莫臯為復株累若鞮單于既立復妻王昭君
生二女長女為須卜居次少女為當于居次須卜

借陰錄卷八

當于俱匈奴貴族居次猶漢言公主也後王莽欲
嬙元后諷單于令須卜居次入侍以此觀之昭君
初為呼韓邪之妻復為其子雕陶莫臯妻胡俗不
顧倫理豈有怨恨而死青塚之說胡可信哉石崇
明君詞不過惜其遠嫁因避晉文帝諱故改為明
君後世文人遂以為明妃而播諸詩歌稱羨不已
昭君何幸而得此虛譽哉

漢之權臣竊國者前有王莽後有曹操然莽之姦罪
甚於操多矣曹操當漢末經董卓黃巾之亂群雄
並起天下已非漢有操南征北伐殫力樹功而據

有中原之地傳及其子丕而受禪非若莽之飾詐
文姦坐邀虛譽以竊天位也平帝之崩莽進毒而
弑之也又作策命請於泰時願以身代藏之金滕
戒人勿言是時元帝世絕宣帝曾孫王者五人列
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駕言兄弟不得相為後
擇宣帝玄孫最幼者立之以為孺子偃然以周公
負成王自任時孺子年方二歲豈可君臨天下乎
無非為僭竊計也既而又詐為符命欲攝皇帝太
后亦覺其偽曰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其黨太保王
舜乃曰事已如此無可柰何莽非有他但欲稱攝

借陰錄卷八

三

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太后力不能制遂稱居攝
群臣又請為假皇帝又以哀章捏作天書而遂即
真策命孺子為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歔歔曰昔周
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
如意哀嘆良久既而又使人監衛敕阿乳母不得
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是則始之
流涕歔歔者皆偽也夫既以符命篡位矣即真之
後則又欲絕符命以泯其跡誅殺數百人及四方
兵起憂懼不知所出率群臣至南郊陳具符命本
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

甚悲哀者除以為郎漢兵入城避火宣室持虞帝
七首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
姦謀已無所施而猶為大言以欺人又可見其愚
也故予嘗謂莽無曹操之功而罪則過之無曹操
之智而姦則過之也又莽毋功顯君死自以居攝
踐祚奉漢大宗之後為毋總線弁而加麻環經如
天子弔諸侯服凡一弔再會而令其孫為主服喪
三年夫舜受堯之天下未聞其不以瞽瞍為父也
莽是時尚未即位而遽以天子自居敢為僭妄如
是苟有人心者肯為之乎

借陰錄卷八

四

丞相翟方進之子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王莽不克
而死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携老母入京師身
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秉天威雖有
賁育奚益於敵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
夫子謂班彪之論未足以表義之忠也莽以虛名
陰竊國命吏民上書頌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
百七十二人並無一人識其姦者安鄉侯劉崇起
兵討莽而敗其族父劉嘉亦漢之宗室也反詣闕
歸莽請瀆崇宮室以示戒群臣以莽權輕致有謀
逆請於太后稱假皇帝舉朝之人心如此而義獨

不顧身家奮然起義既聲言其醜殺平帝之罪又
 發明其攝位代漢之心號召天下郡國皆震衆至
 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日抱孺子禱於郊廟
 會群臣而稱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
 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莽之
 斗筭群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義敗而莽遂
 即直矣夫周公王室之懿親也成王周公之猶子
 也管蔡以祿父畔周也莽以外戚攝位以圖代
 漢義所立者漢之宗室起兵討莽正所以扶漢也
 豈可以周公誅管蔡之事擬之手漢廷諸臣不知
 大義而貢諛從逆如義者事雖不成以遭夷滅之
 慘然其忠於漢室無愧於君臣之義矣豈可以不
 量力少之乎

補陰錄卷八

五

漢光武微時適南陽新野聞陰氏美心悅之至長安
 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
 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遂納陰氏即麗華
 也更始二年平王郎始納真定王楊甥郭氏是為
 郭后光武為司隸校尉西之洛陽令陰后歸新野
 及鄧奉起兵陰后兄識為之將隨家屬徙涇陽止
 於奉舍光武即位迎至洛陽以為貴人帝以陰后

補陰錄卷八

六

雅性寬仁欲崇為后陰后以郭后先已有子固辭
 遂立郭貴人為后及郭后以寵衰怨望廢遂復立
 陰氏為后詔曰皇后懷執怨懟數違教令不能撫
 循他子訓長異室宮闈之內若見鷹鷂旣無關睢
 之德而有呂霍之風豈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今
 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節其上皇后璽綬陰貴人
 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宜奉宗
 廟為天下母史稱陰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
 謔性仁孝多矜慈然則光武之立陰后重其德匪
 直以色也况陰后本納於郭后之前而郭后亦非
 糟糠之妻郭后雖廢而恩寵禮待每事必均后之
 第况賞渥豐盛號為金穴東海王疆遜太子位而
 明帝友于之情益篤比之薄德廢后者不同方遜
 志題嚴子陵釣臺詩曰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
 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
 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煙水
 蓋不考其實而譏之太過耳

漢光武建武三年立四親廟於洛陽祀父母南頓君
 以上至春陵節侯至十九年五官中郎將張純與
 太僕朱浮言禮為人子事太宗降其私親當除今

親廟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戴涉等奏立元成
哀平四廟帝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遂追尊宣
帝爲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哀平帝於長
安徙春陵節侯以下四親廟於章陵胡寅曰王莽
篡時漢祚已絕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
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
大不可者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章陵四祠茂
有異等寡恩之誚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議不生於
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爲人後
者爲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予竊以
爲不然光武崛起民間興復漢室原不曾爲元帝
之子豈可自比於爲人後而絕其天性之親乎况
四親廟立於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身爲天子而
不得躬祀其考妣是知有天下而不知有父母也
豈得爲孝乎設使當時南頓君尚存將何以處之
乎夫禮也者發乎情而合乎天理者也光武初立
四親廟發乎天理人情之本然者也而迂儒誤之
豈禮也哉只宜祖高祖而帝四親方爲得體
嚴子陵一代之高士也故人已爲天子少有所負者
孰不欲乘時際遇以赴功名之會而陵也變姓名

續陰錄卷八

七

避於寂寞之濱及物色而得之三聘而後至又不
入見車駕親幸其館尚高卧不起既而引入論道
故舊相對累日因共偃卧以足加帝腹曾不知天
子之爲貴拜諫議大夫不屈而去真所謂塵視軒
冕等富貴如浮雲者矣豈非一代之高士也哉然
光武以萬乘之尊而能屈已下賢篤於故舊如此
亦三代以下之賢君也范文正公作祠堂記謂先
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
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
高誠確論也朱子曰釣臺有范文正公記文詞甚
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尹氏乃謂光武不以手書
招致而以詔書從事又謂光武不以故人待之從
容訪問與治致化之方而欲屈以臣禮宜乎子陵
之不應也厥後論者不一咸主是說謂光武不能
尊禮子陵而又抑揚太過以予觀之安車三聘之
禮亦已隆矣使子陵責光武不以手書則必不來
來則不責可知矣且自古未有不臣而可與共理
天下者成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雖曰師之
未嘗不臣也不臣而與之共理天下之事則在廷
諸臣何以相臨若徒以賓友待之如三老五更而

續陰錄卷八

八

不任以事則何益之有况光武與子陵論道故舊相對累日中間豈無一言詢及治道而槩謂光武不能專用子陵無乃責備之過歟何子元又謂子陵答光武問何如昔時以爲差增於徃其心素不足帝而職諫議大夫必不能一毫阿諛不若不受以全其節子陵是心容或有之然光武既與之同學豈不知子陵者哉不求之於草昧戰爭之時而物色於混一天下之後槩可見矣非若唐肅宗之於李泌也近又有爲子陵辯者謂子陵非果哉忘世者與太公釣渭如出一轍光武既不能專用於

不備錄卷八

九

收天下之前得以奮其鷹揚之勇及即位之後又不能專用於收天下之後此大不然夫子陵之於光武友也非太公比也光武崛起於草萊之中非若武王以八百諸侯伐紂也方其起兵之初成敗利鈍尚未可知爲之友者果有濟世之具何不出而輔之以興復漢室功成而退豈不偉哉却乃陰有望之之意而坐索高價吾恐子陵之心不如是也古之君子或出或處或仕或隱意向各有所見又何必強而同之必曰才足以濟世而後爲賢乎或又以子陵擬伯夷者亦非也伯夷非不仕也其

遜也尊父命而讓國也其餓也諫伐商而耻食周粟也子陵何事而不食漢粟乎特其清風高節足以庶貪立懦振起東漢節義之風有類乎伯夷者然亦光武有以成就之耳不然老死於巖穴之中安能風動天下如此哉又按子陵入朝舍於北軍司徒侯霸遣侯子道奉書願日暮相屈子陵曰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口授書答之則侯霸未嘗相見也李西涯古樂府云侯君房瞋我目不知何自而云

漢和帝后鄧氏鄧禹之孫女也好學術性節儉裁損

不備錄卷八

十

冗費檢勅宗族博選群儒校讐傳記前後臨朝一十七年善政居多可謂賢后矣惜其所見不達安帝已長久不歸政以致群小側目嗣君積憤貽禍宗人取譏後世然既崩之後安帝信任宦者江京李閏閻后兄弟乳母王聖專權亂政國事日非則后臨朝之功亦不可泯尹氏綱目發明以地震雨電旱蝗日食一槩以爲后之所召不亦過乎建光之後災異尤甚復誰歸乎杜根之諫后不能容撲之至死此實后之過矣及考杜根遜竄宜城山中爲酒保一十五年計其上書之時后亦稱制未久

安帝方在幼冲使無太后臨之於上又不知其政事何如也致堂胡氏又謂不立清河王慶慶乃先朝所廢殤帝崩年慶亦薨矣畢竟歸於其子天寔為之又非人力所能為也

漢和帝因屢失皇子後生者隱蔽養於民間帝崩始收入鄧后以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百餘日鄧后利其幼養為己子遂立之是為殤帝尊鄧后為太后臨朝稱制封勝為平原王殤帝崩群臣欲立勝后以先不曾立乃立清河王慶之子祐是為安帝司空周章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凡

續陰錄卷八

第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自殺夫章位居司空既知勝非痼疾當議立之時何不死諫及安帝已即位方謀廢立其為謀亦已踈矣况平原王勝殤帝延平元年受封安帝末初七年已卒亦在幼冲立亦不能久史傳亦稱其有痼疾必有據也

漢光武即位急於求賢徵周黨嚴光諸隱士待以殊禮明帝又尊師重傅故其後世皆能屈已下士如順帝之於樊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可謂隆重矣而英初

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又扶風灋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虚心欲致之前後四徵不屈其友郭正稱之曰灋真名可得而聞身難得而見迨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竊謂士君子懷才抱德不事王侯隱於丘壑之間固見其高矣苟人君虚心以求之致敬以聘之亦宜一出以應其求度不可行辭去可也而乃一意高抗沽名釣譽卑小官而覬大位况又非濟世之真才乎昔太公治齊誅華士昆弟二人曰是昆弟立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

續陰錄卷八

得而友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之也且聖王之所以使人非爵賞則刑罰也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為君乎是以誅之也漢之人君畏名義而不加誅可謂賢矣雖然漢之取士以行而人君又能屈已下賢故多名士今之取士以文而士之修於家者無非為利祿之計視漢之士遠不及矣昔人謂周之士貴秦之士賤愚亦曰漢之士也貴今之士也賤

東漢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險死者繼路和帝時臨武長汝南唐雎上書諫

其畧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故天子食太牢為尊不以果實為珍伏見交趾七郡獻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地土惡虫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之乃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大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羗上章即棄官還家不應徵召著唐子三十餘篇此一事見漢和之納諫唐羗之直言高尚而漢代之詔旨奏疏俱簡古朴實非若後世之繁文也

晉書卷八

十一

漢時犯罪者無一定之律動輒夷其族或有輕罪而全家致死者故大臣被收印綬或策免即自殺恐禍及其家故也如太原郝潔胡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名高士而不詣梁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潔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與觀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其三子基茲燮皆歸鄉里及固遭難州郡牧基茲皆死獄中燮賴門生王成豫謀截匿得免皆由漢無一定之法而冀得以恣其惡也

東漢人才以氣節相高然亦未合於中史稱陳蕃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列於朝廷忠則忠矣然竇武既以援立功封聞喜侯矣子機又封渭陽侯兄子紹封鄆侯靖為西鄉侯盧植上書勸其辭賞不能從陳蕃雖力辭封爵然其謀事亦欠詳慶當是時靈帝初立冲年暗弱宦官擅權久矣竇太后臨朝委政於蕃苟能反覆開論擇其蠹政之尤者明正其罪尸諸市朝餘者不使專政則彼未必不心服太后亦易於信從却乃不分有罪無罪一槩誅戮以致太后尤豫不決致生他變不

續修四庫全書

十四

惟自取滅族抑且益張其勢况武一門四侯使宦官得以藉口皆不知道故也

漢桓帝初為蠡吾侯受學於其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訕遂各樹朋黨漸成尤隙史謂黨人之議寔自此始固矣然亦當時諸賢門第太高疾惡過甚激而成之周福既為帝師曾無一言救時之弊盖亦空言無補之流也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迎母就養為鮮卑所獲載以擊郡苞悲號遙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為母

作禍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母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勵忠義遂力戰破賊母爲賊所害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何面目立天下遂歐血而死程子曰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其所以生母之方柰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夫楚漢曹劉敵國也降之可也鮮卑賊也太守守城之吏也以守城之吏而降於賊可乎苞蓋不幸而遭其變耳歐血而死亦可哀已

待陰錄卷八

一五

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陳寔獨吊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宋儒黃勉齋以爲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愚竊以爲不然夫士君子阿附權勢以取媚於世則不可若同郡

之人父死一吊以免禍全身亦何害乎况張讓以寔之故多所全宥亦非諸人畏禍藉太丘屈辱以求免也勉齋責之過矣

漢末黨錮諸賢人皆稱其氣節然愚竊有議焉如張儉初爲東都督郵籍沒中常侍侯覽家產以故宦官怨之尤甚及其亡命脫逃望門投止累及無辜殺身破家吾恐真有氣節者顧如是乎夏馥聞張儉亡命嘆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鬚髮變形入林慮山中爲治家傭可謂善避難者若范滂之慷慨就獄則又

優於儉遠矣

待陰錄卷八

十六

荀彧之死范曄以爲殺身成仁司馬溫公通鑑曰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爲強化亂爲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不在管仲之後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後儒極論其非愚謂溫公以彧仁居管仲之先稱之過矣然彧勸操西迎天子恢復漢之疆土不可謂無功於漢室也操以天下之權皆出於已陰蓄篡竊之志董昭等建議謂操宜進爵國公九

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或或曰明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此亦正言也操由是不悅或遂飲藥而死三國志謂或以憂薨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是則或之死寔操殺之也當是時人知有操而不知有漢阿諛奉承以希寵渥而或獨能持正以激操之怒亦可謂賢也已使或不死他日弑伏后殺二皇子或豈肯從之乎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以魏繼漢邵康節皇極經世亦以魏代漢命晉代魏命當是時三國鼎立蜀漢偏

晉陰錄卷八

安一隅魏受漢禪據有中原以傳于晉宋齊梁陳而隋取之以傳于唐亦是本等次序朱子綱目帝昭烈而抑魏所以扶植綱常誅亂臣賊子之心也但司馬公謂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辯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愚謂不然使昭烈能恢復漢之天下正係中興之主豈可不與光武並稱惜乎偏安于蜀不能接漢之統緒耳若夫劉宋自稱楚元王後族屬不明南唐

李昇冒認唐宗通鑑謂其五世祖名皆有司所撰又豈可與昭烈比乎

劉先主之取劉璋也蘇軾極論其非義或者又曰正所以為義也予謂軾之論雖似乎責之過若謂正所以為義則又許之過矣初劉焉見漢室將亂以益州有天子氣求為益州牧陰有不臣之心造乘輿斷劔閣遣米賊殺漢使助馬騰襲長安固為有罪但當是時天子暗弱政歸權臣故人皆有覬覦之心匪獨焉也及焉死璋未有過遣人請備極其恭敬助兵擊吳謂宜合力攻賊同扶漢祚彼之智

晉陰錄卷八

力不及人心自屬於備矣乃因小隙而遽圍成都襲而奪之可乎備之圍成都也蜀精兵尚有三萬穀帛可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飢膚草野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門出降群下莫不流涕璋亦仁厚之人也况備又乘時以納劉瑁之妻寧不為盛德之累哉

晉史元帝本紀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楹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

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及查魏書列傳則曰僭
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琅邪恭王覲妃
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生履冒姓司馬仍爲覲
子通鑑博論遂直以爲小吏牛金之子且牛金乃
司馬懿部將魏太和四年懿遣攻諸葛亮於祁山
而琅邪恭王覲乃司馬懿之孫牛金與司馬懿同
時年必相若豈能下通於懿之孫婦若以爲通小
吏牛氏容或有之以爲小吏牛金則又非矣此皆
曖昧不明之事而致堂胡氏管見及鶴林玉露諸
書深信以爲實然也愚又有說焉司馬懿死於魏

借陰錄卷八

十九

齊王芳嘉平二年辛未後一十四年乙酉而其孫
司馬炎始受魏禪乃於未受禪之前預爲牛繼馬
之防而毒其將乎亦未敢全信也

按三國志引魏氏春秋載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
川溢湧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
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珎二璜一麒麟鳳
鳥白虎犧牛又有字曰述大金大討曹不聞有牛
繼馬象牛繼馬蓋童謠也

近時陳聲伯兩山墨談云沈約謂夏侯氏與牛姓
者通先儒尚議其誣妄今史通并鶴林玉露等書

直謂元帝爲牛金所生真癡人夢說也然通於牛
氏本出晉史而晉史非沈約所著謂牛金所生者
本出於元魏書而鶴林玉露止錄呂秦牛晉而未
嘗以爲金也蓋亦不考耳

三代以下凡戰勝而納敵人之妻者寔自漢高始漢
高虜魏王豹納其妻薄氏生文帝是爲薄太后昭
烈取劉璋納劉瑁妻吳氏曹操克冀州以袁熙妻
甄氏爲子丕妻是爲魏文帝后偽漢劉曜虜晉惠
帝后羊氏爲后梁武帝納東昏侯姬吳淑媛生子
綜蓋自周衰以後列國相沿之弊不以爲異若晉

借陰錄卷八

二

惠帝之羊后尤爲可醜劉曜旣立羊氏爲后謂曰
我何如司馬家兒答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
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帝王一父一子一身曾
不能庇妾於是時實不欲生謂世間男子皆然今
始知天下有丈夫耳夫羊后之論惠帝似矣獨不
思失身於夷狄豈不可哀哉漢帝辯董卓廢爲弘
農王及聞各處兵起置弘農王於閣上使李儒進
酖曰服此避惡王曰我無疾欲殺我耳儒強之王
不得已與妻唐姬飲讌歌舞泣別謂姬曰卿王者
妃勢不復爲吏民妻自愛遂飲酖而死姬歸鄉其

父欲嫁之不許李侩破長安鈔掠得姬欲妻之不從而終不自名若唐姬者豈非守志不貳者哉

兩山墨談謂隋楊廣弑父本張衡用手大業六年廣以事罪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其有計畫今我有天下云云蓋又之而不覺真情敗露此言非也楊廣既弑父非病狂喪心豈肯自露手所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者蓋謂奪宗之計皆出於衡耳衡之行弑見於宣華夫人傳但云太子遣張衡入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出就別室俄聞上崩初無顯跡及衡被刑之時大言曰我爲人作

信陰錄卷八

三十一

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則深可疑耳然衡之鯁直敢諫亦不可誣也其所以取罪者寵遇過甚未免於君臣之禮或有疎失又因嘆薛道衡枉死爲楊玄感所訐王世充又奏其頓減頓具以速煬帝之怒而衡妾又言其怨望意者實有弑逆之事而天誅之手

三代以後漢得天下於秦未嘗殺子嬰也殺子嬰者乃項羽也魏曹不受漢禪廢帝協爲山陽公至明帝青龍二年始卒魏主素服發哀謚爲漢獻帝晉司馬炎代魏廢魏主負爲陳留王及卒謚爲魏元

皇帝俱未嘗加害也竊人之國而又弑其主者始於宋劉裕裕之代晉也廢晉主德文爲零陵王使琅邪郎中令張偉進毒酒醜之偉曰醜君以求生不如死乃自飲而卒王與妃共處不能弑乃使妃弟褚淡之往視妃出別室兵踰垣而入進藥不肯飲以被掩殺之裕復臨于朝堂三日謚爲恭帝齊蕭道成代宋廢宋主準爲汝陰王置兵守之有馳馬過汝陰之門者衛兵遂殺王以疾聞道成賞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梁蕭衍之代齊也廢齊主寶融爲巴陵王居姑孰以沈約之言使鄭伯禽

信陰錄卷八

三十二

醉以醇酒相殺之尊爲齊和帝惟梁之亡也綱目於陳武帝末定二年書曰夏四月陳霸先弑江陰王謚曰梁敬帝温公通鑑曰上使人害梁敬帝立梁武陵侯諮子季卿爲江陰王及考梁史本紀曰帝遜位于陳奉帝爲江陰王薨於外邸追謚敬皇帝不載被弑之說丘瓊臺世史正綱旣於陳武帝末定二年書陳主霸先弑故梁主方智又於陳宣帝大建二年書陳項弑故梁主方智豈有一人而兩次被弑之理瓊臺亦可謂疎略矣厥後隋文帝受周禪周主闡方七歲耳而亦弑之惟唐高祖

取天下於隋不殺隋主侑封為鄆國公而選用其宗室優於劉裕諸人遠矣故車國亦悠久也

宇文文化及弑隋煬帝於江都立秦王浩夫秦王浩者乃文帝第三子秦王俊之子也使當是時以秦王浩檄布告天下正楊廣弑逆之罪為祖復雙元克既誅回都長安與民更始則名正言順四方盜賊聞之亦自解散而化及慮不及此恐當時弑逆之事疑似未明又隋文以刻薄立國加之獨孤后之讒妬骨肉相殘四子皆不得其死而楊廣又暴虐無道天實厭之欲啓唐祚故耳

六借書錄卷八

二二二

程篁墩論董公徐洪客謂董公遇漢高祖用其策以成漢業徐洪客遇李密不能用其言而不能成事愚以為李密雖用徐洪客之言亦不能成事也何也時勢不同也漢高之時天下諸侯共立義帝為盟主而項羽弑之曲在羽矣故漢高得以縞素告諸侯而伐之若李密起於群盜隋政雖失而天下尚為其有密雖欲數其罪而討之其誰信從况密亦嘗移檄數煬帝之罪矣而人不與也及考李密本傳徐洪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趨江都挾帝以令天下亦無執取獨夫之說執取獨夫必有武王之

德八百諸侯從之而後可故愚以為雖用洪客之言亦不能成事也

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涕泣人以為慈仁之主以予觀之未見其仁也蓋其賦性慈祥而見理不明利心一起則失其本心欲利天下則竊人之國而又弑之聽降人之言三築淮堰以取壽陽死者數十萬人宗廟用牲則曰有累冥道不知數十萬人之命與犧牲孰重孰輕也昭明太子統其長子也素性孝謹因葬丁貴嬪有道士言其地不利長房請埋臈鷺等物以厭

而陰錄卷八

二二四

之事覺誅其道士使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及卒銜其舊事遂不立其子而以次子綱為太子正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仁者固如是乎其所以崇奉佛教者惑於輪迴報應之說竭生民之膏血以建佛宇脩長干塔以藏舍利同泰寺災則曰此魔也又欲廣之原其心但知求冥福以利己而不知傷民之財也至於捨身於寺群臣以錢贖回尤為可耻身為天子富貴已極而勞師費財欲廣土地納叛臣以致亂外物尚不能捨而欲捨身乎是皆利心之所使也安得謂之仁乎 卷八終

靜虛齋借陰錄卷之九

吳興顧應祥

論古三

唐太宗一代之賢君也借乎其手刃同氣不能逃千古之譏司馬公謂太宗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是固然矣但當時釁隙已成勢不兩立既欲諸殺尉遲敬德又因突厥圍烏城薦元吉代秦王北征簡閱秦府帳下精銳陰行謀害權入其手則事不可知矣此敬德等所以促太宗先發也然太宗廢之亦太忍矣建成雖惡乃其

齊陰錄卷九

兄也而親射殺之建成之子五人元吉之子五人俱已戮盡而又以元吉之妻楊氏為妃及長孫皇后崩遂欲立以為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柰何以辰嬴自縊乃止又以楊所生子明為元吉後夫創業垂統之君後世子孫所視以為儀刑者也而所為若此豈貽厥孫謀之道乎厥後繼世之君類多內亂蓋以此也

唐太宗嘗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乃止人但知宋弘辭光武欲妻

湖陽公主之事而不知敬德亦有是也不特是也初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敬德并以書招之曰願迂長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久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惟當殺身以報於殿下無功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與之絕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卧不動刺客屢至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上下詔獄將殺之秦王

齊陰錄卷九

固請得免厥後以鄂國公致仕閒居一十六年學延年術脩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客以病終夫敬德貴不易妻為人臣無外交又能保全晚節可謂賢也已

唐肅宗即位靈武范祖禹以為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胡安國曰玄宗已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於玄宗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以致此咎瓊山丘濬亦謂其燭理不明欲速而見小利遂陷於不孝不忠之罪愚謂當是時玄宗一聞潼關失守不顧宗廟社稷而

自爲脫身之計中外不知帝之所在則天下已無君矣使太子不正大位何以激厲人心號召天下之兵而致吐蕃突厥遣兵入助耶蓋亦勢之不容已者但玄宗回京之後不能承顏順志克盡子道以致李輔國矯制遷入西內露刃而迎使上皇驚駭幾至墜馬及輔國等素服請罪既不斥其矯制之非乃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觀斯言也則輔國之所以遷上皇者雖不出於肅宗之口實所以行肅宗之志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帥百官上表請問上皇啓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

帝陰錄卷九

三

長史遷上皇者則以爲安社稷問上皇啓居者則貶之可乎不可乎又勒陳玄禮致仕流高力士於巫州致使上皇不憚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但知利天位而不知有父豈得爲孝乎且天子在上而輔國得以專恣行事肅宗於是乎失政矣唐德宗貞元三年以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綱目書法斷曰宦官使名多矣未有爲方鎮者也宦官而爲方鎮與諸藩伍亦何以服其心哉終綱目書宦官爲方鎮二唐白志貞蜀王承休蓋譏之也按唐書本傳白志貞名瑋珪故太原史事李光弼光弼

卒擢累司農卿在官十年德宗以爲敏遂倚爲腹心進授神策軍使賜名志貞善窺帝意言無不從從狩奉天以爲行在都知兵馬使與盧杞抑李懷光被懷光論斥貶思州司馬原非宦官也作書法者因柳渾有志貞儉人不可復用之說遂誤以爲宦官丘瓊臺素號博覽作世史正綱亦以爲宦者皆不考之故

綱目載中尉韓全誨與李茂貞劫唐昭宗如鳳翔被朱全忠攻圍危急李繼昭謂韓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耶慢罵之

帝陰錄卷九

四

遂出降於全忠復姓符名道昭按李繼昭本孫德昭也初帝被中尉劉季述等幽于少陽院德昭爲神策指揮使與宰相崔胤及周承誨等誅季述乘輿返正賜姓名李繼昭及韓全誨劫帝如鳳翔德昭不從然則在鳳翔出降者其李繼遠乎繼遠本姓符名道昭蔡州人爲秦宗權騎將宗權敗流落無所依李茂貞養以爲子改名李繼遠後朱全忠圍鳳翔道昭出戰屢敗遂降于梁綱目作李繼昭恐遠字之誤但道昭戰敗而降其罵韓全誨亦未然

唐玄宗初幸東都次嶠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宋璟云陛下官由於春秋今始巡狩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飭後有受其弊者帝遂命舍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于上而恩在下始聽其待罪于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夫道不治而欲黜有司不為大過然因此而爭治道塗則勞民甚矣即此一事而宋璟之善於補過玄宗之從諫如流皆可具見而璟又不欲以恩出於已而過歸于君較之後世之掠美市恩惟恐其權不歸

徐陰錄卷九

五

已者大相遠矣此其所以為賢相也雖然始於怒而罪及二臣聞人之言而即舍之亦足以彰人君改過不吝之善不必令其待罪于朝亦可也宋璟以廣州都督入相廣人為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誦諛者欲登正之請自臣始詔許停止夫璟之治廣本有遺愛而不自滿假如此今之為郡縣者一遷顯位即立去思碑建生祠皆出於誦諛之輩又有因其子當道而為其父立祠於舊任者安得如璟之言一登正之乎

徐陰錄卷九

六

陳聲伯作唐餘紀傳以南唐李昇比漢之昭烈梁之蕭譽蓋本於南唐書世裔譜以昇為唐憲宗子建王恪之後以歐陽公五代史不當以南唐與楚越列為世家其意蓋欲依朱子綱目帝蜀之例以南唐接唐之正統也以予觀之則有不同漢昭烈乃漢中山靖王之後統屬明白蕭譽乃梁武帝昭明太子之子若昇者少孤遭亂失記其祖司馬公資治通鑑云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自峴五世至父榮名皆有司所撰考異曰周世宗實錄及薛史稱昇唐玄宗第六子末王璘苗裔江南錄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李昊蜀主實錄云唐嗣薛王知柔為嶺南節度使卒于官其子知誥流落江淮間遂為徐溫養子吳越備史云昇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為安吉堡將吳將李仲福攻衣錦軍過湖州虜歸徐溫愛其謹厚求為養子其說不一縱使真為唐之苗裔亦未得其實也又按吳王恪乃太宗子末徽中以房遺愛謀反累被誅四子皆流嶺表光宅中遇赦回其子禕為信安郡王朔方節度使屢立戰

功禘子峴肅宗時為宰相建王恪憲宗子無嗣南唐書世裔譜亦謂建王恪無子以宗室子為嗣史亡其名可見其不實也

通鑑載徐知誥領寧國節度使召徐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吾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器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詆諧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及考南唐書談諧傳申漸高在吳為樂工吳多內難伶

論陰錄卷九

人不得志賣藥於廣陵市昇元初按籍編括以善音律為部長烈祖授禪吳朝老將唯周本為元勳烈祖患其難制因其勸進至金陵曲宴便殿引鴟賜本本疑之旁取一卮均酒之半跪進曰臣與陛下千載一遇陛下不飲此酒殆非君臣同德烈祖變色左右莫知所從漸高舞袖升殿併飲之納金鍾於懷趨出烈祖使親信賜藥解之不及腦潰而卒南唐書乃陽羨馬令所撰自言世居金陵必得其實當以南唐書為是通鑑考異引南唐近事江表記一說以為同出於鄭文寶一人而記載不同

故以為毒知詢為是而不考馬令南唐書何耶

王銍默記云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襪乘轎子出居天清寺太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卍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蘄王也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即提去潘美在後以手搯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為不可邪美對曰臣豈敢以為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即命速退以其一人賜美後名惟正每供三代惟以美為父而不及其他按五代史周世宗七子長宜哥次二未名皆為漢所誅次宗訓

論陰錄卷九

封梁王即恭帝次宗讓改名熙讓封曹王次熙謹封紀王次熙誨封斬王熙謹乾德二年卒熙讓熙誨不知所終所謂惟正者其一人歟但宋史長編載宋太祖為諸將擁戴自仁和門入令軍士解甲歸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將士擁范質等俱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周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質等未及對羅彥讓等挺劍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從之稱萬歲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文武官就列至鋪時班定獨未有禪詔

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太祖就龍墀北面拜受宰相扶太祖升殿易服東序還即位群臣拜賀奉周帝爲鄭王太后爲周太后遷居西京不聞其與諸將入內之說默記所云或未真也

宋太祖太宗授受之事程篁墩辯之明矣但太宗即位之後使德昭不得其死廷羨爲柴禹錫所搆貶斥以死何其忍哉予以爲皆杜太后一言起之也杜太后監柴氏以幼見主天下人心不附故欲太祖兄弟相傳以次及德昭固爲社稷至計然而勢不可行也太祖雖遵母命然亦素知太宗有君人

續陰錄卷九

九

之度故嘗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雪夜幸趙晉家議天下大事必與之俱故一旦以天下與之是心也公天下之心也即堯舜之心也太宗之心則不如是矣夫利者人之所必趨者也天下又利之大者使名分一定則人不收窺伺今第曰皇弟姪曰皇姪則人皆有欲得之心而離間之言易入誹謗之端易興矣征太原時軍中夜驚不知帝所在遂有謀立德昭者豈不以德昭爲應立之人而太宗之心從此不悅及還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

以爲言又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觀此則有不相容之勢矣爲德昭者又不能沉晦以免禍而自劄以死德昭旣死則廷羨自不能安其位矣他日趙普對太宗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蓋逆探太宗之心決不能傳位於弟也然而宋家弒逆之端亦自此絕矣故曰杜后之言勢不可行也初宋太祖欲遷都洛陽群臣諫阻弗聽晉王言遷都非便太祖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

續陰錄卷九

十

上不答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予按宋太祖之慮遠矣宋朝國勢之弱失在於無險可恃也群臣安土重遷憚於改作太宗亦不慮及於此何耶宋真宗景德初契丹大舉入寇寇準力主親征帝至澶淵議和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疋成約而還議者咸謂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準之功不在乎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予以爲親征亦非上策也以萬乘之主而

親臨行伍萬一虜勢不退何以回鑾况真宗怯於用兵遣曹利用議歲幣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蓋急於了事之意而小人又有幸兵以取重之謗準之心雖不欲輸歲幣挾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其可得乎當是時虜主隆緒年幼宋兵尚強彼無故深入其曲在彼如準之初意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雖不用親征亦可也惟其親征故輕許歲幣虜情譎詐不常厥後又有增幣之議矣又有獻納之議矣又有割地之議矣宋之國勢日以弱者和好誤之皆造端於澶淵之舉也夫金幣民之

續通鑑卷九

所產也以之養兵以衛民可也堂堂中國之尊而歲歲輸賦於夷狄宋之君臣不以為耻而反以為喜予獨惜夫準之策既不能盡用宜痛自謙抑不以功自居可也而未免有矜誇之意此其所以來王欽若之譖歟

續通鑑宋真宗天禧三年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置乾佑山寇準判永興軍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宋史寇準本傳則曰時巡檢朱

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上以問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頒命準上之準從之上其書中外皆以為非遂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景靈宮使信如斯言則準之上天書旦寔使之也王旦宋之賢相也始則惑王欽若之言及受美珠之賜而甘心從天書之偽既又以此移寇準之初志匪直不及李沆亦不及孫奭遠矣又按準素稱剛直而復以天書進亦不過為功名所動也

續通鑑卷九

十一

宋神宗熙寧初有事于南郊赦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豈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乘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也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春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遂不復辭

又神宗謂宰執曰本朝祖宗皆愛惜天物不肯橫費漢文帝曰朕為天下守財耳安石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為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正理然安於檢節自是盛德足以率勵風俗予嘗讀史至此二節未嘗不嘆安石之姦佞也夫常祿固不當辭郊祀賞賚可以有可以省者也天子天下之主也財也者天下之財也為天下而用之可也非為奉一人也安石以守財之言非天下正理是何言歟夫堯舜之所以為治者正以其節用愛人故澤及天下也

信陰錄卷九

十一

今日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為過當斯言也起人君縱欲奢侈之心矣孔子所謂利口覆邦家者正此之謂也宋儒或以安石有經術者予謂不然方新法之行中外皆以為非明道被旨赴中臺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以待之明道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方為愧屈范鎮疏云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乃自草制極詆之有經術以涵養者固如是乎宋徽宗惑於蔡京兄弟之言以之配享孔子亦

已過矣又以其子雱封臨川伯從祀宋史斷以為沐猴而冠誠然也

呂惠卿附王安石新法驟至執政安石罷歸惠卿既得志忌其復用遂出安石私書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鄧綰初通判寧州上書稱安石為伊周立青苗免役諸法民皆歌舞稱頌安石深喜力薦之得召見為侍御史判司農寺與曾布惠卿同附新法至御史中丞安石復相御史蔡承禧論惠卿姦惡綰欲彌縫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即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富民錢五百萬與華亭令共

信陰錄卷九

十四

為姦利事置獄鞠之惠卿遂出知陳州獄久未成雱令人以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中下制獄安石不知也惠卿知之上書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又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之語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而死綰知帝厭安石慮其去而失勢又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斥知虢州即此一事而惠卿之背恩忌刻鄧綰之諂媚變詐王雱之陰

毒賊害小人之情狀皆可具見而安石之好人佐已取友不端亦可知矣夫君子之處世惟一誠而已彼詐偽之徒未有久而不敗者也

宋元祐初司馬溫公復相改王安石新法之害民者其雇役法以五日為期同列以為太迫蔡京知開封府獨如約改畿縣無一違者溫公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及章惇為相創紹述之說議復雇役久而未定蔡京即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遂復雇役建中靖國初京為御史所論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

續錄卷九

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數月京即與之遊不令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由是徽宗屬意於京又結左街道錄徐知常及官妾宦官合詞稱譽得起其黨曾布鄧洵武交薦為相京既得志陰托紹述之柄追廢元祐太后貶竄諸賢死徙畧盡以司馬公為姦邪之首勒石文德殿門又創豐亨豫大之說誘惑人主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成樂製定命寶鑿大伾三山大興工役進朱冲子勗起花石綱徽宗亦覺其姦厭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

見祈哀蒲伏扣頭無復庶耻至於父子兄弟視如寇讎雖與弟下尊其婦翁王安石配享孔子及議論不合遂相詆於朝長子攸與京勢位相軋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愛其季子條凡所判皆條為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為姦利竊弄威柄攸發其私請殺之帝不許欲遠竄京力丐免乃能條以撼京京無去意徽宗使童貫令其上章謝事京泣曰王上何不相容數年必有讒譖之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投貫帝命詞臣代作三表請去降制從

續錄卷九

之先是攸過京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握父手為盼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也越數日果得致仕之命蔡京一門父子兄弟所為若此不惟可惡而亦可醜蓋小人心惟知勢利而已勢利之心一起則綱常倫理禮義庶耻俱不為顧弒父與君無不為之矣
宋徽宗為童貫李良嗣王黼等所惑遣使至金約攻遼請燕雲之地許以歲幣四十萬及燕京租稅此

舉甚爲失策夫夷狄犬羊之性雖不許其物尚慮其求索豈可先許之乎在真宗時已失之於前矣却乃無故許以歲幣自處以弱且賦稅地之所產以供軍國之需者也得地而納租與人何以異於富室之佃戶乎况夫女真初屬於遼及其強大遂叛之遼雖不道亦以臣而叛君也其出師攻遼亦非吊民伐罪之舉不過恃強以併吞地土耳反從而助之可乎故童貫白溝之敗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者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啓他日之禍謂爲得計

徐隆錄卷九

可乎救災恤隣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不獨貫不能對宋之君臣亦無以自解也或謂宜救遼者亦非也夫夷狄相攻我中國只宜自治固我邊疆蓄糧治兵以防其侵擾斯爲上策况金虜氣焰方張貪心無厭既得志於遼必來侵犯中原勢所必至者乃不豫爲之計而越境交好輕許歲幣興兵助惡納其叛臣張穀又不能庇而斬首獻之李良嗣私許軍糧又不能應始則示之以弱終則自開罅端以致金人得以長驅而入如履無人之境遣王介儒撤離拇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

叛等事辭語甚倨且曰國家若以貴朝爲可憚則不長驅矣其眇視中國如此皆自取之也向使宋不先許歲幣不約攻遼不納張穀彼不知我中國虛實豈敢無故侵侮縱使其桀驁入寇責以大義待其屈伏而後與之和亦不至於靖康之禍矣

宋高宗建炎三年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以怨望作亂殺同簽樞密汪淵及內侍康履等劫帝傳位皇子專請隆祐太后孟氏垂簾聽政改元明受平江節制軍馬張浚江東制置使呂頤浩等會兵討平之乘輿反正立粵爲皇太子尋卒朝野遺記云苗

徐隆錄卷九

傅劉正彥之變植虛器于前星欲自恣於凶狂耳春宮未辯菽麥而魏公在建業乃受而殞之過矣唐睿宗常帝數年又爲皇嗣者十餘載中宗復位以親王就列德王裕爲劉季述等迫立昭宗反正復歸東宮今明受之殞在鐵塔下父老尚能言蓋當時并乳媪掩之云信如此言則高宗可謂不仁而張浚亦不能無罪也及查宋史元懿太子傳云帝復位乃以粵爲皇太子從幸建康太子立屬疾宮人誤蹴地上金鑪有聲太子驚悸疾轉劇薨宋史長編云元懿太子粵薨年三歲輟朝五日又簽

樞密院事鄭穀薨于位穀執政甫百日上甚悼之
謂大臣曰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穀計至殆不能
釋也觀此則掩于鐵塔之事恐未實

宋高宗以黃潛善汪伯彥為相入謝高宗曰潛善作
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及金兵犯泗
州都堂集議潛善與伯彥笈曰諸公所言之三尺童
子皆能及之是夕泗州報至高宗大驚遣劉光世
率所部迎敵士無鬪志未至先潰是日揚州城內
居民爭門以出踐死無數從官有詣都堂問二相
一者潛善伯彥皆曰已有措置不必慮百官聞此復

借陰錄卷九

一九

自相慰既而金人陷天長軍帝遣內侍覘事奔還
即甲冑走馬出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內侍省押
班康履五六騎隨之是時潛善伯彥方率同列聽
浮屠克勤設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二人
方倉皇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
不怨憤司農卿黃鶚至江上軍士誤以為潛善罵
之鶚方辯而首已斷矣高宗之用相如此而欲恢
復得乎至於苗劉之亂亦因賞罰不明致生怨望
而內侍康履又擅作威福諸將多疾之渡江至浙
左右宦者以射鴨為樂比至杭州江上觀潮中官

供帳赫然遮道苗傅等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
猶復爾邪於是遂誅戮閹宦而起廢立之謀矣此
亦高宗失政之所致也

初內侍省押班邵成章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必至
誤國帝怒除名發南雄州編管宋臣留正曰自古
人君求言之路甚廣自公卿百執事下逮芻蕘庶
人惟宦官女子非所當言借曰有益已為非宜况
未必有益而常黨邪害正乎唐明皇時雲南數喪
師邊將擁兵太盛在朝之臣無一敢言高力士一
日獨為明皇言之可謂切矣而論者猶以為朝廷

借陰錄卷九

二

無賢百官失職而宦官言天下之事深為明皇不
取邵成章言大臣之失未必非衆人所難言者故
竄逐之可謂深得聽言之道矣予謂留正此論非
也自朝廷之政體而言則宦官不當言大臣之得
失若夫國步艱難之際彼亦臣子也豈可坐視君
父之難而不一言之乎高宗之斥成章是矣至於
殿中侍御史馬伸言之而卒至竄死亦豈非所當
言者耶又太學錄陳東撫州進士歐陽澈論黃潛
善汪伯彥不可用李綱不可去遂斬于市得聽言
之道者固如是乎宋度宗一日謂賈似道曰襄陽

圍已三年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帝曰適有大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無敢言者權臣之蒙蔽其君如此人主可不加察乎

三代以下中國之君為夷狄所虜者晉有懷愍宋有徽欽然懷愍雖被害於虜而虜亦尋滅雖非晉殺之亦可以雪晉之憤矣東晉雖偏安一隅亦未嘗獻幣於夷狄也宋於汴城失守之時二帝與太后諸王及妃公主附馬六宮有位號者盡為金人所虜京城巡檢范瓊開封尹徐秉哲反為賊所用令

續修四庫全書

二十一

坊巷五家為保毋得藏匿三千餘人衣袂相聯而往其窘辱尤甚宋之君臣謂宜卧薪嘗膽圖以復讐雪耻可也而高宗始則惑于黃潛善汪伯彥之言一意南奔繼而又墮秦檜之姦計枉殺良將岳飛甘心於納幣求和而不知臣事夷狄之可耻較之東晉又不及矣其尤可笑者高宗即位不得報赦文於河東河北陝之蒲解恐金人知之何其畏懼之甚也向使高宗聽李綱宗澤張所諸人之言先入汴京拜謁宗廟度不可居擇長安或建康居之號召四方勤王之師以為戰守之計則金人必

曰宋有君矣未必敢肆意侵陵也厥後孝宗雖銳意恢復然事機已失和議已定又無名將似難輕舉矣是則宋之不能恢復中原失在於高宗之時也

宋理宗在位四十一年首明濂洛之學黜王安石之祀當時儒臣謚議以其有功理學故謚曰理予謂理也者體之身心見諸事業不在乎言語文字之間也天子以天下為責則當求治天下之理理宗之時金虜雖滅而蒙古日熾已有併吞江南之勢矣正宜日夜憂勤思所以致治保邦之道而乃專

續修四庫全書

二十一

事虛文以粉飾治道作訓廉謹刑二銘而有司之貪酷反不加察國用不足不思節用愛民而買公田以重為民困鄂州之圍賈似道遣使虜營稱臣納幣元師方退乃殺其殿卒而以捷聞遂稱為股肱之臣召入為相既而元世祖遣郝經來告即位徵前日講和之議似道恐其姦謀敗露拘留于真州忠勇軍管厓不以聞致招元釁此皆偏聽生姦之故也是雖日講程朱之學何益於治哉况鑑稱理宗末年於宮中作芙蓉閣香蘭亭倡優傀儡游燕終日亦未嘗實用心於理學也郝經之被拘也

驛吏防守嚴逾獄犴介佐不能堪經諭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公等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夫元使尚知宋祚不遠而宋之臣獨不知之方且自謂道學大明元臣進宋史表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述多而成效少豈不信然也哉

通鑑博論謂元世祖聽妖僧祥邁之誘作妖書以毀吳天上帝貶孔子為邪道擬為中賢不足稱聖獨尊棄門之教令棄門舉火盡焚道藏然考之元史蒙古太宗窩閣台即位之五年詔以孔子五十一

佛陰錄卷九

二十三

世孫孔元楷襲封衍聖公修孔子廟已知尊孔子矣元世祖中統二年大司農姚樞言以儒人楊庸教化孔顏孟三氏子孫亦未嘗不尊孔子也但夷狄之人原不知有吾中國禮義之教以中國人為之輔導始知有孔子然亦未深信之也至成宗立始詔中外崇奉孔子建文宣廟于京師給曲阜林廟灑掃戶以尚珍署田三十頃供歲祀武宗立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是亦知有孔子之道但終不如信佛之專也又謂令棄門舉火盡焚道藏恐未然元史稱至元十七年詔諭真人析志誠

等焚毀道藏偽妄經文及板按世祖尊用嗣天師張玄演加演道靈應冲和真人又於長春宮修設金錄周天大醮七晝夜詔三茅山三十八代宗師蔣宗瑛又遣宦者咬難訪江南高士持香信州龍虎臨江閣皂建康三茅山設醮蓋亦好道者恐止焚其偽妄者耳

元武宗詔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丘瓊臺曰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髮不肯假借正恐後世夷狄或至於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奠楹之後千有八百餘年天翻

佛陰錄卷九

三十四

地覆而有蒙古之禍哉由是推聖人之心竊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予謂瓊臺之論正矣但胡元本夷狄之俗初不知有孔子一旦僭主吾中國亦知我孔子之道當尊而加以隆號可見秉彝好德之心不以華夷有間而吾夫子之道縱使夷狄之人亦能使之感動興起中庸所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正此之謂也又按通鑑宋徽宗崇寧三年賜辟雍殿曰大成元蓋襲而用之耳非元武宗以是加之也又論孔子封謚

卷九終

靜虛齋借陰錄卷之十

吳興顧應祥

論雜

傳謂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此好事者附會之言何也天地開闢之時洪荒之世事簡民淳結繩以治而已及人文漸開於是天生聖人制為文字寔自倉頡始厥後史籀作大篆李斯變為小篆程邈變為隸而草楷生焉人心日巧故字義日增亦猶汗樽杯飲之變為籩豆簠簋巢居穴處之變為宮室房宇勢所必至天何故而雨粟鬼何故而夜哭乎且西南夷以刻木為信子巡撫滇南見焚人有焚字籩籩有籩籩字木邦緬甸有木邦緬甸字八百車里有八百車里字亦必有聰明特達之人為之創始未聞彼處天雨粟鬼夜哭也王充論衡辯之雖是但謂天之雨粟為疾風所飄而至又引建武二十一年陳留雨穀形如茨而黑有似稗實或夷狄之地生此穀夷狄不粒食委之於地遭疾風暴起吹颺墜於中國此說非也夫風不過百里之內豈有外夷之穀能吹入中國乎蓋天地之氣化自有出於常理之外者歷代史所載有雨肉者雨

毛者雨血者輟耕錄載元至正壬辰湖州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堅固破而食之如松子仁人皆曰娑婆樹子後紅巾入城兩核處悉被兵火正德初予在饒州餘干樂平之交天雨草子土人拾而種之俱出一莖兩葉如旗鎗狀未幾有汪澄三王浩八之亂蓋亦殄氣所致也

大唐六典云凡任官階卑而擬高則曰守階高而擬卑則曰行王守谿震澤長語云唐制有勳有階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職務階以叙勞勳以叙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勳階高者亦有勳

階卑而官爵高者宋制列銜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階與官同則無行守字予考宋史職官志凡除職事官以寄祿官品之高下為準高一品已上為行下一品為守下一品以下為試品同則否奉祿亦分行守試如御史大夫六曹尚書行六十千守五十五千試五十千蓋行厚於守守厚於試也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以官高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則以卑官而

行高官之事也紹聖間翰林學士蔣之奇言所謂
試者非正官也今尚書侍郎皆正官而謂之試失
之矣如以階卑則謂之守可也請凡為正官者俱
改試為守則試與守大不同矣政和間詔選人在
京執事官依品序帶行守試其外任則否宣和以
後官高而仍舊職者謂之領官卑而職高者謂之
視又按漢靈帝初以劉儵守光祿大夫三國時曹
操以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則漢時亦有稱守者
非始於唐也元世祖以長子燕王真金守尚書令
則元時亦有稱守者不止於宋也我朝官制無

行守但京官未及考滿而陞者曰署武職推陞者

亦曰署官雖陞而俸猶舊國初有試職今惟御史

有試亦與宋時所謂試者不同近見士大夫任南
京者往往自稱曰守甚無謂

宰我謂三年之喪期可已矣夫子責其不仁後人遂
以此少宰我以愚觀之宰我亦不可及者也夫子
詰之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直答曰安若他
人必巧辭以釋之矣况宰我所對食稻衣錦乃在
期年之後今之士大夫親死未及旬月公然飲酒
食肉衣麻燕會談笑如常而又自稱讀禮反上議

昔賢之非何其不自反耶

郭巨埋子之事世稱其孝或有議其非者方正學遜
志益集謂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
牲之養猶為不孝况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
之幼子乎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不忍為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
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放麇不忍君子羨之况子
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
幾於泯矣予謂正學之論是以聖賢之道責巨也
且夫人情溺妻子之愛而遺其親者多矣巨能舍

其所至愛而一於養親其一念之發出於由衷當

是時但知有親而不知有子謂之不知道不可以

為訓則可若以為非孝則過矣及觀五倫書云
郭巨父没分財與二弟已獨取母供養寄住鄰有
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之居無禍患嘗掘地得金
一釜上有券云天賜孝子郭巨巨不收聞于官官
依券題還之必有所據則埋子之事亦未嘗實也
予又謂郭巨之孝感動天地理或有之至於金上
有券云天賜孝子郭巨恐未必然殆記者欲揚巨
之孝而文飾之過耳

世傳王祥卧冰之事蓋好事相傳之言遂以為實殊不知王祥未嘗卧於冰上也晉史本傳云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忽有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夫魚在水下剖冰求之者椎碎其冰而入水以捕之也豈有裸體卧于冰上之理乎議者遂謂卧冰或至凍死反為不孝豈不謬哉史又稱祥父母既沒之後年

齊陰錄卷一

五

垂耳順不受徵辟第覽勸之始應徐州刺史呂虔之召累遷至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學尊為三老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聞者莫不砥礪高貴鄉公被弑祥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晉武帝為晉王與荀顛往謁顛謂當拜祥曰相國雖貴魏之宰相也吾等魏之三公也王公相去一階安有天子三司而拜人者及入顛遂拜祥獨揖武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位拜大保進爵為公與何曾鄭冲等耆艾篤老

希復朝見每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既而屢乞骸骨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詢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簾褥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子肇為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以予觀之祥之孝友高潔優於當時之人遠矣但先受高貴鄉公尊禮隆重其被弑也實出於司馬昭之心司馬氏逼移魏祚不能早退而又受晉武爵祿不能免臣事二姓之譏焉

齊陰錄卷一

六

人於平居暇日孰不曰吾能辨義利也及至臨財之際橫索巧取無所不至其素貪者固不足責有一等外為廉潔之名而陰通賄賂者比比而是故予嘗謂臨財毋苟得當在臨字上用功即省察之功夫也予為山東叅政時巡歷昌邑謁楊震四知祠楣間多有往來士夫題詠內一首云維之水其流湯湯令以濯穢守以流芳夫王密受知于震恐亦非穢人也古人報知己亦有千金為壽者密蓋不知震之心耳故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可見震平日未嘗以廉自處故密亦不知惟其不知乃所以為真廉也予亦有詩云漢家取士惟廉

孝大節如公信可師萬古千秋傳姓字青天白日
做男兒功夫正在臨財處點檢須從暮夜時不是
故人渾未識此心誰遣故人知蓋以表震之心云
曹操既克袁紹表關羽為漢壽亭侯漢壽邑名亭侯
爵也後人誤以漢為國號止稱壽亭侯程篁墩學
士著關羽爵謚考是矣但謂漢壽為犍為則非考
一統志在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在秦時為葭萌縣
費禕北屯漢壽即是此地楊升菴丹鉛錄謂漢壽
郡在蜀之巖道尤非巖道在蜀之雅州晉為漢嘉
郡非漢壽也篁墩又云羽謚壯繆人以為惡謚而

不稱此說亦非當時操雖表羽為侯而羽即奔還
漢初未嘗食邑於此及羽歿漢追贈壯繆侯胡元
時又追封義勇武安王故世人但稱其爵而略其
謚耳非諱之也又按解州志載關羽廟有四連環
壽亭侯印一顆蘇州所刻漢晉印章圖亦載之又
不知何故

郭林宗有母憂徐穉往吊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
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高士徐孺子也詩
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夫詩
人之意本謂賢者不可留以生芻秣馬以致其願

留之意非以芻奉賢者也孺子此舉其跡似怪然
亦謂林宗之為人如玉而以上句啓之其於文義
固自無害後人慕孺子之高而凡祭奠友人父母
動以生芻為辭不幾於以馬待人乎

晉郤詵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
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
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
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郤字或作郤與郗字相
似後人遂以為郗詵凡作詩稱士子登第者皆以
為郗林郗桂不知其誤也又如張翰字季鷹本羽

翰之翰當為平聲而人以為詞翰之翰作去聲雖
社詩中亦作去聲唐韓翃字雄飛而孟啓本事詩
誤作韓翊後人遂因襲以為翊如此之類甚多漫
志之

沈約侍梁武帝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
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
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
勳固諫乃止及疾聞其夢齊和帝割舌呼道士奏
章事又積前失遂大怒中使譴責者數次約懼而
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憤不盡改為隱隋薛道衡

作文帝頌煬帝覽之不悅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將置之罪道衡不悟會議新令又不能決道衡會朝士曰向使高頴不死令決當又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頴耶付執法者勘之道衡自以為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冀帝赦之勅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縊而殺之二子平日皆以文章自炫卒以輕言取禍士之處世於文辭言語可不慎哉

晉書于寶傳云寶父寵一侍婢母甚妬忌父亡母乃

不情陰錄卷十

九

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後十餘年母喪開墓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病氣絕積日不冷後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為搜神記予竊疑之天地間怪異之事何所不有婢在土中十年不死又出生子事之極怪異者但人死則魂已散豈能復入墓中顧婢至於十年之鬼鬼之飲食亦非可以啖生人者恐記者粉飾之過耳又嘗

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于寶非干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註云晉有于寶誠齋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今查史傳俱作于寶韻府于字干字下俱不載惟鬼之董狐下亦作于寶及考翰墨全書氏族門作于寶必有所據恐干字為是于字誤耳漫志之以助聞見

人有才藝而不自表暴不言而躬行者最為難得予讀晉史而得一人焉魏舒是也舒初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

不情陰錄卷十

一

人不足以舒補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閒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嘆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眾人莫能斷者徐為籌之多出於眾議之表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俱有聲稱拜散騎常侍出為冀州刺史以簡惠稱繼山濤為司徒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為殺公椽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恙後以疾遜位舒凡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

之際人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辭榮
祿終者未之有也予嘗謂人有一技汲汲以誇示
於人皆內無所養故耳若舒者其所養深矣於此
觀之可見君子之學當以躬行爲本而不在言語
之間也

程克勤蘇氏檣杙一書專闢蘇氏之學其序曰人皆
知宋有王安石者其學術邪謬足以亡人之國而
不知有眉山蘇洵及其二子軾轍之罪浮于安石
倍蓰也予謂此言過矣安石以虛名聳動人主剛
愎自信立青苗免役保馬保甲諸法引用小人騷

借陰錄卷十

十一

動天下民不安生又謂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
祖宗法不足守遼使欲割地則曰將欲取之必姑
與之乃以分水嶺爲界割七百里以與之誤國之
罪莫甚於此蘇氏曾有是否乎蘇軾嘗著論謂武
王非聖人而是苟或謂其所見之偏可也若夫立
朝大節所至之處皆有惠澤及民真用世之才也
而謂其罪浮於安石豈其然哉但其才高爲人所
忌又作詩以譏諷時政似欠含蓄取禍之端蓋由
於此克勤因其與伊川不合不滿於朱子故爲是
說殊不知洛黨蜀黨之議起於伊川之門人賈易

力詆蘇軾以激成之不可獨罪軾也又謂其偃然
自聖不復顧忌予謂偃然自聖可以責安石亦不
可責蘇子也安石自謂其經術足以經世鄧綰稱
之爲伊周則喜而薦之豈非自聖乎朱子雖非蘇
氏之學至於論安石亦謂其汲汲以財利兵革爲
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
翫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嗣雷流毒四海至
於編名臣言行錄則三蘇氏俱列其間亦未嘗甚
低昂也

借陰錄卷十

十一

后山叢談載司馬溫公爲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
而公諱之嘗會僧廬荆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
度不可隱乃具道荆公集句戲之云年去年來來
去忙暫偷閒卧老僧床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
鶯過短牆幸營妓者同幕也溫公諱之爲同幕諱
也荆公戲之亦戲同幕也詩人玉屑及韻府群玉
所載俱同後人不詳看同幕二字遂以爲溫公會
狎營妓近見項喬甌東私錄云魏泰之碧雲駮載
司馬光營妓事實謗詆耳陰復春於韻府群玉載
之古今遂以爲實又見黃瑜雙槐歲抄亦云魏泰
之碧雲駮所載司馬光營妓事本謗詆也陰復春

於韻府群玉以為實夫碧雲駉乃梅聖俞所著或以為他人作而冒聖俞之名也中間並不載溫公之事韻府群玉亦明白書同幕私幸管妓亦不曾指溫公也黃瑜之看書忽略如此而東莞陳建乃引之以入資治通紀惡足信哉

宋秦檜力主和議忌岳飛成功與張俊乃俟高謀殺飛籍沒其家又惡岳字將岳州改為純州檜死然後復舊後因金虜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冤方許其家自便孝宗隆興初史浩為右丞相首言其冤詔復飛官以禮改葬錄其子孫官之淳熙六

晉書卷一百一

三

年進廟于鄂號忠烈謚武穆寧宗嘉泰四年追封為鄂王理宗寶慶元年改謚忠穆尋改忠武今杭州岳祠稱岳武穆王仍舊謚而未及改也宜改忠武為是或謂高宗生母章后陷于虜庭故急欲和議以歸其母是大不然高宗既為天下社稷之主當以天下為重豈得顧其私親乎况當時若能乘飛破竹之勢恢復中原則金虜畏我之強毋不求歸而自歸矣惜乎暗弱之甚墮於檜之術中而不知也飛之被檜專主之而張俊與乃俟高附和之也豈高宗之本心哉

枘鑿二字其原出於楚詞離騷經云不量鑿而正枘今固前修以菹醢鑿音漕穿孔也枘刻木端所以入鑿者也宋王九辯云圓鑿而方枘今吾固知其鉏錘而難入又周禮考工記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鄭玄註云調其鑿枘而合之夫鑿以受枘如今之鑿相似鑿方則枘方鑿圓則枘圓然後相入方枘而圓鑿則不相入矣今之為文者不考其來歷止曰枘鑿之不相入亦有不識枘字而誤以為柄鑿者楊升菴丹鉛錄辯之雖詳又引鄭氏註誤以為考工記本文亦失之

竹陰錄卷一

四

不考竊意枘之與鑿不特方圓之不相入苟長短廣狹深淺之不同亦不能相入矣觀離騷經曰不量鑿以正枘今鄭氏註云調其鑿枘而合之其義可見作文者謂枘鑿之不相入猶之可也謂相枘鑿矣又曰奚啻枘鑿則大不通

今人謂酒之薄者曰魯酒蓋本於莊子莊子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郭象註曰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矣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

怒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爲事故得圍卽卿今之人謂謙言酒薄曰魯酒蓋本諸此郁離子寓言譏世之好佛者曰昔者魯人不能造酒聞中山之人善釀求其方不得有仕于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此中山之酒也魯人信之一日中山之酒主至聞其酒取而飲之吐而笑曰是予之糟液也兩山墨談不察郁離子乃寓言而遂以魯酒之得名始此誤矣

古者寫書俱用黃紙有誤以雌黃水塗之而更改其

附陰錄卷十

五

上晉王衍言語未安隨即改口故號口中雌黃今人乃以好褒貶人之得失者謂之雌黃誤矣予嘗見洪邁進萬首唐詩表內亦云用雌黃水塗字則宋人亦用黃也又古人書俱卷成軸故曰玉軸牙籤鄴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是可證也予昔巡撫滇南見大理府古寺中有藏經一部皆黃紙寫卷成軸字畫端楷帶行書極其工緻蓋蒙段氏舊物每卷後有一紅印曰皇帝聖德奉戴玄珠乃其僭僞時稱號也士大夫取其卷尾一幅以爲手卷其中間有字者揭去一層亦尚可用今皆零落盡矣

後世書用摺本而猶稱卷者襲其舊也天台陶九成輟耕錄云真誥中謂一卷爲一弓楊用修丹鑑錄又云道書以一卷爲一弓音周與軸通及考字書並無弓字亦無弓字止有弓音鳩相糾繚也漫志之以俟知者

祭天地山川用牲牢黍稷玉帛者以人道事之也豺食獸也故以獸祭獺食魚也故以魚祭人食牲牢黍稷也故以牲牢黍稷祭玉帛人之所愛者故以之將敬天地山川鬼神無形之物豈能飲食置玉帛於何用况萬物皆天地山川所產無神則已有

附陰錄卷十

六

則神自能取而用之奚俟於人哉然而享祀豐潔則鬼神來格者蓋豐潔則誠敬之至苟且從事則不誠矣來格來享者格其誠也享其誠也不在物也蓋人心與天地陰陽相爲流通人心至誠則自然感召和氣不誠則乖戾之氣隨之譬諸道家之呼風喚雨豈真有雷公雨師與之驅使哉不過聚其精神以感物動之耳

道家塑天地山川日月星宿諸神俱作人形冠冕衣服之狀事雖不經然亦有故古者祭祀必有尸祀天地山川亦有尸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爲尸天地

山川無形可見必依人而行用尸者以人道事之也後改爲像亦尸之遺意也或曰天地山川之神無形也安能冠服然天地山川之神亦無口也安能飲食而以牲牢祭之乎故曰以人道事之也豺之祭獸獺之祭魚豈非以豺獺之道事之乎又按天文家以五星盈縮失次其精神降于地爲人歲星降爲貴人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爲婦人無所不爲此必有據而云三國時熒惑化爲童子降于吳則星辰之精亦可爲人形也史記載霍

不情陰錄卷十一

二

泰山之神以簡遺趙襄子則山川之神亦可爲人形也予嘗思之理有不可曉者夫五星乃五行之精華豈能降而爲人又復上天而爲星乎蓋入爲萬物之靈與天地之氣相爲流通故天之列宿以占人事無有不驗者人氣相感而見其爲人形其實星之本體未嘗爲人也

近觀湛元明甘泉樵語云揚生問燔牛祀天天者物之父母也以其子孫食其父母可乎甘泉子默然有問曰而知仁而未知義矣今夫以穀畜養者而謂以兄弟養可乎人天地之貴者也天高地下尊

卑位矣萬物散殊貴賤辯矣人之爲養也以祀其祖考祀於天地報本之義也又觀王陽明傳習錄謂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愚謂二公之言皆文矣而未究其實也夫天之生物物固物也人亦物也人與禽獸及蟲豸之類皆有血氣者也草木無血氣而有生意者也有血氣者必資飲食以養無血氣者必資雨露以養自然之勢也然禽獸之中有食禽獸者有食草木者蟲豸之類有食

不情陰錄卷十一

六

蟲豸者有食草木者有不食草木而止吸露水者惟人則并禽獸昆蟲草木而盡食之禽獸昆蟲之相食或以力或以氣化之相制人則作爲網罟弋射之類雖在深山巨澤之內皆能以計取之蓋自開闢以來茹毛飲血之時則已然矣今日爲養與祭燕賓客而殺生無乃非情乎程子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蟣虱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程子之言可謂道其實矣然則佛氏之不殺生何如曰佛氏無父無君之教非吾中國聖人之教也至於不殺生一節不可盡非之

古者女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載於孔子家語今謂之七出宜改為五出王忠文七出議辯之詳矣近見陳聲伯兩山墨談又云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為天不矜其不幸而棄之豈天理哉在律惡疾無子之

情陰錄卷十

九

列於去疑非聖人之意愚以為此正聖人之意也夫娶妻本為繼嗣也女子以順為正世之女子忌刻者多已既無子又不容其夫置妾以致絕人之嗣者往往而是故聖人立法首言不順父母而即繼之以無子使女子知其不執婦道與無子者禮所當去者也庶不敢縱其惡耳若雖無子而能和順逮下是為賢婦也豈一槩去之乎夫婦雖五倫之一然亦以義合者也義合則為夫婦義絕則不為夫婦矣孔門三世出妻不以為異後世溺於房一室之愛而士大夫又耻於出妻養成婦性之惡有

終身受制於妻而不得行其志者聖人制禮正所以扶植綱常也安得謂之過乎至於惡疾雖出於不幸然不可以供粢盛共枕席則去之亦禮也然聖人止言女之所宜去者有是七者若有三不去則又當斟酌而行之矣

古者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者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胡訥小學註云逆家為其逆德也亂家為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為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為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為其無所受命也又云喪父長子不娶却

情陰錄卷十

十

可疑若無父之女不復嫁此理蓋不可曉真氏曰喪父長子不娶先儒以為疑若父雖喪而母賢則其教女必有法又非所拘也兩山墨談云喪父長子如春秋許穆夫人之類以其種育不明而所出難辯是嫌疑之際君子所當慎者也予謂逆家亂家本不當取世有刑人必暴橫之家亦不可與之聯姻世有惡疾如體氣顛癘之類恐其傳染惟喪父長子似有可疑或者如小學之註為是若以許穆夫人例之恐非矣蓋衛宣公烝於庶母而生太子伋及為伋娶齊女而好又自娶之是為宣姜生

壽及朔宣姜與朔諧殺公信之乃令殺之齊諭盜殺之以白旄為識壽知之以告使無往使曰君命不可逃也壽竊殺旄以徃盜殺之使至曰君命殺我壽無罪也盜亦殺之宣公卒朔立是為惠公尚幼齊人使朔之庶兄公子頑悉宣姜生戴公申文公燬及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此淫亂之極者故詩人作墻有茨刺之聖人豈謂無父之女皆其母與人淫媾而生者耶無非曉人之娶婦當知所擇耳如晉武帝欲為太子娶衛瓘女揚后欲納賈克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

情陰錄卷一

三

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姤而少子醜而短黑揚后盛稱賈女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顛進言帝聽之竟納克女賈南風為惠帝后以致敗亂晉國人家為子娶婦可不慎乎

近閱兩山墨談曰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又曰仁山金氏通鑑前編勾踐滅吳註云吳自太伯至夫差二十五世今日本國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子孫支庶入海為倭也金氏博綜群書必有所據予考後漢東夷傳倭國在韓東南大海中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二十許

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山臺國光武中元二年奉貢賜以印綬桓靈間國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以妖惑眾共立為主又有夷洲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晉書東夷傳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地多山林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唐書東夷傳曰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其王姓阿每氏自言

情陰錄卷十

三

初主號天御中主其後皆以尊為號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以此觀之倭人自開闢以來已有之矣徐福所據乃海中之洲耳倭國固自若也謂太伯之後者本出於晉書蓋倭人既通中國漸知今古書籍乃其自詫之言恐未可全信

丘瓊山世史正綱於隋開皇七年書西域大食國人始至中國以為中國有回回人之始蓋謂回回即大食國也及查一統志有默德那國乃回回祖國其國王謨罕慕德生而神靈有大德臣服西域諸國其教專以事天為本而無像設則回回乃默德

那國非大食國也或者稱謂不同之故但唐史宋史俱載有大食國傳唐史傳曰大食國本波斯地隋大業中有波斯國人牧于俱紛摩地那山有獸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石而白文得之者王走視如言乃詭衆衰亡命劫商旅保西鄙自王國人往討之皆敗遂滅波斯破拂菻西域諸國皆臣又云其王大食氏號白衣大食種有二姓一曰盆尼未換二曰奚深盆尼未換殺其兄伊疾自王下怨其忍有呼羅珊木鹿人並悉林將討之狗衆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而衆數萬殺未換求奚深種孫阿

情陰錄卷十

三

蒲羅拔爲王更號黑衣大食宋史傳云大食國本波斯別種隋大業中波斯有桀黠者探穴得文石以爲瑞乃糾合其衆剽掠資貨聚徒浸盛遂自立爲王據有波斯國之西境唐未徵以後屢來朝貢其王盆泥未換之前謂之白衣大食蒲羅拔之後謂之黑衣大食與唐史大畧相同不見載有默德那國之說則大食國與回回疑各自一國也又按我朝末樂間太監鄭和往西洋通事馬歡著瀛涯勝覽云天方國即默伽國回回祖師始於此一統志天方國古筠冲之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域默

德那國其地與天方國相接宣德中遣使臣隨天方國使臣來朝貢方物當以一統志所紀爲是世之論作詩者必曰唐蓋律詩始於唐唐以詩賦取士故人皆工於詩然其人品甚卑如宋之間盛唐之詩人也初爲少府監丞與弟之遜皆諂事張易之貶嶺南逃歸匿於附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素疾武三思韋后所爲言輒切齒之遜竊聞之遂上書告同皎與洛陽張仲之祖延慶武當承壽春周憬等潛結壯士謀殺武三思廢皇后同皎等皆坐斬籍沒其家周璟亡入比于廟中大言比千古之

情陰錄卷十

三

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之間與之遜皆除京官其所爲若是雖有詞華亦何足取哉故人皆曰文人無行夫文也者道之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者也苟無所養而惟工於言詞正所謂巧言之流耳唐之詩人大率類此可見士之立身不在乎言語文字之間也

今之能詩者往往上擬楚詞漢魏甚至竊其題目而做倣之予以爲不必如此夫詩也者所以道性情也此擬古人之作何益於性情况古今異宜若發

於性情之正而可歌可詠則古亦可也今亦可也何必一一竊古人之體而後謂之詩乎然詩之體貴乎溫厚和平有含蓄不盡之意觀蘇公被暴公之譖作詩以刺之止曰二人同行誰為此禍使聞之者不怒宋人送唐介之詩夫豈不佳內未死姦雄之句幾乎罵矣况文彥博亦非姦雄豈通論乎此宋人之詩所以又不及唐也

靜虛齋借陰錄卷之十

借陰錄卷十

五

靜虛齋借陰錄卷之十一

吳興顧應祥

雜論二

世儒往往謂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不足以復三代聖王之治愚謂不然聖王之治天下惟安其民而已矣時而封建民心安矣不能改而為郡縣也時而郡縣民心安矣亦不能改而為封建也封建莫知其所由始蓋自生民以來則已然矣民生有欲欲必有爭故必推才德足以服衆者一人以為之主有一方之民則有一方之主此諸侯之始也中

借陰錄卷十一

間強弱之不倫疆宇之廣狹又不能無爭也有聖人者出其才德足以統御之者則又推而為天下之共主此天子之所由始也天子不能以獨治也又於諸侯之中擇其賢且才者假之弓矢鐵鉞以征不庭之國此之謂方伯連帥也上古之時人心淳朴天子不以天下為己物有賢者則讓之不以為異厥後人心不古天子不能不以天下傳之子不傳之子則起爭端於是乎遂家天下矣諸侯皆世其土天子不能不世其天下也繼世之君不能皆賢則失其統御之道而諸侯之中亦不能皆賢

於是各欲廣其疆圉而併吞之禍起矣且夫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王帛者萬國至成湯放桀所存者三千餘國武王克商定五等之封凡一千七百七十三國春秋之時大國十二小國無幾矣戰國之時止有七國秦併天下取於六國之手未嘗罷天下之諸侯也秦之失天下以暴政虐民人心離散非置郡之失也論者咸謂封建則上下相維無一夫橫行之禍亦無操莽移祚之患殊不知諸侯之國以強陵弱今年滅某國明年又滅某國于戈擾攘生民不得一日休息借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此可以言全盛之時也至於後世匪特不朝也僭稱王者尚不能制三家之分晉田氏之遷齊不惟不能討而且命之為諸侯矣夫周自后稷以來數百年施澤於民久故雖衰微之極猶能徒建虛名於諸侯之上非若後世崛起之君間關百戰以有天下也間關百戰以有天下又豈肯分之於人乎昔酈食其勸漢高復立六國後張良止之若使當時復立六國後則復為戰國矣漢豈能混一天下乎又如封建則卿大夫皆世其祿賢而在下者亦不能致用矣

帝陰錄卷十一

二

今天下郡縣已久其要在於擇守令之賢者重其權而又其任則久安長治之道也又何必遠慕古法而為迂濶之談乎右論封建

世儒迂濶之談以為井田可復予以為決不可復也三代之時為井田者皆中原平曠之地若大江以南吳越荆楚西蜀閩廣皆蠻夷之國高山大川紆曲險阻勢不可井亦未嘗井也且中原之地湮廢已久必欲復古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必須移城郭遷廬舍改溝渠竭民之財力數十年而可成中間又有不可行者一夫受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俟其有室家始受田百畝竊恐境內之田有限而民之生齒日衆將何以繼之受田之時縣官不以時給或不能盡給必訴于上而訟亦日繁矣又如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不知每家給與二畝半乎抑每人給二畝半乎若每人給二畝半必湏於邑外預留空地恐亦不能繼也又按周禮辨其野之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

帝陰錄卷十一

三

靜虛齋惜陰錄 卷一一

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厘田百晦萊二百
晦餘夫亦如之鄭氏註云萊謂體不耕者觀此則
周之初不耕之田尚多非若後世無不耕之田也
議者咸謂商鞅開阡陌壞三代之良法殊不知商
鞅在秦孝公時為相是時未併六國所開者秦之
阡陌也未嘗開六國之阡陌也今江南地方山邊
水涯無尺寸之遺亦有栽早禾於山上者豈皆商
鞅開之乎及考杜佑通典又云秦孝公用商鞅乃
隳經界立阡陌宋儒乃謂商鞅開阡陌二說不同
可見皆意度之耳 右論井田

續修四庫全書

四

王莽欲行井田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
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
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
未厭其敝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生
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愚謂博以秦順民心未
必然至論井田不可復誠確論也

論者咸謂井田廢而民之貧富不均富者田連阡陌
貧者無卓錫之地然亦不盡然也夫物之不齊物
之情也凡民之生自有能治生者自有不能治生
者古者即有上農次農之分雖欲齊之不可得也

續修四庫全書

四

若夫暴橫鄉里用強吞并財產者皆勢要權貴之
家有司不能裁抑而反助之以益其富至於勤儉
積累以起家者或加之以誅求或困之以重役反
為田所累者亦多矣故吳中俗語云昔年田是富
之足今日田為累字頭為是故也自漢以來有限
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皆終不能行何
也勢不可行也王莽令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買
此尤不可行者今之官田乃公田也不曰轉賣而
曰轉佃屯田乃軍士所以屯種者也亦有私相典
賣者矣雲南之職田武職之俸田也亦有私相典
賣者矣不特是也凡一應起解錢糧亦有私相借
貸侵用者矣若欲禁人之典賣田土雖嚴刑峻罰
亦不能也徒足以擾亂而已 宜學士濬大學衍義
補論制民之產其畧曰斷以一年為限如自今年
正月以前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亦不之問
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以丁配
田定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
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
未立限之前不復追究在立限之後惟許賣有增
買者并削其所有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

役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若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或至一二頃人多田少之處每丁或止四五十畝七八十畝隨其多寡以數分配仕宦之家因官崇卑量為優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已死者優及子孫寓世祿之意名配丁田法行之數十年官有限制而富者不復買田與廢無常而富室不無鬻產田直日賤而民產日均兼併之患日以漸消矣愚謂此說亦難行也且以吳下觀之一縣之內田多丁少者什一田少丁多者什九而有

齊陰錄卷十一

六

丁無田尤多豈能以一丁配田一頃乎民之買田賣田家有興替勢所必至官府豈能一一為之限制今之牧民者遷轉不常人各有見豈能行之數十年而不變乎不若順民之情田多田少亦不須計買田賣田亦任其自為不必禁止止以二百畝為一戶當一戶之差二千畝者為十戶二萬畝為百戶不滿二百畝者朋為一戶以田多者為正戶田少者為貼戶富室厭其戶差之繁自然不欲田多有力量者聽中間興廢不同十年造冊推收改過其優免之法議定一品與公侯伯免幾戶二品

免幾戶三品以下免幾戶五品以下免幾戶七品以下免一戶止免其差役糧稅不免致仕與見任同以職去官者不免已故者亦不免恐難繼也如此則狡猾之徒寄田於仕宦之家與仕宦子弟受人之寄以優免者俱潛消矣欲行此法即於造冊之年每布政司委堂上官一員直隸去處委戶部郎中一二員親歷各縣督查造冊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可以就緒矣 右論均田之法

齊陰錄卷二

七

民弗用靈制有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五虐之刑蓋指肉刑也唐虞及三代盛時不輕用此刑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欽欽欽惟刑之恤哉以此觀之未嘗輕用肉刑也後世暴君酷吏淫刑以逞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專以此逞威故晏子對齊景公言踊貴履賤譏其刑足者多也至漢文帝因女子緹縈之言詔除肉刑自是天下後世犯罪者得全其肢體矣按文帝之詔曰今法有肉刑者三三者謂墨劓剕也墨者黥也劓者割鼻也剕者

斬左右趾即刑足也不言大辟者大辟死刑不可除也不言宮刑及查景帝元年議文帝為太宗詔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宮刑已除之矣古者法制未備故習用肉刑然用五聽之法不輕以加人非若後世之枉濫也且夫聖王制刑以齊民所以使之遷善改過也若用肉刑雖賢人君子誤罹刀鋸亦不能改過自新矣漢唐以來議復肉刑者咸謂聖王之制肉刑使民畏之而不敢犯獨不思隋時盜一錢至死而盜不止聖王之治天下平其政而民自化奚

備錄卷一

八

必裂人之肢絕人之嗣以為法哉又况前代之制不同殺人之罪亦得以赦放又有以肉刑代死者故李勝曰今有弱子罪當大辟問其慈父必請其肉刑代之矣與其即死不若肉刑之猶可以得生也方今律例詳明鬪殺者絞故殺者斬強盜不分首從皆斬竊盜三犯者絞強姦者絞凡真犯死罪及十惡者俱不赦宥徒流以下情重律輕者例充軍又復肉刑將安施乎且鞠獄之官多有不得其情者誤以徒流猶可辯也誤以死罪監候會審猶可辯也誤以肉刑豈能辯乎又如誣告人死罪

已決反坐以死可也若誣告人肉刑已決抵以肉刑可也被誣之人安能復續肢體乎又有一等酷暴之吏以私意入以肉刑將何所控訴乎近見湛若水甘泉樵語云或曰欲母肉刑也可乎曰可則堯舜之仁為之矣夫愚民殺之而不見其形則不知戒戒而使遠之仁之術也若水之論欲復封建欲復井田欲復肉刑皆泥於古而不知其不可也皇明祖訓首章有云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劓鬲割之刑云何蓋嗣君宮生內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

備錄卷二

九

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大聖人仁之至慮之遠真足以為千萬世之令典而世儒往往復為迂論是古非今何其謬哉應祥為山東按察使遇嘉靖戊子鄉試考試官給事中其出策題欲復肉刑應祥以祖訓示之遂止若水在翰林數十年不觀祖訓何耶右論肉刑國初建園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祀天則以大明夜明星辰從祀祀地則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載於大

明集禮及存心錄洪武十年始定合祀於天地壇大祀殿以日月星辰嶽鎮海瀆諸神俱從祀而朝日夕月祭星之祭俱罷

成祖遷都于北一遵

太祖之制建天地壇於京師正陽門外

列聖相繼莫之有改嘉靖八年始改復南北郊及朝

日夕月之制當時夏言之創議在廷諸臣之議論

考據經典各有所見然皆未嘗推原

太祖立法之本心也夫禮也者本於人心非由外至

者也祭也者所以將其誠敬之心以感格於神明

禮陰錄卷七

不在乎儀文度數之間也古者禮文簡朴天子出

入無千乘萬騎供億之費周雖尚文亦不若後世

之繁也故邦畿之內地方千里有足以供朝覲會

同之需後世禮文日繁車駕一歲四出不惟勞民

動衆且起厭怠之心必至遣官攝祭而我將我享

之誠遂廢觀漢唐以後三年五年一郊可見矣故

聖祖之心慮及於此定為合祀俾

聖子神孫可以世守而不失隔年省牲歲首舉事

大祀既成然後諸司說事可謂極其誠敬矣犧牲

有所齋宿有宮神樂有觀每歲一舉便於行事不

致怠忽即如新官到任儀注以應祀神祇合祭於

城隍亦此意也無非節財省費以便於民而已大

學士丘濬大學衍義補引虞書類於上帝謂虞亦

合祭愚謂類字雖有聚之意但類亦祭名未可

據以為合然經無明文莫可攷矣至謂古者言天

則地在其中又曰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一年

之間夏至在冬至前並祭則以為瀆地先天祭豈

非越次乎又曰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歲也歲正之

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建午之月乃祀地

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以義起亦可也斯皆

禮陰錄卷七

有見之言不可非之也今改復四郊之制固於古

禮相合但冬至之日又有履長慶賀之禮先期齋

戒則習儀之禮廢矣至日舉祭則慶賀宣表之

禮廢矣若欲兼舉則勢有不能非所以將敬也至

於祈穀之祭雖本諸月令然上帝之稱解者不一

愚謂天即帝也帝即天也冬至已祀于郊矣復有

祈穀之祭無乃數乎曷若罷祈穀之祭仍以正月

上旬祀天於南郊若以地為不當並祭即以十月

上旬祀地於北郊日月星辰既從祀于天則朝日

夕月之禮不行亦可也春則以祈冬則以報事簡

而禮亦不舛矣議者咸謂祀天於冬至以陽來復於上天之始祭地於夏至以陰始潛萌下地之始殊不知以陰陽言則陽生於子陰生于午以天地言則天包乎外地居于中天高地下四時之氣未嘗不通正月三陽開泰萬物發生之候以之祀天正所謂乾知太始也十月純陰萬物收成之候以之祀地正所謂坤作成物也况舜典正月上日肆類於上帝有何不可又如南郊建大祀殿太祖有深意存焉故太廟拜位設在露臺而大祀拜位設在殿內豈敬天不如敬祖乎暮夜倉卒寓防範之意且以免風雪之患耳議者又執露祭之說殊不知古禮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特燔柴於泰壇而已所謂壇者不過擇高阜之處為之至秦而有四時之制今之壇壝已非周制三成之臺其高數仞豈能保無風雨剝落之患或擬以屋覆者既不可行或擬以棕護者亦豈能經久且冬至沍寒之候萬一風雪大作至尊何以行禮是徒知慕古之虛文而不知古禮之不可行者多矣周禮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今則不用裘矣大司樂掌成均之

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則祀天之樂皆統于成均也今則頌於太常矣月令天子迎春於東郊迎夏于南郊迎秋于西郊迎冬于北郊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安得一盡如其制禮器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一代自有一代之制酌乎古而宜乎今可也何必盡泥乎古乎今禮制已定豈敢妄議鄙見如此聊以備一說云爾右論郊祀之禮

倉卒寓防範之意且以免風雪之患耳議者又執露祭之說殊不知古禮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特燔柴於泰壇而已所謂壇者不過擇高阜之處為之至秦而有四時之制今之壇壝已非周制三成之臺其高數仞豈能保無風雨剝落之患或擬以屋覆者既不可行或擬以棕護者亦豈能經久且冬至沍寒之候萬一風雪大作至尊何以行禮是徒知慕古之虛文而不知古禮之不可行者多矣周禮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今則不用裘矣大司樂掌成均之

古人論郊祀之說者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為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曜魄寶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圓丘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祭五帝於四郊王者各稟五帝之精而王天下謂之感生帝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季秋大享於明堂是也宗王肅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後世儒者之論紛紛不一或謂五帝之名本於讖緯之書出於妖妄者或謂秦燔書滅

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祠白青黃赤四帝漢高
帝因又增北時兼祠五帝者愚按周禮祀昊天
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則周時已有五帝之
祭矣非始於秦也威靈仰諸名雖出於緯書亦上
古原有此號古人之稱謂不同如歲陽闕逢旃蒙
之類歲名攝提格單闕之類是也但以北辰曜魄
寶為天則非矣天文書紫微垣十五星在北斗為
天子常居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第一星主月及
太子第二星主帝王非曜魄寶也五帝五星在華
蓋星下為大帝之位一曰五帝內座鉤陳六星在
五帝下為后宮鉤陳內一星為天皇帝其神為
曜魄寶是皆天文家以此為占驗之術豈可即謂
之上帝乎夫天本一氣耳以其高高在上似若有
形體者故謂之天又謂之穹蒼爾雅云春為蒼天
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以四時而言也尚
書說云天有五號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
則曰昊天仁覆愍下則為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
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天豈有是名哉人
自稱之耳謂之曰上帝者以其主宰萬物而言也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其凝結於下則為人為

物其精華發見於上者則為金木水火土之五星
其流行於兩間以生育萬物者則為五行所謂五
帝者即五行之神也又謂王者各以所稟五行之
精為感生帝周以木德祀威靈仰容或有之愚謂
五行之神不可不祀但不可與天為六或從祀於
郊可也或如月令以四時季夏遣官攝祭亦可也
右論祭
五帝
孔廟祭祀成化十三年禮部尚書周洪謨議增樂舞
為八佾加籩豆為十二嘉靖九年大學士張孚敬
建議以為夫子人臣不當僭用天子之禮樂仍革
為六佾以愚所見雖用八佾亦無傷也樂舞之數
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所以別上下定名分
也魯諸侯也而用八佾故謂之僭今孔廟之祭天
子之祭也祝文曰
皇帝遣則非臣下之祭也祭用生者之爵以天子之
祭而用天子之禮樂豈謂之僭乎若以夫子為人
臣不當用八佾則夫子亦未嘗為諸侯也魯之大
夫也雖六佾亦不當用矣古者天子養老于太學
以父兄事三老五更親自袒割非屈天子也所以
教天子以孝弟也後漢明帝以李躬為三老桓榮

為五更皆當時之臣豈賢於夫子乎不特漢也後魏後周以夷狄入中國亦能行之孔子之道真足以為萬代帝王之師雖嘗為魯司寇未嘗臣於當代非若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者也今自天子以至庶人所誦習者皆孔子之道也非尊孔子也所以尊道也示天下以教化之原也雖天子至尊無上猶屈已於聖人之下也今天下佛寺道觀極其尊崇僭侈吾儒不惟無一言救正又從而阿附之甚至助之錢物以求冥福何獨於孔子而紛然議之乎或曰國學可用八佾各郡學亦用八

禮記卷十一

十六

佾可乎曰不可也非天子之祭也今山川社稷俱不用樂舞山川社稷所以養民者也先養而後有教也故不用亦可也 右論孔廟祭祀

孔子塑像不知起於何時議者咸謂中國無塑像塑像起于釋老予往年過長沙謁嶽麓書院見孔子與顏曾思孟像俱如跪狀蓋古之坐也人云自蜀中文翁講堂傳來者予未之信及閱岳珂愧鄉錄云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乃文翁當時琢石所為者則漢時已有像矣又見山東鄒縣孟廟中有石琢孟子像亦是跪坐可見像

設亦已久矣宋景濂孔子廟堂議謂古者祭祀主人西面奠爵尸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意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非神道尚右之義又謂古者造木主以棲神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肖像失神而明之之義蘇子私試策問曰古者坐于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

禮記卷二

十一

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予以為是皆迂論也古者尚右故廟皆東向不特神道尚右也朝廷之上亦以右為尊故以右丞相尊於左丞相後世以南面為尊故尊其神以南面庸何傷乎古者祭必有尸後世設像以代尸亦何害乎籩豆簠簋之陳所以將吾之誠豈真有神依于土木之中而慮其俯伏匍匐以就食乎假如天地山川非人也而以牲醴祭之以人道事之也禮者時而已矣古人之禮古之人道也今人之禮今之人道也若必欲復古置籩豆簠簋於地而祭之人以為不敬矣予又以

為國學乃 天子臨幸之地以先師像巍然坐于
上似乎非宜若在外郡縣用像亦無妨有廟貌則
使人瞻之而起敬矣 右論孔子塑像

孔子弟子家語載七十六人史記仲尼弟子傳七十
七人家語有而史記不載者陳亢琴牢薛邦縣亶
四人史記有而家語不載者秦冉顏何公伯寮鄒
單鄭國五人史記正義云家語薛邦字徒史記作
國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是矣陳亢或以為子
貢弟子又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之反子琴
張三人為友子桑戶死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

續修錄卷上

七

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曰
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
及而丘使汝往吊之丘則陋矣觀此則琴張似非
孔子之門人也但不知琴牢即琴張否史記之所
以不載者其以是歟家語有縣亶而史記亦不載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家語不載宜也秦冉顏何
鄒單亦不載何歟又查四書大全引仁山金氏云
文翁石室圖七十二賢則又增入蘧瑗林放二人
而無公夏守公堅定鄒單句并疆縣成原亢顏何
却選公孫輿如公伯寮十人而又以奚容蒧分為

二人一曰奚蒧一曰容蒧文翁漢武時為成都刺
史當時未曾專祀孔子或者以義起之或後人圖
於文翁講堂亦未可知然後世以蘧瑗林放從祀
實昉於此至唐開元二十七年始追贈孔子為文
宣王以顏子以下十人為十哲顏子贈兗國公閔
子以下九人贈侯爵其餘七十三人俱贈伯爵蓋
兼家語史記文翁石室圖盡載而又以琴牢琴張
為二人琴張贈南陵伯而琴牢無贈其重復可知
又家語申續字子周史記作申黨字周開元追贈
者申黨為邵陵伯又有申棖為魯伯論者亦以為

續修錄卷上

七

重復又宋高宗紹興間七十二賢贊其贈爵仍開
元之舊而又無公夏守公良孺公堅定顏祖鄒單
宰父黑原亢顏何公孫輿如九人亦有蘧瑗林放
而申黨申棖亦各自一人今嘉靖九年考正祀典
以蘧瑗林放各祀于其鄉秦冉顏何公伯寮俱罷
祀申棖申黨止存其一皆本於程敏政篁墩文集
之論也愚按孔門弟子當以家語為據蘧瑗林放
家語史記俱無原非孔門弟子止因文翁石室圖
有名而流傳祀之公伯寮雖載於史記而家語本
無况愬子路於季孫道不同不祀可也若夫秦冉

顏何雖不載於家語然史記明開秦冉字子開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素隱曰家語字稱蓋今之家語非舊本也篋墩集乃以為字畫相近之誤豈其然耶又如家語載縣亶字子象想當時必有其人而祀典遺之子由古史曰孔門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故并錄之但不及縣亶今之建議者止遵篋墩集而不會深考故特書以示後人知之

不情

三

漢以後雖知崇奉孔子而未嘗專祀高祖過魯祠以大牢至元帝時始以孔霸為褒成君奉孔子後平帝元始初始追贈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後漢明帝末平二年養三老五更于辟雍享祀周公孔子蓋古者天子視學行養老禮必釋奠先聖先師非專祀也七十二子惟臨幸闕里間一祀之魏齊王芳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大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顏子配享蓋始於此以後周公孔子迭為先聖未有定制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太宗貞觀二年以房

玄齡等議罷周公祀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貞觀二十一年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載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共二十二人為先師從祀始此高宗永徽中復改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等議以周公配享成王復以孔子為先聖玄宗開元八年以國子司業李元瓘議改顏子立像與十哲俱為坐像曾參大孝坐於十哲之次七十子與二十二賢圖形於壁二十七年追贈孔子為文

不情

三

宣王正位南面十哲等東西列侍顏子贈公爵餘贈侯爵曾參以下贈伯爵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攝行事祭孔子以春秋二丁始此宋真宗祥符元年封禪過魯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加封從祀諸賢公侯伯爵五年改贈孔子為至聖文宣王神宗元豐七年始以鄒國公孟軻與顏回配食宣聖荀况楊雄韓愈從祀徽宗崇寧元年始追封孔鯉泗水侯子思沂水侯三年賜辟雍殿名大成以王安石配享位次孟軻大觀三年始以子思從祀理宗端平二年始升子思十哲以胡瑗孫明復邵雍

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十人
從祀淳祐元年始黜王安石以朱熹從祀

國朝洪武中以行人司副楊砥建議黜去楊雄以董
仲舒從祀成化間學士程敏政考正祀典欲黜漢
唐諸儒不當祀者又謂顏子之父無繇曾子之父
點子思之父鯉皆坐廡下而子反居上要於廟學
別立一祠中祀啓聖公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子
之父孟孫氏配享而以程子朱子之父從祀未及
施行今嘉靖九年大學士張孚敬建議別立啓聖
祠以顏曾思孟之父配享程朱之父及蔡元定從

不齊陰錄卷十一

三

祀於名分固已正矣以愚觀之十哲之說始於唐
開元間本諸論語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而言
厥後以顏淵配享而以曾參補之曾參配享而以
子思補之子思配享而以顓孫師補之已非論語
之舊矣竊意孔門弟子顏子亞聖曾子傳道其餘
者豈當輕爲優劣不若以夫子南面四配侍坐其
餘七十二子止用木主照齒序列於兩旁經師左
丘明等列於東廡之上漢儒列於西廡之上唐儒
列於東廡之下宋儒列于西廡之下啓聖祠止以
顏曾思孟之父配享則事簡而理明矣又按先年

諸賢俱書爵書名今革去封爵止稱某子某子混

而無別孔門弟子爲冉子者六爲公子者三莫知
爲誰公良孺本覆姓公良名孺而一槩謂之公子
尤爲無稽宰父黑本姓宰父而訛曰罕父子先聖
既稱先師孔子而弟子之中又有孔子兩廡從祀
又有孔子不亦相犯乎左丘明或以爲姓左或以
爲姓左丘而稱左丘子是皆主議者欲伸一時之
見而不加熟思審處故也愚以爲弟子牌位宜書
其字子思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後人祭先賢而
稱其字亦何傷乎左丘明等傳經之儒宜加以經

不齊陰錄卷十一

三

師二字左丘明不知其字宜書曰經師左氏今名
其書曰左氏春秋故也後儒從祀者宜稱漢儒唐
儒宋儒有爵謚者書其當時之爵謚無爵謚者或
稱其號或稱其字庶有所分別而觀者亦知所瞻
仰矣 右論孔廟後祀

射之爲藝本爲禦侮而設然必德脩於已而後不失
正鵠故君子以是觀德古者以射選士我

朝洪武三年定學校射儀載在 大明會典及
大明集禮而集禮之中所載 府州縣射儀圖式
尤爲詳備今皆不行而提學官員間有好古而舉

行者俱用世儒所編射禮儀節射禮集要諸書雖本於儀禮舊文而中間增損附會不同甚為無謂鄉射禮文本無延射揚解之說也惟射義有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焉家

全續錄卷十一

三

語所載則曰勵有存者竊詳當時本謂觀者如堵墻人衆不能盡使之入故使子路擇而延之而又尚多也故又使公罔之裘與序點揚解而俾其自覺以退此乃孔子一時之事而先儒猶以為盛德者不為媿人之舉疑其非孔子之意或門人為此說以推尊聖人而過甚耳若夫鄉射之禮賓與衆賓皆夙戒矣又豈復有延而入者乎賓與主既相獻酬矣又豈可復揚解而使之去乎此不通之論也且古人之禮不可行於今者多矣古人之坐類乎今之跪也故坐而取矢坐而奠爵禮也後世之

坐與跪截然不同矣而使賓與遵皆跪而行禮無乃太褻乎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禮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鄉飲酒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諸侯卿大夫士皆世其祿禮樂明備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各有意義存焉今之鄉飲酒禮已舉行於有司而習射于學宮者所以教子弟也顧乃使之設為賓主而效卿大夫之所為所習者非其所行不有類於優人之作戲乎予巡撫雲南時具疏申明此禮禮部覆題奉

全續錄卷十一

三

旨通行兩京國子監及天下提學官轉行各衛府州縣等學各要遵照 大明集禮每月朔望演習至今未見遵行殊不思士習於射則他日出而用世亦禦侮之助也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有道有德者教國之子弟以樂德教其孝友以樂語教其諷誦言語以樂舞教以雲門大卷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凡祭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祖廟之樂皆統于成均成者樂之一終也均者調也成均之義蓋取諸此蓋古者以樂為教所以禁人之邪心養其中和之氣故

教化行而風俗美不徒取其聲容而已也三代以後樂之爲教廢矣漢武時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則神示可得而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尉論律呂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使童男女歌之自後歷代皆有樂章然皆不屬於成均蓋後世之國學其教不同非古之成均比也我

朝郊廟之樂統於太常而樂舞生以神樂觀道士爲之既得專其事又無室家之累可謂極其誠敬矣但黃冠非士人之列况情慾人所不免道士雖無妻室安保其能守清規無分外之事乎不若博

禮陰錄卷二

三六

選民間俊秀子弟并道童之年幼性敏者名爲雅樂生仍統於太常一如欽天監例俾世其業優等者月給糧米德行藝業堪爲師範者授協律郎寺丞有缺亦於內推用各生仍令青衣儒巾願習舉業者許其應試如此則人知自重義理既明則考律必精不惟可以供祭祀格鬼神而禮樂亦可興矣

教坊司不知起於何時唐元宗開元二年置左右教坊典倡優雜伎立文莊世史正綱云教坊之設始此按家語孔子相魯定公夾谷之會俳優侏儒戲

于前楚有優孟秦有優旃觀此則優伶自古有之而教坊之名則始於唐耳又唐時有女優則女伎亦自古有之而惟唐爲盛宋置營奴士大夫家燕飲俱以供事我

朝官吏宿娼挾妓俱有明禁一洗前代之陋而教坊妻女淫媾則仍其舊無乃未之革乎夫古之所謂優者類以侏儒爲之不過取其辯給以資譎笑而已未聞其妻女與人淫媾也故太史公作滑稽傳與西門豹淳于髡並列槩可見矣今天下窮鄉下邑凡吉凶行禮俱有樂人名曰樂籍皆良人也燕

禮陰錄卷二

三七

會之際俱有戲子亦良人也何獨於朝廷之上反使淫媾之徒作樂于殿庭之間乎且其司樂韶舞之官既有冠帶而不得齒於士人之列使有豪傑之士不幸而生于其間縱有聰明才智亦不能以自拔彼亦人也豈可絕其向善之心乎鄙見以爲不若月給口糧禁其賣姦使其官俳得與工匠相列但不得陞遷則彼皆知所自重而朝廷之體益尊矣或曰今各處郡城市廛去處俱有率妓女以覓利爲生者豈能盡革之乎曰此皆私自爲之也若公許之是教之使爲亂也爲治者正其經

而已矣

古者用人不限年歲漢劉向八十為郎公孫弘八十為相趙充國七十為將限年不知起於何時我朝文官七十歲許致仕遵用古典所以優高年也而人心貪戀畏懼黜罷往往減其年歲進士四十以下者其年多實四十以上者則不能盡實矣舉人監生吏員出身則無一人不減數歲者習以為常恬不為異昔李君行弟子欲貫開封府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若減年歲以求祿仕是亦欺君矣

徐陰錄卷二

三

而人無非之者習俗使然也况人之氣稟不同或有七八十而精力不衰者或有未及五十而早衰者予以為自今以始但取其才識而不必拘以年歲已往者令其自首改正仍行提學官考較士子但論其才學而不拘其老少如有減歲者一體改正從實有不實者以行止有虧論則此風可以盡革矣或曰七十致事古禮也曰古者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七十致事今則未及三十而出仕者多矣安能一一如古制乎

漢重守令故多循吏宣帝詔曰庶民之所以安其田

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漢宣起於閭閻知民疾苦故郡守不常易有治效者以璽書勉勵公卿有闕以次召用漢之郡守責任專而又故多善政今天下各省既設布政使司按察司以僉事分道時巡歲遣御史一員巡按又以布政司參政參議分管地方謂之分守巡撫都御史舊不常設今則常設又有公差巡鹽清軍御史皆得行考察之權事無巨細必稟允而後行非若古之郡守得以專制一方也而又陞遷太速不得久於其道舊制內外官員

徐陰錄卷一

完

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然後考其政蹟殿最以為黜陟厥後雖有推陞之典亦未有不考滿而陞者近年以來往往不待考滿而遽遷轉矣給事中御史有關例於進士舉人出身推官知縣會經考滿賢能者行取選用今亦不待考滿而行取矣以故人無固志一切為苟且之政惟汲汲為求陞之謀而為民之意微矣孔子聖人也亦曰三年有成今之守令豈賢於聖人乎兼且奔走之日多而治事之日少欲其政平訟理惡可得乎又况今之監司不行遍歷惟知市恩取悅而不聞激濁揚

清但有言及有司者謂之刁民下情何由上達而官邪何以得聞乎

本朝三年一朝覲司府州縣官各資須知文冊來朝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貪酷者為民不謹者冠帶間住老疾者致仕才力不及者調用丘文莊大學衍義補以為非

祖宗初意蓋謂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三考任滿然後黜降朝覲罷黜似非舊典蓋愛惜人才之意予謂貪酷之吏不可一日居者若欲俟九載而黜則民

受其殃多矣朝覲之年正宜去其一二以示懲戒但欲得其實耳得其實則去一人而千萬人悅矣至於素行不謹必須指其某事有闕行檢某事有傷風化然後可加以此名若徒以疑似之跡而一槩謂之素行不謹俾其終身受此汚名而不得白不亦冤哉况今之居官善避事者巧於取譽敢任事者必致忤人豈可以傳聞之言而遽以為軒輊乎予以為遺漏者既許其拾遺則冤枉者亦宜許其陳辯差官從公體勘誣奏則加以誣罪果有冤枉准令復職而罪其造謗者如言官風聞則不必

追究可也

國朝洪武三年開科鄉試洪武四年會試廷試進士尋復停止專用薦舉洪武十六年令天下府州縣歲貢生員赴京考試中式者送國子監讀書洪武十七年始定科舉之式十八年會試廷試自此三年一度開科以為定制鄉試舉人會試下第亦入監讀書雖重進士科而舉人監生出身者亦並用夏原吉舉人為戶部尚書方賓監生為兵部尚書虞謙監生為副都御史蔚綬監生為禮部侍郎呂震舉人為禮部尚書吳中監生為工部尚書給事

中有缺亦於監生內選用蓋

祖宗立法惟才是取而不計其出身也厥後歲貢之人類多衰老不能自拔於是低昂太甚非進士不能致公卿雖舉人至公卿者亦鮮矣近年建議選貢尋復停止予以為不必選貢也但行巡按御史巡歷去處於屬官不必計其出身貪汙者雖進士亦黜廉謹者雖監生亦舉則進士不敢以黃甲自恃而舉人監生亦知奮迅而盡職矣不特監生也吏員之中亦有淳良廉謹者亦一體推薦是亦振作人才之一端也

國初定科舉程式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
 第二場試論一道詔誥表内科一道判語五條第
 三場時務策五道文義取其窮理論策判語取其
 可以適用也今之司文衡者止閱初場七篇而於
 論策則畧而弗視間有長於論策者則又以其初
 場欠醇置而不取以致士子疲精神竭目力終日
 用心於經旨講說之間而於古今制度前代治蹟
 當世要務俱不暇及甚至登名前列而不知史冊
 名目不識字畫偏旁者往往有之唐以詩賦取士
 猶得博覽群書宋有博學宏詞制科大科以故博
 學之士得以進用今之所務者雖曰經義寔未嘗
 探究聖賢之本旨體驗於身心不過剽竊模倣而
 已乃使博洽多聞之士老死於岩穴而不得用豈
 不可惜也哉

宋時狀元皆出為僉判欲其習知民事此法最善
 國初狀元并一甲進士雖授京職然亦有遷轉外任
 者如張顯宗洪武二十四年第一甲第二名初授
 編脩歷任太常丞國子祭酒仕至交趾布政使韓
 克忠洪武三十年狀元授修撰任河南按察司僉
 事王守溪長語亦載陳文以講讀官出為雲南布

政使今之翰林惟以文字為職坐觀公卿之位而
 已夫天之生才將以用世君之設官本以為民也
 汲黯以待從而出守淮陽司馬光以諫院而為翰
 林學士古之用才如此何不使之內外更歷以成
 全才乎予又有一說焉使在京各衙門官員俱如
 宋制輪對在外官員來朝以公事至者俱得召見
 則下情得以上達而無壅蔽之患內外輕重亦不
 至於太懸絕矣

丞相之名雖始于秦而相則久矣傳謂黃帝得六相
 而天地治神明至舜舉八元八愷謂之十六相伊

尹仲虺相湯傳說相武丁周時召公為保周公為
 師相成王皆謂之相蓋古之六卿皆謂之相而不
 專於一故權不下移至秦悼武王以擣里疾甘茂
 為左右丞相丞相之名蓋自此始而秦始皇因之
 二世又以趙高為中丞相漢仍秦制以蕭何為之
 改為相國後復為丞相後漢置三公以丞相為司
 徒三國六朝或為丞相或為司徒唐以中書令侍
 中尚書令共議國政皆宰相之職後以太宗嘗為
 尚書令避不敢居其職以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
 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以其品位崇重不輕授人

而以他官參議故有參議朝政參知政事之名貞觀八年僕射李靖有疾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有平章之名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始此自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宋仍唐制以同平章事為宰相之職又有參知政事下宰相一等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令尚書令而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別置中書門下侍郎

齊隆錄卷一

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後又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元制左右丞相

國朝因之至洪武十三年誅胡惟庸始罷中書省陞六部尚書為正二品而革去丞相夫古者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豈可使一二人專制天下之事以總攬權柄乎

皇祖之見可謂一洗前代之陋真久安長治之策也永樂間始設內閣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止是代言備顧問而已厥後官日益尊權日益重

朝廷目為輔臣而閣下亦以輔臣自任無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權矣居其位者固皆碩德重望之士然天下重務必須身親經歷而後知之真今惟起於翰林者方得進閣無乃太拘乎

今制初六年一次武舉考選將才天順弘治間屢有更定後因不得真才停止嘉靖初兵部尚書彭澤題 准舉行更加隆重武舉有錄設宴迎送第一人歸第一如文舉之制今復改為三年一試而各省鄉試亦皆有錄比昔益加隆重矣鄙見以為選將與校士不同若用之於腹裏軍政則取其廉謹才華之美至於邊庭斬將舉旗之士必須曾經戰陣謀勇素聞者始可以當之古之名將起于行伍居多若徒以文義求之雖讀父書如趙括者亦將安用况今之所試論策皆下第生員所能者縱使長於騎射亦不過一人之敵耳恐未足以知真將才也然又必假其權而久其任則士卒歸心得以專制行事既欲責其効死又不當以文法繩之雖有小劔亦如秦穆公之宥孟明視則人知感恩圖報而自然盡力矣

齊隆錄卷一

靜虛齋惜陰錄卷之十一

靜虛齋惜陰錄卷之十二

吳興顧應祥

雜論三

蘇州人慣作小說而事多不實蓋蘇人好文往往以傳聞之言文飾而成書故也姑舉一二言之祝允明野記云洪武間憲典火烈期以止辟刑部郎袁覲

上文欲除之一日忽問覲某犯法朕將誅之而太子輒欲宥之何也覲對曰陛下欲殺之者法之正太子欲生之者心之慈上含怒口誦法之正心

不備陰錄卷之三

之慈二語數四不止已而叱覲退覲知不免即日佯狂顛謬百端或搏麵煎炙如犬穢狀家人潛布諸途拾啖之既久人以爲真狂上聞乃置之徐禎卿翦勝野聞則云獄有疑囚

太祖欲殺之太子爭不可御史袁凱侍上顧謂凱曰朕與太子之論何如凱頓首進曰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上以爲持兩端下獄二日不食出遂佯狂病顛咬汚穢上曰吾聞顛者不膚撓乃木錐凱凱笑放歸自縲木榻于床下久之上使人召之凱慢坐對使者歌

還奏上不爲疑上晏駕始出優游以終孤樹哀談又云袁凱洪武中爲御史上一日錄囚畢令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復命上曰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後以疾歸卒凱字景文其先蜀人後徙松江華亭及考謨烈輯遺又曰周王有罪太祖欲誅之太子晝夜號泣爲之代請太祖不能決召問御史袁凱對曰陛下欲誅之法之正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上怒以爲持兩端命繫于獄明日視朝問劉基基對曰創業之君法不可不嚴守成之主法不可不寬

不備陰錄卷之三

太祖意遂決宥周王罪一事而四處不同如此可見其妄也

野記云洪武中造中山王坊第既成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禎兄弟薄暮過之問左右曰何以稱大功對曰此魏國公賜第也良乘醉徑擊壞額署有司以聞明日二吳入朝上怒問何以壞吾坊對曰臣等與徐達同功今獨達賜第表里且稱大功陛下安乎上笑曰毋急性未幾令有司即所封地建宅二區今在江陰良

居前稱前府禎居後稱後府甚弘麗予在南京刑部詢魏國及六公子天賜皆云那有此事蓋妄傳也野史又云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樁以免今樹此樁出一舟而祭之遂為常制江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兵守之居舟旁免其餘役或云即當時操舟兵之後也予在南都出清涼門外詢之亦無此事又汪廣洋謫廣東叅政太祖有勅賜死載御製文集而野記乃謂甫出國門有詔切責遂自經如此之類甚多

情陰錄卷二
孤樹哀談載客座新聞云金碧峯者勝國一和尚也

寓宣州

太祖過江元氏故臣迎謂曰將軍恃霸我當有財賄納贐

太祖叱之曰我應天順人行王道汝敢以霸視我耶故臣曰若篤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峯及抵宣見州治西一草庵處一老僧

太祖仗劍叱問僧亦叱

太祖揮劍向僧僧引頸就之

太祖笑曰可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

耶語遂相投乃曰若公欲行王道我有所指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居遂定鼎金陵云夫金碧峯乃陝西乾州永壽縣人姓石名寶金自幼依雲寂溫法師為僧及長往西蜀從如海真公悟道入五臺山至正戊子元順帝召至燕都賜號寂照圓明大禪師主海印寺國朝洪武二年召至南京住天界寺召問佛法及鬼神情狀稱旨四年六月卒宋濂撰舍利塔碑大明一統志及宋學士文集開載明白備細今乃平空捏出寓宣州及定鼎金陵一節妄誕之甚

情陰錄卷二
孤樹哀談載傳信錄云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來復字見心而髯如故

太祖登極召至恠而問之曰汝不樂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留鬚何也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

上笑而遣之又載祝允明野記云洪武中徵高僧復見心其師訢笑隱止之曰上死亦無顏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復不聽后竟被誅瀕死而悔因道訢語

上聞逮訢至將殺之訢曰此故偈臣偶舉非有他也

上問何出訢曰大藏經在某函某卷檢視果然乃釋之此二說一則形容復見心之不仕一則形容訢笑隱之博覽然皆妄也復見心乃江西豐城縣人以冬至日生取名來復初從法喜禪師後住吳天平山兵亂避地慈溪天寧寺洪武初召至南京建會鍾山奉勅升座設法慰勞優渥善吟詠英宗泐齊名所著有蒲庵集初未嘗仕元為學士宋景濂蒲庵禪師像贊及一統志可考未聞其被誅也又按釋教中自有一種不剃鬚者今雲南有阿查黎僧綱司僧俱不剃鬚能念呪降龍向在南宗牛首山見金碧峯像亦不剃鬚但不知復見心曾剃否翦勝野聞云徐魏公病疽篤

帝數視之大集醫徒治療且久病少瘥帝忽賜膳魏公對賜流涕而食之密令醫人逃去未幾告薨巫報

帝帝遂跣担紙錢道哭至太傅家命收斬醫徒夫人大哭出拜 帝慰之曰嫂勿為後慮有朕存焉周其喪事而去及 國朝謨烈輯遺云魏國徐達皆疽初愈

太祖召至賜食有馬肉魏公不食

太祖曰朕聞卿瘡愈甚喜故殺百金之馬以與卿食而卿乃不為朕一舉筋魏公不得已食之既歸疽發而死

太祖甚追悔之蓋

太祖之待魏公恩禮甚厚初未嘗有意於毒之但知殺駿馬以待功臣而不知馬肉之為疽害故也二說不同皆好事者附會之言

祝允明野記云姚廣孝初事

文皇未見親密良醫劉觀薦其能卜 召問曰爾能卜乎吳語對曰會 上曰何術曰觀音課 上曰用課錢乎曰我自有即開襟有太平錢五文係於內衣帶解奉于 上祝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後又擲擲訖視 上曰殿下欲做皇帝乎 上曰莫胡說姚曰有之又曰有一人善相 殿下可尋來一看問為誰曰寧波袁珙

上乃命人取之未至燕使者與飲于酒肆一人馳入報

上與 天顏相類者九人並服衛士服同入肆沽酒使者因謂袁試看十人如何珙起拜 上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 上曰胡說我等皆護衛長官也

及還宮召詳扣之珙曰 殿下太平天子也伺龍
鬚及臍即登寶位 上怒命數士繫送有司言有
遊客到府妖言解還原籍至直沽入舟以一大桶
盛袁鑄之昇之入府一年有半鬚已及臍召袁視
之袁方至 上昂首謂吾鬚如何珙曰已及臍矣
殿下何忽仰頭乎仰之猶少不及然時已至但費
力耳此蓋言 文皇在北平時事及後又云姚廣
孝為

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垣以甌甑餅缶密甃之口
向內其上以鐵鑄下畜鴛鴨日夕鳴噪迄不聞鍛

懷慶錄卷十二

七

聲 懿文嘗至燕邸聞地道下有金鼓聲驚怖至
疾此又言

文皇未之國時事也按 文皇起兵在 建文即位
之後 懿文未薨之時

太祖在上東宮已定 文皇豈有異謀乎况禁中機

密之事何人洩漏而允明知之乎其妄誕甚矣

按廣東黃瑜雙槐歲抄紀姚少師事實畧云姚廣

孝蘇之長洲人元壬辰年披剃為僧名道衍洪武

癸丑請給度牒刻意為詩 詔遣高僧分侍諸王

衍往 燕府住持慶壽寺遂預靖難功壬午拜僧

錄司左善世永樂甲申三月簡東宮輔導官擢太

子少師復其姓名賜以勅諭九年考滿為壬辰二

月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於 武英殿奉

旨給與誥命封贈祖菊山父妙心俱資善大夫祖

母周氏母費氏俱夫人併本身共五道廣孝雖復

姓名而不畜髮娶妻故也又記柳莊相術畧云袁

廷玉名珙以字行其先南昌人五世祖子誠宋知

臨安府遂家鄞嘗游東海普怛洛伽山僧有別古

峩者善相見而悅之謂其眼光如電當以術顯令

仰視赤日待兩目盡眩潛布黑布豈於暗處辯之

齊陰錄卷二

七

又使懸五綵絨線窓紙外使映月光別其色然後

授以術且曰子當出我右慎勿洩也浦江戴良為

作傳備言其應驗之詳 建文在東宮聞其名亦

曾召見使相洪武丁丑 燕府遣儀衛正蔡禮齋

幣聘至北平召見廷玉稽首言曰異日太平天子

也年交四十髯過於臍即登寶位館于仰山寺僧

道衍室宴賜無筭謀必與焉已卯遣歸而靖難起

事矣到家為民人周繼祖訐告按察僉事唐泰械

赴京師 詔宥之惟令太醫院使戴原禮取相書

以進壬午六月

太宗登極命千戶張勇典膳徐福馳驛召之既至拜太常寺丞其子忠徹克傳其術官至尚寶少卿家本旗手衛軍 詔開除之又紀金尚書際遇畧云洪武中袁廷玉以事過鄞見一婦人於榜廊下哭聲淒甚問其故對曰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飲旗軍飲畢即行矣袁心憐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居以上課度日今缺戍為族人賂旗軍以我代行袁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他日當大貴此行勿憂因代償酒價貸米二斗臨行囑曰登舟即順境他日富貴無相忘既而舟泊西渡共濟者

徐陵集卷二

九

腹痛金與之上言宜用衣帶刮咽喉下即愈如其言果瘥驚以為神厚謝之沿途惟用上所得不匱至戍所開上肆以奇驗聞 燕邸召至問以靖難上吉援引古今才識溢發

上大喜多用其謀因薦袁又召之師起以世忠署長史累遷至兵部尚書兼詹事即金忠也洪熙初贈少師謚忠襄子達年方十歲即授檢討還鄉支俸觀其所紀三事皆詳細有據則廣孝未嘗以上顯而薦袁珙者乃金忠也

水東日記載萬奎言張顯宗狀元及第唱名前一夕

高皇有夢雙絲墮地後任國子祭酒往江西起義兵不知所終萬奎姓鄭福建長樂縣人為廣州府學教授其父琳號耽犁生練子寧嘗為作賦而張顯宗為之跋故有是言張顯宗福建汀州人也洪武二十四年一甲第二名是年狀元乃許觀詢諸汀人云是年先取許觀為狀元後改顯宗今狀元坊見在舊監規祭酒張顯宗司業韓克忠計其為祭酒適在建文中是矣但謂往江西起義兵則不然一統志汀州人物條下載張顯宗寧化人洪武中進士及第為編脩遷太常丞國子祭酒後出為交

徐陵集卷二

十

趾布政使有惠於民夫交趾布政司乃末樂五年所設豈有起義兵之事乎張芹備遺錄亦不載近有革除遺事一書不知何人所作乃云祭酒張顯宗備遺錄有小傳亦妄矣查備遺錄許觀即黃觀也後為禮部尚書起兵上游見大事已去溺死以此推之起兵者其許觀乎

備遺錄載耿清為僉都御史

文皇既即位清陽為臣服而陰懷豫讓之志

文皇夜夢有紅衣人拔刃圖不軌者遂驚覺明日視朝令遍搜群臣清果衣紅而潛挾利刃詰之對曰

欲爲故主報仇乃用鐵箒刷其肉至盡親屬連坐者尤衆韋除遺事則曰清早朝着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

上備之意固疑清及朝清獨着緋遂收而得所帶劍詰責不屈而死死之夕精靈迭見二說不同近見蘇人所著 皇明紀畧云守溪長語言耿清陝西真寧人洪武末進士爲翰林編脩慷慨有才器擢副都御史

文皇瘦江至金川門百官皆出迎拜於江次清直立而罵 上命袂去其齒猶罵不已至唾血沁

不備錄卷十二
十一
上衣遂命醢之又與前一說不同及查震澤長語雖載有耿清事而不載立罵之說大抵皆傳聞之言也

黃瑜雙槐歲抄云洪武甲子重定科舉之制即今三場程式也是科京闈國子監生中者居半九月聖祖命禮部尚書任昂各出榜於原籍以榮耀之次年乙丑會試翰林待詔朱善前助教聶鉉爲考試官取中四百七十二人黃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皆監生第三名花綸乃浙江解首自餘監生前列者多

上喜甚陸善爲文淵閣大學士欲用鉉鉉固辭乞教諭俸許之及 殿試有司奏綸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先一夕 上夢殿前一鐵鉅釘綴白絲數縷悠颺日下及拆卷狀元乃花綸嘆其不叶夢取第二人得丁顯遂擢爲狀元子寧次之綸又次之以黃子澄年少抑在三甲黃瑜之所言詳悉似乎有據及查江西通志是年狀元乃程以善南昌縣人江西士夫又云程以善緣事抄沒其狀元坊見在不知何爲改在丁顯也

不備錄卷十二
十一
震澤長語載冷謙有友人貧求濟於謙謙曰吾指一所往焉慎勿多取迺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爛然盈目其人恣取之而不覺遺其引守歲吏以聞執其人訊之併逮謙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渴守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以足挿入瓶中身漸隱守者驚懼謙曰無害但以瓶至御前及至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
上曰汝出不殺汝答曰臣有罪不敢出
上怒擊碎其瓶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及雙槐歲抄則云謙被逮隱身入板壁中使者鑿壁以獻張三

丰題謙所畫蓬萊仙奕圖又云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去予竊有疑焉據三丰之言冷謙在元中統初從沙門海雲至元中棄釋從儒遊雲川與趙子昂於四明史彌遠府覩唐小李將軍畫效之遂以丹青鳴據此則冷謙於洪武初為協律郎已一百二十餘歲矣既有此仙術當時宋濂諸臣何無一言及之况其隱去之李或曰在瓶或曰在壁而三丰又云畫鶴之誣又似乎誣其畫鶴者大抵神仙怪異之事天地間所必有者然其中間為好事者增飾附會者多如近日之赤肚子唐神仙卓晚春之類可見矣又安知左慈之流不因人之附會而作史者遂筆之於書耶又孤樹哀談載客座新聞所云金箔張遇道流及在金水河採蓮唱歌之事惟誕尤甚恐亦無此事也

尹直瑣綴錄云

英廟復辟之初凡與擁戴者皆得陞職謂之奪門功次每早鴻臚謝恩姓名輒以奪門為題識者聞之無不嗟惋予私與彭純道先生言所奪者何門禁門豈可奪當時

景帝果薨群臣萬姓不能不擁戴

上皇以復寶位何煩用兵喋血於禁耶况當日景帝已擬力疾出視朝若南宮出稍緩事即不成不知石亨輩置

上皇何地此乃僥倖貪天之功非萬全之策而今乃以奪門歸其功果何謂耶於是彭先生言於李元德公時亦以張賜薦入內閣未悟及此及聞此言悚然遂於顧對之餘從容言之

上頓悟即加疎絕亨輩反怏怏怨望竟致誅夷天順日錄亦云 上一日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 景泰不諱 陛

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無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 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 陛下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同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 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群臣請出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誰為功二公之論如此予以當時事勢料之恐不能如其所言也初

英廟之北狩因輕敵而陷比與宋徽欽之事不同是時天下大一統我中國既已立君比虜執一天子將安用之反動中國之兵矣故欲送駕回還本出誠心而朝廷反無實心迎復之意及鑾輿既返處之南城又從而禁錮之改易儲位御史鍾同禮部郎中章綸疏諫俱下獄重責同遂杖死南京大理少卿廖莊請朝上皇亦打八十棍降定羗驛丞於此觀之則當時已有不容並立之勢矣景帝之疾未至不起迎立外藩之事雖未見諸施行而寔有其謀泄于石亨輩故亨等先事而圖之若待景泰晏駕之後又不知事勢何如也賢又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夫既知其所舉之非何不正言以阻之乎且英廟復辟遷景帝於西內中禁之事不可得而知陸鈇病逸漫記所云宦者蔣安之事斯言固未可信但既崩之後謚曰戾直至成化十五年方復帝號其槩可見矣至於亨輩之所以不得善其終者小人之情意得志滿自以為非常之功專權怙勢請託無厭上心固已厭之而賢之言一入遂加踈絕又以怨望自取夷滅無足恠者予獨恠夫有

禎之不智也昔者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有禎與石亨輩迎駕復位雖有功於

英廟比之開疆闢土之功不同而乃安受伯爵居之要路衆怒群猜勢所必至况既與石亨輩陰謀舉事又欲裁抑亨輩以自立於無過之地惡可得乎向使其堅辭封拜退焉自處則名愈彰而功亦不泯矣惜乎其惟圖富貴而不足以語此也

瑣綴錄云

英廟復辟徐有禎等嗾言官誣劾王于二少保等召立外藩不執事謂事雖傳聞情實難容以致二公被殺又云景泰間有禎欲陞祭酒托于少保薦之不得銜之遂誣以重罪以予觀之有禎之心固不可測然少保之誅寔上意也英廟拘于南城者七年積憤已久少保乃景泰親信之臣也以人情度之豈能容乎但于公有保安社稷之功一旦受戮為可惜耳若夫王文則法之所必誅者也水東日記云聖駕將旋禮部累有會奏迎復事

上多以虜情多詐為言將抵居庸一奏始得旨群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輿情欣慰 朝下多官集會議所王文為都御史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耶黠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耶眾官畏文皆相顧莫敢言武弁有趨出門去者矣既而少保于公言防變方畧則在我與總戎如是而退盛等竊震儀注之議由此而寢心甚憤鬱比午造禮部問尚書胡公從容言儀注已送內閣王一人言豈可憑姑且任其言何能與辯天順日錄云初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二

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

景泰病亟太監興安調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乃曰既退不可再始覺其有異謀文又對眾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于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資金牌勅符取襄世子去也即於十七日早帶兵入朝詣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王文已入閣矣夫水東日記出於葉盛天順日錄出於李賢二公皆目見其事而書者觀此則王文之誅不謂之誣也不特文也循亦不能無罪也方 景泰易儲受其重賞不聞苦諫既而請立東宮又依違其間處以遠戍亦不為過石亨輩雖貪圖富貴然能密請

太后勅旨扶 上皇復位其名亦正而一槩非之可乎雖然有禎亦非端人也始建南遷之議已不滿意與論既而改名得進又藉亨輩之力樹立竒勳以蓋前非及見亨輩怙寵肆志又欲用計裁抑以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二

自取其名正所謂共患易而共利難也黃瑜雙桃歲抄云景泰辛未八月思明府土官知府黃瑯被弒庶兄都指揮使玠陰主之也巡撫廣西李侍郎棠搃兵武都督毅發玠情罪寘獄當死玠遂遣人赴京賂用事者奏請易儲 命禮部會多官議少傳王文端公直難之內閣陳循執筆作半跪狀直不得已署名奏上

憲宗出就沂邸而立見濟為太子生母杭氏為后而汪后廢於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誣直得所賜元寶頓足嘆曰此何等大事乃

出於一蠻夷吾儕僂死矣又有刑科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宜置沂王於所封出上皇與俱以絕人望景帝怒出正為雲南衛經歷又眷所淫者未行謫戍鐵嶺衛

上皇復辟玠已死發棺鞭屍逮正至驚破膽便溺皆青遂磔于市果如此言則陳循不能無罪而當時之事勢可知矣

佛郎機銃原出於佛郎機國正德間予為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巡海副使汪鋐進表赴京予帶管海道驀有番船三隻至省城下放銃三箇城中盡驚

齊隆錄卷十二 十九

蓋前此番船俱在東莞千戶所海澳灣泊未有徑至城下者市舶提舉吳洪賜稟予親至懷遠驛審視其通事乃江西浮梁人也稟稱此乃佛郎機國遣使臣進貢其使臣名加必丹不曾相見予即差人往梧州呈稟三堂總鎮太監甯誠總兵武定侯郭勛俱至其頭目遠迎俱不拜跪總督都御史陳金獨後至將通事責治二十棍分付提舉遠夷慕義而來不知天朝禮體我係朝廷重臣着他去光孝寺習儀三日方見第一日始跪左腿次日跪右腿三日纔叩頭始引見總督衙門分付大

明會典原不載此國且在驛中安歇待奏准方可起送所進方物有珊瑚樹片腦各色鎖袱金盃甲玻璃等物又有一種如紅絨褐名撒哈刺三刃劍一口又一劍鐵可折轉放手即直其鋒甚利人皆高鼻深目如回回狀身穿鎖袱披裘以皮為袴又以皮囊其陰物露出於外頭目常看書取而視之乃佛經也後奉旨許令進貢至京見禮部亦不拜跪

武廟南巡留於會同館半年有餘今上登極將通事問罪發回廣東逐之出境銃乃其

齊隆錄卷十二 五

船上帶來者銃有管長四五尺其腹稍大開一面以小銃裝鐵彈子放入銃腹內藥發則子從管中出甚迅每一大銃用小銃四五箇以便輪放其船內兩旁各置大銃四五箇在艙內暗放敵船不敢近故得橫行海上彼時正值海寇猖獗遣兵追捕備倭盧都司命通事取一銃送予應用其外又用木裹以鐵箍三四道束之詢之曰恐彈發時銃管或裂故也拜至教場試之遠可二百步在百步內能損物遠亦無力其火藥與中國藥不同都司曾抄其方不知廣中尚存否後汪鋐為兵部尚書奏

行各邊俱鑄此銃以備北虜予以雲南巡撫落職家食一十五年起廢轉北刑部適值胡虜犯順之後見御史查勘失事揭帖內各墩堡被搶去佛郎機銃數多胡虜惟恃騎射搶去亦無用也近見浙中軍門所刻海防圖編畫佛郎機銃每箇約重二百斤每箇用提銃三箇每箇約重三十斤又有一架與其原制不同想必我中國增添之者又有一種小於佛郎機銃有架可以轉動者我中國原有此物非佛郎機銃也予謂此銃用於海船甚利以之守城亦可若臨陣不如神鎗火砲之便也

待降錄卷二

三一

考歷代史傳並無佛郎機國之名止有拂林國元世祖至正間有拂郎國進異馬或者是其國也又唐史西域傳開元中大食國獻馬不拜有司將劾之中書令張說謂殊俗慕義不可置之罪玄宗赦之使者又來辭云國人止拜天見王不拜也有司切責乃拜遠夷之桀驁如此却其貢而逐之聖明之見遠矣由此觀之則佛郎機亦大食之隣境也

元儒許衡吳澄皆從祀孔子廟庭許之祀始於元皇慶二年吳之祀則本朝宣德十年始入者也

氏世史正綱極論二人俱不當從祀嘉靖九年大學士張孚敬建議據謝鐸之言止黜吳澄而不曾議及許衡近見祝允明孔子廟堂續議云華夷之辯有類主奴前元是奴據主位也許衡以宋遺才吳澄以宋進士皆從祀則凡故主臣妾率其屬以事僭授之陪臺者可受法施於人之報也擯斥二子其疑又安在執愚謂以二子元儒不當從祀則可若以許衡為宋之遺才則非矣夫許衡懷之河內人生於金章宗泰和九年其先世已入於夷地矣不幸而生於其地能以中國聖人之道化導于

待降錄卷二

三一

夷又能勸元主以中國之法為治程朱之學在吾宋已禁之久矣乃能倡明於懷孟之間其用夏變夷之功亦不可泯議者或謂元世祖曾召姚樞許衡徒單公履問南伐曾無諫阻此又難以責衡也衡生長夷地不知有宋久矣是時襄陽已破呂文煥已降宋祚惟一綫耳諫亦不能止也况止是徒單公履對曰乘破竹之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衡未嘗有言而即歸矣吳澄亦非宋進士但曾應撫州鄉舉中式世亂而隱既以道學自任不出可也雲南地方有一種獬豸不食葷者至老則化為一獸

將化之時驀然生出二牙子孫俱不相識即於深山無人之處掘一坑弄置於坑中以牛羊肉併置於內以備其食上以木閣覆土於上其子孫回家以糶糶卦卜之知其何日當化啓而視之則化去矣其獸名曰秋胡子初聞吏卒言不信詢諸鄉士夫亦云然蓋間一有之也此亦夷方一異事漫錄之於此

楊用修丹鉛錄云司馬子長自敘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遍遊萬里之日上會稽搃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為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春曰者當之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跡不到頃巡撫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不勝其復矣予未敢以為然按史記註禹生於四川茂州文

川縣石紐山一統志石紐山在石泉縣南是矣古人云死則同穴未聞以所生之地為穴也史遷文雖簡古因禹穴在會稽故帶探禹穴三字亦不謂

之重複李白之書殆必唐之文人好事者以此呼之耳陝西通志載漢中府洵陽縣東一百三十里山穴傍鑄禹穴二字古碑已剝落亦古之好事者所為也

衡嶽岫嶠山相傳有禹碑韓昌黎詩曰岫嶠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手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漉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玉樹猿猴悲文公朱子考異以為傳聞之誤蓋朱子嘗與張南軒登衡山絕頂不見是碑故耳然昌黎詩云道人獨上偶見之則亦據道人之言而未嘗親見又曰千搜萬索何處有則此碑在唐時已泯沒無跡矣近時長沙知府潘鎰在於嶽麓書院後山得之乃宋嘉定間賢良何致字子一者所刻者也傳之士夫間咸以為神物再出南都司馬湛元明先刻于揚州甘泉書院又刻之於南京心泉書院比因碑後何致等數字剝落難認揭碑者遺漏止存右帝禹刻四字元明跋語以為必漢唐人所考據而題之夫嶽麓書院正係朱子與南軒講學之所若漢唐有此題朱子豈不見之耶楊用修殿撰又

刻于雲南安寧州譯出其文又有沈鑑亦譯出其
文而句解之皆以為真禹刻也予按山海經郭註
云衡山即南嶽俗謂之岫嶠山非別有岫嶠山也
吳越春秋云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
之仰天而嘯忽夢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
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
簡王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處觀此則
禹所刻者疑即金簡之字或祭告紀功之文今之
譯出者不類三代以前文字且何致以宋嘉定壬
申游南嶽得是刻於石壁乃宋寧宗時也去禹已
數千年矣而衡山之石刻尚在自何致翻刻于嶽
麓之後迄今四五百年而遂無跡何耶故予未敢
深信

靜虛齋惜陰錄卷之十二終



祝子罪知錄序

王子曰是非之變若棼絲然有一人之是非有一事之是非有片言可折之非有千古不決之是非後之君子其柰何之存其迹而已矣曷為存
有案矣曰有斷矣則未知

是之而非也與其所以取是非者的然而無萬一訛也信傳信疑傳疑一人不以其一事蒙一事不以一人廢開眼界于片言窺齒餘于千古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殆庶幾焉若曰同不足以標勝姑以異為奇其不

然其不然倒道而言君子弗言也要使東傭之儒顧影自畏善雖小而務聚慝雅細而必捐則君子表微之功於斯為大或曰尚父戮華士而周公咎之顏回攫釜而孔子疑聖哲相信之案目擊之事而猶爾之又况其終

知者乎安用存誰然天下而無是非可也天下而有是非也者與其過而已寧過而存磨鑑考衡揆選剔幽小人怨矣君子則否夫然則知我罪我奚恤焉祝子所為綜是非之案斷而命曰罪知者若如此

文待詔先生嘗占余言是書足千古
不可湮廢余無從索閱偶養疴弁
園友人持京兆公手筆占其長君
方伯公親錄副本得遍觀之其間上
下今昔闡揚熒燹卓然是非之宗匠
也余喜其不占世波也為書簡首而

集錄序

德就之

萬曆壬申二月日

瑯琊王世貞



題祝子罪知二十二韻

祝子挺實甚舉利弗自編志彼耳
耳者東鄰混姝好或以覆故隱蔚
臭羊不獲亦有吠非主竟漁為倒
顛直道隔兩鉤一宿長憎然鄉
祀魯中史穢史空如椽乃發光
明藏陳事日益鮮陰劉偽忠李
旌榜真聖賢玉碎價且石豈貴
瓦礫全朽骨不可肉寒暄各重泉
迄觀載籍博強首以便之煌之質
駭文匪在齒頰透兩袖袖上氣衆
妙澄九淵染毫風雨玉楊子應

無言嗟等死宋巾以三百篇其
心慨以慷元韻孤青蓮鬼神渺
有無信陽自糾纏見弱無古今
泚說皆枝駢念茲印方來暉並
日月縣句入商儒口駟語好惡
從余弱鐘音癖不謂魏石堅朝
菊與德帖兩庸知大年

壬午秋在日枝山先生智石湖
僧舍漏二枝見先生手持一
卷昂起索閱先生曰此予纂
集前聞品第昔人名眾知錄
蓋三年於茲矣因是得細閱

之與性甫相顧駭錯漫賦鄙
詞竟忘魄陋激明謹識



祝子罪知錄自序

敘曰允明異夫近代學士辨之弗明輒措安之往往視古人臧否事為應趨背勸懲每至朱紫易采土炭倒衡非盡由其不思抑黨同比周迷棄本情怵勢以乏勇也于是素所研攬好惡必察平心反覆羣而不黨姦醜既辯予奪皎然其間慕善若懿親疾姦猶至仇烝民秉彜迴鑒即得何必強抑皇昇偏逐時情者哉然以為至當無二未決諸否期就有道積久弗露今焉日月逝矣河清幾時一日翩然取一二大者發

祝子罪知錄 自序

列之命曰罪知或有往昔譏評懸符鄙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亦頗條撮梗系而輔之然斯本自心師非勞勿啟故時復爾弗藉繁援又如

朝章風草理絕從違世務蒿昧談非容易不忘言者具在通雜二篇余有子通子雜二書茲亦不及噫嘻是耶非耶我不敢知蓋宇宙茫茫終歸腐亡聊自信以行志無論知不知毀譽禍福雖然將怒罵者滔滔焉亦聽之而已矣

祝子罪知錄自序

祝京兆著作甚富有懷星堂集行在
此罪知錄乃採集舊聞必註出某書見
非其所自撰也故又名曰纂言舊板剝
蝕已久其孫子願為名山之藏適
撫臺周老大人訪及遺書移文吳縣捐
俸重脩然已僅十之二矣

域外史書

祝子罪知錄目錄

卷一

舉祭宓犧炎皇

刺湯武

刺伊尹

刺孟軻

卷二

刺孟性善荀性惡

刺趙匡胤

祝子罪知錄目錄

刺趙匡義

卷三

刺今世予奪多誤

予夷齊

予武庚

予管蔡

奪管夷吾

予莊子

予陳湯甘延壽

奪楊雄

奪嚴光

予謝安謝玄

奪鄧攸

奪王珪魏徵

予徐敬業

予李青蓮

予李德裕

予韓偓

祝子罪知錄目錄

予楊凝

予李筠劉鈞

奪种放

奪張浚

奪許衡吳澄趙孟頫

奪楊維禎

卷四

匿非近黨

韓愈

陸贄

歐陽修

石介

趙鼎 趙汝愚

沒善近刻

柳宗元 馮道

善善過短

白居易 楊億 徐鉉 寇準

蘇洵 蘇軾 蘇轍

惡惡過長

韓侂胄 李煜

譽之不盡

子罪知錄 目錄 三

范希文 司馬君實

著而不揚

杞迹不原

李陵 字子虛中

曲陷不聞

盧多遜

卷五

刺趙普

刺王安石

刺程頤

刺朱熹

刺道學

卷六

論釋上

卷七

論釋下

卷八

舉六經

子罪知錄 目錄 四

刺韓柳歐蘇四大家又刺益曾鞏王安石作六

家者甚謬誤人

卷九

舉詩各有所至

刺詩不可以杜甫為冠

舉李白唐詩之首

刺詩死於宋

卷十

刺無神鬼怪妖并述異事異物

舉小道可用不必泥異術實有不可爲

祝子罪知錄卷一

吳

中國經史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舉曰或請于 國家宜廟宓犧炎黃與孔子偕祀
說曰凡民既富方穀故庶富而後教何獨遺初功
者

系曰先代亦郡縣通祠三皇乃專于醫亦非

刺曰湯武非聖人

祝子罪知錄

卷一

說曰臣不得放弑亂君子不得放弑頑父萬物不
得傾易可憾之天地

演曰夫子書述誓誥武成存其迹也伯禽秦穆亦
存焉安必盡聖乎亦非以殷後姬臣而稱存之書
聖賢言事皆錄者它日亦未始專稱二君聖二君
固賢者過之者也

又曰二君曷不聖事不唐虞夏后類也惡乎賢賢
于劉邦李世民也迹無殊爾德賢之也以迹則莽
溫等爾而劉李且以賢過莽溫諸盜况二君耶如

祝子罪知錄目錄

目錄

五

以功則劉李亦何歉于二君耶

又曰孟軻言武王誅一夫紂不為弑君夫春秋無將矧躬殪而攘之乎無將誅一夫義不並立軻果弗畔仲尼耶或以二君弑伐亦大公耳果若為公癸辛既亡胡不取文命之屬若武庚微箕輩為之乎或又謂微箕雖賢餘固中人固皆弗二君若也弗已若也不之立而自立公也又不然癸辛之前其君固九弗二君若也二君生是時則固亦不放弑之矣今也癸辛既亡民弑罪伐已矣餘子猶其

禮子罪知錄

卷一

三

未亡之前何不可立而存其世也舍而自立是本意不在弑伐與果在弑伐曷為以義舉而不以義終之與反復叅察未知攸處或又曰此責二君過欲全也弑伐既訖使復繼絕固曰全善然若秉公自立惡亡善與民受其賜倏然安之而無怨尤焉亦可為已夫若是者固為之即劉李之為也今以二君同科劉李少為過之固宜病其作偏亂天人大綱翻以聖稱則惡乎可

系曰約期于牧分禱上下王食無疆王不食言庶

赦定宗周書武寤解孔晁注言當赦其罪人定其宗主不食言也今按武竟斬紂祿父封而

又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辛登廩臺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武王先入適王所乃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懸之大白適二女之所及既繼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

禮子罪知錄

卷一

三

又曰武王遂征四方凡九十有九載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武王在祀大師負商王受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同世俘解○按武既以弑伐為主受既死曷為必戮其軀既以至仁伐至不仁又何俘馘之多至是昔人固嘗疑之然謂過語則或爾非不血刃也書固已云血流漂杵若荀卿及後儒皆謂殺者商人自攻其說不然辨者皆見于後文

又曰上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誓解○按武王每稱上帝上帝有言乎子曰天何言哉孟軻謂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然則懷逆者

皆得引天以
肆已喙矣

又曰湯將放桀中野士民致于桀曰以薄之君濟

民之賤何必君更同殷視解孔注士民言欲與桀
徒遊湯○按此言是桀眾亦不

必皆欲
從湯

又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臧

伯

又曰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

吾事也湯曰孰可曰非吾所知也湯遂與伊尹謀

刑子罪知錄

卷一

四

伐桀克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

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

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辱行吾不忍

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瞽光瞽光辭曰

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

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

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

于廬水莊子

又曰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

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同

又曰湯放其主武王伐紂世之所高也皆以利惑

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同

又曰湯武爭而王同

又曰湯武逆而以順守之陸賈

又曰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轅固曰桀紂荒

亂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

而歸湯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

雖新必貫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

刑子罪知錄

卷一

五

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人主有失行臣不正

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

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位非耶

于是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漢書

此景以固理屈而黃生言
妨漢家故云此以止之

又曰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鈎又稱武王伐之兵不

血刃夫以索鐵伸鈎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

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則是三皇五帝之屬也

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賴兵

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
 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兩全則必一非孔
 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于武城取二三策
 耳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之流杵也若孔子
 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
 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
 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殺比干莽鳩平帝
 紂以嗣位莽盜漢位殺主隆于誅臣嗣立順于盜

卷一

卷一

六

位士眾所畔宜甚于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
 萬數兵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天下兵不
 血刃非其實也王充

又曰每非湯武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
 容僭康

又曰湯誥云湯伐桀于鳴條又云湯放桀于南巢
 唯有慚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此
 則有異于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
 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于已蓋欲比迹堯舜襲其

高名者乎又按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
 說曰湯欲加惡名于汝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
 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偽迹甚多考墨家
 所言雅與周書相會夫書之作本出尚書孔父翦
 截浮詞裁成雅誥去其鄙事直云慚德豈非欲滅
 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劉知幾

又云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
 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為獨夫
 語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
 祝二罪知錄 卷一

祝二罪知錄

卷一

七

斯則是非無准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為泰誓
 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為晉絕秦陳琳為
 袁檄魏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偽
 說競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孔子曰桀紂之惡不至
 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據婦人于朝劉
 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惡
 者皆以桀紂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
 誣者乎同

又曰高定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郢曰奈何以

臣伐君父曰應天順人何云爲伐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乎郢不能答唐語林又

唐書○後此雖幼悟亦即民之秉彜也

又曰元結爲二風詩或訂曰頌善不及湯武焉可

稱帝王理亂之道對曰云云如湯武之德吾則不

敢頌爲規法元結

又曰殷之亡武王周公率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

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伯夷叔齊乃

獨以爲不可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于後世矣韓愈

祝子罪知錄 卷一

又曰湯放桀有慝德恐來世以爲口實孔子謂武

未盡善而孟子固與之其心安在乎李觀

又曰孟子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于天

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紂一人

之惡耶衆人之惡耶衆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

矣不待周也夫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

遽數耶紂存則逋逃者存紂亡則逋逃者曷歸乎

其欲拒周者又可數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

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荀卿曰殺者皆商人非

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同

又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嘗罪湯武顧自

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大

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于湯武也

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

齊之于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不食其粟而孔子

與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

祝子罪知錄 卷一

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于

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子始曰吾聞武王誅獨

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若當

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

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

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

及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啟迪上不及湯

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

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

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于亂殷人立君而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于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殺之而放之可乎殺其父封其子非其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

禮子罪知錄 卷一

王之封武庚蓋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蘇軾又曰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宋人弑其君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爲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敘明君臣

之義不以無道而廢之也蘇轍

又曰湯武非聖君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爲口實夷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此湯武之罪也夫君天也父也元首也天不常雨澤而旱潦爲下土者傾而陷之可乎父不理生產而博飲爲子孫者醜而戕之可乎頭目昏重一身之累爲腹心股肱者謀而易置之可乎其不可也必矣湯武之罪當無所逃彼其自恕與天下後世恕之者不過

禮子罪知錄 卷一

曰誅一殘賊而拯億兆于塗炭行大義者不恤小節與大利者不顧小害是又弗思甚也爲湯武者能保其子孫皆賢明仁聖否乎如身後之不可必蓋亦姑忍是而冀其將來可矣何遽爲禍首以啓天下無君無父之心使殃毒之流紛紛如也蜂蟻之有君其羣不敢攘而代之分素定也使湯武不爲亂臣賊子倡未必後世敢兆是亂也夏書成湯放桀于南巢唯有慙德使湯禽獸也則安而有之若猶人也惡得不慙也齊魯周而餓死君子曰義

士則不義之名將有歸矣若曰應天順人湯武豈得已哉此書生所知也愚夫細民且不曉此特以根夫細民心者爲是說鄭厚

又曰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轅固黃生爭辯甚詳顏師古之言湯武爲殺是背經義故以馬肝爲喻也東坡志林武王非聖人云云可謂至論然予竊考孔子之敘書明言伊尹教湯伐桀成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武王勝商殺紂各蔽以一語而大義瞭如所謂六藝折衷無待于良史復書也

祝子罪知錄

卷一

洪適

又曰武王九十歲時方與弔伐之師呂望仗黃鉞斬妲己亦踰八望九矣君臣各已老成作此不韙之事恐勢使然耳李泰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爲王云云豈當如此使人爲不道故前輩謂孟子非賢人宜乎盱江終身不讀也韓文公作伯夷頌無一語及武王末云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于後世矣其罪武王如刀鋸斧鉞之加凜然可畏顧文蔚

又曰孔子罪湯武之意深矣曰唯有慙德曰盡美未盡善也伊尹相湯者也無一辭及之夷齊非武王者也則屢稱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敘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序泰誓曰武王伐殷序洪範曰武王勝殷殺紂其罪湯武也甚矣但書法謹嚴語意含蓄讀者未知其爲罪之之辭漢黃生曰桀紂君也湯武臣也君有失臣不正言而伐代之唐陸淳曰太公殷臣紂暴不諫反佐周傾之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贊伊尹者爲此也此說正夫子之

祝子罪知錄

卷一

本旨惜當時諸儒見不及此故言以人廢韓文公伯夷頌雖甚激揚然終不敢斥言武王至東坡武王論出而後夫子之深意始大暴白于天下後世然謂當時有良史如董狐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是又未究聖人之書法也蓋叛者忘義而背其君者也弑者陰謀而賊其君者也叛與弑君臣之義雖絕君臣之分猶存至于湯武直以勢強力敵倡率天下以兵臨之視夏殷爲與國桀紂猶匹夫伐之放之殺之夷然不顧畧無

君臣之分矣。故書序曰：伐曰勝，曰放，曰殺。其罪過于叛與弑矣。俞文豹

又曰：韓伯夷頌無一辭及武王，末云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于後世矣。其罪武王凜然如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鏃不露，所謂法度森嚴也。同

又曰：胡安國云：兵家勝負在人主曲直。紂師如林，武王數其不事宗廟，賊虐諫輔之罪，則商曲而周直。故周勝，俞文豹謂以罪則紂曲，以義則商直。三分天下有其二，商不伐周而周伐之，固得為直乎。

視子罪知錄

卷一

商之民所以倒戈以紂暴虐，不肯用命耳，非師曲也。同

又曰：臧哀伯所云：武王剋商，義士非之，義士即多士。所謂殷遷頑民者也。由周而言，則為頑民，由商而論，則為義士矣。此說陳同甫始發之，杜預謂伯夷之屬，非也。同

刺曰：伊尹不臣，不可謂之聖賢。

說曰：事與湯同。

系曰：唐虞以揖遜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契以厚

風俗，成湯放桀而有天下，揖遜已異。淳朴大壞，伊尹放太甲，子太甲而臣下如權矣。乃曰：耻君不及堯舜，夫伊尹不耻其身之不和仲稷契而耻其君不堯舜，致君之誠則無矣。顧厲已之事何如哉。隱羅

又曰：伊尹非純臣也，非經行也，不可為後世法也。跖犬吠堯，各護其主，臣無貳心，天之致也。伊尹去湯就桀，醜桀歸湯，去就之險迹同，姦謀使兵家得引為反間，伊尹自取之也。桐宮之放與夷羿唯阿耳，此豈人臣所當為者哉。是以效伊尹而不得盡

視子罪知錄

卷一

其心者為霍光，效霍光而不得盡其心者為王莽。十五

董卓、曹氏代漢，劉裕代晉，司馬代魏，紛紛至于五代，未嘗不托迹伊周以階亂。故曰：伊尹非純臣也，非經行也，不可為後世法也。萬章曰：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鄭厚

又曰：佐湯伐桀者伊尹也，佐武王伐紂者太公也。孔子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至序洪範。則曰：武王勝殷殺紂，而不及太公，何也。蓋湯以前未有伊尹之事，湯亦未敢遽為此舉，自伊尹五就

桀也。規其國，觀其政，知桀為可伐，知而為間道，可
以出其不意，乃導湯為之。湯既非本心，所以有慙
德。若武王則援成湯之例，挾諸侯之力，奮意而行
之不待太公之謀也。俞文豹

又曰：東坡書說云：湯與桀敵國也。伊尹往來其間，
皆聞其政，而兩國不疑，則尹聖人也。其道大矣。文
豹謂伊尹乃桀之叛臣，湯之謀臣也。負鼎而干湯，
往返而五就，相湯而伐君，間道而出師，放君而居
攝，皆非人臣之正道。若在春秋時，則為權謀矣。故

祝子罪知錄 卷一

卷一

六

夫子未嘗一言及之。獨于序書曰：伊尹相湯伐桀。
又曰：伊尹放諸桐，曰：相曰放，罪之也。深矣。孟子以
為聖而等之伯夷，已非孔子之意。况許以聖人乎。
若湯則聖人也。以臣伐君，逆知來世必以為口實。
及武王伐紂，果曰夏桀弗克，若天。天乃佑命成湯，
降黜夏命。又曰：我伐用張，于湯有光。至周公又曰：
天乃命爾祖成湯，革夏。又曰：乃天降顯休命于成
湯，刑殄有夏。則湯之言驗矣。然湯止于放桀，武王
乃殺紂。俞文豹

又曰：孟軻要說諸侯，必以湯武之事，是其所以自
處者。非伊尹不為，其言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
事。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而所言者必伊尹。予
則曰：仲尼之徒，有道桓文，管仲而無道伊尹，予非
異于聖人。聖人之意則然也。何則？孔子于管仲，未
嘗不愛之也。所惡其小器者，特以三歸反坫之事，
累大德爾。至稱有桓之功，尤合諸侯，不以兵車，則
斷以為管仲之力。而至以其仁許之，如其言。管仲
伯諸侯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

祝子罪知錄 卷一

卷一

七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其
稱管仲如此，而未嘗一言以及伊尹。伊尹之事，不
為揄也。或曰：論語雖不及之，而書固已取之矣。聖
人非不稱之，曰：不然。書者，史而已。有其事而可鑒，
則宜著之。非有議也。而論語則聖人譏評折衷之
書也。學為君子者，必於此乎取之矣。羅泌
又曰：天問云：緣鵠飾玉，后帝是饗。王逸注言伊尹
始仕，因割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湯，湯遂以為
相。劉孝標西山志云：負玉鼎而要卿相。姚寬

又曰孟子序三聖，王安石有矯弊之說，蘇子由不以爲然，曰：孔子嘗言此三人矣，或謂之仁人，或謂之賢人，未聞以聖人而許之者。陳善

又曰：昔人心術行事，不易知也。如伊尹，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是賊君民也。而佐湯伐桀，其前後不同如此。許衡

刺曰：孟軻縱橫者流，不可謂賢人。

說曰：軻去孔子近，諸子緒餘，軻遊獵其間，得之而其資黯，其口給，因挾孔以騰類，干時欺世，其行跡

祝子罪知錄

卷一

十六

妄一志聲利，覲冒求用，謀既弗售，因語進退節

義，留書復欺後世，後世果爲之欺，墮三千，今卽其中時自矛盾，不可勝舉，露形態，可駭笑，曩昔賢智多能，照而斥之，類中其隱我。

太祖高皇帝亦嘗病之，命儒臣節其書以教人，序言所去者，士不業習，試不命題，而今其書列學宮，身配聖祀，禮遵。

國制安敢輒斥，謹述所聞前人成語，一二于篇略其大旨，如上未稍申評之，皆舊聞之意也。此後所述亦姑錄其

決然明著，切于其身，與其言害道之大者，爾凡辨其言之非，與夫他集中汗漫者，皆未可盡。

系曰：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顯

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注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

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倡之，孟軻和之，世俗之講，猶

瞽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

尼子游爲茲厚于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卿

又曰：孟子有云：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日

望諸，孟子所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如是何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九

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前不去

而後復去之，是後王不肯。河而去三日宿于

前不甚，不朝而宿于景丑，何？孟子之操，前後不

同，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

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公，樂正子以告，曰：行

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魯

侯，天也。前不過于魯，後不過于齊，無以異也。前歸

之天，今則歸之于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夫不行

于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此亦止或

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于齊，王不用其言，大豈爲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于天，絕意無與，在齊則歸之于王，庶幾有改。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與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乎？公比及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于天，何其早乎？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三十一

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至周亦然。始于文王而卒傳于武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者，五百年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言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三十二

有孔子已又已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王同時
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為言其間如
不謂五百年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之
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
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如欲平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
為王者有王者若為王臣矣為王者臣皆天也已
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于齊懷恨有不豫
之色失之矣王充

沈子罪知錄 卷一

又曰沈同以其私問伐燕云云或問勸齊伐燕云
云夫或問孟子勸齊伐燕不誠是乎沈同之問此
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于是宜曰燕雖可
伐須為天吏則可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
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
孫丑曰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
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
離遁辭知其所窮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
害于其事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

極所致之禍見彼之間則當知其指辭所欲之矣
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同

又曰孟子謂盡更有人于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
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
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盡更之言也
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害盡更必不食也雖然引
毀瓦畫墁非所以詰盡更也何則詰志欲求食者
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
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必遊戲也癡狂不

沈子罪知錄 卷一

求食遊戲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
事以作此鬻于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
墁無利于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
為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
猶比童擊壤巨人博戲至于投石超距之類其志
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盡更也未為盡之也
如盡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矣同
又曰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
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

之小心書序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孟子亦曰
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夫周顯王未聞有惡行
特徵弱耳非紂也而齊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
不就之嗚呼孟子之然爲佐命何其躁也李觀

又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鄭
聲之害與佞人等而孟子曰今樂猶古樂何也使
孟子爲政豈能存鄭聲而不去之哉其曰今樂猶
古樂特因王之所悅而入其言耳非獨此也好色
好貨好勇是諸侯之三疾也而孟子皆曰無害從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三五

吾之說百姓唯恐王之不好也譬之于醫以藥之
不可口也而以其所嗜爲藥可乎使聲色與貨而
可以王則利亦可以進仁義何獨拒梁王之深乎
此豈非失其本心也哉同

又曰蘇子瞻云予爲論語說與孟子辨者八堯傳
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
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
焉何如曰孔子死不得其傳矣彼孟子者名學孔
子而實背之者也焉能傳敢問何謂也曰孔子之

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爲君也天下
無王霸言僞而辯者不殺諸子得以行其志孫臏
之智蘇張之詐孟子之仁義其原不同其所以亂
天下一也同

又曰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爲孟子
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
侯爲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耳矣孟子當
周顯王時其後尚且百年而秦併之嗚呼孟子忍
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孔子稱桓公九合諸侯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三五

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
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之王齊猶反手也
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嗚呼是
猶見人之救鬪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
也雖然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
奈何同

又曰或云然則武王不可爲與曰湯武不得已也
由孟子之言則是湯武脩仁行義以取桀紂耳嗚

呼吾乃不知仁義之篡器也同

又曰然則仁義無益于人者乎曰奚其為無益也天子用之以保其天下諸侯用之以保其社稷卿大夫用之以保其宗廟士用之以保其祿位庶人用之以保其田里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婦相愛相恭相止相敬厭然如宮商之應如繪之次禍亂日以消名譽益以廣奚其為無益也若夫挾欲趨利圖謀非分豈仁義之具哉乃孟子之邪言陷人于逆惡也或曰孟子與諸侯言奚不聽也謂

龍子罪知錄 卷一

三

其迂濶者乎曰迂濶有之矣亦足殫也孟子位諸侯則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豈不能取一國哉為其君者不亦難乎然滕文公嘗行孟子之道矣故許行陳相稱之曰仁政曰聖人也其後寂寂不聞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故無驗也同又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已久諸侯皆欲自為雖苟說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義之竿而湯武為之餌幸其遂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屑

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為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尚賴臣子扶救之耳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以為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同

又曰齊王欲見孟子而稱有疾明日出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請必無歸而造于朝不得已而

龍子罪知錄 卷一

三

之景丑氏宿焉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夫孟子為齊卿無官職耶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孔子德薄且齒少耶君之所不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講道之頃耳匪常然也人君尊賢其臣尚當辭矧可以要之也哉是孟子之驕習乎宜乎其教諸侯以反天子也同又曰孟子云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

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勸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應之曰行王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道哉

又曰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二天

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于其間而學者紛紛強爲之辨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于仁義仁義達則尊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彼悅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之可王彼悅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得之之晚矣尙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爲天下無孟子可矣不可以無

六經無王道可矣不可以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患亂于後世耳人知之爲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同

又曰孟子曉然合于孔子者常語不得不進之而謂湯之天下久則難變故文王未洽于天下齊有廣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由周而來數則過時則可當今舍我其誰是教諸侯以仁政叛天子者也欲爲佐命者也常語不得不絕之矣天子固不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三

可叛也六經亦不可叛也苟不叛之則視孟孟之書猶寇兵虎翼者也蓋既倡之學者和之劉歆以詩書助王莽荀彧說曹操以王霸乃孟子一體耳使後世之君率不悅儒者以此常語之作傷昔之人以其言叛天子今之人又以其言叛六經故曰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是大有功于名教非苟言焉

陳次公述常語

又曰孟子將朝王云云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

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適者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

又曰孟子謂砥礪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存餘裕疑曰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獲

視子罪知錄

卷一

三十一

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為貧而仕耶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于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為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也同又曰孟子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疑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

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為政于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于惡人之朝乎為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汚君乎為委吏為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得云君子不由

視子罪知錄

卷一

三十一

也同又曰齊宣王問卿云云疑曰禮君不與司生同車嫌其偏也為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臣之義諫于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况過不如紂而賢不及三子者

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惡忌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同

又曰孟子云所就三所去三云云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三十三

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栖栖遑遑周遊天下佛盼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于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于吾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于粥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同又曰沈同問燕云云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

待能行王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于孟子孟子勿豫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哉軍旅大事也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係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繆妄乎同

又曰告子云性之無分于善不善猶水之無分于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于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三十三

致乎性之無分于善不善謂中人也譬叟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情無不善乎同

又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曰色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辨勝人矣

又曰書放勳乃殂落云云孟軻不達此言乃妄稱

喻性何
於白外

孔子言舜既為天子，又為堯三年喪畢，避其子，然後即位云云。孟子排楊墨，可謂醇矣。其餘論經義，談世事之謀，往往乖舛，陋儒愛其詞，雜然崇尚，可鄙笑也。劉恕

又曰：臣聞學者之于孔子，當一而不一，是以明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大儒推明孔氏，拔出百氏，今設科以孟子配六經，視古之黜百家而專師孔氏，六經者不亦異乎？前者學宮罷黜孔子，春秋而表章偽雜之周禮，以孟子配乎孔子，而學者發言折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三五

衷于孟子而畧乎論語，固可哂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傳，而命官僚講孝經，讀孟子，蓋孟子不當先諸論語者也。如其先之，豈所以輔導令質而使之一德哉。晁說之

又曰：王充有刺孟，馮休著刪孟，充言出論衡，韓退之贊為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矣，則退之于醇乎醇之論，亦或不然也。邵伯溫

又曰：王子韶未知名時，謁一達官，方與人談孟子，王竊哂之。其人顧問曰：曾讀孟否？曰：素愛之。第全

不曉其義，問何義，曰：從頭不曉，曰：試言之。曰：孟子見梁惠王，即不曉其人，深訝曰：此有何奧義？王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沈括

又曰：孟軻非賢人也，夫春秋書王以存周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仲尼之本心也。孟軻非周民乎？履周之地，食周之粟，常有無周之心，學仲尼而叛之者也。周德之不競，亦已久矣，然其虛位猶拱而存也，使當時有能倡桓文之舉，則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三五

文武成康之道業，庸可幾乎為軻者，徒以口舌求合，自媒利祿，蓋亦使務是而已乎？奈何今日說梁惠，明日說齊宣，說梁襄，說滕文，皆啗之使為湯武之為，此軻之賊心也。譬父病亟，使非商臣為子，未有不望其生者，如之何而直置之不救之地哉？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雄也，其資薄，其性慧，其行輕，其說如流，其應如響，豈君子長者之言也？其自免于蘇張范蔡申韓商李之黨者，挾仲尼以欺天下也。使數子者，皆拂其素，矯其習，竊仁義兩字以

藉口是亦孟軻而已矣。要之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也。是故孟軻誦仁義，猶老錄公之誦法也。老錄公誦法賣法者也。軻誦仁義賣仁義者也。安得爲仲尼之徒與？嗟乎！孔子生而周尊，孟軻生而周絕，何世人一視孔孟之心，記曰：擬人必于其倫。寧從漢曰孔墨。鄭厚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三六

必極其所索而後售。孟軻抱縱橫之具，飾以仁義，行鬻于齊。齊王酬之以萬鍾，且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軻意齊王不知價者，遂愚齊王。求極所索而後售，齊王徐而思之。軻之言曰：王如用予，則齊王猶反手，開闢以來，初無是理。悔而不酬，軻亦覺齊王之稍覺也。卷而不售，他徐而自思曰：齊王之酬我過其直矣。矯然不售，行將安鬻？遲遲吾行，三宿出晝，冀齊王呼已而還。其舊直是市井販夫行鬻魚鹽果菜之態也。京師

坐鬻猶有體焉。小兒方啼而怒，進以飯推而不就。徐其怒歇而饑也，睨睨然望人進之。軻之去齊，留齊兒態也夫。同

又曰：予讀韓愈書，知其尊聖人之道，其志篤矣。然謂孟軻輔聖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過矣。得非美其流而忘其源乎？當堯之時，洪水浸天下，民受其害深矣。雖堯舜之咨嗟遑遑，未有以治之道。禹乃決橫流而放于海，粒斯民而奠厥居，是天下之水非禹不能去。昭昭然矣。雖百變契，又何益哉？孔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三七

子之道，衣被天地，陶甄日月，萬類之性，人倫之本，孰不由其德而能存乎？苟一日失之，則鳥獸之不一，若也。當周之亡，辯詐暴橫，聖人之道，偶不行于一時，亦猶天地之晦，日月之蝕，運之常也。復何傷乎？孟軻學聖人者也，憤然而興，闢楊墨，誅叛義，以尊周公孔子，信有大功于世。然聖人之道，無可無不可。苟當時軻之徒，不能排楊墨，橫遏異端，明仁義以訓天下，則聖人之教，果從而廢乎？且使聖人之道，遭楊墨之害，而遂衰微，則亦一家之小說爾。又

焉足為萬世之法哉、軻雖欲張大其教、天下可從而興乎、是聖人之道、不為一人而廢、一人而興、又昭昭然矣、其後嬴政肆虐、火其書、窒其途、以愚天下之耳目、使不能通其說、其為害過楊墨遠矣、然漢家之興、則孔氏之言、雷震于海內、豈復由軻之辨而後行耶、故曰、譽之不足益、毀之不足損、由其道大也、後之儒者、有能立言著書、振揚其風、發明其旨、則可矣、若曰、隨其廢而興之、因其塞而通之、得非過矣乎、予謂楊墨之禍、未若洪水、然而九年

子罪知錄 卷一

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雖見侵毀、亦不由軻

而益尊、苟毀譽由軻而興、則不足謂之孔氏之道、

使聖人復生、必不易此言也、張俞論韓愈稱孟子功不在禹下

又曰、孔子作春秋、于吳楚越之君、止稱曰子、未嘗

王之、孟子于齊梁之君、則偃然稱之、此時孟子亦

不知有周王矣、俞文豹

又曰、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弑其君可乎、

或者宣王見周室微弱、有問鼎之心、故設為是問、

孟子而有尊王之心、欲引其君以當道、而為湯武

之地、則當託以應天順人之說、而乃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匹夫、吾聞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故前輩謂湯武非聖人、伊呂非賢臣、孟子非賢人、同

又曰、張敬夫云、孔門待紂甚忠厚、孟子則以一夫名紂、既燔死、武王復親斬之、紂君也、武王嘗北面事之、忍為之乎、使孟子當其時、必為誅紂之事矣、同 孟至利孟身不有也置元王及至孟子下堂非邪後

子罪知錄

卷一

又曰、韓愈尊孟子、謂觀聖道必由之始、孟子距楊墨、而韓則謂孔子必用墨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又曰、孟子既以夷惠為聖人、王安石復以孟為聖人、雖欲推尊、非至論也、陳善

又曰、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而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

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不可則止、又曰、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何至以犬馬自為乎、陳善又俞文豹

又曰孟子嘗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然臨事亦有執而不通處如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蓋謂德義之尊足以無敵于天下也彼戰國之時縱有德義如廉頗白起之儔未易以梃撻也如其說可用則虞舜周文自可制梃以撻三苗與崇國矣又言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而已謂至公之選天子不得私也豈有人臣行法而執天子之父之理使其可執舜負而逃又當追捕也豈知議親議貴亦公道也此乃執一之病故荀卿詆其僻違而

龍子罪知錄

卷一

四十一

無類幽隱而無說雖非之太過亦有以致之

李如

又曰孟子辭齊王而出串東郭氏景丑難之孟子無以解紛乃引曾子之言以應之且曰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孟子嘗曰遁辭知其所窮躬自蹈之矣

同

又曰齊王不可以風孟子不造朝卒至于去何其易也其言見王于崇退而已有去志及再不合當接浙而行矣乃復遲留于晝三宿怏怏然回望不已彼遣一介之士則固不能留而宣王亦豈肯親

往邀之哉此不可曉

李季可

又曰孟子三宿出晝答高子曰猶以為速而答公孫丑曰久于齊非我志也何前後不同

王若虛

又曰戰國之士放蕩四出仗口舌以要時君雖孟子大賢亦千里見梁且語勾踐以遊蓋因天子諸侯皆不取士士無歸故也

羅璧

又曰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秦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各有所見非若今之胸中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

龍子罪知錄

卷一

四十二

而然

周密

又曰宋人有戲為詩者不一有曰丐者如何有兩姜日攘那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已勸梁王又勸齊

沈約

又曰史記稱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韓子稱孟子受業于思按孔子壽七十三孔鯉壽五十一子思壽六十二孔子卒時子思蓋長矣今從孔子卒之年數至孟子去齊之年一百六十六年由是推之孔子少子思百餘歲猶未及受業于門人也

盧格

又曰軻之說諸侯以王自謂志在平治天下而仁義則其具也又謂事在乘勢待時于時周王在天子之位得其勢矣時又極亂軻曷不抱其具趨王朝以復文武之盛乎既不適周則固當覓之諸侯然軻謂武王以去殘賊而誅紂顯王又非桀紂之殘賊也軻何意竟不輔之又導人奪之也乎反復推尋竟主何意噫軻之詐心于此可按而得之矣豈非以周之衰微已甚決非其所挾之具能起之者不能起之則終于不用富貴不可得矣諸侯方

祝子罪知錄

卷一

聖

強假其說以助之有一得志則軻為佐命宰輔據伊周之位享伊周之利矣軻之計不出此而焉在耶以是求軻之心將無所逃自申

又曰循韓愈及皮日休輩宋儒之徒謂孟子獨傳孔子之道矣由此前諸論則孟之背孔亦皎然矣兩日不並立安可置而不辯或曰孟氏書與五經並懸科以取士今放言如是不虞有干於朝典比于官刑者乎曰是亦糾彈之類也今或匪人在廷言者得直攻之不以方命為譴也孟固王制

所立獨不得比 天子親所擢用之臣乎芻蕘言之

聖明裁之本

皇代之法也同

祝子罪知錄卷一終

曾孫男世廉謹輯

祝子罪知錄

卷一

聖

祝子罪知錄卷二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刺曰孟軻云性善荀况云性惡皆非

說曰古今擬議煩甚故予向取吾心所安者為性論今具錄之昔者之辭悉未遑徵述爾以聲與勢而從焉而強訥焉而不敢盡焉者後代之言性乎今天下學士或抱哲姿蓄廣學終不敢言性惡者

禮一罪知錄 卷二

豈皆中誠哉言之必獲戾以為儒家罪人此病聲也附孟而吠荀楊韓皇甫司馬氏者徧四海閱數百年萬萬喙吾敢以一舌抗之乎是病勢也嗚呼諸公為聲若勢而不言吾且為聲受惡勢受悖戴辜而言之性果惟善乎無或惡乎請以物證之人物懸矣然而必有受斯謂性謂之性必有恒乃同也物之性溫涼柔剛平毒生殺受於是必恒於是稼必生鳩必殺一內諸咽上帝弗能奪而反之矣性不恒哉羲炎軒轅摯項伊姚姒姬迫之死令惡

肯乎虫苗饗祝癸辛蜚踣導之生使善能乎弗肯稼不殺人也弗能鳩不生人也何譚者之不燭乎是夫性必有恒有恒非盡善也非盡惡也有善者也有惡者也有善惡交并者也善者甚寡羲炎之類也惡者亦甚寡虫苗之類也交并之類一而其劑分彼此侵互為品極繁殆不可算古今之賢良中人以至細人鄙人愚不肖也曾謂終天皆羲炎者乎為造物者惟二陽也陰也陽善也亦有惡也陰惡也亦有善也假令獨陽無陰則亡生矣亡陰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則亡生既生矣陰也在其中焉得獨善而亡惡乎由其甚寡者有恒甚多者亦有恒故鳳寡鳩亦寡而雞雀無算也彼將達其辯故必曰惡者氣耳夫有理亡氣則生乎有氣亡理則生乎是必合而生生而性始見也性非生而後有有之於合之際也今必真性於偏善而曰惡者氣則必將曰鳩理本善其殺物氣也是理氣二也理自理氣自氣然則性果何物也哉生生之類又烏用有性之名也哉嗚呼為是言者其亦強有力矣然而強有力也亦

能令穀殺而鳩生乎、賤何黨於荀楊韓馬、何仇於由軻而後者哉、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民、若有恒性則知性必恒矣、孔子曰性相近也、上智下愚不移、則知必有善惡二岐、而後始有遠近不移之形矣、如其不然、敢犯不韙、嗚呼、由孔子至於今、畢世推為至聖、言必師、疑必質、而獨不從其言、性何其怪哉、審若彼、則孔子不得為至聖也、嗚呼、小子之愚、獨知有孔、曰須異之、則吾豈敢、

視子罪知錄 卷二

系曰張耒論性有善惡、惟聖人能趨善遠惡、為盡性、眾人不能、頗為得之、又近時盧格論性、不以善惡而以全闕、亦非、惟李翱不言善惡、第云復是亦全善而旨通佛氏、詳後佛老條、黃晞

刺曰趙匡胤篡國亂賊、

說曰尼父為春秋、援天定人人、用私鄆公、勢奪道、猶假天而號天於時、或未為定之、既衷私駕、勢詭逆、遂事亡幾、何勢盡道在、聖人援天正之、姦跡逆節、不可以渝、逆者干戈代禪、湯武猶為不免、人萬不若二王將顧上越其事、襲跡夏虞、得乎哉、由莽

來姦益四海、其終不能逃天與聖人法、獨匡胤得乎哉、夫禪篡非並行、順逆無兩立、胤左驗既、即歸一途、岐之何為、其國人為諱、猶能婉辭、以設兩造、微文以示開實、事定、苟玩、更為迷陽、薄微大端、畫一請詰、有以排破詰者、陳史劉論輩、與吾書俱廢無憾、

視子罪知錄 卷二

一徵曰、赭襴之薦、惡自製之、害詰厥自、誅以棄之、一鐔不麾、胡謂迫斯、數兵之弗戢、何帥之為、二徵曰、兒素大志、今果然矣、志孰為大、幾何時矣、

聖善之口、奚其簡而信爾、

三徵曰、紀王二昆、弗去曷待、豈以武庚能畔、而俾弗留害、

四徵曰、魏謨發矣、夙遣昭輔、往訊於家、而機亦潛布、

五徵曰、點檢帝符、疇寘諸軍書、將非趙徒、陳王祠狐、暨厥孫天書一智與、

六徵曰、謹言孰與、曷惱曷逃、爾唯不為、為曷冥不、昭將無漏、竊鑄烏自塞聰、而能以彼亡、嗚呼、

七徵曰羣譴謨漏密語厥室密語厥室無明語厥
辟媪叱不沮乃以激激厥謨俾疾共濟以爲詭疇
其匿

八徵曰謨兩學究人狗印否俾陳且普孰識非衆
建而自賊取

九徵曰祖輒之拜愆儀可惕胡弗惕弗詰無亦畏
鬼眼谷直以暴

系曰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方設齋於
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

祝子罪知錄

卷二

五

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太祖卽位是
月契丹北漢兵皆退司馬光

又曰太祖將北征京師之人喧言出軍之日當立
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
之知太祖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訥訥如此將若之
何太祖姊或云卽魏氏公主引麪杖擊逐太祖曰
丈夫臨事當自決乃來家恐怖婦女何爲太祖默
然而出司馬光邵伯溫同○按此則先知其
謀如此明白曷不陳于朝而不行乎

又曰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卽衣白襪

乘轎子出居天清寺寺卽世宗改名而爲功德院
也太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卽角
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其王也
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卽提去惟潘美在後
以手搯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取對
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于理未安藝祖卽命追還
以其一人賜美美卽收之以爲子藝祖後亦不問
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爲父而不
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六

後也夙爲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爲名帥其英明
有自云王鉞

又曰太祖北征羣公祖道於芳林園旣授綬承旨
陶穀牽衣留戀堅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
取兩拜回來難爲揖禮也張舜民

又曰太祖陳橋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
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
而大搜索至主僧給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
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蟲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

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

返去有頃太祖已即位矣朱弁○按如此安得謂

至是豈非楚昭輔已先達之手

又曰藝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拒而不納遂如

封丘門抱關吏望風啓鑰逮即位斬封丘而官陳

橋者王明清○按如此即豈出於人心之推戴乎

又曰李淑知鄭州奉祠柴陵作恭帝詩云弄楯牽

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榛斷壠纔三尺剛

道房陵半仗來為仇家陳襄扶其事以聞禡一職

祝子罪知錄

卷二

七

魏泰又田宜簡

又曰太祖初受禪有飛矢集御輦者左右欲搜索

不許但駐輦回顧曰射殺我也未到你做聖度

如此陳長方○按此雖見太祖之度然亦可見非人心之推戴與陳橋守門者同

又曰兩日盪重光點檢作天王一作殿前點檢作天子范質王溥不

能崇元殿上行禪章制書私草修文郎趙書記正

皇綱遺孤披麻在金床胡為梓霍馬上醉擁黃衣

裳何以朝萬國升明堂楊維禎樂府

又曰春秋誅亂臣垂後戒故加趙盾弑君之罪以

志盾當國而不能討賊之義愚因竊取加宋太祖

篡周之罪以明太祖為主將不能馭眾以致變之

形若宋人作宋史為之諱可也尊春秋之旨以續

綱目之書則不得拘世俗之見以誦大義矣苟計

其後功而泯其前惡則君臣之防壞矣此愚有富

人沒而羣隸竊有其室之譬執事是之豈非以其

辭直而義正耶陳慳答姜漸書

又曰湯有慚德孔子論之而以至德稱文王義可

見矣使孔子作春秋始自唐虞則其書湯武必不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八

與堯舜禹同辭湯武尚然况後世之臣無其德而

乘時竊據其位者耶此吾於太祖之有天下書法

與郭威同修天下之大閑於綱紀大壞之後不得

不爾也同

又曰來書云凡本非有得天下之心而有功於天

下者其書法不得不予之荅云此論湯武可矣論

太祖則非也周世宗無桀紂之行不幸而殂寡妻

幼子雖不能治天下使得大臣若周公霍光者則

恭帝不失為成王昭帝周祚豈遽移哉太祖初無

湯武之德、不過以善戰驟顯將校、知其能而天下未受其賜、從何而有得天下之心、至陳橋之變、既知慚負天地而不能殺身以成仁、因而篡國、湯武之心若是耶、若以為推戴出於衆人而予之、則後世大將握重兵、一旦為下所推者、皆得藉口而免誅矣、故愚謂太祖得國以篡而治國以仁、功罪不相掩矣、同

又曰來書云、綱目於篡竊之際、而皆著其漸、漢乾祐二年、書郭威以白文珂為西京留守、又書威請

祝子罪知錄

卷二

九

加恩將相、則威不待澶州之變而已收天下之心矣、至書威反而曰殺其主、承祐承祐雖欲殺威、威之主也、今不曰弑而曰殺、故下書自立、明年書郭威稱皇帝、則其書法輕重之間、而威與承祐兩有罪矣、今太祖於周顯德三年、書兼殿前都指揮使六年、世宗獲讖以大祖代張承德為點檢、是月世宗殂、明年、遽有陳橋之變、則太祖即位之事、若與威同、而威之專擅大與太祖異、今云自立而還、又見其稱帝、則柴宗訓無劉承祐之罪、而太祖甚於

郭威之惡矣、答云、此論其人之處心、則是而斷其罪之成案、則非、假有謀故殺人者、其一人本惡人也、待時而後發、其一人本善人也、乘勢而即發、有司者、還原其人之善惡、及論其漸與否、而較重施罪耶、還以其所犯同、而咸當以大辟之律耶、威之篡漢有漸、而太祖之篡周則乘勢、心雖不同、而事則無異、又豈可以小節而末減其大惡哉、且威之屢書於綱目、非惟著威篡竊之漸、亦以咎漢主之失道、若世祖之待太祖與漢異、不以太祖長者無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十

反側之虞、而然哉、太祖不念此、遽竊其國、非惟得罪於天下、得不負世宗待之之意乎、若緣情斷罪、則太祖之惡甚於郭威無疑、復何多論哉、今書自立、繼以稱帝、悉如威例、以其事同也、同又曰來書云、五代以來、天人厭亂已極、郭周既已無子、世宗英明而又不壽、天之所付、蓋已可見、周之有國、前後九載、既無積德累仁之基、而復使幼君臨之、名藩悍將、必不束手效順、其為悖亂、又不知其底止也、答云、此因其後功、而欲蓋其前愆、觀

其已然而臆其未然非至論也五代亂極固當治周不當天命亦已見但君臣大閑所以示後世不可不謹若以後功遂廢大義不講君子不取太祖固有君德又有天命然周之臣子也以臣篡君罪不容誅若復予之則後之人德政之美未可期而君臣之義已先壞此愚所以痛心不避流俗之議而執此筆豈為周哉同

又曰來書云人心所與天命所與也人心不從雖以項羽之暴戾王莽之殺戮不能使之強從人心

龍子罪知錄 卷二

十一

之所歸雖以太王劉備之卻卻而不能使之去也答云此亦偏於太祖之論當時天命之在太祖者不可知人心之歸太祖者跡未著使太祖自陳橋還汴之日明君臣之義從韓通而討之未可知也唯其民人習於五代之易而周主之所恃者禁旅而已韓通倡大義既不克而禁旅之將又皆黨於太祖故范質王溥無如之何而下拜耳尚何太王劉備之得比哉

又曰來書云慕容延釗石守信皆與太祖比肩而

願相推戴非天其誰能使之乎春秋之法為賢者諱自唐三百餘年而始有太祖卒能削平僭亂以開太平之治不可執一論也若必以此為垂訓則彼無太祖之功德而欲效之者天下將共誅之又何待於吾之訓哉故愚謂宜審其輕重而約其中以定其制答曰陳橋之變正吾比肩有利於富貴而為之以為今日若此安知他日之不相及耶故非真有為天下之心而推誠以奉之之意也唯其太祖既立行事不與五代同君臨之位始定而宋之

龍子罪知錄 卷二

十一

享國亦久矣愚非不美太祖之後功而欲加以篡竊之名特以其罪不可掩使後世之欲倣效之者知懼焉耳若如執事之言而予之則天人之際未可必而凡為君者將何以自安於羣臣之上哉春秋為賢者諱之義恐不如此幸詳思之同

又曰來書云宜書曰北漢契丹入寇周命趙匡胤帥師禦之壬寅師次陳橋癸卯匡胤自陳橋還受周禪稱皇帝國號宋奉周主為鄭王此亦唐王淵稱皇帝之例而書法微婉庶幾合於據事直書其

義自見之法雖不言其自立而其迹亦不可掩答云北漢伐周朱子書之以正其始今復書曰伐所以正綱目之終若曰入寇則是夷漢而中國周矣上書禦之繼書自陳橋受周禪而又云稱皇帝則禪與篡兩不明矣既取其國據其位降封爲王而復曰奉奉者下事上之詞豈有自天子下降爲諸侯而可謂之奉哉經今書之曰北漢及遼伐周所以稱漢之討也周使趙匡胤帥師禦之所以著其受任之重也至陳橋自立而還所以明其乘勢而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十三

竊發也趙匡胤稱皇帝所以誅其心也廢周主爲鄭王所以志其篡也國號宋所以成其姦也豈不明且簡哉彼之罪既不可泯則直書以垂後訓正春秋之旨執事何疑焉同

又曰取天下者末世以謀謀取者逢機逢會陽施陰設而人莫或覺卒然不日之間可以集事宋太祖是也夫宋太祖取周亦因其有可取之機而其謀得以施焉耳何也周世宗以郭祖妻姪爲其養子則有周之基業固以處非其據而來姦雄窺覷

之心矣中道殞殂符后入宮纔十日恭帝承統甫七歲寡婦孤兒之易欺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是以羣帥合謀托言有遼漢之師而空國授之於太祖及陳橋事定何嘗見遼漢有匹馬隻輪寇邊哉且太祖之入也遣親吏楚昭輔入報其母杜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由此言之謂太祖先不預謀殆未可也後唐明宗爲其麾下將士擁逼自魏南還以取莊宗歐陽承叔於五代史以反書之陳橋之事夫豈異是劉定之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十四

又曰宋祖之有天下自言爲六軍所迫乃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誰欺欺天乎朱全忠恐昭宗生變遂選牙官史太夜扣宮門而推殺之乃佯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此皆當時故習以爲常者也然其詳可以服萬世之公心已見論於劉文安公矣而其隱約不見於史冊者予嘗聞諸宋王銍尤有二事可証予復表而出之正所謂揭日月而行天其能掩乎昔藝祖生西京夾馬營前有陳姓而失其名者聚生徒以設

教宣祖遣藝祖從之。藝祖微時，疾惡頗甚，而陳時或開諭。後藝祖仕周世宗，功業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而藝祖分兵取滁州，為皇甫暉大敗於清流關。訪策羣下，皆云鎮州趙學究頗以智術稱於村。藝祖扣之，從其背山之策而破滁。即史所載餘人非我敵，必斬皇甫暉頭者是也。後延學究館於汴，而與陳俱為門客。陳橋之事，乃謂學究曰：陳雖不與吾事，亦當告而後行，且囑以家事。夜與學究過陳，具道之。陳大怒曰：不可作族滅之事。遲明，拂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十五

衣而去。居陳州村舍，聚生徒如故。如此而謂之六軍所迫，吾不信矣。及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襪乘轎出居天清寺。寺乃世宗改名而為功德院也。藝祖與諸將入內，六宮迎拜，乃見世宗幼子二人，所謂紀王其一，未封。倉卒之際，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拍殿柱，垂首不語。藝祖云：汝以為不可耶？美對曰：臣豈敢以為不可，但於理未安，即命追還，以一賜美，美收之如已子。後改名惟正者是也。其一不知所在，如此而謂六

軍所迫，尤不信矣。蔣誼○按陳學究事孫升談圖亦畧言之又曰按宋史太祖建隆元年正月辛丑受命禦漢遼，癸卯發汴，日異實昭，是夕匆匆黃袍竟被，以此觀之，點檢先策，已有成圖，授鉞會際，乘而遂焉。史曰：陳橋聚謀，理譬不許，不過北面三讓義耳，愚意此舉太祖本懷發於太宗，成於趙普，所以後來違毋之誓者，不過尋兄之盟耳。故紀以四絕，偶讀劉靜修之作曰：太祖無心亦徒說，吾兒有志更誰云。是蓋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家毋素知兒有志，他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十六

人却道帝無心，史官兼載非相悟。後世那知費討尋。右太倉卒陳橋事變時，都知不與恐難辭黃袍，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右太阿母要盟畢，竟寒箇中書記獨相干。晉王不肯輕傳弟，欲說陳橋事似難。右杜太后○岳正首在趙普條又曰唐宋之取天下，假禪讓之名，以掩篡弒之實。其去魏晉宋齊梁陳無幾耳。觀其失之者，則曰禪位，其得之者，則曰受禪。果如其言，後世之舜禹，一何多耶。唐無庸議矣。宋太祖北面周室，東征西伐，

不為無功、尊爵豐祿、其報不薄、一旦世宗棄世、恭帝嗣位、當危疑之際、遽萌篡竊之心、黃袍加身、返戈內嚮、拊其背而奪之、顧其假詞于陶穀、而欲比迹于唐虞、嗚呼、不知舜禹之禪讓、果如是耶、穀之禪詔、果何以欺天下後世耶、或謂當是時、五季之亂已極、恭帝幼冲、藩鎮窺覲、太祖不取、亦將有逼而奪之者、安可守匹夫之小諒、而忘撥亂之大計哉、是不然、諸葛亮乘帝禪之闇而取之、則西蜀底定矣、謝安因穆宗之幼而取之、則江東可興矣、然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十七

二子終身北面而不忍取者、以君臣大義不可干也、使太祖追念世宗厚恩、而報之于恭帝、如亮之輔帝禪、如安之輔穆宗、則衰可興、亂可撥、而天下國家可安矣、不此之圖、乃欺孤弱寡廢、主立自謂其無利天下之心、吾不信也、嗚呼、始也以母老子幼而得之、終也亦以母老子幼而失之、孰謂天道果無知耶、何喬新

又曰子極作通鑑續編、答姜羽儀書、言宋祖之篡位、與郭威無異、反覆辯難、因其事以誅其心、深合

春秋之旨、羽儀時亦有志于斯、及得其書、遂焚其稿、其立法之公、槩可見矣、陳頤附記。子極終身適大雨霹靂震其書案、子極不變、而徐言曰：「天雖擊斷臣手、亦終如此書。」此事傳之已審、頤此條又云：「聞之前輩、言舊編書匡胤奉周主為鄭王、子極方易奉字為廢字、隱几以卧、忽雷震其几云云。」

又曰或問陳橋之變、誰寔尸之、曰太祖之志、太宗之謀、趙普成之也、昔者太祖之生、有赤光之符、客遊漢東、有紫雲黑龍之符、其陰有帝王之志、非一日矣、一旦世宗告歿、恭帝幼弱、中外人心、密舍推戴、木題點檢作天子、寧非驗于此乎、于是託言漢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十八

遼師下、收傾國精銳、出次陳橋、反掌之間、成此大事、是豈無人默主于其間、而將士敢為之與、杜太后初聞變、曰吾兒素有大志、及臨崩、曰汝萬歲後、當傳光義、夫豈無故而輕為是言哉、太祖即位之後、稱晉王為太平天子、幸普家、呼普妻為嫂、又豈無故而輕自降尊哉、享國既久、不立皇儲、太宗蓋默怨之矣、以故一旦得志、不踰年、改元、意者宋有天下、我實為之、而趙普踰盟、蓋默知其故也、嗚呼、宋之啓運、若此、孰謂可與漢唐並稱哉、宋論推隱

未盡故著之盧格

又曰信史新頒出石渠老夫莊誦讀躊躇最當論處陳橋事為甚含糊不直書桑

又曰今法吏求囚情不得則逮其族屬證佐謂之服辯乃施法杜氏之言已不待讞鞫而自承矣即親書供吐實狀亦何伺逖求別證自

又曰小說中載宋事有近怪者學者類少談之有一二可異如福王長子小名佑孫次日德孫蓋竝取立人二字後乃應德佑之號德孫即昭陵也周密

視子罪知錄 卷二

癸辛謀議王安石在鍾山一僧謂日子必作相但勿念舊忍改壞祖宗之法安石曰一第未就子戲乎僧

曰嘗禪定見秦王入寺知先輩即秦王後身也張端義貴與前粘罕腹癥及高宗為錢鏐後身孝宗為

太祖之裔仍享國之半宋代瀛國公復為元順帝以亡元皆若不偶然者縱謂野人之談無足稱亦可見天心予奪之報不爽耳

刺曰趙匡義弒兄篡國

說曰受命篡弒馳背冰炭然而形有似者偽也定

真偽者存乎證匡義證驗眾矣審矣無端起疑何

愚甚乎斧聲一也遜避狀二也好為之語三也宋氏號懼乞命四也殺胤二子五也不喪宋氏六也

崩年改元七也更名光義八也殺弟九也繼恩不

召德芳而召匡義德玄助之十也有一心迹事立

決矣劉公桓桓暨同心者莫非確論程氏丘氏何

意為之強辨規免春秋嚴無將之誅今人逸足徵

之賊且李燾歐陽玄之言為書文瑩胡一桂陳桎

之言非書也耶按陳氏援溫公以辨而謂公不妄語其言當信固然也然紀聞之書

視子罪知錄 卷二

凡得之傳聞者注曰某云得之目擊者注曰身見此正溫公不妄雖聞而非目擊者必著所從得慎

之至也太祖崩事一條注曰君倚云乃得之錢公輔則亦傳聞之一端安得以一而廢眾書中他事亦有與當時他書所記不同者非謂溫公言妄述其實亦欲覽者審求之又宋人亦有疑紀聞非溫公書者此木暇論

系曰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夜漏四鼓晉王光

義用柱斧殺兄於大寢明日太史氏特簡書曰宋

趙普弒其君匡胤普辯曰壬子之夜普不得入侍

禁闈帝崩普罔聞知普曷罪太史曰君親無將將

必誅開光義之將者若也曰昭曰美趙孤不絕也

太后遺命帝不得受也。榻前署書若不得署也。春秋大居正若爲宋大臣不以居正相其君而以阿依邪命使光義之斧已在太祖衽席上太祖享國十七年幸耳嗚呼上之弑也非若而誰若不討賊不引決若又北面戴之大臣之從違去就若是國何恃乎若耶吾以春秋法定若爲戎首若雖欲辭得乎普伏罪曰普當戮普當戮以謝先帝九冥下也抱遺子曰里克趙盾甯殖三子方諸商人陳乞宜有間矣而春秋書法一施之所以戒天下之爲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卷二

三

人臣者太史氏之書普非三子例乎。

又曰慈母愛愛幼雛趙家光義爲皇儲龍行虎步狀日異狗趨鷹附勢日殊膝下豈無六尺孤阿昭阿美非呱呱夜闌鬼靜燈模糊大雪漏下四鼓餘百官不執蓋狐筆孤兒寡嫂夫何呼於呼床前戳地銀柱斧禍在韓王金櫃書

楊維禎樂府

又曰太祖太宗之始終見於史者若此胡一桂謂其不能不起萬世之疑夫史所謂屬以後事者非傳位乎太祖果欲傳於其弟則豈不宜使人聞其

言而何爲雖已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太宗果得傳於兄則亦豈不宜使人聞其言而何爲雖已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德昭等在外固不得聞宋后等必侍疾而亦悉屏之使不得聞太宗之意欲何爲豈非因太祖無傳之之言而遂行奪之之計哉故非但授受之際無一人在傍得聞其言惟其兄弟自知之而殞絕之際亦無一人在傍得見其實惟其兄弟自知之太宗雖家置一喙將何以解萬世之疑而免弑奪之罪哉昔隋文帝之終也既以其位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卷二

三

與其子廣又以位與其子勇于是廣散遣文帝左右之人而行大事今太祖之終也無乃亦既嘗與其弟又將欲與其子是以致太宗悉屏左右之人而踵楊廣之故智乎史謂但遙見燭影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太祖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爲之俄而殂斯狀也斯聲也可疑也可駭也而何其殂落之奄忽也宋后母子托命之言其悚懼于太宗之餘威又可知也或者謂太祖之於其弟友愛天至稱其龍行虎步異日必爲太平天

子、福德非吾所及、於其有疾而灼艾也、爲之灼以分痛、而何至於晉王之有心以賊其兄哉、噫、古者帝王兄弟、若漢景帝之于梁孝王、宋文帝之于彭城王、義康、其初也、亦未嘗不相友愛、然其後也、弟有次及之望、兄無付託之誠、因循積久、嫌隙生焉、大利誘引之於前、羣小推擁之於後、而兄弟遂不相容矣、豈特太宗哉、史謂宋后是夕遣王繼恩召其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王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爲他人有矣、時

魏子罪知錄 卷二

三

大雪、遂與王于雪中徒步至宮、繼恩使王止其直廬、曰、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王從者德玄曰、便當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以此證之、亦可見其挾詐乘機之未爲無心、未爲無黨、內外布置、有自來焉、豈一日之積哉、抑此史之足證者、有史所不載、而出於小說家者、曰、金酋粘罕、生而腹下有癥、類太祖殂時之狀、其後粘罕入汴、悉取太宗子孫以去、疑太祖復生以報冤也、此其言誠鄙俚、然可以證太宗之事、雖野人俗夫、尚能言

之以貽後世、不可泯沒爾、夫君親、大倫也、弑逆、大惡也、不可以輕增加於人、亦不可以輕未減於人、故謹而書之、非但以追懲於既往、亦所以懼亂賊於方來焉、此春秋之意、師孔氏者、當世守之、其可苟哉、劉定之

又曰、太宗之改元、卽位、越兩月、又越一月、則明年正且矣、而不肯少待、遽改殘年爲元年、汲汲乎削去其兄之年號、而以己之年號播乎天下者、蚤一日、則快一日之志也、且號其年也、謂之興國、言創

魏子罪知錄 卷二

三

業由我也、謂之太平、言致治由我也、所謂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無非欲跨越其兄而已、自昔以崩年改元、爲亂世之事、太宗襲用亂世之事、而不避、徒以其兄之未嘗明以大業授己、而致己自取、故汲汲削去之、跨越之、然不虞天下後世、因此窺見己之戕其兄矣、晉靈公欲殺趙盾、不克、盾懼而出、走、盾之宗人趙穿弑靈公、於是盾未出境而還、是盾雖無弑之事、然其心幸靈公之死而已得返也、許悼公病瘧、飲世子止之藥而死、夫止之進藥

本爲已疾也。然藥之不善，不足以已疾而適足以致死，止也不察焉。而遽進之，以致悼公之死，則是止雖無弑之心，而有弑之事也。春秋於盾也，原其心而誅之，不以其未爲是事而赦焉。故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於止也。緣其事而誅之，不以其未萌是心而赦焉。故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所以立天下之大閑，以見君父之不可苟也。今太宗之于其兄也，原始要終而見其事，又見其心矣。大惡之歸，夫曷追焉。北齊孝昭帝演殂，其弟武成帝湛聞

祝子罪知錄 卷二

之，疑其非實，使所親視之，果然，乃喜，馳入嗣位。未踰年，改元，胡致堂曰：湛之處心積慮，欲其兄之蚤死，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吾誰欺欺天乎。致堂此言，其殆借以謂太宗也。或曰：太宗於太祖之妻開寶皇后宋氏，殯諸佛寺，不令諸侯爲之行喪，於太祖之子武功郡王德昭，使之驚懼自殺，是果可以見其無兄之心矣。至於不踰年改元，恐未足以見其心乎。曰：春秋之義，推顯至隱，不有其兄之妻子，其跡甚顯，人所易知，不存其兄之年號，其意頗隱。

人所難知，正君子之所宜推而知之也。或又曰：德昭之死，誠由太宗矣。若乃與元尹德芳，則是天殒爾。曰：是孰知不由太宗哉。予聞之邵伯溫云：南唐主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此二君者，皆旣歸宋而膺官爵，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則皆其始生之日也。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皆飲畢而暴卒，蓋有以也。久矣哉太宗之行詐也。于德芳何有哉。煜與俶且忌之，而德芳惡有

祝子罪知錄 卷二

不忌哉。德昭之死，德芳之死，與後此廷美之死，其死之跡異，而其死之因同，無非太宗絕傳位之漸，以終金匱藏書之事云爾。同
又曰：太祖之崩，史載晉王離席遜避之狀，與宋后母子託命之言，學者多疑之，而不得其說。以予考之，太祖蓋死於弑也。弟史臣不敢直書耳。夫人之將死，必眷眷於妻子，此上智所不免也。豈有大漸之夕，而宋后不侍側，德昭德芳不問安，蓋必有屏之而不得見者矣。此可知其弑者一也。富室子將

死以千金之產遺其弟，亦將感悼不已。事嫂如母，撫姪如子，豈有受天下於其兄，而其嫂殯於外舍，其姪不得其死，是何報兄之薄耶？此可知其弑者二也。太祖果挈天下以傳其弟，吾知其為弟必哀戚滿容，不忍遽承。今也不踰年改元，惟恐開寶之號尚接耳目，革命之際，不是過矣。此可知其弑者三也。傳天下大事也，非不可使人聞者也。必將召集羣臣道揚末命，使臣民共知之。今也將相大臣不得聞，宦官宮妾不獲近侍，果何為乎？此可知其

龍子罪知錄 卷二

三

弑者四也。況以大位傳諸弟，則其嫂亦將有德色於其叔矣。何至愕然驚呼，欲托以命，此可知其弑者五也。以此五者推之，太宗欲遣弑君之罪，其可得耶？或曰：近時文江劉文介公儼策貢士，舉此事為問。當時對者謂：太祖太宗友愛素著，必無他故。文介置之上第，今子謂太祖死於弑，則文介之見非歟？曰：文介當景泰之末，危疑之際，其言蓋有諷焉。是豈萬世之定論哉？何喬新

又曰：太宗用心之險也。夫天子之子曰皇子，諸侯

之子曰王子，其名號品秩截然而不可易。未有以其異日當為天子，而預稱其子為皇子女為皇女者也。太宗即位之初，命秦王延美尹開封，而德昭德芳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歿。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遂貶廷美涪陵，復其子為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此舉特以愚弄其弟而已。意者太祖之崩，宗室王公必有竊議者，太宗恐其因廷美以舉事也，因以此非常不正之號而慰其心，蓋使廷美知有次及之勢。

龍子罪知錄 卷二

三

而不動，然後徐為之計耳。彼廷美愚人，以為吾子為皇子矣，吾女為皇女矣，吾為天子，亦何疑哉？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歿，乃覺其兄之意而不自安。於是劉禹錫上變，趙普進謀，王溥等四十七人集議，而涪陵之命下矣。險矣哉！太宗之心也。秦王在其術中而不悟，卒之憂悸而死，可哀也。已同

又曰：開寶皇后敵體先朝，母儀四海，是天下臣民之母也。太宗當開寶之際，蓋嘗北面朝之，以今日

言之則嫂也以向日言之猶母也典禮儀章以送其終者豈可一毫之不盡哉今也后之梓宮不寘於內殿而寘於外舍不敢於寢園而敢於佛廬不使羣臣成服而怒侍臣之直言王禹偁和除州太宗之於后何其薄哉予考太宗卽位以來誥告多方戒飭諸臣無一語及太祖者賜誦之詔曰今四海混同萬民康泰蓋謂一統之業自我肇之太祖無與焉觀燈之誥羣臣曰朕躬覽庶政致此繁盛蓋謂太平之治自我致之太祖無與焉且太宗之天下

祝子罪知錄

卷二

三十一

誰之天下與太宗之位誰之位與有太祖之天下踐太祖之天位且邈然無一語以及之則於后何有哉論者猶謂太祖不以弑崩夫亦過厚之論歟

又曰昭憲后命太祖傳弟蓋嘗求其故矣陳橋之變匡義與有力焉兄終弟及彼有心於神器久矣詎肯安於晉王而已哉母子之間必有密謀意者昭憲溺愛幼子亦如婁獨孤二后欲立常山晉王歟當是時太祖尚無恙也百歲後德昭德芳之壯

與否未可知也昭憲雖賢智豈能逆知身後之事哉柰何以柴氏幼兒失天下而脅太祖也然則昭憲之命蓋出於太宗之謀歟太祖泣而受教特黽勉從之耳非其情也故終身不立德昭爲太子亦不立匡義爲太弟寢疾之夕召入寢殿蓋將二三德焉此所以啓官人盡屏俄而上崩之禍歟同演曰宋舊史以新史成不行於世新書未刻時學子亦罕見人間節本諸冊獨見胤義二主溢美之言爾迨劉公昉摘而論之其於二主可謂篤論識

祝子罪知錄

卷二

三十二

卓義嚴超然拔類學者翕然信之論亦定已及程丘二氏忽有考論竭力爲之以反劉說然而世有公是公非寧不定於一耶夫論事者識識有闇明斷義者心心有是非心識同得於天而異於已明闇殊故取舍異是非一而已矣天不以人移人亦不能移亦自不移是非不移者心不移心不移者天不移是非所歸豈人口牙能遷流乎故要之匡義旣不以弑奪怡然授受於胤也何故絕無毫髮感荷復以何事反讎而有殺姪殞嫂諸事此在

童駭女狄能灼於衷亦何俟斧聲好作諸疑辯若程丘之云哉不然則胤事事厚弟義事事薄兄於人情當作何理推驗二主於今學者無與何厚何薄誰毀誰譽天理是非不能強移也法家遇事曖昧不得以迹求者猶能原情定罪以傳於法法當則囚服囚非強服服於已心更非強服之法用心立事佚於法不以心治之當何定乎於是為吏若君任不治而已乎用心斷法天人之道也春秋誅意推見至隱必緣事以求意意此事彼必據意以

視子罪知錄

卷二

三

賞刑意之所在加之誅絕而不得辭是誠孔氏家法如程丘之說以劉億逆影響則必同事迹大備史人書記繁縟而後定之耶如是又豈待於爾耶文不具則遂任不治耶春秋有親尊二諱宋人用之歐陽玄等闇劣不能燭而定之如是則何貴於學士何藉于六經文不具任不治狩河陽王果以巡遊許止弒買信同商臣乎杪周諸侯之迹各在其史春秋何事而作夫子不亦贅乎學士師孔子用春秋以經世曾不若一明法胥異哉二氏之言

也二氏必欲強故出大懟於論定誠何意與二氏以經史之學自任將矯異以為高而弗顧天理之正人心之公亦何等為心乎

又曰史稱匡義大有為如許程丘共之及論改元便謂姑襲一時常制何立語不自點檢揆審世所謂護短耳

又曰匡胤稱弟語與灼艾等事恐亦史家過飾欲蓋而彰之類爾不然胤無傳弟心作偽以欺毋與弟義得其情而遂事乎此舉與杜氏無稽之命姦

視子罪知錄

卷二

三

普反覆之機皆可參得大率逆取之際兄弟既同其謀自有如許偽態紛攘也



祝子罪知錄卷三

吳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刺曰今世予奪古人多誤

說曰善惡分塗則衰捷貴別重輕殊貫則升沉尚
審奈何中鏡弗拭他聲逐鳴遂至舍顏就蹠毀施
譽鹽若夫衡石失量尋尺錯度其猶可已乃亦蘭
猶倒目玄皓反呼謂之何哉然而假我茲辰踞其

祝子罪知錄 卷三

昔地返聆回視索之玄尚未嘗不昭然發矇得其
所處鑄鼎靜列鈞石誠懸神工灼而形彰法象用
而力審物貌無遁皇衷乃安斯則知人之悉矩亦
勸懲之弘術乎且寰區悠闊品務毛攢何勝檢尋
姑引千一部判左右繪次丹青若事在兩疑行非
一致消息挹注貫而齊之其諸周詳故有別製都
凡既顯彼可例求焉爾

伯夷叔齊聖也

說曰德與望旦殊形而一地正名扶極奠天地遏

亂賊功亦與弔民致太平者甲乙然無佐逆假撮
之咎故此為聖而望旦不可也

系曰周之興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
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
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
相視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
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
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
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

祝子罪知錄 卷三

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
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設衆殺伐以要利是
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
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
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非至於首陽山
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其於富貴苟可得已則
必不賴高節矣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
節也莊子

又曰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盤曲云忽吾觀兮

二老時采薇以從容乃訊其所求問其所修何務何樂而竝茲遊二老答曰吾殷之遺民者也厥胤孤竹作藩非湄少名叔齊長曰伯夷西伯昌之善政育年命於黃耆遂相携而隨之冀寄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伏事而畢命子忽觀其不祥乃與師於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不步於其鄉余閉口而不食竝卒命乎山歎杜篤首陽山賦

龍子罪知錄

卷三

風凌俗爰感懦夫陶潛

又曰當武王仗鉞二公推忠臣之誠明死君之節伏車而諫慷慨瀝血武既為王二公以立志貞也檢身操也以臣伐君不可訓也相於國莫非其土異於事不食其粟乃西上首陽之山歌采薇而死蓋天下義感之始也及孔子生東周之季演中興法游夏之徒皆誨納於教未嘗叙仁人烈士不免於二公者焉謂不辱其身不降其志矣固君臣之分以愛其節繼之者忠矣仗之者義矣施之者誠

矣用之者確矣昭矣至矣躓矣允矣上古無以加百代為之憲梁卿升

又曰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者明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州一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率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

龍子罪知錄

卷三

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者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凡一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凡一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而自是如此夫聖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叔齊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韓愈

又曰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
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
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
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爲貞、澹然
氷玉、不足以爲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况
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
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
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從諫而
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人乎、既得其

祝子罪知錄

卷三

五

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
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
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
平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餓乎、若
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
應、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皮日休
又曰列位於朝、無言於君、曰輔歟、抗節於野、有言
於君、非輔歟、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朝其庭乎、暮
其沼乎、武王、聖人也、周公、聖人也、召公、賢人也、天

下三分、以其二分以火、殷辛且致夷齊之扣馬、設
使盡天下之三分、姑至殷辛之自火、然若泰伯之
君吳、則百穀合穎於舜耕、九鼎同波乎禹珪、仲尼
之又盡善也、寧獨韶乎、既而異諸、則周之道、首陽
之餓、乃諫死、黃滔夷齊輔周

又曰夷齊雙骨已成塵、獨有清風日月新、餓死溝
中人、不識可憐、今古幾何人、司馬光

又曰遜國同來訪聖謨、遍觀爭國誓師徒、耻生湯
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區、大義克身安是餓、清

祝子罪知錄

卷三

六

冤有所未應、無始終、天地亡前後、名骨雖雙、此行
孤、石延年

又曰仲尼、聖人也、於君臣之分、有難言者、其在聞
韶、則曰盡美矣、謂武則曰未盡善也、於書叙湯誓、
曰伊尹相湯伐桀、泰誓曰、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其
稱二賢曰、求仁而得仁、又曰民到於今稱之、則是
二賢之於名教、有大功也、之於君臣、有大義也、微
二賢之節、微二賢之稱、其如後世乎、邵必
又曰避紂窮居北海濱、歸來端爲有仁人、武王不

聽車前諫、餓死西山志未伸。王十朋

又曰史談作伯夷傳、難其善人而餓死、擬諸顏跖

之壽夭、疑天理報施之非、予謂武王以臣伐君、二

子為萬世扶持名義、故不食周粟而甘心餓死、與

回之天不同、故夫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俞文豹

又曰黃魯直謂二子諫伐、好事者為之說耳、夫義

抗白刃、耻事周粟、謂事不經見、臧哀伯何獨見稱

武王克商、義士猶或非之、不然、二賢自海濱善養

來歸、苟周命維新、明德崇義之世、不知俯仰、何所

禮子罪知錄 卷三

愧怍、困踣於茲山之下乎。王惲

又曰從經誌、操狎孤兒、世事尤非、扣馬時、若道後

人、真可誑、空山焉有二賢祠。楊奐

又曰絕粒當年耻事周、死於仁義更何求、首陽山

下兩丘土、能使磻溪釣石羞。龐才卿

又曰二賢遜國之事、輕而扣馬之志、重去周之事

小而耻其言、不用之志、大微二賢、何以為後之人

臣者之戒也、其有功於天下萬世、孰謂其不在於

斯矣、嗚呼、孔子稱周之至德、曰泰伯、文王也、若二

賢、不亦泰伯、文王之心者、與、子曰、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求仁而得仁、此之謂也、又何怨。張孟兼

又曰八百年周忠厚世、首陽誰表墓前碑。謝堃

武庚孝也、

說曰不遺父讐、

管鮮蔡度、公也、

說曰從殷義士以復仇、私恩弗廢、大義求

管夷吾、功罪不相蔽也、

說曰行已為智、治國為仁、不死之德、瑜瑕一玉、

禮子罪知錄 卷三

演曰事力自懸、德功亦別、謚智允矣、稱仁一道、不

得為標、

系曰蘇洵、軾、轍、程、頤、朱、熹、元、結諸言、亦無必爾、李

德裕、庶近之、孟軻則過矣、亦殊孔之一也、大率仲

人也、如斯而已耳、無事深求之、

莊周、總萬而一者也、

說曰百氏之傑、宣尼之輔、可謂亞孔一人焉、

演曰康懷逝而鴻尾靡、三五作而聲明振、波流遂

委、忠質興尚、暨於蒼靈夥昧、五紐散落、道體隱沒、

典章燿蕪俗乃猥亂言亦芬攘不有孔父大道斷絕人經滅矣是以先師遐尋廣覽總彙萬塗崇執正典獵涉芻蕘翦截而綴維之截之以祛害維之以樹教終古馮從遂完斯世本仁祖義執禮和性持綱建紀正名誅亂粲然方策有舉卽行若夫大道本元冲玄眇密或少及而不盡平生對問弟子君臣朋友隨事發述門人集論其語不越乎仁義禮樂與六經之旨契合皆道之具耳以爲上智不能衆下愚不可移滔滔萬古中人特繁修道爲教

祝子罪知錄

卷三

九

是準是列彼其本體淵淵其淵莫究話言不太聲色幽樞間啟芒緒可紉上知相逢不言而信故其語曰吾無隱欲無言日用而不知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所謂上焉不得聞焉非道之元也耶已而殷楹尋莫岐鳥不鳴皇典空懸代勢逾隕王澤枯涸民風澆扇道之所存英華隕而枝葉槁醇醪竭而粗滓留亡幾何時千子空涌驥雲蒸霧穰穰紛紛鬼裂汨悖倍繆

益亂子休抱絕智之姿秉拔代之鑿燭皇初之根緼洞萬有之末塵衡睨九域上玩百王噫嘻汰哉良不滿足其一矧然爲質過狂亦不及狷旣不能爲夫子之修道亦不能忘情於痛時救過返本沉襟耿耿庸詎弗知夫道元希夷不可復見而不能不言言彼必妨此故須至於非唐虞詆洙泗庸詎知夫世術雕琢不返鴻濛而不能不用用極必大僞故須激於燒符壘破衡斗情非謂儒亦豈尊孔丘也孔子之言果以道爲完於教者已乎是喪其

祝子罪知錄

卷三

十

本矣以所不言非用世之教言用世之教者非道乎則二矣以欲無言者民不知者不可使知者不可語者不可得聞者止使今後知者勿述已乎是瞽之矣然而獨何爲而徒言乎斯也與獨何爲而不言乎彼也與嗚呼道裂矣語其初則奚救救裂之不給而釋救以從冥子莊知之矣然而龜突之道方成師教終世無復淪徙坑之弗加遏之無止莊亦知之道本自一何事異同然而孔布其末弗盡其初示其數弗盡其故不盡也者是莊之所側

也、人生而未世、時以氣生、血亦生而未穀、以穀
 生、生而膏、以藥生、刺灼湯液人生而膏、而弗能穀
 也、一乎藥、藥亦生也、穀亦生也、穀亦生也、膏弗藥
 予之穀、穀其死矣、夫孔子之臨膏也、以刺灼湯液
 生之、庸詎謂穀穀不生人也乎、莊也、庸詎弗知乎
 穀穀不生膏也乎、慨乎惻乎、人以一藥而弗覲乎
 穀穀之為本也、藥之為權也、而庸詎知夫三皇往
 而斯世其長痲也、夫孔不言氣、若穀穀時後也、言
 而無庸也、以時後不言、而不言且絕、絕而久都亡

禮子罪知錄

卷三

十一

之矣、而不日用、不可使知、不可得聞、為不若
 是引其緒、示其囊括、則為二之也、為喪之也、為瞽
 之也、已、故恒言者、末不言者、本莊知之矣、惻之矣、
 而謂其不言、且絕、言引而不釋、示而不解、亦昧而
 終亡、故特言之、而饒言之、饒言之、乃與孔若背、莊
 庸詎知夫禮樂度數、政令刑戮之為藥也、夫吾安
 得世口盡穀穀、穀穀不已、膏穀穀生本也、惡乎得
 不言、言與孔竝建世、其無終昧、無終亡矣、此莊生
 之本趣也、夫膏之時乎藥、有絕穀穀矣、令生安而

不膏也、而唯穀穀、則視藥也、何物也、何庸也、何有
 也、故莊語穀穀、則惡得不痛、詎藥歟、語冥極、則惡
 得不痛、詎絕禮樂政事物度、斗衡符璽之間乎哉、
 故孔莊一道也、老列等故言之貌也、孔必違莊、莊
 必悖孔、孔必異莊、莊必異孔、言之心也、孔必協莊、
 莊必出孔、孔必一莊、莊必一孔、凡今之語莊也、庸
 詎知乎此也、夫孔莊既往、為之者師孔、或置莊右、
 莊且惑、孔與午諸子、性識超峻、其遇莊也、若磁鐵
 若鱗水、若翼以風、然而弗知夫其本趨焉也、偏得

禮子罪知錄

卷三

十二

乎其高玄妙勝也者、豈是汨夷其中、無復覓尋焉
 以知夫必藥以救世、穀穀以保生、一以汨夷者安
 而徧用之、用以放身、用以為君臣、用以攝民禦寇、
 戎施張乖荒、噴踏蕩漂、裁已殞邦、為稱自孔者、擯
 笑、悲夫、今為崇莊、斥莊、皆不知而為之者、嗚呼、知
 莊也、柰何、夫子吾黨、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適
 稱莊之謂矣、是莊之謚誅也、夫莊後、孔不遇、裁不
 後而資、超將受裁、否與、夫求不裁、其仲鞅乎、柴不
 裁、其尾生乎、由不裁、其吳白二起乎、師子不裁、其

儀秦乎、憲滅明不裁其黔牟之飼夫乎、回不裁亦
冠七十、其裁也能擇而服膺、而佚於三月之餘也、
甚矣孔之善裁、莊遇受裁不裁不之知、然而賜不
裁也將莊下、莊裁將賜而上也、與噉莊今失裁亦
未之或知也、然而假令遂亡其言、老列等同且焉從識
本末之大統、樂今古之變遷、悟孔莊之不二、而懲
晉士之參差者哉、

系曰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
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人、而後可
祝子罪知錄 卷三 十三

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
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
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
也、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
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
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
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
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
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

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
竝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
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於利害之際、趨利
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
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
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
故同是非、一彼我、齊利害、而以足乎心爲得、此其
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
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

祝子罪知錄 卷三 十四

於是又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
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人道陰陽、春秋以道名
分、由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王安石
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
衆伎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以明聖人之道、其全
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鉅慎到、墨翟
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事、蓋欲明吾之
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爾、然則莊子豈非有
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莊子用其心亦

工於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為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以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同

又曰莊子善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其言皆實予而又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

禮二集知錄 卷三

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蘇軾

陳湯甘延壽其武不失忠也

說曰虜公絕代皇我漢武利社乃專軍中不受迹矯志順智哲材諍不隨有獲有孚在道展矣至忠

明功何咎

系曰更生之議允矣衡顯非也胡寅謂矯無小大政以功量酌而見何謂無之

又曰奮不顧身決計出之可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懸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以

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使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夫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一陳湯耳匈奴五分其國而未嘗有二單于也其不可常僥倖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既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

禮二集知錄 卷三

一人數十年莫繼也惟為說不明若擅興而有功皆可繼賞故沮功之說所自而起使必如湯乃俟

五單于皆至是俟者五人而止何遽有要功生事之憂哉張耒

楊雄用懦以全忠也

說曰或云大姦如忠擬姦謚雄雄誠穎夫將師甯公不善用愚不姦不忠公履沂心不忠自愚自懦懦自失榮

系曰評雄甚衆時予時奪皆求之過大畧諸人過

於賞朱氏過於罰罰亦未足蔽其罪也稍系近者
又曰雄仕漢遇莽新室之亂既不能去又懼禍乃
為斯文以媚取容嗚呼君子仕以行道道不行則
行其節莽之不臣雄宜以君臣之義匡救之以行
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投簪以明其節詎有苟
祿偷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則是諛其篡
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或曰古
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不可正故矯為其
辭姑務脫禍亦權也曰不然聖人之權不失其道

刑子罪知錄 卷三

未見捨其道而從權仲尼仕魯以桓子荒齊樂知
不可正乃去之曾不聞矯為其辭以求庸於魯也

陳黯

又曰雄非君子也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此
雄之罪也夫謂菽為麥大愚也謂鹿為馬大姦也
雄以其書僭經如兒曹之效老成賓主長者見之
特一笑耳唯符命之作非大姦則大愚清淨寂滅
者為之乎鄭厚

嚴光姦鄙也時苗羊續姦貪也

說曰姻位之謂鄙樂賄之謂貪貪反廉鄙反隱三
子方以廉隱著而反稱之可耶嗟乎非姻位姻名
耳非樂賄樂名爾凡姻與樂皆其中誠利之者利
之者愛戀仰慕求必得以遂所懷或利名或利貴
或利富或利逸欲或利驕慢或利道德或利事功
利之物殊利心一也利必欲得無所不至趨於姦
矣如使非利而為之則弊得而已矣吾中無損也
必得之姦乃作焉無所不至矣今光苗續志廉志
隱非利聲哉夫曷為裘羊曷為橫足曷為斥相府

祝子罪知錄 卷三

曷為置犢必宣言曷為不投魚於淵彼哉惟恐物
色之不獲也傲態不訐也饋者百姓弗知也極可
為為之其謀果用是遂而聲由此起亦烏知明者
已隨闕其其奸也乎或以其詐之善猶愈詐惡盍
勿求備以少示勸噫凡善為可以合道謙志益人
道焉耳令操三子心以行已大於此者將為之能
必至壞皇衷賊天性禍邦家不可以不嚴辨
系曰余幼見方公希直論光大畧謂其過激加足
之事朋友且不可況君乎如范記謂微光武不能

遂其高可矣、謂微光不能成光武之大不然也、今檢集本不同、豈刻者易之歟、如苗之被謂則已多、元世祖謂不知其在任娶妻妾生子、亦肯留下否、乃可發笑、而理極當、謝安大雅哉、君子人也、

說曰弘毅靖定固然、

系曰或謂舉姪奇勳是其僥倖、終奕折齒、為其矯情、皆穉兒駭語爾、

演曰良止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安石以之、

祝子罪知錄

卷三

九

玄逸才也、

演曰本自具辨、孰為倖致、假力朱序、故是童言、

鄧攸子而不孝、父而不慈、人之獸也、

說曰留姪豈必全兄、捐兒已絕父母、古之姦民、先

王必誅、子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

也、攸後內妾得甥、因竟不娶絕嗣、

演曰凡手刃血屬、要其君者、必以為身利、如樂羊

吳起、利功與貴、豎刀利寵榮、彼本甘為小人、愚不

肖也、何誅乎、攸利在名、與姦等爾、人果稱之、則攸

得其名、集其姦、而實則為小人不肖矣、天之靈、君子之賊、可不誅乎、

王珪魏徵不忠也、

系曰不死建成之難、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程子

又曰有謂二人王朝所命、不得私死所事、或援管仲相校、皆不當理、又謂三人所奉、有兄弟之殊、處之可有死否之異、愈不協義、今悉不陳、自語

徐敬業忠矣、孝矣、駱賓王忠魏元忠不忠

祝子罪知錄

卷三

二十

說曰討賊復國、唐之忠也、勳黨武而業討之、蓋前人之愆、忠孝偕也、為忠孝者、亡料成敗、春秋大居正論、敬業者、何用他尋、張唐英之論是矣、槩近於此、不更系之、

系曰黜紫帳中、妖牝啼、廬陵下殿、黃臺西、二三義

士謀大舉、揚州都督開三府、勝兵一聚、十萬餘、山

東豪傑爭相呼、金華駱生哀六尺、檄文一紙、春秋

筆、帳前天授、韜畧師、韜畧不用、將何為、空令玉鈐

誇賊選、魏郎劉郎雙桀犬、楊維禎樂府

李白百俊千英萬夫之望又唐廷簫鳳

說曰謂許真勇氣蓋天下沈光蘇軾二豪之談雋永矣璘逼脅徵按已昭何復牽累小夫沾沾駭矚乎首鼠伸縮高其學弗定其人睹其狂無燭其道悲夫荆工獲鏡于和寶槍化鷗長庚何有於爾曹也子雲復作豈患捐玄故稍建芳標亦粲鋪罪雪官商之贊列在本條

系曰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唱者業術匡救天必付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

祝子罪知錄

卷三

三

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憑酒而作彊非真勇太白既以謂詰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耳築其聰翳其明醒則移於賦咏使疏其聰決其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亡也當如骨鯁忠直遞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

光

又曰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士安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

有大言無實虛名不適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

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爭事之太白使脫靴殿上固以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可使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曰開濟明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貽蕩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疇列如艸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從永王璘當由迫脅太白識郭子儀而不知璘乎

祝子罪知錄

卷三

三

蘇軾

又曰太白之事始而隱以俟命也中而仕以求用也終而退以全身也其文頌而諷以救時也僻而奧以矯俗也清而麗以見才也

王禹偁

又曰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史言力士激貴妃為所沮今集中有雪讒詩大率載婦人姪亂敗國其畧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姪昏不如鷄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言又云姐已滅紂褒姒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苑秦

皇太后毒亦姪荒蟠竦在東遂掩太陽萬乘尚爾
匹夫何傷詞殫理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吳文是
極味此詩豈非貴妃與祿山淫亂而白曾發其姦
乎不然則飛燕昭陽之句何足深怨洪邁

又曰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上天之奇矯
矯李公雄蓋一世麟遊龍驤不可控制批糠萬物
甕盜乾坤狂呼怒吼日月為奔或入金門或登玉
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涌璣翰墨
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克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闕

祝子罪知錄

卷三

三

乎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于扶桑飛騰帝鄉
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
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
氣克後有作者尚視於公方孝孺贊

演曰太白志操行事論者固多予以詳錄集中自
言及者左驗亦已甚著要之才識既高拔時世為
赤誠激然至謂如或妄談昊天是極其忠憤激烈
摺骨湧飛血什伯於甫氣蓋且未論也且必言于
君邪妃寵極盛難犯之際禍萌未作之時智勇二

端迥非眾及而甫特述於亂成之後其心與識相
去亦遠學子見杜喋喋時事便以為李忠義亞之
世所謂眼前三尺光也青蓮情見乎辭者難以盡
錄畧舉其目最明白者劉夜郎書懷贈江夏韋太
守良宰一篇及雪讒詩外可參決者如詩懷示息
秀才書情贈蔡舍人雄上崔相百艸章上魏郎中
萬憤詞贈張相鎬寓言二首內周公負宸之篇永
王東巡歌贈王判官等可相覆察他篇傷今援古
槩言立世樹聲之詞類見胸懷本趣又未暇究抑

祝子罪知錄

卷三

三

公之言志寥寥眇存其亦欲千載之彥口而心之
矣乎今拈起之頗近桐爨

又曰王安石謂李詩十句九句說婦人酒此兒童
之見安石雖謬不至此恐非其語不求其所以說
婦人酒者太白豈無故耶不然太白直一酒色兒
曹耶此正是宋人捨李取杜一種癡見亦不足計
李德裕為賢相為正人為豪傑

說曰藻第材物勢互異同或毀或譽必歸於一獨
贊皇襟然不齊以吾鑒之亦焉用惑是為繁稱焉

大歸三品無醜者矣。夫其良趾時科傑之更傑，十載一雋，至乎心履操蹈，勳猷機畧，風烈崖迅，事必軼羣，惟黨也者，其過矣乎。悲夫！從親致孝，賢者過之，亦可憾也，亦可弔也。夫子曰：我未見剛者，夫剛也者，與剛生褊矣。凡美剛矣，失褊也。

系曰：德裕制變御事之方，裴度有愧。然度務中和，德裕矜才快意，故多悔。蘇轍

又曰：度與德裕皆賢相，度以功名終，德裕斥死，度不為黨，德裕為黨，故也。范祖禹

祝子罪知錄 卷三

又曰：德裕傑才大功，以不能忘怨而及禍耳。孫甫

又曰：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度，錯綜萬務，應變開闔，可與姚崇並立，而不至為崇

之權譎任數，使武宗之才如明皇之初，則開元不難致，其卒不能免禍，而唐亦不競者，特怨浪太深，善惡太明，及墮朋黨之累也。葉可藎

韓偓，歲寒之松柏，社稷臣也。

說曰：凝霜返日，版蕩誠臣，悲夫！士也，醉其才華，遂至忘其忠憤。

楊凝式，孝哉，與忠偕行。

說曰：秉彜懿德，貞心剛操，顛風折楠梓，幹撥條葉，紛幹蠱之子克矣。而未及不事王侯，子曰：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也。

系曰：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目以風子。然言足厲俗，智足全生，正諫以直，吏隱如愚，豈特甯武子東方朔之流乎？世知笑其佯狂，賞其墨妙，而不言其風烈挺挺。黃詔

又系曰：偓事昭宗艱難中，謀議明正，力辭相位，眷

祝子罪知錄 卷三

眷於君，卒忤全忠貶去，而昭宗亦弑矣。君子悲之。

孔子稱志士仁人者，偓有焉。陸燦

演曰：有人心者為君拜韓，為父哭楊。

李筠劉鈞，忠孝完矣，惜重進之間然。

演曰：姜漸序陳經通鑑續編，言經書重進謀反，以

明君臣之分，蓋以既受宋官，且欲朝汴，故爾。子極

以責備太過，然將未減之無由也。其拘陳思誨志

或未可知，蓋可哀焉。史謂以移鎮異志，并入朝之

事，恐皆宋人飾語。

种放鄙夫

說曰患得患失的是斯人矜傲狠愎浮躁貪淫淫
侈暴橫怙勢肆凶所謂無廉耻者異哉窮奇禱杭
饕餮并鍾匹夫

系曰真宗召放拜官待以殊禮名動四海後歸山
恃恩驕倨甚王嗣宗言放實空疎才識無以踰人
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顯擢臣恐天下竊笑
長澆偽之風且昔召魏野野避匿而放陰結權貴
以自薦達因挾其陰事數條上雖不問而待之寢

視子罪知錄 卷三

衰司馬光

又曰放責數嗣宗嗣宗怒手批其頰放乘驛訴之
詔放徙居避之嗣宗去郡有贈詩曰終南處士威
風減渭北妖狐窟室空嗣宗喜謂子孫吾死刻置
墓旁甚為榮也呂希哲○宋咸王闢
之王明清大畧同

又曰放還山真宗命宴餞羣臣賦詩贈行杜鎬獨
跪上前誦北山移文一座盡傾上尤善之王琪

又曰初放母好道家言放阿其好終身不娶婦世
以其能行人所難益高之屢薦不出張齊賢又薦

乃召拜大司諫賜名第什器四遷至工部侍郎卒
放屢還山上輒為詩置酒餞之昔堯起舜於畎畝
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傳說於巖野而位冢宰授受
之際不嫌駭衆如此而功勳竟立豈藉虛名而誕
後世哉竊觀真宗特禮种放近世天子未聞也而
放之行乃叛其初學以棄人倫為難有君而無臣
惜哉放既正已不足則其用舍行止之節曷議焉
王回

視子罪知錄

卷三

卒遭囓示之辱可為輕出者之戒陸游

又曰放以山林高士致名而以恩寵踰節傲於他
人何以見其高哉所謂高者正在不榮通不醜窮
也一旦寵遇而滑撓其心則其為怒也淺矣王達
張浚愚而好自用也

說曰浚志端名正忠盛才小識闇空疎脫漏乖張
錯繆鹵莽偏忍褊懷佻躁自用皆其為人之實也
美惡雜焉以其美者可言而又加以時君之寵任
爵位之極貴挾以道學之嘉名故舉世誦其忠贊

其賢一切匿置其惡而不爲之權衡至于後代而尚紛紜亦可怪哉當時顯者稱之趨其勢畏其權也隱者稱之附其名也後人何爲者哉今試取其美惡而審校之爲孰多耶重耶孰寡耶輕耶昭昭乎智不勝其愚賢不勝其不肖功不勝其過公不勝其私如此當定其人何如者耶成敗又未計也夫由其爲賢之在乎忠也故雖壞事誤國徒忠無益而猶有似于賢者之過而竟爲賢不知其過而入于不肖也亦由其賢之在乎忠也故雖壞事誤

祝子罪知錄

卷三

三九

國徒忠無益而猶有似于愚者之不及而無傷于賢不知其不及而亦入于不肖也是則要之總其一人之身賢愚不肖者雜焉而爲愚不肖者多人特以前之疑似不能決也于是遂至獨存其賢而恕其愚置其不肖亦可嗟也至其所最害者自用一端百疾之本與其講張道學籠絡浮虛馳空名貽實害而粉藻傳述以誤來世則公非不得移將消息一言以蔽之固無若夫子所謂愚而好自用者矣

系曰浚殺曲端士庶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

又曰趙鼎言臣與浚如兄弟今以間而異當去帝曰快浚還議之及浚鼎奏辯復不悅帝多從浚鼎遂罷去

同

又曰浚受委命之重而三將三敗者以量狹而不能下士智闇而不能知人故耳

同

又曰逆亮就戮之初諸將不能渡淮而發一矢葛虜定位南北之勢復成立敵浚乃欲長驅以定中

祝子罪知錄

卷三

三九

原進退緩急皆兩失之

吳敵

又曰浚素輕銳好名士之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閒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栻以道學倡名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爲君子稍有議其非者則目之爲小人紹興元年合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不過落職居福州而已酈瓊之叛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疏其罪并逐言者及符離之敗國家

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為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軍國大政莫如符離之役而實錄時政記竝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周密述何

史氏備

又曰孝宗獨付浚以恢復之任浚當之不辭朝廷莫敢違浚素輕銳時皆以必敗待之特不敢言耳及朝廷患之以唐文若參其軍周必大使戒浚勿輕舉浚極憾之卒以輕舉敗同劉氏

又曰近世修史本之實錄時政記等參之諸家傳

祝子罪知錄 卷三

記野史及銘誌行狀之類野史固難盡信若誌狀則全是本家子孫門人掩惡溢美之辭尤不可信如浚列傳所書刺客與蠟書二事乃附會韓琦岳飛事爾與其他軍潰酣睡等說皆浚近易見乃畧不量其是非登之信史欲傳萬代可乎同澗上開談又曰史謂時論以浚之忠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沮之所以不及亮也陳桎

又曰去年殺趙哲今年殺曲端王家小兒造赤丸鳳翔仇家炙人肝張宣撫西開都淫殺健將心何如西人望端如望歲豈比馬謖誅當誅詐旗可以走婁宿鐵象不能逃的盧于乎象兮象兮吾與汝同死象兮象兮吾逝矣楊維禎樂府

又曰浚學雖正而術則疎謀雖深而機則淺丘濬又曰揭傒斯以南渡之不能復歸其罪于浚蓋本于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之故或者不以為非同

祝子罪知錄 卷三

又曰按何彥澄家藏朱文公墨蹟云十年前率爾記張魏公行事當時只據渠家文字草成後見他書所記多或未同常以為恨楊文貞亦為之跋觀此帖則史載浚事豈皆實哉蓋史據實錄實錄據文公行狀浚之子為世大儒此世人所以多為之諱也同

又曰宗澤張浚皆稱中興功臣澤之事識者比之孔明誠無愧矣浚之勲義愈烈著于史傳者亦彬彬可稱然知人不明見事疎畧功所在過亦隨之

又以私憾殺曲端、忌岳飛、排李綱、詆趙鼎，則公爾忘私之心，不及澤矣。今浚得從功臣廟祀，而澤不與焉，何哉？盧格

演曰：四朝史言符離軍潰，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或曰：方當大軍悉潰如是，安在其爲心法？予謂戰者子之所慎，又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殺傷奔逆，浩穰滿目，失律否臧如此，而云酣睡不愼，不律不謀不臧，何其道學之獨異于孔子！

許衡、吳澄、忠之蠹也，趙孟頫、孝之蠹也。

祝子罪知錄 卷三

說曰：裔夷之良佐，諸夏之叛民，王室之不才子也。行學文藝，何有焉？

系曰：元以虜主中華，士生其時，不立其朝可也。當世所謂儒者，食其祿，居其官，施施然與豺狼共處，犬羊同食，如姚樞、竇默等，不足深責。若衡、澄二儒，能不惜哉？或曰：文中子云：社稷有奉，生民有主，吾君也。元居漢唐宋之上，撫漢唐宋之民，承漢唐宋之統，君子出用，少行其道亦可也。曰不然，自古夷狄據中土，若劉石符姚慕容拓跋宇文，雖不能大

變其俗，所以經國理民，亦兼用漢法。故綱常典禮，未至蕩絕也。元一循舊俗，所尊崇者帝師，所篤信者佛法，惡知所謂道哉。道莫大於彝倫，彼則子蒸父妾，弟收兄妻，臣通君母，恬然無怪，況於典章與服之具乎？儒者欲行其道，亦惡得而行也。顧不免棄玄端章甫，而循椎髻左衽，不幾于枉尋直尺歟？昔崔游不仕劉淵，辛謐不仕劉石，君子深取焉。嗚呼！孰謂大儒者潔身全節，反不若游謐哉？何喬新大畧又陸容

祝子罪知錄 卷三

又曰：士君子所以異於流俗者，知義而已。士不知義，雖有他美，不足取也。宋主華夷三百年，蒙古窮兇以滅其國，俘其君，使藝祖仁宗不祀，忽諸當時忠臣烈士，毀家沉族，而不忍爲夷虜之臣，激於義故也。况爲之宗室者，當何如哉？孟頫、天潢之裔也，舍生取義，非首死敵，以與孟錦與樾同遊于地下可也。不然，棲遁巖谷，力辭徵聘，以全其義，可顧不知忘親事仇之爲非，不以下裔入幽之爲耻，北面仇虜，拜跪匍匐于其庭，珠帽貂裘，日與羣酋相追

逐使人指而望之曰此故宋王孫也而孟頫曾不耻焉豈復知有義哉嗚呼宗社為墟帝后為虜誰寔為之尚忍為之臣乎天祥枋得之徒彼皆庶姓也為誰而死而宗子頷可食其祿乎孟頫之罪于是大矣雖詞翰之工學問之博亦何足稱哉

又曰城中之后域中之臣事之也環海之裔非我類者自相區團從而蜂蟻去而獍梟吾何計之哉今也脫彼巢穴突吾明堂自號曰君誰之君哉弗克殄之又從而臣之非顛人也哉或曰古者或以

祝子罪知錄

卷三

王人仕列國矣曰狄非諸侯也或仕隣域矣曰夏夷非楚晉也不然則夏悉夷矣曰今可知也烝妣嫂室后妃齊車服果不夷也哉啗其殺者祇為之筦庫廩刑狗鼠斯畜夫五伯而已耳雖有黼黻塗犬羊之鞞吾不知其惡乎存華力也夫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以夷君而夏臣謂之諸夏之有君乎謂之夷狄之有君乎衡澄之學集頫之文秉忠天挺樞默磐燧之徒之勲守敬之術曰才能者可矣曰名臣吾不知也自昔作元臣論畧

又曰惜其才者謂箕子陳範于華姓也夫胥餘抱道非賢誰昇不昇周則茲道萬世絕也孟頫非茲道已惜其世者謂三恪之類也夫虞賓在位三後守祧讓德王庭南面封國各有尊也孟頫臣伏而已孟頫才藝多為吾儕師不可為君臣之義爾自昔類論

又曰子昂觀元元主命作詩嘲留夢炎夢炎銜之且趙知嘲留而忘已其詞有狀元曾受宋朝恩狀元與宗室孰貴榮官與祖考孰恩已甚于彼顛倒

祝子罪知錄

卷三

錯亂為詩時豈適醉夢耶自楊維禎斗筭之人也說曰小有才不知道而當亂世浮躁淺露狂悖自任為士俠終一儂夫云爾系曰禎于國初應稱一才矣其為客婦詩不恭也匪惟不恭亦大愚矣赫曦曜晨瞽于宵者雖覺必作良師發藥病于昔者雖殆且嘗吾向失足于醜夷垂死得踐聖明之庭亦大幸矣將遂厥私執小德欲欺大道得

一第... 8

乎哉彼自附於故國餘老爲貞嫗者云嘻見金夫
不有躬淫陪臺耳誰能汝容

高皇貸厥誅亦俟其醜自詒于永代耳自昔作維
禎論畧

演曰禎文詞儼鬻鬼瑣與宋末等時人咻稱昧繆
之甚宋廉亦
然尤繆獨王彞以文妖斥之允矣

祝子罪知錄卷三終
曾孫男世廉謹輯

祝子罪知錄 卷三

祝子罪知錄卷四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匿非近黨

韓愈

系曰愈晚年有聲樂而服金石藥見張藉白樂天
詩愈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于女妓戒人服
金石而自餌硫黃孔平仲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又曰韓愈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
加朕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坐此貶潮州而謝表
云臣于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至于陛下功德與
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雖使古人復生
臣亦未肯多讓而責罪嬰嬰自拘海島懷痛窮天
死不閉目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其所言其意
乃望召還憲宗雖有武功亦未至編之詩書而無
愧至于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東巡奏功明示
得意等語摧挫獻佞大與表論不侔洪邁

又曰退之譏服食必死而自餌硫黃親見大顛而後作答孟簡書似無特操者或者戲曰退之但立教而已可盡信乎此又可笑陳善

又曰愈論佛骨之說始于傅奕特敷衍其詞爾愈以人主無不欲壽者以此劫之冀從其諫耳不意憲宗怒之深也愈至潮州以表謝憲宗曰愈欺我但謂事佛則年代不永憲宗固不善聽諫然愈所論與周公無逸之戒大異同

又曰韓為表慷慨激烈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及

祝子罪知錄 卷四

潮陽之行瘴海溟濛炎風酸攪向來豪勇之氣銷

鏢殆盡其謝表中披訴艱辛真有悽慘可憐之狀至於佛法亦復屑意答孟簡書云有大顛往來云云及造其廬并來時留衣為別文豹見宗門鏡要記公與顛問答疑其誕謾觀公此書似不誣也俞文豹

又曰退之謂京師富兒惟能醉紅裙然退之未是忘情者自有二妾曰絳桃柳枝又有詩云銀燭未銷窓達曙金釵半醉坐添春豈空飲文字者耶文顧

薦

演曰愈資卓絕如彼奈何表語必事佛之不壽為爾確覈乎以為果然妄矣不知嘗試以言之欺矣姑劫君耶益非勿欺善道于諫術盡無取與後來諫懿宗驪山事者同條宜憲宗之不聽矣既而憲之末年唐之祚不遽促絕如其言又啓後世之不聽矣何其不善言也後人取其事而畧其言非慎思明辨之道亦過矣

又曰愈以三書自薦時宰禮曰儒有席上之珍云

祝子罪知錄 卷四

云論語云夫子之求之也異乎人之求之孟子曰所就三云云愈之嗜進一至于此其于道義掃地矣而其言又躁忿遽非人之政治又欲朝廷因已之爵祿以誘致天下之遺才殊不知天下之士固有守道抱義者愈不由其道而往所謂與鑽穴隙之類其操履可知矣右用并高劉謐語

又曰于頔陰蓄異志迫脅朝廷乃少誠元濟之流亞而頔為相愈上書媚之稱其有聖賢之言行又稱其有德有言擬以商周之臣其諛佞不亦甚乎

同

又曰潮陽一斥周章惶怖遽奉書天子訊其封禪意在貢諛冀脫其遷謫不思封禪二帝三王之事愈平生自負謂能專明二帝三王之道善斥百家不經之說安得纔遭廢斥遽自衰謬卽以秦皇漢武事其君乎同

又曰方士毛于姬者左道亂政者也愈方苦于斥逐而于姬報之以喜兆乃作毛仙翁十八兄序且曰兄言果有徵卽掃廳屋俟兄一日歡笑何其不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四

知命而易動搖也愈謂仙翁異人詆佛爲異端爲低首下心鞠躬屏氣以兄事異人何其無定守也同

又曰黃陵二妃廟者非祀典之神也愈謫懼死至洞庭乃求祐於二妃及得還出財治其廟祀而爲詩以誌之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誨也又曰丘之禱久矣夫君子求福不回愈何爲回耶求福如此既詆佛爲夷鬼乃沁沁倪倪搖尾乞憐于婦人之鬼甚矣其不知耻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

哉既得之患失之諂于頤以取容是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愈之請封禪求仙翁禱二妃是也同

又曰黃璞作歐陽詹傳譏詹以娼婦一慟而死爲不孝孟簡詩亦云後生莫沉迷沉迷喪其真愈作哀辭又稱詹事父母盡孝仁於妻子蓋私其黨而自欺也同

又曰愈答崔立之書欲求國家遺事考賢人終始作唐一經垂之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孔子作春秋尚不自謂經稱經乃後儒尊之云

祝子罪知錄 卷四

五

爾楊雄作太玄准易漢儒比爲吳楚僭王韓子何其僭也其所云云志欲爲史耳然答劉秀才論史書乃反怯而不敢爲謂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何其勇于空言而怯于果作可笑也誠前所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而發茲狂妄耶同

又曰士居富貴而忘貧賤退之爲吏部侍郎與貧賤水火相去遠矣何以知之不禮于呂山人也山人既來之則安之不能安之而以書誚之况望餘幸乎願諫

又曰校其聲色之好則與惟醉紅裙之誚戾金石之餌則與志李墓之譏者一服食以覲壽則與不能從學仙巢神山者反答孟書與顛交密則與素諸闢佛之論背是其事皆言行不相顧也謔浪博鞠諸事又不足評蓋本自性倨言輕氣不持重者至如表誓求加殃咎而不怨悔憲宗幸不誅殺稍置邊裔方至未久悔恨求哀乞憫之不暇至云死而不瞑且後獻諛貢佞頌功勸侈其辭縮忍卑屈畧無羞耻駢觀二表薰猶冰炭居然二人蓋其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六

素無操執平日謗言截截不遭詰難兀然自高既已習慣一旦試為悻直沽名之舉不意即斥不能自忍醜態畢露雖謂之鄙夫患得患失者其亦莫能辭也已如其向時忠鯁嫺悌政事之良自不相拚

又曰張耒謂愈能文而不知道又以爲擇不精語不詳而健于言者可謂善評然斥其空名虛位之說則未然也其曰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亦皆聖人之意如易稱君子小人之道消息一君

二民二君一民孝經言皆在于凶德之類不可悉舉愈於道固亦知之而未瑩徹凡其失正自以志過而行不副氣輕揚而言不怍耳

陸贄

系曰德宗謂贄曰卿諸道饋送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韉之類受亦無傷贄上疏曰鞭韉不已必及金玉云云天子今宰相受賂此德宗之多僻不受而已何必上疏此陸贄之賣直孔平仲

又曰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

祝子罪知錄 卷四

七

家行不修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天譴也趙德麟

又曰異聞集云德宗一日見侍女上問所從來曰故相竇參家奴因泣訴參死之冤上怒贄曰我重伊嘗呼作陸九脫伊綠衫便與紫衫着我使竇參方稱意須教我殺却伊平時嘗恨無權及權在伊手又却軟如泥團野史雖未可盡信觀其區處劉士寧爲李萬榮所殺事可見其卒于貶所或者殺竇參之報與俞文豹

歐陽脩

系曰公為叅政首議追尊濮王富公曰歐陽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為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耳富公既求去出刺河陽自此與歐公絕歐薨富公亦不祭弔邵伯溫

又曰脩銳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通父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即自縊死又論王舉正晏殊賈昌朝又凌景陽嬖富人女賈有章賊魏廷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類極多王鉉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八

又曰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典冊祭祀巡幸祥瑞頌聲之事且實為參政無一不預官自侍郎至太保心知得罪于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臨終乃欲僧服削髮何所補哉歐陽作碑悉隱不書此特張禹孔光胡廣之流耳洪邁

又曰脩任河南推官養一妓時錢文僖為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錢錢屢諷而不之卹一日宴後圃客集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錢責妓云未

至何也妓云中暑往涼堂睡着覺而失釵猶未見

錢曰若得歐陽推官一詞當為償汝釵歐即賦云柳外輕雷池上雨云云遂命妓滿酌賞歐而償妓釵咸謂歐當少戢不惟不血釵以為怨後脩五代史痛毀吳越又于歸田錄說錢數事皆不美希白嘗戒子孫毋得勸人陰事賢者為恩不賢者為怨歐後為人言其盜甥表云喪厥夫而無托携孤女以來歸張氏時方七歲內翰伯見而笑之云年方七歲正是學簪錢時也歐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

祝子罪知錄

卷四

九

陰人為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間抱琵琶花妙尋堂上簪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歐知貢舉其題出通其變使民不倦乃云通其變而使民不倦賢良伯唱云試官偏愛外生而於是科場大闕皆報東門之役也錢世昭

又曰脩逆禮導諛反經妄議必欲致太后手書令帝稱親濮王為皇妻並稱后使議果行則天位置之何所屬之何人而仁宗之望孤矣既為范

鎮等所攻，詘于公議，遂潛鎮于上，嗟乎！脩既失禮，廢義不能反躬自責，復設心如此，其與教女妓陰習人書，改伊周為伊霍者，奚間焉？雖論朋黨以扶世道，脩五代史以明治統，何足以挽追崇濮事之失哉？若脩亦夏父弗恭逆祀而弗止者也。孔子曰：治國無禮，猶瞽無相，悵悵乎何之？脩之謂矣。史斷演曰：歐好訐人閨門，而為人糾舉，亦多以中葺如子婦事，記載甚多，又甥女事，更一端也。妓遊之荒更二也。大率既位宰輔，負一時極望，公者以為為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十一

之諱也。私者畏其鋒而莫敢直也。諸事必有必無，亦未可遽定，而當時昌言不一如此，又豈皆憑虛而畧無一二情實者乎？後學又以文宗歸之，故到于今猶不能置議其間，殆有甚于其生時者。蓋後生膠固耳目，惟恐犯不韙耳。博學明辨，當如是乎？若其學術，則尊濮一事，公悖經典，殆於小人之無忌憚，他復何計？情迹皎然彰明，尚為營護，蓋覆其何理耶？要之脩有才能文，而偏傲淫放，欺世自高，本其凶德，至于刻深險詖，傾陷士類，又由伎忌而

有之，乃成大惡，謚以俠狠，猶未盡之。况反譽耶？休之度，正其所無，視王日輩猶不及，欽若丁謂相遠幾何，而論者以匹于范韓富公，何其悖顛大冥之抵乎是。

又曰：歐公考，葬隴江阡，永豐後奉母合葬，作表，葬後不復歸故鄉，卜居潁昌，前輩議其無回首敝廬之意。後周益公歸休，尹直卿賀詩云：六一先生步吉州，歸田去作潁昌遊。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羅大經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十二

系曰：永叔與謝希深、田元均、尹師衡在河南，携官妓遊龍門，半月不返，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答。孔武仲

又曰：濮議之始，脩苟以濮王不當別議尊，則韓琦必不或異。自此議啓于政府，而羣言交攻，惟修之歸咎，謂其昔也贊仁宗以立為後之子，而今也導英宗以忘所後之父，背先帝而諛嗣君，薄大統而厚本生，於禮經為不合，於直道為不純，而修遂無辭其責焉。豈非久叅大政，當補相位，略萌覬覦

之心遂爲迎合之計，以至此乎？及作五代史，于晉帝柴世宗之事，皆反覆辨詰，二主之非，欲以表證其前日濮議之爲是，近于欲蓋而彰彰矣。劉定之

石介

系曰：介始創爲闢佛老之說，行之天下，歐陽脩初未有是意，而介力諭之，遂相與協力，蓋同出韓退之及爲慶曆聖德頌，遂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貸議者謂元和聖德詩，但獎用兵之善，且時已異，推憲宗之意而成之，不害爲獻納，豈有天子在上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卷四

十三

方欲有爲，而匹夫崛起，擅參予奪於其間乎？孫復與脩亦謂不然。葉少蘊

又曰：介專以狂直沽激爲務，人多畏其口，有薦爲諫官，上曰：此人若爲諫官，恐其碎首玉階。田宜簡

又曰：歐陽公與介書言其石刻字怪，譏其欲爲異，以自高。介答書皆調辭，至謂書乃一藝，雖至于鍾王，不過一藝，已所學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歐復之謂堯舜周孔六藝書字，點畫曲直皆有說，今以直爲斜，方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甚

不可也。如納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不可也。觀介答書，其強項不服義，設爲高議，以文過拒人，時方甚少，不知後少悛否。朱弁

又曰：介作怪說二篇，一斥老釋，一專斥楊文公公。文藻敏瞻，搖翰雲飛，與王文正冠忠愍爲知己，以道相許。范公謂其有命世之才，歐公稱爲一代文章之豪，乃斥爲怪人，豈理也哉。同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卷四

十三

本怪，而更以世之常爲怪，斯正理勢必然，無足怪也。其怪說謂神仙黃金術，世皆必無，而以漢梁二武爲徵，不能窮其本，抵而說其影響，與斥楊同一謬。謬論如此，而時反重之，蓋庸人眩其怪行，而逐其虛聲，無足論也。大抵宋人之見皆爾。
趙鼎趙汝愚

系曰：鼎宗伊川之學，高宗曰：鼎遠過人，但忒信冊子上說話。文豹謂講明義理，別白是非，則須學術酬酢事機，區分利害，必用世法。文學政事，孔門已

分爲二。剽繁治劇固非沉涵章句者所能辦。臨機制變尤非牽制文義者所能爲。俞文豹

又曰汝愚當韓侂胄謀立寧宗時許事成日授節鉞既而僅遷觀察使侂胄謂汝愚不過蒙成乃自據相位專其功而置已于度外始有逐汝愚之謀汝愚覺之引朱熹等諸道學以自壯然宮中及時之議皆歸功侂胄熹等屢白汝愚侂胄怨望甚宜厚賞酬其勞以大藩出之于外勿使預政以防後患汝愚不納劉弼謂侂胄趙相欲專此功日引

視子罪知錄

卷四

十四

虛名之士以植黨君不但不得節鉞不免嶺海之禍侂胄恐甚於是其黨有推戴汝愚諸說汝愚竟貶卒而僞學之禁起在侂胄不足責而當時諸君子駁之亦失其道以致之也。周密又葉紹翁大畧同

柳宗元

系曰宗元等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于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其人既困矣無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強以求

之語

列于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要其終能自別于小人者少。何議彼哉。王安石

又曰讀其就桀贊而憐其志也。伾文雖小人而欲因以行道故以就桀自比。然學者至今罪之。按順宗實錄帝自卽位則疾不能言事皆斷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韋執誼行之於外。又云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倡和採聽外事。此其朋黨之迹也。其專權竊柄誠爲可罪。然觀帝卽位未幾而首貶

視子罪知錄

卷四

十五

李實次罷官市。次禁毋令寺觀選買乳母。次禁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橫暴閭里。次停鹽鐵使進獻。次出後宮二百人。次用姜公輔蘇弁爲刺史。追陸贄鄭餘慶韓臯陽城赴京師。以出後宮併教坊女妓六百人。繼罷關中萬安監。不數月間行此數事。人情大悅。雖王政何以加此。豈非子厚等爲之歟。而世不之察。徒罪其朋黨。則亦見其不恕矣。春秋之法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青廢德。責備而言則子厚之罪在於附小人以求進。若察其用心則尚在可

恕之域。况一時之善。有不可掩者乎。陳善

馮道

系曰唐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菴與從人同器而食卧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孫光憲

又曰馮瀛王詩雖淺近而諳理若但知行好事不要問前程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全篇今並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不要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十六

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世譏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採其所言所行參相考質則道未嘗依阿詭隨其所以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晉之末與虜結讐懼無敢奉使者少帝批令宰相選人道即批奏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以為墮於

虎口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卒以道為賣已欲兵之湘陰公曰不干此老子事終亦獲免初郭威遣道迂湘陰道語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語莫遣道為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泰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即未嘗有所顧遜依阿也又虜主嘗問道萬姓紛紛何人救得而道發一言不啻活生靈百萬蓋俗人徒見道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余嘗與富文忠公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十七

論道之為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吳處厚

薦大

又曰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仇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又相之子貢問之孔子答之云云又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仲之相桓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于仲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

莊公。行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私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義。有補于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于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十八

晏子。庶幾其無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為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典之際。或在內。或在外。雖為宰相。而權不在已。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而道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而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

平日。太祖嘗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公為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毋使我為妄語人。太祖為誓甚苦。道行未反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貴胄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恕。甚矣士生五代。立于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兇為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于溝瀆。何異不幸而仕于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不恕哉。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十九

蘇轍

善善過短

白居易楊億徐鉉寇準

說曰。樂天忠綆。委順大年。忠亮清介。黜臣冲直。忠誠世獨。稱其文爾。準人品高絕。時輩獨以天書一端。自累。隋珠芥類。和玉點瑕。論者亦不失倫。謂不及王旦輩。則誤矣。

系曰。億在翰林。丁謂初叅政事。億語同列曰。骰子選耳。何多尚哉。未幾歸陽翟別墅。王琪

又曰王欽若罷相出知杭州人皆以詩送行獨億不作詩於上前真皇遣近侍諭旨作詩大年竟不作張舜民

又曰億雖以詞藝進然理識清直不爲利變章獻

寵冠妃御有諷億使上言請升配宮壺則可致身

二府億深拒之初議封禪億又諫止遂被讒田宣簡

蘇洵軾轍

說曰三蘇皆具超代之才蓋世之氣博極之學並雄于文而軾特豪宕洵轍蒼邃由其浩博邁亘古

祝子罪知錄

卷四

三十一

也故其諧道中理辨人心當事機者不易及亦由有是數者而有偏逐肆騁蓋道戕理過於人情物則者焉士也以其不可及者宗仰焉而并含藏其不合之作是弗可矣或以其過諛者厭憎之而遂將一棄其是者亦弗可矣此謂其言然也當時與後世士之於軾也譽非所譽譽其小而遺其大毀非所毀毀其小而遺其大忠君澤民風節峻潔其善之大也文學一藝小也郊議蔽上遂非過之大也聲色謔浪與程黨事小也如其行軾之大閑

高矣小德無庸紛紛父弟不可班也惟最誤者合郊之談兄弟比周至作計掩覆要君遂非斯平生之累也党事蘇程得失庸鉅非魯衛而齊楚者近時有禱祝之詆乃黨之遺孽

系曰軾謁司馬公公與論事語言不窮軾謂公曰

告相公少住教誨之言容軾道幾句公大不樂更不復語呂希哲

又曰蘇明允本好言兵見西師久無功因挾所著

書來京師王安石獨不喜之乃作辨姦韓魏公爲

祝子罪知錄

卷四

三十二

樞密使士卒驕惰欲陰圖以計裁制之明允遽爲

書顯載其說且聲言教公先誅斬公大駭謝不敢

再見而微咎歐公富公當國亦不樂之故久之無

成而歸葉少蘊 議三蘇者尙多不具述

惡惡過長

韓侂胄

系曰紹興秦檜主和王倫出使胡銓請斬檜時皆偉之開禧侂胄主戰倫之子柎復出使竟函韓首以請和是和者當斬戰者亦不免死一是非果何

如哉。蓋孝宗銳志恢復，侂胄習聞，且值金虜侵微。於是患失之心，生功名之念，起殊不知時移事久。茂陵乃守成之君，無意茲事，任情妄動，自取誅戮。宜也。身殞之後，眾惡歸焉。其間是非亦未盡然。多私讐者，撰造醜詆，所謂僭逆之類，悉無其實。周密

李煜

說曰：不死罪矣，亦圖為孝而不遂，遂至負冤殞族。哀夫！以小事大，亦有一道。時人獨責煜，晒煜不已，而不責匡胤、匡胤果賢於煜乎？此是國人之語而

祝子罪知錄

卷四

三三

無辨之者，錢俶輩則靡矣。

譽之不盡

范希文司馬君實

說曰：二公才德備全，表裏純瑩，幾於聖矣。

著而不揚

歷代史忠義傳，不復備列，亦稍有淺深純駁，大行立矣。

祝跡不原

李陵字文虛中

系曰：虛中在虜作三詩，有曰：鏢邪利劍今安在，不斬姦邪恨最深。又曰：人生一死渾閒事，裂背穿臂不汝忌。又曰：不堪垂老尚蹉跎，有口無辭事奈何。又曰：倚伏循環如可待，未愁來日苦無多。此乃始陷虜時作，所謂一死渾閒云云。豈李陵所謂欲一效范蠡曹沫之意乎？後虛中仕金，得其柄，令南北講和，太母獲歸，往往皆其力也。近傳某年八月間，果謀作蠡沫之事，欲挾淵聖以歸，前五日為人知，變虛中覺有異，急發兵直走虜主帳下，虜主

祝子罪知錄

卷四

三三

不得脫，遂為所擒，嗚呼痛哉！實紹興

丑也

施彥執

曲陷不聞

盧多遜

說曰：宋人咎盧比廷美異趙普，廷美之事，不易言也。今果有之，匡義可攘匡胤之位，廷美不得討匡義而繼先君乎？此亦一道，然猶近乎因以為利。盧誠佐之，尚當可否之間也。廷美無故而匡義謀戕之，因引盧以就事，盧也。完然無毫毛之辜。

系曰：多遜得李穆移容州，未渡巨浸，忽見江南李

主衣冠如平生問云相公何以至此多遜云屈後
主云汝屈何如我屈由是感疾而殂 王明清

祝子罪知錄卷四終

祝子罪知錄 卷四

曾孫男世廉謹輯

辛酉

祝子罪知錄卷五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刺曰趙普叛臣

說曰普既助匡胤之篡又助匡義之篡痛絕匡胤
之後窮致盧氏之辜助胤叛周也助義叛胤也事
狀大明何勞議擬昔樂羊殺子君為不可托孤普
視殺主之子如草芥背主之約如仇讐匡義燭之

祝子罪知錄

卷五

三五

德而不罪宋人為國諱惡但譽其政業而加飾之
政業二三蟻封也大惡丘山也後人非胤義臣子
非普家奴何諱之有尚隨曲鬼之繆顛乎

系曰普一日召錢惟濬謂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
元帥財物甚多今未亟行者為元帥官也請具所
遺之物列狀上之辭意重疊冀在必致惟濬歸白
其父俶俶曰上有行遣即自行何假吾狀惟濬等
懼普堅請曰逆侍中意恐致不測俶給令取所與
大臣物藉密焚之謂惟濬曰吾受上恩上所顧者

以金帛為土物非他求為上官也侍中亦有之亦有見人將溺而又加石乎後果知其事非太宗意也錢惟演

又曰河南府歲課修內木植或不前俾有司督按乃曰為趙普修宅買木所分有旨候普宅了上供張舜民

又曰普兩京起第外門皆柴荆其後園亭榭制作雄麗見之使人竦然太祖幸洛初見柴荆既而觀堂筵以及後圃哂之曰此老子終是不純同

祝子罪知錄

卷五

二

又曰雷德驤言普被貶其子有隣訴冤鞠得其實出普知河陽復德驤官擢用有隣後普復入相德驤乞致仕太宗曰朕終保卿必不為普所擠吳處厚又曰兩主開基失早圖判官作宰太模糊曾論本

是與王典只恐胸中一字無岳正

又曰普佐成帝業元勳也然迹其行事而察其心乃刀筆之猾胥市利之小人耳夫昭憲遺旨有無不可知使審有之普當曰先后顧命不可違陛下當傳秦王及德芳以慰后在天之靈使無是命當

曰先帝創業艱難不可使其子不得享之異日神器當授德芳乃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是何言之謬歟得非普追憾太祖罷其相位而進是說歟且普亦思太祖所以罷已者乎夜幸其第嫂呼其妻帝之恩禮何如南唐白金吳越海物命之受而不疑帝之恩禮何如奈何以末年顧命之薄圖今日樞軸之寵嗾奸人以告變進邪說以逢君知利而不知義顧身而不顧國此猾胥之所為豈大臣之道耶嗚呼普真小人哉何喬新

祝子罪知錄

卷五

三

又曰普謂以論語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太宗致太平何其言之不忤也考之於史普之相太祖收藩鎮之權遲幽薊之伐而已其相太宗也上彗星之疏諫北伐之書而已其於論語所謂四代禮樂之制五美四惡之說蓋獲乎其未之及也至於營邸店以規利不可謂之廉市巨材以治第不可謂之儉誣馮瓚李穡等以快私意不可謂之公意圖再相則媒孽廷美之過追怨先朝則進不可再誤之說以若所為果取論語何章乎史稱普

每歸私第、闔戶誦書、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嗚呼、普
特借聖言以資說、而掩其不學無術之迹耳、果何
得於身心哉、同

刺曰王安石姦臣聚斂之臣

說曰論安石者繁甚亦繆甚余舊有論系之

系曰王安石與神宗論虐政殺天下人銜艾國脉
鬻割蒸黎三數十年令子孫斷骨荒漠喪邦之半
遂以終姓人盡知自六賊檜賊似道賊而誅之安
石首惡渠魁特與未減吾不知人之心天之理何

祝子罪知錄

卷五

四

故亡也彼哉昧夫錄其苦節之詐文學之細將遂

蔽其元惡歟噫亦其兇醜死而猶崇此昧夫也陽

玄等又宋人已然夫其言偽而辯行僻而堅二語正安石

之科條也以安石觀於是何如少正卯孔子誅少

正卯不誅安石乎安石幸免誅其身名曷不為誅

少正卯士不為非不非誅少正卯不非不誅安石

是何据裁也哉安石殺人與衛鞅等其才在文學

豈及衛鞅鞅不才賤罪寧獨得以文賤安石以

才減安石猶之刀微有刻文又假曰斯姬發之輕

呂魯之孟勞云謂可妄持殺人無罪戾也今夫醜

者必內諸醴或內諸殺安石以文學殺物是醴殺

而醜一殺物已猶曰雖殺吾猶愛其為醴酒嘉殺

且微其惡聲非心風人歟噫何顛冥不靈也如是

附註誅六賊不誅安石誅微
欽不誅神宗何無度數也

又曰安石非志殺人期為聖臣以君為聖矣世聖

治也神宗亦將從之為聖君皆行之而戾焉爾夫

行之而戾則不可已然而何以必行之安石意獨

欲名為臯夔稷契姬旦神宗獨欲為堯舜武王而

祝子罪知錄

卷五

五

已矣遑恤乎殺人亂國也歟哉然而神宗初望以

蜀主唐宗望安石諸葛亮魏徵信能改過遷善為

二君二臣斯嘉已安石一自墮神宗一墮於安石

終底於惡歸神宗為愚安石為不肖哀夫可勝誅

乎哉同

又曰傳記小說間述安石事者繁甚不可勝舉此

畧記書目一二覽者博取互參之可以悉見本末

旁證 溫公涑水紀聞 邵伯溫聞見錄 邵博

聞見後錄 蘇轍龍川畧志 孫升談圃 李氏

道山清話 晁氏客語 彭乘墨客揮犀 方勺

泊宅編 朱弁曲洧舊聞 范公稱過庭錄 張

邦基墨莊漫錄 俞文豹吹劍錄 趙彥衛雲麓

漫抄 劉宰漫塘隨筆 趙與時賓退錄所載陸

尤 愛日齋叢抄 羅壁識遺 何喬新椒丘集

偶舉數策 不遑詳盡

又曰安石目錄八十卷凡舊德大臣不附已者皆

遭詆毀論法度有不便於民者皆歸於上可以垂

耀後世者悉已之盡出其壻蔡卞誣罔其詳具

視子罪知錄 卷五 六

載陳瑩中四明尊堯集周輝

又曰宋四朝國史安石傳史臣曰嗚呼安石託經

術立政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聖時有以燭其

奸以 後之禍不在後日矣今尚忍言之哉天變

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雖少正

卯言偽而辯王莽誦六經以文姦言蓋不至是也

所立幾何貽害無極悲夫趙與時

今按此論甚當今世行新史而罕見此故述之又王偁東都事畧亦大同惟與時所載陸九淵記不當新史所論全用朱文公語竟無折衷可笑

演曰王安石真聚斂以文學而怨之韓侂胄一貪

鄙蠢夫使至甚乃盜臣耳曾子曰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此已甚明權衡何失乎

刺曰程頤朱熹經師君子時之賢人或稱過之更以

疑累

說曰二子傳經之功固大矣然經師授受自漢唐

來註之疏之其力勤矣若非鄭王二孔之徒講明

討究纂述紀載付畀演繹日加月益實之如性命

守之如家業歷百千載程朱雖上智之賢亦何從

視子罪知錄 卷五 七

而得之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先師因誨學者云爾豈虛言哉即如六經之

文亦夫子信古而傳述者幸而漢君求索表章諸

儒踵生訓釋至於三國六朝唐代諸師宋儒皆輕

侮之而其開明經傳業纍纍不絕至於宋代憲章

具存程朱乃得就其中或加標置或為分北之或

少有潤益如取大學中庸孔孟而曰大學教人之

法子思憂道之作如分析心性情才之名而各有

統攝謂學者必先小學而即及大學以為學之始

終抽論語進孟子與孔之二篇以為四書若是之屬所謂標置者也先儒之說取為本抵或有異同去彼取此以成其一家若是所謂分北者皆因其有而加之力也惟性添氣質之類有異亦未審的為夫子之旨否謂先儒之輔可也謂與先儒並可也謂先儒之駁者不及其精時有過之與之上下亦可也必以為集大成都廢前烈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後百千年一守不遷不知不可也抑不知果能如所望否也又不知後有起而標置分北潤

祝子罪知錄

卷五

八

益之亦如今之於昔人者否也此以其學言也如其行則道其善者滿天下言其不善者亦有之自二子來世無治亂位無上下士無智愚賢不肖歸之如尾閭之水吾何敢犯不韙以一葦嬰之所聞似與我心同然偶得今昔者取其一二系之并當時疏牘所列學者一以為誣而不辯證明白者尾焉吾黨慎思而明辯為之忠臣豈不可乎或果有白玉之微瑕賢智之太過亦何傷於二子而無必漫為籠罩之語更似格疑與辯也女叔寬曰眾之

所為不可奸也愚誠犯眾亦願就有道而正焉耳系曰哲宗御講筵手折一栢枝玩之願奏不可哲宗即擲於地終講不樂太后聞之歎曰鬼怪壞事呂晦叔亦不樂曰不須得如此李氏道又曰朱元晦按唐仲友事蓋唐素恃才輕朱而陳同文頗為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文游台掌狎籍妓囑唐為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耶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饑受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無復前之奉承陳知為唐所

祝子罪知錄

卷五

九

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米益以陳言為信立索部印付以次官乃據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進呈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鬪氣耳遂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錄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論也周密又曰唐與朱素不相得至於互申壽皇問宰相云

云與上同唐眷官奴嚴葉奴文公捕送囹圄提刑岳商卿行部行決葉奴乞自便憲使問去將安歸葉奴賦卜筮子云云使笑而釋之予謂楚則失之齊亦未為得怒於室而色於市葉奴何辜而遷怒焉

俞文豹餘尚多畧同

又曰朱欲搥唐罪遂指其嘗與葉為濫繫獄月餘葉雖被捶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狀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况已經斷罪

視子罪知錄 卷五

十一

不重科何為受此辛苦耶葉曰身為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汚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詞既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於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改除岳為憲憐其無辜乃判令從良同

又曰朱之劾唐上將責唐王以唐自辯疏與朱章竝取旨上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固問之乃以朱程學唐蘇學為對上笑而緩唐罪後朱之子在

趨媚時好遂階法從視其父忤淮異矣程源為伊川嫡孫鬻米臨安無慘殊甚有教之以干當路者著為道學正統圖自考亭之後勅入當路姓名遂特授初品遷至寺丞程朱皆掃地矣葉紹翁

又曰朱子以紹興十三年卜葬其父喬年於崇安之五夫里後二十七年為乾道五年其母祝夫人卒朱子卜得兩地而欲兩承其吉乃於明年五月遷父於白水里寫子峰下而葬母於建陽縣天湖之陽兩墓相去一百里而為文以記之愚謂易重

視子罪知錄 卷五

十一

咸恒禮嚴夫婦故婦人非出非嫁未有不得與夫合葬者詩云死則同穴萬世不易之常道也朱子惑於風水之說而使父母體魄遠離神靈相失是豈心所安乎後世篤信不疑一切視效凡父母終必欲兩占吉地以求福致使獄訟紛紜亡身喪家而終不悟其非也吁亦蔽哉盧格

又曰朱子作感興詩二章論仙與佛愚謂仙佛皆方外之教有則俱有無則俱無朱子謂佛無而仙有注參同契以貽後人近世士大夫藉為口實携

丹鼎延方士廢人事而不脩至有多買少艾爲基
煉者苟以正道關之則曰爾賢於朱子乎夫長生
美色人人所欲固非朱子教之特不當助其瀾耳
同

又曰鄭玄有論語註而集註絕無其名氏然而識
之註云前說近是君子學以致其道註云二說相
須前說二說伊誰之言歟大學知止一段或問與
章句不類中庸十三章總註與本文相悖則知本
文章句非朱子之註卽此而推皆可見矣夫諸儒

祝子罪知錄 卷五

十三

忘餐廢寢沒齒註書亦欲嘉惠來學垂名來世朱
子集其言而不著其名聲迹泯然無復可認或曰
集言不必人曰不然亂治也書馬氏此句在下誤
重在此書鄭氏惟辭義精深者乃不書氏爾吁一
儒有功諸儒盡廢廢者有知寧不痛恨耶吾非陰
厚諸儒公而已矣

又曰或謂所論朱子集註不備著諸儒名氏愚聞
朱子初編論孟集義中庸辯畧等已備載諸儒之
言而錄其名氏又有或問以辯其得失卽諸儒固

不患於無聞矣集註不過節其精要之語以便學
者之誦習其不詳錄者蓋省文耳非沒其善也答
之曰論孟集義中庸輯畧世旣不傳無憑質對若
夫集註章句集傳諸書凡無愚按者疑皆諸儒之
言朱子旣不備列諸儒姓名於篇首立爲凡例而
章下姓氏或書或不書聲迹隱然無復可認至於
音釋衍誤一氏不遺如陸氏曰一作于吳氏曰亡
與無字通用胡氏曰子曰疑
衍文陸氏曰瓜作必程子曰親當作
新孟子曰張鄉皆云衍文也之類 因非楊善亦
非省文也如鄭康成有論語註而通篇不註鄭氏

祝子罪知錄 卷五

十三

子路宿于后門鄭玄註云后門晉城門外朱子改
作地名蓋欲小異耳然有晨門則非地名矣又云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朱子改作
食邑寧若食采之爲常哉他如巧笑倩兮默而識
之予見南子于溫而厲亂臣十人周有八士君子
不以緝緼斷君子學以致其道詩註皆不註名氏
有大學註而止書命鄭氏作慢有中庸註而止書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三節或問惟說鄭本
亦不顯言鄭註又如趙岐專註孟子陳臻問兼金
章高子問小弁章孩提之童睅面盎背皆用其註
而不書其名似茲隱沒難以遍舉詩經用毛萇鄭
玄等註尚書用
孔安鄭玄等註楚詞用
王逸等註多不著名氏夫諸儒嘉惠後學亦欲垂

名後世朱子獨專其功諸儒泯於無聞非至公至當也吁漢唐諸儒直是說夢孰知天下後世盡讀說夢者之書哉與本若出、不說夢矣、按陸九淵嘗曰人謂唐無理學然反有不可厚誣者此亦當時之公言因附見之

又曰或問朱子語類中有可疑者如譏漢唐諸儒說道理者直是說夢如何曰諸儒註解經書推明義理皆有功於聖門者也特其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氣質當之一字不明幾於說夢吁孔子非漢唐諸儒亦豈以氣質為性耶稱秦檜之有骨力如何

祝子罪知錄

卷五

十四

曰賊檜窮凶極惡非骨力也冀都好風水如何曰南宋山西屬金朱子疑未到也云云或曰天下皆宗朱子子獨明其未盡然者竊恐語聞於朝或得罪奈何曰天下宗朱子謂其明孔子之道朱子註傳中頗與孔子不合甚至教學者莫看孔易幾於悖矣今所辨論無非推明孔子之道不應空受僭妄之責云云同

又曰朱子謂岳飛亦橫且飛誓心天地唾手燕雲忠憤激烈與孔明同而戰勝攻取殆為過之天不

祚宋千載痛心朱子目擊其冤所言若此何耶同又曰晦菴家墓乃觀溪山向背而自為之嘗言山間沙開子孫當入朝景泰間召其九世孫挺為五經博士其沙忽被水開其驗如此陸容○按此雖然其為之也豈無急於後之利達歟若以虛格之言參之尤可歎也

沈繼祖論朱之疏最甚大畧謂其事魔廣徒以規名利已且富貴令母食粗毋每以語人又赴鄰招歸謂朱彼亦人家有此好飯累召不行而監司郡祝子罪知錄 卷五 十五

祝子罪知錄

卷五

十五

守招之輒往蓋辭小而要大及朝至而夕饋耳有連姓者書責之而朱無以對孝宗之葬欲官蔡元定及附趙汝愚而請改卜以誤國及升經筵取次對既用恩例封贈父母奏薦子弟換易章服乃佯辭免豈有以職名受恩數而却辭職名玩侮朝廷又信元定之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兆欲得之儲用逢迎以學與護國寺兩易為朱他日可得之地絞縛聖像手足墮損又曰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為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珙之女而奄有其

身後巨萬之財、又誘尼姑二人以爲寵妾、每之官必與偕行、謂能修身可乎、冢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能齊家可乎、知南康則妄配數人、而後爲改正、帥長沙則還詔赦而斷徒刑者甚多、提舉浙東則多費朝廷賑濟錢米、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能治民可乎、又據范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之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卹其暴露、謂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開門受徒必引

祝子罪知錄

卷五

十六

富室子弟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踵至、一歲動以萬計、謂廉以立身可乎、夫廉恕修身齊家治民皆熹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人者、今其言如彼、其行如此、豈非大奸大慝耶、云今按疏之所陳、學者一切以爲人所撰造、朱之謝表亦惟曰、凡厥大譴、大呵之日、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衆惡之交歸、亦羣情之共棄、又曰、習魔外之妖言、履市廛之汚行、事毋恩衰、爲臣禮闕、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官之地、而改爲僧坊、諒皆考覈

以非誣、云雖云引咎、而不自辯爲高、然其中如納妾、占山發塚、及婦之無夫而孕、違詔斷刑、賑濟不及百姓之類、皆有指名、何故其徒不爲一一據實詳具本末、使學者一覽而洞然、寧爲含容之說、置疑於後世乎、是不可曉也、今故稍具之、或有得其實者、條而正之、豈不忠於朱子、而可以厭服後人之心乎、

祝子罪知錄

卷五

十七

又曰、學者定所謂道統、以周二程張朱五子、而邵馬不與、不識何意、若言明經之功、堯夫易學不及五子、耶君實雖不爲傳註、不通經耶、如記踐履、則邵馬之高明純粹、不知於五子何如、
刺曰、道學固善、其僞不可不辯、

說曰、道學之名甚尊、僞學之利甚厚、莫不小禍於初、而大獲於後、官不峻而勢益張、權愈失而力轉重、時君通國莫敢嬰其鋒、以是黠子從之、如狂從古以來、竊聲利者無若此塗之捷也、僞學二言爲世大諱、雖宋社已亡、而其弊故在、士君子果有意於世道、能畏禍而忘言乎、道學僞學是非得失之故、稍演於後

系曰嘗聞吳興老儒沈仲固云道學之名起於元
祐盛於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嘔枯
以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闢杆邊者則目
為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
者則目為俗吏其所讀之書止四書近思錄通書
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自正心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為之說曰為生民立極為天
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為前聖繼絕學其為太守
為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註四書

祝子罪知錄 卷五

衍緝語錄然後號為賢者則可以釣聲名取膺傳
而士子場屋必須引用以為文則可以擢巍科為
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東坡亦非本
色於是天下競歸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摘之為小
人雖君子亦不得而辯之矣其氣燄可畏如此然
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率皆不近人情之
事異時必將為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
之下也予時年甚少聞之頗有喜其甚矣之歎其
後至淳祐咸祐間每見所謂達官朝士者必憤憤

冬烘弊衣非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為道學君子
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則殊有大不
然者然後信仲固之言不為過蓋似道當國恐人
分其勢故專用此一些人列之要路名為尊崇道
學實幸其不才憤憤不至掣其肘耳以致庶事不
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嗚呼尚忍言之
哉周密

又曰周平園云學問須觀其效如祖宗時為詩賦
後來以不如經義然熙豐以來用經義取士何如
祝子罪知錄 卷五

祖宗時得人又如元符後尚伊川之學然元符以
後何如熙豐今劉子澄輩至云韓魏公歐陽公及
其祖元公之屬惜不遇伊川使見之學問功業當
不止此不知諸公乃就實行中做也又今之學者
但議論中理會太深切不加意於實行如學安定
有何錯若學伊川喻子才仲彌性之徒豈不悞事
張南軒亦為人誤耳同

又曰羅椅者廬陵巨富子弟借徑要爵時方向程
朱之學乃盡棄舊習而學焉然性理之學必須有

所授然後名家乃尊饒雙峯爲師繼登似道之門似道事敗遂長掛破摺蓬首垢面儼然貧儒往依維揚趙日起未幾似道移維揚笑謂趙此江西羅半州也其富豪十倍我輩君爲所欺矣倚知跡已露遂去復宰信豐被論而罷饒雙峯者自詭爲黃勉齋門人於晦庵爲嫡孫行倚與極好又有董韓二人皆互相稱道及世變後道學旣掃地董韓再及倚門則絕之矣董韓俱不娶饒死二人匍匐往哭縞素負木主每夕旅邸設位哭臨道由撫州黃

祝子罪知錄

卷五

二十

震爲守津吏報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大哭而去行止怪異不知何人震往迎之亦製服於郡廳設位三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而震幣之極厚一時道學行怪往往至此時人有言云道學先牌人慾行茶同

又曰徐霖者以詆史嵩之及上書攻鄭案往往沽激太過人皆薄之趙汝騰力薦不就及除著作郎卽受之舉止顛狂妄自尊大士受教者拜庭下霖危坐受之不發一語瞑目坐移時豁然而起有黠

者俟其瞑目亦效之俟其躍起亦頓從之霖曰汝已得道矣夏月京府命工搭蓋松棚適一匠者相服破綻見其二子霖逕牒天府云某人受役而不主一合從重撻隨行一童應吏或以果餌與之霖適見併廳吏解天府謂此吏壞其太極都城無不傳以爲笑後被疏去霖之無忌憚皆汝騰成之至目汝騰爲大宗師已爲小宗師後復疏論于是聲名掃地矣同

祝子罪知錄

卷五

三

演曰所謂道學者善耶惡耶曰有善有惡曰惡有學以道而不善者曰誠僞之辨而已誠者天之道也如爲道學者名實皆誠斯善已若名是實非斯僞也僞則惡已夫以其實僞而號之曰僞當之者不肯公受因翻謂號之者非而斥之昧者又因遂以僞學二言爲美稱於是混僞學之號于道學而爲之者恣肆詭怪猖狂姦回以至抱大憨胎實禍而莫之救流弊無窮焉其在今日秉公者箝喙不敢犯予亦安能違衆而盡言招尤聊復究其真而嘗試爲之言曰謂道學非而違之則獲罪于天矣

謂偽學非而違之則獲禍于人矣謂偽學是而從之則亦獲罪于天矣與獲罪于人寧以之易獲罪于天者哉何歟天誠也人偽也天也者即彼所稱道之大原所出者也吾敢不畏之而繆其是非從違也歟夫道學之號何妨乎由三五至宋之先由六經至宋先之史傳亡之也然而道之云者由開闢而來有之也學之云者由三五以來有之也是學者必以道道與學一事也何事至宋而始有斯名歟且道者何謂也人行之路也漢儒釋為開通

祝子罪知錄

卷五

三

宋儒訓以通行皆謂路也今請借路為喻假以京師為路之至極四海之欲往者必各有一定之塗發軔于此稅駕于彼必須遵而履之千蹊萬徑不得而奪必如是乃可至斯則所謂道也天地人物智慧上下萬有之共由者也出乎自然而行之當然斯則所謂理也如是行之而果至秦越異軌而身必抵于京師實得其所止焉斯則所謂德也京師極矣其地土山川縱衡羅列有目以視有足以馳非假人力而自有之斯則所謂性也知京師為

路之至而便趨之不昧南北斯則所謂心也故道德心性理者一而已矣天地人物皆然也然而京師為路之至極行者必當之焉有是向方塗里之目智者為之示之導之此則聖人之所謂道也雖不必目矚足馳而京師為路之至極本自具之不必矚馳而後有斯則道之本原佛老之所窺而執之以示導人者乃佛老之所謂道而近儒以為非者也然而其究同也孔孟所謂無聲無臭無言無隱一陰一陽之謂道與子貢所謂不得聞之類即此

祝子罪知錄

卷五

三

是也至於此路之前之偽即有曲塗邪徑其間所產之物所求之用可便得之於是不歷通塗不抵京邑而便取之以了吾此舉欲行之事斯則百家眾類之道或偏或曲或邪或小或反或惡聖人之所謂非道後儒之所謂人欲者也佛老亦似之而與百家眾類異也是則由聖人之後凡士所學皆此道也其不至或戾如上所謂非道人欲者乃行之不差耳不可謂非路也其曰道學猶曰路行謂學之行而差可也以為非道之學則可謂世有

非路之行哉是以六經以來無道學與非道學之目凡爲孔氏之徒誦習六經者皆此學也但有純不純至不至耳宋儒始以當學者爲道學固已若贅而且亦無害然使爲之者一出於誠所謂三綱五典仁義禮智忠信廉耻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諸云云者莫非躬行實踐表裏一致由是而賢而聖豈非道學之真而萬世當遵者乎奈何於是而有不然者口此身彼遂使不同道者指而翻其稱曰僞學若朱子者吾固不敢真以爲僞而後來攀援附托而爲之者則已如所稱者之僞千詭百怪有不勝言而不容掩者此則其徒之罪也竊其名而反其實既享其名又收其利所謂名利之兼得者非徒今世之罪人先王之罪人聖門之罪人而亦程朱諸子之罪人也亦由其有是規模格式家數自聖人來歷諸治亂朝代從皆無之而忽然翊造締構於趙宋者有此門面塗徑有此標榜名目故其流弊必至於此豈不可痛悼哉愚雖不敏此固天下之公言也程朱行事或謂可疑

者愚亦安敢決定而昌言之惟願學者於道學之云必從其真而不從其僞不在門戶而實務踐履端其操存而坦其軌轍毋作聖賢天地時世之羞適以欺已罔人併累程朱之真而實獲罪於天焉耳若從僞之害如系語所畧舉者後來更甚不可具陳蓋未知所底止而孰能回之嗚呼賈要亂起厚積而又鈞嘉名前此鄙夫姦宄列在清書斧鉞者其術皆在此下則滔滔者亦安得而不爲之耶痛矣哉

祝子罪知錄卷六

吳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論釋上

曰陰陽造化之理三綱五常之道聖人備言已顯然矣惟變而不動之性死而不滅之心以理推之不可知欲詳言之則無證必待佛書而後明儒或徵諸夫子之所未言而佛言之於是驚疑惑亂詆

祝子罪知錄

卷六

一

毀排斥終無證其理之所從出徒自蔽而已然詆之為寂滅者非佛說動而不變之理斥之以亂倫者乃權迹流弊之末佛之徒聞之而不怒不辯者知理在人心信者自悟不可誣也迹流於世久則必弊孰為吾累哉是心變而無動死而不滅斯理昭如皎日安得而自蔽歟若識此心悟此理儒為真儒僧為聖僧矣心昏理迷莫知所往本之既失諍論復何益哉今儒者或謂人死即滅亦無輪迴再生之理甚非聖人之意易曰精氣為物游竟為

變精靈知也氣形氣也二者合而為生竟即精也游往也靈知去則形氣變二者離而為死原其始則精與氣合而生反其終則精與氣離而死死而不滅則有鬼神故知鬼神之情狀死生鬼神之道若日月寒暑之往來誰能自滅同於艸木乎或言人物但稟氣而生不知精竟為靈知也人之神曰竟睡則為夢即有知之心耳或謂竟為氣氣非有知也若視聽言動皆曰氣之所為必由心帥之以應事是亦精與氣合而為用也豈可謂魄為氣乎

祝子罪知錄

卷六

二

庸常人無修心養性之功一隔生死不復知有前身之事不足以為證故聖人不及詳言也儒者志在排佛故作人死斷滅之說以破生死輪迴之論不知反違周孔聖人之意但比丘之法以出俗離倫斷煩惱生死為對治凡夫貪着之病此小乘權教有沉空滯寂之偏故復立大乘菩薩教以破斥其非何待儒者譏其寂滅耶佛教自國王大臣長者居士以至天龍鬼神一切品類佛皆隨類化身說一切善法究竟皆至如來之地非但出家一門

爲至也。又何待儒者譏其權迹爲無父無君以亂倫哉。自漢以來經書迭至，究其指歸，誠所謂窮心性之原，入至善之地，非但文字而已。晦菴曰：佛有觀心之說，夫心人之所主乎身，一而不二爲主而不爲客，命物而不命於人，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百物以反觀於心，則是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又曰：佛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齷口，如目見目，其機危而迫，其塗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其言雖若有相似，而其實不同。

祝子罪知錄

卷六

三

解曰：心法萬法之徹，心源至理難知，觀心斯得人由迷此心體，不知返求，外爲六塵所惑，內則沈掉二病，是以局感無知，偏僻異見，惟佛返觀此心，頓悟本性，成等正覺，故於世間無量百千法門，出世無量百千法門，莫不洞明廓徹。今儒尚不自識本心，豈能以心觀佛哉。所謂人之主乎身，一而不二者，卽今出入六根緣染之識神也。命物而不命於人者，卽取着六塵而妄生我相者也。以心觀佛，則物之理得者，卽周徧計度，似是而非，蓋不識自心。

則其本已失，安能觀物明理哉。其所謂今復百物以返觀乎心者，如古德云：境無心外，境見境卽見心是也。其所謂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者，非也。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一心尚無，豈復有二哉。吾佛之徒本無如是之見也。又謂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順理以應物，此言得之，但儒者錯解其義。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人心妄想也，由執着顛倒故危。道心天理也，非思慮之所能及，故微。精者

祝子罪知錄

卷六

四

不昧，一者不雜，由無思故不昧，無爲故不雜，乃欲盡其至誠，固守此中道也。中卽中庸之中，在心而不在物，在內而不在外。子思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也。子思但以情識未動卽是中，義與吾佛一念無生之理相近。儒者釋中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乃已發中節之和也。便違子思之意矣。喜怒哀樂未發之時，無有形相可見，豈有偏倚過與不及之事乎。及解允執厥中，皆曰已發之中，是儒者不知中之爲義而妄釋之也。君子時中者，言守此未

發之中心常不妄動也。子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亦中和之義也。由無思無為未發之中，精一固執，則寂然不動，故能感物應機，而通變無窮矣。此可謂本心以窮理順理以應物也。若未能造思慮未發之時，終不識心之本體，如是之人，聞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說，則茫然罔措，且不知聖人之道，何所謂中，不識聖人之言，則曲為之解，曰：聖人無心，則釋曰：無私心，曰：聖人無為，則釋曰：無所作為，是皆以有心有為度。

祝子罪知錄 卷六

五

聖人也，且得罪於堯舜周孔矣，何謂佛哉？彼既不知觀心之妙，徒欲以徧計之妄心，觀物以窮理，辟如塵鏡未磨，擬求鑒物，未之有也。是不知此理在內，惟務外求，故學解益多，去道益遠矣。惟佛觀心之道，不住六塵，頓息思慮，了悟本性，名為反觀。今儒者未嘗用力於此，輒妄議之，謂以心求心，如口齧口，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塗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可謂迷之甚矣。楞嚴經云：吾見之時，人皆見吾之見，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地，以心求

心，此語明矣。若思慮未息，生滅宛然，若見若聞，皆為塵相，須是離聲離色，聞見真常，即是見吾不見之處，真聞真見，全顯本心，辟如百鍊真金，何憂火試與以心使心，佛本無如是說也。

又曰：或問晦翁曰：只為佛從心上起工夫，其學雖不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語文字上做，有如此事，只做一場說話過耳，所以輪與他。答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不是，却勝儒者多。

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

祝子罪知錄 卷六

六

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疎通者歸於恣肆，此佛教所以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亦不是。晦翁曰：今說求放心，却似釋氏說入定一般，但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此心主宰得定，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說，答曰：決無此理。釋教云：塵既不緣，根無所着，反流全一，六用不行，蓋他意謂六根

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及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辯曰教有內外不同故造理有淺深之異求之於內心性是也求之於外學解是也故心通則萬法俱融着相則目前自昧外求之失斯爲甚矣今儒學之弊浮華者以詞章爲事純實者亦不過以文義爲宗視心學則皆罔然宋儒知其病又知吾心上工夫爲有本是當敵本抑末以斥其言語文字之非可也而復以心上工夫不是何自爲矛盾歟本旣不是何謂却勝儒

祝子罪知錄

卷六

七

者乎此其不能窮心學之理於佛道深感亂而不能取決也觀伊川之言亦然夫旣愍吾道爲有內無外矣果能以內爲本得本何憂于末哉繼之枯槁恣肆又愍吾教之溢是未見其大者矣旣曰佛有覺之理爲敬以直內復云要之亦不是是皆反覆自惑之言豈真知此理者哉若率性之說亦不出吾心工夫必取證于易易乃心上之妙理先儒不窮本心之體遂不明良知良能之所自出謂有氣而後有知乃推性命之源于氣指性爲氣中之

理以氣循理爲道故隨事隨物以明理不知天地人物形氣皆生于覺性之中而吾之本心妙明已徧照在思慮未發之時若有得于此卽時中義也失此不能少存于內徒追求于事物之末謂之義以方外豈有是哉取證于易者易言至神至聖皆指不可測不可知之地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以無思無爲爲感通之本則易所證固非外矣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故存養于不覩不聞之間以無聲無臭爲至則率性之道果在外乎昔者聖

祝子罪知錄

卷六

八

人皆以內學爲本而推其用於外後儒務外遂不知有心學之源乃以學解爲事惟宋河南之學始言性理然但知心之用而不究心之體遂不知養未發之中又昧太極之理在兩儀未判之先或以物理爲性理故本末體用於是乎不明而堯舜周孔之道微矣又以孟子求放心比釋氏入定者非也若小乘之定固已灰滅更無求放心之意佛乘之定卽動常寂何用求放心耶其謂到此便死了則說法度人者又復生耶不知佛所謂定只是妄

念不起而應機接物允合其宜儒者莫知此境輒妄議之又解反流全一為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非也若人不緣六塵無所染着反觀自心明明不昧寂寂常知名曰圓照即了悟之地非學解能到悟則謂之內解則謂之外此內教外教所以不同也儒者專用力於外凡知解所不能及者不復窮究故不知允執厥中之道天理流行之處皆在思慮不起物欲淨盡之時踐履雖專終不入聖人之域矣蓋因疑佛氏之迹為無

祝子罪知錄 卷六 九

父無君遂不究盡其說使孔聖之道不明乃毀佛之過也
 又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源而去取之則其說和能窮固已化為佛矣只且于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其正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
 晦翁曰伊川所謂只消就迹上斷他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足以斷之矣解曰今人欲以文字學解著述經書以窮佛

理不過增益知解終不能入法性之海程朱涉獵佛書不究其指乃以其迹斷之其不信宜矣程朱既往今之學者惑焉乃為之解釋迦逃父母捨王位踰城出家毀形壞服以名教論之以為不忠不孝無父無君是大不然也且輪王七寶之榮天帝五欲之富泰來運合賞閱暫時報盡沉淪悲哀永久此有漏之因暫處人天心生貪着惡業便起不久當墮惡道如來佛眼所照見諸眾生輪迴六趣長切受苦於是發大慈悲做諸方便降胎入相成

祝子罪知錄 卷六 十

道上救君父下濟眷屬以及一切眾生出離生死苦海俱登菩薩彼岸其為功德廣大難量豈可執其方便權迹妄生誹謗者哉今以譬喻更明此義如一長者財富止有一子鍾愛而長者依海而住船舶甚多他日欲適他國遂以巨舟載其眷屬泛海檣柁損壞將見沉溺其子甚智察知斯事又知父別有船設以告父請往取船知必不許乃不告父母夜半逾出駕小船疾行至彼既得大船天明父聞子逝驚求不得方擬行舟風濤大作其子駕

彼大舟而至、急扶父母、得以全歸、設若此子先作
思惟、我若逃逝、使父憂惱、是爲不可、當全忠孝、義
同溺死、爲此至德、與私逃取船救父、孰爲優劣、儒
者因疑其迹、不究其道、所以爲義者、不過甘同溺
死而已、豈不哀哉、先儒不信生死輪迴之說、於佛
出世之理、重有惑焉、不知世間常道、有出世之道
具焉、所以爲大忠大孝者、非但服勞奉養而已、
又曰、晦翁曰、韓退之接引僧徒、要他歸儒、不過文
暢靈師、惠師之徒、皆破賴底僧、及晚年見大顛說

祝子罪知錄

卷六

十一

得濶大勝妙、自然不得不服、人多要出脫退之也、
不消得、恐亦有此理也、

又年某年十五六時、嘗留心於此、一日在劉病翁
所、會一僧與語、其僧只相應和了、也不說是不是、
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某遂疑
此僧更有妙處、遂去扣問、見他說得煞好、及去赴
試、便用他意思胡說、試官被某說動了、遂得舉、後
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疑李先生
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

將禪來倚閣、意中謂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讀、讀
來讀去、一日覺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回看釋氏之
說、漸漸破綻、漏百出、辯曰、佛之法門、東流者四
曰、講曰、禪曰、律曰、秘密、講禪繼述尤多、又爲名士
大夫之所宗尚、雖入門不同、而證理則一、若無思
入講、不能通貫諸經、知解、參禪無由超悟至理、故
習講者、觀諸經論文義、深思通解、終趨行、乃絕
思惟、能所兩忘、名爲入位、參禪者、異於是、惟單提
直指、不尚多聞、但悟一心、萬行斯備、若大顛實與

祝子罪知錄

卷六

十二

退之說禪退之、豈能卽悟至理、亦不過以名相開
諭之而已、此晦翁所謂濶大勝妙、正名相邊事也、
退之若果悟禪、則後來見識、必當與前不同、其答
張藉等書、豈有自爲晦匿之辭、旣疑似若此、則胸
中所見可知矣、况朱晦翁所遇之僧、又非大顛之
比、必少有學解、妄稱證得、尚不識禪爲何事、烏足
爲晦翁師問哉、禪悟門也、悟則轉凡成聖、如斬一
握絲、一斬一切斷、豈有疑二進退、反復生謗者乎、
且晦翁弱冠之年、未曾親見智人、而杜撰參禪、不

出情識境界若急與辯斥剪其枝蔓尚恨其遲此僧不能如此便當斂手而退却將昭昭靈靈引之此則偏務醒醒認賊為子及其再來叩問添得知解轉多故云說得然好晦翁由是錯解禪意反將其說為應舉之資久之破綻豈不宜哉晦翁如此保認是將禪為知解邊事及見李延平遂有倚閣自在二說顯然生滅流注議論橫生遂用心以著述為事其分別事理字義最為詳盡至于性理未達道體之妙于是苟思熟慮任情起見則去聖人

祝子罪知錄 卷六

十三

之道為有間矣其論禪謂曹洞宗說得細故法嗣中絕臨濟說龐枝大葉禪故久遠此強辯也按洞山密傳寶鏡三昧又勘辯諸方言句有三種滲漏其所立宗旨漸涉知解而義路不絕正是麓處以晦翁所見頗彷彿其影像是故謂之細臨濟門風峻拔超情離見非上上根人一聞千悟者無能窺其蹊徑正是細處晦翁于此罔然故謂之麓又曰中庸序曰彌近理而大亂真晦翁云釋氏之學與吾儒甚相似處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

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又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

又曰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為有理路落窠臼礙正知見今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如此又有番轉不如此說時

祝子罪知錄 卷六

十四

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緊要處於此曉得時便都曉得辯曰舉知解門則以為近理舉證悟門莫辨其當機不入悟階何由與辯如人徧身是病不在痛癢所在則難治也今欲治其不治之病姑即其說論之如近理亂真者譬莠之類禾必當辨其非禾其所謂甚相似者必似是而非者也今舉而讚之竟未有以非之則不應以近理目之不能辨其非真則不應以亂真斥之夫知其識見之高慙小儒為其揮下則當詳辨其近理非理之

處亂真非真之事使學者下然知其繆妄何恨真偽之不分也歟若如此泛說以關之何以服天下後世乎此段偈誦乃知解中意可以聞解信入非契證門也故云吾理路落窠臼若契證門如禪者問答機鋒相接離言顯智離智顯體爲人解粘去縛其間間不容髮少有失機名爲話墮若圓知相對機如轉丸鍼芥相投眼如皎日豈可謂黑如漆乎儒者罔知其意隨語求解豈有曉得之理禪門文字性離思惟路絕詮表意不在言惟機所適儒

祝子罪知錄

卷六

十五

者於此罔措乃云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尤可笑又曰晦翁曰上蔡云佛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曾認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思聖人則各有其理佛氏只認得能視能聽能思能動底便是性不管橫來豎來他都認做性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

性如彼說視聽言底是誰便是這箇故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覓他也說得好所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也說存心養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又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他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只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

祝子罪知錄

卷六

十六

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他只是見得箇渾崙崙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也是豎也是直底曲底皆是非禮而視也是此性以禮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只是一箇真實道理他亦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真他只說得一邊只認得人心無所謂道心所爭處只在此吾儒說不周無不徧他亦說不周無不徧然人倫上不能周徧更說甚周徧解曰大學無私乃徧知于法界塵情有著徒妄

起於塵勞、佛與衆生本同一體、但因迷悟、見有殊塗、佛性只在眼耳鼻口之間、妙用不離見聞知覺之際、直是一塵不受、一法不捨、頓見本來面目、今以生滅垢心、起輪迴見、翳目生花、又求實花生處、徒勞分別、妄費精神者也、真性現時、若擊石火、急着精彩、認得依然不是、此處正是迷悟關子、得則速證真常、失則速入塗炭、只如視聽言動、皆真性發現、若無心體會、則森羅萬象、一鑒昭然、此按指發光、所謂一念不生全體現也、若說是性、卽是認

祝子罪知錄

卷六

二十七

着影子、使毫不繫念、瞥耳情生、業相宛然、依前迷倒、此舉心塵起、所謂六根纔動、被雲遮也、到此着力不得、晦翁所謂差處、正是大疑惑也、仁義禮知、皆是就人事立名、乃事物軌則、豈可謂本性便是此理、本性乃一念未起、事物未形、卽是明覺之體、若常覺不昧、不爲六塵所惑、養成聖胎、佛門號曰如來、儒者稱曰神聖、只是本無私欲、純一之天理也、以此應事接物、乃可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無爲而成、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是

無心于仁智、而自合仁智者也、此天理者、未見仁智之名、發之于外、乃有仁智之用、故本性卽是天理、天理卽是明覺、非在外也、若以五常之理爲性、不可言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庸常之人也、情發必中節、豈能日用五常之理耶、若以本心明覺爲性、百姓曷常不覺哉、然覺性在視聽言動日用之間、而不自覺、常被塵勞所惑、自昧其明、故曰知道者鮮矣、由是言之、周孔以上聖人、亦皆以本覺爲性也、其所謂全體之中、自有許多道理、非也、蓋全

祝子罪知錄

卷六

二十八

體之中、無一物一事可見、豈有許多道耶、若謂發用處有許多道理、有分別是非、則可安得以用爲體乎、其要在明心體、彼不知心體之妙、說爲渾崙物事、是不見明鏡止水之中、森羅萬象、無壞無雜、不生分別之心、而妍醜了然、安得有非禮顛倒之事歟、六塵不緣、則私欲淨盡、安得只有人心歟、夫周徧者佛言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理、自徧周、非因循得、儒者務用心觀物、以求徧、豈能周徧乎、吾佛于七情未發之時、已空其惡、故惡自不生、儒者

于惡念已形之後、擬欲斷之、其用力故不同矣、若有所得、則賢者之學、宋儒有焉、聖人之道、未之或知也、其差者、以有爲之心爲體、故自見得有許多道理、又各自有分別、有是非、只此三有、存之於心、我相既立、而卷枝錯節、膠固莫離、不知天下事物之理、徧通不窮、欲以斯須之明、造次之聰、畧加忖度、若有得焉、卽自瞞曰、吾分別詳矣、是非辯矣、人或異已、則曰、我明識道理、必如是爲當也、幸一二之偶中、則眼空四海、若王介甫之徒是也、此謂之

祝子罪知錄 卷六

十九

我相我相立而公心亡矣、凡作此者、或見用於世、其不敗者鮮矣、良由認事理爲性理、求外學以資于內、倒持本末、源委失真、其流之弊、以作爲爲事、有以起禍亂之階、可不慎歟、

又曰、學者于釋氏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然則駸駸然入其中矣、或問朱子曰、今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答曰、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他底且省力、誰不

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學力、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又云、只緣他打併得心下清潔、所以本朝李文靖、王文正、楊文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甚麼人也、都去學他、

問龜山答陳了翁論華嚴大旨、不知諸人何爲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他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

問龜山言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枯於器、數儀章之末、則道乃是虛無恍惚、無所準則之物、

祝子罪知錄 卷六

二十

此類甚多、如此類則似禪、曰、固是其徒、蕭子莊、李西山、陳默堂、皆說禪、龜山沒、西山嘗有佛經疏、追薦之、此等皆不可曉、

又云、游定夫晚年亦學禪、

又云、此箇道理、纔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却與禪不相似、學者只是不曾到深處、定走入禪去、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番界去、如程門高第游氏、分明是投番了、雖上蔡龜山、也只是淮河上游游漾漾立地、終是看

他未破時時去他那下探須也須疑看他有箇好處

尹和靖日課金剛經拜觀音菩薩解曰理學君子既造聖賢之域得盡心養性之道豈詖辭淫邪見僻行之所能惑所能動哉為所能動者必非詖淫邪僻也且聰明才智出倫之士早讀聖賢書積德立身功名節義昭昭出人之表綱常之道弗虧但嫌其有學佛之差是果悖道之如是耶非也乃惑者之妄議耳如李沆王旦楊億呂公著德義行業祝子罪知錄 卷六

為宋名臣彼固不耻于學佛亦未嘗得罪於名教固可輕議其非歟劉安世陳了翁文章節義冠世豈不悅周程之道然好佛之篤未有以加之也其處患難臨死生不測之禍恬然莫能動其心而害之者或嘔血而亡豈非學佛之驗歟此數君子未嘗因好佛而虧行業傷焚倫也何為佛氏之為害尤甚哉至若程門高弟未有過于游楊尹謝而皆有學佛之癖豈信道不篤晚年遂改節如是耶二程道南之語亦誤許之耶然則其父師拳拳之心

惟恐學者流入其中如四子者肯遽忘之耶嗚呼是深有得于周程之意燭理之精遂知禪學之妙不覺趨入其中矣朱子論佛氏由義學變入于禪即解終趨行之道也程門高弟造理之深固不能遏其入禪矣然考之五燈未有深許之者蓋信解而未契悟耳其所著述未出儒氏之說謂之曰類禪則禪學直如是乎禪固非彼所及然因其有得于此遂于儒書之理益加詳焉後學耻其歸佛故矯揉其說凡聖人之書有近于佛者皆故違經旨祝子罪知錄 卷六

別立異說惟恐其類禪理學之差皆由於此其誤世豈淺淺哉又曰晦翁曰近理亂真處程子自私二字得其要領明道答橫渠書云人患在自私用智此大凡人任私意耳下文云豁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便是不自私不用智也又云佛氏自私昧道今以惡外物之心求照無物之地猶反鑑索照也亦是絕外物而求定之意自私而用智如世人一等嗜慾豈不能以有為為應

迹若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便都不如此上不淪空寂下不累於物欲

問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辯論云我這佛和耳目鼻口皆不愛要天下人各成佛豈得是自私先生笑云待度天下人各成佛却是教他各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佛差處是義理之間某應云此猶是第二着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爲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

祝子罪知錄 卷六

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業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是此理無一理不達于物佛說萬理俱空儒說萬物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識是何心見是何性辯曰私莫私于物欲公莫公于至理私欲勝則其見味至理徹則其見明况所謂道乎道者古今聖賢之所共由非自私自利之地也若謂佛以自私自利爲道不可也謂佛用智尤不可也人之所愛莫甚于利佛則捨

愛矣所利莫甚於生佛則捨生矣自私自利必歸于已佛無我相利將誰歸今以佛厭生老病死而修出苦之道謂之自思爲利則佛都不厭苦而自甘沉溺乃謂之大公合義乎夫用智必陷人於險佛以方便之智濟度一切衆生反以爲陷之歟佛道周徧十方於一切法平等無二自不以爲功普濟六道衆生猶如一子自不以爲利智入三世十方徧知一切衆生若干種心隨根與法增能受護而無失時雖知衆生界不可盡而不暫起一念捨

祝子罪知錄 卷六

衆生意此名佛智豈世間智術之事乎彼所謂以惡外物之心求照無物之地者如厭動求靜避喧趨寂諸經屢有彈斥之文不待辯也然有形之物可以鑒喻反鑒則不能照物心無形相無有背面反求則息妄歸真內外洞徹非反鑒之比也若謂自私自用智如世人一等嗜慾者吾佛以慈悲喜捨勇于向道尚有過于世人嗜慾也孔子亦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是也古德云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如來若不勇猛求道安能普濟群生哉今

儒者以有為為應迹、又能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斷無是理、設以周徧計度之心、志在有為、必先有我相、我相既立、自私則甚焉、於是塵勞紛動、惡覺竟起、至於應迹、豈能廓然利害關心、有如重鑿、何謂大公事物之來、機如逐電、造次顛沛、反覆多矣、安能順應、此由自私之為患也、故私莫私于有我、我相執着、則不能虚心以容物、豈能公于天下乎、又言吾儒見得無一物不是此理、無一理可違于物、不知本末之論也、理尊無對、一而不二者也、隨物

祝子罪知錄 卷六

之差殊不同、而各當其可、其言無一物不是此理者、是也、其言無一理可違于物、非也、理本無名、隨事立名、故理之當長者、必違于短、當短者、必違于長、當厚必違薄、當薄必違厚、如理不當用此物、則違物以從理、豈可謂無一理可違于物乎、理無名相、徹底惟空、故能徧萬物而各得其宜、若有實體、即有名相、不可與物作則、可謂理乎、言識心見性者、可識者是塵、可見者是境、非心性也、如眼能見物、不能自見、若有可見、決定非眼、雖不自見、不

是無眼、心性亦然、先儒盡心養性、只在已發處有養、但見得心性發用之處、其于思慮未起、聖人允執之中、則昧然而莫識、其去孔子子思、為有間矣、指佛氏為自私、豈知佛理者哉、佛以染淨和合為心、純淨無染為性、非真悟者、莫知心性之體、可輕議與、至若秘義利之分、非識心見性者、固莫及也、又曰、或問晦翁曰、佛與老莊不同乎、曰、老莊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絕盡、至禪則義理滅盡、辯曰、謂佛棄父母出家為絕滅人倫、非是實事、乃

祝子罪知錄 卷六

應化之迹、實未嘗離親側也、至如隨類化身、普度萬品、非但出家一事而已、又謂禪則義理滅盡、非也、禪、悟門也、人由六塵而迷、不捨六塵而悟、義理窠臼者、法塵也、以生心動念、即乘法體、故絕解以趨行、行起之時、無量妙義、亘古今常流、且不窮也、况絕滅乎、

祝子罪知錄卷七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論釋下

曰濂溪嘗謂一部法華經祇是一箇艮卦可了時
佛印寓鸞溪公謁見與講道問曰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禪門何得謂無心是道師云疑則別叅
公曰參則不無畢竟以何為道師曰滿目青山一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一

任看公有省一日忽見牕前草生乃曰與自家意
思一般以偈呈師曰昔本不迷今不悟云云師和
云云由是愈師作青松社主嬾白蓮故事
二程始以易學為諸儒倡嘗曰看一部華嚴經不
如看艮卦楊子安喜叅禪不肯明道每攻其徒曰
六經藥也無病安所用適明道自涪陵過襄陽子
安問曰易從甚處起明道以扇柄畫地曰從這裏
起子安曰這一畫從甚處起明道無語子安便起
伊川嘗致書於靈源清禪師云云師答書云云仍

示偈云佛說從來沒世情是非邪正要分明口頭
說得千千尺心下須教寸寸行

朱子曰圓覺經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是竊列子骨骸返其根精神入其門我當何存語
楞嚴經前面呪是他總後會說道理是附會圓覺
經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後二十五
輪與夫誓語可笑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二

平實
有學者讀法華經晦翁問曰此經要在何處答曰
在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及一句晦翁曰吾儒
正要思量分別所以不同也
晦翁看金剛經曰釋迦快說走輓話解曰或者未
識經之宗趣以生滅垢心妄議如來境界而生毀
訾如取螢火燒金剛山一何損耶如來稱法界性
說華嚴經及諸神妙智用徹諸法性相理事盡修
行心數門戶窮理盡性者也曰不如看箇艮卦是

何言歟蓋曰良其背不獲其身止之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動之止也不過十波羅蜜門禪定一門而已豈能該一部之義乎若以佛理觀之背者居心之頂表無思之地止于無思則無我相是不獲其身也庭者應事接物之處行者舉動應用之時謂動而常寂起唯法起則無人相衆人相壽者相是不見其人也若如是解說與般若經意有少分相似亦未見其本心之理也必曰但止心不動如此則心境自然明見由定可以發慧也列子所謂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三

精神入其門云云者即原始反終之義明生死之說而已若圓覺經言四大各有所歸即今妄身了不可得乃即色明空不待滅也與列子人死即滅是滅色方空理正相反林氏曰佛生西方豈來剽竊詆之太過是不公矣又圓覺十二菩薩欲明圓覺之旨故展轉設疑與佛論辯皆相因互見該攝上中下三根因其惑有輕重故其言有淺深適當其機而已豈可以淡言也哉二十五輪單復圖修隨其根習順利故有道場修證儀式至弘誓流通

諸經法則如是何必見笑若楞嚴經則徵心辯性顯密雙融選擇圓通應根立教略陳階地廣說禪那明諸陰消條分異見與圓頓諸經互有顯發豈房融能巧說乎其結集之人以灌頂密因集為一部說有前後不在一時非附會也四十二章乃佛法初來未宜深旨譯者如從平淺之文使易曉耳豈佛語但如是乎法華歎佛智甚深非言思所及其為宗要但顯佛乘而世人欲以思量分別求道文辭知解而已非心學也心學則誠而已至誠則

祝子罪知錄

卷七

四

無思而得純一不雜金剛經乃破相離塵心無所住而佛語略無留滯圓變無窮豈走輓之言乎佛語如王寶印非有異文潛心讀之必有得焉切勿輕議也又曰橫渠曰佛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用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于大也塵芥六合其蔽于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

理而謂之盡性可乎、塵者、謂天地有窮也、夢幻人世明其不能究所從也。

又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談要歸必謂生死流轉非得道者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五

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愚智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竝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二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

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晦翁曰諛者是他只見得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是諛辭知其所蔽淫者說得周濶浩瀚其書動輒數百卷是陷於偏而不能返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他見得偏了於道不相貫屬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他已離於道而不通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知不得却言道之精妙不在乎此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諛諛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知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

祝子罪知錄

卷七

六

故于大本不立辯曰天性者佛謂之本覺卽一念未起寂而常照之心也儒門乃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無一毫私欲之累純乎天德者也二教之迹雖異本性之理則同也佛曰諸本覺法爲六度萬行乃至圓滿佛果儒亦從此天性發爲仁義禮智以成聖人之道佛則兼四聖六凡而治之儒者但治人道而已豈佛妄意天性不知範圍天用歟若人六根塵念不生則理自徧周明照法界非六根能緣天地也孔子亦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

動性之欲也則亦以七情未發者為性感物而動者為情欲也以迷者言之則自身與天地萬物皆無常妄幻也以悟者言之則是法住法位世間常相住皆一真之境也豈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乎語大語小乃依正二報情器二界體自含容固世智所不能知非佛言流遁失中也知大小無體則攝入互容而塵舍六合芥納須彌矣知延促無時三世不遷則世界成壞有如空花矣此一心之體相也以相即體則古今萬劫不

祝子罪知錄 卷七

出剎那以體即相則一毛孔中現十方界皆性分之常也所謂窮理者舉一即明多理舉多不出一理非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為窮理也所謂盡性者自十住初心歷五位而入佛位乃無明盡而智慧圓也天地世界成住壞空循環無已以成壞言之則有窮以循環言之則無窮非明心性之源孰能究其所從哉言人死而鬼古有其說非佛始為此言也孔子曰祭則鬼享之古祭宗廟皆是享已死之鬼也愛生循環者聖人雖未顯言其

事以理則可見矣人性雖曰明覺因染六塵而起妄見豈可謂人而無妄乎然三界惟是一心萬法隨識所變豈分天人是一是二而生取舍乎佛亦未嘗指天曰道此皆張子駕說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豈非人死為鬼乎聖人繫易以生死鬼神對說正輪迴之義也易言知幽明之故幽則鬼神之道明則天人之理皆一而不異者也論語答子路之問言事人所以明乎事鬼言知生所以明知死死生神鬼亦一而不異者也張

祝子罪知錄 卷七

子不循聖經之旨別為無稽之言欲破佛法反自昧焉又引天德破輪迴之說尤為迂遠聖人與天合德者至誠而已言知聖人可也言知鬼神則惑矣鬼神乃幽靈之動物有吉凶邪正之殊非純一至誠者也聖人但言至誠可以感神至誠可以前知至誠如神者言至誠能前知吉凶如神靈也佛氏言悟道者明本心也本心乃一念未知無死生可得知此則曰了死生非言得道免生死也了生死者不設於生死亦不出於生死不設不出故能

化身萬類、說法度人、治世出世之道矣。儒門聖人、窮理盡性、原始反終、故知生死、則樂天知命、而生順死安、成治世之道矣。且人鬼二物、皆有形氣、以幽明異塗、各不相見、若反常爲怪、則人亦見鬼、鬼亦見人、三尺之童、亦能曉此、豈謂明理君子、惑反甚焉。謂佛法熾傳中國、而儒者之英才、間氣皆爭先崇尚、至于愚賤、莫不尊奉者、蓋佛與衆生、本同一體、但因迷悟、乃異其名。今同佛說、以心照心、泛而行之、卽時明了、其趨之也、何足怪歟。若明五位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九

階漸圓極佛果、皆多劫積修、非但儒者一生之修、豈不修而至乎。六度萬行、止觀熏習、佛佛道同、豈不求其迹乎。三乘四教、問答論議、祇陀讚頌、盈卷累牘、豈不求其文乎。在家出家、戒儀不等、治世典章、生產作業、皆是實相、豈人倫不察、庶物不明乎。尊卑品類、人物鳥獸、華夷異俗、語言異教、佛皆徧周、隨機普應、不壞彼相、入我正法、何謂治忽德亂、異言滿乎。是皆不知佛理之妙、遂疑爲異言也。然直指人心、在其自證、自肯、非誘之使入、何論僞與

弊哉。又以佛言爲詖淫邪道者、豈有是歟。佛離斷常顛倒異見、具正徧知、豈有邊見及蔽塞之處、是未嘗詖也。其經書、則文富義博、而宗旨了然、使人雖終身讀誦、而繹之無厭、一句染神、而千劫不朽、終爲解脫之因、未嘗淫而陷也。諸經宗趣、性相互融、行解兼備、如王寶印、無有異文、豈有不相貫屬者乎。豈可謂邪。知其所離也。教有權實不同、故有三車之喻、而出家之迹、事屬權門、圓滿報身、始明實理、其言先淺後深、始世間訓蒙之法、豈可謂

祝子罪知錄

卷七

十

遁辭有所窮哉。言道之精妙、不在君臣父子者、非佛氏之言也。如來具足萬善、豈忠孝之有缺耶。理之虛實、已見前篇。今或者執有爲之常見、耳目所不及者、不信別有境界、地里可考者、自流沙以東、九千里、南北萬餘里、古今可考者、自堯舜至今、三千七百餘年、自此之外、東海至西海、數十萬里、金輪王至淨飯王、數萬億年、更有遠遊之士、邁古之書、其所言者、便指爲異說。况佛說微塵數世界、微塵數劫乎。如人居環堵之內、不信天地之大、豈非

蔽乎本心之理不明向外着物窮理困於見聞之
窳而終身莫出豈非陷乎聞佛道而不信駕浮言
以誦之豈非邪乎既不能議其本求其迹以排之
豈非遁乎一言論佛即具四者之差又能獨立不
懼精一自信以較是非計得失歟

又曰明道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
楊墨○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
尤甚

晦菴曰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

祝二罪知錄 卷七

十一

滅之論自齋戒變為義學然只是盜襲莊子之意
說出這般道理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
出禪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超徑悟其言禍
福報應足以鉗制愚俗為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
國有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于
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而
侵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
校之法施設舉措之方既不出于言語文字之工
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于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

反在于彼至于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
民惇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論曰三
教聖人其言雖不同然皆足以開人心之天理救
世俗之澆漓成帝王之治功也昔孔子祖述堯舜
之道故能究心學之源推性德之用刪詩定書繫
周易而作春秋以垂後世曾子著大學子思作中
庸而其言詳矣自漢以來法而宗之雖未能盡行
其說而所以致治效也亦不少矣其弊也漢末諸
儒嫉惡太甚有黨錮之禍唐末諸儒交結權勢有

祝子罪知錄 卷七

十一

朋黨之災宋元豐諸儒作為生事乃成新法之患
亦莫不因之以亡國然後世史臣論之不過成是
敗非而已孰能究其源哉使王介甫不為元豐之
政則學者尊之必不在周程之下矣若揣其源實
心學不明之罪也心學不明以有為為盡性不能
養中以誠明之道當時大儒不能斥其學術之差
但以執拘目之執拘者謂之我相故有為之心莫
不自我相起至今儒者雖學程朱之道我相甚焉
以周徧計度之私臨事物紛動之際堅存已見莫

肯信人各以分別之心橫起是非之論上不懼神明之昭察下不畏民物之相違著書則妄解聖經處士則失機背理良由不知堯舜之道精一執中已而百姓自化垂衣拱手無爲而天下自平又不知古者帝王皆稟天爲教王者事天比臣事君不敢專也先儒釋天曰理釋鬼神曰氣則是無所主者矣雖釋帝曰主宰又不言實有神聖之靈則祭天卽是祭理享鬼神卽是享氣此見解豈能真超至敬耶又議佛氏不應以禍福戒人則小人爲非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三十三

謂無禍福可降無所不至是教之爲亂也又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何不公之甚耶楊墨學術雖偏尚不失爲善人申韓之術刻深殘忍商鞅李斯行之壞先王之法制焚先王之詩書反乎周孔之教莫斯爲甚至今猶更效之流毒未已未聞楊墨如是之甚也又以佛之言近理爲害尤甚則悖理者其害小近理者其害大更不知何說也往往儒術乃以申韓輔之亦不自覺其非矣良由心學不明故名世之士文章記誦而已淳謹者執古非今昧

適時通變之道狂肆者任術生事爲亂之階所以述天理順人心爲治世教民之本使二帝三王之道于是不行若此其弊豈佛老之說能害之哉云云

又曰晦翁曰嘗見畫諸師人物皆雄偉宜其傑然自立氣貌如此則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無足動其心者論曰佛教義理深玄造詣殊特非上智不能入故諸師氣貌出羣則才智可知矣至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雖古今豪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三十四

傑功業蓋世者莫不被其籠絡至死不悟惟佛門諸師中有英雄之畧具上智之資者多矣其心豈不知事業可以昭當時德澤可以被四海聲名可以垂後世富貴可以及子孫而棄之若弊屣畧不少顧其介如此奈何信謔淫邪道之辭引惹繫縛之深固反有過于富貴利達哉必不然矣其生于數百年之下見其氣貌不覺歎服則亦當知其心非自私爲利之徒何敢毀之若是其深也聞其言既知其意也微見其貌又知其志也大然終却行

而莫入退則與諸後學深閉固拒若將滅之豈非
惑歟或曰先儒真信聖人之學躬踐而篤行之欲
比德于周公孔子未必惑吾佛之甚也亦不過欲
立其教恐中衰而不吾若又慮其徒或趨入佛門
而弗返姑為障蔽而已非實不知也愚曰不然即
若禪講諸門學者各有所當其行既專遂不相下
故諍論亦多矣然皆足以利世化民而不妨礙使
儒道釋亦並行而不戾雖各以其道自尊終不為
誹毀之言或兼學而互通之則心學豈不益明歟

祝子罪知錄 卷七

必諍論而優劣之非世教之福也已上皆沈士榮原教論

又曰温公嘗書心經贈僧題其後云退之排佛而
稱大顛外形骸云云由是觀之于佛不為無得所
排者跡耳出西山讀書記及鳴道集性學辨又劉元城稱温公曰

老先生深知佛法出元城語錄

又曰晦菴惡佛以為虛無寂滅云云孔子曰易無
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禮曰無為而物成是天
道也子思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賢之旨初

無少異

又曰晦菴托温公言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
有剉燒春磨且無所施是則虛無寂滅至於空蕩
無歸矣且如有人臥於武林夢居金陵與彼人飲
食是時惟知有此飲食之身不知亦有幻身臥於
武林也夢飲食者神識也亦名精魂也凡人思善
思惡生死不絕者即此神識也死者受苦剉燒春
磨亦即此神識也是時惟知有此受苦之身不知
亦有幻身死于人間也幻身如房屋神識猶屋中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人人既出不顧房屋神識既出不顧幻身晦菴所
言是惟見幻身生滅不知神識不消滅也猶知房
屋傾頽不知屋中之人先出屋外渾無損也此不
消滅之神識隨業受報出殼入殼或苦或樂也不
知之者神識奔蕩茫然無歸神識尚爾况欲明佛
性乎金滕曰武王有疾周公告太王王季文王以
旦代其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若
據晦菴之言則周公代死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
有多才多藝亦無所存將何以事鬼神乎三王亦

將何以受周公之告乎禮記孔子曰人死曰鬼此三代所不變也若謂形既朽滅神亦飄散將何以爲鬼乎晦菴之說是則周孔之言非矣

又曰或問性理之說古書皆不言千五百年後獨周子言之答曰否論者不知考耳性理之說東林禪師授之濂溪東林以前各專已教未能融會至涯師始以其詞意發明易中庸之旨非古無今有也出瑩中錄併性學諸要公早留心禪學後參靈源靈源曰離却心意識而參絕却聖凡路而學可也公被逼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七

責無所用心晝夜呆坐而已偶於燕寂間脫然開悟述偈云云自此有省

又曰程子謂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云云佛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已殊不知世人識情繫縛循環生死莫之能已佛說諸經指而論之依然修行悟明生死豈是怕生死乎世人只見幻身生死不見佛性不生死不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設使欲知亦無所措手是以強說此言修飾而已大似不得飯喫強言不饑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

原始反終豈不言生死耶

又曰近思錄理學類編北溪字義等書皆不識佛猜忌而已世人以凡情測度佛聖境界太空粟粒何足辯之豈不見晦菴臨訣困篤自悔曰到此時節輸與黃面老子一着自供欵也蓋欲遮掩心病盡住攔住後學不看佛書故作詩云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恐學者多看佛書則見其心病故密設牆塹令後學走不出識不破也

又曰晦菴謂形朽滅神亦飄散然則祭享是誰受

祝子罪知錄

卷七

十六

享耶周孔之謂祭祀之道是虛設耶

又曰神亦飄散之說在于小學又言范文正公曰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理學類編晦菴又曰死則氣散泯然無迹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不散又去湊着那生氣亦能再生然則何人羞見祖宗于地下乎何物湊着生氣而再生乎自相矛盾莫能解釋也如史記魏顆左傳彭生禮記人死曰鬼及鮑靚記井羊祐識環等事皆與其說違戾又如禮記太皞爲春帝勾芒爲神之類若神飄散泯然無

跡將以何為四時之帝之神乎有問人死竟鬼便散否晦菴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如何答曰子孫是祖先之氣所以感格若然則嶽瀆山川社稷無祀等神既非子孫皆無感格耶又姜源生稷簡狄生契伊尹空桑寶誌鷹巢是誰之氣以誰為先祖耶

又曰宋人昧佛惟橫渠至晦菴數人耳唐宋諸禪師不分儒釋平等開導豈料朱子將我佛法作儒法用欲歸功于已轉身排佛嗚呼此機一失痛惜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三十九 無及

又曰國一以道學傳壽涯涯傳麻衣衣傳陳搏搏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挺挺傳邵子修又以所傳太極圖授濂溪已而濂溪扣圖之深旨于東林禪師總為委曲剖論濂溪廣總之語而為太極圖說濂溪長于禪學工夫過于邵子

又曰濂溪初扣黃龍南禪師教外別傳之旨南諭濂其畧曰只消向你自家屋裏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為道夕死可耶顏子不改

其樂所樂者何事但于此究竟久久自然有个契合處出附章濂氏家譜濂一日扣佛印元師曰畢竟以何為道元曰滿目青山一任看濂擬議元笑而已濂脫然有省出資鑑并佛印語錄後跋濂聞總得涯與麻衣二師心傳易學窮神極性乃扣之總諭濂畧曰佛性實際理地即真實無妄真而無妄即誠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此實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此實理天地聖人之道至誠而已必要着一路實地工夫直至于一旦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語上會云云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三十九

濂一日與張子厚等同詣東林論性總曰吾教中多言性故曰性宗所謂真如性法性性即理也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交徹理外無事事必有理諸子沉吟未決濂毅然出曰性體冲漠惟理而已何疑耶橫渠曰東林性理之論惟我茂叔能之出弘益紀濂問太極總曰易在先天無形有理蓋太極即易也無形之理即無極也天地間只是一氣進退而為四時以一氣言之皆元之為也劉時中所得易之語又尹氏家塾及蘇季明筆記東林親筆論詳備并有程子深愛元包四德之語胡五峰叙通

書謂濂得太極圖於穆修、修得於种、故放得於陳搏。此其學之一師也。明說太極圖非濂所作。搏之學得於麻衣。麻衣得於壽涯禪師。出性學指要濂問太極圖之所由。總曰：壽涯得國一之心傳。其來遠矣。非言事物而言至理。當時建圖之意。據吾教中依空立世界。以無為萬有為祖。以為無因。無即空以有為果。有即二氣交運。以真為體。真即一以假為用。假即萬物化生。故云無極之真。妙合而凝。云濂復造佛印叙及悟由。印曰：吾多教人孔孟之大義。今公所

祝子罪知錄 卷七

負可以起之。宜力行無滯。東林亦有論濂倡儒為道學之語。出松隱雜記濂論學者曰：吾此妙心實得。故廸于南老。發明于佛印。易道義理廓達之說。若不得東林開遮拂拭。斷不能表裏洞然。該貫弘博矣。出尹氏家塾道學性理之始。實倡于涯師。而至于總師。總以授周子。弘益陳忠肅公曰：道學之說。東林授之。濂溪濂溪廣之。其言徧于佛書。性學指要劉潛夫詩云：濂溪學得自高僧。又云：始知周孔外。別自有英豪。出後村集

祝子罪知錄 卷七

又曰：程子以太極圖授之後山。後山曰：余觀周程推已教人之所以。及反觀孔孟以來。實未嘗有此寂默危坐。收工夫尋樂處。以為斯文之窮究。信乎周程體道之源。固有所別流矣。趙說之心學明道深味於華嚴合論。自謂有所心融。意會為喜。以其所由。書于雲蓋寺。雲蓋寺碑明道以亡母壽安縣君忌辰。往西京長慶寺修冥福。躬與齋席。見眾僧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一起一坐。竝準清規。伐鼓擊鐘。內外整肅。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弘益

祝子罪知錄 卷七

靈源清師答伊川書曰：妾承過聽。以知道者見期。雖未一奉目擊之歡。聞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宗師。歷扣殆遍。猶以鄙人未見為不足。頃聞先師言公見處。今覽所作法要後序。深觀信入真實。不虛也。出靈源語錄先師即心已而伊川多入靈源之室。嘉泰普燈錄云：程伊川徐師川朱世英洪駒父咸問道于靈源。故伊川作文註書。多取佛祖辭意。信源流之有從也。胡汲仲曰：孟子沒于五百餘年。道潛統絕。周子出。然後潛者復光。絕者復續。

程氏二子得周子之傳、周子之傳出於北園竹林寺壽涯禪師而為首倡、程子四傳而得朱文公文公復得張敬夫講究此道、方得脫然處、乃云前日所聞竹林遺語未之契者、皆不我欺、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學不知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曾創著病處、亦可笑也。胡氏大歐陽玄曰程子平日愛讀佛書、但不及朱氏之博覽、歐陽伊川曰明道出入釋老幾十年、伊川所作東林論、濂有一中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及天理之性、人欲之私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三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元包四德、誠通誠復等辭、二程傳其學、故伊川著書立言、皆本其意、或全用其語、如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二句出唐清涼國師華嚴經疏、濂溪太極圖說、無極之真、妙合而凝、此二句出華嚴經法界觀、無極而太極等語、全是東林口訣、周子通書、濂洛集等、皆根于此、周程取用佛法、多此類也。又曰晦菴深諱周程明露佛語、故云周子之學、莫知其師傳之所自、又云周子之學、得之于天、且未周子通書師友草云、至難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

矣、求人至難得者、有于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晦菴之言、悖于周子之語矣、意在絕其所得之自、殊不知昧于天理、愈令節病彰焉、有若韓子見大顛後、所有敬佛之辭、後人刪而去之、晦菴校韓文、尚留韓子上大顛三書、後人再刊、又將此一併刪去、故知後人既服晦菴之藥、執迷于排佛、尤甚于晦菴、卷爭知晦菴設此關竅、曲排之也、故人不識其所以然、將謂是實、從實而排之、所謂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也、嗟乎、晦菴所設、後人尚識不破也。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三

又曰晦菴所用佛語、若虛靈不昧、此句出唐譯大智度論、併禪書、不可限量、出華嚴寶積、大集等經、似是非、出津集、大集補缺、全是禪語、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真實無妄、真實之理、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天地之理、至實無妄、聖人之心、至實無妄、皆是東林口訣、授周子語意、知覺所知覺、傍巖經等、千聖相傳心法、脫然有悟處、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物我一理、固有之性、心之體用、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萬物之本原、一心之妙用、活潑潑地、徹頭徹尾、做工夫到這裏、咬菜

根無縫塔三句語劄着病處一刀兩段一棒一條

痕一櫛一掌血皆出禪書并諸經註復卦引楞嚴經語為

證據云非惟年有變月亦有之云云出周易附錄纂註晦菴

註四書等并諸製作多用佛法以佛經禪語改頭

損面翻變其語而取其意如是用者遍于羣書而

又諱之是何心哉

又曰晦菴早從延平久之恨無發明及詢長者指

令禪學乃徧謁禪老與東萊南軒同問道于大慧

出大慧年譜後十八歲從劉屏山屏山意其留心舉業搜

祝子罪知錄 卷七

其篋惟慧語錄耳出尤炳所作大慧語錄序并拱辰集等書嘗致書于

開善謙禪師曰喜向蒙大慧師開示狗子佛性話

頭未有悟入願授一言警所不逮謙答書曰把這

一念提撕狗子話不要商量勇猛直前一刀兩段

晦菴覽之有省出資鑑供辰集性理羣書又有書放國清寒山

子詩刻成幸早見寄見寒山詩後有問今士大夫都入

禪家去何也晦菴曰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

書記誦文章所籍以取功名利祿之計者到這裏

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了王介甫平生學許多

道理臨了捨宅為寺本朝李文靖王文正劉元城

呂申公都是甚麼人都去入他禪學佛經說六

根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論皆極精妙故前輩謂

孔子所不及也四大卽是冤鬼十二緣生出華嚴

合論佛說本言盡知世間萬事後却說出實際理

地不變一塵萬事門頭不捨一法達磨盡翻窠臼

倡為禪宗親義學尤為高妙金剛經大意只在須

菩提問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

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云云禪宗有云有物

祝子罪知錄 卷七

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撲

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

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朱子語錄

并易解歐陽玄雜記性理羣書又曰濂溪問性于東林答曰性卽理也東林以性

之瑣末應酬而已理之一言豈能盡性之道哉猶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言豈能盡

夫子之道哉此亦應酬而已濂溪以性卽理之一

言取足于心授之程子後來晦菴倚恃其說乃以性即理者為千萬世說性之根基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晦菴注云性即理也率循也以即理之所言指之為性循此即理指之為道晦菴以此所言釋副中庸之義也安得子思再生論此道哉以上皆景隆尚直編○按今儒生密傳未子臨卒謂人曰到此輪他黃面老子一着又傳朱素亦潛有修習其卒亦是坐亡門人恐人知是推什之此二事前輩遞傳之亦謂有所據見而為未諱之又不可泯故口相付畀因記于此又如宋人雜紀事書載陳正叔每携門人入寺講習則終其日茹素又記康節入寺必拜佛程乃否有問者亦不詳說其故如此類尚多今無暇一一檢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三

又曰天生東魯西竺二聖人化導蒸民雖設教不同使人福善一也東魯則曰存心養性西竺則曰明心見性究其實雖若稍殊世間之理其有出于一心之外者哉心者萬理之原大無不包小無不撮能克之則為賢知反之則愚不肖矣覺之則為四聖反之則六凡矣世但見修明禮樂刑政為致治之具持守戒定慧為入道之要一處世間一出世間有若冰炭晝夜之相反殊不知春夏之申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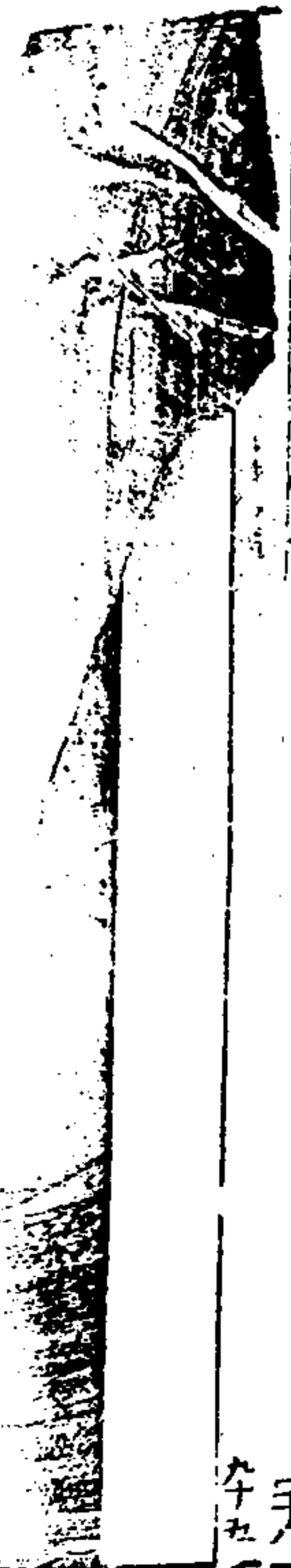
萬彙榮秋冬之屈而庶物藏皆一元之氣運行氣之外無他物也達人觀洞然八荒無藩籬之限無戶闔之封不事形迹而一趨于大同小夫淺智肝膽自相吳越者烏足以與于此哉宋廉

祝子罪知錄卷七終

曾孫男世廉謹輯

祝子罪知錄卷七

三



祝子罪知錄卷八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舉曰文極乎六經而底乎唐學文者應自唐而求至乎經

說曰夫含靈結秀唯在斯人身所苞藏心情理氣及其心動情之自鳴于口口之所發理氣偕形如理直而氣英則音調而辭美苟尋物類厥趣實同

祝子罪知錄

卷八

故鳳鳴中乎宮商巢聲噪於鬼域絲清而響振革濡而韻沉是以聖后諄都俞之和獮夫厲喑鳴之吼何莫不由中也然而生知者本備學聚者宜力所以云脩辭立誠尚體貴達有其訓矣文也者非外身以為之也心動情之理著氣達宜齒頰而為言就行墨而成文文即言也言即文也上古之人言罔匪文文匪飾言由其理足而氣茂故自然也然而志趣所建崇尚沉實豪穎之宜須求藻麗譬之于木必根直而柯樛葉敷而花豔豈徒柯株糜

藥而可以謂之木哉有如乾坤曷不即名之曰健順元首股肱何不便呼之為頭脚或使歌曰頭顱明哉臂脚良哉則成言詞也乎故知聲之成章雖文質相須語厥為體必摛文被質所以謂之文而不稱曰質必然者也文體既立其狀自殊則有齊停整截句句平鋪者如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乾剛坤柔比樂師憂是也有鬼巖險阻廉稜峭刻者如不惕予一个困于葛藟于軌飢則病者乎噫是也有深沉緻密韞匿寡重者如弔由靈朋盍簪敘欽

祝子罪知錄

卷八

是也有紆遲宛約風調窈窕者如吾將仕矣我弔也與哉專以禮許人獨吾君也乎哉是也有方嚴凜冽氣厲色莊者如非吾徒也老而不死是為賊狄滅衛是也有散野儻蕩不粘甲乙者如不其或稽雲土夢作乂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是也有明白洞達皦露腎腸者如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是也有縈紆纏糺反復鈎連者如女日觀乎士日既且且往觀乎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

在茲尤出茲在茲是也。有鮮采華綺，豔麗妍媚者，如日月星辰，山龍燕蠹，宗彙藻火，粉米黼黻，臻首蛾眉，笑倩粉盼是也。有冷語慢詞，口此心彼者，如女安則為之，吾得已乎哉，吾死也，吾亡也是也。有至簡者，如蠶烝柴營，立孫今蠶美而豔是也。有至繁者，如無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苟無禮義誠懇忠信之心，以蒞之是也。有衍簡而繁者，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是也。有束博而約者，如安

視子罪知錄 卷八

驪姬爾惟風下民惟草，看夏日之日，衰冬日之日，是也。此其大都也。曷嘗偏用枯瘠，盡削鈔書，而以為文之本體者哉。夫子之世，羣言膠轕，舊典混淆，子乃芟刈條緒，以成六籍。凡古今之文，鍵樞治教者，畢集于茲，而為文之體要貌態，亦斯咸備。然非夫子之各勗而騁奇也，皆先後君臣士庶婦稚之所為，其製自殊而固具也。惟春秋人云：聖筆然而本史文也，時存其故而筆削者多爾，亦固有之體也。六經而後，百氏遞興，雖其理有粹厲，而辭無別

致總厥大歸，無越乎宣父之六編者矣。時則三傳莊屈，稍樹藩牆，兩漢馬班，亦築蹊隧，從茲以逮，康家百才踵生，千英並起，雲蒸霧滃，木蔚禽鳴，有此宇宙，安能瘖墨，遂至堆塚簡編，充咽棟椳，孰不學步九經，攀援三史，或馳譽莊雅，或蜚聲俊逸，或以奧澁鳴，或以纖豔著，其間蕪聲類句，恒居過半，即如今人所病，魏晉之浸衰，陳隋之極靡，道其理氣，斯誠然矣。然皆按規而造輪，持矩以構室，思逐景于羲娥，願迹塵于齋簡，誰非擬諸經籍者哉。所以

視子罪知錄 卷八

為是萎遲者，良由其理局氣猥，乃至音漸步躓，非過文之罪也。猶之士未論崇卑，必五章以朝，玄端章甫，鞞紳璧珮，藻火黼黻，斯以成士，猶之女無論妍醜，必衣裳以處，副笄六珈，耳瑩手幌，纓囊蕙蘭，斯以成女，惡有裸程秉笏，鞠躬敷奏，而曰吾為良臣，袒跣蓬垢，侍養定省，而云我乃淑女者乎。吾所以云文肇體極，平經而底乎唐，學文宜由唐以求，至于經誠自以為不疑，而寧賈誦于眾夫也。奈何近士從唐而降，乃有異談，即後段四家之說實錮眾懷，獨

傷余臆其議辯之詳存諸後簡此姑以前說而申之
之以終狂斐夫經文之所以爲至者何也以其篇
無無用之句句無無用之字一字有一字之義一
句有一句之情一篇有一篇之旨由其道廣理克
氣厚情實所以自然豐茂初非冗疊亦如五采作
會而衰禕之製無贅八音繁奏而肆堵之數有倫
抑乃雍邕舒暇非如公牒貨籍密積而徑注也以
言其質則典重莊愨不佚于空浮以言其文則秀
粲英鮮不墮於蠢蠢凡後世之所慕若莊雅者莫

祝子罪知錄

卷八

五

如之雋逸者莫如之奧僻者莫如之葩麗者莫如
之高莫如之大莫如之深莫如之富莫如之清莫
如之峻莫如之潔莫如之古莫如之奇莫如之介
莫如之和莫如之嚴莫如之泰莫如之險莫如之
平莫如之放莫如之約莫如之宛委莫如之條遂
莫如之威勇莫如之蹈厲莫如之含蘊莫如之興
發莫如之沉潛莫如之諧隱調諢莫如之一唱三
嘆餘永不窮莫如之蓋所謂時然後言從宜以發
人見其然而非有意作異以然也後人所以不及

者又非句句字字都不及也得其定者而不得其
時者得其偏者而不得其全者于是一切歸於整
比堆垛纖細豔麗遂令後來獨見其繁靡雅弱亦
足憐也若是者雖都甚于兩京當塗浮于後漢六
代加于魏朝所以唐室之中因有矯而更張之者
然又焉能外六籍三史而度越之又安能盡捐故
習而背馳也其諸名家如所稱王楊盧駱燕許陳
梁權呂元白四李華翰獨孤之徒又如稱李杜又
如稱籍湜鄒詹等凡其標而出之固亦爲然然至

祝子罪知錄

卷八

六

其他從事于斯武德以降天復以升三伯載中弗
可枚數統而論之此優彼劣甲短乙長又焉可都
謂其滌濯不盡六代脂粉而果遂奴僕于上之數
君哉今擇唐之尤者卽若數子以及前後他名篇
等而擬諸六代雖若凌芻或同簸粃瞻之在前忽
焉在後縱當推讓初非絕懸而何談之容易乎哉
詳在後篇嘗觀往哲之述平章翰苑若士衡之賦彥和
雕龍之類與凡唐前有談及斯道者往往與吾意
合至乎邇來之議如陳騏之倫稍得豹斑他則塗

目仗耳黨汗狗淺猥腐可嗤亦詳後篇演語近人選輯云云夫文

出乎天造而主於明道誰則不知何必攀援河洛

于引天地動輒凌駕世道自炫高速及至究其歸

止竟逐目睫耳輪之接止于孟韓以下數人而已

腐頰爛吻觸目可憎噫嘻何哉吾竊哂之此謂近代之言

大率一類即後段所列者如宋濂文原之類益甚耳果志于斯曷不策勵我

實勳當自超卓彼所援者吾且置之不借之以表

高彼所究者吾則自信不徇之以償志曷為實勳

理務窮之氣務完之皆令其博而不局高而不卑

祝子罪知錄 卷八

清而不污速而不促大而不細精而不蕪粹而不

駁深而不淺密而不漏寬而不拘厚而不滴潔而

不類重而不漂沉而不浮順而不梗腴而不陋豐

壯而不寒鏘鳴而不咽于是窮披丘墳精研竹素

根本乎五經今存焉耳平攬乎十代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俾聖

膏哲髓蟠蔚吾襟于是擷華舉英澄泥汰濁心師

手匠中萌表觸不得自墨而隨吐之時雅而雅時

奇而奇時繁而繁時簡而簡凡諸體狀皆隨意以

賦形志整暇則自出于堯文之戶欲嚴切則自立

乎魯史之墻追及他製罔弗流形無偏於質若近

代之於枯瘠弗黷于文如昔人之劣而叢挫必

滿而不溢也高而不危也逸而不僣也麗而不靡

也金石殊懸而宮商自協玄黃烜篋而經緯不紕

夫如是亦可以為成文矣夫人生而動所以利用

安身賡對萬有至夫佑弼家邦裁成化育心情理

氣厥惟攸主耳口鼻乃用之機機之施受聲色

臭味作為而已其施與受正大高明而為君子否

則反之其用大矣然余謂文者非特聲之一道而

祝子罪知錄 卷八

已推之餘道實惟兼總故黼黻王畧締繡之倫昭

明玄緯分布地宜煙霞草樹作其妍姣丹青鉛黛

錯其絲絢是則色之具也谷蘭巖桂襲其芬也谿

菁芷藻揚其韻也海沉龍腦凝其薰也降真丁麝

迅其烈也挹玩而不能舍珮琕而永有聞斯則香

之有也適口甘唇劇熊飭之腴鮮沃心飫腸屬膏

梁之厭雋和神助氣廣體胖中是亦味之類也至

夫拱揖執持周旋舞蹈雲行山立天戴地履一是

作為威儀惟肖文之攝乎四體用者如此也其盡

聲之六、爭則口之而為言、手之而曰文、罔不惟仁義之布、禮樂之達、忠信之行、行業之舉、政治之效、暨乎顯道、長世最萬、靈參三才、有序而成章、中律而合度、察變化成洋洋孔嘉、文從志以必達、行因言而必顧、信斯言也、豈惟文哉、亦可以為成人矣、系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為言、集札為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言為文、實行為德、著之于衣為服、

祝子罪知錄

卷八

九

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文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皖者、大夫之簪、曾子寢疾、命元起、易出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為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惟于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于蛇為神、鳳羽五色于鳥為君、虎猛毛蚡、鱗龜智背負文、四者體不質于物為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為土、山無毛則為瀉、土人無文則為僕、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為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

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汗、物以文為表、人以文為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王克

刺曰、今稱文、韓柳歐蘇四大家、又益曾鞏王安石作六家者、甚謬誤人、

祝子罪知錄

卷八

十

說曰、所以謂從唐而降、乃有異談者、即此四家六家之云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蓋自蘇軾言韓文起八代之衰、贊唐史者亦謂三變而文極、從是耳、學膠懷高下一流矣、士號知文者、其所選輯、無慮數家、莫不隨聲逐景、無復尋索、村塾書坊、亦復紛紜、至于茲辰、八齡三尺之蒙、父師詔之、此子承之、未識世間有何典籍、話及文章、輒已能道韓柳歐蘇之目、略上者即稱六家、已咎言四家之寡陋矣、比及少長、目未接蕭之選、姚之粹、聞評古作

便贊秦漢之高古斥六代之綺靡其意以為前人
論定何更權量四家六氏無復加尚猶五嶽四瀆
與三變而來無復遷易猶三綱五典與祇應千古
守轍終生服膺而已嗚呼茲吾所謂誤人也又如
言學則指程朱為道統語詩則奉杜甫為宗師談
書則曰蘇黃評畫就云馬夏凡厥數端有如天定
神授畢生畢世不可轉移死若在胎而生知離母
而故解者可勝矣哉可勝嘆哉夫其所謂三變則
誠變矣然非前已歷變至唐而又三也自有文字

祝子罪知錄 卷八

以來上昉六籍下薄五代此五代謂晉宋齊梁陳大抵一貌

少有優劣高卑爾直自韓而後乃一變之遂至于
今改形易度雖其所斥韓前未變之作亦自古昔
相承漸偏而靡非若後之頓別而懸殊也且就其
說而究之其所以病之者謂其比偶也謂其綺麗
也謂其縟積也謂其故實也謂其奧澁也謂其迂
頓也謂其豔冶也噫斯見也亦可知其迷昧倫類
也已凡是目者若不善也然而文之本體所具者
也如據而反之若反對以散反麗以朴積以疏實

以虛與以淺頓以經豔以素若善也然以文之本
體所具也由其為不善者以偏重而過偏重而過
而墮于不善假令從其所反偏重而過則又寧能
以獨盡善乎夫文之為物本未借建華質雙形并
苞而不遺並用而不悖踞中以攬邊握要以延博
時質而質時華而華理欲其質詞欲其華骨欲其
質貌欲其華是豈余之私哉聖哲所示居然可稽
是故曰繪事後素不曰徒素止爾無庸繪也曰斐
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不曰勿斐勿章無事裁也

祝子罪知錄 卷八

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
鞞至于夫子亦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嗚呼元聖上賢貽訓昭晰續續學
子亦曷為是漶漫耶用是粵徵方策鴻筆爛然水
流濕火就燥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誨爾諄諄
聽我藐藐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非對偶與錦
衣狐裘顏如渥丹火龍黼黻三辰旂旗春日載陽
有鳴倉庚女執懿筐爰求柔桑非綺麗與瓊鐵銀
縷罽磬熊羆狐狸織皮芝栴菱椹棗棗柎栉瓜桃

李梅杏樞梨薑桂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士千夫
長百夫長庸蜀羗髮微盧彭濮非縉積與疇離社
鴟義不蠲蒸肅賦信險膚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抑釋棚忌抑皂弓忌非與灌與非女封刑人殺人
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刑刑人無或刑刑人人喜
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
斯嘆嘆斯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駒之篇芣苢之篇瓠葉後之三章非迂頓與有
若伊尹有若保衡有若伊陟臣扈巫咸有若巫賢

祝子罪知錄

卷八

十一

有若甘盤有若號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
太顛有若南宮适非故實與手如柔荑膚如凝脂
領如蝨蟻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其誰謂其雙雙而俱至者與非豔冶與夫彼以
是為不善者也故欲變焉如扣之曰斯聖哲之筆
也奈何則必曰無變也彼所病者法此而過爾損
之宜矣奈何變而反之如從其反以覓之元亨利
牝馬之貞雷訟可乎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
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

王克共明刑若昊天有成命之篇非解散與畜牝
牛吉不宜上宜下入則孝出則弟小人在位君子
在野太任有身生此文王正春一脰春一橫春一
腸一胃一豎是繇豺狗足非朴素與包羞引兇大
水如初庸庸祗祗威威盧令令其人美且仁比之
初吉有宅吉也非疏簡與母不敬震起也艮止也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無信人之言實廷女寺人孟
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非淺易與否立
孫忠矣清矣聞斯行之女安則為之然非與曰非

祝子罪知錄

卷八

十四

也予則孛戮汝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傷腎乾肝焦
肺非徑疾與春正月秋七月其無乃是也乎以致
五至而行三無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
爾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君蓋猶爾非
空虛與臂無膚比頑童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無
齧骨無還羹毋投與狗骨履帝武敏歆小溲與犬
牢而得文王先生如達不圻不副使二婢子夾我
非陋鄙與是則其所善也將變而趨之者也然而
固與前者並列乎汗簡者也故知文之為物無所

不該而其體無所不具由有書契以來其範備矣
 雖古人貴質而後代多華然智創巧述或浸流別
 質華二道兼施並發誰得而廢誰不知近代之所
 謂華適古人之所謂中爾且夫七竅四支天所賦
 予故不能以多異衣裳官器人所造構與生俱亦
 亦安得而大殊今以千百載相承相昇之文何獨
 不能隨時相宜小小矯削令其協大中歸哲范以
 成完體而翻欲在度詘謨構奇追俗顯務偏枯更
 稱反本鈞衡顛懸名實倒反豈非大繆也乎前篇

祝子罪知錄 卷八

十五

士女之况覽者應為得之此復累轉向近而切言
 之夫古人之為衣服也無事于華質而起也以障
 軀也冠令韜髮可爾曷為而危其頂博其周又益
 之以梁武輔之以帶翼為是其紛煩耶衣足束骸
 可爾曷為而袂容數肘齊垂及趾又縛之以襪積
 尚之以絺繡為是攢選耶非過華也後質也是物
 理之宜焉又喻之于身文之理義骨節也辭句肌
 膚也華采毛髮也人肉必倍于骨鬚髮必浮于膚
 自然之勢也不如是不足以為身身若是聖人且

以為鄙野而被以冕裳鳴以金石作以舞蹈何獨
 于言而不然苟取一人禡厥衣冠楊其四體已不
 可以目矣又欲剗剔其膚革剪薙其毛髮一獨體
 枯腊于前尚為人也否乎所以謂斯見斯譚長繆
 誤人豈不然哉然而亦寧是六子必令人然以至
 于若今之墮弊也然而六子者始之也其初韓柳
 之變變其大凡謂八代偏墮綺弱所謂過華因矯
 其甚殆以防風之曠而思衛玠之癯令中庸耳矯
 之少過猶弗能以盡服當時之心故其徒二三千

祝子罪知錄 卷八

十六

外從者終鮮孫樵羅隱少復近之其外猶故習也
 汾澗五季大槩一機其間勝者如陶秀實徐鼎臣
 等亦粲然大章乃至穆脩尹洙張景柳開石介之
 流自任知言乃始以為追武韓柳上薄秦漢然實
 捐弃甫而就褐毳擯甘脆而咀蓼荼是用全改在
 昔之成模肇呈今日之異貌即弊文之職由也于
 是歐陽氏蘇氏曾氏王氏競為趨逐而機斯膠矣
 四人情狀亦殊而大歸一致要為過矯墜偏枯瘠
 刻削而弗準于中庸矣顧且軒視自擅以為砥絕

狂瀾高陟聖域遂令餘子揭裳從之溺而不返日
陷沮洳千古人文一朝彫槁今姑試卽六氏評之
永州雖不盡用八代完規猶亦不爲一時世態少
過質而尚豐不掌合而猶偶與古未甚胡越亦厥
特高者也昌黎斯已甚矣又傷易而近儂形麤而
情霸其氣輕其心昂其志悍其態驕其口誇其主
好勝其發踈躁先王賢聖清和融暢之風温醇深
潤之澤飄澗或幾乎盡矣廬陵逾務純素轉立孤
迥如人畢生持喪終身不被袞繡蓋自謂近宗一

祝子罪知錄 卷八

七

愈遠祖軻遷其豈然乎眉山更作儂浮的爲利口
發不顧理而主于必勝出或誕妄而要人決從謹
獷之氣肆溢舌表全非長者適比儀秦雅宜鄉儂
里冶之子所以使其奔迸狂顛而不息固應爾也
曾王爲語縮縮如有循焉旣脫衣裳并除爪髮觀
其酸寒苦刻迫促隘急謂之文乎謂之質乎如以
六氏之文而方夫人柳若冕裳珮玉而少施絺繪
稍備章程雖乏虞廷之觀猶先王之法服也冕而
青紘者與退之欄幘把笏侃侃朝廷縻韉騎射馳

絕行陳文隨陸之文武孫武之武其諸異乎周公
師尙父矣傲立辭場誠變法之吏師乎永叔辟穀
餐松赤體澗卧自許長年亦竟弗能被五章聆九
成亦未克臻彭叻之長上古而不爲老也子瞻法
吏慮囚怵誘百出論辯如流必在引承今居孔門
宣父之云焉用佞也其斯人乎鞏石獸齧腊骨展
轉不已索臍于枯竟無滋補三家聚中夫也且假
以一文而今六子爲之柳當用百言而盡古人之
十八韓且居半歐蘇蓋曾王一耳抑歐蘇渙漫固

祝子罪知錄 卷八

六

合枯短曾王旣已縮積宜爲豐實何復轉薄蓋亦
有其故耳何哉古人雖過稠疊而且句句有指字
字有來一篇大歸旣已了悉而單詞片言咸有憑
依非經卽史非史卽傳故咀之而益雋味之而逾
永此其學充而才廣自然辭腴而旨長夫豈不能
爲六人之寂寞與富而殺物也易窶而備事也難
勢固然也然而六氏亦不識其來弊之極如今日
也病乎其作始之涼可憾也今以其茲辰之自六
氏者而觀之果何如哉一篇之製或數百言撮其

旨不越數十字而足矣然而正言曲證前引後申
 所引不過舉業之書所申不過舉業之義實義無
 幾助詞累倍乎而聲聲之也紛紛常若耳提孩稚
 保嫗乳婆所謂躁人之辭與皆濫觴韓氏而極乎
 宗家四氏之習也雖稱六家為誤柳亦可以拔出
 韓歐次之蘇與魯王則其靡也
 今之學子戲談有云五十五篇尚書絕無也字此
 雖小可以喻大果以吾說而尋玩六經爰及舊
 則可知其不妄非遠眾以犯不韙也唯六氏者
 此捐彼遂令從之如雲結舌六經謝迹先軌雖
 祝子罪知錄 卷八 九

有英姿瑰智擲置瓊瑤出沒沙礫寧負天子之通
 才用遵守文之俗計以避矯異之小嫌恐失當時
 之名尚要之為人而不為己故不信已而更信人
 斯余所謂誤人也然為累下者察之亦有由矣蓋
 所以願從人者非特眩色而吠聲亦本緣樂其功
 而由易辦應何則為八代者必皆口罄五車腹笥
 手執揮金如土而後能之使獨若六家者只解巧
 思便可開口淺中狹受利口薄情稍獲毫毛可就
 篇章約而求之一首三五百語可當古人數言而

已豈非功苟而易辦故下流而弗還者與昔者或
 有譽吾吾嘗答云使我赤手侍古人側殫我平生
 之蓄當不能並其人一日之談此非冲孫人豈不
 自知耶亦但語其儲殖之厚薄云爾非以識鑒云
 也嗟乎菽水終歲不覲瓊筵饗乞遮陌長無蠶頓
 其將竟如斯而已乎亦可閔已
 系曰唐世文稱韓柳晏元獻嘗云韓退之扶導聖
 教剷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
 上薄三古下籠百氏橫行濶視于綴述之場者子
 祝子罪知錄 卷八 十

厚一人而已然學者至今雷同稱述其實豈無優
 劣達者觀之自可默喻陳善
 演曰姚鉉序文粹稱不及韓平淮碑亦不錄而錄
 段復載石烈士語意當時眾心不服必甚有曲折
 姚已見知人傳韓段二文用舍之故及所傳亭壁
 之詩而復為鑒定如此正其微顯闡幽折衷至公
 以詔後世之意者李晟武臣裴度時相故其趨舍
 如此是亦賢不肖之態古今一律韓亦不免者乎
 誠可嘆息非偶然也詩論韓愈下此不殫悉

又曰韓亦一從孟耳孟在孔筆之後三史之際乃特澆喧浮躁正是後來變法之萌後人乃特稱其善此正文弊病根

又曰宋四家之外如蘇氏父弟秦黃晁張唐庚之輩甚衆皆是不足盡及亦不暇也

又曰宋脩唐史景文獨異時習專祖班生雖未純至乃過于脩而時倒稱之如唐庚者最極繆妄庚本出蘇誑言不作

又曰所稱近人選輯之繆者如呂祖謙真德秀樓

祝子罪知錄

卷八

三十一

鑰謝枋得李淦之屬悉是由其取舍主意詞必本枯鈍理須涉道學不知大通之義千情一律而已論文如宋諸雜小說中亦皆然邇日如唐之淳文斷宋景濂文原之類彌甚至于書肆輒自聚刻古文之屬尤極錯亂不成書矣

又曰宋儒有言文到歐陽曾蘇理到二程方暢此正是今日士子膏肓主意科舉之文卽其効也然用爲古文之法可乎王氏之文過于六經諸子乎又曰元人之爲固守宋說往往其名愈著者其似

愈切或能少異名乃更下如虞集歐陽玄輩未遑備列此正宋變之後傳用新法之自徒以付授至于今一成而弗返者也

又曰本朝作者我則不暇有如茲辰師心違衆超然高步今是昨非變習至道者乃有其人是也寔幸同心不遺文會斯亦未能指稱服膺無斃

祝子

錄

卷八

世廉謹輯

三十一

祝子罪知錄卷九

吳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舉曰詩各有所至四言五言樂府由陳隋沂泗而止乎漢歌行近體由漢沂游而止乎唐

說曰焚然談詩馳虛置實高翔莽蕩之域卑尋句字之始上輒四始六義下乃溺宋漂元不知卽物乎求則難易自形賤劣斯見師友爰在從違弗迷

祝子罪知錄

卷九

一

也且夫展性情叙事爲發理道敷政教彰風俗體物象帥存乎言言者或散維而稱文或章句而謂詩文也者豐約逐宜延趣隨賦平轉不定音尾絕無必韻觚翰信發篇草自從詩也者彼定門堂我循階屏用永以和聲求聲而和律義博者束之情紆者申之微者著之路者沈之口邇而襟遐發此而存彼或條遂以暢旨或潛伏以含味其趣無窮其詞有度大抵須用屑語以苞泛懷務令句意以就成格斯則詩之難公文豈非決定者乎不然則

醜劣校然其病百出故文之爲體有百其門始典

誓之類通後來詩雖數形率一等爾若四五七言

所命不俟一一詩雖數形率一等爾長短等句及

有歌謠諸目亦無大遠紀其用有定之詞極無涯

之意亦同雖少有修短以盡意竟不同文至唐近

體益深矣暨乎劣陋蹇滯之患詩文固均至若精微神

妙之境二者亦共而詩特最焉何哉大畧亦前故

也蓋文之所爲妙者潛操杼軸忽樹城隍或衆繁

而我乃約感百語於片言令望壓萬夫或皆直而

吾更迂鋪淺說於弘粗使爛盈衆目雖繩尺之不

踰終邊幅之不限亦終易耳詩則寓詞逾縮寫心

逾遼假以成章之一篇將罄欲言之諸意則必文

包百之詩千之文包溢之詩海之文包雲之詩天

之務須淘汰煎融乃得砂窮寶露金之銑也玉之

瑜也鬼既駭人越鬼而神神且妙萬超神而帝天

口死而心活辭往而意留諷闕而襟冥氣作而機

敏至哉詩道本自乃爾則匪憑虛之謂也是故矩

獲墳丘規撫禮樂倚擬錄彖肖貌春秋莫不經師

踰聖信而述之或有作焉開門矚目頗建顯標厥

亦尋踪履景少異步趨云爾文製百塗文流千輩

祝子罪知錄

卷九

二

烏有外數聖絕數經而曠世他立者與惟詩也不
然雖權輿乎四始忽改玉於諸英今之五言也此
謂漢人踵三百篇造為斯格定作五言後來號為
古詩又以見自昭明所錄稱云選體始別呼謂非
有深旨今亦樂府也不出漢創後既襲之或
只謂之五言樂府也少添創故皆用本稱五七
長短歌行也五七長短謂句字律之五言也七言
也八句五六七言之絕句也居然異也義祖三百
而體寔別也非差列之別大都別也然且五言不
侵於歌行樂府無犯乎律絕別復別也通之終無
假乎三百咸自始也非句言之別模範聲音韻尾

祝子罪知錄

卷九

三

度態情致調局種殊件各不可溷也故其為五言
也若昔無三百也為樂府也如無五言也遞而下
之皆然也漸出於時各立人壤智作巧述傑然為
家噫嘻士乎誰非根聖源經然而文能小出詩乃
大更風行物表詩達經外倚與士乎作之也者其
亦能言之聖哉况又一製之間還能變化各臻妙
地亦故殊科是故其為五言也漢家肯構接武
之是西京一格也東都少辨猶當弟昆亦一格也
曹一格也謂馬劉一格也晉二蕭一格也齊陳楊

少靡當蕭附庸陶信自徒要冠其代
可謂二漢一雖則高卑稍殊要之各有至處亦不
必如後世所謂陳隋綺靡懸絕漢魏之風骨過為
抑揚而不依乎中庸也樂府本自漢聲繼雖擬引
遷流故當愈上愈嘉爾歌行長句濫觴漢府轉復
鋪張而為之亦鮮中間若曹王亮切鮑郎俊逸頗
復雄響軼羣文姬憤拍乃存漢韻其他雖襲篇名
大帥五言本體四言之製亦同憲章三百大抵前
多遲重後浸纖露非無典語亦有低昂駢鋪全體

祝子罪知錄

卷九

四

違亦非遙陶固冲遠尚別風雅凡此以上通就十
代而云爾兩漢魏晉宋齊逮及唐家遂成專業然
而雖接條枚終焉是別一解觀其情辭已極盡已
致格力乃稍謝前修中間五言四言歌行樂府大
率改作亦自馳驅深淺而槩少殺于昔人歌行猶
近樂府亞之五言遠矣四言然而莫不成章斐
然昭映惟其近體五七律絕厥惟跨昔越來盡美
盡善凌霄揭日壓嶽吞漠三百之內膚毛骨肉顏
色聲音姿態容度性情心氣理義滋味語默動靜

精華風趣、髓腦百體、至於極妙之妙、絕玄之玄、莫神之神、不可以舌者、總在深得而時、或過之、洋洋唐聲、獨立宇宙、無能間然、詩道之能事畢矣、聖人有作、其亦不易之矣、抑此亦其大凡、其時其人、中復少辯、故談者多主為優劣、時以初盛中晚、別人以類、如四傑李杜之屬、別而要謂晚不及中、中不及盛、盛不及始、人時皆然、亦確論也、至於去就、每不折衷、槩為高談、所嚇類、欲斬絕子孫、而孤守宗祖、褫剝冠裳、而赤立筋骨、愚且違眾、輒用蒙見、統祝子罪知錄 卷九 五

而條之時而出之、蓋曰五言獨為漢魏最高、爰及六代、亦可擇尤而從、隨宜以就、唐則姑欲置之、歌行長調、宜衡覽前後、益用精遴、樂府祇應法漢、止乎唐前、入唐僅僅綺靡、一二當更置於歌行也、近體狗唐、更無他岐、倘涉殘唐、則亦靡矣、斯惟愚所自安、其揆亦大通之寔弘軌也、又若諸家評隲、枉戾百端、室語玉屑之徒不暇校舉嚴羽之談、微為可取、餘諸僻妄、畧存後講、在詩死宋下近日或有高姿崇議、將以裁自當塗、百製一轍、信亦卓爾、抑吾恐王會之來、畿

兵荒戎衢、徑縱衡、川海錯絡、無乃不容梯航之一跡乎、雖然、四言五言、樂由陳隋、沂洄而止乎漢、歌行近體、由漢沂游而止乎唐、蒙之見蒙之言也、亦何必以羣賢、又曰楚聲亦自風雅、別作格態、小變而大近、與諸詩角立乎三百之後、為之者固當祖述靈均、尾漢而止、賦自荀後、型模亦漢、亦兼三百、屈氏而成、迨後襲附出入、無大相遼、高下每逐、時區要自唐前、而駐唐之超妙、肩前人者、數士幾篇止耳、此不唐及詳祝子罪知錄 卷九 六

之下者、已不足從、宋作林林、適自傲擅、視古覲焉、荆吳呼王、但為發一驥爾、又曰今所謂詞者、或呼為南詞、或為慢詞、或長短句、新樂府詩餘、近代詞曲、名亦不定、妙亦不傳、蓋其製興於唐、妙亦息於唐、源發漢府、樂波漸李氏於時知音之俊、遂能用律而度為之、可絃可管、其初作於明皇太白、則與詩之盛唐齊出、豈謂麓淺於詩哉、全唐之世、存見無幾、今惟金奩花間集尊前三書可畧見之餘固本少編、集今日舊書、又稀、益罕得聞、然自其後五代、宋初、世稱文

弊而詞學無降宋自一二輩外淺薄遼遠無復前
規雖一時所號文宗詩家竟不能步驟前輩一迹
及其愈後愈變遂至頑嚚麤戇細屑破碎儂浮褊
躁醜怪千狀至如駟僧之隱語譁訟之詭詐屠沽
之罵詈兇盜之椎搏鬼魅之嘯哭市瓦統袴之乳
口蜚蜉蛙鴉之聒噪可厭可惡之極而難乎復耳
顧世之資性相近者轉溺愛之遂令販鬻之徒不
能刻布筌花等編而妄聚宋人冗屑之物如草堂
詩餘翰墨全書之類盈耳遮目無計祛除大槩唐

祝子罪知錄

卷九

七

人無不精神妙絕青蓮聖者飛卿諸俊繼之及諸
南唐西蜀等流固是濁世之佳公子宋惟永叔特
當綴旒叔少近亦異同盟此外乃屬之耆卿邦
彥辭已不倫而情猶躡足謂其尚能知律故且代
匱又後多推幼安乃至伯可堯章亦以姑諳音調
而辭則瞠乎後矣故是趙氏之凡姿也至如秦黃
晁張等特為市廛小家之子蘇益木強疎脫而時
反尊之斯亦宋人崇道學尚杜詩雅六家文一律
之見無事煩陳又如元好問等大率皆然更不遑及

系曰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
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詞人之前可謂金相玉質百
世無匹者也贊曰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
情理實勞劉勰

又曰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
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
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哲之
能正始明道率多浮淺惟嵇指清峻阮指遙深故
能標專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

祝子罪知錄

卷九

八

采縵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
以自妍其大畧也江左篇詠溺乎玄風表孫以下
雖有雕采而辭趣一揆景純挺枚而俊宋初文詠
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
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近新
此近世之所競也同
又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陸九淵
刺曰稱詩不可以杜甫為冠此議甚繆甚明
舉曰李白應為唐詩之首方前代或不及過之

說曰甚矣俗之不明不公而好黨也。甫與唐室諸子一倫耳。安得儷以前之哲匠。况掩而擅之耶。就其輩言之。亦有越之齊之不至之者。與李竝立。昉於韓愈。時亦尚遺李獨推。乃自元稹。初非篤論。寧愜羣宗。迨至宋人。眯眼揉思。曲詞強諂。轉入鄙陋。若侏儒從齊景。以弄魯侯。荆人僭王。呼以登五伯。徵實定名。疇其予之。奈何來者之不競。而隨人共拜賈豎之塵乎。以李嬈度婢。雙時為一室之棟。猶恐白隆而甫撓。矧欲并寘長庚。孤植飯顆。是盲孫祝子罪知錄 卷九

之識爾。亦不悟林林之眾。何以顛繆如是。演曰。余非好遠眾也。人不肯以平心觀。以天性槩。以定志審。以實學驗之焉。譬諸蠢夫。或過公府。見其門堂高大。便謂極貴。不知其中何主者也。凡諛杜者。不啻千喙。姑按其說而察辨之。豈不得其情乎。以其為蒼古也。非蒼古也。村野之蒼古也。以為典雅也。非典雅也。椎魯之典雅也。以為豪雄也。非豪雄也。龐獷悍戇之豪雄也。又以為百態咸備。盡掩昔賢。何其狂言至斯。與昔賢多有具體而微者。然

且冲退堅守。每以其最長者為定形。而姿態橫生。時自出之。烏有若甫之偏墮自用。可為萬羽之鳳。今者乎哉。殊塗百慮。森森眾妙。試諦詮之。甫也。果何有哉。其極推者。以為忠義積發。度越諸子。是則未議辭體。別以理義論也。然而忠則信有之矣。忠蘊於胸臆。聲形於頰舌。固當若是。詔諄詒。若捐家委命。強驅赴敵之悍卒。然耶。風雅之中。人倫萬變。至忠至孝。至義至烈。百意千情。無不有之。而夷視其辭。大帥淵雅。所謂溫柔敦厚。詩之教也。甫也。祝子罪知錄 卷九

詩才獨步千載。何獨不能知詩教本旨。如是抑知而不能從耶。詩當溫而甫厲。尚柔而甫猛。宜敦而甫訐。務厚而甫露。乃是最不善詩。戾詩之教者。何以反推而倒置之。與今萬喙交鳴。塞室士聽。吾一唇舌。又勅於譁訐。安能一一舉而辨之。亦任情云爾。豈無千年楊子。吾獨願人平心本性。定志厚學。以求於是也。又曰。甫詩要亦似其祖。必簡家風。而更不若其純粹耳。大畧由其主於龐厲驕獷。將攬眾有而一其

穀中更成外道耳

又曰謂甫字字有出為高是何等見縱令果爾詩當然乎善用事者古與今會不得已而用之猶惡其露務獵其英華而導以己意運轉含融隱約映帶須緣情旨相契不覺自然取之由其先得之妙不容自異使改口不改胸則將累一句一章之旨故頗及之耳非以能剽竊為賢也奈何更重於是宋人有天解絕時者亦墮彼見用事塞滿章句人已交愛誠諦思之勝耶劣耶亦當自哂而誤人多

祝子罪知錄

卷九

十一

矣其病迄今不除以病為妍為杜者至有不讀萬卷書不可讀杜詩者何其欺已欺人不畏明者斥且笑耶甫也之胸遽信如更生茂先伯施等輩耶亦可怪也時有識者亦嘗謂三百篇何所出者此語乃公便當懲之何尚不已

又曰太白才調清舉漢後羣英駢而銓之與謫僊高居一等不數公耳於唐固當獨步非謂更無及者他士不能體體皆善不能篇篇悉美不能句句字字盡嘉而公能之故應云爾然其古五言亦自

一格仍讓前脩歌行樂府優通六代之善者可謂妙絕律體自既自以束於聲調為排優而不多作之鳳臺鶴樓故為絕唱故不謂都無一人比肩要總歸於萬夫之首矣

又曰人品李已前見甫雖以忠自命傳亦稱其褊躁傲誕曠放不檢他多及之所謂忠者蓋亦咸其輔頰耳李之風操畧具前條再徵杜事方之其實亦自可見

系曰楊大年宋之儒宗目少陵為邨夫子歐陽文

祝子罪知錄

卷九

十二

忠每教學者先李不必杜又云甫與白得一節耳蔡條與劉放畧同

又曰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則麟鳳瑞世其用如力牛服箱鄭厚

又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句句動人高耻傳引郡督郵注蘇詩語

又曰觀子美飲中八仙歌亦好飲者不然焉得醉中詆嚴武幾至殺身耶王明清

又曰評二家者過多論甫猶不勝舉悉不暇及自

刺曰詩死於宋

說曰詩之美善盡於昔人止乎唐矣初宋數子仍是唐餘自鬼坡鬼谷姿負崕峻乃不從善強別作態自擅為家後進靡然從之迄其代而不返雖有一二自振河決千里支流涔注安能迴之其失大抵氣置溫柔敦厚之懿而過務抑揚辭謝和平麗則之典而頗為詰激梗隔生硬矜持跋扈迴駕王塗竝驅霸域正與詩法背戾而彼且自任宗門斯實人間詩道之一變也有如詩書二經皆元聖作

祝子罪知錄 卷九

十三

迷而其體自殊三百篇者不著忠孝清貞等語而所蓄甚至所勸懲者轉深與百篇謨誥本體不同乃爾故曰詩忌議論而宋特以議論為高大率以牙駟評較為儒囂訟譁評為典眩耀怒罵為詠歌此宋人態也故於詩而并具之

演曰由變故以來凡其自謂獨尊杜而痛法之者正是其失執而不回且亦未嘗果皆甫也向令舍杜而他從如太白等輩雖不能及猶唐遺韻也學杜而劣因成斯狀諸醜遂呈不可觀已蓋詩自唐

後大厄於宋始變終壞迴視赧顏雖前所論文於宋而亦不若詩之甚也可謂三百之後千年詩道至此而滅亡矣故以為死

又曰宋人有一種言語所謂詩話者惡而且繁就中名公數端如涑水公父一二之外壽張為幻為叙說評騭及佞杜者總可收拾千編付之一炬又曰論者又或以宋可竝唐至有謂過唐者如劉因方回元好問輩不一及後來暗陋吠聲附和之徒皆村學嬰童肆恣狂語無足深究

祝子罪知錄 卷九

十四

系曰章茂深者葉石林甥也從小學西江詩石林每見必輦感曰何用學此死聲活氣此言益真有味也 吳華

祝子罪知錄卷十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刺曰神鬼怪妖世必有實理常事云無者不知何疑乃是迷妄

說曰靡哉紛紛乎久矣哉疑有無而無決者今之言鬼神者耶噫其甚矣世之物不有則無非無即有安得而兩存或有或無者非無也既有安得復

祝子罪知錄 卷十

無也人之以為或有者見也為無者不見也為或有或無者或見或不見也為有為無為見為不見焉爾矣以見而云其有不見乃謂之無或見或不見乃云或有或無是何昧昧矇矇其甚也歟凡人語神鬼妖怪謂或有或無者殆將通智愚古今而然焉其以為有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此君子小人以位及知識明暗言非謂德行賢惡為無者小人少而君子多噫其皆弗思焉矣今試即一隅借天為喻日星霜雨風霆虹電有歟無歟則皆謂有矣日月之行也晝夜代為

隱見于是宵不見日遂云無日午不睹月因曰無月則可耶風雨露霜虹霓之隱見也不常雷電之隱見也以時當其不見也遂從而無之可耶夫天地人物何莫不然今夫穹天之神后地之祇靈人之變遊竟揚氣雄騰為神黯伏為鬼寧有之耶故鬼神惟有而無無今人所謂有無者見不見而已矣謂見不見可也因以言無不可也是惟本有而又何必以有標之乎然而當其見也有著有馮神鬼見形馮如馮人 物若丹朱馮房后等覲之而可畏辟之而不能至

祝子罪知錄 卷十

生人殺命生人如房后生穆王 殺命多不可勝舉夫如是則焉得而無諸及其不見也顧瞻之而目宵擬搏之而手空又焉得而有之斯其所以隱見無恒而昧者或有之或無之或亦有亦無二而言之者也然而寧果無耶見不見異耳信有而非無也逮夫人間百怪千妖莫不皆然山石川淵草木花竹羽毛鱗介蟲蝸蟻宮室舟車衣裳器皿土偶木俑遺精漂血無不有之興妖作孽善淫嘉禍雄騰而神弱伏而鬼亦若人然如是妖怪鬼魅之屬亦鬼神也此等古今

見聞繁極毛沙尤不可盡舉而其為有無也亦見不見而不常爾當其見不能無之不見不能有之而昧者之所以或有之或無之或亦有亦無而二之者是故天地人物悉是鬼神無一無鬼神鬼神有隱見人於鬼神有見不見而鬼神獨有而無無有無之分也有無也故有有無無也何有之有乎如是姑從世人言之所以君子多謂無者非其盡理而真識其所以無也一根于淺資暗性之泥二扭于甕罇坎壘之察三惑于鄙儒陋學之談是瞽瞍而已

視子罪知錄 卷十

三三

矣所謂小人多為有者亦非知義而信其所以有也也得于身觸眼擊口答耳聆之實接出於家人族姻者朋信侶之親經是實錄而已矣而君子之云有者誠之不可揜也小人之云無者妄而無稽者也鄙者之幼也天予神授本性所識識其有而已矣猶衣服飲食語默夢寐明焉安之求其疑而不可得也其中也羣言奪聰叢狀亂明乃始貳之亦不甚久知為盲相之導塗他不自認牽吾并迷也後乃朗然發矇天日燦燦聞人故惑異且閔之抑

猶虞其本非反覆檢尋研察累時必欲窮討鬼神之無處而竟弗能得于是誠不解人之所以疑者果何所見又何所據復何所左驗何所師承爾歟得之天性乎物理乎聖訓乎神鬼偽虛敗露如何歟嘗試問彼不信而稱無者所答大率濶畧汗漫不能有所諦論確說鑑照刃解令吾無復辭也吁亦異哉為術為道至于斯乎且鬼神怪妖所以的有必無疑吾所執云爾者義果何也曰天地萬物可以理推不可以理推必兼之皆然而鬼神尤也

視子罪知錄 卷十

三四

故欲無鬼之疑可一言而蔽也曰本與人物同也其為同也奈何又可一言而蔽也曰氣爾曰氣奈何曰萬有有于氣氣有陰陽有也者非生存之謂也有以生之有以死之有氣斯有生有生斯有死並有于氣者也陰陽也者非二其氣之謂也其共也者用動曰陽體靜曰陰其專也者信曰陽詘曰陰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為物也神識噓吸氣之陽陽曰寃寃曰神質形精爽氣之陰陰曰鬼鬼曰鬼其在天地也明之為鬼鬼幽之為鬼神其在人

物也。生之爲鬼，鬼死之爲鬼神。故陰陽者一實而分名，合功而殊狀。陽復有陰，陰復有陽，焉神復有鬼神，鬼復有鬼神焉。故曰：一而二，二而一，離而不離，不離而離者也。夫氣之爲萬有也，天地人物大都四歸，無一不然。姑本人以言之，其爲生也，神識噓吸，鬼人也。鬼，官也。舟車也，是故鬼聚陰陽合，神鬼湊，人居官御舟車而爲生焉。此亦假官人官車各而鬼也。即易所謂精氣爲物者也。其爲死也，質形斃而精爽微，微而亦泯，噓吸竭而神識留。

祝子罪知錄

卷十

五

留久而亦亡，是故鬼解陰陽分，神鬼判，宅燬而人徙，舟車壞而人徒，而爲死焉。然而其爲解也，分也，判也，非亡失焉也。質形斃矣，而精爽微，無所依焉。神固不滅也，于是乎神猶有事，觸焉者將宣而無口，則馮依而言之，或自能言之，馮依者，或馮依乎他精爽焉。謂他或馮依乎殊類者焉。謂百物或馮依乎所值之人之鬼，夢焉，或無所馮依而爲之焉。即自則不必其昔鬼之口而有言矣。至于視聽歌笑哭哂臭味，執提擊搏奔走交媾諸動作者，莫不

皆然。此即所謂游鬼爲變者也。是可推于理者然也。天地人物莫不皆然。故霄宇日月風雲雨露霜雷星電煙霞霓霧爲天之物，土壤山石谷壑川海城隍爲地之物，男女牝牡耳目口鼻手足百體骨肉血液毛爪爲人之物，草木火金羽毛鱗甲室廬舟車器具萬品爲物之物，天之物之照臨次播濡潤鼓發生殺爲天之鬼，地之物之凝峙流瀉激盪衛藏險阻爲地之鬼，人之物之視聽言食笑哭拊棲持搏行立嗅味交媾動盪爲人之鬼，物之物之

祝子罪知錄

卷十

六

榮謝炎熄飛馳泳躍陰覆乘御百供千用爲物之鬼，天之鬼之所以使之也者，爲天之神，地之鬼之所以使之也者，爲地之神，人之鬼之所以使之也者，爲人之神，物之鬼之所以使之也者，爲物之神。此所謂推于理者，其類然也。然而不必然也。有異者焉，存乎此之外焉。則所謂不可推于理者也。具在故萬有皆氣，氣皆陰陽，陰陽皆鬼神，爲陰者靜立爲陽者動行，靜立乃鬼，鬼以神使之用，動行乃神，神乃鬼爲之用，目鬼觸色而用視，神令鬼視，鬼

欲視得神命視耳鬼觸響而用聽神令鬼聽鬼欲聽得神命聽口鬼之觸言也舌鬼之觸噉也百骸之觸其用也一乎是故鬼必臣神神必君鬼鬼必藉神神必藉鬼鬼不期神神不期鬼自然而協用故鬼神離而不離不離而離此其生者然也鬼神之本也本之情狀也及其死也語不以口以不口之口扶不以手以不手之手諸體皆然何也不口之口口于神自語口鬼弊而語神存也不手之手手于神自扶手鬼腐而扶神在也諸體皆然于是

祝子罪知錄

卷十

七

則神兼鬼而有之或鬼猶在而神故用或鬼已泯而神他馮此其死者然也鬼神之變也變之情狀也故鬼生以寄竟竟令而鬼從鬼死而竟留竟變以自鬼故鬼神必有本有變有本有變故有顯有隱本者恒顯者也變者或顯或隱者也然而變亦本惟恒不恒見不見而顯異之爾非也故人之竟鬼今日顯行者其生時之鬼神也人之鬼神異日怪變者其死時之竟鬼也一也然而天地以生殺為竟鬼而禍福者為鬼神人物以生行者為竟鬼

而死變者為鬼神此少異焉然而以理齊而推之人生則不鬼不神死始形焉天地其亦然乎天地之為物也大而久其死也至緩故人不及知乎觀夫鴻荒氣化之際未絕地通天之辰人物怪魅錯溷操雜亦可得矣故鬼神有隱有見而人于鬼神有見不見鬼神之本之見也多而變之見也少故因是或謂其多者為常少者為變而不知是惟少爾隱爾實皆常也凡事物本有變而不能無者皆常也以人見恒暫而稱其常變亦贅也此其小也

祝子罪知錄

卷十

八

昧也於是于其恒見也者謂為常也而稱為有于其暫見也者謂為變也而遂至稱為無于是疑焉惕焉極乃駭焉而果非惑耶而果非繆耶妄耶故三光燭乎晝者或燦夕炳于夜者或煜旦霜殄也雷驚也或非殺之候輒降結露當收之辰忽震百里此天之鬼神暫而見者在爾所知適所謂變所謂無所為疑惕駭焉也者猶以其暫之不甚曠也而固弗謂變弗謂無弗謂疑駭惕焉于地亦然何獨至人物而異之而變之而無之而大疑至惕極駭

非窮惑鉅繆絕妄者乎哉故余觀乎今之為辨也
言能高人天曆之玄細侵蟲沙之眇而特于鬼神
變怪之端則膏焉為之暫言之則斥竇徵之則疑
徵之甚則駭或躬逢之則畏怖奔絕蓋衆人氣弱
膽細恒態余初臨之且不知其何緣而謂之無至
不可揜又何緣而駭而怖益不得其所由久而求
之知其由資識搜聞之三者如前所云瞽瞍云爾
其要唯不知不信萬物有可理推有不可理推必
兼而成物故膠而無解也今鬼神滿世妖物怪事

祝子罪知錄 卷十

日日在在而有之每遇集聚試一叩問座間目擊
身接耳傳者十必七八昭審不可掩則又何必強
生辯難大抵宇宙間之物既其出元氣根陰陽本
造化確實有者則焉得而亡之焉能以人之曲見
規測而強無之亦焉用無之也孔子之不語方在
教入及行道匡世何暇為政違此語之固亡害而
非教化治世所須也故默焉爾昧者見其不語即
謂無之也則方亂亦世所無耶禹之鑄象則亦恐
人逢知之今焉避可已怪神為教如是足矣孔固

無若孝弟禮樂文行忠信之教之不可已也吾固
不解今之欲無之者以何益也夫神鬼萬有偕也
古者稱天神號地祇命人鬼亦大校舉類而言之
天匪不陰多偏陽也故神之地匪不陽饒偏陰也
故祇之人陰陽平天地參者也然而寄類于走附
乎地親下者也故因鬼之其實神鬼皆有之雄騰
而神黷伏而鬼皆能為之然饒陰故間亦為神而
無不為鬼鬼衆而人少焉古今以人作神者可徵
有限為鬼則無智愚皆
是故鬼與神亦不大辨亦不可辨不須辨也舊論
以神

祝子罪知錄 卷十

為明祇主示鬼為歸往為辨者亦不必執泥朱子
亦云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名雖有三樣其實
只一或疑天地物之為鬼神也皆用人形焉夫神
既為神誠能自動用游變而不恒其與人物接也
則或為本形如鶴鬼或為人形又惡乎不可而疑
者必謂富為本形不得為人形耶今為本形以變
固有之不疑如日逐雷繞赤為人形則疑何也宋
儒謂山川等神不當塑人形亦求之過執之甚也
假令木主亦何遠于人形天日風雲之類又何必有
木之形不過假象以寓人爾如欄風雲本名必有
字畫形象音聲此字狀音聲又何與于本物如是
則用人形亦何不可况如天曰帝風伯雨師
之類皆人之稱也古人何不直天若風雲等名

曰耳目聰明為鬼人之死神與形體分散各別
人以生存之時形神和合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
若生人而祭之是聖人設
教以致之今其如此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
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鄭曰陰讀為其氣
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
著也鄭曰上言衆生此于產曰人生始化曰鬼既
生鬼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鬼強是以有精爽至
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鬼猶能馮依于人以
為淫厲况用物弘取精多所馮厚而強死能為鬼
不亦宜乎杜預曰鬼形也陽神氣也強死不病也
人謂匹夫匹婦賤身也孔穎達曰此將

祝子罪知錄 卷十

說淫厲故遠本其初人生始變化為形形之靈者
名之曰鬼也鬼鬼神之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附形
之靈為鬼附氣之神為鬼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
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呼吸為聲此則鬼之靈也
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情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
神也是鬼在于前鬼在于後故云既生鬼陽曰魂
人之生也鬼盛鬼強及其死也形消氣滅聖王以
存于既異別為作名改生之鬼曰神改生之鬼曰
鬼鬼有精勢則斯三端者所謂如天之指南也篤
奉養厚鬼強斯三端者所謂如天之指南也篤
要切著語簡而指濶說微而道深并包衆理豫破
羣疑足以探鬼神之贖開萬古之心定終天之議
後人不能學聚問辨而寬居之不得于辭泥求其
意豈聖尚為不語哉所謂六編所及者如周公曰

以且代其之身且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載鬼一車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祀大神享大鬼祭
大示變六變天神皆降八變地祇皆出九變人鬼
可得而禮孔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
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
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為之宗廟以鬼享之非飲食
而致孝乎鬼神與鬼神合其吉凶鬼神害盈而福
謙人謀鬼謀非其鬼而祭之諛也未能事人焉能

祝子罪知錄 卷十

事鬼敬鬼神而遠之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舜曰
鬼神其依湯曰敢昭告于上天神后簡在上帝之
心伊尹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惟上帝不常作善
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
廟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
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箕
子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武王曰上帝弗順
祝降時喪惟爾有神尚克相予成王曰上帝時歆
帝休天乃大命文王詩曰天命玄鳥既而生商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帝謂文王、視天之妹、禮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覓氣歸于天、形覓歸于地、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以嘉覓覓、是謂合莫、去墀曰鬼、去壇為鬼、去王考曰鬼、死曰鬼、左氏傳曰、齊襄公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內蛇與外蛇、鬪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又有神降于莘、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鑒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又神居莘、號

祝子罪知錄 卷十

十五

公使祝應宗區史鬻享焉、神賜之土田、又衛成公遷于帝丘、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又楚子玉先戰、夢河神曰、畀余瓊弁玉纓、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而敗、又震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又晉文公將殛、柩有聲如牛、又楚成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又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又魯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又楚子文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又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

曰、續獲之夜、夢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又趙嬰齊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又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乃病卒、又或叫于宋大廟、曰、譖譖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譖譖、甲午大災、又晉侯有疾、韓宣子問鄭子產曰、君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或未

祝子罪知錄 卷十

十六

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又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王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王子駟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年、子產立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鬼、既生鬼、陽曰覓、用物精多、則覓覓、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覓覓

猶能馮依于人、以為淫厲、况良霄、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做邑之卿、從政三世、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又石言于晉、晉侯問師曠曰、石何故言、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杜曰、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又周詹伯曰、先王居禱、柎于四裔、以禦魑魅、又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國語曰、神降于莘、內史過對惠王曰、或鬼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韋昭曰、祝融、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韋昭曰、商之興也、

祝子罪知錄

卷十

十七

禱、柎次于丕山、韋曰、蘇也、其亡也、夷羊在牧、韋曰、神獸、周之興也、鸞鷲鳴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郕、韋曰、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亡、韋後二年、王會諸侯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未幾死焉、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韋曰、協、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韋曰、馮、依也、儀、匹也、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馮、依其身而、匹、偶、以、夫神壹不遠、徙遷焉、由是觀之、其丹朱乎、又單襄公曰、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驪之孫、故名之曰黑臀、又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韋曰、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獲、羊言狗者、以孔、于、博物、測、之、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罔、韋曰、夔、為、山、猴、人、面、猴、身、能、言、獨、足、罔、罔、山、精、也、水之怪曰龍、罔、象、韋曰、罔、象、人、土、之、怪、曰、墳、羊、韋曰、唐、云、墳、羊、雌、雄、不、成、者、又周史伯曰、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請其漦而藏之、龍亡而漦在、積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發之、漦流于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不暍、而謀之、韋曰、裳、正、幅、曰、帷、化為玄龜、入于王

祝子罪知錄

卷十

十八

府、韋曰、龜、或、為、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韋曰、女、齒、將、既、笄、而、孕、韋曰、女、十、五、而、笄、不夫而育、懼而棄之、是為褒姒、又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而又多能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云云、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神狎民、則不觸、其為云云、顓頊命重黎、各屬神明、是謂絕地、通天、凡此六編所及、故歷尋聖典、曷有無鬼無神之詞哉、傳師疏義、謹守承傳、學者迄無異辭、千數年來、正人文士、英才傑客、幾百千人、未之變也、中惟

阮瞻等一二輩立異，迨宋之儒，每事務戾前聞，自標墻閫，然亦惟程氏、張氏，頗言無鬼，要其話言，猶近兩可。朱氏則反覆古訓，獨爲通明，而自不害于正。然而程旣無鬼，至稱其家母氏之事，則復云鬼熱，故揮扇。又云鬼欲打鼓，以槌與之。朱雖不能決謂之無，亦且言有，而亦不爲明白斥言無者之狀。又引溫公朽滅飄散，無有不足信之說，以導童蒙。及答所問李三云：「污醮之事，徒謂設醮之無理，而固不能道李三之無有，則與所稱司馬之言悖。」二公

祝子罪知錄

卷十

十九

于此皆身自矛盾，且奈何哉。至于解鬼神者，旣云造化之迹，無形與聲，乃又云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然則日月雨露果無形，風雷果無聲乎？何其兩說之果于自異也。蓋夫子所謂不見不聞，政謂天地人物之神與鬼，人視聽之不可見聞耳。非謂其本無形與聲也。則其言亦安得而不自貳哉。故朱子雖主張無世俗之鬼神，而固不敢斷乎爲不易之確論。亦兩可耳。特所述司馬之言，極爲死殺，司馬公本不妄語，然人之窮理信道，安

得盡同。溫公于此所見，偶爾遂執而言之，與朱子皆不害其賢，然實爲今日口耳之學，未嘗博聚慎思明辨，而漫然稱無之，所自歎。吾故謂彼非盡理而真識，其所以無，豈不然乎。今彼苟援司馬朱之述，以自重自固，吾則復請姑置斯評第，但爲舉古今神鬼怪妖切近之事，不容徒泥于無之一言者，而研扣之，必欲其明以告我，勿爲首鼠，則彼必至結氣喫舌，窮塞遷遁，譎語枝梧，終歸不了。卽如程子亦曰：「今日雜信鬼怪異說，只是不先燭理。」若于

祝子罪知錄

卷十

二十

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只于學上理會，嗚呼，爲學正欲求窮理以應事，如徒務講談，而與事背馳，不能決定，焉用學爲哉。今人未嘗備讀聖人之經，閱歷世之史，幼事科舉，則便獵涉宋儒之書，抑又不參究其指歸，略執數端，便爲終身定論。高談無鬼無神，或見昔人志怪語神之書，則一切不問而斥之。至聞細人陳述實見實聞，乃瞠乎莫能措辨一詞，漫爲大言欺人，自欺。嘻，六經且未徧讀，况求其義理，辨其是非，而不繆乎，亦可歎可笑可哀。

也已吾獨又惜之寡學而弗辯苟信而妄從購實而狗聲誠足閔也聊復云爾無與于已事無諛于幽冥無利于自用亦將就有道而正焉

系曰或問程子鬼神有無程子曰為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言有爾將不于吾言求之乎

又曰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同

又曰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只是聞人說燭理未明便傳以為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

祝子罪知錄 卷十

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遁辭知其所窮

又曰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此理只是心之感通也同

又曰世間有鬼神馮依之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同

又曰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云同

又曰或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鬼神果有情狀否曰有之曰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曰如名山大川能與雲致雨何也曰

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有氣這便是神也同

又曰范與之言神姦物怪其難之謂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天地雷霆草木人莫能為之人之能治舟車天地亦莫能為之今鬼神無形則如天地動作已不異于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張

又曰今世之人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同

祝子罪知錄 卷十

又曰所謂山川等神與郊社等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况于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者稱耶又謂遊魂為變鬼果何物其遊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難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二者之歸此學素所援據以質成者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同

又曰天下之氣遠近異像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人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之這個理則一般其必異者譬如海中

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于陸上之物也程

又曰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朱

又曰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

又曰問先生前日說日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固有然者亦未必皆然同

又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
祝子罪知錄 卷十

曰公平正直之鬼神非所謂有嘯于梁觸于曾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祀之而格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者也同

又曰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同

又曰問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人迹此是如何世謂冊子說有人傳說似不可信須是親見

某平昔見冊子上有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曰只是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張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為祟同

又曰人死雖終歸于散然亦未便散盡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

祝子罪知錄 卷十

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非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

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同

又曰人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于一散銜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同

又曰問遊魂為變聖愚皆一否曰然。同

又曰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而不散。同

又曰鬼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鬼是發揚

祝子罪知錄

卷十

三

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鬼是如水人之視聽猶聰心能強記底有這鬼便有這神不是外面人來鬼是精鬼是氣鬼主靜鬼主動。同

又曰見于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鬼之用。同

又曰無鬼則鬼不得以自存。同

又曰凡能運用作為皆鬼也鬼則不能人所以能運動都是鬼使之耳鬼若去鬼則不能也。同

又曰問先生嘗言體鬼是二物然則鬼氣亦為兩物耶曰將鬼氣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甚

微非若體鬼之懸殊耳。同

又曰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同

又曰問遊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是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同

又曰問祭義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禮運則曰

祝子罪知錄

卷十

三

以嘉鬼鬼是謂合莫合莫無也上通無莫此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

又曰問既曰往為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的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祭祀之禮全是如此。同

又曰世間道理有正常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個道理活又如云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個在上帝之左、右、真個有個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個道理、同

又曰問相奪予享事如何、謂別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不知是如何、同

又曰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誕妄、同

祝子罪知錄 卷十

又曰葛弘死、三年而化為碧、此所謂鬼也、同

又曰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云、

又晉侯夢熊云云、亦是此類、氣未嘗下也、同

又曰理會不得、底主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將自見得、同

右述程朱之說、朱固不謂無鬼神、程張有異、斯亦當參求決擇之耳、

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怪、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

矚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陸九淵

演曰余為罪知、因言怪神、愾然及乎萬有、嘻、人世事物、孰嘗不用理以窮致之者、歟、然而士知夫無物無理、而不知夫物有不可以理求者、亦無物無之矣、物與事可通稱、以後隨文稱或事或物、其義並同無物無理、無物無無理也、士獨知無無理之物、不知固有無理之物、是其所以心塞也、今人執物尋理、得之則知、行之是矣、或以理求物、尋之而不合、導之而不通、反

祝子罪知錄 卷十

覆之而無獲、于是無以裁之、定之、則一切強謂之

無謂之、無而物事竟不無也、則進退失依、牽蔓不

決、遂姑息委之、不復思辨、斯今之儒與異端、所以

紛紛也、此言異端、言非今儒士所守、別作一端、如今人所謂楊墨佛老是也夫如是

既謂異端、非而儒又自不能裁治、則世果有不明

之物、不了之事、不得之知者、嗚呼、局陋之士、特

諱無理、二言云爾、諱而有以裁之、善已、由不能裁

之也、而遂諱之、而不言之、不思之、辨之、可耶、嗚呼、

是誠不知斯世可以理推者、物也不可以理推者、

亦物也。可以理推理也。不可以理推亦理也。何也。氣生而理隨。則物焉得而無理。氣錯而理繆。則物焉得而皆理。斯卽理也。理不理自如。人自昧爾。凡爲治身治世之聖。至于羲炎軒堯舜禹周孔而極。回賜亞之止矣。爲見性了覺之聖。至于迦文而極。觀音等亞之止矣。苟無爲之。至于伯陽而極。列莊亞之止矣。凡茲數聖。則何有不決之物者乎。二氏于無理之事。固已饒言之矣。孔則未始云無也。但不語耳。謂無用于教也。至如不可不言。則亦固言。

祝子罪知錄

卷十

三

之。若前所說六經所及者。是其不語也。是三氏舉未嘗以無理之物爲無也。如使求之三宗。猶有不決之談。疑于鬼神怪妖之際。則數聖人者。不得謂之聖人也。又惡能行之宇宙。曠初終而不遷也乎。今爲二家徒者。安其所傳。坦蕩不惑。奈之何獨爲孔者。忽自異孔。創而爲斯鑿也哉。嗟乎。蓋世之爲善人君子賢者。且易而圓機難矣。圓機者。古人稱之三教之舟車也。邵堯夫每歎想其人。嗚呼。由義炎而下。迦文而下。伯陽而下。斯所謂圓機者乎。異

乎爲孔者。不善學以自蔽。無隱無言。無適無莫。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可無不可。聖模高懸。曾不識其歸旨。守其末細。而遺其本宗。自坐姑息之區。投遁逃之域。翻受攻詰而莫之申也。悲夫。予故謂今之爲孔者。卽物就事。便用理以求之。窮微研幾。求而得之。則守之。守之則道之言之行之。確乎不回可也。求而不得。則亦守之。守之則勿言之勿行之可也。何也。有理而或無理者。物之本情也。理者行之而無理者。置之人御物當然之道也。不悟物之

祝子罪知錄

卷十

三

本斯昧道矣。知而務狎之。斯敦道矣。盡所當盡。不盡所不當盡。如斯以往。或有得之之機。亦不可幾也。今不必以不可推者爲一事不知之耻。而反誑稱無以失物理。曹天鑑自困于軌杭。如是乃真誠知。乃爲善學孔。而庶可望于圓機之境也。已嗚呼。圓機圓機。余將疇歸。故因放言以及之。金蘭同心。采而鑑焉。怪神之貳。能不犁然而舍諸。又曰。自宣父成經以還。二千歲中。樹言垂文。千儒萬士。未嘗有一不問于洙泗。其于鬼神。則敬而

遠之非其鬼則不祭之神姦物怪則求知之類斯而已。遵師訓也。曷嘗辨情任口以謂無也。謂無者中間三數人可指而按矣。王克阮瞻阮修范縝林蘊等爾。請平論之。之數人者知識才學果超表于前後千儒萬士者乎。果能闕見聖人之心而獨得其訓授之道矣乎。大公不能私也。韓愈原鬼異乎彼此而亦掣異于無形無聲無氣之謬聞。其言近而未洞若其知及之不疑之而復健言之者。羣編衆紀穰蔚海藪安得盡述諸此。四條其事物之異。

元一罪知錄 卷十

三

者。畫一而各徵一二端以綴之。凡所列目皆今士所謂無者。即無理之事物也。其所徵綴皆前聞之實錄。與今士矛盾鑿者也。參而決之。是存乎覽者。

神見類

武王見五神 羅陽神自稱王表 孫權時
晉顧邵見廬山神 陳後主時老子見
唐明王見金天神 宋黑黃神

鬼見類

狐突遇申生 阿梁見韋英
嵇康見鬼丈夫 陸雲見王弼
謝靈運見謝晦 鮑生見江淹 謝莊
張亢邪君 武后見王后蕭妃
海陵監兵母幽冥記 伊川父官解擊鼓揮扇鬼
孫九鼎表堅志 朱文公斷龍巖妻殺夫事

鬼報恩類

元末薛氏子 顧總遇王榮徐幹
南京官舍鬼自遇 結草老人報魏顯

鬼報仇類

杜伯射宣王 湯伊尹報齊景公
申生報夷吾 灌夫實嬰報田蚡
莊子掘趙簡 渾良夫報榮亭女王忱
唐廢人報武惠妃 朱泚見段秀實玄价傷收
蘇逢吉見李松

女鬼變生人類

辛道度偶秦王女 雲芳子冤事李茵
柳鵬舉偶五絃妓 江渭逢張麗華孔貴嬪
李維清逢玉真

不為鬼受身

劉道濟 劉生
雲谷雪昭 畢令女

祝一罪知錄 卷十

三

鬼能書

豫章黃衣 瓊王夫人
姚師文

鬼能為衣

趙子元遇女子

鬼能為學

李元石從邊孝先

鬼能上表論

段孝直

鬼市

裴擇之

鬼為人

高豐 李吉夷堅志

鬼嘯鬼時哭

多不勝舉

鬼附人

劉德妙即前房后等皆是

鬼殺執殺之仍有質

泌陽人殺鬼 鬼巴

醫羅王	寇萊公等	收氣袋	光宅坊百姓 淮西將軍	神助福	霍太山陽侯報趙襄子滅智氏	神為祟	實沈臺駘 白虎秦二世鬼	神女偶人	后羿私洛神 楊鑣偶大姑神	人為神	少昊顓頊共工諸子 蔣子文 五姓尊 崔浩 柳子厚 李賀 顏回 卜商 袁玘	人死復生	晉殺絳市秦人 漢長沙姓桓人 晉顧謙 梁國女子 劉約 千寶父婢及其兄弟 顧非熊 許道	祝子罪知錄	卷十	還冤	盛度 韓漸生	放生冤	齊推女	托生	蔣玉童 李簡	入冥	吳全素 洪燾	人化星	傳說	目不暇	荀偃 楚靈王	人無頭而活	淳安潘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祝子罪知錄 卷一〇

諸怪	鳥獸鱗介草木器皿等怪不勝舉	人化物	炎帝女化精衛 伯鯨化熊 蜀帝化杜宇 牛哀化虎 封邵化虎 宣寧母化龜	男化女	漢哀帝時豫章人	女化男	魏襄王時女子 文氏女	男子生兒	賈萊男子	非人道生子	商纣母虹繞 魯妃夢吞日 高母吞燕卵 稷母履帝武 劉媪夢神遇 堯母慶都感赤龍 禹母吞薏苡 朱蒙母河伯女日逐 褒姒母龍寐玄靈	祝子罪知錄	卷十	無夫而孕	東京牛氏	娠中兒能語	鴈門媼	悟前生	鮑靚 羊祐 唐紹 房瑄 盧沂	記三生事	李源 劉三復	長大人	防風氏 盧長秋 唐大漢 秦臨洮十二人 符堅時新樂人	窮偶為祟	與真 輕紅木偶 紅英木偶 趙慶士偶 葉氏庖婢土偶 唐四娘侍女偶 晏家燕婆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六三

雜妖 花月妖等不盡舉

夢兆 怪應不可勝舉

鬼詩鬼文 如箕仙箕鬼詩詞等不盡舉

術易人體 扁鵲互易魯公扈趙嬰齊之心

蠻人易木腿 諸詭術不盡舉

異域怪聞 如尸頭蠻等不盡舉

醫術 如徐秋夫鍼鬼腰等不盡舉

妖術 如郭璞散頭等及世行南法茅法不盡舉

地下別有世界 竹山縣天桂山宮

祝子罪知錄 卷十

異物 如火浣布等不盡舉

又物理有全不可推者不可勝舉畧標二端有少年

子入廟愛塑女像及歸每夜夢女來與合已而病篤

朱彥脩視知其故令擊碎塑像予之藥而愈其土女

軀中以瓶置下部作女陰藏滿中皆子精也此則女

之氣爽來耶泥軀既不動精何從而入也抑男之形

神往耶病體既不動精何從而去也若泥軀來則決

無之矣謂子精往則將踰墻出戶經歷街途空屋而

去耶精水液之質非可懸行也其理奈何 事見朱彥脩傳

又至正丙午夏平江路嘗大雷雨一人家堂中置匡
床胡椅圓爐一卓傍鑄一室雷震壁破一孔蓋大床
椅爐卓皆從此孔入孔與器皆金木實體小大之理
奈何 事見草木子

唐顧况作戴氏廣異記序理致深邈併述于此曰予
欲觀天人之際變化之理吉凶之源聖有不知神有
不測大鈞播氣不滯一方檣杌為黃熊彭生為大豕
萇弘為碧舒女為泉牛哀為虎黃母為鼃君子為猿
鵠小人為蟲沙武都婦人化為男成都男子化為女

祝子罪知錄 卷十

周娥死墓十載却活羸謀暴市六日而蘇蜀帝之鬼

曰杜鵑炎帝之女曰精衛洪荒宵冥莫可紀極古者

青鳥之相冢墓白 之窮神姦舜之命夔以和神湯

之問革以語怪音聞魯壁形鏤夏鼎玉牒石記五圖

九籥說者紛然故漢文帝召賈誼問鬼神之事夜半

前席志怪之士劉子政之列仙葛稚川之神仙王子

年之拾遺東方朔之神異張茂先之博物郭子璜之

洞冥顏黃門之稽聖侯君集之精異其中神奧顧君

之真誥周氏之冥通而異苑搜神山海之經幽冥之

錄襄陽之耆舊楚國之先賢風俗所通歲時所記吳興陽美南越西京注引古今亂標準海裴松之盛弘之陸道瞻等諸家之說蔓延無窮國朝燕梁四公傳唐臨冥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慎之言神怪志趙自勤定命錄至如李庚成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說誰郡戴君乎幽蹟最深爲此書二十卷鏗鏘之韻可輔于神明矣

祝子罪知錄

卷十

三五

說曰小道如相形祿命占卜涓擇風水之類甚衆風水最遠末異術如巫覡變幻燒金之類尤衆燒金最弊害不必泥者其道不交通也不可爲者害理賈禍也

系曰蔡元定與朱文公皆好地理爲人卜墓多改定吉凶皆不驗後貶道州有贈詩曰掘盡人家好隴丘冤冤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到道州見瘦竹翁談藪○古今小道異術無益有損事雖多此姑系一端耳演曰仙非老氏本事其道甚近爲者宗之耳仙道

必有必可學亦何疑但亦異術之雄耳學最難成可成亦不必學畢竟學得長年亦有何用無益于已無益于人

系曰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爲無有但遙遙求遇其人而學之者必妄人也神仙本出于人孰不可爲今鄉里善人見不善人且耻與接安有神仙而輕求于妄人者古今言嘗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先喻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令壽考康強方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

祝子罪知錄

卷十

三五

唐人多言顏魯公爲仙復何疑哉葉可蘊○昔人通此一端耳

系曰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班固

又曰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秦亡漢隆曾孫男世廉謹輯祝子罪知錄卷十